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〇冊目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首二卷詩序二卷　（清）王鴻緒等輯　清刻本　〇〇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首二卷

詩序二卷

（清）王鴻緒等輯

清刻本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問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為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註，句銖字兩，竭終身之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宿儒，誅鋤略盡，不能如劉三吾等輯書傳會選，於蔡氏多所補正。又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實未能究心經義，定衆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衆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

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傳為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闕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乎。

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
朕惟詩之為教所以成
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
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
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

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
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
考衆說探求古始獨得
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
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

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
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
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
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
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
子之說為宗故是書首
列集傳而採漢唐以來

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
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
長者別為附錄折中同
異間出已見乙夜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

名曰詩經傳說彙纂朕
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
明勸懲而行黜陟葢治
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
學士乃以風雲月露之

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
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
烏在其能明先王之道
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為是編

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
與孔子刪詩之旨學於
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
之徵而深明於事父事
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

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刊校既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

雍正五年春三月朔

勅敬書

翰林院侍詔臣戴臨奉

雍正五年六月初五日奉

旨開列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總裁

原任戶部尚書臣王鴻緒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揆敘

南書房校對

經筵講官起居注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掌翰林院事臣張廷玉

經筵講官戶部尚書臣蔣廷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勵廷儀

原任日講官詹事府詹事臣王圖炳

經筵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教習庶吉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魏廷珍

在館分修校對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兼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臣吳士玉

經筵日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吳襄

太僕寺卿臣蔡嵩

原任詹事府少詹事臣梅之珩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沈翼機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蔣漣

原任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檢討臣張大受

翰林院編修臣許王猷

原任翰林院編修臣徐雲瑞

翰林院檢討臣陳萬策

提督廣西學政江南道監察御史臣衛昌績

協理浙江道事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蔣洽秀

內閣中書臣馮汝軾

原任內閣中書臣林佶

原任內閣中書臣毛賚

原任內閣中書臣陸綜

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喬學尹

原任四川重慶府知府臣周天祜

山西解州安邑縣知縣臣單敏來

原任湖廣長沙府攸縣知縣臣陳濬

舉人臣王希正

歲貢生臣陳咢

校刊

原署直隸巡撫事都察院僉都御史臣趙之垣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目錄

卷首上

凡例

引用姓氏

詩傳圖

諸國世次圖

作詩時世圖

卷首下

綱領

大序

詩集傳序

卷第一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卷第二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第三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第四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卷第五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君子陽陽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卷第六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第七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第八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卷第九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第十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第十一
彤弓之什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卷第十二
祈父之什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卷第十三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第十四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卷第十五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采菽 角弓 魚藻 菀柳

卷第十六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卷第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卷第十八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鳬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卷第十九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卷第二十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卷第二十一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序上
風

詩序下
雅
頌

讀四書詩經當先讀大字經文補讀朱註叔家印須全讀並記名圖
本義上段平讀使記併解通定義於十三通詩之華[illegible]補遺集
傳再讀四書集註文義通貫後再讀武闈約在將冠時矣
誌幼時讀儀禮則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不可不讀亦成人之事
小學則未冠即須讀但[illegible]朱子書此不可不讀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同治七年戊辰秋覆閱

凡例

一歷代史志所載詩經傳受源流及先儒講論六義之體讀詩之法與詩議諸家經解是非得失者采為綱領

一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為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今悉以為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論采其尤精當有裨經旨者錄在朱傳之後為集說其文義小殊彼此相備者為折其中或二說各成其是則別為附錄用資參考一依周易折中之式

一小序相傳出於子夏或疑為衛宏所作朱子亦以其所從來遠凡直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既入集傳其可疑者條以辯論并為一編以還其舊今仍另列為一卷

一詩有譜有圖譜以臚諸國世次而考其時代圖以存三代以上制作之舊古人左圖右書其遺意也今略存之其中有辨證者則附著於下

一鳥獸草木之名所以資多識然儒先考索名物頗有專書而秘府纂修諸書更為博洽今特依朱傳所載釋其梗槩至曲證旁詮無關比興者則在所略

一山川封域建置不齊郡邑名稱時代多改朱傳所載止據宋時今悉遵皇輿考為之補釋以見沿革源流間有可疑寧從其闕

引用姓氏

周

荀氏況

漢

賈氏誼

韓氏嬰

毛氏萇

董氏仲舒

孔氏安國 子國

司馬氏遷 子長

焦氏贛 延壽

劉氏向 子政

匡氏衡 稚圭

孔氏光 子夏

揚氏雄 子雲

薛氏漢 公子

杜氏子春

班氏固 孟堅

賈氏逵 景伯

馬氏融 季長

許氏慎 叔重

服氏虔 子愼

鄭氏 康成

趙氏岐 邠卿 又字臺卿

何氏休 邵公

應氏劭 仲遠

劉氏熙 成國

荀氏悅 仲豫

宋氏衷

魏

王氏肅 子雍

張氏揖

孫氏炎 叔然

吳

陸氏璣 元恪

韋氏昭 弘嗣

晉

杜氏預 元凱

皇甫氏謐 士安

崔氏豹 正熊

郭氏璞 景純

梁

陶氏弘景 通明 貞白

劉氏 勰 彥和

北魏

酈氏 道元 善長

隋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陸氏 德明

顏氏 師古 籀

孔氏 穎達 仲達 一作冲遠

李氏 延壽

李氏 善

賈氏 公彥

司馬氏 貞 子正

呂氏 向 子回

孫氏 愐

杜氏 佑 君卿

施氏 士丐

韓氏 愈 退之 昌黎

楊氏 倞

成氏 伯瑜 一作伯璵

後晉

段氏 成式 柯古

劉氏 昫

南唐

徐氏 鍇 楚金

宋

聶氏 崇義

邢氏 昺 叔明

胡氏 旦 周父

寇氏 宗奭

宋氏 祁 子京

阮氏 逸 天隱

歐陽氏 脩 永叔 廬陵

蘇氏 洵 明允 老泉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鮮于氏 侁 子駿

劉氏 彝 執中 長樂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劉氏 敞 原父 公是

王氏 安石 介甫 臨川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蘇氏 頌 子容

沈氏括　存中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蘇氏軾　子瞻　東坡

蘇氏轍　子由　潁濱

徐氏積　仲車

呂氏大鈞　和叔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陸氏佃　農師

劉氏安世　器之　元城

張氏耒　文潛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酢　定夫　廣平

楊氏時　中立　龜山

尹氏焞　彥明　和靖

陳氏祥道　用之

陳氏暘　晉之

蔡氏卞　元度

胡氏安國　康侯　建寧

董氏逌　彥遠

廖氏剛　用中　高峯

方氏慤　性夫

鄭氏樵　漁仲　夾漈

胡氏寅　明仲　致堂

鄭氏伯熊　景望

曹氏粹中　純老

陳氏鵬飛　少南

李氏樗　迂仲

林氏之奇　少穎

吳氏棫　才老

范氏浚　茂明

程氏大昌　泰之

范氏處義　逸齋

傅氏寅　同叔

羅氏願　端良

朱子熹　元晦　紫陽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王氏質　景文　雪山

黃氏櫄　實夫

項氏安世　平甫　容齋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戴氏溪　肖望　岷隱

黃氏榦　直卿　勉齋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輔氏廣 漢卿 潛菴 一 慶源
蔡氏沈 仲默 九峰
李氏如圭 寶之
趙氏順孫 格非
陳氏埴 器之 潛室
李氏閎祖 守約
潘氏時舉 子善
王氏日休 虛中 龍舒
錢氏文子 文季
漢氏一之 斗南
眞氏德秀 景元 西山
魏氏了翁 華父 鶴山
段氏昌武 子武
○嚴氏粲 坦叔 華谷
饒氏魯 仲元 又字伯輿 雙峰
章氏如愚 俊卿 山堂
劉氏[illegible]
陳氏伯玉 振孫
陳氏大猷 東齋
王氏應麟 伯厚
熊氏剛大 古溪

黃氏震 東發
謝氏枋得 君直 疊山
王氏柏 會之 魯齋
方氏逢辰 君錫 蛟峰
熊氏禾 去非 勿軒
劉氏辰翁 會孟 須溪
王氏炎 海叔
何氏士信
張氏學龍 竹居
彭氏執中

元

金氏履祥 吉甫 仁山
董氏鼎 季亨
胡氏一桂 庭芳 雙湖
熊氏朋來 與可
吳氏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馬氏端臨 貴與
陳氏櫟 壽翁 定宇
許氏謙 益之 白雲
虞氏集 伯生
○劉氏瑾 公瑾 安成
梁氏益 友直

曹氏居貞
羅氏復 中行
吳氏師道 正傳
陳氏日強
胡氏一中 允夫
陳氏澔 可大 雲莊 東匯
顏氏達 一作達龍
李氏公凱 仲容
朱氏倬 孟章
朱氏德潤
○朱氏公遷 克升

蔣氏悌生 仁叔

明

宋氏濂 景濂
王氏褘 子充
朱氏善 備萬
楊氏士奇 名寓以字行 東里
胡氏廣 光大
薛氏瑄 德溫 敬軒
楊氏守陳 維新
王氏逢 原夫 野谷
何氏英 積中 松畦

王氏□ □之 □□
邵氏寶 國賢 二泉
王氏守仁 伯安 陽明
湛氏若水 元明 甘泉
陸氏深 子淵 儼山
崔氏銑 子鍾 後渠
呂氏柟 仲木 涇野
季氏本 明德 彭山
楊氏慎 用修 升菴
黃氏佐 才伯
唐氏順之 應德 荊川

薛氏應旂 仲常 方山
袁氏煒 懋中 元峰
瞿氏景淳 師道 昆湖
周氏□盛
袁氏仁
章氏□ 小東
章氏潢 本□
鄧氏元錫 汝極 潛谷
許氏天贈 □夫 □臺
胡氏明勗
馮氏時可 元敏

黃氏洪憲 葵陽
姚氏舜牧 虞佐 承菴
朱氏得之 本思
汪氏應蛟 澄源
孫氏鑛 文融 月峯
薛氏志學 希之
朱氏謀㙔 鬱儀
鄒氏泉 學山
林氏素初 初成
林氏兆珂 孟鳴
陸氏南陽 聚岡

陶氏其情 逢則
吳氏瑞登 雲衢 肯菴
陳氏所學 幼達
趙氏一元 士會
黃氏一正
陳氏推 行之
葉氏向高 進卿 臺山
徐氏常吉 士彰 儆弦
郝氏敬 仲輿 楚望
向氏楫 景岩
曹氏學佺 能始

張氏彩 還白
顧氏起元 鄰初
顧氏大韶 仲恭
馮氏復京 嗣宗
徐氏光啟 子先
沈氏守正 無回
張氏[illegible] 賓王
張氏次仲 叔[illegible] 七[illegible]
劉氏前 寧之
沈氏萬鈳 仲容
吳氏肅公

唐氏汝諤 士雅
鍾氏惺 伯敬
鄒氏忠胤
周氏昌年
陸氏化熙 羲通
胡氏胤嘉 休復
魏氏浣初 仲雪
朱氏道行 簡儕
錢氏天錫 公永
何氏楷 元子
金氏鉉 子駿 正希

楊氏廷麟 伯祥
張氏次仲 元岵
陳氏際泰 大士
陳氏組綬 伯玉
王氏志長 平仲
韋氏調鼎 玉鉉
顧氏夢麟 麟士
趙氏起元 庶先
胡氏紹曾 宗一
范氏王孫
陳氏鴻謨
徐氏鳳彩 學期

詩傳圖

思無邪圖

朱子曰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蘇氏曰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耳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情性是也
正是則無邪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郝子曰删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為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 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至豳十三國 一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 鹿鳴至菁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 一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召旻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義之圖

三	經	三	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朱子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朱子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魯商三頌　朱子曰頌者宗廟之樂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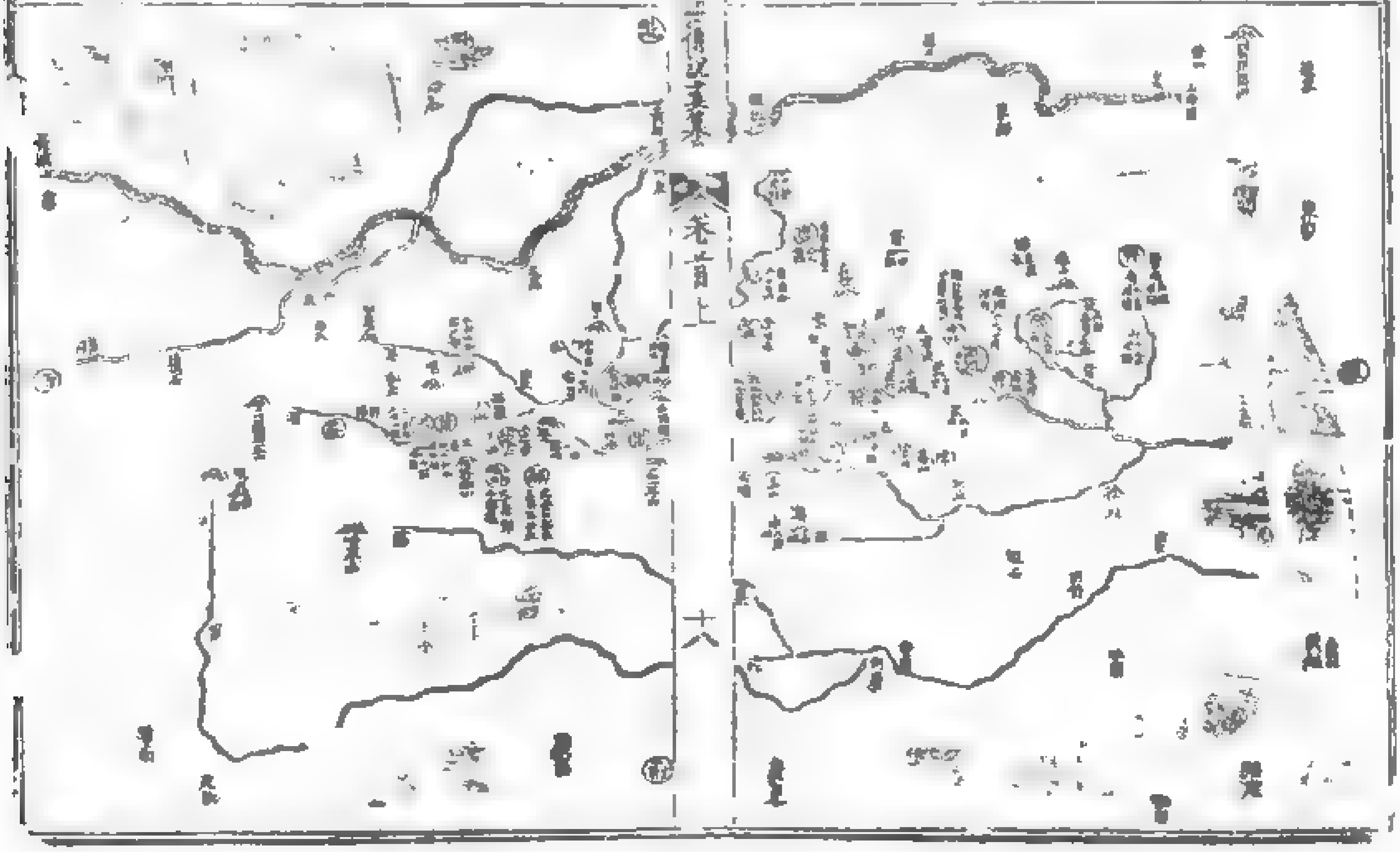
賦比興　朱子曰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

大雅三頌三緯　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子曰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是風雅頌之……

賦	比	興	兼	義	
賦而比	賦而興	比而興	興而比	賦而興又比	賦其事以起興
小弁八章	野有蔓草　黍離首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下泉　氓三章	綠衣　關雎　漢廣　椒聊　巧言四章	頍弁	采苓首二章

朱子曰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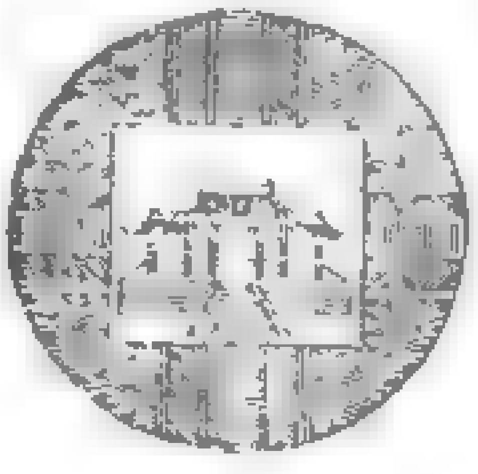
十五國風地理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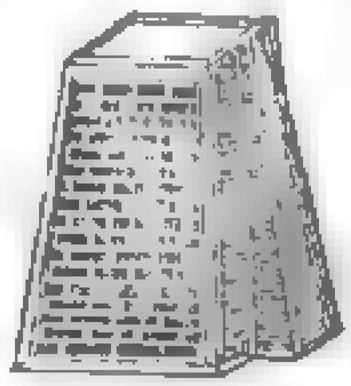


附錄 周氏斯盛曰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原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遂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案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旣修大原在冀州詩至于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非自冀州之太原而入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則詩所云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豈可介其中安得鎬方東下行三十里有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孔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古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爲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于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集傳偶誤耳

案大全原闕地界方位舛訛頗多今參攷輿圖地志改就精核惟玁狁舊列於太原之北長城之外者以小雅六月篇傳作玁狁至于大原毛鄭孔俱未實指何地至朱傳始以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是以貢冀州之太原也明嘉靖間周斯盛輯山西通志以鎬之焦穫鎬方皆近涇陽之地似大原當亦距涇陽不遠意即禹貢雍州之原隰漢爲安州唐爲原州而非冀之太原其說似近於理且攷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似爲鎬備禦之計未必遠料之於晉陽也又攷前漢地理志太原郡秦置周爲唐國詩所言大原集傳引公羊穀梁大原大鹵之文爲據然公穀本文非有定指而唐徐彦公羊解云此地形勢高大而廣平故謂之大原則古屬通名似難專指陽曲也皆朱子當日以經文明有大原疑周時玁狁往來雍冀無定處或宣王用師有次第時日有先後經文總敘其事非必執將一處而言耶故仍從朱傳照大全舊圖註列而以公羊穀梁二書所解大原大鹵之義併附通志之說以備一解云

靈臺辟廱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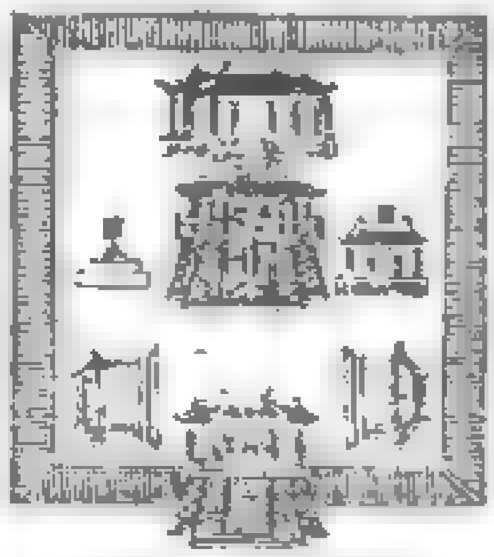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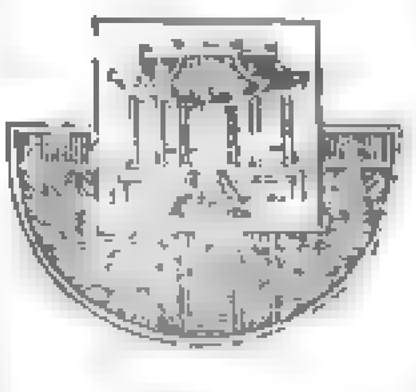


鄭氏康成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孔氏穎達曰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雍同處○朱子曰靈臺文王所作○劉氏瑾曰文王之臺其名如此周有天下遂以爲天子之臺

鄭氏康成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孔氏穎達曰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內下取其惠澤也○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皋門應門圖　泮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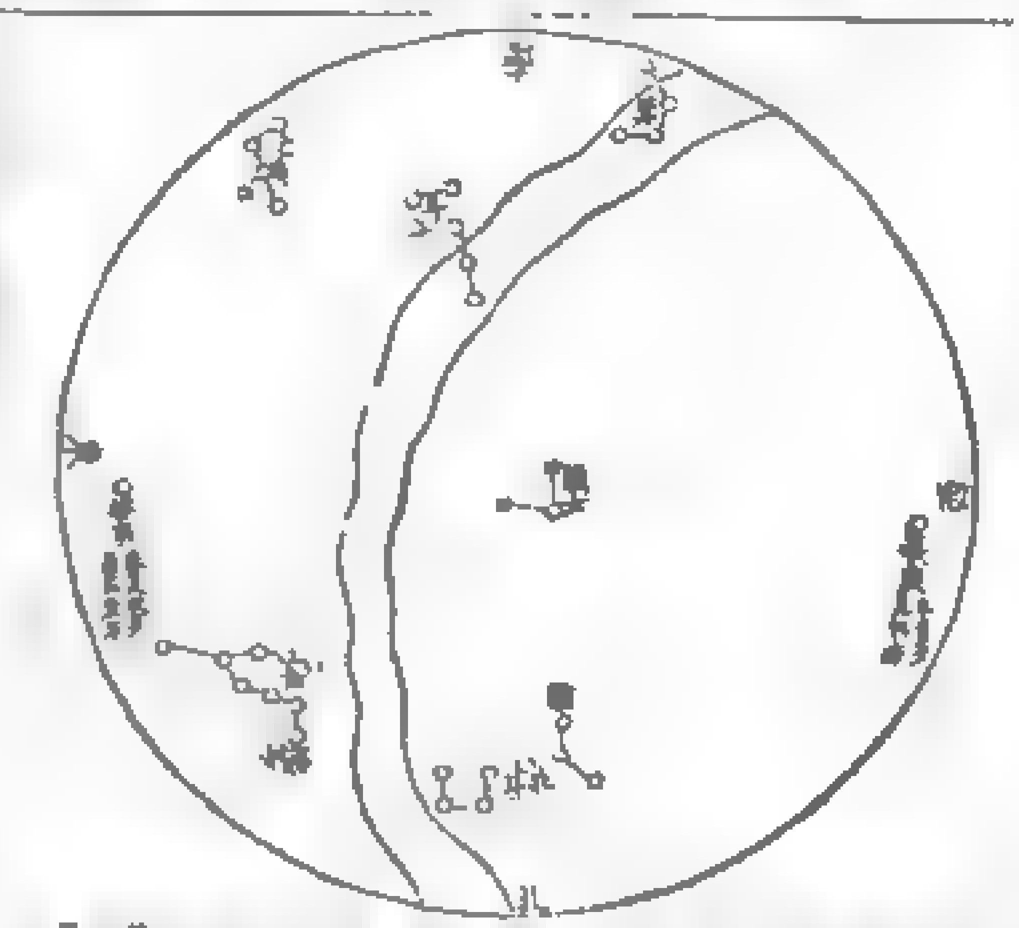


毛氏萇曰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穎達曰大王時立其宮之郭門從遂爲天子之皋門立其宮之正門從遂爲天子之應門

毛氏萇曰冢土大社也○孔氏穎達曰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耳此社之名天子後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名之鄭以冢土者謂爲大社之稱未即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亦可以言冢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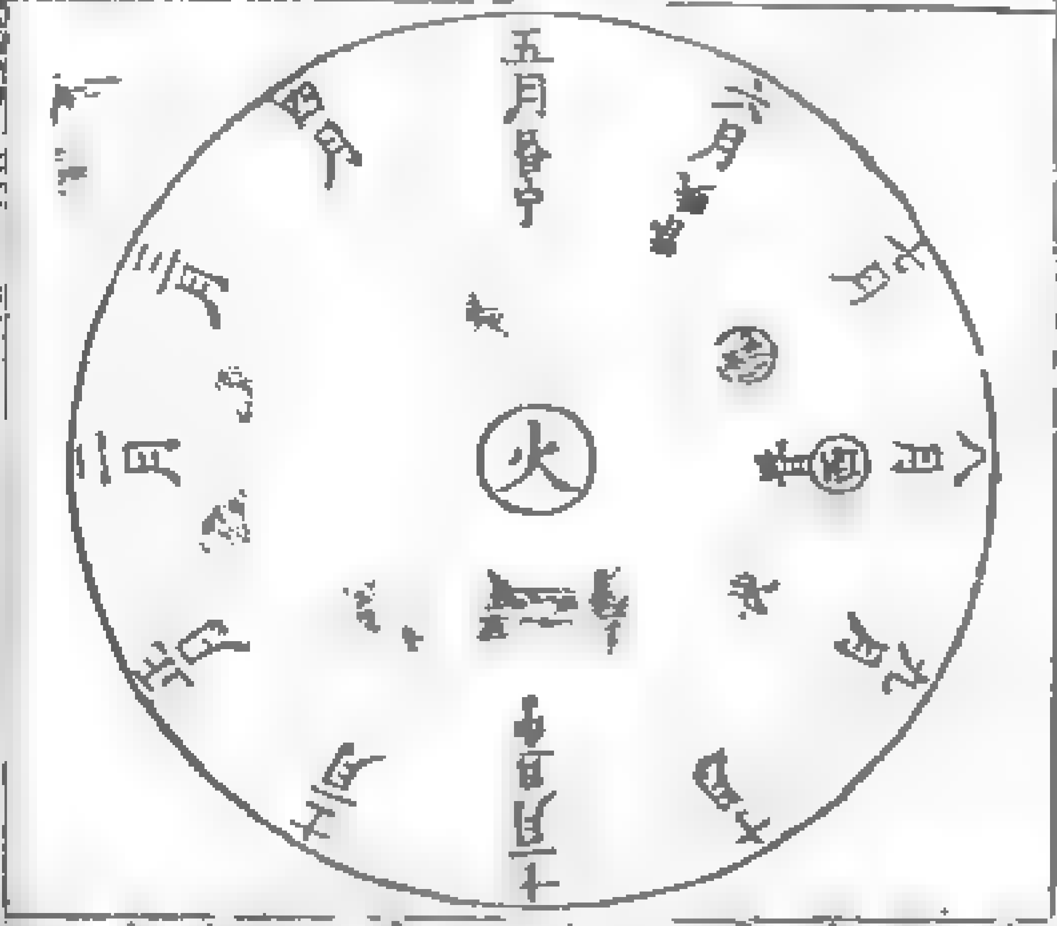
朱子曰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朱子曰。漢天河也。織女星名。在漢旁。牽牛星名。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七月流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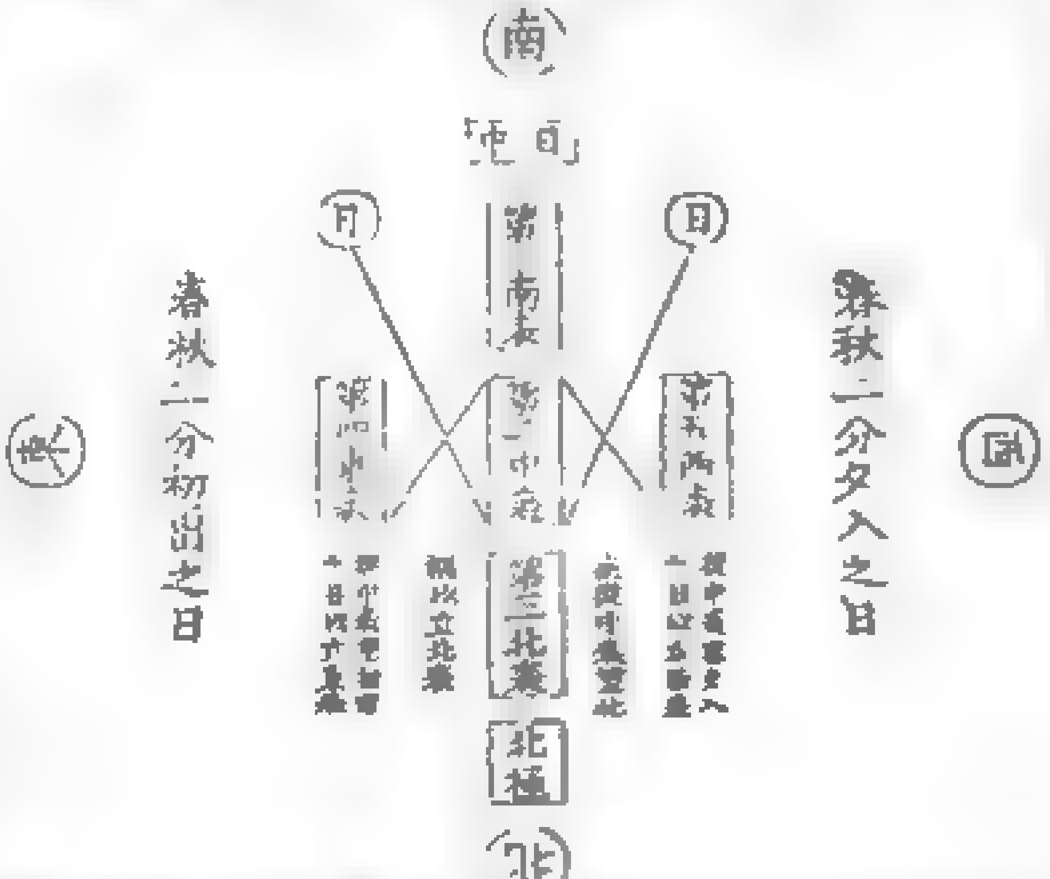


孔氏穎達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朱子曰。心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楚邱定之方中圖

鄭氏康成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朱子曰。定北方之宿。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朱子曰。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粲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周氏廣業大全曰。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式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於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豳公七月風化之圖

胡氏廣依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一段分布爲圖

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一之日觱發　取彼狐貍　爲公子裘

二之日栗烈　于貉　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　其同　載纘武功

三之日　納于凌陰　于耜

四之日　其蚤獻羔祭韭　舉趾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四月　秀葽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流火　鳴鵙　在野　食瓜　亨葵及菽

八月　萑葦　在宇　其穫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剝棗　斷壺

九月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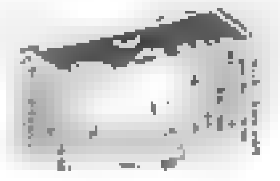
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隕蘀　納禾稼　獲稻　上入執宮功　滌場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順。○朱子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費氏程中曰公劉可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胡氏廣曰詩中載一二三四之日獨缺二月而言蠶月二章次日載陽亦公子同歸及二章蠶月條桑一章猗彼女桑皆不言何月今觀其融布於一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見豳風各月之事云。

冠服圖

冔

文王



陳氏祥道曰王制以皇收冔對冕言之孔子稱冔爲殷冠于章甫之冠而言冔爲殷常服之冠吾周之冕云者殷之冔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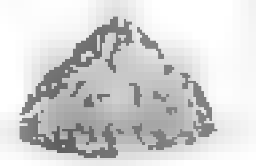
弁

淇奧

孔氏穎達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武公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也

臺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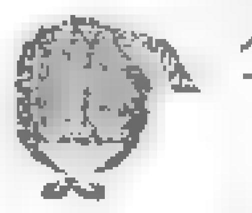
都人士



鄭氏康成曰臺夫須也以爲笠○蘇氏曰夫須莎草也○孔氏穎達曰笠本御暑亦可以禦雨。

緇撮

都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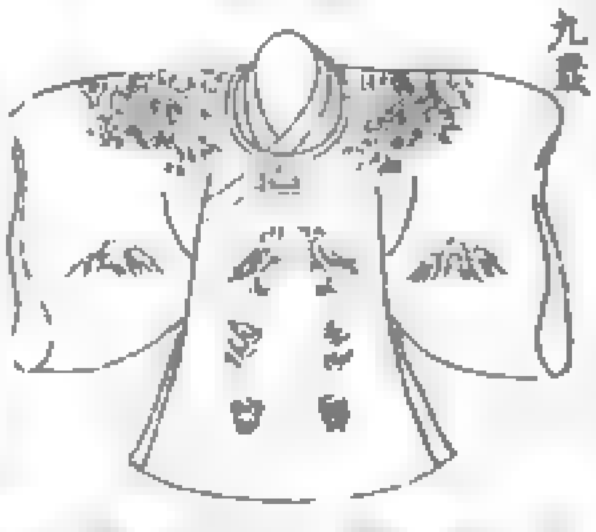
毛氏萇曰緇布冠也○陳氏祥道曰緇布冠有頍項固於首者是也○朱子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衣裳圖

朱子曰龍山華蟲火宗彝皆繢於衣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

袞衣

九罭



狐裘

檜羔裘

終南

朱子曰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朝天子之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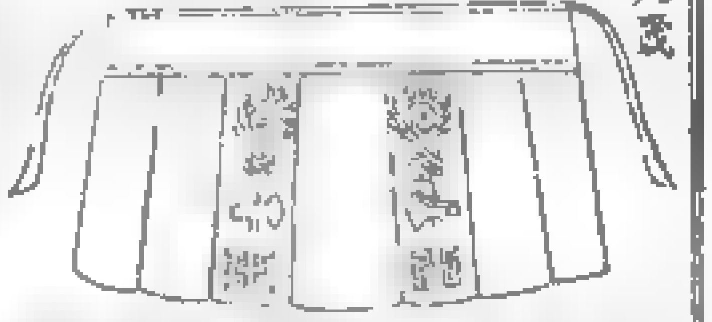
羔裘豹飾

鄭羔裘

朱子曰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

繡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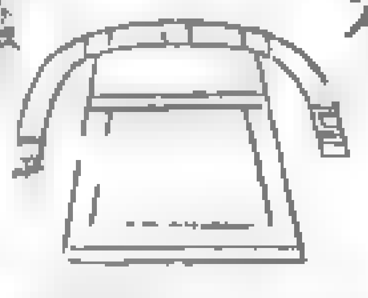
九罭



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鄭氏康成曰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朱子曰藻粉米黼黻皆繡於裳○陳氏祥曰五章畫於衣四章繡於裳舜十二章周衣裳九章

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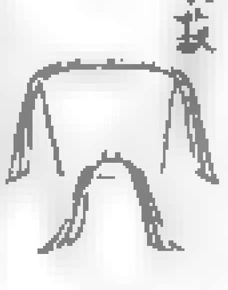
候人



鄭氏康成曰韠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邪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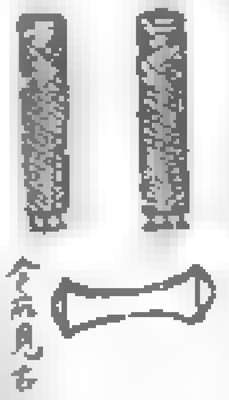
采菽



鄭氏康成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孔氏穎達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

瑱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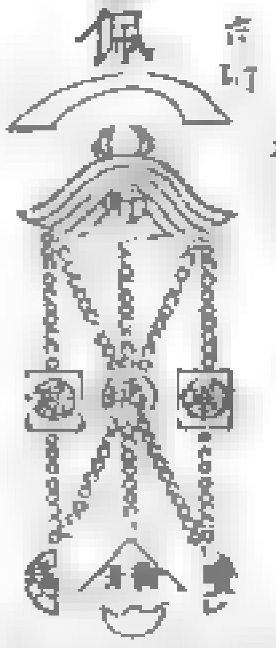
今所見古瑱兩玉參不知此

毛氏萇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鄭氏康成曰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人君五色臣則三色○陳氏祥道曰瑱以允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言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

佩用之圖

雜佩

女曰雞鳴



朱子曰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觿

芄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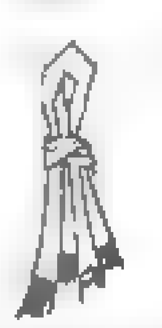
毛氏萇曰觿所以解結○鄭氏康成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

芄蘭

毛氏萇曰韘玦也○鄭氏康成曰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陳氏祥道曰食指將指無名指韘所以放弦

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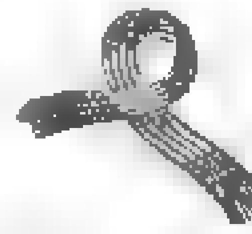
東山



爾雅婦人之禕謂之縭○孫氏炎曰禕帨巾也○朱子曰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

帨

野有死麕



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紛帨○鄭氏康成曰紛帨拭物之佩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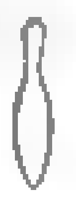
笄

君子偕老

嚴氏粲曰笄者婦人之常飾惟后夫人之副貫笄謂之衡笄首有六珈之飾也

揥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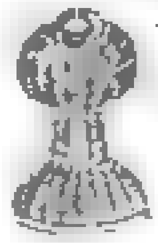


毛氏萇曰所以摘髮也○孔氏穎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

禮器圖

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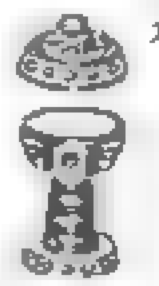
伐柯



鄭氏康成曰籩竹器其實容四升

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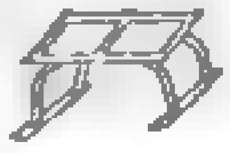
伐柯



聶氏崇義曰舊圖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赤雲氣諸侯加象飾天子加玉飾

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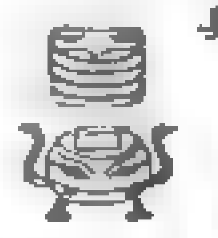
楚茨



陳氏祥道曰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商以椇周以房俎房之制有戶閟詩言大房此房俎也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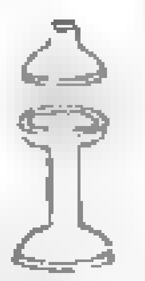
權輿



陳氏祥道曰考工記旊人爲簋崇尺厚半寸簋內圓外方其實稻粱簋外圓內方其實黍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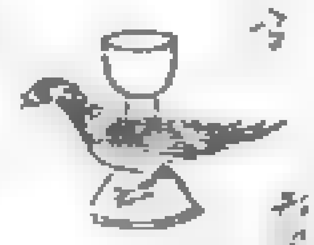
登

生民



陳氏祥道曰登瓦器其實大羹

爵



聶氏崇義曰梁正阮氏圖云爵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方足漆赤中畫赤雲氣

斝

行葦

今所見斝足有柱而無流

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鄭氏康成曰斝畫禾稼

罍

卷耳

陸氏佃曰韓詩說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

犧尊

閟宮

今見古器犧尊刻作牛形[illegible]

朱子曰。畫牛於尊腹也。又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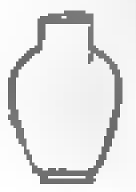
江漢

鬯

毛氏萇曰。秬。黑黍也。鬯。香草也。〇孔氏穎達曰。[illegible]

壺

韓奕



許氏慎曰。圜器也。〇鄭氏康成曰。壺大一石。

卣

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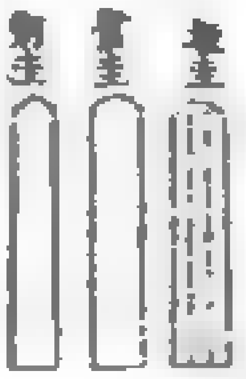
爾雅。卣。中尊。〇孫氏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〇郭氏璞曰。不大不小者。

福衡

閟宮

孔氏穎達曰。楅衡。設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名楅衡。人恐牛觸其牛[illegible]。設其楅衡言楅衡其角。為其觝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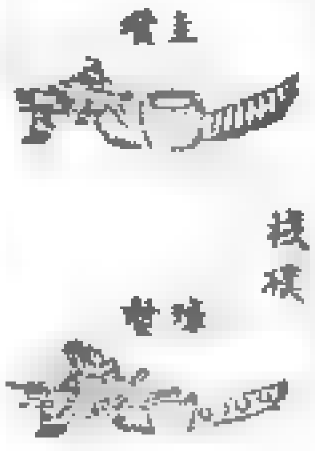
圭



璧

瓚

旱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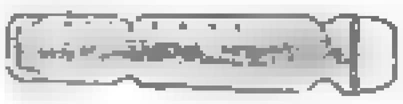
棫樸

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〇鄭氏康成曰。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與躬古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

陳氏祥道曰。圭璋瓚則玉為之。勺則飾以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其柄也。瓚其勺也。

樂器圖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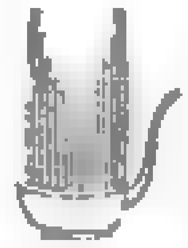
瑟

陳氏祥道曰。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有六日。五絃象五行。文王武王加二絃。

陳氏祥道曰。世本云。庖犧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乃破為二十五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

笙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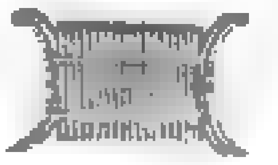
鹿鳴



陳氏祥道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〇嚴氏粲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之則鼓動其簧而發聲。

簫

有瞽



應氏劭曰。簫參差象鳳翼。〇郭氏璞曰。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〇孔氏穎達曰。編小竹管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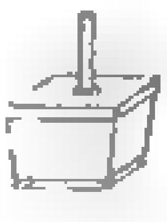
管

有瞽

鄭氏康成曰。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〇郭氏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六孔。

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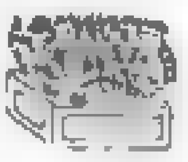
有瞽



郭氏璞曰。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

圉

有瞽



郭氏璞曰。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

籥

簡兮

毛氏萇曰。籥六孔。〇朱子曰。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塤

何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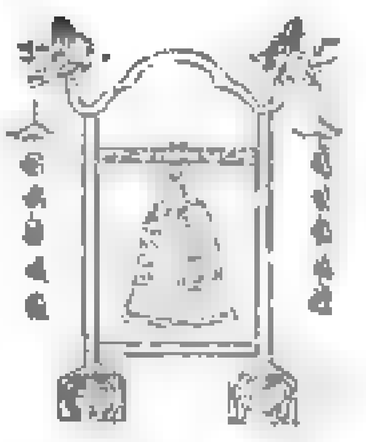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廣雅云。塤象秤錘。以土為之。六孔。郭璞又謂銳上平底。大者如鵝子。小者如雞子。蓋塤之大小不同。而同於六孔。

篪

何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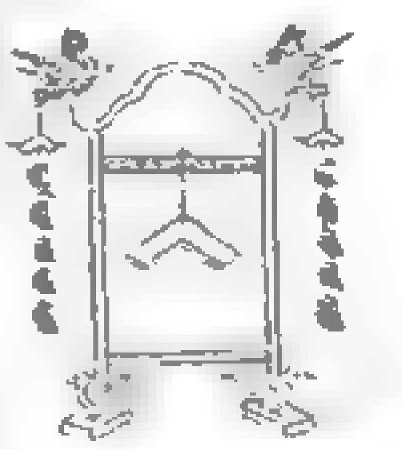
賈氏公彥曰。廣雅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鄭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孔。或司農別有所見也。

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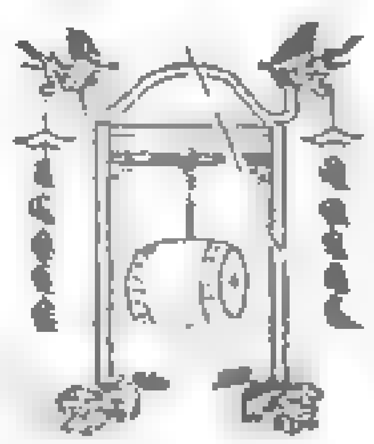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世本云垂作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磬



陳氏祥道曰磬從長尺八寸博九寸厚二寸強者兩頭相望者也兩弦之間二尺三寸七分半前長二尺七寸博六寸厚七寸

鼓



陳氏祥道曰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illegible]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illegible] 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illegible] 以詩之田卒某某小鼓應應鞞也

禮記投壺鼓○□○○□○□○○○□半○□○○□○□○□○□○○半○□○○○□○□○□○○

薛鼓□○□○○○□□○○□○□○○□○□○○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鼓○□○○□□○□

○半○□○○□○○○□○○□○○□○○○□○□○□□

圖大全引記曰投壺鼓無以發明集傳笙詩有聲無辭之說以詠笙歌以間之文以聲言乎歌詠迭奏也記曰笙成文謂之音又曰發以聲音而文以聲從以著管篇笙磬和平人者也故用以爲歌之節是笙詩之不篇篇有聲從乎人者也故用以成歌奏之節是笙詩之不得有辭也明矣然辭而爲鼓節止爲投壺燕射之節而不得有辭也明矣鼓譜笙詩存其聲故存此以爲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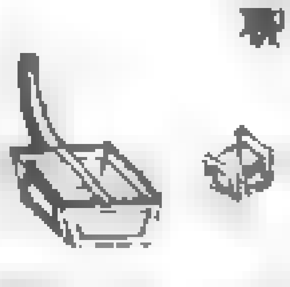
考工記梓人爲筍虡羸屬以爲鐘虡羽屬以爲磬虡鱗屬以爲筍○毛氏萇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鄭氏康成曰所以縣鐘鼓也○孔氏穎達曰大版謂之業其懸鐘磬之處以采色爲崇牙刻者畫繒爲翣栽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羽於栒之上角也

雜器圖

鼎

錡 釜

升 斗



陳氏祥道曰鼎之有大小多寡之異用有牛羊豕之鼎之屬 [illegible] 毛氏萇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illegible] 陳氏祥道曰 [illegible] 一尺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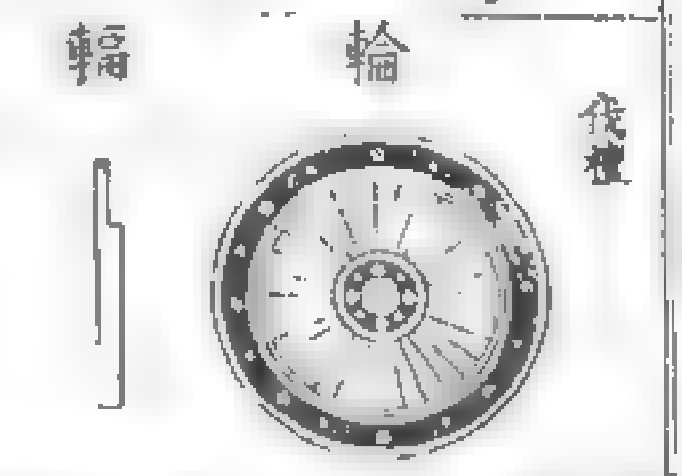
缶

筐 筥

毛氏萇曰 [illegible] 外若曰簋 [illegible] 陳氏祥道曰 [illegible] 有大有小 [illegible] 方曰筐圓曰筥 [illegible] 則其制圓而長矣

車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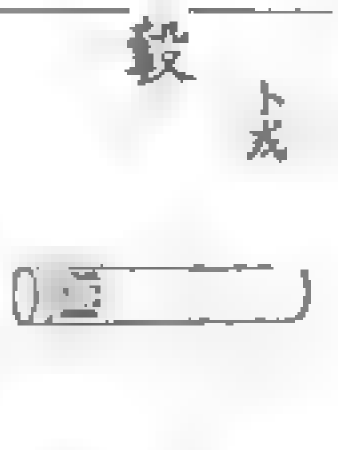
輪



陳氏祥道曰。兵車乘車之輪皆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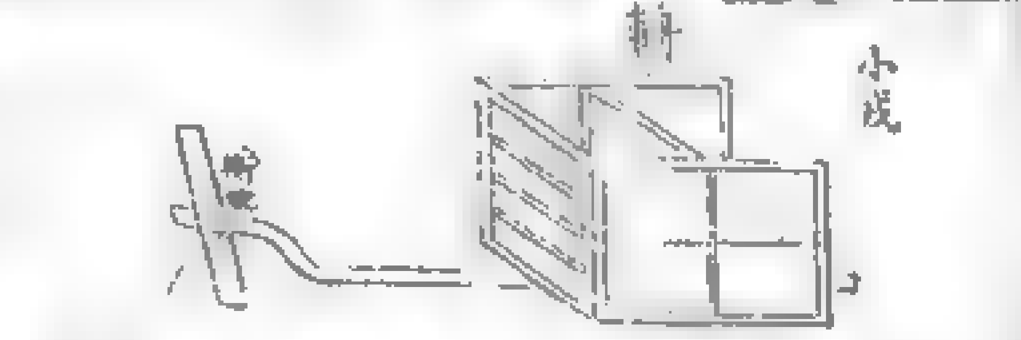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輻長二尺有寸。轂九寸有奇。

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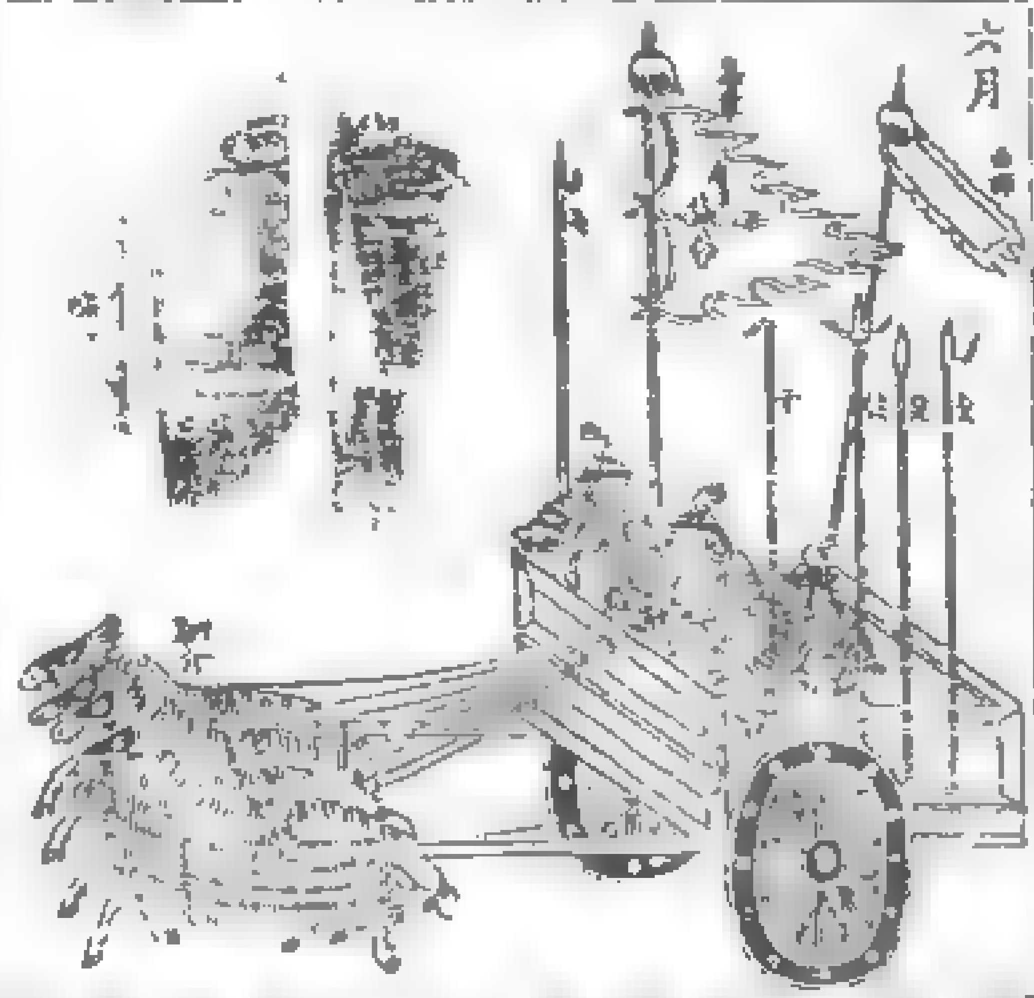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轂長三尺一寸。徑圍一尺有奇。心本於曰。藪者之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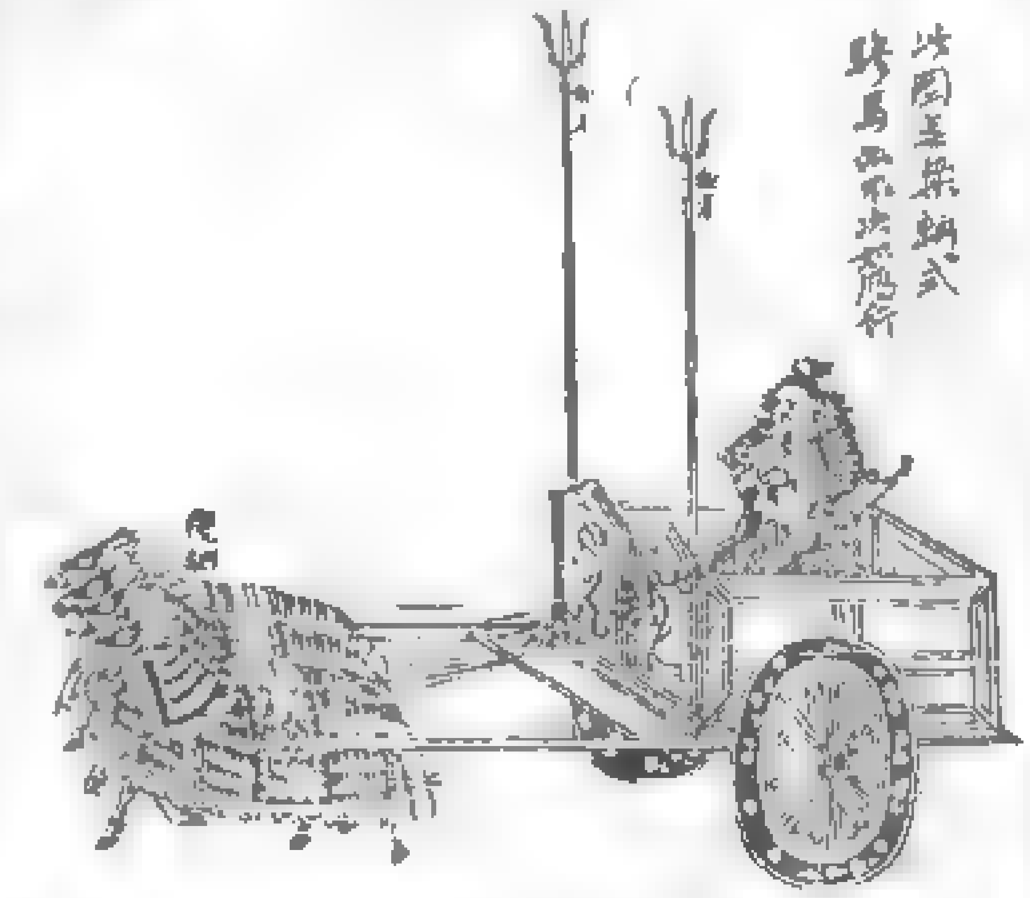
陳氏祥道曰。輈車轅也。揉輈則深衡也。輈持衡者也。轅從軌前轐出而上至衡則下而句之。輈縱而前橫。輈之長丈四尺四寸。前為頸後為踵。以持衡軫以承軫。

周元戎圖



毛氏萇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朱子曰。元戎。軍之前鋒也。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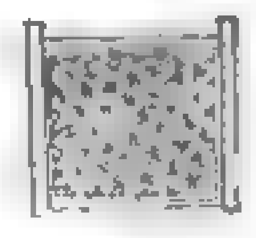
秦小戎圖



朱子曰。俴收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遊環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脅驅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

兵器服圖

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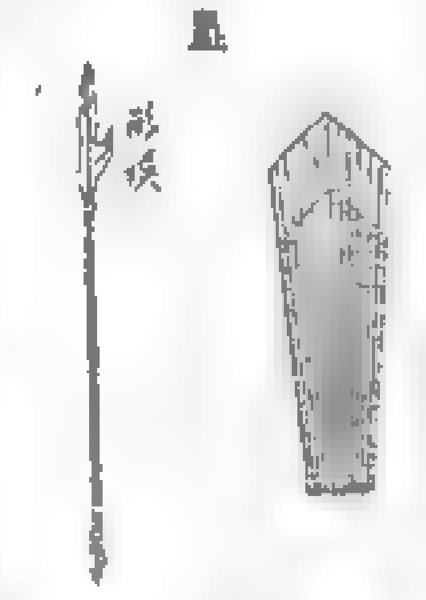


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

冑

許氏慎曰。冑首鎧也。今之兜鍪亦曰冑。○陳氏祥道曰。冑人之冑飾以貝文。則上者之冑制蓋亦類此。

干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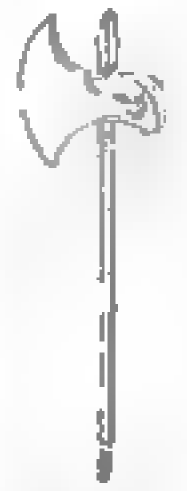


揚氏雄曰。盾或謂之干。○陳氏祥道曰。盾以革為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龍者外。又飾以雜羽。其繫之也以[illegible]以紛。

考工記。戈柲六尺有六寸。○陳氏祥道曰。戈勾兵也。

戚　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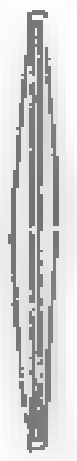
公劉



毛氏萇曰：戚，斧也。揚，鉞也。〇劉氏熙曰：戚，慼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慼懼也。〇孔氏穎達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

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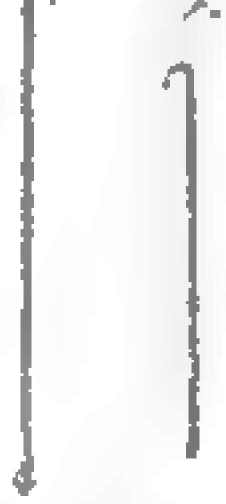
伯兮



陳氏祥道曰：殳長丈有二尺，有稜。鄭氏謂八觚是也。許[illegible]謂積竹為之。

矛

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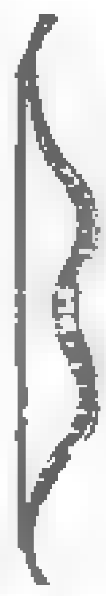


考工記：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陳氏祥道曰：矛上銳而旁句。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句所以象物[illegible]之句。

弓

小戎



陳氏祥道曰：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illegible]所以為固。有六尺六寸、六尺[illegible]六尺三寸之殊。何休曰：[illegible]弓[illegible]彤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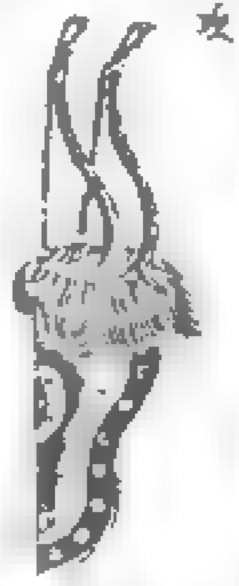
矢

公劉

許氏慎曰：弓弩矢也。〇劉氏熙曰：矢，指也，有所指向迅疾也。

虎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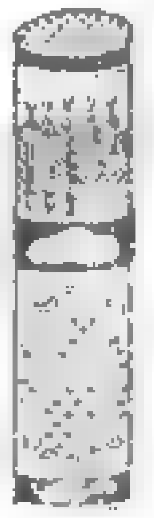
小戎



朱子曰：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魚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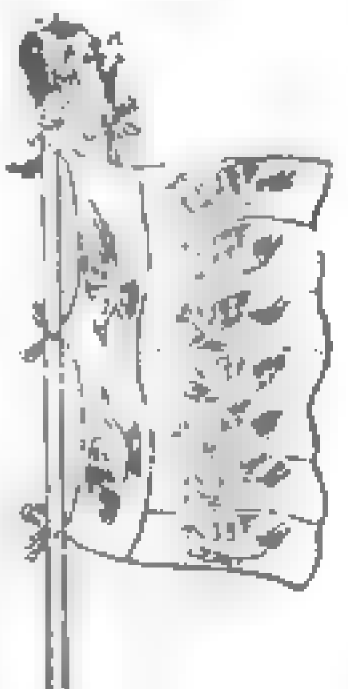
采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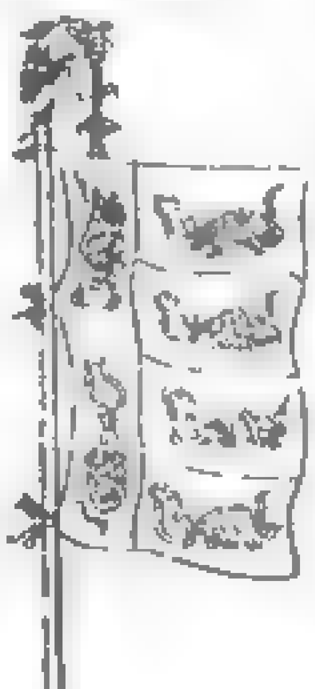


朱子曰：魚，獸名，似豬，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矢服也。

旟　旐

出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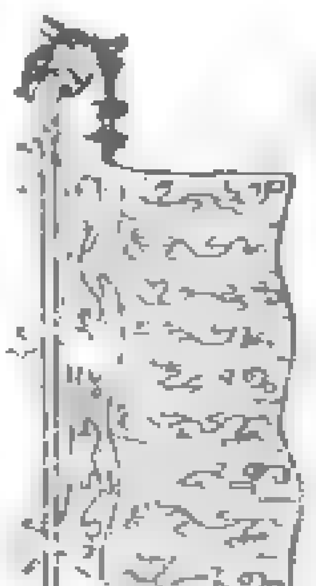




周禮司常：鳥隼為旟，龜蛇為旐。〇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

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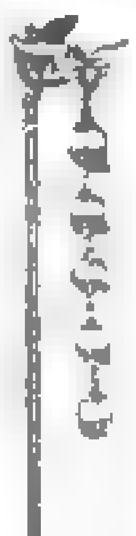
出車



周禮司常：交龍為旂。〇考工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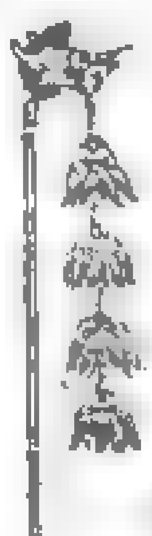
干旄



朱子曰：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旌

干旌



朱子曰：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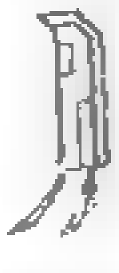
猗嗟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〇鄭氏康成曰：九[illegible]之侯，中朱，次白，次蒼，而黃[illegible]居外，[illegible]正[illegible]。

白蒼而畫以朱[illegible]。〇陳氏[illegible]曰：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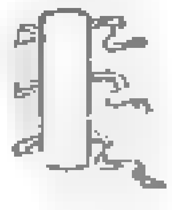
車攻



朱子曰：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illegible]。〇陳氏祥道曰：[illegible]以鉤弦者也，以象骨為之。

拾

車攻



以皮為之，著於左臂[illegible]。

鞞

瞻彼洛矣

朱子曰：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

諸國世次圖

商 宋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天乙)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孫) 沃丁 太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太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小辛弟)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宋 微子(紂庶兄) 微仲(微子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煬公(湣公弟) 厲公(湣公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公弟) 殤公(宣公子) 莊公(穆公子) 湣公

桓公(湣公弟)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公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公曾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剔成弟)

周 豳附

后稷 不窋 鞠(左傳作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共王弟)

夷王(懿王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王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王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悼王弟) 元王 貞王

哀王 思王(哀王弟) 考王(思王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烈王弟)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公弟) 幽公

魏公(幽公弟) 厲公 獻公(厲公弟) 眞公 武公(眞公弟)

懿公 伯御(括子) 孝公(懿公弟) 惠公 隱公

桓公(隱公弟) 莊公 閔公 僖公(閔公庶兄)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昭公弟)

哀公 悼公 元公 穆公 共公

康公 景公 平公 頃公

召公封燕侯附

召公(九世) 惠侯 釐侯 頃侯 哀侯

鄭侯 繆侯 宣侯 桓侯 莊公

襄公 宣公 昭公 武公 文公

懿公 惠公 悼公 共公 平公

簡公 獻公 孝公 成公 湣公

蘧公 桓公 文公 易王 子噲
昭王 惠王 武成王 孝王 王喜

邶
鄘 以上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 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伯弟） 莊公 桓公 宣公（桓公弟） 惠公
黔牟（桓公子） 懿公 戴公（公子頑子） 文公（戴公弟） 成公
穆公 定公 獻公 殤公（定公弟） 襄公（獻公子）
靈公 出公（靈公孫） 莊公（出公父） 班師（襄公孫） 君起（靈公子）

悼公（出公季父） 敬公 昭公 懷公（昭公子） 慎公（敬公孫）
聲公 成侯 平侯 嗣君 懷君
元君（嗣君弟） 君角

鄭 伯爵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厲公（昭公弟）
子亹（昭公弟） 子嬰（子亹弟 傳作子儀） 文公（厲公子） 穆公
靈公 襄公（靈公弟） 悼公 成公（悼公弟） 釐公
簡公 定公 獻公 聲公 哀公
共公（聲公弟） 幽公 繻公（幽公弟） 君乙（幽公弟）

齊 侯爵

太公 丁公 乙公 癸公 哀公

胡公（哀公弟） 獻公（哀公弟）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桓公（襄公弟）
孝公 昭公（孝公弟） 懿公（孝公弟） 惠公（孝公弟） 頃公
靈公 莊公 景公（莊公弟） 晏孺子 悼公（景公子）
簡公 平公（簡公弟） 宣公 康公

魏 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 即晉 侯爵 附

唐叔 晉侯燮 武侯 成侯 厲侯
靖侯 釐侯 獻侯 穆侯 殤叔（穆侯弟）
文侯（穆侯子） 昭侯 孝侯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緡（哀侯弟）

曲沃桓叔（穆侯子） 莊伯 武公 獻公
奚齊 卓子（奚齊弟） 惠公（獻公子） 懷公 文公（獻公子）
襄公 靈公 成公（襄公弟） 景公 厲公
悼公（襄公曾孫） 平公 昭公 頃公 定公
出公 哀公（昭公曾孫） 幽公 烈公 孝公
靜公

秦 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文公孫） 出子 武公（寧公子 出子兄）
德公（武公弟） 宣公 成公（宣公弟） 穆公（成公弟）
康公 共公 桓公 景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悼公　厲共公　躁公　懷公（躁公弟）
靈公（懷公孫）　簡公（懷公子）　惠公　出子　獻公（靈公子）
孝公　惠文王　武王　昭襄王（武王弟）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子嬰（二世皇帝弟）

陳 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公弟）　孝公（申公子）　慎公
幽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夷公弟）
文公　桓公　厲公（桓公弟）　利公（桓公子）　莊公（利公弟）
宣公（莊公弟）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哀公孫）　懷公　湣公

檜 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 伯爵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夷伯弟）　戴伯（幽伯弟）　惠伯　石甫
繆公（石甫弟）　桓公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文公　宣公　成公（宣公弟）　武公
平公　悼公　聲公（悼公弟）　隱公（平公弟）　靖公（聲公弟）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之世

頌一篇

那（鄭氏康成謂太甲祭湯也。孔氏穎達謂那之作當太甲時。朱子不詳其世。）

仲丁以後

頌一篇

烈祖（孔氏穎達謂是為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之世

頌一篇

玄鳥（孔氏穎達謂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之廟。序云祫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祫於契之廟也。朱子不詳其世。）

祖庚以後

頌二篇

長發

殷武（孔氏穎達謂玄鳥箋以為高宗右祫。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後。殷武既在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後矣。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周詩三百六篇

文王之世

正風二十三篇。（孔氏穎達謂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惟甘棠、何彼襛矣武王時作。朱子皆同，而以甘棠亦為文王時詩。）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正小雅 八篇。孔氏穎達謂鹿鳴等三篇此文王小雅，采薇爲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車杕杜遣勞之在受命五年。伐木天保無文十之謚，或當時即作，或後爲之，未可定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正大雅 三篇。孔氏穎達謂棫樸云濟濟辟王，靈臺云王在靈沼，皆言王，旱麓不言靈，又不言……

……後人之詞者，或當其生存之時，或在其後，不可定也。朱子皆疑爲周公所作

棫樸 旱麓

靈臺

武王之世

正風 二篇

召南

甘棠 孔氏穎達謂甘棠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朱子以爲召伯之詩

何彼襛矣 孔氏穎達謂何彼襛矣齊武王時作。朱子同，又疑爲東遷……太公已封於……

正小雅 四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孔氏穎達謂此二篇當武王之時。朱子皆不詳其世

魚麗 孔氏穎達謂此篇武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正大雅 文王以下……孔氏穎達謂……皆言文王之德，當……。朱子以爲成王時詩……周公所作

縣 思齊

皇矣

成王之世

變風 一篇。鄭氏康成謂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其詩爲豳國變風。朱子亦以爲成王周公之時詩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小雅十篇

常棣 鄭氏康成謂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爲作此詩。朱子同　南有嘉魚
由庚　南山有臺
崇丘　蓼蕭
由儀　彤弓
湛露
菁菁者莪 孔氏穎達謂由庚以下周公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亦可知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孔氏穎達謂文王大明二篇成王時作。
緜　朱子
　下武 孔氏穎達謂成王時作。朱子同
文王有聲 孔氏穎達謂文王有聲舉其謚則成王時作。朱子同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鄭氏康成謂生民及卷阿周公成王時詩。朱子同

頌三十一篇。鄭氏康成謂周頌者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朱子亦以爲多周公所定而間或有康王以後之詩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朱子疑爲康王時詩
我將　時邁 朱子以爲武王時詩
執競 朱子疑爲昭王時詩　思文
臣工　噫嘻 朱子疑爲成王時詩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朱子以爲武王時詩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懿王之世

變風六篇

齊

雞鳴 鄭氏康成謂哀公政衰懿王烹之齊人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還 孔氏穎達謂序云刺哀公則亦哀公時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孔氏穎達謂三篇亦爲哀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夷王之世

變風一篇

邶

柏舟 序：儈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康成謂頃公當周夷王時。朱子不詳其世，又疑爲莊姜詩，出乎王之世。

夷王厲王之間

變風四篇

檜

檜之變風始作。鄭氏康成謂夷王厲王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厲王之世

變風二篇

陳

宛丘 序：刺幽公也。鄭氏康成謂幽公當厲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東門之枌 序：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朱子不詳其世。

變小雅四篇。鄭氏康成謂刺厲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是也。

十月之交 朱子以爲幽王時詩。

雨無正 朱子不詳其世，疑爲東遷後詩。

小旻 小宛 以上二篇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五篇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子同。

板 序：凡伯刺厲王。朱子同。

蕩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朱子同。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朱子以爲衛武公作此自警，當在平王之世。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朱子同。

共和之世

變風一篇

唐

蟋蟀 序：刺晉僖公也。鄭氏康成謂當周召公共和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宣王之世

變風五篇

鄘

柏舟 孔氏穎達謂當衛武公時作。朱子同。

秦

車鄰 鄭氏康成謂非子曾孫秦仲，宣王命爲大夫，國人美之。朱子不詳其世。

陳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孔氏穎達謂衡門爲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僖公時詩也。朱子皆不詳其世。

變小雅十四篇

六月 序：宣王北伐也。朱子同。

采芑 序：宣王南征也。朱子同。

車攻 序：宣王復古也。朱子同。

吉日 序：美宣王田也。朱子同。

鴻鴈 序：美宣王也。朱子同。

庭燎 序：美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沔水 序：規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鶴鳴 序：誨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祈父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白駒 序：大夫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黃鳥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我行其野 序刺宣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朱子不詳其世。

無羊 序宣王考牧也。朱子不詳其世。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序仍叔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崧高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烝民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韓奕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江漢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常武 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朱子[illegible]

幽王之世

變小雅 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孔氏穎達謂小雅自節南山下盡何草不黃四十四篇皆幽王詩。

節南山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小弁 朱子[illegible]

何人斯 朱子不詳其世。

谷風 朱子不詳其世。

大東 朱子不詳其世。

北山 朱子不詳其世。

小明 朱子不詳其世。

楚茨 朱子不詳其世。

甫田 朱子不詳其世。

正月 朱子不詳其世。

巧言 朱子不詳其世。

巷伯 朱子不詳其世。

蓼莪 朱子不詳其世。

四月 朱子不詳其世。

無將大車 朱子不詳其世。

鼓鐘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信南山 朱子不詳其世。

大田 朱子不詳其世。

瞻彼洛矣 朱子不詳其世。

桑扈 朱子不詳其世。

頍弁 朱子不詳其世。

青蠅 朱子不詳其世。

魚藻 朱子不詳其世。

角弓 朱子不詳其世。

都人士 朱子不詳其世。

黍苗 朱子[illegible]

白華 朱子[illegible]

瓠葉 朱子不詳其世。

苕之華 朱子不詳其世。

裳裳者華 朱子不詳其世。

鴛鴦 朱子不詳其世。

車舝 朱子不詳其世。

賓之初筵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采菽 朱子不詳其世。

菀柳 朱子不詳其世。

采綠 朱子不詳其世。

隰桑 朱子不詳其世。

緜蠻 朱子不詳其世。

漸漸之石 朱子不詳其世。

何草不黃 朱子亦以為幽王時詩。

變大雅 大雅二篇。孔氏穎達謂瞻卬召旻。朱子同。

瞻卬

召旻

平王之世

變風

鄭

緇衣 孔氏穎達謂鄭武公時。朱子同。

衛

淇奧 孔氏穎達謂淇奧美武公。朱子同。

考槃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碩人 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同。

王

黍離 詩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于役 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君子陽陽 詩孔氏穎達謂平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刺平王也。朱子同。不詳其世。

中谷有蓷 孔氏穎達謂平王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葛藟 序王族刺平王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緇衣 序美武公也。朱子同。

將仲子 序刺莊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以爲莊公時詩。

大叔于田 序刺莊公也。朱子以爲莊公時詩。

羔裘 詩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遵大路 序思君子也。朱子不詳其世。

女曰雞鳴 詩孔氏穎達謂莊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唐

山有樞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以爲昭公時詩。

椒聊 序刺晉昭公也。朱子以爲昭公時詩。

綢繆 詩孔氏穎達謂昭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杕杜 詩孔氏穎達謂昭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羔裘 詩孔氏穎達謂昭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鴇羽 序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朱子不詳其世。

秦

駟驖 序美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小戎 序美襄公也。朱子同。

平王桓王之間

蒹葭 序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終南 序戒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變風 鄭氏康成謂當周平桓之世，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碩鼠

桓王之世

變風二十三篇

邶

燕燕 詩孔氏穎達謂州吁之難，莊姜送歸妾。朱子同。

日月 序衛莊姜傷己也。朱子以爲莊公時詩。

終風 序衛莊姜傷己也。朱子以爲莊公時詩。

擊鼓 序怨州吁也。朱子同。

雄雉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匏有苦葉 序刺衛宣公也。

谷風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式微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旄丘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簡兮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泉水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凱風 詩孔氏穎達謂州吁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北門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北風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靜女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新臺 序刺衛宣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二子乘舟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鄘

牆有茨 序公子頑通於君母，國人疾之。朱子同。

君子偕老 序刺衛夫人。鄭氏康成謂宣公夫人。朱子同。

桑中 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鄭氏康成謂宣惠之世。朱子不詳其世。

鶉之奔奔 序刺衛宣姜也。朱子同。

衛

氓 序宣公之時。朱子不詳其世。

芄蘭 序刺惠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竹竿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有狐 詩。孔氏穎達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伯兮 詩。鄭氏康成謂宣公時。朱子不詳其世。

王

兔爰 序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朱子不詳其世。

采葛 詩。鄭氏康成謂桓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大車 詩。孔氏穎達謂桓王時。朱子不詳其世。

鄭

有女同車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褰裳 孔氏穎達謂突篡事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

墓門 序刺陳佗也。朱子不詳其世。

莊王之世

變風十五篇

王

丘中有麻 序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

山有扶蘇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蘀兮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狡童 序刺忽也。朱子不詳其世。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孔氏穎達謂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朱子皆不詳其世。

揚之水 序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不詳其世。

齊

南山 序刺襄公也。朱子同。

甫田 序大夫刺襄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盧令 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故陳古以風焉。朱子不詳其世。

敝笱 序刺文姜也。朱子同。

載驅 序齊人刺襄公。朱子同。

猗嗟 序刺魯莊公也。朱子同。

釐王之世

變風五篇

鄭

出其東門 孔氏穎達謂此一篇屬公子五爭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野有蔓草

溱洧

惠王之世

【唐】無衣 序美晉武公也。朱子亦以爲武公時詩。

有杕之杜 序刺晉武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變風十二篇

【鄘】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朱子同。

蝃蝀 序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朱子同。

相鼠 序衛文公正其群臣。朱子同。

干旄 序衛文公臣子多好善。朱子同。

載馳 序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朱子同。

【衛】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鄭】清人 序刺文公也。朱子同。

【唐】葛生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采苓 序刺晉獻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陳】防有鵲巢 序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不詳其世。

月出 孔氏穎達謂宣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蜉蝣 鄭氏康成謂惠王時昭公好奢，曹之變風始作。朱子不詳其世。

襄王之時

變風九篇

【衛】河廣 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同。

【秦】黃鳥 序國人刺穆公。朱子同。

無衣 孔氏穎達謂康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晨風 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渭陽 序康公念母也。朱子同。

權輿 序刺康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曹】候人 序刺共公也。朱子同。

鳲鳩 孔氏穎達謂共公時詩。朱子不詳其世。

下泉 序曹人疾共公。朱子不詳其世。

頌四篇

魯頌

駉 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有駜 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泮水 序頌僖公也。朱子不詳其世。

閟宮 序頌僖公也。朱子同。

定王之世

變風二篇

【陳】株林 序刺靈公也。朱子同。

澤陂 序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朱子不詳其世。

【案】作詩之時世，經秦火之後難以全考，故自漢唐諸儒

訓詁互異然古序與經並出毛鄭孔氏羽翼其說傳流最古至朱子一以經文爲據其餘不見諸經者都爲未定之辭此據理之論也歐陽修祖鄭譜而駁議許謙劉瑾宗朱傳而亦微有不同迨明何楷作世本古義引證雜博而僞說滋繁矣今楣占序及毛鄭孔氏舊義而大指仍以朱子爲歸餘說則存而不論也

其言摭者明有疑恐其亂也而不得已也其有摭者舊說 [illegible]

取其關道而附 [illegible]

[illegible]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上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首下

綱領一 此篇論作詩刪詩及傳詩源流

虞書詩言志歌永言

班氏固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

鄭氏康成曰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

孔氏穎達曰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咏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名爲詩者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述己志而爲詩所以持人之行故一名而三訓也

黃氏櫄曰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詩之義已備矣以上論作詩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司馬氏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三百

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班氏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
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王氏通曰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
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
觀其變

孔氏穎達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
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
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以
見在爲數也

歐陽氏修曰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
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
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
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刪詩云者非止
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
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
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
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
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邵子曰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
周止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其傳鮮
矣至周而益文所傳者多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
世立敎

朱子曰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
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

陸氏德明曰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
作序焉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
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
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
有四家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爲訓故以敎無傳疑
者則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
王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中
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
詩春秋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
徐公皆守學敎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
少翁又王式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安
及唐長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傳王扶
扶授許晏又薛廣德亦受詩於王式授龔舍齊人轅固生
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授翼奉匡

蒼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淮南賁生受之嬰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並至大官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

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號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宋徵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並為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

李氏延壽曰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孔氏穎達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兹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據以為本削其煩增其簡庶以對揚聖範云

韓氏愈曰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

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者皆其弟子

劉氏昫曰許叔牙少精於毛詩貞觀初撰毛詩纂義以進御史大夫高智周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宋氏祁曰張士衡瀛州人北齊博士劉軌思授以詩唐興士衡授永平賈公彥公彥傳業李元植元植又授詩齊威

歐陽氏修曰梅堯臣問堯卿學長於毛氏詩○毛鄭二學其說[illegible]同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為少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云

蘇氏轍曰孔子刪詩三百五篇其亡者六焉[illegible]不得見

矣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其言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以為此孔子之舊也

朱子曰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眾而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名敞)歐陽公(名修)王丞相(名安石)蘇黃門(名轍)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

魏氏了翁曰永嘉錢文子(名□□)明經屬志以呂成公(名祖謙)集眾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於是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實指篇為一贊曰錢氏集傳又別為詁釋如爾雅類例

陳氏日強曰雪山王先生(名質)刪除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於以意逆志自成一家

吳氏師道曰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宋程純公(名顥)呂成公猶主序說至於朱子灼見其謬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敦厚之舊無復遺憾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幹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闕益大以尊

胡氏一中曰輔傳貽先生(名廣)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潛其師說所著有詩童子問羽翼集傳

朱氏德潤曰詩傳自伊川歐蘇諸先生發其理趣南渡後李迂仲(名樗)張南軒(名栻)呂東萊(名祖謙)嚴華谷(名粲)諸先生又各自名家而學成宗朱氏

虞氏集曰朱子詩傳其序別編以待考辨卽經以求其故自為之說而學者從之

宋氏濂曰胡一桂得朱子源委之正著詩傳附錄纂疏○梁益著詩傳旁通發揮朱學○三百篇朱子親注大義昭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或有未喻汪氏克寬作集傳音義會通

楊氏士奇曰安成劉瑾輯詩傳通釋采錄各經傳要義世謂瑾能闡朱子之蘊(以上論傳說源流)

綱領二 (此篇論六義四始詩樂及篇次音韻)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孔氏穎達曰詩有六義大義六詩其實一也)

鄭氏康成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陳政教善惡比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美嫌於

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孔氏穎達曰比云見今之失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文武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王氏通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此以意分別風雅頌者也）

孔氏穎達曰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之後其美不興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之後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復之故執彼舊章覬望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王道衰諸侯無正風者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

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衰變雅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羣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商頌是宋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歐陽氏修曰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意興有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鄭氏樵曰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土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勲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

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棄也

呂氏祖謙曰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

朱子曰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那實事比則却不入題了如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

葉氏適曰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獨雅有風

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閒明其不絕於風而可以雅也

嚴氏粲曰純乎雅之體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爲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王氏柏曰風雅之別卽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說朱子晚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

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

薛氏瑄曰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耶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易之陽奇陰偶亦然以上論六義

司馬氏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孔氏穎達曰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是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

成氏伯璵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此詩陳聖人之德爲功用之極此說[illegible]

王氏安石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以上論四始

周禮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鄭氏康成曰九德六府三事役爲之使

禮記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

荀氏況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氏倞曰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

鄭氏康成曰周南召南爲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小雅大雅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

孔氏穎達曰原夫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制樂之後則人之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爲音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

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樂記曰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是情之所感入於樂也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是樂音之得其情也

朱子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察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審大雅體格作大雅察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壎篪之類以漸習之而

節夫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所以感人者又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作本乎其志之所存，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千有餘年，古樂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乎？故愚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以上論詩樂

孔氏穎達曰：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illegible][illegible]從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illegible][illegible]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邶鄘衛者，土地既廣，詩[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變風之首。邶鄘則衛之所滅，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周則平王東遷，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次於衛。鄭桓武夾輔平王，故次王。齊則異姓諸侯，又以太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魏國雖小，踵虞舜之舊，封有夏禹之遺化，故次齊。唐者叔虞之後，故次魏。秦為強國，故次唐。陳以三恪之尊，國無令主，故次秦。檜曹則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公之事，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歐陽氏修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蘇子曰：詩固有次敘，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子曰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幷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幷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以畿內之封因周之衰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工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勢也

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際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朱子曰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蓋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以上論篇次

孔氏穎達曰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朱子曰古人文自是有叶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爲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卻當作尺奢反如此方

是然楚辭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
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
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音韻相叶
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
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
陳氏振孫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謂
人韻緩不煩改字最為確論 以上朋音韻

綱領三 此篇論讀詩之法及諸家說詩得失

禮記溫柔敦厚詩教也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朱子曰程子以思無邪為誠[illegible]思上發出思便是性情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三百篇皆從人出於性情之正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
以為 程子曰須是未讀詩時不達不能專對既讀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只此便是法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illegible]
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之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朱子曰逆迎也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程子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子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
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
義理存乎其中

謝氏良佐曰詩須諷咏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
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
章句故也○明道嘗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
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illegible]
鄭氏樵曰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
者當達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
為立身之本如南容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
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緜蠻黃鳥止于丘
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
於為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
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
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尚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而子貢能達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
夏能悟於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尚何疑乎南容三復不
過白圭子路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矣以
多為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
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
功引詩若此矣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
後可以言詩也
范氏浚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
為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後世深求曲取穿鑿遷就

之論與而詩之論始不明矣。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學者觀詩，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已作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詩本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理，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原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說不用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以上論讀詩之法

陸氏德明曰：舊說云：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

成氏伯璵曰：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至也字而止。其關雎，后妃之德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也。

程子曰：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illegible]後之[illegible]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小序何人所作，但看大序即可見。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以上[illegible]

鄭氏樵曰：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

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時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或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蓋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

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釋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曰序之辭非宏所能爲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纂合爲文取識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程氏大昌曰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則今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綴序義非宏而孰爲之也

范氏處義曰人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

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文中子曰聖人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聖人於春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若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襃貶與詩序相應詩序所書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又考論語周有大賚此夫子記周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

奥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邪

案大序小序諸家議論不同然未嘗離關雎之序爲二也至朱子以關雎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端使學者得以考遂分詩者志之所之也至詩之至也止謂之大序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關雎之義也及各篇之序謂之小序則另以附諸經末今以朱子所分爲定此當是朱子初作詩時未定說也

呂氏祖謙讀詩記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

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詞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答顏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朱子曰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

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古者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強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小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耇。謂乞言。見介爾景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況詩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失國止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譏刺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

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億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然

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即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

以詩傳考之其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欲使其避諷詠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又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爲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删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

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如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

今欲覆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至於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蘩采蘋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狀詩之用與作詩之意蓋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強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

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也

王氏應麟曰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嘗參考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

黃氏震曰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不能無疑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曉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

王氏禕曰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恨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何氏楷曰惟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明義理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以上論諸家詩得失

大序

朱子既不取小序所以集傳[illegible]以大序冠[illegible]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朱注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孔氏穎達曰。詩人志意之所之適。蘊藏在心爲志。發見於言爲詩。○輔氏廣曰。此一節。言詩之所自也。 朱注止此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朱注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黃氏櫄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李氏樗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乎舞之足蹈之。而有舞蹈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朱注 聲不止於言。凡嗟歎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輔氏廣曰。此一節。又言嗟歎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諧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

集說 鄭氏康成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孔氏穎達曰。作詩之時。只有宮商[illegible]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illegible]即是爲音。此音被諸弦管。乃名爲樂。雖[illegible]得爲音。樂記[illegible]雖[illegible]故治世之政教和[illegible]民心。述其安樂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耜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之音亦哀以思也。苕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大東云。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是其民困也。詩述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李氏樗曰。論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五聲八音。皆本於人情。故國之安危。政之醇疵。皆可求之於聲音之間。苟發於聲。必知心之所由然。既知心之所由然。則可知政之所由然。蓋皆不能逃乎審音者之所知。而詩者。乃所以播於聲音者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朱注】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乂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劉氏瑾曰】天地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以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此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爲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黃氏櫄曰：先儒謂正得失者用此詩於諷刺之間，動天地者用此詩於郊祀之際，感鬼神者用此詩於宗廟之中。予以爲此一端耳，非諷刺郊祀宗廟之時，則不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乎。今觀詩之美刺，非出於愛惡之私，則得失不難正矣；言行所以動天地，則天地不難動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鬼神不難感矣。此思無邪之效也，故曰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朱注】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輔氏廣曰】或疑指周公爲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劉氏瑾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爲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彭氏執中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劉氏瑾曰】此一節要論正風雅及周頌。

【集說】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爲本，俗爲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王者爲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有風俗傷敗者，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此皆用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以，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爲此五事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後同。

【朱注】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

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的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輔氏廣曰。聲音之節。謂風雅頌。製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體。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爲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爲之也。然

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劉氏瑾曰。朱子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爲風。或爲雅。或爲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例爲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福鳳反

【集注】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輔氏廣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孔氏穎達曰。上之化下。下之風上。皆有優游巽入之義。故正風變風皆名爲風。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集注】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

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其於本篇云（輔氏廣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所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舝十篇之類而言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詩之風雅有正有變故又言變之意既衰言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政教但施之失禮耳禮義皆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家謂天下民家民謂君一之欲故稱俗○王氏懋竑曰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劉氏瑾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爲正爲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爲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爲康昭以後所作而承風不可以爲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爲正以刺爲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鳳反）

朱注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由是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爲史不必要作史官駁云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爲之也國史選取善者付樂官耳○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游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詩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其教之也○李氏樗曰變風之作或出於賢人女子小夫賤隸而總謂之國史者蓋指其大槩也○范氏處義曰此謂諸國之史而言故首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案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杜子春云奠讀爲定）注曰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觀書於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之瞽矇諷誦之疏云經小史掌志引大史證之者大史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又周禮瞽矇職注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幷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由此觀之小史之掌總於大史瞽矇之誦定於小史則詩之由國史以授樂官也明矣況周禮疏云大師是瞽人之中樂官之

長瞽矇屬焉是大師與矇瞍爲無目之人所誦之詩非國史相而詔之亦何從知其條類義理也且序者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爲國史采詩之意而言非以三百篇爲作於國史其義似未爲失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朱注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黃氏櫄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多傷化敗俗皆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輔氏廣曰此言變風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朱注 所謂上以風化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辨三者體異之意作詩之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朱注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輔氏廣曰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天下之事亦謂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必是言當衆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非取正變○王氏柏曰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說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

朱注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李氏樗曰漢書云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劉氏瑾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古人言功必以德德苟未至於盛則功不可以成故盛德者成功之本○彭氏執中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於神明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集說]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已是作樂到此處便是亂。○問關雎之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復亂以武樂記文○注史謂鼓也武謂舍也書畢擧金鐃而退也。○亂乃樂終之雜聲也前面恐有聲而無雜。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輔氏廣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爲詩之極至也。大序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

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

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一

國風一

孔穎達曰。詩國風。是大師所題也。○劉氏瑾曰。朱傳於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又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朱子曰。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行人振木鐸徇路采之。何休云。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illegible]曰。男女所[illegible]而鄘衛鄭之風[illegible]而齊國之風變[illegible]而變傷秦風變而武[illegible]之風變

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
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雖
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
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集說】匡氏衡曰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鄭氏樵曰古者三
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爾召王畿之
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
衛而分為二國之聲蓋采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
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域與衛者繫之
王城與邶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
其國之聲何彼襛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為詩
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
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人大夫行役至於宗
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
東周也故列之王風乎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

周也豳爾何以不曰風以其地則西周也如此則木
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齊而在齊泉水載馳等
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
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
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為文武之詩見於風
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
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
音隨風土而異若邶鄘秦豳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
降耶大抵詩有二自皆以聲別古人采詩之時隨其
國而繫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
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
之在衛衰文武者亦分而為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
在燮父時已為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
為唐也七月以後多為周公作今其詩乃皆為豳在
盤庚時商已為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為商得
於其地繫於此周云爾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夫子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變
王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但風詩也十五國風
之中惟邶鄘衛其聲相近其辭相似不比用召王豳
猶有[illegible]時見[illegible]傳之[illegible]時有
與[illegible]及其環傳之所見衛人[illegible]歌之聲從而正之故
鄉樂[illegible]雅頌[illegible]其[illegible]如此所以詩有十
五此國風之列也○[illegible]氏[illegible]因風者周為[illegible]列國
之風也[illegible]下風[illegible]周[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後之風也凡在下之
作及繫謂之風初不系周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因[illegible]時風如二
南[illegible]其[illegible]也風如秦豳[illegible]以後雅始降而為
風乎○鄭氏元錫曰周公作樂[illegible]南為化本因列
國山川封域次第風列之樂官以[illegible]化移俗大師所
歌列國風之次第是也其後迹熄詩亡孔子傳采存
者衰二南為風始其列國詩繫善[illegible]得失之原為與
替有亡之統定垂勸戒者頗更定其第次
以末衰于春秋則今經國風之所以教也

周南一之一　名南說附

【集傳】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
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
居其地（劉氏瑾曰按后稷封於邰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又遷於岐山之下）傳子
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
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顏氏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
於諸侯（司馬氏貞曰周地名在岐山之陽大王所居以為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召亦[illegible]邑於召故曰召公奭）

文王取岐周故地分爵二公也。○孔氏穎達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爲都邑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也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康成曰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孔氏穎達曰其餘冀青兗屬紂是爲三分有二也至子武王發又還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王氏安石曰凡詩用於天子者諸侯不得用用於諸侯者大夫不得用此關雎鄉人邦國皆得用者以之正夫婦也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曾氏俊卿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北以南之風而名之曰南

用爲燕樂鄉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劉氏瑾曰其詩得於國中者多爲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漢廣汝墳二詩而謂之周南所謂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主其風也然周公之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小序繫之周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故以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南正以其食邑之號專主之也謂召公爲方伯之國謂豐邑爲天子之國者皆指乎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皇輿表今屬陝西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皇輿表屬陝西西安府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皇輿表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京西路今州府屬安陸襄陽鄧陽信安諸府荊南路常德河南南陽汝寧諸府及汝州宋湖北路今湖廣武昌漢陽安陸德安荊州岳州常德辰州諸府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集說 馬氏端臨曰二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鄭氏康成曰周召者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自豳始遷焉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于豐

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召公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謂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孔氏穎達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孔叢子云羊客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

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文王纘父為州伯化行乎江漢之域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以及之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迹作詩之處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故並皆云南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若志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作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也遂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鄭以此詩述文王為諸侯時事以有異

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也化霑一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大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卽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心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未得之時二公已有賢上命其行化采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

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蘇氏轍曰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明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國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鄭氏樵曰二南之詩本於所得之地而繫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於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范氏處義曰二南諸篇皆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於分周南召南以為聖賢淺深者未為通論也且周南召南皆陳文王大姒風化之效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遍化

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然周公止稱公召公乃稱伯豈召公後嘗與治南國之諸侯乎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朱子曰周南言文王閨門之化召南言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詩之正風也○許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呂氏祖謙曰程子以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取其有承乾之義周召乃詩之綱紀乾坤易之門○黃氏櫄曰說詩者曰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以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為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耶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耶且當是時紂猶天子文王猶諸侯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謂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不知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分陝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三分有其二者但言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有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二南之詩當作[illegible]既分陝之後○真氏德秀曰二南用之房中[illegible]以閑邪僻而存中正也○嚴氏粲曰詩[illegible]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

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

關關雎鳩（七余反）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集傳】興也關關雎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集傳少皞氏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杜預注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陸氏璣曰雎鳩幽州人謂之鷲而揚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郭氏璞曰雎鳩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鄭氏康成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歐陽氏修曰毛公曰鳥摯而有別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朱子曰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別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沉摯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蓋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意）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朱子曰嘗見人說淮上一般水鳥名王雎雖有兩箇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乘居謂四箇同居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鄒氏泉曰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如意言幽閒而又言貞靜蓋貞靜乃幽閒之本在內為貞靜在外為幽閒非有二也）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

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程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之摯而有別之物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略不同也○呂氏祖謙曰首章以雎鳩發興後章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大道也王教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集說 毛氏萇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程子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關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於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此自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黃氏櫄曰關關雎鳩詩人之意取其和鳴摯者以猛摯求之具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嚴氏粲曰雎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以關關興之此窈窕幽閒之善女足以爲君子之良匹也言大姒之賢而文王齊家之道可見矣○朱氏善曰文王聖人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敬而已大姒聖女也而詠其德者一言以蔽之不過曰淑

而已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也○黃氏佐曰聽內治以明章婦順內和而家理聽外治以明章男教外和而國治實自此始此好逑之義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孔氏穎達曰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 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集傳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陸氏璣曰：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李氏樗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朵似蓴，可爲菹。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程子曰：左右皆隨水之貌。○嚴氏粲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擇之也。○陳氏推曰：左右，是尋此索彼之謂，故曰無方。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毛氏萇曰：寤，覺；寐，寢也。服，猶懷也。悠，長也。王氏安石曰：悠者，思之長也。○惟其以得淑女爲樂，故其求之而不得則哀思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鄭氏康成曰：臥而不周曰輾。○孔氏穎達曰：反側，猶反覆；輾轉，猶婉轉。○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集說 程子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

附錄 毛氏萇曰：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氏康成曰：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己職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履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叶音邈，又莫報反之。窈窕淑女，鍾鼓樂音洛之。

集傳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禮內則芼羹，注：以菜雜肉爲羹也。又雉兔皆有芼，錯芼兔芼皆有菜以芼之。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邢氏昺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段氏昌武曰：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人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抗，而五聲和矣。友者，親愛之意也。鄭氏康成曰：同志爲友。○呂氏祖謙曰：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所不在，則若朋友然，故曰友。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鄭氏康成曰：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孔氏穎達曰：皋陶謨云：琴瑟以詠，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鼓在庭也。○胡氏紹曾曰：周禮有縵樂燕樂之鐘磬，其燕樂與戎云琴瑟於閨門燕居之時，鐘鼓於朝庭饗宴之際，各若止以琴

瑟鍾鼓爲樂其樂愈盡樂其德之有合則可暢於天下矣○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旣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旣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鍾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程子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徐氏鳳彩曰琴瑟堂上之樂與歌聲洽此者也得相親密故曰友鍾鼓堂下之樂以始八音者也更爲宣暢故曰樂

【附錄】孔氏穎達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己思此淑女若來之宜以琴瑟鍾鼓友樂之假設之辭也○蘇氏轍曰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樂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總論】程子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是哀而不傷○呂氏祖謙曰后妃之德坤德也萬化之源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旣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輔氏廣曰此皆是[illegible]而[illegible]比皆章以關雎起興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爲比二章三章以荇菜起興亦以荇菜爲比但先儒皆取於荇菜之[illegible]淨柔順而其得只言其不可不求者豈非正以其[illegible]之故乎○朱氏公遷曰一章美后妃之德[illegible]二章則詩人自言其思喜樂之當然初無與於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矣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氏穎達曰[illegible]

詩篇之名全[illegible]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illegible][illegible]各皆作者所自名。名篇之例多不過[illegible][illegible]取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有捨其篇文假外[illegible]以定稱○自古有篇章之名[illegible]那序[illegible]得[illegible]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illegible]也句則古者[illegible]論語一言以蔽之曰思[illegible]則以一[illegible]稱[illegible]關[illegible]何以分[illegible]以[illegible]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由[illegible]不協金石也句字之數四言爲多

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爲章則一句不可一句得爲之其多者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多則十六以下唯周頌三十一篇及商頌魯頌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一章[illegible]以申殷勤者太平德洽之歌直言[illegible]故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illegible]亦殷勤而重章也高宗[illegible]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illegible]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之章[illegible]一篇或一章皆爲數[illegible]而求同或事訖而更申[illegible]三章而一發或篇有數[illegible]數句句字多少不同

聲由名言其情

故體無恆式也

【附錄】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又曰。與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是沉湎淫泆。則是淫矣。哀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以傷其生。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輔氏廣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於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於物。發於情。而宰於心者也。其形於聲氣。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輔氏廣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詩其注只說作詩者之性情。合止於所[illegible]后妃之性情者。蓋詩首章言之也。聲氣之和。指其發於言以至播於八音以成樂而言也。○饒氏魯曰。一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為之配。二章言未得大姒之時。求之如此其切。三章言始得后妃之時。喜之如此其至。自他詩觀之。[illegible]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illegible]此是也。

言樂者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情性之正。故玩其詞。可為養心之助也。○劉氏辰翁曰。夫子自衛反魯。考禮正樂。其時師摯在樂為大子歌周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劉氏瑾曰。首章取興。見樂而不淫。是后妃性情之一端也。二章三章所言一哀一樂。皆不過則。是詩人性情之全體也。蓋由后妃與詩人性情之正如此。故發於詩歌。播之音樂。宜其聲氣之無不和矣。然樂者所以節夫詩之聲。而有音律以養人耳。歌詠以養人心。舞蹈以養血脈。此樂之全體也。古樂既亡。則此詩聲氣之和。所以樂不淫哀不傷者。固不得聞。而其所以養心者。幸有詩詞之可玩。則亦尚存樂之一端。而可為學詩之本也。

○匡衡曰。妃[音配]匹之際。[輔氏廣曰。妃匹猶言匹耦也。]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附錄】韓氏嬰曰。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illegible]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illegible]。萬物之所懸命也。[illegible]群生之所[illegible]。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班氏固曰。[illegible]之興也。以妻[illegible]及天[illegible]。故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著釐降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
也○朱子曰主於德而言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主於色而言則樂必淫哀必傷此幾微之理學者當
之辨善養心者審諸此而已矣○讀關雎詩便使
人存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
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當時人被文王大姒
德化之深不覺形容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
爲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爲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
處○詩意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
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
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
如此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
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大姒其原如此
○問曹叔遠引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對曰謂
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
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以鄭氏自如此說了

熹看來恐也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
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所
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
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道
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黄氏櫄曰周人但以關
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曰
樂曰憂曰哀皆詩人
樂之憂之哀之也

【集說】古者后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乃
所以理陰聽治內事率女教賓祭之事皆后夫人供之
而衆妾御佐之非得淑女不足以稱其職后妃思得淑
女以自助而事君子未得而求思之深如此設若既得
而和樂之決如此此其所以爲女德之至盛而足以爲
風教之首也自毛鄭而後從此說者衆至朱子不主后
妃自作蓋因君子好逑之語以爲非衆嬪御所可當且
尊主一事其義爲狹論固宏遠矣然亦未嘗以鄭氏爲

非也今以朱傳爲宗而仍附其說於章末俾後之
學者見自有關雎詩以迄漢唐諸儒之論蓋如此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
谷中也孔氏穎達曰中谷倒其言者古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萋萋盛貌黄鳥鸝
也毛氏萇曰黄鳥搏黍也○陸氏璣曰黄鸝留也或謂之黄栗留幽州人謂之黄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黄栗留看我麥黄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
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

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
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黄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
此

【集說】毛氏萇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歐
陽氏修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
將作○蘇氏轍曰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詠歌其所有
事而及其所聞見也○嚴氏粲曰葛初生之時未可
刈也而已動女功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幽
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
貴驕之習細味詩人言外之
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

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

【集傳】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集說】毛氏萇曰：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陸氏佃曰：夫禮后織玄紞，今乃親爲事如此者，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陳氏鵬飛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身親當之，所以能儉。○陳氏傅良曰：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親執其勞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嚴氏粲曰：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朱氏善曰：刈而後濩，濩而後績，績而後成布，成布而後爲衣，其爲之也有序，其服之也不厭，此所以爲勤且儉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

【集傳】賦也。言，辭也。（劉氏瑾曰：如言采言念之類，皆語辭也。）師，女師也。（毛氏萇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孔氏穎達曰：女師，教女之師，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女已出嫁，母尚隨之。）薄，猶少也。污，煩撋（軟平）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陸氏德明曰：煩撋，猶挼莎也。挼，音那。按○王氏安石曰：治污曰污。）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毛氏萇曰：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孔氏穎達曰：六服俱衣，從王祭先王，褘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闕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三狄之服，刻繒為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褖純色之衣得澣之也。○劉氏瑾曰：周禮王后有六服，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孔氏穎達曰：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不得歸寧也。）○上章既成絺綌

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污，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集說】范氏處義曰：其燕服則污治之，其禮服則澣洗之，初非好潔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澣，何者未澣，惟其宜稱。○王氏質曰：歸寧告女師，女師告君，所疑不可越也。○輔氏廣曰：薄污薄澣者，不爲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嚴氏粲曰：此章乃說后妃將歸寧之事，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爲之斟酌，觀此氣象，其賢可見。○朱氏善曰：師氏，尊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敢褻也。

總論 王氏質曰處貴適谷采葛躬時變趣婦功其勤苦如此人情歸寧當有所整飾乃簡樸如此可想見古風也○許氏謙曰此詩蓋后妃已成絺綌之服將歸寧而追賦之也春葛方盛未刈濩之時后妃已念念於此黃鳥飛集和鳴於叢木之上於以見和氣薰蒸物各得所之意及葛之成也即刈之濩之以爲絺綌既成服而服之可見勤於女事不失其時及將歸寧則必謀之姆師告之夫君至於澣濯微事亦且咨詢而不畧其勤儉恭敬之德備見於詞氣之間則文王刑于寡妻之效亦著於此矣

輔氏云后妃之本旨鄭孔皆以爲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朱子則謂此詩是后既成而歸寧時之作以說后妃貴而勤儉乃見其德之厚其義較舊說爲長又案載於禮經者止后夫人躬桑之文觀此詩則知其首婦功無不躬親所以女教修明而足以化下也古者夫婦之禮甚謹婦之於夫夫之於婦有不自言而使人將命者所以嚴內外而禁狎暱也妻將嫁夫出居側室使人日再問之女子歸寧使師氏告於君于閨門之內微若嚴密所爲起敬於微渺者其意深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呂氏祖謙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所謂本葛覃所陳是也）

張氏栻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之上家挪上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故詠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福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輔氏廣曰此偷孝敬周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許氏謙曰即爲絺爲綌而知其能勤即辭薄與數而知其能儉因其告師氏而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音洗）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毛氏萇曰苓耳也○陸氏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郭氏璞曰亦名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本草即今蒼耳）頃欹也筐竹器（[illegible]）嗟歎息也人蓋謂文王也（[illegible]妃當采卷耳時懷念文王之歸終[illegible]）寘舍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直路之道也鹿鳴乃道義之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illegible]鄒氏忠允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

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耳與前篇爲賦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敘其所當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朱子曰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集說 朱氏善曰卷耳易采也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采而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乎物也於是舍之而寘彼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貳乎他可知也凡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有懇切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憔慘之態所以得性情之正也○黃氏葵初曰不是已采物方嗟懷人亦爲懷人在念則采物都無興趣耳意在言外

附錄 左傳曰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毛氏萇曰憂者之興也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

列位○杜氏預曰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歐陽氏修曰后妃因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集傳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皮)不能升高之病(許氏謙曰隤下墜也)姑且也(輔氏廣曰維以欲其也曰且曰欲其亦可見託言之意)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孔氏穎達曰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孔氏穎達曰謂之罍者取象雲雷言刻畫則用木矣)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

集說 徐氏常吉曰登高飲酒不過摹寫其思而不遂之情○黃氏葵初曰亦不是因登高不得乃思酌酒總爲懷人存念用登高飲酒都無趣耳

附錄 毛氏萇曰我我使臣也臣以使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以勞之我是以不復長憂思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

維以不永傷

集傳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韓氏嬰曰觥容五升)以兕角爲爵也

集說 毛氏萇曰傷思也○鄭氏康成曰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朱子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專爲罰爵也

○陟彼砠(七余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

何吁矣。

【集傳】賦也。石山戴土曰砠。孔氏穎達曰。爾雅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一傳相反。或傳寫誤也。○劉氏瑾曰。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者。豈以其說後出也歟。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集說】輔氏廣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資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尤甚之之詞。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怨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嚴氏粲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何氏楷曰。始而懷。既而傷。終而吁。其念愈深。則其憂益苦矣。

【總論】黃氏佐曰。詩序云后妃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此詩以志為主。俱是託言。○錢氏天錫曰。通章都非實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采物。忽焉登高。忽焉飲酒。忽焉馬病僕痡。俯繞紛紜。卒之念息而歎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觸而念之所設。皆假。安得以不思哉。所謂詩之正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輔佐君子。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歐陽氏修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豈其勞苦而接以恩義。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可也。○劉氏敞曰。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求賢審官之意是。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朱子曰。一章言后妃志於求賢審官。又知臣下之勤勞。故采卷耳。備酒漿。雖后妃之職。然及其有懷也。則不盈頃筐而棄置之於周行之道矣。言其憂之切也。二章三章皆臣下勤勞之甚。思欲酌酒以自解之辭。凡言我者。皆臣下自我也。此則述其所憂。又見不得不汲及於采卷耳也。四章甚言臣下之勤勞也。

【案】此詩之序。以為后妃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而歸本於后妃之志。如此其說始於左氏。自漢唐宋諸儒。及朱子舊說。只從之。至集傳。則斷以為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其論固正。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非果預外事也。理亦可通。

卷耳。四章。章四句。

【集傳】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集說】輔氏廣曰。先生又嘗曰。此詩後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似。○劉氏瑾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采。欲陟于而僕馬不前。則曰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於邪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至其自言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情性之正。發見於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案羑里。先儒以其地在相州鄴都。因羑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譖。囚文王於此。文王因作拘幽操。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

君子福履綏之。

【集傳】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陸氏璣曰：藟，一名巨苽，似燕薁，亦延蔓生。○孔氏穎達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纍猶繫也。○陸氏德明曰：纍，纏繞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履，祿。綏，安也。○嚴氏粲曰：動不吉謂之福履。○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集說】楊氏時曰：婦人無嫉妒之行，容有勉而至者，無嫉妒之心，則性之也。故以樛木況之，樛與性俱生，非矯揉而然。○李氏樗曰：詩序言能逮下，逮與呂刑逮在下同。后妃能逮下，衆妾得進御於君，以成福祿之治，福祿所以綏之也。○王氏質曰：木曲易引，蔓人卑易引。福○輔氏廣曰：此詩雖是興，體然亦兼比意，與關雎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故衆妾得上而事之也。鄭氏玄曰：樂其君子，猶樂是君子。孔疏云：所以樂得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歐陽修曰：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用之而進，進君子。云樂只君子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蘇轍、呂祖謙、嚴粲輩亦皆宗其說，以為君子指文王。獨朱子以君子指后妃，為切覈而引小君內子之文為證，[illegible]貼詩之本文以說詩，故其義為優爾。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集傳】興也。荒，奄（衣檢反）也。○呂氏祖謙曰：荒，芘覆也。○黃氏佐曰：葛藟之性必出木而後能芘覆。將，猶扶助也。○孔氏穎達曰：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助。○鄭氏泉曰：扶助之稱為將者，恐若或啓之而使開發，行若或翼之而使順適。

【集說】汪氏應蛟曰：人之所樂，天之所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集傳】興也。縈，旋；成，就也。○鄭氏泉曰：旋繞之周為縈，成者，言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有純全悠久之意。○顧氏宸元曰：成，言自始至終，自大至小，其福無不成就。○輔氏廣曰：三章皆有淺深，其美也無窮。李辭其詩也無修況此，又可見衆妾性情之正也。○徐氏光啓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緩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將也。○顧氏夢麟曰：三章大旨以多福備福，然了[illegible]成也。

【總論】[illegible]以稱頌不已為[illegible]，而[illegible]才俱謂稱者，稱其所已然也；願者，願其所未然。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集說】黃氏櫄曰：此文王雖在宮時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而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而此詩言其和樂。○鄒氏元錫曰：樛木

關雎之衆也。后妃逮下，無妒忌之心，和平極矣。天地和而萬物生，至和洽，雖福履綏將且成，爲螽斯得無疑乎，宜德盛矣。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集傳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毛氏萇曰：螽斯，蚣蝑也。○孔氏穎達曰：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舂箕。○朱子曰：詩中有以斯爲語辭者，如鹿斯之奔、湛露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朱子曰：宜爾子孫振振，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言羽者，螽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不妒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故得衆多也。○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多則孫亦多矣。○鄭氏伯熊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妒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張氏栻曰：螽斯蝗蟲之類耳，而乃取之以喻后妃，疑若不倫，是不然。詩人亦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雎鳩亦取其德之合也。左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陰陽和氣，盈天地間，而萬物生焉。螽斯形之微，僅寸餘耳，而其滋數之多，凡物有不能及其子之類衆者，大小不一，與他蟲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焉是雖微蟲，實鍾太和之氣以成形，以之擬后妃之德，豈謂不倫也哉。○嚴氏粲曰：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則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歸其自於后妃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妒忌而致也。○朱氏道行曰：說螽斯就是說后妃，重詵詵字。物羣則爭，羣其而和，乃是眞和。和者生理，亦是生氣，以是宜爾子孫。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集傳 比也。薨薨，羣飛聲。（毛氏萇曰：薨薨，衆多也。○王氏安石曰：薨薨言其飛之衆。）繩繩，不絶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集傳 比也。揖揖，會聚也。（王氏安石曰：揖揖言其聚之衆。）蟄蟄，亦多意。（方氏應龍曰：揖與蟄易明，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附錄 呂氏大臨曰：螽斯將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齊飛，有聲；既飛復斂羽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陳氏深曰：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詞氣和平，文義明白，反覆而吟詠之，則深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聲詩言之，三疊之韻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而古調從可識矣。○郝氏敬曰：以於螽斯詠其羣，不言和而其和可知；於后妃詠其子孫多，不言羣而其羣可知。不直稱君子，而借螽斯感歎，微婉深厚，悠然可想。朱子謂爲比是也。○胡氏紹曾曰：此詩美周家一宮雍穆耳。詩人反覆一歎，而卜世卜年皆

系於
此。

螽斯三章章四句

○[孔]子曰不妒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卻
[illegible]是全[體]○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
則[illegible]不妒忌而[illegible]樛木之後○黄氏[櫄]曰詩
人以[illegible]比后妃[illegible]其子孫衆多也作詩[illegible]既
曰[illegible]螽斯又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illegible]者
[illegible]之對不妒[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子孫衆
多者人若之[illegible]而不妒[illegible]人所[illegible]也[illegible]明德
[曾]后[illegible]以[illegible]木[illegible]後宮有進[illegible]者多
加[illegible]以降[illegible]大姒不妒忌而則以興
思齊[illegible]大姒嗣徽[illegible]則百斯男此詩言不妒忌則
子孫衆多皆是一[證]○劉氏瑾曰[illegible]云武
[illegible]同[illegible]兄弟十人[illegible]考武王[illegible]叔鮮

次周公旦次蔡叔度[illegible]次成叔武次霍
叔處次康叔封[illegible]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
之德所致也○朱氏[善]曰樛木后妃不妒忌而衆
妾[有]祝願之誠螽斯后妃不妒忌而衆妾美其子
孫有衆多之盛蓋[illegible]之道始於閨門尊卑貴賤
之分雖不可以不[illegible]然必[illegible]無嫉妒之心則下無
怨恨之[illegible]和氣[illegible]瑞[illegible]流[衍]福[履]
之綏子孫之衆[illegible]不[期]而然者矣。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
室家[古胡古牙二反]

[集傳]興也。桃木名[illegible]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
之盛也[illegible]孔氏穎達曰夭夭言
[illegible]

[illegible]桃[illegible]而[illegible]不少此詩夭夭[illegible]並言之
者[illegible]故[illegible]之言桃有華之[illegible]桃少故
[illegible]○徐氏常吉曰桃之爲木
多[illegible]老則華減故以木少華盛爲言
之子是子也。[illegible]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illegible]何氏[楷]曰[illegible]人生以
[illegible]周禮仲春令會男女[illegible]
[illegible]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illegible]
[illegible]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
謂一門之內。○[illegible]○鄭氏[illegible]宜[illegible]男女年[時]俱當○[章]
王氏安[石]曰宜[illegible]
也[illegible]○文王之化

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
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其少壯宜其室家
[illegible]時也
○張氏[illegible]於
興則[illegible]此
春之月[illegible]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
其禮[illegible]以成昏姻宜矣[illegible]王
之化[illegible]婦人之賢貞[illegible]宜
家使[illegible]是[illegible]之心始[illegible]
之宜矣[illegible]
相因之[illegible]
家是[illegible]
賢知其[illegible]

被文王之化，其能然乎。○徐氏光啓曰，詩人所見者嫁以時耳，何以遽知其賢，蓋被化之深，風俗素美，閨門肅飭，可望而知其爲宜家之婦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集傳]興也。蕡，實之盛也。毛氏萇曰，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羅氏願曰，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也最多於實，之多興其德之厚。○朱氏道行曰，凡華艶者鮮實，桃夭不然，旣開且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其實，彼于歸者之有子似之。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毛氏萇曰，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毛氏萇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鄭氏康成曰，家人猶室家也。○朱子曰，室家、家室、家人，變文以叶韻耳。

[集說]張氏栻曰，爭爭之風始於閨門，至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呂氏祖謙曰，灼灼其華，曰時物以發興也。旣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詠之耳。○黃氏櫄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見男女以正之意。○許氏謙曰，詩人見其少者而作此詩，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暮，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正家，又齊教訓，風俗安得不厚乎。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周南之國無鰥獨之民焉。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篇斯后妃不妒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致遠之辭也。○王氏安石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處家人歸于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朱氏善曰，之子之所謂宜，即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倡於上，之子則徵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

[總論]文王之聖治，莫先於正家；后妃之淑德，莫盛於不妒忌。由宮闈而達於閭閻，風化之美，有不知其然而致之者。詩序主於后妃，朱傳主於文王，意各專重，而適實相成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集說]陸氏深曰，桃夭之善善時也。大抵女子之失身，由於失時，一失其身，則淫蕩猜貳之情有終其身而不自宜者矣，況能宜其室家乎。后妃內助文王，以成齊家治國之化，旣無強暴侵凌以奪其守，又無凶荒札厲以奪其時，雖中人之性皆可跂及於善道也。故因桃夭起興，而所感者深矣。○

馮氏復京曰鄭宗毛傳宗鄭義以桃夭爲昏姻之候
今人多用其說不知毛鄭二義合之則兩得離之
則兩偏也毛已說者以秋冬爲期孔子家語云霜
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
於此孫卿亦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爲鄭說
者以二月爲期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
冠子取婦之時也月令仲春祀高禖高辛氏之出乳
之月以爲嫁娶之候天子重之而祀焉白虎通曰
嫁娶以春何也春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凡
此諸書皆二家證據未易評定得失然鄭本據媒
氏之文愚請即以周禮正之媒氏云仲春令會男
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蓋時至
仲春則農桑已起昏期過晩故不禁奔者或無夫
家則可而會之若正爲昏姻之時而猶不禁奔豈
禮也哉據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其意
謂九月至二月皆可昏也此所得實矣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集傳 興也肅肅整飭貌毛氏萇曰肅肅敬也○黃氏延
蔣曰兔罝之容不失其恭○歐
陽氏修曰肅肅嚴整貌○輔
氏廣曰肅肅亦有嚴敬之意罝罟也爾雅兔罟謂之罝呂氏祖謙曰兔自作
徐氏光啓曰罝丁丁椓杙聲也爾雅樴謂之杙李氏巡注杙
謂之橛也○許氏謙曰此丁丁連椓
地中故謂其卜也○孔氏穎達曰此丁丁連椓
之故知椓杙聲故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赳赳武
貌毛氏萇曰赳赳武貌○孔氏穎達曰赳赳是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
者毛氏萇曰干扞也○孔氏穎達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化行俗美賢才衆多

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
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詩作赳肅兔罝
考得其事可但其辭上下
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罝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
賢者衆多也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罝兔之人
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爲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
城其民折衝禦難於未然○范氏處義曰干城言扞衛
公侯所謂隱若長城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肅肅然
嚴整椓杙之聲丁丁然可謂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
人赳赳然勇而無犯移此心爲公侯之扞衛有何不可
公侯猶言國君○朱子曰罝獸杙之聲而觀其人甚勇
可爲干城者也田野之人亦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才
衆多矣此詩極其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
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稱耳○嚴
欲人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之選○黃氏曰武夫以勇力自恃風化所
難至也今兔罝之人亦有忠誠恭敬之心愛民忠君之
德以見風化之所及人者深矣○嚴氏粲曰可爲公侯
之干城古勇而忠也○唐氏汝諤曰干城非止以用武
言以從其才則今可爲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爲公
侯之用也○陸氏化熙曰赳赳不必謂是椎魯少文

○之夕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渠叶

集傳 興也逵九達之道爾雅九達謂之逵郭氏璞注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劉氏瑾
曰中逵道中也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

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歟。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王以爲赳赳然有威武之夫，有文有武，能匹耦於公侯之志，爲公侯之好匹。○范氏處義曰：好仇爲公侯之善耦是也。詩人偶見施兔罝者於山間之道，前遮人跡而肅肅然嚴整，[illegible]初[illegible]歎，因是知其人赳赳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爲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朱子曰：好仇是言其才德相合處。○嚴氏粲曰：可謂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鄒氏泉曰：九逵兔罝所往來之地，猶設罝於此，好仇即元首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之[illegible]。此時聖人有作，此其爲聖人之耦，有干者起，此其爲王者之作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集傳] 興也。中林，林中。爾雅：野外謂之林。○許氏[illegible]曰：平土有叢木曰林。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illegible]之倚用如己腹心。○王氏安石曰：中林，人[illegible]之間見也。欲觀好德之實，其在於燕[illegible]乎。○范氏處義曰：[illegible]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膂是也。詩人得見[illegible]兔罝者於中林幽深之處，而肅肅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覩不見而少懈，由是知其赳赳然勇而不欺[illegible]心，以爲公侯之腹心，有何不可。○朱子曰：[illegible]人同心，[illegible]言其才德與己無異。○嚴氏粲曰：謂機密之事，[illegible]之謀慮，言勇而智也。○[illegible]以守禦武夫而[illegible]猶如是，見周南之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illegible]本於德也，豈專以勇力爲武者哉。

[illegible] 歐陽氏修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逃逸，以興周南之君列

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民不得驕發，而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公侯好匹，其忠信又[illegible]何以爲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蘇氏轍曰：[illegible]人所歸也。中逵，人所見也。中林，人所不及也，而猶肅肅，則敬其事也至矣。○張氏栻曰：和平之風，致使兔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illegible]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在於修身以齊家而已。○呂氏祖謙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詞從重，亦歎美無已之意也。○胡氏紹曾曰：此詩人深知公侯，又即武夫而直窺其表裏。看此氣象，兔罝是天地間賢人出，自當時才力。大略可見。西伯武功亦循可想。

戰[illegible]者，文武同[illegible]兵民合一，所以推干戈以屬人，而無意外之虞也。六宮之長即六軍之將，鄉遂之民即卒伍之士。降至春秋之世，霸國之用其民也，猶曰民未知義，未安其敎，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收衆心成城，緩急足恃。

文王敎化之行，至於兔罝之野人，而足爲好仇，足爲腹心，所以以戰則克，以[illegible]則威，而無敵於天下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二南爲風化之首，所謂化者，謂變易其心思，矯揉其氣習，暴者仁，薄者厚，愚者賢，而惡者解。其感發之機，與天地同其妙。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風化之效，兔罝其一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時固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於武事尚矣，觀此及棫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於武事大略可觀矣。○朱氏善曰：以武夫而才可以爲干城，總可以爲好仇，爲腹心，是何人才之盛哉。蓋率而過聖人之世，又未而生聖人之國，則其爲瑞聖人之

化。固宜其成德之君也。此也棫樸之詠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詠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壽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壽，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兔罝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附錄 金氏履祥曰：案墨子書，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兔罝之詩辭意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夫肅肅，敬也；赳赳，武也。罝兔而體貌有肅敬之容，武夫而步伐有赳赳之度。此閎夭泰顛之所以爲賢，而文王所以取之也。閎夭泰顛爲文王奔走疏附禦侮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剛敢之人，信哉其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者歟。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集傳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爾雅：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韓氏嬰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生於兩旁者爲當道。○陸氏璣曰：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毛氏萇曰：采采，非一辭也。○問：傳曰有，藏也。然下章曰掇、曰捋、曰袺、曰襭，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朱子曰：首章舉始終，後章述次序，詩亦有此例。○輔氏廣曰：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毛氏萇曰：宜懷任焉。○陸氏璣曰：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陸氏佃曰：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輔氏廣曰：芣苢，陸璣以爲治難產，而先生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任者，亦只是陸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集說 嚴氏粲曰：芣苢宜懷妊，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既而又采之，喜樂之辭也。有，言采而得之爲己所有也。○黃氏佐曰：首章方去采時事也。蓋以門庭之內，幸無係累，而機杼之外，尚有餘閒，乃相與采此芣苢。始焉貽於求也，薄言采之；既而無於遇也，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集傳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沈氏守正曰：子之在地者拾之，未落者捋之也。○徐氏常彬曰：掇者，芣苢之子在穗設拾其穗；捋者，芣苢之用在子，故取其子。）

集說 嚴氏粲曰：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己有，於是就地掇拾之；既掇拾之，又捋其子。○黃氏佐曰：此章正是采芣苢時事也。既求而得之矣，於是穗可拾也，薄言拾其穗；於是子可取也，薄言取其子。掇之捋之，兼收並蓄，殆取諸物而有餘矣。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集傳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

衽於帶閒也。孔氏穎達曰：爾雅釋器云：執衽謂之袺，孫炎曰：持衣上衽。又云：扱衽謂之襭，李巡曰：扱衣上衽於帶。○劉氏瑾曰：衽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

【集說】黃氏佐曰：此章既采而擷以歸，時事也。采之既多，非掬之所能容，以衣貯之，而執其衽於手中；非手之所能執，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閒，精之穢之，可謂不厭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天下和平，婦人始樂有子。三章皆樂有子之事也。○此三章殊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明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楊氏時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則天下化而和，化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詩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詞也。○黃氏櫄曰：和平，說者以為天下和平，迂仲以為不知，經氏曰家室之和平，子以為始於家室之和平，而推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而見之。○黃氏震曰：芣苢，諸家皆以為治世，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耆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劉氏瑾曰：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許氏謙曰：朱子之說，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蓋教化流行，風俗淳美，夫夫婦婦各得其宜，莫不遂其生生之道，故婦人以有子為樂，而同賦此詩也。○黃氏佐曰：芣苢微物也，而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相與賦之。家室和平之樂，悶於采物之餘，而廣大自得之風，自暢於行歌之外，成周太和氣象，不亦可想見哉。此亦足王家齊國治之效。○郝氏敬曰：此詩本詠王者化國之日，不言朝野士庶，而言婦人；不及織紝女工，而詠采芣苢，詩之所以善於言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集說】王氏肅曰：自關雎至芣苢，房中之樂。○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一樂字，讀之自見。序思。○陸氏深曰：案此詩凡三章，章四句，四言德之為四十八字，內用采采字凡十二，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為語助者，才餘六字耳，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拾掇儲俟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illegible]此亦可以見和平矣。○鄧氏元錫曰：芣苢，[illegible]之樂也，志和而音平。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叶古曠反。不可泳思。叶于誑反。江之永矣，叶弋亮反。不可方思。叶甫妄反。

【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思，語辭也。篇內同。孔氏穎達曰：疑息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漢水出興元府，皇輿表：今陝西漢中府。嶓冢山，至漢陽軍，皇輿表：今湖廣漢陽府。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劉氏瑾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隨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皇輿表：今四川成都府灌縣。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吳氏謙曰：漢言廣，謂橫渡也；江言永，

漢俗淫泆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覆詠歎之也○劉氏瑾曰此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言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書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集說 鄭氏康成曰紂時淫風徧於天下惟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氏穎達曰此言游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然爲貞處者自然光潔○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程子曰漢廣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爲興水之爲限不可踰也禮義之爲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爲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夫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蔽蔭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與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漢之廣不可泳以濟江之永不可方而渡與以禮自閑不可犯瀆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李氏樗曰此章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作詩者是在江漢合游之處也○朱子曰此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此興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黃氏櫄曰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興故作漢廣之詩自文王而言之則謂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嚴氏粲曰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褻犯之心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後序謂求而不可得非也○朱氏善曰古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繇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

○翹翹祁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集傳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孔氏穎達曰薪木稱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曰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是也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毛氏萇曰六尺以上曰馬○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集說 鄭氏康成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是

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于是予之嫁我願得其馬致秣
餘亦有意焉○歐陽氏修曰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詞猶
古人言雖爲執鞭猶欣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
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致化被人
深矣○輔子曰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惟
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私思又知其偏
自之美而願慕之也○蘇氏轍曰此知女子之不可犯
亦思以禮道之之辭也○輔氏廣曰悅之而敬之隨此
可見其性情之正此說之不擬則便放佚矣○何氏楷
曰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女必得秣馬以行親
迎之禮庶可再爭
可以非禮干之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傳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孔氏穎達曰蔞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噉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駒馬之小者。(六尺以下五尺以上曰駒)

集說 李氏樗曰秣馬秣駒言欲求游女之意益有此抑然而止言不可犯也陶氏所謂激詞者以防余淫接歡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愆○徐氏鳳彩曰樵薪者即刈蔞猶以爲幸與嘉會者即秣駒亦以爲榮

附錄 輔氏廣曰三章之末皆繼之以不可泳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欽慕有不能自已之意也○沈氏守正曰二章與漢廣各上四句是欽慕其德下四句是沮而終不求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論 孔氏穎達曰作漢廣詩者言文王之道初致桃夭某苗之化今被於南國美化行於江漢之域故男無思犯禮女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然也此與桃夭皆文王之化后妃所贊於此言文王者因經陳江漢指言其處爲遠國辭遂變后妃而言文王爲遠近積漸之義南國亦用也不言周南者以天子事廣故直言南也○鄭氏樵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朱子曰漢廣游女求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意思也拘不得○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爾此樣只詩得一邊耳○黃氏櫄曰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勝○沈氏守正曰二南詩當作兩股看文周久被文王之化其民忘其詩多熙皞而此柳天茉苗之類是也西國秉漸洽淫思之風其心怳故詩多著浴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召南之所以不同於周南亦然一采之都內一律之列國故也○王氏志長曰漢廣四語意象宏遠神理深微商季淫風未殄乃關雎化洽頓令漢濱游女靚面有難犯之色采風者推厥所自恍見王風過化存神難以思議直有若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者反覆長歌此其所以謂之風也不然游女也不可求而見者獨流連低徊則是篇乃發於詩商居洛神一流文耳何以爲周南乎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莫悲反)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

調張留反飢。

【集傳】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皇輿表宋汝州今河南汝州，宋蔡州今河南汝寧府，宋潁州今江南鳳陽府潁州。墳，大防也。孔氏潁達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常武注云：水厓曰墳，則此墳謂汝水之側厓岸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孔氏潁達曰：木大人不可伐其條，取條而已。枚細者可以全伐之也。惄，飢意也。孔氏潁達曰：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然則惄之爲訓，本爲思耳。但飢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又以爲飢。惄是飢之意，非飢之狀，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以思食比思夫，故箋又云：如朝飢之思食。調，一作輖，重也。王氏安石曰：調飢飢而又飢，飢之甚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纂疏】歐陽氏修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然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集傳】賦也。斬而復生曰肄。孔氏潁達曰：肄，餘也。左傳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人曰：枝是條也，是肄爲復生之餘。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纂疏】鄭氏康成曰：已見君子，君子反也。於已反得見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孔氏潁達曰：婦人以君子處勤勞之職，恐避役死亡，今既得見，知不遠棄我也。○黃氏櫄曰：李迂仲辨以爲庶人之妻，非大夫之妻。予以爲詩人之意不在此。蓋此篇之意，其所以起興者，皆在於條枚條肄之句。枚曰條肄曰枚旁之斬而明年復生曰肄，詎此以見其行役之久也。方其夫行役之時，見其人之伐其條枚，則思念之情已不能自已矣。人見伐其條肄矣，歷時若是之久矣，庶幾見其不遠棄我也。詩人之意大抵如此，蓋言其歲復歲而君子行役之未歸也，遂豈在於伐薪之事哉。○黃氏佐曰：別離之久而遂契闊之約，即是不遐棄也。

○魴符方反魚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集傳】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璣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孔氏潁達曰：魴魚之尾不赤，故知勞則尾赤。左傳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鄭氏云：魚肥則尾赤。此自魴魚尾本不赤，赤故爲勞也。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兗冀屬紂耳。○張氏栻曰：玩此詩，則文王時恐乎紂而尚以周

之故未至於汫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旣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劉氏向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乃作詩。○劉氏辰翁曰父母行役者之父母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君子仕於亂世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孔氏穎達曰箋言君子仕於亂世不斥大夫士王肅云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等皆云大夫則箋云仕於亂世是爲大夫矣若庶人之妻杕杜言我心傷悲伯兮則云甘心首疾憂思皆在於情性豈有勸於德義恐其死亡若是乎序稱勉之以正則非庶人之妻言賢者不宜勤勞則又非爲士周南召南述本大同而殷其靁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勸以義此引父母之甚近傷王室之酷烈閔之則恐其死亡勉之則勸其盡節比之於殷其靁心遠而義近大夫妻於是明矣雖王者之化見感文王之化仍時實紂存文王率諸侯以事殷故汝墳之國人大夫猶爲殷紂所役。

李氏樗曰文王之化非獨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王氏質曰王室在衞近汝雖可畏不可往然不以近父母爲懷亦羞慰也此微役渡河遠都者人情所不欲其妻勉以君民之分父母之情蓋賢婦人也○段氏昌武曰勞苦莫難堪於身嘗之久而嗟恨猶深於痛定之餘安其勞於無可奈何而[illegible]見心於文王樂以忘憂也○范氏守[illegible]曰二南行役夫婦相見形容有[illegible]必有改憎者故以燬喻之而數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所及人遠而邇近也。

【總論】王氏安石曰前二章篤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篤於君臣之義○黃氏櫄曰文王事商出於誠然而不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間至誠之理可以通神行化脈絡故雖汝墳之婦人亦皆以文王之故而化其怨紂之心

○輔氏廣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旣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辭也未見而思旣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劉氏瑾曰婦人之伐枚伐條則別其夫之久矣惄如調飢則念其夫之深矣然其久別於行役之勞宜有怨上之意相見於深思之餘宜有情昵之私今乃有親上之語以相慰則可見文王德澤之深而其無情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王風化之美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集說】陳氏傅良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朱氏公遷曰漢廣變淫風汝墳變公義[illegible]見變化之別○朱氏善曰周南十一篇[illegible]國[illegible]僅居其一何

也。〇漢廣汝墳之閒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其性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其志之專愨者，又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於桃夭而見化之行於國中者如此，觀於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於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爲哉。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呼嗟麟兮。

集傳 興也。〇鄭氏康成曰：興者喻公子有似於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許氏慎曰：麒，仁獸也。麐，牝麒也。趾，足也。孔氏穎達曰：必言趾者，以麟是行獸，以足而至，故言趾。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陸氏璣曰：麟色黃，員蹄，音中鍾呂，行中規矩，行必擇地，詳而後處，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程子曰：麟趾有仁厚之象，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〇朱子曰：于嗟麟兮，指公子而言。〇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集說 彭氏執中曰：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有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蘇氏轍曰：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爲之，其資之也天矣。公子之賢，非其身爲之，父母所以資之

者遠矣。〇輔氏廣曰：振振，毛傳以爲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從程氏以爲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之意也。文王身修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爲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爲有王者之道也。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爲興。〇嚴氏粲曰：于嗟麟兮，指公子，猶楚狂接輿稱仲尼曰鳳兮也。〇羅氏泉淳曰：詩只以麟之趾興公之子，其文王后妃仁厚，是爲一層意。

〇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集傳 興也。定，額也。孔氏穎達曰：定或作顁。釋畜云：的顙。曰顙，顁亦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嚴氏粲曰：有定者宜抵，惟麟不然，是其仁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王氏安石曰：公姓，公孫孫傳姓者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〇朱氏謀㙔曰：麟，神物也，世不槩有，以比公子公孫不世出之賢聖耳。

〇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集傳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毛氏萇曰：麟角所以表其德也。〇鄭氏康成曰：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〇何氏休曰：麟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注：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〇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〇劉氏瑾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爲祖也。蓋亞圉之元孫，文王

之二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並同此盡也。

【附錄】范氏處義曰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姚氏舜牧曰公族子孫之稱行成族者始公子次公孫次公族即後世所謂子孫賢族將大之意。

【集說】朱子曰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下又使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也好定也好角也好○輔氏廣曰一章言公子二章言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謝氏枋得曰麟一身之間皆仁曰趾曰定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朱氏善曰此詩見麟性之仁者其體雖不一而同無一體之不仁始焉即物以興乎人終焉因人而歎美物。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序】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古者太平之時以麟為瑞文王關雎之化能使宗族振振然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此篇本意直美公子似古致麟之時天師錯之以象應序者逆以示法○張氏栻曰麟出於上古盛治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於盛治之日故詩人歌之以為是乃麟也周家之以為關雎之應也○嚴氏粲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子猶仁厚則他人可知○熊氏朋來曰麟以興西伯非公子也文王時為西伯其子稱公子于嗟之歎詩人歎西伯有子知武王周公之將有為矣○郝氏敬曰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集傳】案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總論】朱氏善曰周天子之國。南南方諸侯之國。謂之周南者。修齊治平之道。本之乎天子。達之乎諸侯。表正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正焉。法立於此而天下無不知所取則焉。此化之

所以行而俗之所以美也是時王道明盛國不得異政家不得殊俗故以南之一字該之則南方諸侯之風皆可得而見矣○黃氏佐曰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蓋周南詩皆酌正爲[illegible]畢備此周道之所以成正雅之所由作也故孔子歎之○鄒氏元錫曰王業基於岐周王化起於閨門化行而南故首周南昔者文王以明德格[illegible]以刑于家后妃配之求賢審官者敬美德以[illegible]睢葛覃卷耳作焉其言不出於閨門而其效以宣教輔化順性命之理
名天地之和豈非盛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

召南一之二

【集傳】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音菜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爲岐山皇輿表[illegible]天興皇輿表鳳翔縣王氏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illegible]鳳翔[illegible]岐山縣[illegible]地志

【附錄】[illegible]名伯姬姓召[illegible]食采於召作上公[illegible]後封於燕。○陸氏[illegible]物[illegible]召南譜云文王[illegible]子勝殷後封於北燕[illegible]召及食邑於召[illegible]名[illegible]子繼召[illegible]

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召。未詳孰是。○孔氏穎達曰食采文王時爲伯。武王時。○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都。賜恭則周公召公是也。○平王以西名。非復岐周之地。○蘇氏轍曰文王治周。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大雅門。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李氏樗曰分陝以東如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也。故其詩有周南召南之辨。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五嫁反叶魚據反之。

【賦】興也。鵲鳩皆鳥名。毛氏[illegible]孔氏穎達曰今[illegible]鵲[illegible]郭氏曰今[illegible]

布穀也。鵲善爲巢。其巢最爲完固。禮記月令季冬之月鵲始巢○鄭氏康成曰冬至架之至春乃成○孔氏穎達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鵲因成巢其性如此也。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詩緝鳩拙而安○歐陽氏修曰鳩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鵲作巢甚堅既生雛飛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孔氏穎達曰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擬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爲夫人其送不將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爲禮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

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集說】楊氏時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邦家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矣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累功以致時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張氏栻曰惟其專靜純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呂氏祖謙曰歐陽公不但取鳩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處之所作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也○輔氏廣曰專靜純一婦人之盛德也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中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illegible]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人[illegible]天下之所自修身齊家始也○[illegible]曰婦人[illegible]辭本無[illegible]婦人之德[illegible]其有位一[illegible]而無取乎[illegible]之功惟其[illegible]法而不[illegible]自[illegible]惟其能不以職而不當其[illegible]所不職知人而[illegible]之事非天下之[illegible]也詩人有取於鳩居鵲巢之意亦微矣哉○朱氏公遷曰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夫人之德宜受諸侯之重禮蓋取其所宜得之意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集傳】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鄭箋云[illegible]以[illegible]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送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將即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集傳】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國君夫人有右媵兄弟女曰姪娣女弟也成。成其禮也。

【集說】薛氏季宣曰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諸娣從之禮於是乎成無曠義無缺典也

【附錄】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則大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專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鵲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況夫人之德也○黃氏櫄曰關雎之詩不當言后妃之德而言詩人欲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不當言夫人之德而但言以百兩御之將之成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爲一南之首詩人之意深矣

鵲巢三章章四句

【集說】朱氏善曰周南召南合而言之則周南猶易之有乾召南猶易之有坤分而言之則國君能正心修身以刑其家是亦一乾道也夫人能專靜純一以配其君是亦一坤道也推而至於大夫妻亦然蓋陽倡而陰順陽倡而陰和陽主其始陰主其成此天地之常經其理則通上下而無間其道則亘古今而不易能盡斯道者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敬而家道成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音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集傳】賦也于於也鄭氏康成曰于以猶言往以也○蘩者以豆爲蘩菹○孔氏穎達曰有一于傳謂名於不損上下義明下二于爲往又言以豆爲蘩菹者鄭人云四豆之實有蘩菹在豆故知以豆爲也蘩白蒿也陸氏璣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沼池也沚渚也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孔氏穎達曰蘩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事祭事也劉氏彝曰所祭祀故承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廟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問采蘩何后夫人恐未必親爲之朱子曰詩只且白如此說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問采蘩只作祭祀說自是穩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爲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爲蠶事而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又問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攽此說是只爲奉祭祀不爲蠶事

【集說】毛氏萇曰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也○孔氏穎達曰言夫人往何處采此蘩菜乎於沼池於沚渚之旁采之也既采之爲何用之乎於公侯之宮祭事也夫人當薦之也○楊氏時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黃氏櫄曰禮記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則知奉祭祀者國君夫人之職也而必曰可以奉祭祀者何哉人惟無愧於心而後無愧於祭祭不在物而在心心苟誠焉二簋可以爲享心苟不誠殺牛不如禴祭求之於蠲潔之中夫人能有蠲潔之德惟無愧於蘩而後可以采蘩夫祭祀非難而可以奉祭祀爲難也○輔氏廣曰以采蘩以供祭祀不辭以前事也○徐氏光啟曰采蘩躬親使人爲之亦是自爲之也○沈氏守正曰詩故云祭自

烝有禴烝以薦品物禴以薦新味南國歲味莫先於蘩
孟春始生香脆可愛采而薦之理或然也豈以公侯亦
須見與公侯合敬
惟婦無專成故也

附錄 禮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
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
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
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世婦卒蠶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
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
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
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穀梁傳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
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
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孔氏穎達曰養蠶
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祀先王先公○陸
氏佃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七月之詩曰采蘩祁祁以

生蠶也今覆蠶種尚用蒿云○李氏本
曰蠶之未出者采蘩以洗之令其易出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集傳 賦也山夾水曰澗○孔氏穎達曰于澗之中
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宮廟也
曹氏粹中曰莊二十三年丹桓
宮楹明年刻桓宮桷宮廟也 或曰卽記所謂公桑蠶
迄遊

集說 黃氏櫄曰采蘩于沼沚而用於諸侯之祀事采蘩
于澗中而用於諸侯之宮廟則夫人奉祭之德亦可
想而見之也○金氏燧曰公侯之宮公侯之宮廟之
詞也蓋以公侯重何敢不夙夜以從一人○王氏志長
曰祭以自致爲敬天子躬耕以供粢盛射牲以表親殺
后妃采桑夫人采蘩皆自致爲敬之義也○胡氏紹曾

曰凡祭豆之品四類之類七示物成也
詩偶擧一蘩耳指定在宮爲薦蘩失之

附錄 何氏楷曰古者蠶室近川以
便浴種故有于沼于澗之采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
還歸

集傳 賦也被首飾也編上聲又如字髮爲之嚴氏粲曰諸侯
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副禕以下夫人於其國衣
褕翟以下大夫人得闕翟衣以下侯伯夫人得
翟以下大夫人祭服不過展衣曹氏以爲或在商
時故與周禮異僮僮竦敬也劉氏彝曰被雖
周禮無此名蓋副之類 祁祁舒遲貌 徐氏常曰風
夜非自夙至夜乃夜之風也昧古曰風
晦未分也夜未光而晨爲風 公公所也 朱子曰謂宗廟之中非私

室也○謝氏枋
得曰齊虞之類 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
之後陶陶音遙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
也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張曰不獨賦其在公之時而復賦其
還歸之際蓋於是人情易於懈怠惟平時一於敬
故於此亦不失也○嚴氏粲曰夫人服首飾之被僮僮
竦敬夙夜在公所而助祭及祭畢則祁祁然舒遲而還
歸有餘敬也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
見矣○陳氏組綬曰宗廟禮法森嚴極是束縛不自在
處若不敬卽急欲了事以爲已快故祁祁尤難
祭畢而敝以爲敬既徹而遲入以舒遲爲敬

附錄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以覆首
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

紒言副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
首第服之以見王。○孔氏穎達曰言夫人首服被髲之
飾僮僮然先祭之時早夜在事其竦敬矣至於祭畢釋
祭服又首服被髲之飾祁祁然還歸燕寢之時有威儀
矣。被者首服之名在首故曰首飾箋引少牢之文云
主婦髲髢與此被一也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
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髢焉此周禮所謂次也此言被
與髲髢之文同故知被是少牢之髲髢同物而異名耳
知非祭服者郊特牲曰王皮弁以聽祭報又曰祭之日
王被衮以象天王非下祭不服衮夫人非正祭不服狄
衣副矣且秋首服副并被所當配耳故箋云夫人祭畢
釋祭服而去是也言早謂祭日之晨夜謂祭祀之先夕
之期也先夙後夜便文耳夜在事謂先夕視濯溉早在
事謂朝視饎爨若爲自夙至夜則是祭末不下不
宜後言祭末之事故鄭引少牢禮是祭時所服
解在公爲視濯溉陳鼎於門外

宗人外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卽此所云夜也又
云夙興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卽此所云夙也。
【集說】陳氏傅良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
饋言婦人无遂事惟飲食薦享而已采蘩于沼澗
而用之於祭祀其承事則夙夜以致吾力其既事則舒
遲以言歸而已○彭氏執中曰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
事也三章言其容也
辯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故毛鄭孔三家皆主
祭祀以訓解之朱子以儒先有采蘩供蠶事之說故兩
存之以蠶事亦后夫人夫婦之所在也但本章所謂被
者孔穎達以周禮被者次也夫人助祭首服副不應配
被故解在公爲視濯溉非正祭之時濯溉爲已釋副而服
被爲祭畢之時朱子集傳則不分祭前祭後也而時說
則以在公爲正祭還歸爲祭畢是與朱孔之說又稍異
而於禮亦無所據矣又案首二章是祭是蠶二說俱

可通惟朱子集傳云或曰公卽所謂公桑也郤不解到
被字上若以蠶事論之禮皆桑服編受繭服則亦非服
大何皆因爲之說曰此言被者指后夫人世婦之服
觀少牢禮卿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髲髢可見公所卽公
桑大人世婦夙而蠶事至夜還歸非君夫人之重蠶事
而勸僎安能如此是亦通解經之窮也但告桑受繭
禮有明文至蠶畢服成止言以祀先王先公故孔穎達
以婦人無外祭解之而蠶畢未別有所謂祭者惟將蠶
后齋戒以享先蠶蓋古禮也若以蠶事及祭其享先蠶
之謂則然不可考矣故今仍以祭祀爲正說而以蠶事
爲附錄云。

采蘩三章章四句

【集說】段氏昌武曰箋曰嘉果言德如鳲鳩不能自
勞則宜若朴拙而無能者及觀采蘩于沼沚

而用之于公侯之事在公則僮僮其敬有肅肅在
廟之意還歸則祁祁其和有雝雝在宮之意然後
知能采之德如鳩非果拙也從奉宗廟而
不失其職之所當然者乃前日拙處所致也
【附錄】何氏楷曰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取采蘩夙夜在公爲三宮夫人
世婦有事於蠶者皆不失職故以射以蠶之節云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乎攻反
【集傳】賦也。喓喓聲也。孔氏穎達曰草蟲鳴晚秋之時草蟲蝗屬奇

青色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好在茅草中趯

趯躍貌阜螽蠜也音煩孔氏穎達曰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陸氏佃曰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忡

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謝氏枋得曰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集說】李氏樗曰此指婦人既嫁而言如出車之詩亦曰草蟲阜螽是詩亦行役之詩則知其夫不在故其憂如此婦人以夫不在則不為容如伯兮之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夫既歸則其心必降下矣○許氏謙曰

亦既見蓋之之詞也若既見則我心既降矣蓋此詩作於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姚氏舜牧曰不獨曰見止又曰覯止覯則始致其勢苦致其綢繆而往昔之懷念俱可釋也○鄒氏泉曰諸侯大夫謂諸侯之大夫也時物之變則君子行役之久可知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於正而有貞靜專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集傳】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陸氏璣曰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氏德明曰俗云其初生似鼈腳故名焉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也

【附錄】范氏處義曰言大夫君子以時升南山而采蕨微感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於未歸則惙惙而憂今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說而平夷矣○段氏昌武曰不以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嚴氏粲曰以言有升南山而采蕨者[illegible]感節物之新而思其君子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集傳】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陸氏璣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也胡氏

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胡氏寅曰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蕨也夷平也

【集說】輔氏廣曰蕨薇是山之所有登山采薇亦皆託言也此詩中所言采擷之事多是託言○嚴氏粲曰以人喜[illegible]之心而言之○凌氏濛初曰其說既見而喜此說未見則憂不能已也

【附錄】袁氏[illegible]曰序以大夫妻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已笄未嫁者以為大夫妻以其大夫之行役而惟恐其[illegible]無以禮自防因見此物以自警焉今皆從此說予獨以為非也夫不為淫風所化者在我而已何予於以禽蟲自喻哉且以草蟲阜螽感於異類而憂念不已則其二章云采蕨而悲采薇而傷是亦悲為異類所感乎

則其說不通矣詳觀詩文但直言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嘗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也詩人言此二物者記時候之變耳采蕨采薇其義亦然大夫行役之久而室家思念之切物情景態何於耳目之所接而傷時感歎動乎心之所思未見而憂念既見安之不必不善而不君子哉[illegible]以禮自防者女在[illegible]以[illegible]非謂懼爲淫風所染而以禮制之也人情思極則易於怨怨極則易至於[illegible]召南之大夫妻雖[illegible]其夫而不敢怨其上[illegible]與後[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禮自[illegible]文[illegible]之風化[illegible]深矣[illegible]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哀不止於惙惙矣此未見之憂[illegible]下說則[illegible]動於中[illegible]則心氣和平此[illegible]一節也此詩[illegible]有三節[illegible]鳴[illegible]時是一節[illegible]殷[illegible]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illegible]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illegible]惙[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謂大火流草蟲鳴是深秋[illegible]采薇采蕨季夏候也秋暮而往春暮未還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是以用憂豈厭物而興男女之思乎。

草蟲。三章章七句。

【集傳】朱氏善曰[illegible]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illegible]之分雖[illegible]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illegible]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集傳】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嚴氏粲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illegible]以蘋爲水上浮萍[illegible]可茹而萍不可茹[illegible]可以供[illegible]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illegible]祭祀[illegible]○[illegible]一種[illegible]大如釵[illegible]如[illegible]好聚[illegible]行潦流潦也[illegible]水曰行[illegible]○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女子十年不出[illegible]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illegible]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觀之法度○王氏肅曰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也何所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謂教成之祭於經文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必于行潦[illegible]所[illegible]有常[illegible]○鄭氏敬口亭[illegible]不失[illegible]於大夫妻奉祭言能循法度[illegible]法度也[illegible]不祭爲失職臣不祭[illegible]凡祭[illegible]何[illegible]中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

【[illegible]】鄭氏[illegible]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illegible]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illegible]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又[illegible]之[illegible]名以爲成○孔氏穎達曰鄭以昏義教成之祭[illegible]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祭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集傳】賦也。方曰筐，圓曰筥。許氏謙曰：筥，筲也。○曹氏粹中曰：筐筥皆竹器。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陸氏德明曰：錡，三足釜。○孔氏穎達曰：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江淮之間謂釜曰錡。○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筐筥錡釜，所用有常器也。○輔氏廣曰：所用有常器，所事必有先後次第，皆嚴敬者之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劉氏瑾曰：必采而後盛，以筐筥；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序有常者不能也。以之曰盛曰湘，無一不規；曰筐曰筥曰錡曰釜，無一不□，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黃氏佐曰：器不苟同，分類聚也；物不欲褻，路所為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集傳】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劉氏瑾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適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許氏謙曰：牖，穿壁以木為交窗，所以見明。○朱子曰：古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祭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李氏如圭曰：堂屋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夫房東室西，相連為之。室東戶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劉氏瑾曰：事主者，大夫之妻也。錢氏天錫曰：少女而謂之主，則采之必親，治之必備，奠之必預，皆主者之事，不專在為將言。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牢饋食禮：主婦薦韭菹醓醢，坐奠於筵前，贊者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設於東。○熊氏朋來曰：葵菹蠃醢用汁，醢有七菹七醢，或曰醢，肉醬也。又曰：醓醢，肉汁也。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集說】王氏肅曰：采蘋藻以為菹，設之於奧，奧即牖下。○范氏處義曰：此言置奠之合乎禮，少女為大夫妻，乃能蘋藻以主祭，祭能循法度而執。

【附錄】毛氏萇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氏康成曰：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孔氏穎達曰：教之在宮，祭乃在廟，以魚為牲。蓋昏事耳，非正祭也。○傳以昏義云教於宗室，此言牖下，故知是大宗之廟。知非宗子之女者，經言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若宗子之女，自祭家廟，何須言於宗室乎。又云大夫士祭於宗室，若非教成之祭，則大夫之妻助祭夫氏，何故云大宗之廟。大夫豈皆為宗子也。且大夫之妻助大夫之祭，則士亦祭，何為兼言大夫士乎。

【辨說】采蘋序說大夫妻能循法度，既稱大夫妻，則非未嫁之女。王肅亦云：季女，大夫之妻，助夫氏之祭。朱子據其說以釋

經是已但致成之祭始於毛傳鄭孔內引禮文以證之亦非無本故錄之以備說詩者參觀焉

[總論] 呂氏祖謙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采蘩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illegible]氏寧曰昔者古未祭之前采蘋藻之事次言既得蘋藻而言以爲祖之事三章言祭時獻之於[illegible]少而能敎於[illegible]而敎之豫者不能非文王之化所從來者遠[illegible]如此故采蘩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illegible]及大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襄二十八年左傳稱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皆取此篇之義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集傳] 賦也蔽芾盛貌(○[illegible]氏穡曰蔽芾毛氏以爲小貌歐陽破之曰召公本以不欲勞煩人故舍息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蔽者謂蔽風日也芾茂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陸氏璣曰甘棠今棠梨也○陸氏佃曰其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爲甘棠赤色澀而酢俗語)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毛氏萇[illegible]澀如杜是也 以[illegible])

伐擊也 伯方伯也(羅氏中行曰伯長也爲諸侯之長也)茇草舍也(孔氏穎達曰茇草舍者周禮仲夏教茇舍注云舍草止之法然則茇者草也草中止舍故云茇舍○羅氏中行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孔氏穎達曰武王之時召公爲西伯決訟於甘棠之下其教著明於南國[illegible]於民心[illegible]以美之○[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人思之而[illegible]召公之爲[illegible]伯武[illegible]之世矣而詩稱召伯[illegible]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去例反)

[集傳] 賦也敗折憩息也(○許氏慎曰憩休息也亦作愒○羅氏棐曰敗摧毀壞之)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銳反)

[集傳] 賦也拜屈(○鄭氏康成曰拜之言拔也○施氏士丐曰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嚴氏粲曰)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挽其枝以至地也 說舍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說或爲稅此詩說讀多通用說字)

[總論] 人傳蔽芾甘棠勿翦勿伐[illegible]思其人猶愛其樹[illegible]韓氏嬰曰昔者[illegible]詩人召以風召伯曰[illegible]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illegible]聞而

聽斷焉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劉氏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張氏耒曰召公爲天子之大臣而合事驗務至出於草野田畝之間宜若不知體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正一國嘗觀西漢書循吏傳美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無大小一一立法至於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未嘗不愛其紀爲政之理而竭力勤勞而至誠愛其民也○范氏處義曰南國之人思召伯而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人心如此其忠厚以承文武之德故此三章民懷召伯之教則於南國所民之所以思召伯者其止於小勞民力一事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召伯之教不惟當時不能忘而後世亦有所不能忘召是之序曰美召伯也關天下繇如召公之政也觀後世之所思則知當時之所愛也

巳○鄭氏元錫曰甘棠美德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召伯可謂民父母矣

甘棠三章章三句

[illegible] 孔氏穎達曰此篇所陳巡民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即歸之於王詩人何得由美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因詩繫召公故錄之在召南篇卷與總歸文王指篇即專美召伯也爲伯分陝當云西國言南者以篇在召南爲正耳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弋茹反)謂行多露

【註】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illegible] 鄭氏康成曰言強暴之男變不足而強來不度時之可以故○杜氏預曰詩召南言豈不欲早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汚辱○孔氏穎達曰似行人之畏露喻貞女之畏禮○蘇氏轍曰當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守故其稱曰有者常不欲夙夜也

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嘗不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所以自保如此○輔氏廣曰先生謂女子自述己意作此詩以絕其人既當矣下兩章所謂女者即指其人而言也但此章雖是賦體而託言畏多露之沾濡故不敢早夜獨行以見其恐懼戒謹以禮自守之意○黄氏佐曰此章述其自守之嚴固以禮也首句分上是有行□之勢下是有敬畏之心○姚氏舜牧曰禮女子夜行必燭況道間之行可夙夜乎謂行多露辭婉而旨嚴矣○鍾氏惺曰豈不夙夜二句此遠嫌惟謹以禮守身處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註】興也家謂以媒妁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

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孔氏穎達曰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因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於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輔氏廣曰以首章推之恐後二章雖爲興體亦皆是設言蓋以貞女自言謂雀無角何能穿我之屋誰謂女於我無求爲室家之禮何能召致我於獄皆恐其或然而不敢忽之辭尤見其恐懼戒謹之意後兩句則又決絶之辭曰正使女真能召我於獄然女之求爲室家之禮猶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女從也

附錄 毛氏萇曰昏禮純帛不過五兩○鄭氏康成曰幣可備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彊委之○孔氏穎達曰野有死麕箋云不由媒妁知此有媒妁者以此相訟明其使媒但不和而致訟耳

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賦也 興也牙牡齒也楊氏時曰鼠無牡齒○陸氏佃曰鼠有齒而無牙○雀陽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設言雀角鼠牙以譬強暴○輔氏廣曰牡齒謂齒之大者斯爲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孔氏穎達曰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此獄訟財罪之異直責其文耳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毛氏萇曰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強暴之男

通論 呂氏祖謙曰事有似是而實不然者惟明者能辨之人見男女之訟就不疑其有室家之事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禮故雖言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我以訟不與汝爲夫婦也○輔氏廣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

總論 鄭氏康成曰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孔氏穎達曰行露召伯聽男女室家之訟也文王之時被化日久故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女雖從隱貞女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之經三章皆男女對訟之辭皆貞女所以不訟由汝不從男亦是聽訟之事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附論 朱子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召南諸侯一國其被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與故未免有強暴侵陵之患必待聽訟之明而後定若周南則國無是訟然猶慶紂被之後召南之俗亦不宜有是詩矣○劉氏瑾曰此詩貞女乃公之被六州之男則訟之九四也

初六陰柔不永於訟而九四以剛不中正感之內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子以強暴之然曰室家不足且初六之辨明矣曰亦不女從曰九四不克訟其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和與漢廣之游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據分優劣也○朱氏善曰貞信之女[illegible]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者也強暴之男不率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者也皆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當是時南國之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彼商之政浸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illegible]之宜室宜家純乎純者也漢廣之游女欲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於獄被化而未純者也斯女也蓋幸而生聖人之世不幸而遠聖人之居也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也獨遲其勢則然也

附錄 劉氏向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於理女終以一禮不備持義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

[illegible]韓嬰詩外傳所載作行露詩之人與劉向列女傳大指相同或向世傳韓詩者也則是詩之說韓魯合矣詩小序泛言貞女朱傳因之然其所謂室家不足者鄭箋因禮不足而強來是已又曰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強委之其義稍別朱子則曰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是亦同韓魯之解故錄向說於篇末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蛇於危反蛇叶[illegible]

集傳賦也[illegible]小羊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illegible]大夫之裘宜直言羔而已[illegible]以協句○諸侯[illegible]及[illegible]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illegible]以英[illegible]不久[illegible]數謂絲之數[illegible]絲為組紃以[illegible]之名也[illegible]孔氏[illegible]數也[illegible]以英[illegible]素絲為組紃以[illegible]之縷[illegible]素絲[illegible]五紽是裘縫明矣○錢氏[illegible]曰[illegible]皮之縫不易合故縫合以為紃施之縫中[illegible]連屬兩皮因以為飾○胡氏一桂曰紽之[illegible]凡謂紽[illegible]

鄭氏徵曰織素絲為組紃其縷曰紽○嚴氏[illegible]以[illegible]英縫最為分明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孔氏穎達曰言退者自朝之詞故知公謂公門也[illegible]朝是也[illegible] 委蛇自得之貌毛氏萇曰委蛇行可從迹也○呂氏祖謙曰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愧俯不怍而從容自得○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illegible] 孔氏[illegible]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illegible]由於心服[illegible]形於外首二句言節儉也無私[illegible]於情[illegible]於行[illegible]二句言正直也○蘇氏轍曰君子愛其人則樂[illegible]見以諸[illegible]羔羊之皮○[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以羔羊為[illegible]而[illegible]可以見其節儉安[illegible]氏[illegible]自得之貌[illegible]名[illegible]之在[illegible]其心[illegible]故從容自

得蓋人能平其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其心不平安行容自得也委蛇委蛇雖不言正直而正直之意自見○朱子曰衣服有常則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張氏栻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者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嚴氏粲曰在公之時亦勉强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也○許氏謙曰節儉謂有節制而儉約皆不自放之意非謂用財也節儉則衣服有常之事而正直則從容自得之本也。

附錄 嚴氏粲曰素絲潔白絲之最者詩人美大夫有潔白之性其居之行進退有度也○毛氏萇曰大夫羔裘以居○孔氏穎達曰大夫之服之以居故詩人見而稱之也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是在家所以接賓客者衣素衣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袪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今大夫亦能羣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是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集傳 賦也。革猶皮也。○孔氏穎達曰對文則皮革異散文云革猶皮也則皮革通此以為裘明其去毛故皮也 緎裘之縫界也。○毛氏萇曰緎縫也○孔氏穎達曰釋訓云緎羔裘之緎也孫炎曰緎之為界緎然則縫合羔羊皮為裘縫即皮之界緎因名裘縫為緎○胡氏一桂曰□□□□謂之緎□此氏舜牧曰革之合異為同處則曰緎

集說 毛氏萇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孔氏穎達曰傳於首章既解其數故二章解其體言緎縫也且因爾雅之文爾雅獨解緎者蓋舉中言之○朱氏謀㙔曰紽緎皆五知其皮之有五也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集傳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毛氏萇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 總亦未詳。○毛氏萇曰總數也○胡氏一桂曰合一為一謂之總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二章既釋其體恐人以為紽自數也緎自縫也故於卒章又言總數有五以明緎數亦五緎言緎則紽總亦紽可知傳互言也。

附錄 范氏處義曰退食自公再三言之者總見人臣在公無私也○黃氏櫄曰詩言以羔為裘而以素絲組之初非以羔羊譬如羔羊此在位之德也序曰德如羔羊謂如羔羊之詩所言耳

□ 退食自公二句極寫從容自得光景而其所以能從容自得如此者由於朝廷無事也合觀采芑可想見二南之時一種太和元氣洋溢於在朝在野之間

羔羊三章章四句

集說 劉氏瑾曰此詩之言賢才猶關雎之有兔罝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物故人才之所成就驗諸在野則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而正直又于

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徐氏光啓曰。書畢命云。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卑服。道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於此。自非上聖其能若是。

一章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眞君子。歸哉歸哉。

集傳 興也。殷。靁聲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靁。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嚴氏粲曰。或者閒或之義。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矣。○劉氏辰翁曰。再言歸哉者。不敢必其即歸也。

集說 張子曰。如鶉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蘇氏轍曰。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此非有取乎靁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也。○呂氏大臨曰。再言歸哉者。欲惰其歸以從命也。違行從役不暇。君命然後可以言歸。○嚴氏粲曰。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靁聲在彼南山之南。何爲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爲[illegible]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惟信厚者能之。○彭氏[illegible]曰。或云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也。○[illegible]氏公遷曰。靁以興其人。南山以興其所在。[illegible]相呼應。而莫敢或遑。又與殷殷舒緩之意[illegible]。○朱氏[illegible]曰。何斯違斯。怨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illegible]德也。歸哉歸哉[illegible]也。往役者。君子也。[illegible]人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則行而不相[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始也[illegible]振[illegible]人婦相與[illegible]曰[illegible]心誠[illegible]以聽[illegible]不[illegible]五日之[illegible]胡氏紹曾曰[illegible]不遑之[illegible]其君子者[illegible]行之儀[illegible]

附錄 鄭氏箋曰。靁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illegible]大夫以[illegible]不得歸也[illegible]召南大夫[illegible]使功未成[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出行[illegible]君子之詩也。或何[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不能盡[illegible]也。[illegible]大婦之情終不可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集傳 息。止也。

集說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上既言殷其靁在南山之陽。既而在山之側。此言靁之[illegible]大夫遠[illegible]

行役政在彼又在此以勤於王事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illegible] 賦也。○黃氏櫄曰因聞靁而動其思念之情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更其韻以協聲耳不必求其異義也。

[illegible] 輔氏廣曰此詩念其勞苦其德義之早畢事以還歸無怨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性之正矣婦人而能如此又王之化深矣○謝氏枋得曰始不敢叢罷中不敢出於不敢服湯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呂氏柟曰殷其靁美嬰乎曰言靁且有定處君子不遑靁靁之不若也有序以陽而側而下靁愈近君子愈遠○徐氏光啓曰古者戍役仲春而歸閨中思婦此時獨切蓋以室家之期望之也此時靁乃發聲蟄蟲始振故殷靁草蟲俱卽時卽景而言可見歸期矣主亦未敢遠望其歸序所云勸以義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 朱子語類問殷其靁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亦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劉氏瑾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觀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之時故作詩以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於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而無怨咎

之辭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朱氏善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靁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螽斯之振振以衆多而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漬而言故取其仁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illegible]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毛氏萇曰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十吉善也○歐陽氏修曰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劉氏瑾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illegible] 輔氏廣曰此乃女子自言其心事之實而已無隱情無愚态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嚴氏粲曰述女子之情言摽落之餘尚有殘梅其實之在本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於此衆士之中其擇之以爲昏姻當及此時日之占擇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季氏本曰願爲有家女之同情不能已於有言故作是詩欲男子之早議昏也其言雖若欠求於男然欲庶士以昏姻之禮相求則庶士之中猶有所擇而擇吉通言亦不苟從也庶幾知從一之道而無淫邪之心亦可謂不失正矣。

[illegible] 鄭氏康成曰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我我當嫁者求女之當

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吉時謂年二十[illegible]
〇孔氏穎達曰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〇范氏處義曰詩人設爲女家之詞〇黃氏震曰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竊嫌隱云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

〇摽有梅其實三兮叶疏簪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集傳】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〇毛氏萇曰今急辭也〇鄭氏康成曰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〇歐陽氏修曰今者時也欲及時也

【集說】嚴氏粲曰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故曰及今可成昏也

〇摽有梅頃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集傳】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〇毛氏萇曰不待備禮也〇歐陽氏修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〇李氏本曰謂庶士當使媒妁通言於我謂不待其禮之至而往也

【集說】黃氏櫄曰毛氏以爲男女相奔不禁因爲害理少南以爲此時可以言許也亦未爲盡予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然桃夭言昏姻及時而此詩言得以及時云者謂僅及時也二詩之作亦有間矣

【總論】蘇氏轍曰女子之盛時猶是梅也七而摽其三三而及其今盡而塈其謂此所以各及其時也〇呂氏祖謙曰是詩也其詞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〇輔氏廣曰其辭雖若汲汲然必待夫士之求也謂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變風爲然矣〇嚴氏粲曰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蓋對之淫風既微而昏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時而後行所謂被文王之化也〇許氏謙曰摽有梅之詩女子守正也昏姻之時雖過而禮義不可廢必其命媒妁通辭意以盡禮儀然後從之豈因過時之小失而不全昏姻之大禮乎此召南之風化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附錄】范氏祖禹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言其盛也故以梅摽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鳥獸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〇朱子曰如摽有梅詩女子自言昏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向見伯恭解摽詩有唐人女言兒嫁不以之詩亦自鄙俚可思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〇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乳貴於漢廣亦然〇閻若以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足以爲風之正經曰以爲女子自作亦不害蓋里巷之詩但如此已爲不失正矣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集傳】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毛氏萇曰。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氏康成曰。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孔氏穎達曰。知三爲心者。心實三星。公羊云。心爲大辰。故以三星北及綢繆言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噣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爲鳥喙。則噣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噣。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朱氏道行曰。君日象。夫人月象。衆妾分被餘光以自照。故取象小星。因星小。故曰嘒。三五偶指所見而云也。肅肅音谷又遬音速貌。鄭氏康成曰。肅肅謙貌。宵夜。征行也。何氏楷曰。衆妾音蘇。遬遬貌。猶𨗴𨗴也。進御於君。初昏見星而往。將旦見星而還。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禮記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辟女君之御日也。○孔氏穎達曰。妾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致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孔氏穎達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至於房中。釋朝服。衣褻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康氏案。綢繆三星在天。傳云。在天。謂始見於東方也。列宿始見於天。則在東方始見於東。嘗始進御於君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集傳】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毛氏萇曰。參伐也。昴留也。○孔氏穎達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春秋孔圖云。參以斬伐。故言參伐也。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程子曰。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衾被也。裯襌音丹被也。與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毛氏萇曰。猶若也。

【集說】程子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德惠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王矣。

【附錄】范氏處義曰。小星之詩。能使賤妾亦知天命。自非夫人無妒忌之行。所以感其心者有素。何以得此。序詩者以爲惠及下。始與樛木逮下無異。然則夫人與賤妾可謂兩盡其道矣。○黃氏櫄曰。夫人不能無妒忌

見之謂無其從衆妾不能盡其心是之謂不知命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賤妾雖得進御於君亦知其命有貴賤眞可爲萬世閨門之法也○輔氏廣曰夫人能惠下故其衆妾之情舒平樂易理明欲消皆能勤其事卹其勢知其命分之當然而安之無怨也無懸言也此豈勉強矯揉之所能致

小星二章章五句

【附錄】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集說】劉氏瑾曰此爲采夏美夫人之詩明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集傳】興也水決復入爲汜爾雅決復入爲汜○郭氏璞曰水出去復還○邢氏昺曰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朱子曰[illegible]水自江而別以通於漢漢復入江○嚴氏粲曰夏水流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所謂江有汜也○皇輿表宋江陵府今湖廣荆州府宋漢陽軍今湖廣漢陽府宋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宋復州今湖廣安陸府沔陽州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鄭氏康成曰以猶與也○范氏祖禹曰以之爲言用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孔氏穎達曰古者女嫁必姪娣從之[illegible]公羊傳注云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孔氏[illegible]曰[illegible]江大以喻嫡汜小似媵言江之有汜[illegible]以喻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之嫁要在歸之時不肯以俱行由不以其俱故其後也悔[illegible]嚴氏[illegible]我以何哉其後必有悔矣今不敢怨而[illegible]其悔是大不敢怨者[illegible]也欲嫡之悔[illegible]不以怨[illegible]犯之益事之不失嫡自[illegible]黃氏佐曰[illegible]水東流而猶有復入之汜以與之子[illegible]不與之偕[illegible]於其後有[illegible]也[illegible]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集傳】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孔氏穎達曰[illegible]韓詩章句云一溢一否曰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毛氏萇曰處止也○程子曰處謂得其所處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嫡[illegible]自止○黃氏佐曰江水下流猶有所止[illegible]以與之子初不我與而後有所處之安蓋前日之悔心有不安今既迎歸則其心便安矣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集傳】興也。沱，江之別者。爾雅：水自河出爲灉，漢爲潛，江爲沱。○孔氏安國曰：沱，江別名。江水南流，沱東行。○水經氏道縣北，江水又東爲沱。○郭氏璞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孔氏穎達曰：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荊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荊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更流。

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鄭氏康成曰：嫡有所思而爲之。既覺，自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蘇氏轍曰：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嫡悔其禍心而和樂也。○朱子曰：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黃氏佐曰：江水猶有別之而爲沱，時與之子之心，猶有復之而爲理。時其嘯也，歌者悔生樂，樂生歌也。始則未得所處而不樂，今則迎我以歸，得其所處而樂意之形於歌，自不容已也。○朱氏道行曰：江有別水曰沱，與上汜渚皆始分終合，故取以興。

程子曰：此亦文王時詩，因附於此。其嫡不使備媵妾之數，以僭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歧，沱水之別，

【附錄】謂當使妾媵均承其澤也。○呂氏祖謙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慨，言之序也。○輔氏廣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偏狹；復理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則得其性情之正矣。○朱氏道行曰：此詩作於迎時，追想夫人當日如此。始忌於禮未安，故悔而相迎，迎而相處，處而相樂。婦人陰性，最難變化，不意江汜女流，遽反若此。其衆陶成俗之勳，可知矣。

【附錄】孔氏穎達曰：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妾御之數，媵遇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嫡也。○黃氏佐曰：嘯而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謂勤勞也已，乃宜釋曰久當自悔，且不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感也。無所怨尤，此所以媵之美，此說得之。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集說】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又難。不怨，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集說】陸氏深曰：江有汜之詩，次於小星之後。小星取其下之能安也；江汜取其上之能悔也。人無不可改之過，世無不可化之人，而其本始皆起於宗人，是一詩之義也。○陳氏際泰曰：江有汜，樣本之扁也。

野有死麕，俱倫反 白茅包之。叶補苟反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集傳】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陸氏德明曰：麕本亦作麇，又作麏，麞也，青州人謂之麏。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嚴氏粲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故物之

情命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 **吉士猶美士也** 劉氏瑾曰稱其人
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illegible]
曰吉士厚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
又罷之也
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輔氏廣曰
以爲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則是以白茅包死
麕而與吉士之誘女子也猶言有此理則必有此事之
者也若以爲賦則皆是實事但作興體則意
味長故先生定以爲興體而附或者之說於後 **或曰**
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王氏安石
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殺於無禮○
朱子曰野有死麕滿以[illegible]者欲以不備之禮爲
以殺陵之[illegible]
具得之

集說 毛氏萇曰郊外曰野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
肉白茅取潔清也誘道也○孔氏穎達曰曲禮注
進客謂導之明進導一也故以誘爲導言吉士誘之者
女欲令吉士使媒人導達成昏禮也○蘇氏轍曰野有
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於此思
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
古者昏禮[illegible]以冬及春當其時也○嚴氏粲曰
此詩[illegible]古者野外有死麕人欲取其肉而
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爲物所汚有女子懷春而欲
嫁吉士[illegible]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
士但美其稱以責之[illegible]
女本善良何乃爲此 [illegible]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
女如玉

集傳 **興也樸樕小木也** 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樸樕心某
[illegible]
爲木名也[illegible]小木者以[illegible]故言小木也 **鹿獸名**
有角純束猶包之也 嚴氏粲曰[illegible]如玉者美其色也上
三句興下一句也 輔氏廣曰[illegible]
上[illegible]
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
玉之女也 [illegible]

集說 毛氏萇曰[illegible]○蘇氏轍曰[illegible]
茅純束而取之[illegible]
氏虞[illegible]

純束亦以比德與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意也

○舒而脫脫敕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
也吠符廢反

集傳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 鄭氏康成曰貞女欲吉士以禮來[illegible]
感動帨巾尨犬也 [illegible]
內則[illegible]○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
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
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輔氏廣曰[illegible]

舒而脫脫兮作女子之容儀舒緩下兩句方為女子之言今先生定此章為述女子拒之之辭故併以此句為女子之言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便害了此詩本旨

附錄 嚴氏粲曰其人相逆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與惡人處若將浼焉者也○胡氏一桂曰莫動我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室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犯矣

案 呂氏祖謙曰此詩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昏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也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為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公羆門末章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稱其形容也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止也蓋淫風方革之時故其詩如此○鄭氏敬曰是詩朱子改為女子自守不為強暴所污之人則所見以美之而古序必曰惡無禮何也蓋村野昏姻之俗而羞惡之心人皆自有文王化行皆知無禮之可惡此格心之化也

案 子雅鄭之淫謂三百篇不能無邪聖人以無邪一言以蔽之者謂其言詩之止者多而已然則何不於邪者而盡去之乎蓋以為民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指乎民心之變不足以觀民彝之真也夫周南召南夫子以為不學猶正牆面而立則周南召南皆為正風固已嘆名南以義懷春之女行露之者行露之女有違之心猶者彼之以化外之民其然非是無以見幽女之貞而文王之化行也詩人借彼以形此而聖人錄之者其抑所以為教也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附錄 劉氏瑾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二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也

何彼襛(奴容反)矣(與詩叶)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瓜二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斤於尺奢二反)

集傳 興也襛猶曰戎戎也(襛石經作穠○陸氏德明曰襛如容反韓詩作茙茙音戎)唐棣移(音移)也似白楊(陸氏璣曰唐棣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中皆有其華或白或赤五月中成實大如李正赤可食○鄭氏玄曰此東門之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朱子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輔氏廣曰此詩不可知其的在何王之世然為王姬下嫁於齊侯而有肅敬雝和之德則無可疑矣敬與和婦德之首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之美而見詩乃美王姬下嫁而作故取而附之於所以見文王大

姬之敬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姬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其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為尊卑，下王后一等而已。其餘如是，猶能執持婦道，以成肅敬雍和之德，不以己尊而慢人，此王姬之美也。○朱子曰：使人望見其車而知其敬，且和，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嚴氏粲曰：王姬下嫁，車服盛美，而不以貴驕人，故言豈不肅敬雍和乎？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奬里反

【集傳】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康成曰：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呂氏祖謙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陳，今何得適齊侯之子？或以為故命同姓主婚。○孔氏穎達曰：此文王也。文者謚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故以德能正天下則稱平王。又大誥注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故君奭云寧王之德延文王也。○王氏安石曰：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所謂齊侯者，謂非僖侯、孝侯而已。○劉氏瑾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自平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為平王，猶武王之稱為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為王后，江漢之稱為文人，初不拘於謚也。又如商頌稱湯為武王，于稱契為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為皇王，雝亦稱厲王，為分王詩人之詞類如此。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春秋莊公十有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逆共姬。○胡氏一桂曰：以為求遷之王齊

[illegible]以來見之[illegible]太師編詩後世者大夫子不暇若[illegible]其失倫[illegible]分次之節誤偽修補不免猶紕之雜耶[illegible]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存之[illegible]知其說[illegible]公氏集傳疑齊侯為[illegible]公則[illegible]齊侯之[illegible]公小白也又[illegible]齊襄公亦娶王姬春秋書王[illegible]是也若以為此[illegible]則襄公並未知孰是[illegible][illegible]又當為[illegible]公交[illegible]何以錄於[illegible]說也只得信[illegible]且分[illegible]以穠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集說】[illegible]李氏[illegible]不言木名道[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東遷之平王，則不當列之於二南[illegible]若[illegible]氏樗以說者疑為周衰之詩，詩自為大師之所編，何後又以為大夫之手，豈不甚失倫哉。[illegible]又[illegible]之文，則不害其之於風乎？[illegible]武王之女，而下嫁諸侯之國，則附之於風，何可[illegible]文王之孫，以見王姬肅雍之[illegible]所自來也，故此詩為文王之風。

【集說】李氏樗曰：平王[illegible]非東遷之平王，則[illegible]侯之子非齊襄之子也。齊一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

【集傳】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孫氏炎曰：緡，綸名也。○郭氏璞曰：緡，繩也。江東

謂之綸。絲之合而爲[illegible]

孔氏穎達曰其釣魚之法維何以爲乎維以絲爲綸則是善釣以興其娶妻之法亦何以爲之乎維以禮爲之則是善娶上意主美王姬適齊侯之子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章主說齊侯之子以昏道求王姬故先言齊侯之子〇蘇氏轍曰魚之求釣而得之者因絲緍也王姬之貞娶而得之者因[illegible]也

范氏處義曰唐棣其華特盛[illegible]明而難[illegible]取相稱映之義詩人謂彼車服之[illegible]如唐棣如桃李然一歸於禮初無奢靡僭侈之事人[illegible]見之皆以爲能敬而和則王姬之德可想而知以絲爲[illegible]有二姓綢繆之意釣用絲綸可以得魚猶合二姓之好可以成家〇呂氏祖謙曰[illegible]雖者王姬而[illegible]不敢指切之〇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甚[illegible]則不[illegible]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illegible]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〇輔氏廣曰一章專美王姬二章三章并美公子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集說 荀氏悅曰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〇胡氏安國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爲何人之當二女而嫁於虞王姬妹於諸侯而亦服肅雝之德〇陳氏鵬飛曰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諸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蓋曰其子如此以其父母如此也其採如此以其祖父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公〇范氏處義曰[illegible]如甘棠詩作於召公既[illegible]從[illegible]也故繫之於召南以王姬[illegible]雖在召南[illegible]

在齊之遠風也[illegible]時尚少助祭者[illegible]顯相詩人亦以[illegible]文之德其詩附之文王則文王之子孫有[illegible]之文王何彼之有〇鄭氏患厚曰[illegible]王[illegible]天爲[illegible]明東周也未詳之地則召南也豈不思黍[illegible]既作世宗故地已非[illegible]有天[illegible]姊妹[illegible]寘岐齊[illegible]之歌不得[illegible]矣[illegible]所采此詩者又見春秋[illegible]未知[illegible]是此詩所[illegible]下降何[illegible]以名邦[illegible]姻王姬當亦不止此二姬特由魯主[illegible]書非魯主昏則不書也

附錄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何彼穠矣之[illegible]以後之詩也詩中此類甚多召南中有[illegible]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illegible]之矣召公既[illegible]之後在[illegible]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以後亦猶是也〇[illegible]氏從卿曰此詩乃是平王以後事大抵詩之所[illegible]起文[illegible]說株林則陳靈之世詩之篇目皆未定也二南雖爲文王之風而文王之後以至陳靈凡詩之[illegible]夫婦而言乎人倫則後世取[illegible]之[illegible]南之[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也

案 [illegible]此詩[illegible]鄭皆以爲武王之女下嫁侯國能[illegible]婦道[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傳舊矣宋世學者以此詩[illegible]有一二家指爲東周之詩而未可亦不[illegible]爲之說者曰莊王命魯莊公主齊以[illegible]王之妹嫁齊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當讀而疑之案[illegible]王郎[illegible]曰齊侯即魯公諸兒事見春秋[illegible]以前王姬之下嫁者當不少矣然無文顯茲[illegible]或說以爲莊公十有一年即莊十四年以共姬妻齊桓公[illegible]公名小白[illegible]公名諸兒則桓公乃[illegible]年共

姬歸齊言侯則允吉侯子則非又况襄公於莊王四
年亦娶王姬春秋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
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是紀魯莊公主王姬之嫁於
齊襄公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公之子詩中所指
齊侯又當爲僖公而王姬嫁時襄公已爲齊侯五年矣
亦不應仍稱爲齊侯之子也且襄公通夫人姜氏而醉
殺魯桓公莊公爲魯桓之子主昏嫁讎襄公春秋譏其
忘親滅理故一書再書又再書如此況詩風有山詩以
雄狐刺齊襄幷刺桓公聖人錄之以示戒豈有二南爲
風化之本又入衰世之變風乎左傳載季札觀樂於周
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蓋以爲千代之基也亦安得
有所謂刺譏刺聖人論詩首重二南則以是詩爲正風
所以贊經而從聖他說可以存而弗論矣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音吁嗟乎騶虞叶音牙

【集傳】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鄭氏康成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嚴氏粲曰葭蘆葦蒹又名葦一物而四名葭葦之初生者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季氏本曰毛傳云豕牝曰豝本爾雅釋獸文觀騶鋒詩曰奉時辰牡則將爲豆之具用牝者非也嚴射每發四矢集傳若謂發四矢而得獸者五則獸多於矢意其間必有疊中者故以中必疊雙明之○何氏楷曰寧廣雅凡獸二歲通名爲豝據杜預解春獵爲蒐謂蒐索擇取不孕者若云豕牝則有孕道當從二歲名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毛氏萇曰騶虞義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illegible]司馬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顏師古注謂騶虞也○陸氏璣曰騶虞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陸氏佃曰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卽眞所謂騶虞矣

【集說】毛氏萇曰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孔氏穎達曰言彼茁茁然出而始生者葭草也國君於此草生之時出田獵壹發矢而射五豝獸五豝惟壹發者不忍盡殺仁心如是故于嗟乎歎之騶虞有仁心國君亦有仁心故比之○田獵則虞人之事故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除草曰萊山田之野澤虞云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天子田獵使虞人諸侯亦然○君止一發必翼五豝者中則殺一而已○朱子曰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爲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壹發五豝義也○輔氏廣曰蒐田乃有國之常禮南國諸侯舉行其禮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夫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必時和歲豐封植蕃育之所致且壹發而已行其禮而不濫其欲此詩人所以詠歎其仁也夫物生茂盛而諸侯於田獵之際又能體文王之德與若騶虞自然之仁焉則周家之王道豈不成全於此哉

【附錄】歐陽氏修曰作此風人美其國君順時畋於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御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嚴氏粲曰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騶御也朱氏曰予解以虞人為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乃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若不之人則官備可知○王氏應麟曰射義騶虞為節鄭注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郝氏敬曰田獵備官而所取不多不敢斥君而呼騶虞歎之亦君之仁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

【集傳】賦也蓬草名（嚴氏粲曰蓬蒿也）一歲曰豵亦小豕也（鄭氏康成曰豕生三曰豵○孔氏穎達曰傳以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檀傳曰三歲曰特為異獸別名故三歲者有二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箋以豵者豕生之數其大小之名故韓詩云豕生三曰豵二師一特一解雖其數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謂君蒐田所射未必小也）

【集說】袁氏仁曰豵生於水濱蓬生於陸地五豝五豵言獸之多盡發之久之少和氣充實庶類繁殖思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王氏守仁曰蒐一發一豝而宇宙蕃育之氣象可指矣此非勉強所能致也有一毫勉強於其間何以亭毒與[illegible]之禽獸而使之若此之茂對哉故以騶虞歎之其心自然節在二句內非進一層語

【總論】朱子語類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呂氏祖謙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所謂句芒司節和風扇物草茂獸肥之時也壹發五豝壹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節也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自于嗟乎騶虞之歎騶虞始不足以當之也○朱氏公遷曰麟趾騶虞皆不以物為瑞而以人為瑞麟趾是因公子之仁而見文王之仁騶虞是因諸侯之仁而見文王之仁

騶虞二章章三句

【集傳】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歎國君之仁心别為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

見犬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illegible]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也張氏栻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內者無不爭也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爭也未有遍之未爭而可以及遠者也鵲巢之化是亦關雎之所達也然則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本一而已○劉氏瑾曰此詩之置鵲巢亦猶麟趾之終周南也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獸爲對皆以三章爲同皆以一句成章皆詠歎而意序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詠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illegible]

辨毛鄭以騶虞爲獸名歐陽修以騶虞爲御虞則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以證其說之有本於是後儒依以立義者不少朱子則從毛鄭之說以釋此詩爲正解而別錄歐陽氏之論附於古序之後曰考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皆以歌此四詩爲節其曰樂官備也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非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又陸璣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最繁若引爾雅不載騶虞爲證然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而顏師古注漢書亦指引騶虞但見於經疏緯書者甚衆[illegible]不得謂無此獸名矣太公在毛萇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亦不得謂始自毛鄭矣顧氏猶說詩者之本也總之此詩見南國被文王之化仁心及物春田之盛不忍多殺詩人歎美之曰是卽所謂騶虞亦猶周南之歎美公子曰是卽所謂麟也蓋借物爲喩原非實有是獸若以爲不斥言文王而美騶虞二官則麟趾何以美文王況二詩同一風體朱子以一體解之而別附虞官之說者正以第朱子謂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似非詩人之意且田獵之禮大夫不合圍諸侯不

掩羣若以爲物爲心於[illegible]而[illegible]文王之澤及草木昆蟲之意亦未若不若鄭孔以獸言則矣惟一發爲仁心之至其義似更優通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附錄 愚案鵲巢采蘩[illegible]以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朱子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illegible]來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蘩之[illegible]乎[illegible]不節[illegible]而正直[illegible]子[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專[illegible]而[illegible]嫡妻者有逮下之仁[illegible]有安分之美雖[illegible]遠之[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賢[illegible]以[illegible]信而自[illegible]則推而[illegible]可知也積而至於仁[illegible]成[illegible]先儒所謂[illegible]世而[illegible]人而[illegible]又[illegible]一一事[illegible]雖文王[illegible]誠心正之功[illegible]亦不可誣也○

周南召南二國凡[illegible]篇先儒以爲正風今

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章氏
俊卿曰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
詩之序先之以風而周南召南又爲風之先故
此皆文王正心誠意有存於此故其齊家
雖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李氏如圭曰鄉飲酒
禮諸侯之鄉大夫三
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
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
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此詩也燕禮
諸侯與其臣下燕飲酒之禮歌者亦

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
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樂也燕禮又有房
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
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
李氏如圭曰燕
方賓燕則有之、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
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
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
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
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楊氏時曰二
南爲王道之

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也○張氏栻曰二南
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爲萬世后妃夫人大夫
士庶人妻之法夫削家之法雖自於己而於其
配必謹所擇是蓋禍福之基所以重宗廟重其
身正夫婦而爲
正家之本也
[illegible] 李氏樗曰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爲正
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爲王化
之基○范氏處義曰周南以化言召南以德言
蓋道德者教化之本教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
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
之德德則隨遇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中故召
南亦曰文王之化其繫之周公召公遵周於所
得之地其亦成文王之志與○黄氏佐曰周公
德發始自岐而行於南國故二南之詩必以后
妃夫人之德而終以麟趾騶虞之應本之以和
敬成之以仁厚萬世不能易也○鄭氏樵曰風
名召南而詩曰召詩皆王教也周南岐豐首善
王者之風也召南教行南國諸侯之風也周南
亦行南國詩如江漢汝墳化由周達也召南無
周詩專言化
之及遠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三

邶一之三

〔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北踰衡漳，孔氏[illegible]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孔氏[illegible]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

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illegible]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皇輿表：朝歌[illegible]淇[illegible]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皇輿表：衛[illegible]今濬縣，隸直隸大名府。漕楚丘皆在滑州，皇輿表：曹今滑縣，隸直隸大名府；楚丘今兗州府城武縣，[illegible]隸山東。大抵今懷衛澶音蟬相滑濮等州，皇輿表：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衛輝府，[illegible]相州今彰德府，[illegible]今隸直隸大名府，[illegible]濮州今東昌府，[illegible]山東。開封大名府界，皇輿表：開封府今仍舊，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隸京師。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范氏處義曰：國史錄詩，因其詩所得之地，而存其國之舊，故先邶而後鄘，皆以其亡之先後然。○輔氏廣

曰：邶鄘衛，先儒舊說雖多，先生初說亦疑其為錯簡之界，今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王氏應麟曰：鄭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嚴氏粲曰：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偶也。邶列其首，衛後於鄘，世次也。○劉氏瑾曰：蘇氏謂載馳等詩皆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沬鄉，皆非作於衛國，而或繫邶，或繫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外國，而一繫邶，一繫鄘，一繫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地而繫之也。其所以必繫邶鄘故名者，無乃欲為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也。是以太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革耳。

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呂氏祖謙曰：邶鄘衛

三風聖人錄變風而皆首之以[illegible]詩[illegible]且違歟
一以見變之皆本於正。而令人勸。一以見正易流
於變而令人懲。其故邶首柏舟。鄘首柏舟。衛首淇
奧。○蘇氏曰。關雎鵲巢爲二南篇綱紀風之止
也。及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爲基
於衽席及宗[illegible]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
鄭氏曰。成王以邶鄘衛者。紂畿內方千里之
【邶】地。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
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
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
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
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
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
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
之。爲邶鄘衛之詩焉。○孔氏穎達曰。時人之作。自
歌其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頓丘[illegible]爲郡名。在[illegible]紂都之東
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
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爲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
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之上矣。衛
曰瞻彼淇奧。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
曹邑。則曹地在鄘也。而邶曰土國城漕。鄘人所築
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瀰瀰。宣
公作臺之處也。此時人本準其事。自歌其土也。○
衛并邶鄘分爲[illegible]。邶鄘作[illegible]。不分之者。以[illegible]在
西。鄘之中。邶名又首國。上風不異。不似
鄘之地人稱衛。同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
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係衛言衛。明是衛詩。猶爲
實是衛。故序亦每篇言衛也。○蘇氏曰。周之[illegible]也
當[illegible]氏後衆。故以其本[illegible]先[illegible]衛[illegible]鄘
之詩皆衛也。晉[illegible]邶衛之詩。非[illegible]其詩不相
附近何也。其聲類也。[illegible]邶[illegible]而檜

獨衛亦[illegible]則也。其聲不異也。自檜以下則不足序
也。以爲是相去也無幾耳。故季札觀樂於魯。歌邶
鄘衛則合之。歌[illegible]歌[illegible]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
蓋因以爲[illegible]。○蘇氏轍曰。春秋所見百七十餘
國。變風之作[illegible]世矣。而載於太師者獨十三
國。意者諸國不皆有。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
鄘之下而有不能已也。○薛氏瑄曰。國風至於[illegible]
小雅不於鴻鴈。大雅至於民勞。皆[illegible]而[illegible]
相根之理微矣。○葉氏適曰。編詩者先衛中著其
所以亡。木瓜爲終。著其所以存。衛之功也。

邶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賦】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朱子曰。耿耿猶儆儆不寐貌也。○輔氏廣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惟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劉氏瑾曰。薄字讀作泊。若以雷風相薄之薄讀之。則音爲博。而亦訓爲附也。但汎然於水中而已。○嚴氏粲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在彼中河也。故其隱憂之深如此。徐氏光啓曰。不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善形容[illegible]之意。非爲無酒可

以敖遊而解之也。輔氏廣曰：猶可忍，憂其說本此。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鄭氏庶成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胡氏一桂曰：此詩辭氣誠爲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見一證。

【集說】毛氏萇曰：柏木所以宜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度也。○許氏謙曰：柏舟則宜以載物，乃與汎汎於水中而無所用，以比賢己，故耿耿而憂思，至於不能寐。如有所隱痛之憂，非無酒以自娛，然此憂非酒之所能遣也。○朱氏守正曰：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人。此比意也。篇中惟此一句是興，餘皆賦，是章而又是託言。餘皆反覆陳己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即明言羣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若一語稍不含蓄，即是懟夫；一語稍不自問，即是揚己。

【附錄】鄭氏康成曰：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李氏樗曰：君子之仕，欲行其道，得食其祿，而道不行，豈仁人之本心哉。仁人之所憂者，憂國也，不可以酒解也，亦非敖遊之所能釋也。○嚴氏粲曰：柏，美材也。以柏爲舟，義不私柏也。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爲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不知所屆也。○舊說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己之不見用，下乃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傷於迫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以舟喻國，流於水中，以喻國之靡所底止，爲此所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如豫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集傳】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輔氏廣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陳氏櫟曰：言不能度己見容，故與下文自反相照應。

【集說】許氏謙曰：不上言鑒明則可以度物。我心憂煩，不能度其所以處此，歸而告訴兄弟，聊以寄此憤耳，而又逢彼之怒，是兄弟亦不可據，而終莫知所以自處也。○徐氏光啓曰：夫者婦之所天，不得於夫則無往而非拂逆之鄉，故云逢彼之怒。只形容困窮無聊之狀，若無所容在宇外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鑒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何氏楷曰：上章言上不得於君，此章言下不得於僚友。

（入）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眷勉反。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集傳】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毛氏萇曰，物有其容不可數也。○呂氏祖謙曰，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輔氏廣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闕，閑習則從容而不生疎。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鄭氏康成曰，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纂疏】輔氏廣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惟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許氏謙曰，石不可轉，是其貞常自守之意堅。席不可卷，是其公平逮下之心消也。○徐氏光啓曰，既言心之有常，又言儀之皆善，乃求其見棄之故而不得，故自牾自以不能為情之善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蘇氏轍曰，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而不可卷也。○嚴氏粲曰，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心不可轉不可卷，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此處羣小之閒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七小反 慍于羣小。覯古豆反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 有摽。符小反

【集傳】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孔氏穎達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嚴氏粲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為拊心貌。

【纂疏】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拊心而有摽，則其憂極矣。○許氏謙曰，謂我之憂者自撲，無過可以見怒，諸妾讒譖而致然。然而思之，無可奈何，惟拊心而已。

【附錄】鄭氏康成曰，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歐陽氏修曰，仁人為羣小所怨，故常懼禍而憂心悄悄。○王氏安石曰，君子與小人異，故其為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則為讒譖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集傳】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嚴氏粲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亦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古對反 心亂也 眊，音冒 目不明也 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纂疏】輔氏廣曰，此章方述其常理，而以日月為比，以見己之所遭非理之常，故其心之煩冤憒眊，如衣不

澣之衣又恨其不能如鳥之奮翼而飛去也蓋亦可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於命矣○許氏謙曰卒章再言上下失序所以憂不能解但恨不能飛去乃憂之極止曰不能奮飛可謂正而不誹怨矣○黃氏佐曰此章言不得於夫只慍於妾則衆妾反尊顯而正嫡反幽微矣然婦之事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是終無可去之義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蘇氏轍曰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常也君子而不遇如日而微月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然思既深思奮飛以逃之而不能矣

【集說】朱子曰讀詩須得詩人之意每其處如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心好善終出於乖戾之節者所以雖

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懟沈身於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稍似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爲當慶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只看小雅十月之交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但賢處變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輔氏廣曰首章以柏舟汎流比其可用乘載也末章以日居月諸比其當明而微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今篇固然未後兩章尤可見○朱氏善曰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言不見禮於兄弟而無德兄弟之情不見容於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而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侮我者無從而簡擇怨我者無得以假藉亦可謂善自處矣

【附錄】蘇氏轍曰毛詩之序曰此衛頃公之時詩也以居之作者于於莫其門者矣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傳之猶可信也○嚴氏粲曰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身賤不主而憂悒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忠愛仁人之有室家者歟列女傳以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之詩其辭曾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以婦人之詩也○黃氏震曰韓蒼亭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雖谷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比夫執志之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耶據彼列女傳以疑毛氏又據孔叢子以疑列女傳愚案凡柏舟之詩謂汎然流水中似與毛氏合初不見所謂婦人之詩今從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爲主

嚴小序以此詩作仁人不遇辭雖以爲衛頃公誓而劉向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者齊侯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同庖不聽衛君不容一言夫人曰惟夫婦同庖不聽衛人愬於齊兄弟皆欲

與君女終不聽乃作此詩朱子本向說改之傳爲婦人之詩而意其爲莊姜以下篇而推之爲不敢指爲莊姜與宣夫人者以宣姜見烝於昭伯未嘗有節義其明不向所云宣夫人者豈有兩衛宣耶故以為疑之篇久考之則指莊姜爲確也但向列女傳以爲詩本婦人所作至封此以柏舟亦詩侯路正人引是詩之詞爲父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朱子亦用小序而定此詩爲婦人不得志於夫者所作又注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則以木之篇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孔子之事可以當之是又與詩傳異矣蓋其因以而論其意總之君臣夫婦其道一也婦人不得於夫仁人不遇於時而因物起興發其憂思所謂止乎禮義聖人之所取也朱子注詩與注孟子各存一義故仍錄古說於末以備博覽云

柏舟五章章六句

【附錄】呂氏學龍曰：莊姜處夫婦之變，而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子之變，以死誓與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莊姜處之難。所以邶鄘衛居變風之首也。○朱氏公遷曰：柏舟與關雎鵲巢反對，而處變以常，不愧於后妃夫人之化，所以首變風而繼二南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傳】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劉氏瑾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黃，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鄭氏康成曰：嬖妾，謂公子州吁之母。州吁驕。○曹氏粹中曰：莊公，武公子。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間色為衣而見，正色反為裏而隱，以興妾蒙寵而顯，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謝氏枋得曰：嫡妾易位，則家不齊；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傳】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嚴氏粲曰：黃裏猶掩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姚氏舜牧曰：綠衣黃裏是傷其反背，綠衣黃裳是傷其倒置。亡之為言忘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興妾嬖寵而尊，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傳】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許氏謙曰：綠，末也；絲，本也。綠之所以成綠而為絲者，人以絲染治而成也。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饒氏魯曰：彼之所為自遂情，而我之所為則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陳氏推曰：俾無訧兮，只委曲以全夫婦之道，不敢顯受說善處。必期盡道者，只安於過時，則但付之於命而已，豈得謂善處。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爲由綠以爲綠卽綠爲末絲爲本猶妾嬌而使妾則妾爲卑而嫡爲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爲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己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嚴氏粲曰古以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所治以爲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爲綠衣可復以爲衣而加諸黃色之上乎妾既以爲妾則不僭嫡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尤過也○輔氏廣曰詩人之意明凡妾見寵婦人多躁心怨望使是處失其道而我亦有過矣故思古人以自勵焉

○絺兮綌兮凄七西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集傳比也凄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輔氏廣曰詩人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則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嚴氏粲曰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喻不當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制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黃氏一正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欲求古道以處之使其夫歸於無過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欲求古道以處之然後心得其所安也

附錄朱子曰綠衣黃裳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謝氏謙曰首章言已爲賤者所掩蔽次章則貴賤易位矣然此猶變身而已[illegible]變僭之由皆在於君子未嘗[illegible]時氣遷理勢之常無足怪者何易悼之有○[illegible]前之憂憂今[illegible]思古人處此之有道也然[illegible]於夫也且有[illegible]小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附錄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illegible]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集說嚴氏粲曰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illegible]中二南之義以[illegible]取女子之分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錄於衛風者蓋衛人傳詠之而采詩者得之於衛也○[illegible]曰觀詩之辭[illegible]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深厚夫以婦人女子而知如此詞氣[illegible]者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叶上與反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賦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孔氏穎達曰：釋鳥云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燕燕周名，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以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不齊之貌。李氏樗曰：左氏何以爲不齊也。之子，指戴嬀也。陸氏德明曰：[illegible]大歸也。毛氏萇曰：[illegible]歸。[illegible]也。○孔氏穎達曰：大歸者不反之辭，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也。○毛氏萇曰：[illegible]燕方春時，以其[illegible]差池其羽，一上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起興。○楊氏恒曰：師曠禽經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此物理也。故莊姜以爲送歸妾之比，取其背飛之義，送別之情也。

說 鄭氏康成曰：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訴己情之盡己情。○孔氏穎達曰：既至于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而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言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一句言既訣之後。○嚴氏粲曰：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起興。莊姜與戴嬀[illegible]，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嬀姜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爲先後，而常相隨也。今戴嬀大歸，而己獨留，不復得如雙燕，我遠送而瞻望不及，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于弒國危之

戚者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賦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illegible]將，送也。佇，久立也。

[illegible]○何氏楷曰：[illegible]頸也。[illegible]而飛[illegible]故見其項頸下向也。雙燕各飛與[illegible]○何氏楷曰：[illegible]相持而行也。

說 黃氏[illegible]曰：頡頏上下，言其去國之[illegible]雖有回首翔[illegible]，不忍相別之意。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賦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說 輔氏廣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相[illegible]之意。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叶一均反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賦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illegible]婦人不以名行[illegible]

女異義。注不合自爲伯。以恩相信曰任。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疏任事。故婦人稱仲氏也。信於友道。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朱子曰終溫且惠。始如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輔氏曰以[illegible]之情於[illegible]相與[illegible]不淺露也。者其本也。温和[illegible]又[illegible]如此而無[illegible]作[illegible]性之常[illegible]如人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則於身之[illegible]於[illegible]身其[illegible]可知矣。○朱氏[illegible]人之自[illegible]而嬀之言如此[illegible]其[illegible]如[illegible]者[illegible]。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

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說 孔氏穎達曰莊姜旣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愼其身內外之德旣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朱子語類問燕燕不以莊公已死而勉其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以有此。○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輔氏曰無此等識其讀詩於此數句讀書至先十[illegible]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深誦歎之。○譬如詩下傳神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嚴氏粲曰此章稱戴嬀之美以爲別

難以致其愛戀之意。末又稱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嬀之賢而惜別之情。[illegible]矣。

說 孔氏穎達曰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輔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愼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勵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此。無非情性之正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章[illegible]之情。[illegible]卒章[illegible]戴嬀之德。

燕燕四章章六句

說 孔氏穎達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

之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于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遠送。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將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大傳陳女不得言其死也。然傳曰又娶莊姜蓋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也。左傳惟言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不言其死也。然傳曰又娶於陳不言大人也。○劉氏瑾曰案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杜氏註戊申三月十七日。州吁殺桓公之日。乃莊公之次子。時嬀未歸。州吁事也。孔穎達春秋一旬内事也。案春秋書先君完被弑。衛州吁未殺其君完。僞言當春夏之

閒見燕說與。

【附】史記。州吁弑桓公自立。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illegible]於濮。[illegible]以命詩。則戴嬀之大歸。在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而惓惓於戴嬀爲之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當非但尋常婦人女子離別之情。則有所望也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傳】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毛氏義曰。古。故也。或云以古道相處也。王氏回曰。不以古道處我

古夫婦之道處我。胡寧當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呂氏祖謙曰。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卽不見答。非始有恩義而後忘之也。古不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許氏謙曰。何能有定。謂其心志回惑。亦何時而能定乎。此詩見忠厚之意也。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劉氏瑾曰。每章末句。皆有望之之意。

【附】毛氏萇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朱子曰。夫婦相敬如賓。古之道也。[illegible]

歟。此所謂逝不古處也。○輔氏廣曰。擬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也。自處以古人爲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己。非妄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illegible]呼日月者。以其明能徧照也。寧定其志也。○謝氏枋得曰。以古道相處。如古之[illegible]非是也。○沈氏[illegible]曰。然非詩意也。大意謂[illegible]一不古處也。不知胡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將顧我而不顧乎。

【附】鄭氏康成曰。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孔氏穎達曰。以言日乎月乎。以照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illegible]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興國君夫人亦宜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是乃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能定。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也。○[illegible]日月[illegible]情[illegible]

以比夫[illegible]爲[illegible]日月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叶蒲救反

【傳】賦也。冒。覆也。鄭氏康成曰。覆。猶照臨也。報。答也。毛氏萇曰。盡婦道而不得報。

【附】鄭氏康成曰。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張子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思苦[illegible]

寧不我報。[illegible]足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集傳】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毛氏萇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嚴氏粲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人待己之意。俾也可忘，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詳說】朱氏楷曰：俾也可忘，諸家以爲莊姜斥其莊公，非也。莊姜之爲人母，其子之妾猶且念之，前妻於爲姑，豈肯忘其公哉。戴嬀之歸，猶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戴嬀不忘莊公，莊姜豈忘莊公乎。俾也可忘，當是莊公忘莊姜，言使我果當忘乎，是不當忘而忘也。○朱氏公遷曰：前章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

【附錄】孔氏穎達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兮，公皆無良之德，皆以無語夫人。先既違己，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是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盈。[illegible]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嚴氏粲曰：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己其辭音言語之間，皆無善意也。今衛國之亂，何能有定，還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欲我何忘，不復追咎之矣。詩之[illegible]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集傳】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劉氏瑾曰日居月諸呼日月而訴之父兮母兮呼父母而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詳說】朱氏公遷曰：始責其不以古道處我，終責其不能義理以報我，性情之厚而發於正者也。報我不述，於終風首章可見。○呼日月而怨其夫，訴其望焉者也。呼日月而呼父母，則絕意於夫，無所望矣。○嚴氏起元曰：報我不循禮義，則情之乎不報也。

【附錄】呂氏祖謙曰：胡能有定，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莊公忠義之講識，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本章亦欲咎莊公，從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循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按說】輔氏廣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衆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蓋爲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胡氏一桂曰：此篇亦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按說】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問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

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莊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朱子曰恐或如此

【集說】朱氏善曰變風之始莊姜何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妄其所使也以妻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矣哉是可以爲處變者之法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燎 **謔**許約反 **浪笑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集傳】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孔氏穎達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 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顧氏夢麟曰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敖非誠笑也 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孔氏穎達曰連云笑敖故爲不敬洪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集說】許氏謙曰笑我則笑是不禮其夫人而不能相敬如賓可見○鄧氏元錫曰夫笑爲歡也謔浪而笑不古處也何歡焉中心悼之而已○鄒氏泉曰終風且暴是說莊公之狂蕩暴疾謔浪笑敖總是戲慢不誠而已中心是悼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朱氏道行曰語云暴虐不終朝終風而暴非風之常起下顧我則笑以謔浪笑敖非情之常也一切喜怒把來心上總不得所以中心是悼耳

【附錄】孔氏穎達曰笑傷之也○郝氏敬成曰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謔浪其爲莊姜之前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惟有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亡皆反叶音釐 **惠然肯來**叶陵之反又如字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反又新齎二反

【集傳】比也霾雨土蒙霧也孔氏穎達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徐氏光啓曰蒙霧則晦不開之意 惠順也毛氏萇曰言時有順心也 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集說】唐氏汝諤曰惟莫往莫來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若其終日霾則甚也○朱氏道行曰終日風霾揚塵滿日如霧已然皆終風之變也惠然肯來與顧我則笑一例不出自誠心從怨詩發狂態曲盡悠悠我思發端於

附錄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又有其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既無子道以來事己，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蔣氏悌生曰：見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詩傳 比也。陰而風曰曀。(孫氏炎曰：雲風蔽日光。)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音求)嚏也。(禮記月令：民多鼽嚏。注：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憂最苦之辭也。○輔氏廣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其憂危甚矣。○顏氏起元曰：暫開者，天理之萌；復蔽者，人欲之錮。寤言二句，申說言寤則憂而不寐，思之至於成疾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而又甚暴如是。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跲與劫書義同)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隈反)。

詩傳 比也。曀曀，陰貌。(孔氏穎達曰：言曀從陰之甚也。)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徐氏光啟曰：懷，懷抱不釋之意。)

集說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陰而風曰曀，曰曀曀，則日常陰也；曰虺虺，則雷電俱發也。○呂氏祖謙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附錄 王氏安石曰：懷，傷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天既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而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

集說 許氏謙曰：前章言夫人也，所思者大矣，因君及夫人父母。前兩章是人作則為君也，莊公無人君儀，宜其曰終風且暴，曰終風且霾，曰謔浪，曰詩不敬為君如是，果足以正一國乎？夫人賢而不見答，果足以示人齊家之道乎？夫人之中心，是以悠悠之思，寤而不寐，願言而嚏而懷，所思者人矣，其情欲之謂也。○劉氏瑾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上一句為比，下言莊公雖有顏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故以兩句為比。

終風四章，章四句。

詩傳 說見上。

附錄 劉氏瑾曰：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illegible]之先，[illegible]氏[illegible]相升綠衣惟

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譏公之爲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癰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顧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附錄 嚴氏粲曰。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己。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住葉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帝己。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黃氏常生曰。莊公惑於嬖妾。疎棄莊姜。宜其有怨心矣。然終不歸於自責。無一語謗莊公。至於州吁弑桓自立。莊姜大歸於陳。而莊姜遇之。其悲痛怨窮無以加於此時。其序皆莊公不見答之所致也。而燕燕之詩但言弟兄勞心。而且以戴媯能以先君之思勗寡人。爲其溫惠淑慎之德之實。則可見莊姜之心。謂等與之分守承之義矣。一毫怨尤無處。變而不失其正矣。及讀日月終風二詩。所謂乃如之人。德音無良。終風且暴。謔浪笑敖等語。明斥其人之道惡與綠衣燕燕二詩詞意大有區絕者。竊意此詩施之州吁則可。施於莊公則於義有不可。況三百篇次先後已定。何必移易。○鄭氏敬曰。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婦怨夫。則傷於怨矣。

謹此篇序以爲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至朱子集傳。始變其說。以爲詳味詩辭。有夫婦之情。未見母子之意。識可謂卓矣。但四詩篇次。朱子雖欲移日月終風於燕燕之前。然止存其論。而究未嘗改置其位。良以詩本則定於孔子。故不敢更易其經初。今以朱傳爲正義。俾講師有所宗主。而附諸說於後。以見釋經之初義有如此。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晡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周禮大司馬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孔氏穎達曰。此謂習戰之法也。兵謂戈戟之屬。周禮司兵掌五兵。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此車之五兵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孔氏穎達曰。兵者謂戰器。爲兵器。兵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在河南。○嚴氏粲曰。漕。衛邑也。○王氏應麟曰。[illegible]州白馬縣[illegible]衛國[illegible]公廬於漕。即此也。○胡氏[illegible]縣在滑州。○皇甫[illegible]道隸大名府滑縣。

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傅氏楷曰。鄭在衛之南。有鋒。兵器。鏑。鋒也。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呂氏楷曰。土國城漕。尚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附說 鄭氏康成曰。此用兵。謂治兵時。言衆民皆勞苦。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孔氏穎達曰。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服戎從軍旅也。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爲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而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呂氏祖謙曰。[illegible]州吁好兵。言歸之。我其與師動衆。[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人所[illegible]州吁之

所以衆國人怨之也。以其踊躍頻數。○王氏志長曰：伐鼓淵淵，方叔之鼓也；擊鼓其鏜，州吁之鼓也。鼓不與師擊，鼓之人則異矣。蓋官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告吉凶。師曠歌南風而知楚敗，孰謂渺茫之論哉。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illegible]戎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毛氏萇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呂氏祖謙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鄭氏康成曰：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朱子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歡也。○胡氏一桂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王氏質曰：不我以歸者，謂凱還而秋輒舉師，是征夫不得還家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嚴氏粲曰：王粲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朱氏道行曰：孫子仲帥師結好陳宋及蔡伐鄭，皆州吁所使，民不樂從。故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過還也，而輒曰不我以歸，然哉。彼見出師助與國，與國必交戰，自此兵連禍結，休兵無日矣。憂心有忡以此。○何氏楷曰：平陳與宋之後，即往伐鄭，既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矣。未幾魯翬帥師來會，復往伐鄭，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歸師，故曰不我以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喪，息浪反。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下，叶後五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

附錄 輔氏廣曰：三爰字有聊且之意，行伍居處自有常所，此則任情所適，并行伍中所當居處之所矣。至喪其馬，則不能馳驅矣。○唐氏汝諤曰：憂心日結，不復以戰鬪爲念，此雖以心懈弛，亦見其無節制，而軍有敗形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詞，云我此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居處，於何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

○死生契闊，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老，叶魯吼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嚴氏粲曰：吳若闊何隔，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爲間闊之義。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鄭氏康成曰：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從

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集釋】嚴氏粲曰，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者便爲死生之別，怨辭也。○徐氏光啓曰，死生契闊作二事看，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朱氏道行曰，死生雖合，決不相忘，此成說也。執手二句，卽成說時寸寸誓，但有生合，無死離，貝矢嚴如此。○徐氏鳳彩曰，從役者不以國事爲憂，而惟繫情室家如此。

○于_{音吁下同}嗟闊_{叶苦劣反}兮，不我活_{叶戶劣反}兮；于嗟洵_{音荀}兮，不我信_{叶師人反}兮。

【集傳】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孔氏穎達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集說】嚴氏粲曰，歎從今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其怨深矣。

【總論】孔氏穎達曰，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曾氏鞏曰，非獨爰居爰處之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徐氏常吉曰，首章言南行之事，二章本南行之故，三章陳怨憤之以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追思室家之約，五章深悲室家之約皆自忘家之情而言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集傳】朱子曰，案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爾。○汙氏質曰，衛伐鄭之役，宋陳蔡皆從，夏秋再舉，不堪遠役也。○嚴氏粲曰，衆仲云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之言信矣。○朱氏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某氏某曰，案左傳，隱公五年夏，衛伐鄭而還，九月，而州吁殺。當時從事之士，不但怨深而死亡。北矣史記稱鄭役亡而州吁未與之友吁得志而從鄭爲役也，是其身負不義，而又重惡，此詩之錄，著戒大哥。

凱風自南_{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_{於驕反}，母氏劬勞_{叶[illegible]}。

【集傳】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_{李氏樗曰，南風長養萬物，真棗，故曰凱風，凱樂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_{毛氏萇曰，棘，難長養者。○許氏謙曰，棘，酸棗也，大曰棗，小曰棘。○陸氏佃曰，棘性堅強，背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餘木。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胡氏紹曾曰，棗棘皆有束，音刺，棗獨高而直立，生獨高，棘列生，獨卑，故取爲女子之喻。棘有赤白二種。}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以凱風喩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天夭以喩七子少長之貌。○孔氏穎達曰。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長大。猶若子之孰。母慈養之以成長。○歐陽氏修曰。凱以言其樂之倫。若子慈子心者。猶也。故樂長養之仁。○呂氏曰。心至於天天。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的也。○嚴氏下曰。棘非能順者。而凱風有母之道。使自吹之。使其心天天然和以茂也。○嚴氏粲曰。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天天言劬勞。○朱氏善行曰。以凱風比母氏。凱和思同天地之施。言淡心比孩提之誠。未言夭夭比孩提之色笑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集傳 興也。劉氏瑾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毛氏萇曰。棘薪。其成就者。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何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也。○劉氏彝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楊氏時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輔氏廣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嚴氏粲曰。棘心。稚子之幼小。棘薪。稚子之成立。凱風吹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爲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也。○□□成□衛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朱氏善行曰。聖善其母。而自謂無令人。以風美而材不美。從負此吹耳。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集傳 興也。浚。衛邑。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卽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辭。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孔氏穎

達曰寒泉有益於浚民以興七子無益於母○陳氏鵬飛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其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道行曰有子數多而勞苦母氏反不得與下泉比報傷哉責已愈深而諷母愈深矣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首章劬勞不同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集傳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 毛氏萇曰睍睆好貌○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悦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悦母心哉 輔氏廣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集說 鄭氏康成曰睍睆以興顏色悦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孔氏穎達曰言黃鳥有睍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興必以類睍睆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悦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善辭令也○何氏楷曰七子怨艾之深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悦者而今無有也不獨引為己非亦寬為母地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曾氏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太爽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悦之有子而莫慰母心○黃氏櫄曰孝子不斥母之過而誦母之劬勞以為七子而不能安一母曾

寒泉黃鳥之不若而不能感其母此大孝養志也○謝氏枋得曰不怨母而責已孝之至也○朱氏公遷曰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四章主於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附錄 孔氏穎達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自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使母遂欲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言孝子自責之意也○朱氏謀㙔曰凱風美孝子也寘母不能安其室七子自責以諷之幹母之蠱矣○胡氏紹曾曰不能喻親於道非孝也凱風皆惟不怨而勤勤自艾此所以能慰其母終不去遂其詩何悱惻感人也

辨證 序曰凱風美孝子也又曰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鄭氏康成解之曰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朱子則以為此詩乃孝子自責之辭而不及其母之不嫁蓋據經文而言而不旁測其事也

然編曰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則亦不盡廢古說矣夫使當日孝子自責不能感動其母卒致嫁去七子亦遂已焉是何足成其為孝也故附錄諸儒之從古說者以補傳義之所未足。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集說 楊氏以武曰曹曰母不安其室七子欲留之而不敢斥言乃自訟於不令痛自咎責此次舜負罪引慝之意

雄雉于飛泄泄（以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集傳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 陸氏佃曰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文明可用為儀 泄泄飛之緩也 李氏樗曰泄泄自得也 懷思

詩。道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鄭氏康成曰：伊，當作繄。繄猶是也。

[附錄] 輔氏廣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詒伊阻，不以怨人也。○朱氏公遷曰：物得自由，人不如物，故以起興。○鄒氏泉曰：即物之自得，而興所思者不得自如也。○劉氏瑾曰：本爲王事伊阻，而顧以自詒，蓋勤王臣子所當自盡，若人所自致者然，不敢歸怨其上也。此見婦人能知大義處。

[附錄] 段氏昌武曰：曾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怨思之切耳。○嚴氏粲曰：此詩及兔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故以善鬭之雉興之。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雄初飛則張其翼，喻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喻其夫從役而己留在家也。我今思之，乃自取今之阻隔，悔不從行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集傳]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嚴氏粲曰：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朱氏公遷曰：上章託物爲君子之行役勞苦而起興，此章託物爲己之思念勞役而起興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集傳]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人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只暮所見，婦人情思，終何意其間。○嚴氏粲曰：觀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歷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集傳]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鄭氏康成曰：爾，汝也。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胡氏安國曰：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陳氏傅良曰：忮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慾。故人之恥貧賤患難者，能不忮則或入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忮。故忮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己。○李氏闕祖曰：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

處而得全也。

【集說】張子曰。不忮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呂氏祖謙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役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可未害也。○朱氏公遷曰。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所謂德行也。思君子之[illegible]矣。而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雉之所以爲賢也。○許氏[illegible]知德行。然君子而曰百爾。詩人詞不迫切。蓋其思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之間和氣充溢。推賢讓能。○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以善處。得全王屈。亦此意。○顧氏夢麟曰。六帖云。念其久處不常。但得保全亦幸。正思之最深最切處。漢書萬里之外。以身爲本。

【附錄】嚴氏粲曰。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人不知知何爲德行。獨我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往而不善。蓋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

【總論】程子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深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勉以正也。○朱氏善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也至。忮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忮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衍行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爲先王之遺澤也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集說】謝氏良佐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處言事。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案】此詩乃婦人怨曠之辭。序說以爲刺。或是推本而言。然篇中無此義也。鄭康成泥之。遂多謬解。當以朱子集傳爲情。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苦例反

【集傳】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

孔氏穎達曰。外傳魯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度水也。○嚴氏粲曰。匏瓠爲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陳氏子龍曰。瓠似瓠而圓。亦曰壺盧。性浮。腰之可以涉水。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爾雅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孔氏穎達曰。深淺各有所對。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耳。對揭之淺耳。爾雅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也。其實由膝以上亦爲厲耳。○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集說】毛氏萇曰。遭事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朱子曰。匏尚有葉。是未枯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許氏謙曰。以水喻禮。涉是徒步渡水之名。水淺可涉。則是合禮而可行者也。水深險而不可涉。則是非禮而不可行者也。今濟處有深涉。是不可涉者也。況匏尚未可為濟渡之器。以比非禮非時不可行之事。是指淫亂而言也。然於可渡處。又當分揭厲淺深以喻以禮比事有合禮可行。而又須擇義。謂雖然禮可成男女之好。又擇義而行之可也。四句作兩截看。濟涉之深。非厲之深。深涉是水太深而不可涉者。下兩是水可涉。而又就其中度淺深而厲揭也。○朱氏善曰。行者之涉水。必度乎水勢之深淺而揭厲之。男女之昏姻。必審乎事理之可否而從違之。彼不度可否而率意妄行者。未有不陷於惡者也。○朱氏道行曰。匏有葉則未可斷而繫以渡涉。有葉則未可斷而繫。云濟有深涉之可濟處。言深者厲。淺者揭。亦各有宜。彼男女昏姻。少長貴賤。豈無其宜。而得私相要約耶。

【附錄】序曰。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氏康成曰。夫人謂夷姜。○孔氏穎達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適伋。為公所要。乃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不可越。○鄭以為過水各隨淺深之宜。以興男女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犯禮而烝於夷姜乎。○范氏祖禹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illegible]反）。

【集傳】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張氏學龍曰。說文曰。軌。車轍也。從車九。軓。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皆從之。詳然集傳獨從軌。蓋以九牡叶之也。若軓聲則難叶矣。○羅氏中行曰。周禮輈人疏。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為軌。謂會曰車軸謂轊頭也。轊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轍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轍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廣狹言。蓋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輪中。言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集說】陸氏佃曰。以雌求雄者。淫也。非特以雌求雄。而又求牡焉者。亂也。○朱子曰。承上章之興以為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與濟有深涉。以濟盈與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張氏學龍曰。走曰牝牡。此以雉稱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雞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也。是又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也。如此觀之。則得詩人之意。如集傳之旨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淫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

○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叶[illegible]反）。

【集傳】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孔氏穎達曰，生執之以行贄，故言鴈。雝 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毛氏萇曰，日始出，謂大昕，言於之時。昏禮，李氏如圭曰，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爲昏。納采用鴈，鄭氏康成曰，鴈者隨陽而處，以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孔氏穎達曰，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朱子曰，凡贄用生鴈，左首，以生色繒交絡之。○劉氏瑾曰，集傳但言納采用鴈者，惟舉六禮之始耳。○陳氏子龍曰，本草行義，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北，寒則南，以從和氣，所以爲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鄭氏康成曰，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親迎用昏。○孔氏穎達曰，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氏云，取陽往陰來之義。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鄭氏康成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言昏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胡氏一桂曰，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昏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朱氏善曰，棄禮則必至於妄作，違義則必至於妄求，此淫亂之人所以逆理犯分而不顧也。

【附錄】嚴氏粲曰，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古雖雝然和聲之鴈，於日出灿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

○招招招遙反舟子叶奬里反，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集傳】比也。招招，號召之貌。孔氏穎達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集說】毛氏萇曰，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嚴氏粲曰，一章□□□以從淫亂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待禮。○朱氏道行曰，求復以涉渡，此比與首章匏

有舟涉者不從，從舟子之招，而惟我友之須，乃淫者隨招即赴，不須我耦，是以終身之說，反不若一航之渡也。然此非獨與淺深厲揭之意，亦以爲寓勸求牡之消矣。○徐氏鳳彩曰，上章於迨字見不迫，此章於須字見不苟。

【附錄】鄭氏康成曰，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爲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張氏彩曰，上章言以禮之士，以申刺宣公。此章言守禮之女，以申刺夷姜。有招我者，猶未可輕往，況以女而反求男乎。

【總論】輔氏廣曰，此詩意雖工，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背理，三章則語之以昏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

逆理而無有不可也○許氏謙曰濟盈不濡軌一節下兩句雉鳴求其牡戀一章上兩句三章言昏禮之正即深厲淺揭之意而濟盈不濡軌之反四章言非類不可從即涉有深淺之意而雉鳴求其牡之反

附錄 呂氏祖謙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娶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illegible]

集說 嚴氏粲曰匏有苦葉新臺詩何笑君子皆老鴆之斧斧著滅之由也○沈氏守正曰通詩旁敷託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風人之旨也

案 此篇朱子云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故從指爲淫亂之人凡作此詩者刺爲是比喻意旨微婉絕不類序原無可據以詮釋第中云雉鳴求其牡則與泛刺淫亂者不同且古序與詩同時而出亦無以斷其必不然也姑存之而不削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集傳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毛氏萇曰陰陽和而谷風至○孔氏穎達曰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陳氏推曰陰陽之氣噓則爲風噓則爲雨而非風所致然谷風至陰陽和故可以陰而雨葑蔓菁也陳氏

子龍曰埤雅云蕪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一名菜菔所謂溫菘也根長葉厚而者謂蕪菁葉闊厚短者爲蔓菁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爾雅釋草菲芴○孫氏炎曰葍類也○郭氏璞曰即土瓜也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嚴氏粲曰江南有之吳人謂之食莖冬食根其苗類與相似而異春食苗夏食心秋三月中蒸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德音美與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嚴氏粲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黽勉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集說 鄒氏泉成曰二菜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莖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子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原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好音也當以好音無違至於偕老○輔氏廣曰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根比婦人之色○嚴氏粲曰上四句言室家之當和下是言己德之可取此只言夫婦之常道以見今日

之不然也○沈氏守正曰德音莫違下治家勤生之作苟能如是足以偕老矣無夫婦而論色之道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音祈 誰謂荼 音徒 苦其甘如薺 音泚在禮反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集傳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 ○孔氏穎達曰說者明畿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是英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呂氏祖謙曰韓愈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內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荼苦菜蓼屬也 陸氏璣曰荼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邢氏昺曰荼味苦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堪食但苦耳 詳見良耜 薺甘菜 陶氏弘景曰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 陳氏鵬飛曰物莫苦於荼婦人見棄其情甚苦以荼反甘於薺矣 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劉氏瑾曰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冀其夫之薄情下四句則比己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錯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又意亦放此云

附錄 ○鄭氏康成曰君子與己訣別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程子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李氏公廉曰此章見棄之時不忍絕意於夫而夫則絕意於己也

○涇以渭濁湜湜 音殖 其沚 音止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古口反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胡口反

集傳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 皇輿表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 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 皇輿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 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 皇輿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 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 皇輿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入河○呂氏祖謙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渭濁天下所共知如云河濱也 湜湜清貌 ○呂氏慎曰湜湜水清見底 沚水渚也 ○朱氏公遷曰沚流之別出者不與渭合之徐清故曰湜湜 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 音偃 石障水而空 音控 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 賢遍反 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

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鄭氏康成曰毋者喻禁新昏也女毋之我家取我爲室家之道 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己又本己見薄之由。由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已雖爲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爲室家矣君子何爲安樂女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歐陽氏修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淫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蘇氏轍曰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棄猶愛其後之不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恤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詞也○輔氏廣曰不忍遂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許氏謙曰毋逝我梁謂勿踰越我成規模毋發我笱謂勿敗我所爲之事遑去而猶有顧其家之意○朱氏公遷曰言已之容貌雖衰而猶有可取者然夫既絕於己則已無可奈何矣任己之去然況暇爲新昏計哉○沈氏守正曰涇之濁以合流形之而濁假令於其出處觀之未始不清也色之衰以新昏形之而衰假令略色而求之未始無可稱也。

附錄 程子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是是清混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呂氏祖謙曰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卜反救之叶居尤反

集傳 興也。方桴也。許氏愼曰方併船也○徐氏鍇曰並兩船也 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劉氏瑾曰泳與游今俗所謂泳浮因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許氏愼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孔氏穎達曰匍匐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義。○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毛氏萇曰有謂富也亡謂貧也○孔氏穎達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隨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我皆盡力求之○劉氏瑾曰深淺以與有亡方舟泳游以與勉求也 又周睦其鄉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之家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張子曰皆婦人自陳其夫之言○輔氏廣曰勤勞家事則恤鄰里以有常之所謂德之下章之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鄰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顧氏起元曰治家時而能相夫說而睦鄰又治家中餘事見其無所不盡乎有則應其正而不以有為足無則求其有而不以無為歉正見黽勉之處○朱氏道行曰此章敘始同心以敘家淺之說起自亡之求有匡之救揭出哀死之悲相夫子睦鄰敦厚德意似不是說自家之愛

不我能慉許六反 反以我為讎 既阻我德 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 昔育恐育鞫居六反 及爾顛覆芳服反 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

【集傳】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 黃氏一正曰育生理也生理不遂曰鞫 ○承上章言我於汝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 程子曰凡人所以惱而不知其善者蓋因其心阻絕其善故也○鄭氏泉曰售謂物出手也猶賣也 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 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李氏樗曰王氏所謂昔恐懼惶于顛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輔氏廣曰或問昔育恐育鞫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恐不甚貫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前說亦不甚明白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章言故夫棄我之確然如此患難相保安樂相棄可怨也

○我有旨蓄勅六反 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 宴爾新昏 以我御窮 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 既詒我肄羊至反 不念昔者 伊余來塈

【集傳】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 項氏安世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肆勞甚怠也 黃氏一正曰婦勞極矣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蓋功故婦初來曰來也 ○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劉氏瑾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收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至來春又耕治之以種菜茹故畜菜但以禦冬也 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 朱氏公遷曰物可采陳而取新夫婦不可圖新而厭舊此以興置事理不同為興 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

之深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曾氏曰[illegible]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illegible]可知○蘇氏轍曰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今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不念昔者由我而致此安息也○輔氏廣曰本二章人可見其怨而不怒○黃氏佐曰此章既與其同乎苦而反棄於樂因言其薄於今而舉[illegible]於始見得當時亦如兄如弟來昔何厚而今何薄昔何愛而今何忍也此詩須反覆玩味方見悲怨之情上下相承可謂善作者矣○陳氏所學曰諸辭並言乎日治家勤勞之實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苦之事今彼反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也○朱氏道行曰洗[illegible]因夫新昏[illegible]此以與[illegible]相形不勝苦樂之別

【案】徐氏常吉曰此詩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而治家勤勞亦即其德中事篇中屢言德音見已無可棄之罪也首章先論夫婦之常理見不當以色故棄之而夫也不然二章述有見棄之實三章乃推言所以見棄者正爲顏色之衰而不[illegible]其德也四章乃自道勤勞以見其無可棄五章又原夫之不有其德者由其本心拒卻其善[illegible]但令勞於貧苦之時而棄於安樂之後人情尤不能堪[illegible]而又言夫之忍且薄如此因追念其來時之[illegible]而怨之[illegible]也○沈氏守正曰首章言夫婦之常道下反覆陳已見棄之情事中以德色爲主大旨色所以棄已有德所以悲

谷風六章章八句

【集說】朱子曰此逐婦之辭也[illegible]有寵而見棄緣見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輔氏廣曰[illegible]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怨而不怒怨而不怒致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朱氏善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勤有賙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凡是所謂可棄之之罪也從以其夫之安於新昏而不以爲[illegible]棄之且然其[illegible]之有序而不迫如此[illegible][illegible]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集說】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illegible]兩[illegible]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孔氏穎達曰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 微猶非也 劉氏瑾曰此章二微乎義不同 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 陸氏德明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段氏昌武曰曹[illegible]曰黎侯國也壺關縣有黎亭東郡有黎縣未知孰是○嚴氏粲曰[illegible]黎之東即古衛地衛之附庸也○王氏之長[illegible]呂氏[illegible]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城 而寓於衛。鄭氏康成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穎達曰彼逐而云寄[illegible]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illegible]服[illegible]以寄公[illegible]何[illegible]地之君也[illegible]地爲[illegible]與此別 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沈氏守正曰微君之故者非怨之也激其君以有爲也。

【集說】鄭氏所成曰君何不歸乎[illegible]於此之[illegible]○孔氏穎達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故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爲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輔氏廣曰式微式微胡不歸蓋寓之心義之辭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忠敬之[illegible]至也

(二)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集傳】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集說】李氏樗曰凡失國者[illegible]在其中感曰辱在泥塗是也○黃氏櫄曰中露泥中諸家以爲辱在泥塗是也古注以爲二邑名亦近理以爲[illegible]所毒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范氏處義曰留于衛彼亦何足言以君之故不可

【[illegible]】在此無需也以君之躬不可在此泥塗也爲衛不

能振起其微不若甚歸故因之爲他也○朱子語類問式微詩以爲勸君歸雖曰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爲若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嚴氏粲曰黎侯已寓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也也其臣知衛之不足賴故勸以歸○姚氏舜牧曰此詩雖勸黎侯之歸亦有責衛君之意微其詞曰胡爲乎中露胡爲乎泥中蓋猶見乎詞矣

【附錄】毛氏萇曰中露泥中衛邑也○鄭氏康成曰黎侯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水經注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注詩式微黎侯寓於衛是也○曹氏學佺曰考黎侯寓衛泥中中露二邑今在東離狐城者是隋開皇中置廩邱縣於此側近卑濕城居水中

【辨】毛萇以中露泥中爲二邑當非無本但同時地理已爲荒遠難稽而後代都邑志[illegible]或因[illegible]而附會其說不若[illegible]以中露泥中作實[illegible]陷溺解於詩義尤爲深長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集說】朱氏公遷曰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illegible]作於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於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旄丘之葛兮叶居謁反何誕之節兮叶徒旱反叔兮伯兮叶音逼何多日也

【集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孔氏穎達曰釋邱云前高旄丘[illegible]謂前高後下以前高後下故傳亦言後下○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旄丘在濮州臨河縣東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而衛猶不見救焉○嚴氏粲曰黎臣寓衛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

而詩其臣婉辭也。○鄒氏泉曰：此章即時物變之久，與衛臣救之緩也。以多日為言者，望之之意切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叶舉里反必有以也。

集傳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集說 王氏鏊曰：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也如此。○沈氏守正曰：曰必有與，必有以，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遑起居，不俟終日者，何為若是之處且久也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集傳 賦也。大夫狐蒼裘。記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蒙戎，亂貌，言弊也。呂氏祖謙以蒙戎狐裘之貌，若士蔿曰狐裘蒙茸。○黃氏一正曰：言葛而又言裘，歷冬夏，見其久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音潰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案：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孔氏穎達曰：杜預云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嚴氏粲曰：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亦在西，故往衛則東行。說越國而寓東，非也。

集說 毛氏萇曰：無救患卹同也。○蘇氏轍曰：黎雖異國，而相為脣齒，黎亡則衛及矣，詩所以與同患者。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之。○嚴氏粲曰：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己耳，不知脣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澤之敗。○鄒氏泉曰：此章上二句，蓋已寓衛之久，下即其所以不救者諷之也。不與己同心，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惻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拯救之心。是已不言不肯救，而只言不與己同心，此正所謂微諷切之也。叔伯之不來，乃自不來耳，非真有與國之約、他故之臨也。○朱氏道行曰：不言秦越之視，僅言心之異同，故注以為微諷也。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集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王氏安石曰：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鄭氏康成曰：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黃氏櫄曰：言衛侯褎如服充耳而不聞也。淇奧詩云：充耳琇瑩。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

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充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責其詞，則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輔氏廣曰：褎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自諷而責，是皆性情之正也。

附錄 許氏謙曰：瑣尾流離，宜從王氏之說，爲役於詩人自言之意，謂黎侯窮困於此，而細而觀之，久處而失職矣。而衛之諸臣不能救之。篇首之深望以○嚴氏粲曰：責其不能聽己之訴，如以瑱塞耳而無聞也。○鄒氏泉曰：此章上二句言己窮衛之甚微，下直責衛之不救也。

存疑 劉氏本翁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有望衛之怨也。三章褎所與同微怨也。四章褎如充耳，不能不怨也。○朱氏公遷曰：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大微處固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刻，可謂賢矣。○馬氏時可曰：黎之臣子，望救於衛，其詞雖危迫，而終無責人之意。此所謂處患難而不失其正也。

案 旄丘篇，毛鄭專主責衛說，次章必有與，責衛不行仁義，必有以，責衛不務功德。總言實有戎事，不肯迎我，末章責衛諸臣褎然有尊盛之服，而德不能稱也。朱子則以與國訓與，以他故訓以，言其必有所與而來，故三章疑其無與同心者而不來。蓋救災分患，非一國所能獨任。觀齊晉主盟，凡役必合諸侯，可見當於終不見恤，乃知非無與國，非有他故，乃衛之君臣褎如充耳若聞若不知也。曲折以體其情，而終乃質言以責之，尤見忠厚之意。

旄丘四章，章四句。

集傳 說同上篇。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爲州伯，當修連率之職，以救於己。今衛侯不能修職，不救於己，故黎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李氏樗曰：衛無救患之志，不惟不能救，乃四鄰以至黎亡，而國亦不保。其後衛爲狄所滅，於齊桓公以霸伯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觀此詩，知黎人之怨衛爲最切。○黃氏櫄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集傳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呂氏祖謙曰：萬舞者，二舞之總名。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傳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劉氏瑾曰：干，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二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鄭氏康成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范氏處義曰：伶官之名，起於黃帝之臣伶倫，取嶰谷之竹，吹黃鍾之宮。至周景王問無射於伶州鳩，是也。以官名之氏，有

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伶官者，樂官之總名。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諸侯有樂正之屬，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輔氏廣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深得其旨也。

○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集傳】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朱氏公遷曰：人馬皆從容不急迫，故轡柔如此。○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劉氏瑾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而實自嘲也。

【詳說】程子曰：此章言其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也。○朱氏道行曰：稱人曰碩，重其品也。俁俁指形體，亦帶儀度說。如虎之力，因舞而見。執轡如組，亦其力能駕馭而周旋折旋，不失其馳也。此以御之一節言才，舉此以見其餘耳。

【附錄】孔氏穎達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如虎可以能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眾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

【集傳】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陸氏德明曰：籥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氏云：形似笛而小。○孔氏穎達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是也。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孔氏穎達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儀禮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胡氏紹曾曰：錫爵之禮，舊以公庭為宗廟，故云祭末有畀輝胞翟閽寺也。朱子不拘祭祀，故引獻工。○徐氏鳳彩曰：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必錫之於君，故曰公言錫爵，重君命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輔氏廣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以為惟輕之，是以玩之。志惟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之；玩之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誇

猶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集傳】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卽今甘草也。（鄭氏康成曰。榛苓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集說】張氏學龍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爲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而思之深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乃見不恭之情實。夫其所思者在西方之美人。則當世無有可其意者。故玩之如此。

【纂疏】朱氏公遷曰。一章自著其位處。二章自著其才力。三章自著其榮寵。四章乃言其情實。而有鬱鬱之意焉。○朱氏善曰。簡兮簡兮。言其志之大也。有力如虎。言其才之武也。執轡如組。言其藝之精也。赫如渥赭。言其貌之充也。皆自誇之辭也。而不免仕於伶官。則亦可辱之甚矣。使遇西周之盛王。豈使我有是哉。盛王旣不可得而見。則賤役亦不可得而辭。於是而執籥。於是而秉翟。於是而錫爵於公庭。玩其[illegible]意則歎然以爲辱。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安得言從之游。以寫我心之憂乎。此其思也深矣。其意也遠矣。而世莫之知也。意此輕玩之心所由生也與。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集傳】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說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爲此。則自不得志耳。）

【附錄】李氏樗曰。伶官者。賤職耳。今以賢人乃爲之。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正猶此詩言君子仕於伶官。蓋生不遇時。屈於賤役也。○王氏柏曰。自古出仕者。大略有三端。處衰世不擇而仕。近於玩侮不恭。如簡兮是也。亦有盡心竭力。不計貧窶。歸於天而不怨。如北門是也。知禍亂之將作。相呼而遠遁。如北風是也。簡兮雖舉也。非自度果有不臻不縮之操。其可苟哉。北風北門。有人當時量力而爲之。未可輕相詆訾也。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叶新齎反 孌力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集傳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王氏應麟曰毖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泉水，即今衛州共城方輿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音閭方輿表今彰德府林縣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毛氏萇曰諸姬同姓之女〇李氏樗曰諸姬同姓媵從之姪娣也與之謀欲其以情達也 〇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懷，至也。言我有所至念於衛，無日不思也。〇范氏處義曰：泉水始出，雖毖然而流，尚能至於淇。淇，衛地也。可以人而不如彼泉水乎？此我所以懷歸衛國，無日不在念也。蓋然諸姬乃衛女所嫁之國娣媵之屬，故聊與之計歸衛之事也。〇輔氏廣曰：讀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思，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處極好處。凡人之情，有私背公，故不論誰，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惟謀於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〇朱氏公遷曰：泉水流淇，不易其地；女子思歸，不忘其感。彼此皆有定向也，故以為興。

〇出宿于泲，子禮反 飲餞音賤于禰。乃禮反 女子有行，遠于鶴反

父母兄弟。叶待禮反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奬禮反

集傳 賦也。泲，地名。王氏應麟曰地理志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泲東郡臨邑有泲廟 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毛氏萇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〇孔氏穎達曰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祭軷即軷釋也所以為祖祭者事已方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軷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及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爲出宿而設 禰，亦地名。王氏應麟曰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冤朐縣北七十里 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劉氏瑾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爲夫人作而以諸姬爲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〇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故歸則又思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

附錄 鄭氏康成曰：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〇孔氏穎達曰：衛女思歸，言我欲出宿飲餞以禰備，因爲親問諸姑及伯姊而已，皆爲犯禮也。

我而止我也○范氏處義曰衛女始謀歸必有以遣大夫寧兄弟之禮告之者而衛女之意未能自已謂汝子既嫁雖當遠父母兄弟我今謀歸止欲問父之姊妹與己之伯姊爾舍兄弟而言姑姊遠嫌也

附錄諸姑伯姊鄭孔皆以爲指在母家者而言考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未載有姑姊從媵者然傳以諸姬爲姪娣諸姑伯姊即指所謂諸姬者然無文可證朱子第據時義而言之耳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集傳賦也干言地名王氏應麟曰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縣有堯山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陸氏德明曰舝車軸頭金也嚴氏粲曰未設舝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脂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鄭氏康成曰言旋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呂氏祖謙曰還車猶言回轅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衛女之意既未能自已尚欲出宿飲餞而行且欲脂舝其所乘以□之中使疾至於衛國自謂雖不爲瑕疵而未免有害於禮謂禰當道大夫也○嚴氏粲曰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以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爲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以下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爲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言向由泲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傳賦也肥泉水名毛氏萇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鄭氏康成曰自衛而來所渡水○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須漕衛邑也鄭氏康成曰自衛而來所經邑○孔氏穎達曰鄭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集說朱子語類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沈氏守正曰思肥泉而永歎思須漕而悠悠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慰我靡日不思之憂哉只如此序過而不可歸之意自在矣

總論蘇氏轍曰思歸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錄之也○輔氏廣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娣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況婦人乎○胡氏一桂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

遠父母今父母終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初嫁時宿餞於所嫁國之干言。皆擊歸衛弟未知有害於義理乎此正謀諸姬之語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因悠悠之思慕欲往遊而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總論]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朱氏善曰禮緣人情而爲之則父母其根本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聖[illegible]爲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之情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食者姑姊妹[illegible]使父作沒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爲之主乎聖人於此掌以義斷恩不以恩而掩義故制爲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

林氏[illegible]曰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illegible]衛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作[illegible]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衛國之女思衛而作詩以爲衛音也[illegible]○陳氏[illegible]曰泉水竹竿作於無事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所必然也[illegible]故其[illegible]以[illegible]賦於[illegible]故[illegible]以[illegible]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傳]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張子曰出自北門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曹氏粹中曰北門忠臣行役之所由出 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毛氏萇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窶貧也則窶貧爲一此終窶且貧爲事之辭故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李氏樗曰窶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此意思 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季氏本曰謂之何哉無所歸咎之詞。

[發明] 鄒氏忠胤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人敍仕者之意君不知己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用書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爲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己[illegible]不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李氏樗曰終窶且貧君之莫我知也君不我知歸之天而不怨於君乃知天命者之言○嚴氏粲曰此蓋從事獨賢之歎也但言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非計祿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哉

【集傳】賦也。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孔氏穎達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也。○范氏處義曰：王事，上所命之事也。適，之也。鄭氏康成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政事，其國之政事也。范氏處義曰：政事，職所治之事。一，猶皆也。埤，厚也。室，家。謫，責也。李氏樗曰：室人徧謫，見其勞苦而憂貧不能無怨。陳氏推曰：謫謂其貧不能養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朱氏道行曰：盡入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言非直貧窶，而外爲君所困，內爲家人不知，故又自決歸之於天。○范氏祖禹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曰見而有不知其心者。○許氏謙曰：外不見知於君而不得行其志，內爲窶貧之故而有室人之謫，困於內外極矣，乃一歸之於天，非知命樂天之君子能如是乎。○王氏志長曰：王事政事，蓋言煩簡鉅細莫不叢集於一身者。記曰：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此其爲先王之經歟。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集傳】賦也。敦，猶投擲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云敦，迫也。○孔氏穎達曰：傳云敦，厚也。箋云

敦猶投擲，蓋以事與之無所爲厚也，故以爲投擲於己。○黃氏震曰：鄭云投擲，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以爲厚，則難說矣。釋文云迫，義亦相近。○朱氏道行曰：敦者投擲煩多，一時分理不遠。遺，加。摧，沮也。鄭氏康成曰：摧者，刺譏之言。○孔氏穎達曰：毛以爲室人更責，則非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已者是室人責已，故以摧爲刺譏已也。○輔氏廣曰：摧，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集說】李氏樗曰：此詩云婦人處內之，或摧之，則與殷其靁言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者大異矣。○范氏處義曰：上所命之事有適至而不可辭者，有政事而不容緩者，職所當治之事，則厚以益我，不一而足，厚以遺我，不容辭避，以有役使不均、從事獨賢之意。○貧窶艱難，既知有命，何足形於言，室人朝夕相處，誚責摧沮，交徧不已，故不免作此以自解。

【附錄】張子曰：此詩忠臣所自作。○朱氏公遷曰：前一章歎其貧窶而安於命，後二章歎其勞苦而安於命。○朱氏善曰：投之以王事之重，遺之以國事之難，益之以家計之窶，賢者之處此亦難，而又家人之交謫，則是內不見知於妻子也；祿食不足以自存，則是外不見知於君上也。斯二者，人之所爲乎？抑天之所爲乎？然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盡心竭力以爲其所當爲，而無一毫怨懟之心，所以爲賢。○陳氏推曰：三章一意，總敘已之見困於人而歸之天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集傳】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

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輔氏廣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則與其變而不失其道者可以爲萬世臣子之法也

[集說] 李氏樗曰人臣事君惟盡其忠而已若以利祿存心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表記云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小言受大祿則深論其分固不當受也以大言受小祿則不見知於君亦所不當受也衛之忠臣終窶且貧是不見知於君非與較祿之厚薄者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

攜手同行。叶户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下同且。子徐反下同

[集傳]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鄭氏康成曰寒涼之風病害萬物○孔氏穎達曰風雪竝喻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也○程子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夏而自南則養物秋而自西則成物冬而自北則殺物涼寒氣也。雱雪盛貌。孔氏穎達曰天既爲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范氏處義曰北風寒涼雨雪雱然而盛此威虐可畏之喻惠愛。鄭氏康成曰性仁愛者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陸氏德明曰爾雅作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歐陽氏修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皆言無暇寬徐當亟去也○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集說] 蘇氏轍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李氏樗曰詩人以風雪喻暴虐如終風之詩曰終風且霾終風且曀之類皆取於暴虐此詩亦然○呂氏祖謙曰好我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輔氏廣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敢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胡氏紹曾曰北風雨雪鄭箋喻政教酷暴朱注虛言氣象虛邪二句舊云在位之人其故寬虛徐閒者盡變爲刻急之行朱注較善兩其字初尚疑可緩亟則萬不能已矣是其心雖不忍而見幾則當速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集傳] 比也。喈疾聲也。謝氏枋得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霏雨雪分散之狀。劉氏瑾曰雨雪落急也○謝氏枋得曰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附錄] 毛氏萇曰歸有德也○范氏處義曰北風喈然有聲雨雪霏然而下此威虐及人之喻也始威虐方盛謀與惠而相好者攜手同行而去今威虐及人則行計遂決當求有德者歸之耳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旣亟只且。

[集傳]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陸氏佃曰：舊說以狐有媚珠，善變化，其爲物妖屋，故詩以刺惡。烏，鵶，黑色。陸氏佃曰：烏一名鵶，其名自呼，鶬全黑。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附孤與烏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輔氏廣曰：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鵶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柔車非賤者也。攜手同行，賤者去也。攜手同車，則貴者去之矣。言國人貴賤皆偕其去也。

□□□□□□之而適他國也。○程子曰：同車亦偕行耳，□□辭意益迫矣。同車有已觸之意。○范氏處義曰：□□言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叢懼及於禍，謂今日之行當緩乎，當急乎，再三言之，人情可見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首章二章言君政酷暴，卒章乃君臣並言。三章大二句皆言去，下二句言去之意也。○程子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持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爲詩之詞，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攜持無及於禍患也。君子全身遠害，惟恐去之不速，故其詞迫切。○李氏樗曰：夫去國豈人之本情哉。昔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衛之暴虐，而民亟去者，蓋恐遲留於此而遭其禍，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黃氏櫄曰：觀此詩而見民情之不可失也。人君能發政施仁，則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賢者皆欲立於其朝，而衛反是故。○劉氏瑾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爲仕於衛者所作。旣亟只且，三章言之，豈畢於忘君者，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顏氏是元曰：猶俱□以言其懇惻之狀，猶狐烏以言其危亂之兆，非當時實有是物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集說] 李氏公遷曰：北風與魏風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辭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矣。○陳氏際泰曰：北風，勞臣困於事也；北門，忠臣因於事也。北門獨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行遯之初焉，而無其繫戀。

靜女其姝，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集傳]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躑躅音擲。黃氏一正曰：搔首，人煩急則手爬其首也。踟躕，行不前也。○陳氏雅曰：男子已先至，而女猶未見，搔首顧盼，踟躕不前，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首章男女相慕悅，期而未遂之辭也。謂自靜之女有此美色，俟我於幽深之地，與心愛之而未得見，所以搔首懷亂，不果於行止也。○朱子語類：問靜女之人方相與狎昵，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爲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illegible]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爲德音矣，而曰[illegible]之辭也。○輔氏廣曰：觀此章所言，則爲[illegible]之言明矣。以女子

而後人於幽僻之地期之者不見而至於搔首踟躕此豈男女之正情哉○黃氏震曰靜之爲義詩紬又援曾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閒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豈意靜女其姝乃奔者以爲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眞有貞靜之德哉

【附錄】毛氏萇曰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孔氏穎達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行禮而不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張子曰後宮西北還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呂氏大臨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貌反彤管有煒于鬼反

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集傳】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毛氏萇曰彤管以赤心正人也○鄭氏康成曰彤管筆赤管也○歐陽氏修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集說】李氏樗曰赤色之管可以悅人如女色之美可以悅懌○范氏處義曰彤管女子所玩之物謂女之有美態者既以彤管贈男子其色煒然而充盛男子悅懌此管之色謂亦如女之美此女贈男之物也

【附錄】毛氏萇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孔氏穎達曰言貞靜之女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何氏楷曰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注云雖悅美女義在彤管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

○自牧歸荑徒兮反叶[illegible]二反洵美且異叶弋吏二音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叶與異

【集傳】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朱氏道行曰洵美雖述靜女言實指所歸之荑與下爲美美字相應

【集說】李氏樗曰自牧歸荑言自牧田之地而歸我以荑信爲美且異男女相遺正如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東門之枌之詩貽我握椒之類○輔氏廣曰先生惟不泥靜女其姝一句又以匪女之爲美之女音汝以爲指荑而言然後此詩之意明白矣○許氏謙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附錄】毛氏萇曰牧田官也○孔氏穎達曰荑潔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張子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如句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人也歸荑以備祭祀供且賓

【總論】歐陽氏修曰衛俗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雖幽靜之女亦然衆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

范氏處義曰周南被化則雖游女有不可求徒國淫亂則雖靜女亦不自保三章所詠皆男女相慕悅之事○朱氏公遷曰一章未見之時二章所會之時三章既會而歸之時○朱氏道行曰此詩企慕自男而城隅之約管荑之投皆女招搖邶風之淫與鄭同稱其見端於斯乎女淫曰靜出自悅懌者之口也

【附錄】呂氏祖謙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遂遜待問於後宮幽閒之地二章言靜之至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輾轉反側思服之切也橫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三章言賢妃貽以形管女史之法言形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因田官獻新物於君所饋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形管之贈著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為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案】靜女詩毛鄭推本古序謂陳靜女之美德以示法戒後人多從之朱子則本歐陽修之說序為男女期會之詩蓋玩其詞氣是男女相為慕悅未見有陳古諷今之意也但形管為女史所需以紀度法傳之自古朱子既主淫詩遂得其解以為未詳何物蓋姑闕所疑耳今節採舊說參觀以備形管之義云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且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

【集說】嚴氏粲曰此詩皆為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不刺一所化也○陸氏深曰靜女之詩序以為刺時以為淫泆之為靜以為也反辭有刺矣

【集傳】賦也泚鮮明也（爾雅四方而高曰臺○劉氏瑾曰泚水中臺影鮮明之貌○李氏樗曰新臺臨河今濬州遺址尚存○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寰宇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胡氏一桂曰臺在河上曰泚曰瀰皆從水義）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鄭氏康成曰鮮善也）○舊說以為衛宣公（孔氏穎達曰宣公名晉桓公子）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

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故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以公作臺要齊女故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蘇氏轍曰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謝氏枋得曰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集傳】賦也洒高峻也（陸氏德明曰洒韓詩作漼音）浼浼平也（陸氏德明曰浼

泚韓詩作𣻍䋎也。鄭氏康成曰：殄當作腆，腆善也。○孔
渥尾盛貌。殄絕也。氏穎達曰：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
禮注云：腆古文
字作殄是也。言其病不已也。

（六）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輯說 孔氏穎達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戚施面柔也。○嚴華谷曰：籧篨僂人不可使俯，戚施傴人不可使仰，要其俯仰有似云耳。○呂氏祖謙曰：籧篨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籧篨之疾，謂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謂非於此取義也。

附錄 范氏處義曰：凡人之為不善，猶有羞惡之心，往往多私其迹，惟恐為人所指目，雖其過未有隱而不形。然觀宣公於河上鮮明高峻之臺，肆為燕婉之行，固有間矣。

新臺三章，章四句。

集傳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輯說 朱氏公遷曰：衛詩美者多，淫詩少，未嘗與鄭比也。然新臺牆茨之惡，又國風中所絕有，故論淫詩必以鄭衛並稱，蓋鄭舉其全，衛舉其重。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

集傳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王氏應麟曰：水經注京相璠以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衛宣公之子有二子之墓，猶謂之莘墓。景，古影字。劉氏瑾曰：古字多省，影字葛洪始加彡。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鄭氏康成曰：願，念也。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附錄 凡氏補遺曰：伋壽爭相為死，赴死如歸，不顧其生，不知乘舟之無所薄，懸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還。猶一舟中之處科而亦不疑也，故國人傷之。心蘇氏轍曰：伯陽必以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而往殺之，而不可得見，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也。○嚴氏粲曰：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汎汎然何所歸乎？設言之事也，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而陳其乘舟之事，意自明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集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徐氏光啓曰：不瑕有害，凡再見，斷以朱傳爲正。）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爲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輔氏廣曰：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害其身而已。故先生謂此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爲君諱也。○朱氏道行曰：不瑕有害，疑其見害之詞，與泉水之有害於思者，其意異。

【總論】歐陽氏修曰：二子與非合理死，不得其所，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也。○范氏處義曰：伋不廢君之命，壽至代兄之死，不可謂不賢。況死者人之所難，古人視死若歸，必有以也。國人傷而思之，聖人所以取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集說】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總論】朱子曰：聖人錄國人之憫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承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於天下也。○許氏謙曰：君子之處事，以其有愧於心焉否爾，苟當於理而於心焉無愧，則何恤於人言。昔者大舜嘗爲之矣。伋子於此取法焉可也，而守經一節之義，豈非擇之未精者耶。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集說】劉氏瑾曰：衞三十九篇，而邶風有十有九，然亂當與政莫甚於此，所以爲變風之首，衞致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特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鄘一之四

【集傳】說見上篇

【附錄】孔氏穎達曰：王肅服虔以爲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爲列國，鄘風所興，不出於此。○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湯何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集傳】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鄭氏康成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音信）。○許氏愼曰：頭會腦蓋也，象形。○孔氏穎達曰：夾囟，故兩髦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內則：翦髮爲鬌（音朶），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喪大記：小斂，主人說髦。疏：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於兩邊。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此蓋指共伯也。鄭氏康成曰：共伯，僖侯之世子。乞作髳兩髦之人，謂共伯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音徙）笄總拂髦冠緌纓。我，共姜自我也。陸氏德明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儀，匹。孔氏穎達曰：言其同德齊意。○呂氏大臨曰：儀以人爲法也。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呂氏大臨曰：序言父母，詩獨言母，蓋止是母意，序所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集說】輔氏廣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則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不爲是惑乎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罔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嚴氏粲曰：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是不可以他適。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惟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黃氏佐曰：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之死靡他，從一之謂也。即柏舟有定所，與在己有定匹，之死以死自誓，非指共伯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集傳】興也。特，亦匹也。陸氏德明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治之謂亂也。○黃氏佐曰：特，如說人之[illegible]人稱夫之辭。慝，邪也。

以是爲慝則其絶之甚矣

[集說]許氏謙曰慝邪之匿於心者也他適而誓之死靡爲之其事猶顯至於一念邪思之微亦誓之死而靡慝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可渝矣○朱氏公遷曰自誓之意以漸而深

[附錄]○程子遺書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真氏德秀曰柏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陳氏櫟曰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焉可謂遏人欲之横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柏舟二章章七句

[集說]范氏祖禹曰衆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呂氏祖謙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墓道也自殺案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計其初即位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髧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朱氏善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閒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嘗滅也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寘之[illegible]之首宜矣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傳]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呂氏祖謙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顏所說蓋閨內隱奥之處也中冓之言以若門閨之言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孔氏穎達曰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是其事也故詩人

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人以牆防禁一家之非常上有蒺藜之草欲埽去之反傷牆而毁家以興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之非法中有淫昏之行欲除滅之反違禮而害國也○朱氏善曰宣姜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泄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而無復羞愧悔悟之萌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illegible]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集傳】與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陸氏德明曰：詳，韓詩作揚。揚，言之長。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集傳】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毛氏萇曰：讀，抽也。○鄭氏康成曰：抽，猶出也。○孔氏穎達曰：上云不可詳，則此為誦讀，誦於義亦通。必以為抽者，以讀誦非宣露之義，傳訓為抽，箋申抽為出也。辱，猶醜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埽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為醜，又悔而相戒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集說】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輔氏廣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

【案】鄒氏元錫曰：偕老之辭婉，婉是言也；牆茨之言屬法言也。然偕老詳容服，不詳不淑；牆茨言不可道，不詳不道，婉而猶有風焉。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何反 委委於危反佗佗，待何反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集傳】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朱子曰：宣姜夫死而尚是失偕

老之義。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劉氏熙曰：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眾物成其飾也。笄，衡笄也，孔氏穎達曰：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音膽懸瑱。羅氏中行曰：紞，織如絛，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為之，以纊綿之而屬於紞，懸之當耳。轉音纂卷也。○馮氏復京曰：衡笄二物，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毛氏萇曰：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氏康成曰：如今步搖上飾。○劉氏熙曰：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也。○孔氏穎達曰：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穎達曰：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委委，行之美；

佗佗長之美皆佳麗美豔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
鄒氏敬曰委委舒徐佗佗安重
廣也王氏安石曰此二句主德容言○象服法度之服也
鄭氏康成曰象服者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
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穎達曰象
鳥羽而畫之故謂之象
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
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
毛氏萇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
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鄭氏康成曰子乃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
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集說 程子曰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稱象德之服服
章之設象其德位之宜德尊位隆乃稱盛服今子
之不淑奈何○蘇氏轍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
笄六珈委委佗佗綏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可以有
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范氏處義曰詩
人謂昔之夫人所以能與君子偕老被服副笄六珈之
貴以奉祭祀者以其德見於容委委然婉順佗佗然和
易其立如山其潤如河象所被之服得其宜稱今宣姜
無淑善之德何以稱其服也○朱氏公遷
曰此章言服飾之盛而德不相稱爲可責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叶去聲鬒真忍反髮如雲不
屑先結反髢也徒帝反玉之瑱也吐殿反象之揥也敕帝反
揚且子餘反之晳也星歷反[illegible]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集傳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
畫之以爲飾也毛氏萇曰揄翟闕翟羽飾衣○鄭氏康成曰侯伯夫人之服自揄翟而下如王后焉○孔氏穎達曰翟雉名彩畫其形於衣以爲文故曰翟也○鄭氏曰染作而爲之以五色皆備成章○許氏謙曰以其刻而不畫
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
也人少髮則以髲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
孔氏穎達曰髲名既云髲也以人髮益之哀十七年左傳曰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以爲呂姜髢是也○陳氏推曰不屑只滿之不用稱云不潔得髢所以髢爲不潔也
瑱塞耳也

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孔氏穎達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揚
眉上廣也張氏彩曰眉目以眸秀爲美故以揚見稱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
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許氏謙曰容貌服飾之盛明爲而作此乎且曰天而降也其鬼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宣姜爲淫亂故責之言夫人何由見
尊敬如天乎何由見尊敬如帝乎非由衣服之盛
顏色之莊歟既由衣服顏色以見尊敬何故反爲淫昏
之行乎○輔氏廣曰其首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
翟也言服之美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言質之美也是
乎已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言飾之美也揚
且之晳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
是豈可以徒居哉○朱氏公遷曰此章以服飾容貌之

盛若可疑又可畏○洪氏[illegible]曰此章論[illegible]從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本章論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美人言之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陟戰反叶諸延反）蒙彼縐絺（側救反）是紲袢也（紲息列反袢符袁反叶汾乾反）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于眷反叶于權反）

集傳 賦也瑳亦鮮盛貌許氏[illegible]曰[illegible]色鮮[illegible]展衣也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宜白[illegible]記作襢衣○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命婦衣[illegible]記曰世婦以禮衣是禮記作襢衣也展爲襢[illegible]正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鄭氏康成曰展衣夏則裏衣縐絺○孔氏穎達曰[illegible]之精曰絺其精[illegible]者[illegible]質細而縷縝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許氏謙曰蒙說[illegible]傳意紲[illegible]是紲袢[illegible]或以蒙爲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illegible]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illegible]曰[illegible]清揚[illegible]賦也美女曰媛見其[illegible]無人君之德也鄭氏康成

曰人君小君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婦人從夫之爵故同名曰人君嚴氏粲曰[illegible]服展衣之禮服目視清明眉上揚[illegible]豐滿如此人乃邦家之美女也歎息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朱氏公遷曰此章言服飾容貌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而實可惜也○黃氏佐曰稱其有傾一國之色[illegible]其[illegible]

集說 [illegible]曰夫人[illegible]故陳此夫人[illegible]服飾之盛[illegible]反爲淫洪之行而不[illegible]嚴氏粲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illegible]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illegible]刺之意[illegible]○朱氏善曰當其奉宗廟之時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其身章之[illegible]是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無愧否乎當其見賓客之時其禮服之有展也其褻服之有絺也又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無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見賓客非不尊且嚴也而習無羞愧悔悟之萌則是人心之果亡而天理之果滅矣能無禍乎○黃氏一正曰夫人與君同體者也幽而祀乎神明而禮於人所當淑身慎行也今宣姜之惡乃如此以人莫譏何也獨不畏於鬼神乎夫不足計也獨不畏於賓客乎詩人所以備舉詞[illegible]展而深刺之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衛夫人莊姜宣姜皆謂之夫人皆失[illegible]而其人有德以稱之[illegible]其德不稱於[illegible]故其[illegible]如此[illegible]詩同意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遙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集傳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孔氏穎達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兔絲郭璞曰唐與蒙或併或別孫炎曰蒙唐也)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孔氏穎達曰酒誥注云沬邦紂之都所處也於詩國屬鄘今鄘幷於衛故言衛邑紂都朝歌明沬即朝歌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沬鄉之中小地名也(王氏應麟曰通典衛州[illegible]有上宮臺)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蘇氏轍曰[illegible]采唐以相誘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於何采唐必沬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孔氏穎達曰衛朔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言孟故知長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蘇氏轍曰[illegible]則稱乎有齊季女言雖幼而好禮也稱孟言雖長而忘禮也

集說 嚴氏粲曰此衛之鄉矣然汝非為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思彼美好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或相約於上宮或相送於淇水之上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朱子曰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集傳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集說 王氏應麟曰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傅氏曰孟庸留是鄘國之姓

劉爲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總論】劉氏彝曰采唐麥葑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昏者始衛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劉氏瑾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附錄】鄒氏元錫曰桑中蓋刺之者之詩唐麥葑匪一其采沫鄉沫北沫東匪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匪一其姓而期而要而送如出一轍蕩蕩然恥心亡而淇沫之閒上宮之地風漬四流而莫可止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集傳】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孔氏穎達曰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比猶同也鄭音好濫淫志衛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故云比於慢也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班氏固曰衛地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輔氏廣曰誣上只是欺誑其上之人大抵行私者皆不正心桑中之詩蹤跡言無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於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案桑閒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鄭氏康成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劉氏瑾曰朱子以桑閒即此桑中詩而證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涓所聞者自是濮上之音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分明是淫亂者所自作只爲先儒以爲聖人不應取此等詩以著於經故斷以爲刺奔而不復玩詩之辭以求其眞是非先生孰能正之

【附錄】呂氏祖謙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曰詩記謂詩皆正樂此桑中非桑閒濮上之音今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閒亡國之音出於此桑中即其地也詩之正經爲雅樂變詩以垂成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

國詩樂章也古人皆以樂論詩荀況曰詩者中聲所止司馬遷曰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漢唐諸儒祖述其說而不敢易至呂祖謙以爲聖人正樂首放鄭聲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詞桑中之詩刺惡昭彰所謂思無邪也又史記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鄭康成以爲濮水之上地有桑閒亡國之音於此水出焉則桑閒乃紂樂非即桑中詩也諸說皆不爲無據然朱子力闢其非以爲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爲戒若謂桑中爲刺惡者之辭則義人隱辭有傷溫厚謂出自淫奔者之口而我以無邪之思觀之其懲戒亦切而又云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也以其理與其辭擬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蓋千百載之後欲於三百篇中求所爲中聲求所爲合於韶武之音亦何從而得之何如即其詞以考其實

爲兄據集傳就本詩稱我之辭而斷爲揮者所自言與古序雖異而與聖人垂戒後世之意一也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集傳】興也。鶉，鵪鶉屬。寇氏宗奭曰鶉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奔奔、彊彊，左傳作賁賁 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陸氏德明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朱氏公遷曰此言無良託惠公言子頑

【集説】孔氏穎達曰：言鶉則鶉自相隨，奔奔然；鵲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失其常匹，曾鶉鵲之不如矣。又言人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爲兄，而不禁之也。蓋頑而責惠公之辭。○范氏處義曰：鶉不亂其匹，所以奔奔然善鬭者，惡其亂匹而鬭也；鵲不淫其匹，所以彊彊然難偶者，傳枝授卵，故能不淫也。今人之不善，信鶉鵲之不如矣。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集傳】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集説】孔氏穎達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輔氏廣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爲小君也。彼謂我童頑且爲稱其君，責何哉。

【附録】孔氏穎達曰：二章皆上二句刺宣姜，下二句責公不防閑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彭氏執中曰傳氏云木必腐然後蟲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存此詩以爲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 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集説】郝氏敬曰：衛風至此，人道滅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定丁佞反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集傳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土功事。○孔氏穎達曰。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鄭氏康成曰。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孔氏穎達曰。小雪者。十月之中氣。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劉氏瑾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爲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爲營室。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朱氏公遷曰。此據月令爲說。與堯典中星異。於是將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孔氏穎達曰。以方中爲記時。蓋取爾雅爲說也。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爲觀其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也。○朱氏公遷曰。候定星順天時也。楚宮。楚邱之宮也。孔氏穎達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邱在濟河閒。今東郡界中。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邱。楚邱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中。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閒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臬音藝。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孔氏穎達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眡以影。爲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景。[illegible]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

識之。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之影。測規則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是揆日以正東西南北之云也。所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峴宅。而東西南北。先皆知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爲說。時異於傳也。○劉氏瑾曰。彭魯叔云。槷。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埶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人謂築者爲圓規。以識日景。其端指西。其遠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乃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朱氏公遷曰。度日景。審地勢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東西南北皆既正。方乃爲宮室。別言宮室。異其文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栗。○陸氏璣曰。榛栗屬。皮葉如栗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范氏祖禹曰。榛栗爲女贄。○蔡氏卞曰。榛小栗大。以爲禮實則貴矣。植之榛栗先贄實也。蓋衛居廬於漕。無城市宮室。君臣上下。冠婚喪祭。以爲贄實。則於是不可不先也。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陸氏璣曰。梓實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蔡氏卞曰。桐木之良利者也。其材虛以柔。故能受聲。以爲琴瑟。○嚴氏粲曰。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無青桐梓。梓。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鍾氏惺曰。管子曰。五沃之土。宜白梓。○陳氏子龍曰。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爲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蕭炳云。梓樹似桐而葉小花紫。漆木有液黏。念平聲。黑。可飾器物。許氏慎曰。桼。木汁。可以髹音休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蘇氏頌曰。漆木高二

[illegible]子若斗四木皆琴瑟之材也

[illegible]六七月以竹筒射入木中取之○鄭氏康成曰樹木於宮中者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也○范氏處義曰椅桐梓漆止言爰伐琴瑟蓋舉其用之重可以備禮樂者言之○嚴氏粲曰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朱氏公遷曰飭種樹備國用也

爰於也○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范氏祖禹曰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

集說 ○鄭氏康成曰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孔氏穎達曰春秋[illegible]正月城楚邱穀梁傳云不言城衛[illegible]未遷則[illegible]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宮室也[illegible]遷城在正月則營宮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

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杜預註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僖二年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毛以為定星正南北作楚邱之宮度日知東西作楚邱之室鄭以為於定之方中之時作楚邱之宮又度日影而營表其位正其東西南北而作楚邱之室[illegible]於定星中而為之同度日影而正之各於其文互求一[illegible]事耳○范氏處義曰定之方中謂視營室之中以為興作之始揆之以日為度日影之正以知向背之宜○輔氏廣曰古人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劉氏瑾曰此章上四句言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朱氏善曰遷國之初城郭不可以不完宮室不可以不修器用不可以不備文公之遷楚邱也以言其城郭則既賴諸侯之師以成之矣以言其宮室則自載公野處而至於今庶之不可不亟也而文公為民力之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需者[illegible]乃於[illegible]木[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初其潤色之功正有待于十年之後非其心之寨實淵深不足以致此若文公其亦可謂賢矣

附錄 毛氏萇曰方中昏正四方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鄭氏康成曰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集傳 賦也虛故城也○毛氏萇曰虛漕虛也○孔氏穎達曰文公自漕徙楚邱故知升漕墟[illegible]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楚僖公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

楚楚邱也堂楚邱之旁邑也○毛氏萇曰楚邱有堂邑者○孔氏穎達曰升虛而望楚堂明其相近故言楚邱有堂邑楚邱本亦邑也但今以為都故以堂繫楚邱而言之○傅氏寅曰堂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

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劉氏瑾曰建國之制必先辨方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朱氏公遷曰上章揆之以日是定其基址此言景者未定居時覽山川之形勢

或曰景山名見商頌○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邱城西

京高邱也○孔氏穎達曰邱者自然而有京者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邱也○蘇氏轍曰有陵阜可以蔽其國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

蔡氏下曰地宜桑如桑間濮上可驗也○劉氏瑾曰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而民生之所資也楚邱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親所說其桑土之野乎○黃氏一正曰降觀于桑桑宜肥土桑盛則地美也

允信臧善也。王氏安石曰卜言吉遂建城市而營宮室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云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賦也 鄭氏康成曰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孔氏穎達曰形勢得宜蠶桑茂美可以居民矣人事既從乃命龜卜之云從其吉終然信善焉○劉氏彝曰建國之初登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呂氏祖謙曰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輔氏廣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然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朱氏善曰望者登高而望形勢也景者測景以正方面也觀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卜者問焉以決其吉凶也始之以望景觀卜所以求得乎善也繼而終然允臧則是果獲乎善也○徐氏鳳彩曰此作室以前事也登故墟以望楚邱自遠以觀其大勢望楚而並及於堂而夾輔之勢成景山而並及於京而山邱之位正然後降而觀桑桑盛則土美可知又協以龜謀見處乎之論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也零落也王氏樵曰靈雨好雨也○黃氏一正曰言雨瑞雨降而應物之宜○鄭氏泉曰時雨既降正土膏脈動人務農桑之時

倌人主駕者也。孔氏穎達曰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為何官也

星見星也。鄭氏康成曰雨止星見○范氏處義曰謂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討勞苦乃能有得人

說舍止也。嚴氏粲曰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勤之

秉操塞實淵深也。孔氏穎達曰其心能誠實且復深遠○謝氏枋得曰秉心也實故事事模實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鄭氏泉曰樹國家根本之圖而不事乎處文所以為塞實建國家久遠之策而不狃乎近慮所以為淵深

馬七尺以上為騋。孔氏穎達曰三千言其總數國馬供用牝牡俱有或七尺六尺舉騋牝以互見故言騋馬與牝馬也○蘇氏轍曰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

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音棘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上既言城市宮室。於是言其政事焉。以富對君正以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蘇氏轍曰。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曰。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有騋牝三千也。○古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輔氏廣曰。此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繇之勤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蕃與富亦宜矣。○黃氏一正曰。惟其秉心塞淵。則所行皆切實深遠之事。故不待勸於農桑。而且使馬之蕃庶。若騋牝者三千矣。○方氏悉龍曰。因靈雨而說桑田。恐積衰之民易於懈怠。而久狃之後不宜再缺。故勸者勸之。惰者激之。此為國家根本之慮。為民衣食之謀。故以塞淵於下。三千牝亦舉一端以驗富庶。非專指此事也。

〔案〕苗氏穗以誰直也人。蓋謂人言而形容不能盡。謂不過其為人也如此。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而無偽。淵深而不淺。所以能治國家。○嚴氏粲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彊。

〔總論〕孔氏穎達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文公徙居楚邱之邑。始建城使民得安處。始建市使民得交易。而營造宮室。既得其時節。又得其制度。百姓喜而悅之。民既富饒。官亦充足。致使國家殷實而富盛焉。故百姓美之。○徙居楚邱。即二章升墟望楚是也。營宮室者。即首章作楚宮楚室是也。建城市。經無其見。因徙居而始築城立市。故連言之也。○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皆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人謀臧。則龜亦從矣。本則欲其勤勞以致殷富。○劉氏瑾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一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

[illegible]文公二年冬當之月。猶始城楚邱。詩人所詠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十一月。楚邱未城之先。既然詩言將然允臧。騋牝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沈氏守正曰。營建時不忘憫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思也詳審。從容建了。又恤勸民。皆其秉心塞淵處。故與騋牝以見富庶。其得指心之要如此。

詩言者請求之詞。語於材之篇。而歎武王之弭反也。開國之家之道。可謂全矣。及後子孫不克祇遵先王之懿訓。而敗德者開。劉至於懿公。流僻以致戎狄。文公侍齊桓之力。乃築楚邱。史稱其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今觀定中詩。占天時。審土宜。而人事方規模宏遠。經營具備。而允以塞淵為立國之本。茲馬為富彊之資。巡行不怠。務為有力。此求以開國之規。復見於播遷之後。而詩人推本自其淵中來。可見一心為萬事根本。衛業所由重興也。及春秋之季。孔子適衛。殷然思所以富之教之。夫孰非文公生聚之所貽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附錄〕案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邱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左傳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封衛於楚丘。

集說 孔氏穎達曰。衛東徙渡河。齊桓公攘狄而封之。立文公焉。國家殷富。在文公末年。故左傳曰。季年乃三百乘。騋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始作。○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縣東。春秋衛及狄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於河。乃溢爲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其豬水大處。則在豫州。此戰于滎。則在其北也。○呂氏祖謙曰。龜鎬言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

蝃 丁計反 蝀 都動反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父母兄弟。叶待里反

集傳 比也。蝃蝀。虹也。陸氏德明曰。蝃蝀。爾雅作螮蝀。音同。○孔氏穎達曰。釋天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郭璞曰。俗名爲美人。[illegible]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illegible]與雨交。[illegible]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天地之淫氣也。[illegible] 在東者。[illegible]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劉氏彝曰。蝃蝀其見每於日在西而見於東。暮飲東方之水氣也。見於西方曰升。朝日始升而出見也。○劉氏瑾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噀日。亦成青虹之影。○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集說 毛氏萇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孔氏穎達曰。言虹氣見於東方。爲夫婦過禮之戒。女子有適人之道。當自遠其父母兄弟。於禮當嫁。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惡乎。○程子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以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呂氏祖謙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

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必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子兮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集傳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周禮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鄭康成注隮，虹也。○孔氏穎達曰隮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爲，故號虹爲隮。注云煇謂日光氣也，則隮亦日之光氣。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輔氏廣曰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發明 蔡氏卞曰朝氣之升自西，則非雨矣。雖非雨而雨亦不能久也。崇朝其雨，言其雨崇朝而已。○張氏栻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嚴氏粲曰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蝃蝀淫氣暫見而旋滅，不能爲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幷反也。

集傳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輔氏廣曰道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淫奔以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附錄 王氏安石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嚴氏粲曰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也。命言所賦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分定，今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張氏彩曰前猶託諷，此章則直刺之。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前二章刺女子，後章兼刺男女。衛國淫邪，一轉移間，民之知義乃如此，且其辭非止論事，常言而達理知命，道君子之言也。○朱氏公遷曰一章興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

蝃蝀三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蝃蝀詩者，言能止當時之淫奔。衛文公以道化其民，使皆知禮法，以淫奔者爲恥。其有淫奔之恥者，國人皆能惡之，不與之爲列，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范氏處義曰蝃蝀之詩，謂之止奔，則國人有所勸矣。衛文公以道化其民，雖與文王道化行□□□□，故叙勸學。春秋

實君不則不能宣昭化民有恥亦幾於尽無禮之象象也。◎張氏栻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讙長少之詩無恥如此。文公復國，一以身率下，於是無禮淫奔者恥於相鼠，淫奔者不齒於蝃蝀，下所適向繫於一人如此。

相息亮反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吾何反。

集傳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鄭氏康成曰：儀，威儀也。○陸氏佃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呂氏祖謙曰：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朱氏公遷曰：此甚言人不如物，而以有無二字爲興。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集傳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無禮節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

集傳 興也。體，支體也。孔氏穎達曰：上云有皮有齒，已指體言之，明此言體，非偏體也，故爲支體也。遄，速也。

集說 禮記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方氏逢辰曰：禮本天道，故先王制禮，還以承天之道；禮出人情，故先王制禮，還以順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此其所以爲急歟。

案 歐陽氏修曰：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飾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疾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范氏處義曰：鼠雖微物，猶有皮以被其外，猶有齒以養其內，猶具四體以全其形。今在位之人無威儀容止，不知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是人不如鼠也。疾惡之甚，以見清議之不可犯，遷善改過不可不力也。○呂氏祖謙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嚴氏粲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辜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 孔氏穎達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衞文公能正其羣臣，有承先君之化無禮儀者，出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輔氏廣曰：蝃蝀、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爲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爲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叶音高。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集傳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孔氏穎達曰：干旄者，注旄於干首。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郭璞曰：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孔氏穎達曰：以素絲爲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也。緣而繫於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紕以縷縫之使相連。四之，兩服兩驂也。董氏逌曰：馬在車中爲服，在兩外爲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旌，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附錄 鄭氏康成曰：周禮孤卿建旜，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程子曰：注旄於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旟云旌，皆通言其謂卿大夫建旟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黃氏佐曰：大夫平白之行，未嘗不建干旄乘車馬，今以見賢而建之乘之也，則好善有誠矣。

餘論 程子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轍曰：素絲良馬，所以禮之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集傳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音由，斿下屬縿縿音衫，皆畫鳥隼也。○周禮司常：鳥隼爲旟。○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孔氏穎達曰：二章言下旟，旟亦有旄，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縿，言旟則亦有旄矣。○朱氏善曰：鳥隼於旟，畫鳥隼爲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綏，謂之干旌；其實皆旟也。下邑曰都。朱子曰：都，居民所聚也。○何氏楷曰：以前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在城之外也。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集說 許氏謙曰：凡旗自王以下，各有所建。旗上所畫，則各有其物。旟畫鳥隼，鳥與隼二物也。縿及旒皆畫之。或者以爲大司馬百官載旟，乃卿大夫仲秋教治兵所建，而司常州里建旟，亦大閱時也。見賢載旟無明文，以疑此詩。然司常下文明言賓客亦如之。而陳祥道曰：州里建旟者，州里之常；百官載旟者，一時之事。軍國之容，固不同耳。此詩干旟，乃是箋所謂州長之屬，疏所謂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鄙長、里宰、鄰長等同建者也。○黃氏一正曰：百官載旟，旟雖州里所建，而百官皆得建之也。四馬一車，定制，上下相同者也。今曰五之六之，蓋出郊遠行而外有所備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姑沃反之。

集傳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蘇氏轍曰：注旄而不設旒縿曰旌。城，

祝織也祝屬也王氏安石曰紕成而組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孫子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徐氏光啓曰駕車用四馬其是常制參服制太守駕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致太守禮加者吾氏若衍索之叙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集說 朱子曰五之六之取協韻耳亦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而勢尊而能好善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之何能也

總論 孔氏穎達曰三章皆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見好善下二句言賢者告以善道○王氏安石曰以素絲良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李氏樗曰在郊在都在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旟旌而執見之也○王氏柏曰干旄之作以見尚賢樂善猶為中興之本○許氏謙曰一章二章旄旟皆因旗而言紕者縷之也組者綉之也祝者維之也○朱氏公遷曰禮著於外意本於中車服之盛如此則好善有誠矣賢者之忠告當何如哉詩人所以美為之謀也○以良馬四之五之六之為次序也○郝氏敬曰詩美好善而但言旄旟何也衛自中衰諸大夫雖身遭戎狄修省以志公是以文物一新大浚邑自之姝子而干旄在郊則是此大夫始也詩人不責有姝子而責有此大夫故盛稱其車旗所謂見羽旄之美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者也篇末更屬望姝子則大夫益增重矣

干旄三章章六句

總論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為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為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附錄 范氏處義曰樂取諸人為善舜之所以為聖好善人是富周之所以為聖王為人君而好善固為可美為臣下而好善尤為可美也故鄭武公好善之功係之於詩一介臣之休休有容載之於書蓋為臣子而不好善則疾賢忌能俾之不達人君雖有好善之心亦阻格而不行此干旄之樂告所以美衛之臣而不及文公也○劉氏瑾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矣遂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者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朱氏善曰大夫之乘車馬建旄旗而來者乃朝夕與君圖議國政者也既浚之郊有賢人焉獨言適野而往從之問以其所學而告之天大夫以其所聞入而告之君君復以其所聞而謀之大夫大夫而施之政事則豈惟一人賴之將舉國之人實賴之矣味其辭氣蓋與旱言鳳篇之意相類亦與敬敎勸學授方任能之意相表裏序以為文公時詩亦豈無所本與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集傳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孔氏穎達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跋涉山川。跋本行草之名。行山必有草。故山行亦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王氏應麟曰。春秋諸侯同姓者。許姜姓。伯夷之後。周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今穎川許昌是也。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蘇氏轍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於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蓋傳者失之矣。○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爲戴公時歟。文公時歟。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嚴氏粲曰。首章[illegible]而未露也。

集說 輔氏廣曰。據此詩所言。則是許穆夫人既已聞衛侯於漕邑。而歸欲唁衛侯於漕邑。而許之大夫乃追之於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矣。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乃想夫人傷宗國之亡。不能爲懷。既請於穆公。故遂行焉。既而議之。大夫國人皆以爲不可。遂請於穆公。而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耳。

○鄒氏泉曰。此章上四句言爲歸唁之行。下言切見阻之憂也。至漕是擬言之。猶未至漕也。曰至漕者。時衛侯渡河而處漕也。○陳氏推曰。歸唁云者。一則奔走赴亂。一則關謀恢復。出此懷歸始得盡耳。

附錄 孔氏穎達曰。夫人言己欲往歸於宗國以唁衛侯。以衛大夫跋涉而告難於我。我心則憂。故賦悠悠遠行疾至於漕邑。我所以思願如是者。閔其亡傷不能救。故且馳驅而唁之。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集傳 賦也。嘉臧皆善也。嚴氏粲曰。臧猶是也。猶言不是如言之也。遠猶忘也。鄒氏元錫曰。視爾則不我嘉矣。我於所思亦各有道。猶不能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李氏樗曰。不能旋濟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閟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嚴氏粲曰。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微露己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宗廟覆滅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書於人心。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鄒氏泉曰。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上章追而未至。知有所制而發。此章告而欲止。果有所制而思。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 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箋】賦也。偏高曰阿丘。(孔氏曰[illegible]偏高阿丘[illegible]) 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孔氏曰[illegible]陸璣疏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嚴氏曰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殊有功) 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 行，道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終不敢違焉，則亦豈眞以爲穉且狂哉。(嚴氏粲曰許是始概然責之而不得不言其情哀下章發之)

【輯】范氏處義曰蝱可以療鬱結之疾夫人思歸中懷鬱結故欲采蝱以療之[illegible]謂女子所守之來亦欲各行其志也許人何爲以我爲過皆幼穉狂惑不能知我之志耶○呂氏曰許人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但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但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寧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叶訖力反) 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 百爾所思，(叶新齎反) 不如我所之。

【箋】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極，至也。大夫，卽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黃氏一正曰誰因恐所因非其人而無救衛之心也誰極恐所至非其國而無救衛之力也) 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安石曰終欲歸唁之辭○輔氏廣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

【輯】蘇氏轍曰言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自一往視之也○嚴氏粲曰末章乃言其情謂若我自歸則將不顧勢位以控告於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親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也趙鄭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爲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乃有理矣

[illegible]亦多以味詩之意夫人[illegible]欲之[illegible]以圖[illegible]然後而歸唁爲[illegible]不能救衛之矣。[illegible]氏善曰宗國顚覆而不知[illegible]人心者[illegible]是怨[illegible]然而義有迫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思之至切也。

載馳四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八句。

【集傳】事見春秋傳。閔公二年。[illegible]此詩[illegible]一章六句二章[illegible]章四句四章六[illegible]章八句。孔氏穎達[illegible]章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illegible]之四章[illegible]大國今控于大邦[illegible]在乎[illegible]并賦四章以下賦詩斷章[illegible]欲爲首引之勢并上章而[illegible]也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蘇氏轍曰：四章，一章六句，[illegible]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崇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是以許人[illegible]

【集說】朱子曰：載馳詩[illegible]有首尾[illegible]曲[illegible]引大段[illegible]會成說不得[illegible]人[illegible]泉水於[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illegible]事之變，大宗[illegible]滅[illegible]大之變，願以父母既[illegible]而不得歸，則事變之[illegible]於

[illegible]是若可[illegible]大人[illegible]衛文公宋[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大人衛[illegible]以[illegible]觀之[illegible]宣姜[illegible]人生[illegible]許氏[illegible]閔公二年冬十有[illegible]月狄入衛宋桓公立戴公以廬於漕[illegible]許穆夫人賦載馳[illegible]公之[illegible]是不[illegible]大人[illegible]衛[illegible]其志[illegible]詩也。

衛國十篇三十九章二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集傳】[illegible]

[illegible]以南及[illegible]北界[illegible]衛[illegible]居氏[illegible]衛[illegible]凡九百年最後絕。

瞻彼淇奧，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遐版反。赫兮咺兮。況晚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況元反，叶況遠反。

【集傳】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illegible]

始生柔弱而美盛也。稚子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匪者有文章之謂也。君子指武公也。孔氏穎達曰武公和僖侯子。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有進而無已也。朱子曰切琢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陳氏淳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如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如磨瑟矜莊貌僩威嚴貌。曹氏粹中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范氏處義曰說文曰晉魏之間謂猛爲僩蓋惰則無立猛則能立事

赫咺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輔氏廣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學問自脩之進益遂言其成德之盛而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因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方氏應龍曰本章以竹起興者有志蓋竹內虛外剛清勁不染有似心體故取以爲興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耶朱子曰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修釋之與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甚不能同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

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集說 毛氏萇曰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孔氏穎達曰此四者皆言內有其德外見於貌大同而小異也瑟是外貌莊嚴僩是內心寬裕赫有明德赫然是內有其德故發見於外也咺威儀宣著皆言外有其儀明內有其德故釋訓與大學皆云恂慄威儀也○輔氏廣曰淇奧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首章言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范氏處義曰詩人謂武公之德見於文章者如竹之始盛治切磋琢磨之致切磋者以利器攻骨角而成其文脩武公能受人之規諫以成其德也琢磨者以土石就錯礪而成其器喻武公以禮自防而成其德也武公能賁諸人資諸已者如此所以內而能恂慄知其志氣之有立也外而有威儀知其盛德之不息也自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文章宜民之愛之終不能忘也○黃氏櫄曰言其德愈足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切磋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寬厚溫粹之美斯民見之自有不能忘者○饒氏魯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嚴氏粲曰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礲不成器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功之深者喻之○朱氏公遷曰恂慄者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敬之見於外也皆以成德氣象言而進德工夫亦可見矣大學於止至善之傳引此詩止善乃大學之成功聖賢之能事則武公之德固不可以淺近窺矣○黃氏佐曰此與大學指

不曰彼云交致其功此言有進無已益彼[illegible]
精密而不至[illegible]疏此專進益而不至退[illegible]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
瑩音盈會古外反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

集傳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琇瑩美石也
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illegible]以
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鄭氏[illegible]以[illegible]謂弁之
處[illegible]似[illegible]○孔氏穎達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
[illegible]其注[illegible]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以爲飾[illegible]其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騏是也又
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江云侯伯
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
相於周亦以本爵爲等則當用三采而璂飾七也○
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釋上五句劉氏瑾曰此而見
其德之稱也釋下四句劉氏瑾曰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其充耳以琇瑩
之石爲之會弁之縫文駁如星言有其德而稱其
服故宜入王朝而爲卿相也○[illegible]曰二章言其成儀
之美服飾之盛○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專主成德言
故不及乎切磋琢磨也○薛氏應旂曰充耳以石會弁
以玉此諸侯之服飾皆然惟武公以德稱乃見尊嚴耳○
姚氏舜牧曰[illegible]琇瑩會弁如星不專美其服飾然非
服飾不足以見其容止之尊嚴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

不動[illegible]其衣冠尊
其瞻視必有合乎中之正是此意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
錫如圭如璧側歷反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集傳 興也簀棧也禮記檀弓注簀謂牀第即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
盛之至也輔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
言其生質之溫潤鄭氏康成曰金錫[illegible]而精圭璧[illegible]有質寬宏裕也綽開
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
車兩旁也呂氏大臨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范氏處義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曰重較善戲謔不爲
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陳氏傅良曰[illegible]而言已是中節特言不爲虐以足之耳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劉氏瑾曰此釋上五句而又言其
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劉氏瑾曰此釋下四句[illegible]蓋寬綽無斂
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
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

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鄭氏康成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陳氏傅良曰古人於不殺處所不[illegible]不廢諧謔[illegible]和有所拘者必有所從也○劉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弛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武公器德已成練精如金錫道業既就琢磨如圭璧又性寬容而情綽緩既外修飾而內寬弘入相爲卿士倚此重較之車實稱其德也又能善戲謔而不爲虐言其張弛得中也○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磨此論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程子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劉氏瑾曰綠竹自始生猗猗以至盛多如簀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修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爲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張氏彩曰詩故云如金如錫語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圓能方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戲謔而不戲謔易至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集說 朱子語類問淇奧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一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修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以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詞三章但言寬綽戲謔而已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可見得甚

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其竟周之[illegible]聖人遊氣象自是不同○朱氏善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illegible]章以竹之盛興其德之成就故讀詩者又當合三章而並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序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温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illegible]而又寬嚴[illegible]而能有剛也[illegible]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illegible]此所以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則其謂之睿聖也亦[illegible]又以歟

[illegible]史[illegible]衛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勳王[illegible]又[illegible]語[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愛戒[illegible]未詳其立[illegible]行之[illegible]之詩而見其[illegible]治之勤學[illegible]是修之[illegible]鍛鍊之精[illegible]於[illegible]以致勤皆中禮民[illegible]於[illegible]可謂盛矣[illegible]叔紹聞衣德作則於[illegible]武公[illegible]業於後從來開國承家保邦剛治無二道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附錄 楚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儆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

也。

【集說】王氏柏曰淇奧一詩形容武公之盛德條理縝密而興寄遐暢非大賢不能道此大學所以取之以爲至善之本○鄒氏元錫曰康叔宅心知訓至武公而齊聖故尙成首淇奧明爾有與立焉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叶況元反)

【集傳】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黃氏一正曰槃者槃木盤桓之義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黃氏櫄曰詩言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槃者猶考)擊其槃以自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閒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集說】毛氏萇曰槃樂也○孔氏穎達曰王肅注云窮處山澗之閒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輔氏廣曰賢者志欲終處於此澗而不仕故云然若其更有仕心則不復自誓矣○陳氏傅良曰碩人在澗者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雖窮獨永矢不忘此樂○嚴氏粲曰窮處山澗之中而成其樂者乃是碩大之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處之泰然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也○鄒氏實曰考槃言成乎隱者也世固有隱而勿成者矣永矢弗諼自得也賢而至於自得斯能隱矣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叶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集傳】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輔氏廣曰退而窮處偃仰嘯歌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集說】嚴氏粲曰賢者之窮處其能寐而寤既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叶如六反)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姑沃反)

【集傳】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嚴氏粲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范氏處義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猶所謂遊於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集說】嚴氏粲曰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將收斂不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惟恐人之知也然弗諼弗過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遁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附錄】李氏樗曰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在澗在阿在陸者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致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則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云碩人之寬也○許氏謙曰考槃在澗可謂幽獨碩德之人居之則見其寬廣此若了無之向陋之有之意於是獨寐於此寤而自言誓永弗忘此樂矣二章同意歌則長其言也至曰宿則惟於此留止且不以語人是遯世無悶自樂於心并其言忘之矣○朱氏善曰賢者隱處於澗谷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有以自尊而不慕乎人爵之貴有以自重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是故始而曰弗諼謂其心之不忘乎此也繼而曰弗過謂所願之不踰乎此也終而曰弗告謂不以此樂告人非不以告人也得於心而難於言雖言人亦未必信也斯人也其東漢徐穉之流也歟○朱氏道行曰澗阿陸總是一處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其傍有阿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通二章。總形容一箇寬字之樂惟大斯寬。

考槃三章章四句

【集說】嚴氏粲曰舊說以弗過弗告皆爲賢者欲歆之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旨不類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也

【附錄】得于門賢者退處澗谷雖德寬於而心在訓父聽寐不能忘懷永念其不得以遵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碩人其頎（其機反）衣錦褧衣（於既反 苦迥反）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息夷反）

【集傳】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孔氏穎達曰猗嗟云頎而長兮）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爲其文之太著也（鄭氏康成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朱子曰褧儀禮作景禮記作絅古注以爲禪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褧只是用枲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嚴氏不可義以縠爲之）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孫氏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杜氏預曰邢國在廣平襄國縣○孔氏穎達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蘇氏轍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呂氏祖謙曰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劉氏瑾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皆同也）○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齊侯之子妹爲偏傳之妻父母兄人皆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也○嚴氏粲曰碩德稱其服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言莊姜宜爲配也邢侯譚公言莊姜之親戚皆貴也○嚴氏粲曰國人不道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親族欲讀之者知

其爲莊姜則不見荅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徒兮反) 膚如凝脂 領如蝤(似修反)蠐(音齊) 齒如瓠(戶故反)犀 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 巧笑倩(七薦反)兮 美目盼(匹莧反叶匹見反)兮

[集傳] 賦也 茅之始生曰荑 言柔而白也 凝脂 脂寒而凝者 亦言白也 領 頸也 蝤蠐 木蟲之白而長者(毛氏萇曰蝤蠐蝎蟲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也○蔡氏卞曰蝤蠐桑蠹也蝤蠐食桑之脉故色白而潤柔) 瓠犀 瓠中之子 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毛氏萇曰瓠犀瓠瓣○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瓠棲瓣也孫炎曰棲瓠中瓣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螓 如蟬而小 其額廣而方正(鄭氏康成曰螓謂蜻蜻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螓蜻蜻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郭氏曰如蟬而小有文是也) 蛾 蠶蛾也 其眉細而長曲(爾雅蛾羅邢氏昺疏此卽蠶蛹所變者也○孔氏穎達曰手膚領齒擧全物以比之故云如螓首蛾眉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倩 口輔之美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倩之貌美在於口輔故連言之也) 盼 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五刀反) 說(始銳反)于農郊(叶音高) 四牡有驕(起橋反叶音高) 朱幩(符云反) 鑣鑣(表驕反叶音褒) 翟茀(音弗)以朝(直遙反叶直豪反) 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兮

[集傳] 賦也 敖敖 長貌(鄭氏康成曰敖猶頎頎也) 說 舍也(李氏樗曰鄭氏謂說當作襚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於衛近郊并也王氏謂說當作舍息之說是也) 農郊 近郊也 四牡 車之四馬 驕 壯貌 幩 鑣飾也 鑣者 馬銜外鐵 人君以朱纏之也(陸氏德明曰說文云馬銜外鐵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云鑣謂之钀魚列反○孔氏穎達曰此經鑣之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 鑣鑣 盛也(孔氏穎達曰言既以朱飾其鑣而四牡之馬鑣鑣而盛也) 翟茀 翟車也 夫人以翟羽飾車 茀 蔽也 婦人之車 前後設蔽(孔氏穎達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幃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音葉翟也厭其羽使相迫也) 夙 早也 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鄭氏康成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 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鄭氏康成曰小寢燕寢也○孔氏穎達曰君出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 ○此言莊姜自齊來嫁 舍止近郊 乘是車馬之盛 以入君之朝 國人樂得以

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言其初來嫁則說舍于衛之近郊而整其車飾則乘四牡之馬驕驕然壯建以朱飾其鑣則鑣鑣然而盛美又以翟羽為車之蔽其車馬之飾如此乃乘之以入君之朝既入朝而諸大夫聽朝者皆為早退以君與夫人新為妃耦宜相親幸無使君之勞倦也○莊姜容貌之美皆用嫡夫人之正禮君何為不答之乎○程子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於此服而後入於朝君為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處見禮之之重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叶戶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集傳】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孔氏穎達曰衛所以得有河者左傳曰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是河在齊西北流也衛境亦有河知此是齊地者以庶姜庶士類之知不據衛之河也施設也。罛魚罟也。孔氏穎達曰以釋器云魚罟謂之罛李巡曰魚罟捕魚具也濊濊罟入水聲也。許氏愼曰濊礙流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孔氏穎達曰鱣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是也鮪似鱣而小色青黑。孔氏穎達曰陸璣云鮪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發發盛貌。蔣氏德明曰發魚著網尾發發然葭蘆菼薍也。亦謂之荻。孔氏穎達曰葭蘆菼薍釋草文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璞曰菼草也似葦而小如李云菼薍共為一草如郭云則菼薍別草揭揭長也。毛氏曰長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呂氏祖謙曰庶士齊大夫送女者○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之盛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附錄】輔氏廣曰此章言齊地之饒而歸國之儀盛○徐氏光啟曰舉其所嫁娶大都偏大國為重故言許國之大○方氏應龍曰齊國富饒不特夫人之鍾靈毓秀於海邦者淑姿美質迥出一時即士女之追隨者亦足以暉盈門之輝故末二句以庶姜庶士承之不見貌厚則昏惑甚矣。

【總論】嚴氏粲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惜大夫風退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朱氏善曰夫貴族人之所畏敬也而不見答何也美色人之所願得也而不見答何也大國人之所願交也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親何也今有是容貌之美而不見禮何也蓋莊公狂惑之人也嬖倖之是昵而貞信之是棄今莊姜雖靜專一以自守則固不能如嬖妾之左右逢迎以求媚說也其不合也宜哉。

碩人四章章七句

黃氏櫄曰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嫡人

[集說] 言夫人之寵見於而不見荅於莊公此國人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爲美莊姜而作未始不爲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褧衣皆言莊姜衣服之儀而中庸則曰惡其文之著也推此以爲詩人辭之類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皆言莊姜容貌之美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之以爲禮之後詩豈可於言語文字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輔氏廣曰鄘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及何也朱子以此但指其人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罔不並此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絲（叶新齋反）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集傳]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朱子曰始）見氏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孔氏穎達曰檀弓注云……此布非泉布……以言爲之則帛爲……）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鄭氏康成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李氏樗曰蠶始……）頓丘地名（孔氏穎達曰釋丘云丘一成爲敦丘○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與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

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徐氏光溥曰曲禮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曰私奔矣又焉用媒朱子謂責所無以難其事可謂見其肺肝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朱氏公遷曰朱子又推之以戒士君子蓋廣說詩之法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是時必有謀昏之言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已有從之之意遂送涉淇水之地是時豈有迫促之言亦詩之所不及不然安得遽有無良媒無我怒秋以爲期之約蓋此亦悔悟之後追悼前日之事故有是語耳使其初能覺其非爲絲而爲我謀又能知無良媒乃非禮安肯輕從其約也○呂氏祖謙曰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奪是女而歸也及既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未成耳

○乘彼垝垣（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叶陵延反）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賄呼罪反）

[集傳]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李氏樗曰復關關名）

○王氏應麟曰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鄭氏曰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也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卜赴也爆見兆筮信也見其卦也○孔氏穎達曰兆卦之體謂龜兆與卦也左傳以其繇音由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同人于宗吝是卦之繇○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從汲錫而乘垝者皆有繇辭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歐陽氏修曰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云子初來卽我謀我既許子而猶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男子實不卜筮而言皆吉無凶咎者又誘以定之前因貿絲以誘之今復言卜筮以誘之也○劉氏瑾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尙得無凶咎之言乎以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婦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必各求其正而復在於相棄也哉○何氏楷曰卜筮無咎只而厭棄色衰被棄似卜筮不靈然者此偏所謂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集說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鶻音骨孔氏穎達曰釋鳥云鶌鳩鶻鵃音嘲某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舍人曰一名鳩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斑鳩一知非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食桑葚也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己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劉氏瑾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者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朱氏道行曰桑未落二句是比于嗟鳩二句是興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惑實無所妨也。劉氏瑾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至於女而歸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之辭之一字意亦可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唯以貞信爲節○孔氏穎達曰鳩食桑葚過時則醉而傷其性女與士耽過度則淫而傷禮義然耽雖士女所同而女思於男故言士之耽尙可解說女之耽則

不可解說已將為夫所棄乃悔而自悔○歐陽氏修曰鄭以為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此數句為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傷 叶[illegible]) 漸車帷裳。(子廉反 叶[illegible]) 女也不爽。(叶師莊反) 士貳其行。(下孟反 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集傳】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孔氏穎達曰。丈夫之車立乘[illegible]無帷裳此言帷裳者婦人之車故也)以幃幛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 爽差極至也。(嚴氏粲曰罔極為無窮之意若惡其可言之。蓼莪昊天罔極為父母之德無窮極青蠅讒人罔極與此士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言桑之黃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婦人色衰而[illegible]棄已使與自以託故自說見[illegible]一歲之後貧於衣食而見困苦已不[illegible]自將也又言我心於汝不為[illegible]正故二三其德及至於今己所以然也[illegible]氏輔曰桑之未落也其葉沃然為若可依者[illegible]其笑而不能

去則將依為不知其所[illegible]之將相得也意得而財豐一若可依者婦人遂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棄也○輔氏廣曰女也不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然終不說破是亦我者之所為也雖以此不化己然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叶直家反)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 叶許記反)其笑矣。(叶音[illegible])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集傳】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鄒氏泉曰言既遂矣與谷風既生既育之旨) 而爾遂以暴戾加我。(嚴氏粲曰言婚姻既成而至于暴也) 兄弟不知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集說】嚴氏粲曰[illegible]三歲[illegible]之勞無有一朝不然者[illegible]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illegible]知我見暴如此必咥然笑我也婚為所誘今為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車帷裳[illegible]而歸在途自念之辭[illegible]兄兄弟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叶][叶]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 信誓旦旦，[叶得絹反] 不思其反。[叶孚絢反] 反是不思，[叶新齎反] 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集傳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 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鄭氏][illegible] ○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輔氏廣曰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說其事以起興，如桑葚之類者，蓋亦有兩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文意求之]

○鄒氏泉曰：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為興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輔氏廣曰][illegible]

集說 嚴氏粲曰：此其怨而自解之辭。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何汝心之無涯岸不可知也，即上章所謂罔極也。[illegible]則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始而行者，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亦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矣。

[illegible]也。我自總角之初與爾言笑信誓，曾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是始為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

哉。○劉氏瑾曰：詩言總角[illegible]，此女之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為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黃氏佐曰：此章思其始而悔其[illegible]敗度失身從人，此豈永終知敝之道哉？人窮反本，於是見之矣。

總論 [illegible]理自然[illegible]於人謀義理[illegible]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行於其身。[illegible]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能保者也。○陳氏鵬飛曰：詩人[illegible]所指而備言之。人之始[illegible]以為知也。○朱氏善曰：責之以其終，是欲論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不知人之[illegible]而歸，見弟是欲依其說，[illegible]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illegible]利害而交，絕合之不可以苟也。○沈氏守正曰：[illegible]作於悔恨，然悔所說之非，亦以悔始奔之非，[illegible]正也，[illegible]人之悔也。

氓六章，章十句。

附錄 輔氏廣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其辭婉，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倫之婦人，其文辭有決，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貫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嚴氏粲曰：[illegible]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集傳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劉氏謙曰：殺，衰小之也。長而殺，謂釣竿長而根大，其末漸]

瀰衰小 竹衛物淇衛地也（杜氏佑曰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閒）○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叶）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衛女之思歸皆述其國俗之樂云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嘗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不得見耳○李氏樗曰已入謂釣以得魚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王氏亦以竿釣有得下女之道詩人每以釣言夫婦之相求其[illegible]衛女嫁於異國故思淇水淇水所謂思須與[illegible]我行其野[illegible]類是也[illegible]釣于淇而歸[illegible]必將言淇水乎○輔氏[illegible]不爾思豈謂國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我[illegible]故託以遠而不能致焉○魏氏[illegible]曰須知詩意非但作竿釣淇是託言卽遠不可至亦因義不可歸而託之於遠此風人之微詞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可羽軌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叶滿彼反）

集傳 賦也泉源卽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毛氏萇曰泉源小水之源○呂氏大臨曰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王氏應麟曰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徐氏光啓曰泉源之水在左淇水之原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集說 李氏樗曰昔時游泳二水之閒其樂如此今則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嚴氏粲曰幼時出游泉源淇水之閒甚可樂也自歎女子出適於人則雖父母兄弟之至親且疏遠矣安得復至少時游戲之所乎○吳氏瑞登曰二水在左者常在左在右者常在右而女子乃不得周旋於左右故曰不如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集傳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穀梁傳軍人粲然皆笑注粲然盛笑貌）儺行有度也（嚴氏粲曰儺柔緩也腰身裹儺也○何氏楷曰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儺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閒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嚴氏粲曰我思遊二水之閒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鮮白佩玉而身有儺儺是可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集傳 賦也滺滺流貌（陸氏德明曰滺本亦作攸）檜木名似柏（毛氏萇曰檜柏

檝松身。○孔氏穎達曰檝者作楫字。禹貢云 檝所以行
栝檜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
舟也。呂氏祖謙曰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與

泉水之卒章同意。

【集說】歐陽氏修曰其水悠悠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鄭氏以泉源以喻之情而欲不得以紓其情也。言淇水之悠悠而有檜楫松舟者可駕之以寫我憂矣。奈之何不能以得適彼駕舟濟水出遊於彼以寫憂也哉。

【附錄】歐陽氏修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其言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已志思歸所不得爾。○范氏處義曰衛女思歸而不得故謂我豈不思淇水游釣之樂以遠莫能致耳不言違禮而言道遠尚其私情不克也。既而思泉源淇水亦舊時游觀之可樂者。今我爲女子既有行而適異國雖欲復往有不可者此乃以禮自克之言也。於是申言幼時在父母家游觀於淇水泉源之間其樂可想而不可復往矣。卒章言淇水悠悠而可樂今既不可復往第當命駕出遊以輸寫心之樂耳。此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楊氏廷麟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說思字上描寫爲義所制之意蓋思之不得適遠即思之不得踰越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集說】李氏樗曰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歸衛國之詩。泉水以當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衛國之滅而思歸。竹竿以不見答而思歸是自閔而思歸也。然載馳之詩獨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見其不見答之事則知竹竿之女子其忠厚可見矣。○黃氏櫄曰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夫人有悲怨辭而竹竿一詩雍容和緩述其昔日之樂而不言今日之怨爲此詩者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集傳】興也。芄蘭草。一名蘿藦。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爾雅，雚（音貫）芄蘭。○鄭氏康成曰芄蘭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陸氏璣曰芄蘭。幽州人謂之雀瓢。○沈氏括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呂氏祖謙曰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觿（許規反）。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劉氏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孔氏穎達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成人之佩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毛氏萇曰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嚴氏粲曰容雅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蓋舒緩之狀。）

【集說】蘇氏轍曰芄蘭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知也。○朱氏公遷曰芄蘭柔弱而枝葉長憂本不稱未故以興童稚無能而不能稱其服。○黃氏佐曰首一句興童子不當有其服。下幾章子不能稱其服。芄蘭本不當有莢。今則有枝矣。以興童子本未成人。今則佩觿矣。夫以童子既不當佩成人之服。然使備人之能。猶可諉也。今雖佩觿而其舒放之甚如此。何足以稱是服哉。○沈氏守正曰本不勝枝。服不稱衷。此興意也。至二句止。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鄙之也。恥之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叶古協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集傳]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古開反○韘同)○毛氏萇曰韘玦也能射御則帶韘○嚴氏粲曰玦車攻作決見小雅人作抉鄭氏曰沓也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音摳)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賈氏曰大射小射正奉決贊設決朱極三主極猶放也所以藉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孔氏穎達曰鄭以禮無以韘爲玦者故易之爲貪車攻云決拾旣次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旣著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著沓而相比次也○嚴氏復京曰沓極三名一物也 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毛氏萇曰甲狎也○李氏樗曰甲字訓狎未若程氏曰雖佩韘其才能實不能君我長我以甲字爲長故可從○何氏楷曰甲者十干之首猶言長也卽甲於天下之甲

[輯錄] 張氏栻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黃氏佐曰射者男子之事尤非童孺所能者才能甚不稱其服飾也

[纂疏] 許氏謙曰芄蘭柔弱之草其枝葉不足以取以興童子無才智而居大人之位不足尚故雖服成人之佩而智不足以知我才不足以長我猶且不能自省而舒緩放肆垂帶悸然以自得蓋惟知處尊高之位侈然以自樂其身而不知所以處之之道故爲人指議如此○李氏本曰言童子柔弱如芄蘭然於禮但當佩容臭取而使之佩觿韘以爲成人之事○方氏應龍曰觿以解結理煩治劇者可佩韘以開弓射疏命中者可佩而童子躐等至此此詩所由作也容遂二句自足自滿氣象與甫田之刺相似

芄蘭二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輔氏廣曰猶有芟傳謂宣公卒惠公幼而杜預又謂惠公卽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爲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此闕疑之意若必爲刺衛惠公則便至有依託鑿空之失矣

[纂疏] 黃氏佐曰小序以爲刺惠公意謂如魯昭公猶有童心之例故刺之耳然無明文故朱子不從

誰謂河廣一葦(于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集傳] 賦也葦蒹葭之屬 孔氏穎達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木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草也 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 嚴氏粲曰衛都朝歌宋都睢陽自衛適宋必涉河 ○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 朱氏公遷曰祖孫昭穆同故與祖爲體○孔疏體上有一字 母出與廟絕

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孔氏穎達曰宋去衛甚遠跂足可見言宋近猶言河狹○嚴氏粲曰跂舉踵也腳跟不著地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集說】鄭氏康成曰：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可渡，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謂其廣。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可望，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孔氏穎達曰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當渡河也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蘇氏轍曰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者以況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李氏樗曰禮為出母齊衰期而為父後者無服襄公為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為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李氏樗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懼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懼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此宋襄公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也。

【附錄】嚴氏粲曰：舊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御說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朱氏公遷曰：襄公即位，則衛國在河南矣，此恐當作興體，不必以渡河為說也。國鄭箋以為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是詩，孔疏以為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朱子集傳從以之，定為襄公時詩。嚴氏謂詩言河廣可杭，則為宋桓公時詩，以襄公時衛已遷於河南，不須渡河也。然此詩以為母思其子，則本於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合於義，為正。若以為桓公時詩，則夫人於已出之後，而為復往之思，不足為賢矣。當從箋疏以宋襄為是。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集傳】賦也。小船曰刀。孔氏穎達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文作舠舠小船也釋名云二百斛以下曰艇百斛曰刀○嚴氏粲曰刀即舠古通用不容刀，言小也。鄭氏康成曰不容刀亦喻狹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集說】黃氏[illegible]不容刀，則又小矣；不崇朝，則又易至矣○朱氏道行曰：廣不容刀，遠不崇朝，極言狹近，破上文廣遠以答誰謂二字。如此則往易矣，而卒不往，所謂制乎義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二章皆言義不得往之事○嚴氏粲曰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為辭以解之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雖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於言外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

羅氏中行曰六人謂莊姜也宣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輔氏廣曰泉氏爲襄公處者 [illegible] 先王之化猶有存焉 [illegible] 王之 [illegible]

【集說】呂氏 [illegible] 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 [illegible] 何故對曰臣之男在衛愛 [illegible] 以任本心而推其母子之心 [illegible] 不相違所 [illegible] 似可 [illegible] 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男 [illegible] 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 [illegible] 於義而不敢過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處 [illegible] 子之變者可以觀矣○嚴氏粲曰雖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朱氏善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旣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義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嵗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憾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朅兮丘列反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集傳】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鄭氏康成曰桀英桀言賢也○黃氏佐曰邦之桀本朅字米盖果毅剛毅一國不能或之先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輔氏廣曰殳長尋有四尺有卑之右故曰前驅○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附錄】輔氏廣義曰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叔兮伯兮倡予和汝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閔其勞久而不歸也○輔氏廣曰先王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從王方執殳而爲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黃氏佐曰今方執殳前驅還歸正未有且以起思念之端○朱氏道行曰秦周既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夫王車則執殳前驅者亦與擢擇之選故稱邦桀爲王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役即爲王也執殳前驅亦只婦人想見其夫如此

【附錄】鄭氏康成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孔氏穎達曰言爲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爲州伯謂州里之伯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集傳】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呂氏祖謙曰膏所以膏首面沐所以沐也左得噴之潘沐杜

譏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胡氏一桂曰內則女事父母舅姑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潘淅米汁靧洗面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己容輔氏廣曰此其貞靜也

集說 李氏樗曰言我非無膏沐但夫不在家故未嘗有容飾也如采綠之詩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言首不必從夫之歸也○朱氏道行曰婦髮惟膏需沐潤斯被繹而自容光美今有此不用而設爲伯之東賢勞在外無適爲主尚事容何用謂夫忠厚義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衛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云爲王前驅，卽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

驅而東行故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鄭氏衆曰周旣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胡氏紹曾曰秦衛人從王至京師屬右軍虢公林父正東行矣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集傳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嚴氏粲曰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嚴氏粲曰頭痛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孔氏穎達曰願每也言我每有所言則思念於伯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甘與予同義亦然○輔氏廣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爲尤甚○朱氏公遷曰憂思之苦本不能堪而令人首疾也但我則思而又思寧甘心首疾而不辭耳此自愛意當與下章例之

○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呼內反

集傳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嚴氏粲曰孔氏以諼訓爲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皆從草則爲草名無疑矣○陳氏子龍曰本草云諼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背北堂也孔氏穎達曰背者鄉北之義故

知在北婦人欲樹草於堂上冀數見之明非遠地也婦人所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處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君子過時不反思之至甚旣生首疾恐以危身故言我憂如此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也○嚴氏粲曰人謂諼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樹之以釋憂今我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黃氏佐曰憂思非人之欲也而欲之可以觀情矣懷憂者亦恒欲排遣之至於願

言心痗乃若不欲解者思至於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解之。

附錄 朱氏公遷曰一章閔夫之才二章明已之志三章四章則極其憂思之苦而言之〇朱氏善曰首如飛蓬則疾已則久而不暇於病也甘心首疾則頭已痛矣痗心則無為也至於使我心痗則心又病矣其憂思之苦亦已甚矣所以然者以其君子之未歸也然思之甚切而無釋非卒章之義以正何也觀首章言邦之桀今則其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言其於爭上保身之道在不待勉而後能故不及言歟〇徐氏常吉曰有嘗味而無意於首之容願思伯而甘心於首之疾思諼草而卒安於心之痗此可以見婦人性情之正。

伯兮四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輔氏廣曰范氏之說深得聖人錄詩之意

集說 黃氏櫄曰汝墳之婦女能閔其君子而能勉之以正殷靁之大夫妻能閔其勤勞而勸之以義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為難然則伯兮之詩其不足以知此乎〇衛國之風固亦足以觀[illegible]而過時不反亦[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也〇[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伯兮[illegible]也[illegible]然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集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嚴氏粲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安行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疑也 石絕水曰梁 郭氏璞曰梁即橋也 在梁則可以裳矣〇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者欲與為室家〇范氏祖禹曰狐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〇嚴氏粲曰狐性淫又多疑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〇謝氏枋得曰見鰥夫與人離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〇[illegible]氏[illegible]曰之子卽指狐說如碩鼠稱汝之類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集傳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 王氏安石曰水涯亦曰厲〇何氏楷曰厲說文云旱石也累岸石於水也踐之以渡 帶所以申束衣也 朱氏公遷曰帶重也衣只束矣又用帶以

裳之在厲則可以帶矣。

【集說】鄒氏忠允曰：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去其裳而渡之，既渡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集傳】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集說】李氏樗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附錄】范氏處義曰：詩人刺男女之無夫家，故取獨行性狐之物以為喻。且淇水之有梁者，淇水之可厲者，及其水之側，皆狐之所甚疑而不敢渡者。今獨行於彼，綏使欲涉其水也，不可得矣。以喻民之困窮者，下則無裳，中則無帶，上則無服，其貧窶至此，宜乎如狐獨行，不可以得妃耦也。○朱氏公遷曰：若裳然後加帶，故用裳與帶為先後，而又言服以兼之。○鄒氏泉曰：此詩見寡婦不得已之情，而時事亦可知矣。○姚氏舜牧曰：之子自無裳無帶無服，何預伊事，而彼為之憂，因其言以探其所不言，而夫人之情得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集說】李氏樗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觀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十曰多昏，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蓋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昏有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刺之。○黃氏櫄曰：讀此之詩，則知衛之男女不能有狐之詩，則知衛之男女失時。男女之不以正，昔淫奔之風也；昏姻之不以時，昔凶荒之民也。蓋凶荒殺禮之菲哉，民之失其本業也，以失家聚夫婦之殺，復昏而拘於質儉之俗，不可革。此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所以為衛之憂也。雖欲殺禮而多昏，其可得乎。○嚴氏粲曰：有狐之詩，桃夭摽有梅之變也。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 報之以瓊琚。音居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叶許厚反

【集傳】比也。木瓜，楙音茂 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爾雅：楙，木瓜。○蘇氏頌曰：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呂氏祖謙曰：徐氏曰：瓜有二說，有平桃李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此皆報之也，故言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嚴氏粲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琚，佩玉也，婦人有之。○羅氏中行曰：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集說】毛氏萇曰：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康成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朱子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耳。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無已，而施者之德亦不忘也。○方氏應龍曰：首二句只形容忠厚之情，下一句欲以堅相好之誼。此詩亦以風世之薄道往來較量於錙銖者。

附錄 孔氏穎達曰以衛人得齊桓之大功思厚報之而不能乃假小事以言設使齊投我以木瓜我假以瓊琚猶非敢以此報齊之木瓜欲令齊長以為玩好結我以恩情而已況今救而封我如此大功知何以報之○嚴氏粲曰以桓公城楚邱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從女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琚宜[illegible]之於下[illegible]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集傳 比也瑤美玉也（陸氏德明曰瑤說文云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集傳 比也玖亦玉名也（陸氏德明曰玖玉黑色）

集說 孔氏穎達曰傳言瑤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玖非全玉也○顧氏[illegible]曰玉重石輕惟最貴者用玉以純故有非全玉之說

黃氏櫄曰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瓊琚瓊瑤瓊玖報之且猶以為未足非[illegible]之不足以

總論 而心之不足也○許氏天贊曰此詩似賦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琚等比重貨非真以木瓜等相施報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覆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載豈聖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齊桓之[illegible]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illegible]木[illegible]有[illegible]報之[illegible]而先生疑以為男女相附[illegible]之[illegible]如靜女之[illegible]者則亦以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淺[illegible]之[illegible]文之詩其為男女相贈答於詩之可見[illegible]全不見有男女之辭只據詩文以[illegible]相[illegible]之意似亦通先儒之[illegible]說而[illegible]之意[illegible]是亦忠厚之情也[illegible]與[illegible]不相反○胡氏一桂曰案王氏[illegible]引晁氏小序論云[illegible]謂木瓜下報上也如是則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然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戴公出廬於漕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邱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左傳齊侯歸公乘馬祭服歸夫人魚軒重錦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桓公城楚邱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胡氏安國曰木瓜美桓而夫子錄之爲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嚴氏粲曰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辨 詩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孔穎達解之曰方欲厚報之則時實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詞美齊不諸儒并從序說朱子讀序而辨亦云詩采木瓜春秋序衛之意所以善衛

人之情也豈以爲極之事爲當可法則朱子亦豈以序說矣獨主注詩則以爲淫奔之說於經文無所據而疑其爲男女贈答之詩然以疑者亦未爲必然之論輔廣小序而謂朱氏公但經文無男女之詞以爲只作尋常之事此與後之註爲申培之說者相訛總之木瓜之[illegible]古人尚薄遺厚報故設爲瓜瓊不等之喻謂若有人於此未報當何如此風人忠厚之情也未知指爲美桓者恐其附會朱子改爲贈答者據文詳義後儒獨於此詩[illegible]而與朱子相左者甚衆今從集傳亦不廢序義在讀詩者會觀而會通之可耳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集傳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輯氏[illegible]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illegible]蓋亦風土所致張子辨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

附錄 朱氏公遷曰衛多君子於詩可見如淇奧[illegible]卓爾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者簡兮之賢大夫[illegible]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其不特然於變風騶虞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又如賢婦人六人則許姜共姜許穆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若載馳之[illegible][illegible]伯兮之守與一婦婦之知禮行各風彼桑而有德[illegible]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四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五

王一之六

【集傳】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孔氏穎達曰周以鎬京爲西都故謂王城爲東都王城即洛邑漢書地理志云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鎬京之地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東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二都方百里者百方千里也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孔氏穎達曰大華即華山外方即嵩高也○金氏履祥曰外方今河南伊陽縣伊闕鎮之西陸渾山是山因嵩高之趾也然謂爲嵩高則非北得河陽孔氏穎達曰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爲周畿内故知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孔氏穎達曰河内曰冀州知河北之地冀南境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鄭氏康成曰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陳氏大猷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撫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於戲音羲○嚴氏粲曰戲驪山下地名亦水名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李氏樗曰自豐鎬而言之則以洛爲東周而王城爲宗周既東遷則以周爲下都爲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陸氏德明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詩不能復雅下列稱風以王當國猶春秋稱王人○孔氏穎達曰言王國變風者稱王而列於諸侯之上在風則卑矣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也○蘇氏轍曰其風及其境内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陳氏櫟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僣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載於春秋而詩終乎此矣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皇輿表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隸

河南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故與諸侯無異者以其王爵雖在政教纔行於畿内化之所及與諸侯相似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風雅之作本自有體非謂采得其詩乃貶之也○張子曰王次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之○曹氏粹中曰春秋

之作始於隱公隱公之元年即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天下無王而嘗元於魯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李氏樗曰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既以平王之詩爲國風則是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者所以存王道也○鄭氏樵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朱子語類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陳氏埴曰雅詩多是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戒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聲節與列國之風同也○王氏應麟曰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大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集傳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孔子家語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嚴氏粲曰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黄氏一正曰黍有汁白黃黑四色粒多而黏穀之可爲酒者也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音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爾雅粢稷也○邢氏昺曰左傳云粢食不鑿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嚴氏粲曰說文曰稷百穀之長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孔氏穎達曰楚威王云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是心憂而無所附著之意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毛氏萇曰蒼天[illegible]○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朱氏公遷曰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歎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兩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李氏樗曰舍當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附錄 李氏樗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輔氏廣曰人憂則行自遲而心無所定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所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嚴氏粲曰言彼處有黍彼處又有稷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爲禾黍也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惟呼天而訴之而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

【集傳】賦而興也。穗，秀也。嚴氏粲曰：論語解不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集說】毛氏萇曰：醉於憂也。○李氏公凱曰：憂甚而不自知，如醉於酒。○朱氏道行曰：如醉，搖搖之感深而沈冥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集傳】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孔氏穎達曰：噎，謂噎憂閉塞之貌，言憂深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集說】朱氏公遷曰：虛則通，實則塞，而噎。○朱氏道行曰：如噎，搖搖之詞結而急者也。孔氏穎達曰：以詩人以黍方時至，稷則尚苗，未得遠歸，遂至於稷之穗，又午於稷之實，三章歷道其所更見。稷則穗實改易，黍則當以離離記其初，至故不變。

【附錄】黍文大夫役當有斯而反，但事尚未周也。○范氏處義曰：憂思亂於中，則貌形於外。閔周宗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憂戰所爲作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集說】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

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輔氏廣曰：久而不忘者，天理之常也。纂集旋潤者，人欲之無定也。惟得其正，則自然久而不忘矣。

【集說】王氏柏曰：周大夫亦無於黍離之詩者，感慨深而言不迫切，反覆詠詠之，自見其懷情追恨之意。○謝氏枋得曰：文武成康之宗廟，盡爲禾黍，而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吾觀書至文侯之命，所以訓飭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爲衰，故都之興廢，置度外。吾於黍離之詩，事有感也夫。○朱氏善曰：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豳，太王創造之於岐，文王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正當守之而不去，今乃舉舊都之而即安於東。行役之大夫既已見而憂之，凡忠臣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假謂當詩於王號令諸侯，整師旅，光復舊物，諸侯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段和，鄭之擁戍，既皆王室之舊勳；齊籍太公之故，秦承周公之遺烈，衛懲康叔之厲，靈亦皆足以夾右王室，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爲言，宜周轍之不西，有由矣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

集傳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許氏慎曰：日在西方而鳥棲。○郭氏璞曰：今寒鄉穿牆棲雞。○馬氏復宗曰：會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illegible]氏鳳彩曰：徐鍇云，雞，稽也，能稽時也。其鳴也知時，其棲也知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陸氏佃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於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若，奈何勿思哉。○輔氏廣曰：知其歸期，則思有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觀物興思，雖欲自已而有所不能也。○嚴氏粲曰：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日夕，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不思乎。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集傳 賦也。佸，會。桀，杙。（爾雅：雞棲於弋為桀。○李氏巡曰：弋，橛也。○陸氏德明曰：弋亦作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李氏公凱曰：既不得歸，則庶幾其在道路之間，且無飢渴之患，亦可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行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輔氏廣曰：可以日月計，則思猶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飢渴，則不敢必其歸，而但幸其不至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王氏柏曰：君子于役，閨思之正也。感時念遠，固人之常情，至情所鍾聚，在苟無飢渴一語上。

附錄 許氏謙曰：上二句謂君子之役無期可歸，下三句則家中目前之所覩者。雞則必棲於塒與桀，猶人出必當止於家，今乃不得止息；日夕則牛羊必來，猶人有期必當歸，今乃無期可歸，則思君子之心，容可已乎。○朱氏公遷曰：前章極思之之心，後章致願之之心。○沈氏守正曰：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億來日也。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

其生還思
益深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附錄] 謝氏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杕杜[illegible]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雖勞之[illegible]心傷悲杕杜在鎬不過千里勞之[illegible]我行永久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illegible]於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勞之仁豈有[illegible]乎哉君子于役至於不知其期仁恕之義[illegible]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沈氏[illegible]盤宦平湊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illegible]而婦人女子之口[illegible]風也

[附錄] 序說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而作是詩孔穎達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也朱子改為大夫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詩從室家而言其情更為眞切而無衍說若從同僚而思其危難則篇中未露此意故朱子不從當為正解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子餘反)

[集傳]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毛氏萇曰陽陽無所用其心也○董氏逌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illegible]也)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三十六簧也(鄭氏[illegible]曰笙竽必有簧故或謂笙為簧○陳氏暘曰樂記云絲匏竹簧則簧之為[illegible]笙竽有焉其美在中所以鼓中聲也○嚴氏粲曰簧笙之舌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劉氏熙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朱子曰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輔氏廣曰先生謂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篇首皆以君子為言而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也)

[附錄] 毛氏萇曰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孔氏穎達曰路寢之常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房中之樂也君子祿仕賤職招呼其友此為了之友[illegible]其呼[illegible]有君子在[illegible]之位左右說其[illegible]皆手招我用此房中樂[illegible]也不行[illegible]也樂[illegible]已○謝氏[illegible]云君子知[illegible]之不行[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招[illegible]相招為祿仕[illegible]於[illegible]而[illegible]行[illegible]有樂乎此者其[illegible]以全身遠害之計[illegible]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殺身者[illegible]不[illegible]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集傳】賦也。陶陶和樂之貌。孫氏愐曰陶陶暢也。○段氏[illegible]曰記云人喜斯陶陶斯咏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翿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又曰纛翳也郭璞云所持以自蔽翳也。敖舞位也。

【通說】朱氏公遷曰由東房入後堂然後就舞位言之序也。如所說則房者作樂之處敖者舞之位其言亦有序矣。

【通說】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朱氏曰古之為樂者皆譜聲音而有實以鼓之形諸動靜而有讓以容之樂者大焉故詩人取之以見意。○[illegible]氏[illegible]曰樂官之職豈君子所當為哉蓋以衰亂之世賢者多窮處草野及不得已而仕者皆居於下位此簡兮之詩之義也。○范氏處義曰周之賢者執樂舞之器招同志之友相與為人君房中之樂在人君遨遊之所其容充盛其志自得賢者之所為固未易窺也。○嚴氏粲曰君子之樂如此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為矣。○李氏公凱曰君子遭亂不欲居尊位以懷天下之憂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也。○鄒氏元錫曰君子陽陽賢隱於伶官。古賢多隱伶官。[illegible]伶賤工也然司樂節得節禮樂而樂有下心[illegible]之[illegible]君子之陽陽樂獨得其道也[illegible]故[illegible]為伶而道行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孔氏穎達曰[illegible]申今南陽宛縣[illegible]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illegible]如小星之例[illegible]

【集說】孔氏穎達曰役人所思當思其家但既怨王政不均久處其在家處者雖託辭於處者獨早歸而見之其實所思之甚在於父母妻子耳。○黃氏震曰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疏云政教煩苛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也。歐陽程氏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緝皆從之朱傳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矣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

【附錄】歐陽氏修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以[illegible]東周政衰不能[illegible]令於諸侯其之子周民謂[illegible]諸侯國之當戍者也。○蘇氏轍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激揚之[illegible]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

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其曰不與我戍申者怨諸侯不戍之辭也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 興也楚木也 張氏擬曰楚荊也荊楚荊也○陸氏佃曰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荊故楚入春秋稱荊而荊州亦以此木得名也 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王氏應麟曰史記呂尚先祖爲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語云胙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詩人重章變文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集傳]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 陸氏璣曰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蘇氏轍曰毛以爲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蒲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 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皇輿表潁昌府許州縣今開封府許州治

[集說] 嚴氏粲曰戍守申爲申戍甫與許則以申之故以申爲主故變爲先後之序也 [illegible]與[illegible]有[illegible]所不[illegible]以歸期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人[illegible]獨苦之獨處 孔氏[illegible]曰思[illegible]即[illegible]其名[illegible]不明[illegible]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念不求出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案]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

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又可見矣。十氏應麟曰以勞周戍申其爲於母家也。豈人乎。刺爲白王親親平王忘讐也。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胡氏寅曰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集說 程子曰。周人勞戍申而怨思。諸侯有忠天子之命。保衞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非有王者保人之心。人怨可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也。○李氏樗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張氏栻曰。胡文定公云。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黍離所以爲國風者。平王自爲之也。平王忘讐。於是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孔子懼而作春秋。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叶十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集傳 興也。蓷。鵻（音隹）也。（陸氏德明曰。鵻。爾雅作萑。音同。）葉似萑。（許氏謙曰。爾雅作萑。似萑。萑者白蘇。蘇類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萑。蓷。郭璞曰。今茺蔚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䕡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案本草云。益母茺蔚也。○嚴氏粲曰。舊說以蓷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溼。）暵。燥。（孔氏穎達曰。暵以火燥萬物。莫熯乎火。）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陸氏德明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集說 程子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濕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嚴氏粲曰。詩以歲旱草枯興饑年之憔悴蕭索。澤氣象由此而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集傳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范氏王孫曰。條者是長遠之義。鄭氏箋曰。歌聲氣盡條然。）歗。蹙口出聲。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厚之

至也。

集說 嚴氏粲曰長茂者亦爲所暵與淺薄甚則粗給者亦之絶矣脩脩然而長歎其悲恨深於歎矣不善猶言不幸也○鄒氏泉曰不淑亦只以艱難之意○曰遇斯人遭不善之事非謂其人之不善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集傳 興也暵溼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溼者亦不免也啜泣貌 鄭氏康成曰泣者傷其君子棄己 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蘇氏轍曰歎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怨之深也泣則窮之甚也

集說 輔氏廣曰方其歎且恨之時而曰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豈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嚴氏粲曰生於溼者又離暵於脩者今亦爲所暵與脩足者亦乏絶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朱氏道行曰中谷最下處時時常溼暵所不及者今是亦乾旱之至侵之盡也雖嗟泣無及於事艱難不淑之相仍矣可如之何也已。

附錄 范氏處義曰以蓷比一物皆喻其俗蓋有深意使堅強之物雖遇旱暵不至俱燥使忠厚之俗雖遇凶歉未至相棄詩人可謂長於譬喻也○劉氏瑾曰乾者已暵脩者又暵溼者亦暵其爲旱勢可勝言哉旱愈甚則仳離之怨歎愈甚矣○王氏柏曰中谷有推雖婦人爲夫所棄想出於凶年不得已之情而非有所怨辭也是以有閔之之心而無恨之之意。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殃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輔氏廣曰范氏之說得讀詩之法。

集說 李氏樗曰孔子繫易言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凶年饑饉爲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棄而不保可以見其不仁甚矣風俗中谷有蓷所由作也○謝氏枋得曰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有二以聚民下而以時吉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亦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之意於物之嘆一節急一節民之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夫婦人之大倫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集傳】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孔氏穎達曰：無所拘制，爰爰然而緩。）雉性耿介。（嚴氏粲曰：雉[illegible]死，亦其性然。○陳氏子龍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云：士執雉。注：取其守介不失節。）離，麗。羅，網。（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羅氏[illegible]曰：鳥飛張網以羅之。）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姚氏舜牧曰：尚無為、尚寐，作一字解。呂氏祖謙曰：寧可如此，不若寐[illegible]。[illegible]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吪。）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范氏處義曰：兔爰爰而自得，雉則罹網羅之多，故不樂其生者，自比於雉也。）為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為，以雉離興百罹也。（黃氏佐曰：[illegible]則安，雉入羅則有憂，其義相因而可以為興。）下章放此。

【集說】歐陽氏修曰：兔爰，雉離，歎物有幸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昔時人尚幸世無事而閒

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言今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己[illegible]也。○蘇氏轍曰：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illegible]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illegible]而不欲見之之辭也。○輔氏廣曰：玩章末一句，則為君子不樂其生而作[illegible]。[illegible]疑者，至於周室衰微，諸[illegible]求還以後所行之實，故先生取以為詩，所謂小人幸免，君子被禍者，以章首一句為上，則當如此，而又觀君子不樂其生之[illegible]，亦容有此事也。或以為興者，毛氏說也。然與其說[illegible]又似不相[illegible]，故先生謂詩以為興，則當以兔爰與無為，雉離與[illegible]，[illegible]前易可通，不然則只當作比看。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浮，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叶居笑反）

【集傳】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繴（音壁）謂之罿，罿，罬（音拙）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音絹）以捕鳥。○鍾氏[illegible]曰：[illegible]既是兩轅，可以網獸。）造，亦為也。（范氏處義曰：[illegible]子既不樂[illegible]，曰我生之初時未亂離也，尚無有造此者。）覺，寤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illegible]其庶者寐不欲[illegible]之謂也。○歐陽氏修曰：鄭氏以兔雉喻政有緩急，[illegible]緩急未為大害也。[illegible]有緩有急，就令當[illegible]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集傳】比也。罿，罬也。朱氏曰行以設罦施於車上之罿。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李氏樗曰：聰，有聞也。言我欲長寐而無所聞知也。詩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此意也。

【集說】顧氏起元曰：無造無爲同無庸者，凡有事則有所用，無事則無所用矣。無覺，謂天下事於不知也。無聽，天下之變皆不入於耳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序云君子不樂其生，一章下五句皆言不樂其生之事，首二句言君子爲此而不樂也。○范氏處義曰：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輔氏廣曰：無此無覺無聽義無輕重，但疊韻耳。○顧氏起元曰：三章各首二句比君子得禍而小人獨免，下皆是歎其所遭而安於死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集說】季氏本曰：周道衰微，政刑紊亂，君子欲自晦而作此詩也。○鄒氏泉曰：此詩見世道之變至於使人不樂其生，可爲長歎息矣。用小人者安能辭其責乎。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兔爰詩者，閔周也。桓王失信於諸侯，諸侯背叛，王乃與師伐諸侯，諸侯禦之，與之交戰，王師傷敗，國危役賦不息，使君子之人皆不樂其生焉，故作此詩以閔傷之也。隱三年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及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是桓王失信之事也。桓五年左傳曰：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又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祝聃射王中肩，是王師傷敗之事也。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于萬反，下同）兄弟，謂他人父（夫矩反）。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集傳】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毛氏萇曰：水厓曰滸。○嚴氏粲曰：岸近水之地。○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己父。己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朱氏公遷曰：物得其所，人失所依，人不如物，故以起興。○鄒氏泉曰：諸說皆以此詩興矣，四句止但親依他人，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耳。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感宜作興，至不爲當。

【集說】朱子曰：葛藟枝葉聯屬，有宗族之義。○輔氏廣曰：世治則人皆安土重遷，各親其親者，其本性然也。世亂則人多流離失所，棄其所親，親其所疎者，夫豈性之所欲哉，不得已也。使民不得已而爲行此，如此卒至於窮困而無所告焉，則其責必有任之者矣。○錢氏天錫曰：此詩以歎己之窮爲主，責人之意輕。緜緜與終遠字相應，蓋緜緜是長意，而不絕，如終遠則不長相繫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集傳】興也。水涯曰涘。孔氏穎達曰：釋邱云涘爲厓，李巡曰涘一名厓，郭璞曰謂水邊也。

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輔氏中行曰：識音志，記而不忘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許氏謙曰：左傳昭三年，鄭罕虎如晉，叔向曰：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又二十年，齊公孫青聘於衛，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注：有，相親有。）

【集說】嚴氏粲曰：莫我有，視之若無也。○范氏王孫曰：俱以終遠兄弟振起，則所重兄弟也。謂他人父，是認非同本者為兄弟也；謂他人母，亦是認非同胞者為兄弟也。而疎者豈可強為親乎。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集傳】興也。夷上洒（音洗）下曰漘。（孫氏炎曰：平上，漘，背下，故名曰漘。）漘之為言脣也。（許氏謙曰：岸上面平夷，而下為水洗蕩齧入，若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李氏公凱曰：如不聞有我，而不見親也。○顧氏起元曰：言親己之窮困，漠不相聞也。

【集說】輔氏廣曰：顧親於有，有重於聞。詩曰：顧我復我，至於亦莫我聞，則漠然而不相顧念矣。夫親乃天屬也，豈可踰越之哉。○王氏志長曰：母之所以為母，昆之所以為昆，皆由於父。苟謂他人父，則謂他人母，謂他人昆，不待言而可知矣。故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總論】鄒氏泉曰：此詩三章一意，但始言父，次言母，次言兄，有次序耳。○郝氏敬曰：兄弟相親以父母同出。不顧兄弟，即是不顧父母，謂他人為父母也。不直斥其薄，而諷之以二本，所謂怨而不怒也。○張氏彩曰：本同父母而為昆弟者，尚相棄如路人，而乃望路人收我如子弟，此必不得之數也，則其不我顧、不我有、不我聞，又何怪焉。

葛藟三章，章六句。

【辨說】黃氏佐曰：左傳以葛藟猶能庇其本根，似比詩興之義。○沈氏守正曰：卿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閔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閔之不能睦族，而上之所風可知。詩中無尤人意，總是自傷之詞。

彼采葛兮，（叶居謁反）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集傳】賦也。采葛所以為絺綌。（呂氏惟曰：葛，絺綌草也。）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纂疏】徐氏光啓曰：彼采葛兮，蓋託言以指其人，猶稱後嗣者也。○顧氏起元曰：上一句指所思之人，下一句言思念之情。

【附錄】孔氏穎達曰：采葛以興臣有使出，其事雖小，憂懼於讒，一日不得見君，如三月不見，日久情疏，為懼益甚，故以多時況少時也。○嚴氏粲曰：人臣任事於外，則讒間易生，一日不見於君，已懼小人乘間而讒之，如三月之久矣。蓋讒人眾多，君子動輒疑懼，暑不可以有所為，事之大者，誰敢任之。

○彼采蕭兮，（叶蘇雕反）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集傳】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爇（音）以

報氣故采之。孔氏穎達曰：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設言三春三夏，其義亦同。作者取其韻耳。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本亦作嵗。

【集傳】賦也。艾，蒿屬。爾雅：艾，冰臺。注：今艾蒿。乾之可灸，故采之。陸氏佃曰：艾字从乂，草之可以乂病者也。一名灸草。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以此。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集說】朱氏公遷曰：思念之意，以漸而深。○張氏彩曰：楚辭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意蕭本此。

【總論】呂氏祖謙曰：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特謂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姚氏舜牧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於秋後，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

【附錄】孔氏穎達曰：三章如此次者，既以葛蕭艾為喻，因以月秋歲為韻。積日成月，積月成時，積時成歲，欲先少而後多，故以月秋歲為次也。臣之懼讒，小事大事，其憂等耳。未必小事之憂如月，急事之憂如歲，設文各從其韻也。○歐陽氏修曰：詩人以讒以積少成多為慮。○蘇氏轍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為。采葛采蕭采艾，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附錄】黃氏震曰：古以采葛去君為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姑存舊傳以為學者記。以行然亦意之之詞，至于假折衷載濂老新說，仍以采葛比離讒，惡察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此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言矣。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集傳】賦也。大車，大夫車。孔氏穎達曰：春官巾車職云：革路以封四衛。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又云：大夫乘墨車。然則于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以大夫出封如子男之服，則車亦得乘諸侯之車。此大車蓋革路也。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孔氏穎達曰：春官司服云：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春官典命職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出封謂出於封畿，即得加命，故得如子男之衣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繢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劉氏瑾曰：毳衣以宗彝為首，[illegible]虎蜼，虎蜼[illegible]。毳衣所畫者三：宗彝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一，黼也。所畫所繡皆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者也。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鄭氏康成曰：子者，稱所尊敬之詞。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傳說] 輔氏廣曰不明言其大夫而但言車服而已亦可見其畏之意○朱氏公遷曰此詩之言所謂小人革面民免而無恥者蓋政刑之效視德化不能及也故去二南爲遠○顧氏起元曰檻檻以所聞言毳衣以所見言蓋其一時氣勢威嚴不敢玩視○畏非畏其車服只乎素懾其政刑故不覺望而生懼心耳但詩旨含蓄不曾道及一政刑字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古者大夫乘大車服毳冕巡行邦國決男女之訟於時男女莫不畏之有女欲奔者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無禮之交與畏子大夫之政必將罪我故不敢也古之大夫使民畏之若此今之大夫不能然故陳古以刺之也○鄒氏檝曰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蹈其[illegible]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

○大車哼哼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集傳] 賦也哼哼重遲之貌孔氏穎達曰哼哼行之貌故爲重遲上言行之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璊玉赤色孔氏穎達曰璊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五色備則有赤

[傳說] 黃氏佐曰此一章惟耳目之所感而畏相從於今乃見其畏刑政於一時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集傳]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傳說] 吳氏師道曰前二章言不敢不奔猶不失爲善也此章發言生不得相從死猶不變云爾故申以約誓之辭亦邪思之不解者也○黃氏佐曰此章因志願之相違而堅所約於沒後見其畏刑政於終身

[附錄] 孔氏穎達曰禮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祭則周公以來始合葬也○蘇氏轍曰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其[illegible]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illegible]也○嚴氏粲曰言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觀其自誓之詞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風化使然也

[總論] 輔氏廣曰世變降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也已始則不敢奔而已終則知其雖沒身不得遂此志則其刑政之效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黃氏佐曰記云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illegible]民所[illegible]男女之無別也大夫能使民[illegible]以爲政刑之本矣○[illegible]大夫之賢能[illegible]俗淳矣少見[illegible]之紀綱壞矣一大夫以刑政治其[illegible]而猶能使淫奔者畏懼而不敢是一木之支也

[附錄] ○呂氏祖謙曰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氏穎達曰三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

乎。古之聽訟者何待於言哉。觀大車之詩。深得夫子無訟之意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彙說] 輔氏廣曰。漢廣之游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必待有所畏而僅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朱氏公遷曰。哀痛如黍離。可謂悲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可謂有能者矣。變雅亡變而東都之大夫則寥寥乎僅見者也。

[附錄] 呂氏祖謙曰。此詩所謂隊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歟。當[illegible]其幾未能革其心與行爲之詩與矣亦僅存於采薇之時而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將七羊反 施叶時遮反

[集傳]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黃氏一正曰。麻高四五尺。葉如荏而圓銳。花黃。子房牟色黑而紫方。房八稜者名巨勝。莖圓而房稜或四或六者名胡麻。皮可爲布。花白色者則曰麻。蕡曰大麻。曰麻勃也。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呂氏大臨曰。將之爲言猶欲也。施施。喜悅之意。呂氏祖謙曰。孟子曰。施施從外來。○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彙說] 朱子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詞。○黃氏佐曰。因麻麥及李。似桑中之約。而又有所留。故易啟穴之覬爲姦私之事。不從小序。

[附錄] 毛氏萇曰。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鄭氏康成曰。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以爲賢。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貌。○張氏栻曰。賢人放逐在他國。故國人思之曰。丘中有麻。彼亦可以留子。嗟而使不外適也。其所以欲留之者。欲其不越吾國。庶幾尚可望其施施而來也。則其思而望之。蓋亦切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集傳]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彙說] 嚴氏粲曰。庶幾從我食。猶言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之意。

[附錄] 毛氏萇曰。子國。子嗟父。○鄭氏康成曰。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著其世賢。○孔氏穎達曰。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此章言其父亦是治理之人耳。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子叶獎里反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之子。幷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彙說] 輔氏廣曰。三章所謂望之之情。益厚。冀其有以贈己。則厚於望其就我而食。望其就我而食。則厚於

望其施施然而來也先生所
謂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

附錄 毛氏萇曰玖石次玉者言能貽我美寶○孔氏穎達曰傳以為作者思而不能見乃陳其昔日之功言彼留氏之子有能遺我以美道謂在朝所施之政敎箋亦以佩玖喻美道冀望其來敎已而遺已耳

總論 黃氏佐曰上一章各指其人而冀其來就己下一章總指其人而冀其贈己

附錄 歐陽氏修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為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性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其來施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餉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從言之也○段氏昌武曰陳氏曰有麻有麥有李言其所居有此足以自養無求於外猶韓子以盤之士可稼而食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王孫曰朱子以為淫詩宋氏曰昔二南之化江漢有不淫之士野有守貞之女何西爆不回葛覃既變為采葛矣卷耳之懷復變為丘中之思茲其所以有黍離也歟

附錄 黃氏震曰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舍兩存之以俟知者○胡氏一桂曰毛鄭說皆家皆本序說毛氏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有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蘇氏曰子嗟隱居邱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為生呂氏思其賢庶其肯徐來以從我嚴氏曰莊王不能用賢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其相與游從不能薦賢使國人私致其殷勤以飲食之不能使賢者全生王處

使國人望其私澍於已是可歎也姑備……
○錢氏天錫曰東周之俗似非鄭衛……詩為淫詩闕疑可也

辨 朱子以此詩為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疑丘中復有與私而留之者蓋有子嗟子國二人焉其說自朱子始後儒閒有疑之以為如此則夫子刪詩時何取於田野之淫人而錄之乎毛傳留大夫之氏子嗟子國為父子……若其世賢若然則賢大夫而隱君子也毛……占未遠其說當有所本惜衰周之季古籍云亡無得而考矣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集說 張氏耒曰或問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當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為墟文武之舊已埽地矣此黍離所以閔也兵敗禍結此兔爰之所以閔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有蓷之所以閔也國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蓋君子猶未去也何遽閔之哉至序此詩者其知道乎國家之患莫大於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為盡心未害也至於君子不為盡心苟求免於飢寒孰視其禍而不肯救者國恒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傷而閔之也彼黍離兔爰中谷有蓷之亂尚有存者其是乎○輔氏廣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歸無忿懟過甚之詞然于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集傳】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掘，一作滑。突，音[illegible]）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服氏虔曰：東鄭，古鄶國之地。○杜氏預曰：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陸氏德明曰：武公隨平王東遷，遂滅虢、鄶而居之。○呂氏祖謙曰：文王二弟，虢仲封東虢，鄭滅之，卽鄭之制，今鄭州滎陽縣也。虢叔封西虢，晉滅之，今陝州是。名虢州則其覽之所至也。）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皇輿表：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卽今之鄭州是也（皇輿表：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附錄】鄭氏康成曰：初，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𫐐、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孔氏穎達曰：畿內之國，政教繫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桓公國於西周，本在畿內。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及并十邑，則[illegible]會於諸侯，然在畿外，故緇衣箋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卽代爲司徒，是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王氏應麟曰：吳氏曰：齊詩刺襄，而季札觀樂，乃曰：泱泱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而札乃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illegible]十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而非繫乎辭也。○朱氏公遷曰：諸侯存則詩繫周，衰則侯國異政，自近者始，衛、王、鄭相次，其以此歟。○胡氏紹曾曰：鄭初封在[illegible]內，風[illegible]以父子[illegible]周之衰，鄭爲之也。桓公[illegible]王室多故，[illegible]及史伯寄帑於虢鄶之間，以陰謀[illegible]人國，然後[illegible]卽成皋、滎陽、虎牢之分，巖險關[illegible]天下，故春秋戰[illegible]之兮，各無如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集傳】賦也。緇，黑色。（周禮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孔氏穎達曰：緇衣卽士冠禮所云冠朝服緇帶素韠[illegible]朝[illegible]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治事之館[illegible]）宜，稱。改，更。適，之。館，舍。（[illegible]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illegible]晉司有館舍以治事也。）粲，餐也。（[illegible]）或曰：粲，粟之精鑿者。（鑿，音作。王氏安石曰：粲，粟之精者。○許氏謙曰：粟一石得米六斗爲[illegible]）

糲，糲米一石舂爲八斗爲鑿。○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旣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附錄 范氏祖禹曰：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適子之館，親之也；旣親之又授之以粲，食此好賢之至也。○輔氏廣曰：緇衣之宜，美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改爲，欲其服之常新；授粲，欲其衆之常饗。發乎情形乎歌詠，好善之誠心也。○黃氏佐曰：宜是一德相傳於父子，而五教敬敷乎遠邇。館，朝也，非私館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於王宮，宮乃司徒退食而還其私室也，彼自有粲固無待於人之授也，而我授之者，措以致其愛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集傳 賦也。好，猶宜也。

補說 李氏樗曰：好，亦謂德與服稱也。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集傳 賦也。蓆，大也。孔氏穎達曰：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補說 黃氏佐曰：蓆訓大，蓋服而不卑，只見其小，令稱武相繼，並今襲有以宜此服，故人自見其尊嚴大也。

附錄 李氏樗曰：以此緇衣之宜、好、蓆只是一意，言國人之愛武公父子相繼不敝，我將爲子更作之，蓋欲其久於其職也。呂氏曰：始之厚者不能保其終，終之不怠，惟緇衣之好賢不然，故始終之無間，而適館授粲，前後之如一。彼見屋之美者，其始非不盛也，而終或每食之無餘，此詩人所以歎其權輿之不繼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附錄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補說 呂氏祖謙曰：此詩武公入仕於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則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傳之講師習其說而不知其義，故以爲稱武公之好賢，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說者多以此詩爲鄭人所作，豈鄭人之詩當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所作，而附於豳也。此武公爲司徒，善於其職，周人善之而作耳。周人愛武公，欲其常爲卿士，若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豈更親公哉？以緇衣之意皆矣。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

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集傳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王氏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集說 劉氏瑾曰：此女猶知畏懼，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朱氏道行曰：仲子私來，父母知之，必謂以我之故致仲之來，豈得不畏？而懷情之懷乎，故求之以無踰無折。

附錄 毛氏萇曰：仲子，祭仲也。○鄭氏康成曰：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無踰我里，喻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 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集傳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 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集傳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周禮大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檀，皮青滑澤，材彊韌，可爲車。陸氏璣曰：檀木與槃音盤木相似，又似梓榆。

集說 徐氏常吉曰：由踰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迫也。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也。

集說 胡氏一桂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莊公有弟名段，其母愛之，令公處之大都。公不能勝止，其母遂令處驕而作亂也。此叔未亂之前，有祭仲者諫公，令早爲之所，而公不聽。小不忍以致大亂國焉。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言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國也。○呂氏祖謙曰：[illegible]拒仲而[illegible]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illegible]別於[illegible]有所不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於[illegible]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其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集說 輔氏廣曰：此雖爲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爲風之始變也歟。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此事見於隱元年傳。○黃氏佐曰：左傳襄二十六年，鄭伯爲衛侯如晉，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即此詩也。○吳氏肅公曰：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叫[illegible]

〔附錄〕此詩朱子取莆田鄭樵之說，定爲淫奔。玩其詩意，乃一箇落開女子，雖不能自遏其情，而猶畏父母兄弟國人之言，不敢輕身以從其人者也。然考左傳，載衛侯以國於晉，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以請衛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弘遠，子展何取以同賦，而復見許於叔向耶。今從集傳爲正解，而錄序說以備覽。

叔于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集傳〕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毛氏萇曰，叔，大叔段也。○孔氏穎達曰，其字曰叔，以寵臧過度，時呼爲大叔，故傳謂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田，取禽也。鄭氏康成曰，白虎通義曰，四時之田總名爲田，爲田除害也。巷，里塗也。孔氏穎達曰，里內之塗道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惡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說之辭，非實仁也。○黃氏佐曰，美字俱自便捷輕利而言，仁字如頒禽均以及衆之謂也。相媚悅以從之，其所謂仁，不過私愛之飾詞。鄭伯克段，京人叛之，則信美且仁，皆由衷之言哉。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集傳〕賦也。冬獵曰狩。杜氏預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集說〕鄒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其善飲酒也，而好則指其[illegible]治而言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集傳〕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孔氏穎達曰，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服馬猶乘馬也。

〔集說〕[illegible]服[illegible]稱其武。○鄒氏忠胤曰，三章之[illegible]服馬而武，則指其控御馳驟之武勇也。

〔總論〕楊氏時曰，仁且有武，叔固有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蓋[illegible]之[illegible]義[illegible]國[illegible]傷[illegible]敗人之[illegible]不足以公其惡，叔段不義而[illegible]惡[illegible]不當其實故也。然則[illegible]謂武者亦若此而已。[illegible]所[illegible]可知矣。○范氏處義曰，美且仁，謂其[illegible]也，美且好，謂其燕樂也，美且武，謂其善御也。叔之[illegible]耕甲治兵，豈爲田獵而國人悅之如此，能無後患乎。○許氏謙曰，終篇雖[illegible]美[illegible]而所美者惟田狩飲酒之事，舍是全[illegible]

蓋無足言者。取之來豫知之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古小人爲惡，亦必行小惡，[illegible]以[illegible]然後能成衆爲亂。此詩與[illegible]揚之水[illegible]小人所[illegible]形之[illegible]孔子刪詩，何取焉？蓋以戒後之人君，當於其初勿使小人得志，以成難圖之勢。此聖人錄詩之意也。○彭氏執中曰：玩味此詩，如見叔段驕縱恣肆之意。閩里少年朋從[illegible]美之也。[illegible]篇做此。

附錄 [illegible]氏[illegible]此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莊公小相[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爲[illegible]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illegible]刺莊公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集傳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illegible]御之法[illegible]驂[illegible]服[illegible]然[illegible]制於衡[illegible]言和中節[illegible]驂[illegible]如組，驂則諧和如舞也。[illegible]藪，澤也。[illegible]曰藪。○孔氏穎達曰：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圃田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曹氏粹中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illegible]田則火，若夫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襢裼，肉袒也。孔氏穎達曰：襢裼，脫衣見體。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illegible]從公所也。狃，習也。孔氏穎達曰：狃復也，亦貫習之意。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劉氏[illegible]曰：章首四句所謂材也，又四句所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集說 朱氏[illegible]曰：乘馬執轡，皆在道時事；在藪以下，則至田以後事矣。火烈具舉，射以獲獸，故未田[illegible]袒裼而暴行虎，而獻見叔多能之，[illegible]虎之傷，戒其無狃，見叔[illegible]國人之於叔，情況[illegible]然矣。○張氏[illegible]曰：[illegible]暴虎危矣，以此而驕其兄，則又危。故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言其不可恃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集傳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陸氏佃曰：黃馬之上色，明吉事。[illegible]位曰：[illegible]人黃馬蕃鬣，言乘此。衡下夾轅兩馬曰服。孔氏穎達曰：車有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鄭氏康成曰：上駕者，言馬之最良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揚，起也。

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范氏處義曰御使之曲折如舞控謂控制）舍（音捨）拔（音跋）曰縱，覆彇曰送。（嚴氏粲曰拔矢末也所謂括也亦作菆[illegible]不逸今受弦處[illegible]弓之梢末所謂弭也曲禮左手執簫[illegible]故名曰簫又謂之弰）

【纂疏】孔氏穎達曰[illegible]能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illegible]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illegible]則能及是叔之善射善御也○嚴氏粲曰[illegible]叔良御[illegible]其能磬以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其良御也[illegible]叔善忌送言其前後[illegible]而縱舍其[illegible]而送則矢去[illegible]而自射力所以實其善射也○呂氏祖謙曰[illegible]其則御之善乃喜其無傷之詞也末章亦云亦喜其無傷之詞蓋承此章而解耳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叶符有反）叔馬慢（叶莫半反）忌，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敕亮反）弓（叶姑弘反）忌。

【集傳】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音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櫝丸是箭筩○嚴氏粲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箭筩既用則納矢筩中釋下掤以覆筩）鬯弓，韔也，與韔同。（孔氏穎達曰謂弢弓而納諸鬯中）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illegible]曰馬行遲發矢希蓋[illegible]弢弓言田事畢）亦喜其無傷之詞也。

【纂疏】劉氏瑾曰上章及此亦皆言其田獵射御之善而喜其卒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仁而得衆者也○朱氏公遷曰馬慢發罕[illegible]釋掤鬯弓則事亦已[illegible]其[illegible]今喜其無傷首末兩章[illegible]應也

【附錄】鄭氏伯熊曰段以國君介弟之尊[illegible]人叔之賢而所好者[illegible]馳騁弋獵[illegible]所矜者[illegible]虎也賢者之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illegible]飲酒服馬[illegible]信也[illegible]習又特[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illegible]也欲[illegible]亂行乎○[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可馬[illegible]公[illegible]君子[illegible]才以為[illegible]小人挾才以為惡大叔多才而不善所謂挾才而為惡者也○朱氏[illegible]段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力則甚武如是而甚不仁夫不仁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上教不明民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殺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歎者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集傳】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嚴氏粲曰兩叔于田其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長篇者加大以別之）

【纂疏】呂氏祖謙曰叔段將叛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從容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

氏肅公曰叔于田下篇全是誦歎叔段之美篇莊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狃而傷女旨皆已見其端倪叔不悟耳

附錄 孔氏穎達曰叔負才恃衆必為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清人在彭（叶晉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 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翱翔

集傳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鄭氏康成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彭河上地名。（毛氏萇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王氏質曰臨河名清者甚多鄭氏以清陽亭即清人城引詩清人在彭當是此地左氏衛侯富臨於彭水之上衛鄭相近彭或是此○王氏應麟曰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駟介四馬而被甲也。（孔氏穎達曰介是甲之別名）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黃氏一正曰矛上鏡而旁句蓋可刺可句之器也）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孔氏穎達曰文公捷厲公子）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孔氏穎達曰是時狄侵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

附錄 鄭氏伯熊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為亂則必潰散耳○嚴氏粲曰狄去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不息車上建矛翱翔於河上之地何為者哉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集傳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音勾）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冑）駟介陶陶（叶徒候反） 左旋右抽（叶敕救反） 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集傳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穎達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詳說】孔氏穎達曰上以爲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箋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黃氏曰左旋是抗車盤旋以爲戲右抽是抽刃無視以爲容左右見戲而中軍之將雖作好而强留亦豈能久哉

【附錄】范氏處義曰師之出處當嚴其期今乃翱翔之久不思班師師之屯次當謹其備今乃逍遙自適同於見戲佳兵者不祥之器今乃左旋右抽以軍作好不敗何待○陳氏推曰在彭在消在軸有遷徙無常處居之意旁旁麃麃陶陶俱指乘駟介之人言有無事不歸自爲馳驅之意運其重喬者師久其弊而虛備故事之意

清人三章章四句

【集傳】事見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詳說】蘇氏轍曰翱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而假與師焉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曰棄師

羔裘如濡叶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鈎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容朱反

【集傳】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鄭氏康成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附錄】范氏處義曰服是服者稱其濡澤之美人臣惟信而直乃能處君命而不變○輔氏廣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闊命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以理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言則居其分而不踰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蔡氏㮨曰命夫所賦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集傳】賦也飾緣去聲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氏穎達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祛袖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嚴氏粲曰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服是服者稱其豹飾之有力人臣惟強而有力乃能主國是而不撓○黃氏一正曰大夫羔裘所以象其禮也豹飾所以象其義也又言其體柔而文之以剛其義上達也

○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 叶魚肝反 兮

[集傳]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三英者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陵氏昌武曰曹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蓋以素絲織爲組紃以英飾裘縫也三者其數也粲光明也彥士之美稱

[集疏] 黃氏佐曰此言晏粲之美故稱其爲彥也彥卽是大夫上猶君子成德之名三英相稱亦是大夫正直之義

[總論] 輔氏廣曰首言其能舍命不渝次言其爲邦之司直末乃以爲邦之彥而結之然則爲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誾誾侃侃爲宦至於柔行巽入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朱氏公遷曰一章美其存心二章美其從政三章美其爲人○朱氏善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幸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旣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彥也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子龍曰義所難裁莫深於貴寵之際事所難處莫甚於強大之間鄭之會偪桓武以

來亦難調矣其國瘠小則晉楚之事亦孔亟矣是不可姑息治而怯懦定者猛獸有不採之威君子有不厲之色其之子之謂乎

遵大路兮摻 所覽反 執子之袪 叶起據反 兮無我惡 烏路反 兮不寁 市坎反 故也

[集傳] 賦也遵循摻擥 許氏謙曰擥與攬同撮持也 袪袂 孔氏穎達曰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 寁速 嚴氏粲曰猶言倉卒也 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 劉氏瑾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集傳援此爲證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爲女語男之詞也

[集說] 朱氏道行曰言相與已故毋以喜新一念見惡而遽絕之斯成子之厚耳

[附錄] 鄭氏康成曰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嚴氏粲曰子無惡我而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詞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

○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 市由反叶齒九反 兮不寁好 叶許口反 也

【集傳】賦也。䰩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集說】黃氏佐曰：故舊已不可遽棄，而況情好之人乎。留之之意，以漸而深也。○朱氏道行曰：以手易袪，更親言䰩，以見惡之由；言好，以見時雖故而情猶在。據章而不寁故與好，則惡之䰩之者，自處淺薄，似亦宜有責焉，不得偏詆摻執者之非也。

【總論】輔氏廣曰：無我惡兮，不寁故也，猶假義以責之。至無我䰩兮，不寁好也，則直情見而詞益哀矣。○范氏千孫曰：夫凡衣故不棄，物故不毀，故以故字動之。美必代醜，貌不勝心，故以好字動之。

【附錄】范氏處義曰：既欲攬其袪，又欲執其手，以見爲王留行之意。其曰既陳故舊之，而欲其念舊之好，以見詩人遲己之私情，期君子之必聽，非愛君憂國者，安得此言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附錄】曹氏粹中曰：申公、白生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鄭此詩欲留君子之意。○呂氏祖謙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辨說】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初解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是亦嘗從序義矣。後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以爲證。劉瑾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本旨。辨之者曰：小序首句國史所題，尤去古未遠也。況遵大路見非私昵。宋元明諸儒於此篇都從序說，故節存大意以俟考。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集傳】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呂氏祖謙曰：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嚴氏粲曰：今俗所謂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而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惟啓明耳。弋，繳音灼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許氏謙曰：周禮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注：結繳於矢謂之矰。繳，繩也。矰，高也，取向上射飛鳥之義。茀之言刜也，以弋飛鳥刜羅之也。謂結繳以羅取而刜殺之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李氏巡曰：野曰鳧，家曰鶩。○陸氏佃曰：沈鳧善沒而又容與，與波上下。○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翺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集傳】孔氏穎達曰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起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而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各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鄒氏泉曰弋鳧與鴈正是勤業處不獨爲飲食之故而已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魯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集傳】賦也加中去聲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是也陸氏佃曰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朱氏道行曰弋言加謂感弦而倒弓繳出其上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鄭氏康成曰言其氣味相成○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

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爲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集說】李氏樗曰飲酒偕老鄭氏謂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歐陽氏以爲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與子者皆婦人謂其夫也御其琴瑟莫不安好是夫婦相愛之意也○輔氏廣曰家道和夫婦睦則凡其器用自然覺得安靜而和好況乎琴瑟本以爲和樂之具哉○徐氏常吉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凡物在手曰御莫不靜好見以心之和形而爲聲之和也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集傳】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朱氏謀瑋曰蠙蚌之別名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許規反燧音遂箴與針同朱氏剛大曰觿解結錐燧火鑽所以

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范氏處義曰雜佩或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或謂觿燧箴管凡可佩之物是詩既爲民俗而作佩玉非民間所常有當以後說爲是贈送順愛問遺也孔氏穎達曰由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集說】張子曰此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輔氏廣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樂以宜家此婦人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則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樂善以輔成其

御是又加於人一等矣○徐氏鳳彩曰來之既致其來宜贈其往也順之志同道合故問以通情懷也好者好其善彼以德施我以物報也

總論 王氏質曰大率此詩婦人爲主辭故子與視夜以下皆婦人之詞○朱氏善曰雞鳴而興昧旦而往言其時之有常也翱翔而佳鳧鴈而歸言其事之有常也弋而取之於外宜而和之於內蓋欲各供其職也酒食以養其身琴瑟以和其志蓋欲同享其樂也來者致其來贈者送其往順以愛之好以親之皆來之之意問以遺之報以荅之皆贈之之意又見其重不在物而在乎德也前二章相成以職分之當爲後一章相勉以德業之交修○許氏應鑅曰家之興始於夙勤道之成始於閨闥雞鳴夫婦早夜警戒矣又以親賢友善爲君子願內有賢助外有良朋士之所以成德業觀當世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集說 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輔氏廣曰鄭國之俗雖曰淫亂然有下之人夫婦之閒猶知禮義勤生業不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贊助君子以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朱氏公遷曰此詩與齊雞鳴同意然彼言會朝之事可知其爲國君之妃此其男子躬親射弋則士庶人之妻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集傳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 陸氏璣曰蕣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椵齊魯之閒謂之王蒸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 孔氏穎達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 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也

集說 輔氏廣曰舜華言其容色之美瓊琚言其儀飾之盛洵美且都又極稱道其好樂之情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鄭人刺忽鄭昭公忽莊公子不娶齊女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言孟姜信美好且閑習婦禮○孔氏穎達曰忽不與齊爲昏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假言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是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昏於

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謂後復請妻者非文姜也○嚴氏粲曰忽以弱見逐國人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爾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翱翔佩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於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爲援而不至於見逐矣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集傳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 毛氏萇曰將將鳴玉而後行 ○孔氏穎達曰上

章言玉名此章言玉聲互相足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

【總論】顏氏起元曰一章說其色二章悅其德也

【附錄】范氏處義曰同車同行親迎之禮也舜華舜英德之見於容也瓊琚將將德之稱其服也洵美且都信美而且閒雅也德音不忘美名之不可忘也詩人之言如此非賢女不足以當之蓋指忽再辭昏之齊女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辨說】輔氏廣曰鄭詩惟此篇爲男悅女之辭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序】詩序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於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其事見於春秋傳朱子以爲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又云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其論可謂極正大矣然旣以爲未必爲忽而作則將據何說以解之乎集傳以其在鄭風也曰疑亦淫奔之詩後儒謂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節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威儀盛飾昭彰耳目乎不知朱子特辨序說因孟姜二字爲齊女遂指刺忽之爲傅會其曰淫奔蓋疑詞也詩固在人之善觀矣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集傳】興也扶蘇扶胥疎須二音小木也荷華芙蕖也陸氏璣曰荷芙蕖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孔氏穎達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也○季氏本曰子都古之美男子借以爲喻狂狂人也孔氏穎達曰都是美好則且是醜惡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集說】許氏謙曰此詩恐是[illegible]女見絕於男子而得私於人乃思絕者之美[illegible]所私者之狂狡也○朱氏道行曰扶蘇荷華俱有[illegible]色可愛以物之宜有者興人之不宜見者反[illegible]之也女謔男醜一時調笑之詞

【附錄】鄒氏肇成曰人之所好美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其醜之人以與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同○呂氏祖謙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集傳】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孔氏穎達曰釋草云紅蘢古其大者蘬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是龍紅一草而別名也○張子曰龍是葒草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有根如荷花也本草云葒草一名鴻藹音謁如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子充猶子都也董氏逌曰子充不見於經疑亦以美著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鄭氏康成曰狡童有貌而無實

總論 朱氏公遷曰：狡甚於狂，故以爲序。○朱氏道行曰：借子都子充相形狂狡，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附錄 范氏祖禹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必得其美者也。○范氏處義曰：在山則扶蘇之喬，在隰則荷華之媺，孰能孰爲美孰爲非美，宜若易辨也。今所用之人乃升狡之童，而予都子充之美，乃不見用，則美惡倒置矣，二章皆比而諷之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此篇刺昭公之薦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也。

案 此詩朱子初解曰：所美非美，謂賢者侮智者愚也。呂祖謙取其說，著之讀詩記。朱子亦嘗與之，後改是篇爲淫女戲其所私者而作，而祖謙已不及見矣。然後之儒者，率多祖序說，而朱傳自孤行於天壤，雖爲令甲所纂，亦以其持論之正也。然然即就序說詮之，毛其以詩之狡童爲斥昭公，鄭康成以爲斥昭公之所用非人。孔穎達曰：箋義爲長。狡童之不斥昭公，昔人已有定論矣。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 叔兮伯兮，倡昌亮反予和胡臥反，叶戶圭反女。

集傳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毛氏萇曰：蘀，槁也。○孔氏穎達曰：七月云十月隕蘀，傳云蘀落也。然則落葉謂之蘀，此云蘀槁者，謂枯槁乃落也。 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孔氏穎達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 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孔氏穎達曰：予、女相對之語。 ○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集說 徐氏光啓曰：以葉蘀而風吹，與彼倡而此和，取相感相求之意。○朱氏道行曰：風吹蘀落，男倡女和，情有固然，但不應啓自女口，望倡予者之亟亟，而命予得以和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也。○李氏樗曰：君行於上，臣從於下，今也臣行之而不稟命於君，是專命也。○嚴氏粲曰：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槁葉風吹，不能久矣，豈可坐視以爲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慮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集傳 興也。漂，飄同。毛氏萇曰：漂，猶吹也。 要，成也。唐氏汝諤曰：要，有成終之義。

集說 輔氏廣曰：既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觀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

總論 朱氏公遷曰：比專以語相應爲興，先和之，後要之，亦之序也。

附錄 呂氏祖謙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閔之如倩傅之待衛風，雖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約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附錄】胡氏紹曾曰蘀謂木葉槁待風乃落人臣待君倡而後和風喻號令也今羣臣自相倡和故刺其專又或因國勢不安不啻如發蒙振落者遂相呼而有同心之誼乎此則猶是忠義之情矣

【案】此詩序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蓋指忽微弱孤危難將及矣叔伯羣臣相謂也朱子以爲此亦淫女之詞叔伯男子之字一則曰愛國之篇一則曰狹邪之作相去何啻霄壤然朱子以後諸儒率從序說者多蓋以詩詞未見有男女之情事也大抵去聖久遠微意難窺而因經釋義求傳可得其八九然漢儒以事證詩考見當時得失雖間有傅會而其近理者要亦不可廢爾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七丹反叶七宣反

【集傳】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集說】唐氏汝諤曰反言以戲之第此戲謔生於見棄之後與山有扶蘇不同○相與言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食不下咽蓋絕意之詞

【附錄】鄭氏康成曰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嚴氏粲曰忽不與賢人圖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人也爲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人稱忽爲子曰彼狡童之童少不更事恃權寵而傲者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惟憂君之故恐爲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既以狡童指忽又以子爲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所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集傳】賦也息安也

【集說】黃氏佐曰戲之之意反復道之

【紀聞】朱子曰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詩狡童想說當時之人刺其君也○經書多被人說壞且如狡童詩安得人民敢指其君爲狡童況忽之所爲可謂之愚豈可以狡童當是男女相怨之詞○輔氏廣曰男子之淫泆刪校○以狡童二字言之則知其下兩句是反而戲之之辭若以爲□不能餐□息則不應謂之狡童也

【附錄】范氏祖禹曰昭公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愛之而已○呂氏祖謙曰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疏其可親親其可疏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附錄】嚴氏粲曰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春秋書忽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爲鄭君其忠時國人作詩豈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仲

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祭公取鄧曼而生昭公諸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今考山有扶蘇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卽狡此詩正指忽所用之臣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斯

君爲狡童乎

[序]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毛萇解狡童卽斥忽程子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是亦箕子黍離故之遺意矣朱子謂忽不幸而失國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則猶在位也豈可忘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之斯論有關綱常名教者甚大足正千古傳習之失但以爲淫女見絕反言以戲之曰悅己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與息也亦古之義詩無其文朱子門人疑詩謂彼謂子非指一人而言云不能餐者爲憂忽之亂以彼狡童者指當時擅命之臣當以質諸講席矣至嚴粲直斷曰彼以指忽所用之人子以稱忽語意分明又備先儒論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如此解則足顯詩人忠愛之心而不失君臣之分似當以嚴說爲優矣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集傳]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水經溱水出鄭縣西北南入于洧水○陸氏德明曰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溱水出桂陽也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集說] 魏氏浣初曰褰裳涉溱子思專而我思亦專豈無他人子意近而我意亦近○朱氏道行曰思我則褰裳以就不思我則又倣之他救賦揚水者維予與女之歌又不可同日道矣

[附錄] 鄭氏康成曰子者斥大國之正卿○范氏處義曰忽之與突更入迭出而祭仲之徒爲之故國人思大國仗義以定其邪正也大國何能慮然肯來思我國之亂當褰裳涉溱而至非甚難也○黃氏佐曰言諸侯衆矣獨不我思則豈有他國思我者耳朱子舊注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之甚而不可緩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已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鉏里反叶上主反 **狂童之狂也且**

[集傳] 賦也洧亦鄭水名梁氏益曰地理志云洧水出密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今汴梁之洧川縣地近鄭州士未娶者之稱

[集說] 唐氏汝諤曰此淫女欲所私者思己而故謔之也○溱洧未必褰裳可涉特明其至之易耳狂童書是其辭有相狎褻之意

[附錄] 黃氏櫄曰祭仲逐其狂狡之徒弄其君於股掌之上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而怨諸侯之不我救也且言狂童之狂日甚以見權臣擅命而舉鄭國無如之何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集說] 輔氏廣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彼狡童褰裳之詩則其從欲而賊理也甚矣

【附錄】嚴氏粲曰。鄭人始作蘀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既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也。

子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

伯已霸。國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辨說】序。褰裳。思正己也。孔穎達曰。狂童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出。其年九月。突歸於鄭。忽出奔衛。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於鄭。其年九月。突入於櫟。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子䵋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蓋拜韓起之有鄭而許已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作淫風觀矣。朱子初解亦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不可緩也。本從序義。從以刺忽之詩太多。故定爲淫女謔其所私之詞。況鄭風語意頗多輕佻。律以男女調笑。固亦相符也。

子之丰兮。芳容反叶芳用反 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 悔予不送兮。

【集傳】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孔氏穎達曰。門外之道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辨說】朱氏道行曰。此詩意在與行與歸。而發端在悔予二字。子之丰兮。亦其貌之揚也。俟巷不送。見屬意自子。負情自予。以是悔謝之。

【附錄】鄭氏康成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俟我於巷中。悔我不送。是予而去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集傳】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辨說】朱氏道行曰。俟堂則較巷而更密邇矣。將不止送。便有暱就之意。

○衣錦褧衣。於旣反 褧。苦迥反 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集傳】賦也。褧。禪音丹也。鄭氏康成曰。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庶人之妻嫁服也。○孔氏穎達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直言之。叔伯。或人之字也。毛氏萇曰。叔伯。迎己者。○鄭氏徽曰。叔伯不定其人之辭。○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辨說】沈氏守正曰。始之不往。有別志也。叔伯。非呼其初迎之人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集傳】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辨說】朱氏公遷曰。既悔不從其人。遂又變志於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胡氏紹曾曰。人當悔其前失。何反悔其不奔也。鄭之俗日以偷。而欲之中人。有愈汩愈迷者。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集說 輔氏廣曰親迎之禮在六禮之後豈有親迎者已在乎堂而反不行者況鄭風之淫亂果

附錄 李氏樗曰觀此章則鄭風俗可見矣始也男子親迎女則不從其失正也如此及其終也已失身於他人欲從從昔日親迎之男子其失正也又如此此詩所以刺之也

序 丰刺亂也鄭孔以爲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焉思復從之其失在女子也朱子曰不作親迎觀以女所期之男子俟巷俟堂而女有異志不從既悔失此人而又言服飾既盛備豈無迎我[illegible]爲更奢矣蓋先王之教化不行民間之俗日壞而鄭爲尤甚存此詩者重傷其淫亂也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叶孚暠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集傳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嚴氏粲曰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墠除地町町者朱氏善曰墠除地去草也封土爲壇除地爲墠町町言有町也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氏璣曰茹藘蒨草也齊人謂之茜今圃人或作畦種蒔貨殖傳云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陂者曰阪郭氏璞曰阪陂陀不平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爲遠○嚴氏粲曰東門有墠其墠之外有阪茹藘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集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毛氏萇曰栗行上栗也○孔氏穎達曰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也故云行上栗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注云行栗表道樹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輔氏廣曰[illegible]思之切而[illegible]其[illegible]就己之辭

集說 孔氏穎達曰栗有美味已有美色故女以自喻曰我豈不於汝思望之乎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朱氏[illegible]曰栗在[illegible]下[illegible]家成行指上文景物之未盡者不我即有冀其終即意曰人曰子指男子言○姚氏舜牧曰貞者惟恐其淫淫者惟恐其不即[illegible]曰始期於茹藘之阪奈其人則尚相遠

總論 [illegible]於栗林之下[illegible]其人不相即刺其相奔之情而謂邇其室而未親願其室而未就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女違而不至此復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俱是淫風故名爲刺也○許氏謙曰朱子謂刺詩雖多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者而賦之之人當在所賦之外凡若其自言者則皆邪之人所自賦也若於桑中之序論之是則然矣然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辭深能道邪僻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詞章而深知風俗者爲之也故恐於東門之墠

以爲詩人道其男女倡和淫邪之言非其自作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也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集傳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錢氏天錫曰淒淒喈喈極道其時之無聊也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嚴氏粲曰毛傳以夷爲悅心悅則夷平憂則鬱結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集說 朱子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朱氏道行曰淒淒風雨既寒且濕喈喈雞鳴尚未達旦乘此際得見君子向之種種反側者至此克慰故曰夷

附錄 毛氏萇曰夷說也風且雨雞猶守時而鳴○鄭氏康成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范氏處義曰雞鳴以時爲德之信故詩人有取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集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錢氏天錫曰膠膠聲雜也○嚴氏粲曰膠膠擾擾是雜之意謂羣雞之聲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集說 朱氏道行曰膠膠之鳴羣起相應也積思之病一見而忘故曰瘳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集傳 賦也晦昏已止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甚於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云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附錄 鄭氏康成曰雞不爲如晦而止不鳴○范氏處義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案 顧氏起元曰此淫女見所期而悅也三章一意上二句言其時指其所期也下二句表其心如其所期也

附錄 陸氏佃曰言雞之信度如此秋氣慘而淒淒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和秋物脫而瀟瀟風雨如此則疑於不能固晦晦則君子入以宴息之時也風雨如此則疑於已今曰喈喈膠膠不已則亂世君子不改其度之譬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附錄 范氏處義曰歲寒而後知松柏疾風而後知勁草遭亂世而不改其度君子人也故詩人思之

辨 序雞鳴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所謂亂世者諸譜鄭譜及嚴粲詩緝之說以鄭公子之亂

時事頁亂士之休養剝害失其常度故詩人有思夫君子是在實與忽更入頁出之間也其詩見采於國史後鄭之賢大夫皆誦習之於燕享之會爭賦以言志焉所以自兩漢六朝及唐宋諸儒皆傳其說守而不易獨至朱子而直斷爲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風雨晦冥爲淫奔之時而南宋元明諸儒無不宗其說凡轉之曰淫詩朱見有稱其人爲君子者蓋風雨雖至而如晦兮世之昏亂雞鳴在晦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說以此觀詩古說亦可通也夫

青青子衿〔音今〕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集傳】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穎達曰衿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謂青組綬與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孫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母者用素子男子也衿領也嗣音繼續謂之襟○孫氏炎曰交領也○孔氏曰悠悠思之長也達曰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輯評】鄭氏衆曰思其服想見其人也○朱氏道行曰悠悠之心欲往之心也我往雖而子音易以是尤其不嗣音思之切而冀之至矣

【附錄】毛氏萇曰青衿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鄭氏康成曰學子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能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遺爾業

於善道乎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集傳】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孔氏穎達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許氏謙曰綬者藻法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綬一物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寧則不止嗣音且心恨矣。

【附錄】嚴氏粲曰既不嗣音問亦不來訪。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集傳】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集說】李氏本曰男子好遊而不來也○魏氏夢麟曰一日不見卽如三月之久而況不止一日也則思何能已。

【附錄】鄭氏康成曰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孔氏穎達曰毛以爲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何爲廢學而遊觀○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歐陽氏修曰朋友不復

挑達城闕閒

以游遊無度者也。

［總論］輔氏廣曰。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思思之辭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致思而微責之。末章。切責而深思之。

子衿三章章四句

［附錄］孔氏穎達曰。鄭國衰亂。不修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校是學之別名。非謂鄭國獨稱校也。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謂廢毁學宮也。○程子曰。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屛不齒。又禮義漸漬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偸之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寫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

［辨說］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蓋夏之有學校也。舊矣。鄭康成曰。國亂人棄學業。范祖禹曰。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此詩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主學校之說。而集傳定爲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矣。今集傳已是不刊。而古義亦有可據。且朱子嘗所引用。故節錄前儒之說如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反）

［集傳］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爲兄弟。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見禮記曾子問。○陳氏櫟曰。夫婦有兄弟之義。夫得婦時皆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陳氏淵曰。兄弟者。亦親親之辭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輔氏廣曰。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總論］輔氏廣曰。悠揚緩弱之水。不足以流束楚。故以興兄弟之寡少。維予與女而已。此淫女爲人所離間。而自解於其所私之辭。

［附錄］鄭氏康成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范氏祖禹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惟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小人衆也。○朱子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集傳］興也。

［總論］姚氏舜牧曰。迋是一時之妄言。不信見其平素之不誠也。○朱氏道行曰。兩章一意。總是堅相子與

女之信。

【附錄】呂氏祖謙曰：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示，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瞞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漫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附錄】嚴氏粲曰：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于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曾風言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爲強矣。

【辨說】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後序諸儒之說，皆以忽微弱，攻令不行於臣下，而說戚揚試於序文子之思，又無忠良之士與之同心將事，已滅，故孔子聞之，從此詩之作，在忽奔逃而歸之後，之詩以說部無統說熟，朱子初解以爲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於此，此忽之所以亡。是與序義同，又嫌故爲淫女相謂其所私之言，而於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者是也。後儒疑之，以壻辭於女家曰恐不得嗣爲兄弟者，言有人故不可娶，娶於無中來兄弟之續，非夫婦而有兄弟之稱，然玆亦一解，不必具論。師祇婚姻詮釋兄弟，後儒謂與終鮮文義究有未協，況揚之水二篇皆與微弱，一言平王，一言昭，此言鄭忽，詩同一例，則似仍從朱子初解之爲長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于云反）。

【集傳】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孔氏穎達曰：廣雅云：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者蒼色之小別，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馬氏應京曰：案禮記左佩紛帨，紛帨即巾也，此巾宜爲佩巾，或以爲婦人裹頭之巾。）此人自目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閒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附錄】輔氏廣曰：目之所視，若可美也，反之於心，而知其非所當慕。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己也。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集傳】賦也。闉，曲城也。（陳氏鵬飛曰：門之外有副城，向曲以障門，者謂之闉。）闍，城臺也。（孔氏穎達曰：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毛氏萇曰：荼，英荼也。○孔氏穎達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言英荼者，英是白貌，吳語：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李氏樗曰：漢禮樂志曰：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顏師古曰：菅，茅也，言美色如茅荼之柔也。）且，

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集說】輔氏廣曰：聊樂我員，自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同樂其樂也。○黃氏佐曰：兩言縞衣而分著巾與茹藘者，巾以擁蔽其面，茹藘則染其布業者，猶今云荊釵布裙也。自足之意，反覆道之。

【總論】陳氏櫟曰：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於己者，正見不動心於彼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附錄】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如女曰雞鳴一詩亦好。○王氏柏曰：鄭詩多淫奔，忽有出其東門一詩，守義安分，為得性情之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有未嘗亡。

【總論】出其東門，閔亂也。毛萇以為民莘不息，男女相棄，人思保其室家，故詩人閔之。歷代儒者率沿其說，然細玩詩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朱子定為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累汙俗，安其室家之貧，隨以自止於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解矣。乃如序言閔亂者，是閔淫亂，非專鄭事，以說詩於經無所當也。至詩云如雲如荼者，言冶容誨淫，盡成習氣，猶舉世皆溺之意，若實指出東門而見淫女之衆如此，則又以詞而害志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徒端反，叶上兗反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叶五遠反

【集傳】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illegible]曰：清揚，以眉目之意。邂逅，不期而會也。嚴氏粲曰：邂逅，謂其[illegible]之速成，猶楚辭目成，猶追其今今之意。今人言亦之速者，云邂逅而成。○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集說】歐陽氏修曰：詩文是男女昏聘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耳。鄭以蔓草有露為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illegible]說也。○魏氏浣初曰：此賦其相遇之情。蔓草得露，淫渥美人，得遇其意深，故又以為興。

【附錄】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六章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由君澤也。○思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邂逅適[illegible]，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集傳】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男女相悅，由其顏色之美，故反復言清揚之婉。

【集說】輔氏廣曰：適我願矣，與子偕臧，則與前篇之聊樂我員、聊可與娛者異矣。大抵樂於理者和易安舒，樂於欲者沉溺[illegible]。○朱氏公遷曰：每章之末，皆反復道之。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附錄 蘇氏轍曰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露零以生而自傷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得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我願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蓋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異之亦婦人也故○吳氏肅公曰蔓草爲朋友期會之詩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圖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而遇之其詩兩見於左傳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而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詠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爲義有美云者猶爾今之稱彼美爾時未有講師之說也至毛萇輩衍之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爲其謂澤不下流者因零露之文假反興以爲解猶屬寓言也迨朱子則言田野草露之間男女邂逅心許目成以苟合爲偕臧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實有之矣蓋以鄭風而意之也總之觀詩而不膠其文則前說皆可旁通若執字句以求則經旨甚淺朱子所解原屬不可易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叶于元反）士與女方秉蕑兮（古顏反 叶古賢反）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徐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集傳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陸氏德明曰渙韓詩作洹音丸說文作汎○王氏應麟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陸氏璣曰蕑即蘭香草也）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劉氏瑾曰本草注曰勺藥有二種有草勺藥木勺藥）○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應氏劭曰周禮女巫歲時以祓除釁浴祓者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黃氏一正曰上巳者三月第一巳也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人並禊飲東流水上宋書云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陸氏佃曰韓詩曰勺藥離草也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也董子答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集說 鄭氏康成曰男女往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爲淫泆之行○陳氏鵬飛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

人賦物有所因也。○黃氏一正曰：水上祓除之事，古今有之，但鄭之士女於此相要戲謔，爲風俗淫亂耳。○陳氏推曰：采蘭水上，鄭俗皆然，故以士女秉蕑爲賦，而又以溱與洧引起士與女爲興，此在詩體中又是一格。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集傳】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朱氏道行曰：殷其盈，通溱洧上皆是士女。將，當作相，聲之誤也。嚴氏粲曰：將相，猶將也。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

【集說】陸氏佃曰：溱洧祓除，其風俗之舊也。及其甚也，淫風大行，過時而不反，來者日益以衆，故二章曰士與女殷其盈矣。

【附錄】輔氏廣曰：鄭居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驕蕩，風俗淫泆，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黃氏佐曰：俗荒於遊，淫奔之所由起也。方且託之蘭蕑，以相勺謔，悟淫之漸染也深且久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集說】輔氏廣曰：鄭風淫奔諸篇，皆有所屬，惟溱洧之詩，則見其國俗淫蕩，蓋無人不如此也。故居其末，以見鄭俗之不美焉。○嚴氏粲曰：鄭衛之淫詩，漢地理志皆以爲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附錄】孔氏穎達曰：男女當以禮相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張氏彩曰：此篇曰士曰女

皆考觀而迷之之詞，所謂直書其事而醜穢自見者也。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集傳】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王氏應麟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劉氏瑾曰：曰皆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辭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諸篇，井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

【集說】班氏固曰：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范氏祖禹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

【附錄】嚴氏粲曰：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頗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

于所存以爲世戒也聖筆所删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拘國史所題例目之爲男女之詩也○楊氏守陔曰序多推詩意於言外而爲迂曲之說傳多求詩意於辭閒而立徑明之論此其所以異之大畧也○楊氏慎曰鄭聲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非謂鄭詩皆淫也

【案】衛風桑中篇序謂刺奔鄭風溱洧篇序謂刺亂呂祖謙於桑中篇申其說朱子於二詩俱改爲淫奔者所自作呂祖謙之說辨之至詳且切矣然自兩家以逮元明諸儒亦多異議大約不出馬端臨之說而或又逞曰放鄭聲者主樂不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鄭衛齊四音皆淫於色而害本無詩或曰凡樂小雅亦皆謂之鄭聲故鄭志云鄭聲施於朝廷或曰倘今不得詩者三百篇則係之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或曰刺奔刺亂國史所題應是當時編詩所以王應麟方回輩以爲前輩未了公案而莫敢定也夫聖人編詩原以正樂非以說義入漢而齊魯韓毛以訓詁相高而聲音之道日微然太樂氏肄業仲尼三百篇嘗史側或能歌肄東漢末雅樂郎杜夔已老只記習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晉室而鹿鳴又無傳是詩存而聲失蓋已久矣朱子止據理與詞以求詩誠爲卓識祖謙祖述中聲之說可置勿論至集傳謂淫者自述古序謂聞者作刺總於聖人錄以垂戒之意相符在古序傳流既遠原不能盡廢而朱子案經之解更爲較切自足昭示後世矣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六

齊一之八

【集傳】齊國名。（司馬氏遷曰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司馬貞注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並出有異於常）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穎達曰爽鳩氏司寇也少皥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注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左傳曰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氏穎達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世爲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武王平商封於營邱）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輔氏廣曰地理志言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管仲又設輕重之權以富國故齊人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以是言之則所謂工者女工爲多然至田齊時臨淄海岱之閒爲一都會其中具五民服虔以五民爲士農商工賈則或百工皆具焉）今青齊淄濰德

棣等州是其地也。昔為青州，今青州府、齊州今濟南府、淄州今淄川縣、濰州今濰縣、德州今陵縣、棣州今樂安縣，俱屬山東。

[輯錄] 鄭氏康成曰：武王封大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廣大邦國之地，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孔氏穎達曰：……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雞鳴無節，尚能促遽白警，詩人懷其……作箴規……其精非詩，內皆是黃……○嚴氏粲曰：……政令僭行於邦畿而衰，內之鄭亦自為列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下鄭之後次以齊也。……是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熊氏禾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一變而後至魯也。

[附錄] 許氏謙曰：東至于海，北至于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朝音潮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集傳]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陳氏子龍曰：劉向云：雞者主司時，起居人。宮將用傳雞者覺之，故太白揚輝則雞鳴。段氏成式曰：蠅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其聲在翼也。○蔡氏卞曰：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集說] 毛氏萇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鄭氏康成曰：雞鳴朝盈，可以起之節，夫人以蠅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孔氏穎達曰：夫人御於君之禮，大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大師告之。此夫人自聽雞鳴者，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也。○李氏樗曰：雞鳴之聲與蒼蠅大小不相類，而乃聞蠅聲以為雞鳴者，志之所在，惟恐其失時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明叶謨郎反 光同上

[集傳]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集說] 毛氏萇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鄭氏康成曰：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朝亦皓也。○孔氏穎達曰：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也。○輔氏廣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懼與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騰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集傳】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幷以子為憎乎。

【集說】毛氏萇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氏穎達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君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也。○王氏安石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蘇氏轍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姚氏舜牧曰：朝無會歸之理，甚言起不早，臣子之心，將厭倦欲歸耳。○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已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

【總論】范氏祖禹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爲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早，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輔氏廣曰：前兩章但述賢妃儆畏之誠，至末章，方極其情意以致戒，詩人其亦善於形容諷諫者哉。非誠意有以感之於先，則亦豈能使其君聽信之也。○黃氏震曰：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氏粲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以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黃氏佐曰：案三章，雖有初告、再告、三告之不同，然皆一時之言也。首章，即所聞以告君。二章，即所見以告君。三章，即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常恐晚，故言之複耳。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集說】李氏樗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王氏柏曰：齊詩十有一篇，正雞鳴一篇爲美詩耳。○劉氏瑾曰：大爲夫婦者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

【附錄】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以史記哀公被紀侯之譖爲周所烹，不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故集傳只作古之賢妃御於君所，其告戒於君者如此，而詩人敘其事以美之。並考詩說，亦云指古之賢妃，是當以朱傳爲允。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集傳】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許氏恒曰：峱山在齊地。）從，逐也。

獸三歲曰肩。陸氏德明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豜音同。○孔氏穎達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劉氏瑾曰，集傳但言必有所由，遂不質其爲甚公所致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子也我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並，併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蘇氏轍曰，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儇相誇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嚴氏粲曰，國人好田成俗，俱出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峱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黃氏佐曰，還字與儇意義相照應，輕利由便捷故也。○章氏潢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儇兮，人譽已也，並驅則人已皆其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夸之俗，黯然不容掩矣。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集傳 賦也。茂，美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黃氏佐曰，茂字與好意義相照應，技好由才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集傳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孔氏穎達曰，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臧，善也。

集說 [illegible]氏本曰，三章言獸皆以有力者矜其能也。○黃氏佐曰，昌字與臧意義相照應，[illegible]田獵非也。○范氏處義曰，[illegible]成美而昌盛相倚於山之間，山之南曰陽，[illegible]有狼從之[illegible]，[illegible]也。揖我謂民驅[illegible]利便好而盡善曰[illegible]以見從禽者聚更相稱譽也。○黃氏據曰，田獵[illegible]足爲賢而謂之賢，馳驅[illegible]爲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大叔之田則[illegible]御而謂之洵美且武也。○輔氏廣曰，古者四時之田，獵所以奉順天時，講民武而以之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槩於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特以游畋成俗，至稱譽於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郝氏敬曰，詩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之習已有其漸矣。○姚氏舜牧曰，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之急功利處，所溷者相稱譽，便見齊俗之喜夸詐處。

還三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祖禹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呂氏祖謙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馳逐相尚，意氣飛動，嚣嚣見於眉睫之閒，涂其神者深矣，夫豈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還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步，良有以也。

俟我於著（直居反叶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集傳】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宁音佇。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纊（音曠）懸瑱（吐殿反），所謂紞（音膽）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孔氏穎達曰充耳用素絲為紞，以懸瓊華之瓊。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纊塞，後以玉加之。○朱子曰古人充耳以纊，或用玉，或用象，後來是以綿塞，塞在當耳處。）○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

【集說】張子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卹也。○嚴氏粲曰設為嫁者之辭，言其夫與其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婿往婦家之禮不行矣。○黃氏佐曰此文予叙其夫俟己之處與夫己之飾如此，即此可觀，便見齊俗不曾親迎。

○俟我於庭（音聽）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集傳】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李氏如圭曰堂下至門謂之庭。）瓊瑩，亦美石似玉者。（鄭氏康成曰石色似瓊似瑩也。）○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俟我於庭，由著而進，迎之再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集傳】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孔氏穎達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言瓊英，猶瓊華也。英華是玉光色耳。）○呂氏曰升階而俟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揖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俟我於堂，歷階而上，迎之三也。○張氏彩曰服飾不同，皆自素而文；俟處不同，皆以漸而進。

【附錄】謝氏枋得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然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鄒氏泉曰玩呂氏及朱傳引昏禮，俟於門外，婦及寢門揖入，次升自西階，則齊俗所缺者，只是前面親迎奠鴈御輪一截事耳。齊本重禮之國，而古制之缺如此，世道之趨可知矣。

著三章章三句

【集說】范氏處義曰著之詩刺時不親迎，說者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

之事耳○呂氏祖謙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侯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閒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葉氏向高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里風獨不聞此乎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集傳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范氏處義曰謂我入室而處則迹我所居而就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彼姝之子顏色美盛履我即者相邀以奔之詞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也下章之義亦然○朱氏公遷曰此即所見以爲興蓋淫奔多在夜且也詩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於此○黃氏佐曰東方之日謂早也日出而行來相親也彼姝者子鄘風指大夫言此以女子言猶美人可以稱盛王亦可以稱婦女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它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集傳 興也闥門內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云門屏之閒曰闥○徐氏常吉曰室在寢內闥在門內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孔氏穎達曰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爲行也○范氏處義曰謂我由闥而出則迹我所出而行也

集說 黃氏佐曰東方之月謂夜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及出於東方則明盛之時可以行而去矣○袁氏燁曰此女蓋旦來而暮去者來則在室去則在闥自室而出於闥將行也○朱氏道行曰嚮晦入息故言在闥好此曰即行去曰發則所不履步亦步趨亦趨也

附錄 黃氏震曰諸家皆以日爲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葳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暮也此爲近本情○鄒氏忠胤曰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郝氏敬以日月喻君臣於詩義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姝子顏色美盛猶爲近之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此喻意也○沈氏守正曰日月皆曰東方姝夾而來初昏而去晨即迎之也履發送之也只泛作淫詩足矣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集說 胡氏紹曾曰毛鄭以日月喻古君臣明盛日喻君月喻臣下言君臣不能以禮化之正禮刺令不然履禮也鄭以首句爲詠之詞又以東方爲未明盛說各不同總不如朱傳耳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叶都妙反)之自公召之

集傳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音潮)別(必列反)色始入○此詩

人刺其君興居無節孔氏穎達曰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坐起無時節也號令不時鄭氏康成曰號令猶召呼也○孔氏穎達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猶召呼也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孔氏穎達曰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集說 蘇氏轍曰為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為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為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為緩而自公召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倒也○黃氏佐曰此雖只言其興之早已見得他日不免又太晚意故曰無節玩味詩不夙則莫一句可見顛倒衣裳者蓋東方未明不得其要領故顛倒之也若揣度則從容齊整何至匆遽錯亂至是哉夫東方未明未當來召令而召之故曰不時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政反叶力呈反之。

集傳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孔氏穎達曰晞是日之光氣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召臣下非出令也

集說 何氏楷曰上章言召之第謂召見其人耳此則將有所使之雖不指言其事而此時非聽政出治之時則此令何為而至哉

○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

集傳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許氏慎曰柳小楊也○陸氏佃曰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辰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李氏樗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也

集說 毛氏萇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辰時也○孔氏穎達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為時也○程子曰柳柔脆之物折以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瞿然而驚當夜之限甚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輔氏廣曰興居有節號令有時然後能常不然則始雖若勞而勤終則必至於怠而失之甚矣且晝夜昏明人所當知所當守也今乃顛倒錯繆如此則其他越禮亂常之事不言而可知矣

總論 許氏謙曰人君勤則為治惰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朝何以言勤乎而違禮與朝何歟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學人

於齊庭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沈氏守正曰上二章歎其無節末章怪其易知而不知也○陳氏推曰惟興居無節斯號令不時而臣下之奔走伺候者亦將無可準信此詩人所以刺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櫄曰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兩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許氏謙曰詩意但言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無刺挈壺氏之語故傳亦無挈壺之意若某刺挈壺氏則二章是也○輔氏廣曰興居無節號令非時夜者所可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以諸挈壺氏所謂敢

告僕夫云爾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集傳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孔氏穎達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穎達曰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故傳以獸其雄狐亦謂牡為雄也)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馬氏復京曰水經注汶水南經鉅平縣故城東而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來水有文姜台)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孔氏穎達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劉氏瑾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何氏楷曰朱子從王肅說謂襄指襄公)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南山高大有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失陰陽之匹以喻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以責之言魯之道路蕩蕩然平易齊子既歸於魯自有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而與之會乎○蘇氏轍曰人君之尊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疾其以人君而為此行也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集傳 比也兩二屨也(孔氏穎達曰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曹氏粹中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繶純者謂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緌冠上飾也(許氏謙曰禮記二組纓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緌之垂者謂之緌)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呂氏大臨曰屨與屨為耦緌五兩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孔氏穎達曰文姜既用此道以歸魯止襄公何復從為淫泆之行)

集說 毛氏萇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鄭氏康成曰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

之道。○蘇氏轍曰葛屨五兩則屨具矣冠緌雙止則緌具於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公[illegible]有耦於齊何為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集傳】興也。蓺樹。孔氏穎達曰大司徒[illegible]敎稼穡[illegible] 鞠窮也

○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illegible]

得麻○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是行步從[illegible]

既耕而東西[illegible]

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illegible]

氏粹中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新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 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illegible]

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必告父母廟○鄭氏康成曰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孔氏穎達曰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卜之士冠禮[illegible]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illegible]其辭云[illegible]凡娶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也 今魯桓公既無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集說】朱子曰桓公之娶文姜也既告而[illegible]禮矣何為不禁止○呂氏祖謙曰納之不正[illegible]容有不敢制者今[illegible]以正禮納文姜當[illegible]制也○季氏本曰桓[illegible]娶妻時父母已沒而此云告父[illegible]告廟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集傳】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毛氏萇曰極至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又非魯桓○黃氏佐曰析薪用斧猶娶妻用媒故以為興上言告此言媒皆理之當然也而縱其欲者何哉

【附錄】呂氏大臨曰上二章所謂曷又懷止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淫之以逞決何也下二章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輔氏廣曰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止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止故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

○沈氏守正曰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然告父母通媒妁者見婚姻之正也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魯桓恥之也意主於襄惡之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盧谷反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

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變風之直指其事不暇譎諫以明其過之大也。○朱氏道行曰識齊襄從二字識魯桓在潮窮二字通詩全以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餘皆風帶見魯實合欄斂猗載驅猗嗟諸章有深意焉讀者不可漫言魯有敝無風而不一致思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集傳】比也。田謂耕治之也。(孔氏穎達曰田甫田猶多之人亡爾已田甫田今人謂佃) 甫大也。(□氏□□人田過度) 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纂疏】輔氏廣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爲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爲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附錄】鄭氏康成曰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耳。○孔氏穎達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嚴氏粲曰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無田無思者。蓋言

襄公求之者非其道耳。若謂以其所爲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也。思遠人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叶居謁反)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

【集傳】比也。桀桀猶驕驕也。(呂氏祖謙曰驕驕桀桀皆莠黨茂盛之狀) 怛怛猶忉忉也。(黃氏一正曰怛怛慘切貌)

○婉兮孌兮(叶龍眷反) 總角丱兮(古患反叶古縣反) 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

【集傳】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羅氏棨曰童子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如丱字之形) 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陸氏德明曰突言忽凡卒相見謂之突) 弁冠名。(孔氏穎達曰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也) ○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纂疏】輔氏廣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爲比以曉之。

【附錄】鄭氏康成曰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少自修飾丱然而稚

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爲成人也。○蘇氏轍曰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呂氏祖謙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故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附錄】朱子詩傳遺說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小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著實之功亦何益哉○鄭氏元錫曰田甫田欲於大也窮大而失其歸荒矣思遠人羨於遠也遠人以爲思勞矣婉變而弁也已突而弁也亦毋庸遠思爲矣欲易復小以高大記行遠自邇自然之道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附錄】孔氏穎達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

【纂疏】此詩國史題爲刺襄公也毛萇鄭解曰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朱子曰未見其爲襄公之詩故泛指爲戒時人厭小務大怨近圖遠者而作又毛萇謂興也朱子改作比蓋以興言則無思遠人是計負則正求諸侯之說也若以比言則無思遠人句亦是比矣諸儒謂不知所比何事或欲以埋家則厭小務大怨近圖遠與下婉變總角皆說理矣何以爲比且襄公無禮義而求諸侯覇業卒以無成事見於春秋傳而此詩恰在南山敝笱之間因是與朱傳解各不同然風人作詩意在言外或有謂者不可知集傳止從文以求其義不欲遇一詩必摭一事以實之自是朱子說經大本領處。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集傳】賦也。盧田犬也。孔氏穎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董氏逌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獜○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纂疏】蘇氏轍曰時人以田獵相尚故其稱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我謂我儇兮耳○王氏質曰其人言縱犬獵獸之人也此當是旁觀而爲之詩者也○黃氏佐曰還歌者人也此發縱指示者人也美與仁等當自田獵上言美即便捷輕利之云仁則從容必偕而不自私賦禽必均而不自吝有變之意充溢於顏面間也正與叔于田之仁字同如此方宗于音樂相稱

○盧重環直龍反其人美且鬈音權

【集傳】賦也。重環子母環也。孔氏穎達曰重環謂環相連大環貫一小環也。鬈鬚髮好貌。毛氏萇曰鬈好貌○陸氏德明曰說文云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集傳】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嚴氏粲曰鋂大環貫二小環○孔氏穎達曰鋂大鎖也。朱氏謀㙔曰環鋂制其遲也 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劉氏瑾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

頌貌則此
思字音題

[輯註] 陸氏佃曰古田季彌飾而彌有制環以制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也○輔氏廣曰仁美其德也鬈與偲美其貌也○王氏志長曰仁內美也鬈與偲外美也惟有內美所以見其鬈亦美見其偲亦美。

盧令三章章二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叔于田稱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是鄭習之不美處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是齊俗之不美處教化闕鄙之習俗信然哉。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盧令詩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兎用弋以射鴈國內百姓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焉○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曹氏粹中曰古者禽獸多或爲人害故包犧氏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本以爲人除害而已後世雖廣爲四時之田意不異此而因以寓軍政焉皆所以修兵事也○陳氏鵬飛曰此詩與孟子言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同意。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古頑反叶姑倫反 齊子歸止其從 才用反 如雲。

[集傳] 比也。敝壞笱罟也 許氏謙曰說文笱曲竹捕魚 魴鰥大魚也 孔氏穎達曰孔叢子云衛人釣得鰥魚其大盈車是則鰥爲大魚也○馮氏復京曰毛以鰥爲大魚朱傳釋魴鰥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可升必大至於盈車也鰥未則鰥之尤大者 歸歸齊也 張子曰反歸於齊也 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集說] 胡氏明易曰笱本可以制魚令乘梁之空者笱則敝也安能制乎大魚而然於梁之中者則魚魴鰥也皆能見制於敝笱。莊公威令不行不能制文姜是以車馬僕從不從莊公之命而惟文姜是從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魴鰥之大魚非敝敗之笱所能制喻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初歸於魯國其從者庶姜庶士衆多如雲以此強盛故桓不能禁也○胡氏曰周鰥魚之可制者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從文姜驕伉而[illegible]。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集傳]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 陸氏璣曰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陸氏佃曰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也。 如雨亦多也。

[附錄] 楊氏時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詩稱夫人思歸言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尤之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維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

水

【集傳】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陸氏德明曰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也○姚氏舜牧曰唯唯者推所出入而無忌之貌。如水亦多也。

嚴氏粲曰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

【附錄】無復限制也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也。

【總論】輔氏廣曰如雲盛也如雨多也如水與之俱流而不止也魴鰥魴鱮但言其大耳唯唯則言其出入之自如也○季氏本曰此詩三章皆以敝笱比魯莊公也夫死從子莊公當知所自立矣齊子反歸於齊而從者如雲如雨如水言其家多而勢不可遏也○鄭氏元錫曰春秋曰夫人孫于齊謂孫明大歸也稱夫人不氏明絕屬也父之所絕了不得而復屬乃屬而復歸歸而從如雲如雨如水也於敝笱豈有異哉父母在可言歸寧孫可言大歸不可以歸名聖人之所甚慎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集傳】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杜氏預曰禚齊地○胡氏安國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氏預曰魯地○胡氏安國曰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胡氏安國曰會曰享師徒之名也至是如齊師姦惡之心已熟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胡氏安國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

【附錄】季氏本曰此刺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也魯桓微弱不能防閑則桓公時文姜尚未誕朱傳得之矣○沈氏守正曰于禚于祝邱如齊師于防于穀皆莊公時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則文姜之恬不知恥正刺莊公之威令不行也。

國序敝笱刺文姜也說者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按以桓當作莊蓋魯桓公被害之後自魯莊公即位之二年以至四年五年七年文姜凡會襄公者五前此在桓公時跡尚未縱故以此詩爲刺莊也其說固當但胡旦錫時在朱子之前彼承序說以爲魯桓而劉瑾通釋從改爲魯莊誤合朱傳大全遂襲其誤是誣前人矣故於附錄中正之。

載驅薄薄普各反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集傳】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孔氏穎達曰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曰方文席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也。蓋車革質而朱漆也。爾雅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注鞎以韋鞔車軾第以韋鞔後戶○陳氏祥道曰鞎與第皆革爲之詩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爲之詩所謂簟茀是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毛氏萇曰發夕自夕發至旦。○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王氏質曰簟茀朱鞹自是文姜所乘之飾不必言襄公之路車也。

【集說】嚴氏粲曰言有疾驅其車以竹簟爲車之茀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鞹車之前後者乃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夕發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爲恥不必言及襄公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頌人云翟茀以朝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今以四句並言文姜文意方貫。蘇氏所舉曰夫人齊境而發夕魯道實齊夫人但言齊子此詩人微詞

○四驪力知反濟濟子禮反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

齊子豈弟叶待禮反

【集傳】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 毛氏萇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穎達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言四驪道也亦齊盛也 濔濔柔貌 毛氏萇曰垂轡者濔濔衆也○孔氏穎達曰釋名云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嚴氏粲曰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之垂者濔濔然而柔樂易安舒恬然無愧恥之色。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

【集傳】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 曹氏粹中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邱入濰鈎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說者主鈎義以爲在齊南魯北 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集說】嚴氏粲曰汶水在齊魯之間自魯至齊必渡汶水言文姜渡汶水而來其道路平易聚旅往來而文姜翱翔彷徉無恥甚矣舊說汶水之上蓋有都邑襄公與文姜所會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邱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邑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叶音褒魯道有蕩

齊子遊敖

【集傳】賦也。滔滔流貌 李氏道行曰滔滔流遊之貌 儦儦衆貌 儦儦接踵之象 遊敖猶翱翔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曰發夕則以宵而行猶有自赧之意曰豈弟則安然樂易已無自愧之色曰翱翔則翺翔從容而後去曰遊敖則遊觀恆適而忘反雖指齊子而言襄公無禮無義之迹不可掩矣○輔氏廣曰首章言文姜疾驅其車離於所宿之舍而來會襄公也二章言其四馬之美六轡之柔而其人則無忌憚羞愧之意也三章四章則又言行道之人甚衆而彼乃翱翔遊敖於其間也人而無羞惡之心則亦何所不至哉○謝氏枋得曰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集說 孔氏穎達曰序言襄驅於通道大都若魯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集傳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鄭氏文子曰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孔氏穎達曰曲禮云士蹌蹌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蹌兮臧善也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容止之美固美也至於射則又善則可見其才之稱也射者男子之事故三章皆言射以終之○嚴氏粲曰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言之有所不滿何也文美之辭直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歎而終含蓄言之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集傳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穎達曰射皆三侯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也○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書正其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三尺三寸少半寸者正方四尺四寸少半寸以采畫爲之王射五正諸侯射三正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其外皆準侯廣狹各居其侯三分之一在中央之采方二尺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正亦鳥名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取名焉○劉氏瑾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蓋以皮爲之正則布爲之射義注言正以布鵠以皮是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邢昺疏甥猶生也取相親之義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輔氏廣曰儀容之文射則武也以展我甥兮爲詩人微詞者極當

○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於阮反）兮舞則選（雪戀反）

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

[集傳]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者之美也。婉亦好貌。王氏安石曰婉好眉目也選異於衆也。孔氏穎達曰舞能勝人倫等之中止選也或曰齊於樂節也。毛氏萇曰選齊○薛氏漢曰言其舞則應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李氏樗曰大射禮曰不貫不釋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鄭氏康成曰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許氏謙曰左氏傳莊公十一年齊桓公宋閔公伐魯戰于乘丘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長萬宋大夫。

[集說] 范氏祖禹曰射足以禦亂而體不足以防淫故卒章深疾之。○蘇氏轍曰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爲技而已。○李氏本曰清揚婉變窈窕美也。舞則選兮。禮度習也。貫兮之射。足以禦亂。技藝精也。○王氏志長曰不出正兮言其巧也。射則貫兮言其力也。四矢反兮巧之中又有巧焉。所以詳言其射之臧也。

[附錄] 謝氏枋得曰一章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誠是我齊國之甥。兮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劉氏瑾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技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猗嗟三章章六句

[集傳]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輔氏廣曰趙子匡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歎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詩以其齊人所作故言之於齊○李氏樗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雖多材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嚴氏粲曰變風之體蓋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詞但中間令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威儀節飭是歎息不滿處詞不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集說] 許氏謙曰齊自太公十二世至襄公乃有詩十一篇唯南山敝笱載驅猗嗟四篇爲襄

公詩俗不可考。○朱氏公遷曰：齊俗惟以射獵輕儇相尚，淫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氏閒荒穢未甚，此蓋公之惡，聖人著之，而晉杕杜之醜亦有不可諱者，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魏一之九

集傳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孔氏穎達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云安邑，皆屬河東。然則魏都可知。蒲坂、安邑皆偏近之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城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孔氏穎達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南枕之鴆反河曲，北涉汾水。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呂氏祖謙曰：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周初以封同姓。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誰。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下買反州即其地也。臯輿表河中府解州，今平陽府解州，洪山西。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蘇氏轍曰：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為作者猶有也；至於檜，則檜之未亡而作矣。今案篇中公行戶郎反、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附錄 鄭氏康成曰：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孔氏穎達曰：閔公以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曹氏粹中曰：畢萬，畢公高之後也。○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晉獻公并吞之後，則其俗漸已荒。後此詩每刺其君儉勤，故知其作詩在未并於晉以前也。然序皆不著其時，是無得而知之。○朱氏公遷曰：魏詩為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曾有亦不同，直以為晉詩，不可也。故蘇氏朱子之說皆有疑字。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

集傳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穎達曰：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纖纖

也。孔氏穎達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爲纖細之貌。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女。婦未廟見音現之稱也。要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孔氏穎達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卽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黃氏佐曰。猶今言大人。不當細尋耳。○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

【】蘇氏轍曰。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輔氏廣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用以履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夫人之情。儉嗇者必褊急。褊急而不已。則較計瑣屑。務省而不適宜。謀利而不顧禮。將無所不至矣。所以不但使女縫裳。而又使之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音砌

【集傳】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嚴氏粲曰。宛委曲遜順貌。讓而辟者必左。徐氏鳳彩曰。古人以右爲尊。故讓者辟右就左。大人之儀容也。揥。所以摘音剔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輔氏廣曰。此章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嚴氏粲曰。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而謙遜。其儀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爲揥首之飾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爲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張氏彩曰。言其容止。以見其知禮。言其服飾。以見其居人上。夫禮不豐不殺。惟其稱耳。國人不足責矣。今居上位而闇於禮。其猶且褊狹迫促若此。抑獨何哉。

【】范氏祖禹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爲也。故是詩惟刺其褊。○朱氏謀㙔曰。左辟曰象揥。貴者飾也。又服更揥也。挑婦功。在貧賤可。見貴者之家。則陋矣。○王氏志長曰。葛屨履霜。儉也。女手縫裳。勤也。勤與儉。乃爲國之先務也。何刺焉。曰。爲國以禮也。至於上下而已矣。皆時羣之鄉。大人皆習其君之教。而爲此褊急無禮之行。故以爲刺也。佩其象揥。則非上褊已。下可知。汾沮洳云。殊異乎公路。殊異乎公族。風人之意。蓋略若不然。風之趨於奢與情也。若水之走下也。而謂聖人汲汲以刺褊爲教。令奢與情者得藉口哉。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補說］輔氏廣曰儉本非惡德然爲汾沮洳二詩雖有所刺而必先言其美好也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集傳］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王氏應麟曰水經汾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孔氏穎達曰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五方通謂之酸迷河汾之間謂之莫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孔氏穎達曰宛丘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法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於彼汾水漸洳之中采其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蘇氏轍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而非法也○朱氏道行曰采莫者必因其地賁介者必稱其望兩相因而不相違也彼其之子居養優崇而趨纖嗇隨文物之不嫻而狹隘之是甘不意官公路者所爲若此殊可異也○謝氏屈彩曰以賤草生下地猶有微美可採興之子有美而不足觀。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英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行戶郎反

［集傳］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遇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司馬貞注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劉氏瑾曰垣一方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 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穎達曰公路與公行一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是其事也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服虔云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集傳］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音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穎達曰郭璞云水舄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疏云今澤蕮也 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孔氏穎達曰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也此公族公行皆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黃氏佐曰如玉亦當自著於外者言之公族此公路公行爲肖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輔氏廣曰汾沮洳一方一曲皆言其小也魏之俗客嗇褊急不中禮節故雖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或自采莫采桑采藚於汾水之側故因以起興言若而人者美則美矣然其所爲儉不中禮循爲卑下之事殊不似大貴人也所謂美無度如英如玉者亦猶言極未宜之辭耳夫儉以能勤而不顧禮則亦[illegible]得者無不爲也采莫采桑采藚詩人特舉其一事耳然則作此詩者蓋生乎其時而不溺其習者也○許氏謙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藚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illegible]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是詩疑爲晉詩蓋儉而不中禮[illegible]近於[illegible]之所刺汾水又出於晉公族亦爲晉官皆晉既并魏之後得此詩於魏之故地歟○朱氏公遷曰此與前篇可謂知君子之大體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傳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詩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亦必合樂也)其[illegible]朱氏[illegible]曰何其猶[illegible]言何[illegible]蓋[illegible]已者反問之而言不[illegible]其志也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王氏安石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輔氏廣曰居褊急之時則以憂世而歌謠者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illegible]日或云比也[illegible]有桃則食其實見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許[illegible]行[illegible]章而三[illegible]人[illegible]之知何用)

集說 程子[illegible]曰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儉朱之晚[illegible]園有桃之[illegible]以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illegible]能用其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而歌且謠重言人不知者不思其情之深切也○季氏本曰士未仕之稱驕寬以其[illegible]而言彼人指當國之人也以當國是則同流合污之類所以爲不知我也○呂氏祖謙曰知其思之則知所以用其民者蓋在德教而不在區區之卜儉矣必不以我憂爲非也○劉氏瑾曰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曰此以下每二句爲一韻既[illegible]已之[illegible]惟分之人之[illegible]情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集傳］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范氏祖禹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集說］輔氏廣曰聊以出遊寫其憂正以其無可告語者故耳。罔極則不止以爲驕也。蓋言人不知爲不思者。躬欲其反思以得其是非之正也。

［附錄］李氏本曰此詩言當國者無意於治所以憂世者不能不切於心也。然不知我者謂我乃士也而驕。彼無極以其憂心不以世道爲憂彼不思也。思則必能知我憂世之心矣。○錢氏天錫曰興意與前篇同亦興之兼賦者也。蓋言國小無政只是安於偷惰因循而不知世變之[illegible]振[illegible]之謀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集說］輔氏廣曰。魯卿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嚴氏粲曰。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猶至微矣而其義欲其君自強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雖不可爲。忠其君不能爲耳。此孟子告滕文公之意也。

陟岵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集傳］賦也。山無草木曰岵。孔氏穎達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云無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蘇氏轍曰。猶來者不敢必之詞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李氏樗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是古者見獲於敵皆謂之止。

［附錄］張氏栻曰以自家所以念父之心而推父之所以念己之心爲尤切也。輔氏廣曰行旅之人登陟高處則可以眺遠則必有思鄉思親之心。昔狄仁傑登大行山望白雲而思其親之在下者是也。○鄭氏忠肩曰。男子生而志四方。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者。亦往役之義則然。然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集傳］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李氏公凱曰。夙夜無寐。無暇寐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附錄】呂氏祖謙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愼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傳】賦也山脊曰岡陳氏鵬飛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集說】蘇氏轍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錢氏天錫曰夙夜必偕見離我羣而與同儕爲伍也

【集說】輔氏廣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又思其兄既思像其念己之言又想像其親己之言曰嗟幾其謹之歲則斯人也必能以其親之心爲心亦可謂賢矣○劉氏瑾曰詩人以己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己雖曰設爲想念己之言實以深寓己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自警亦所以自悲可以見其忠孝之心矣○朱氏公遷曰三章皆以愼言則兄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集說】曾氏肇曰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撫下推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父母則有北山之歲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朱氏公遷曰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閒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旋兮

【傳】賦也十畝之閒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郊之外有蔬爲場圃之地者每家授十畝以毓草木○胡氏紹曾曰畝古作畮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孔氏穎達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集說】蘇氏轍曰賢者有十畝之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就居之人有十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皆

矣而可以易仕之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黃氏佐曰場圃之地即苓粱之以爲場而納禾稼春治之以爲圃而藝草木者閑閑是往來自得其實有此陟不知理亂不問意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傳】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集說】朱氏道行曰言外則益廣泄泄舒而不迫意曰逝則長往不返矣

【集說】輔氏廣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使賢者以場圃之桑爲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黃氏佐曰先言我之閒次言鄰之圃逝爲往彼之辭或相與旋歸或相與偕

往皆見閑暇無所事也○姚氏舜牧曰曰十畝之間又曰十畝之外曰桑者閑閑又曰桑者泄泄藹然嫩朝市之莫可居而欲飄然於風塵之外也仕者之心如是豈世道之福哉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横渠指桑地為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眾家賦圃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為定數也○姚氏舜牧曰細玩魏之詩見魏之俗尚大抵以褊急廉若于不欲仕而樂就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欲名而甘就樂土之得所則其時其風氣蓋可知已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廛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集傳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曹氏粹中曰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孔氏穎達曰易漸卦鴻漸于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處與此同也漣風行水成文也孔氏穎達曰釋水云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漣瀾異而義同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

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許氏謙曰禾之秀實為稼穀可收曰穡○孔氏穎達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以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孔氏穎達曰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揚子云有田一廛與此傳同也○曹氏粹中曰三百廛為田三萬畝以漢志率之畝收一石有半三百廛之所收當四萬五千石下農三百億其數與三百廛甚相遼絕故知詩人情性之言亦不甚拘於名數也狩亦獵也鄭氏康成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孔氏穎達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狩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獵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貆貉類鄭氏康成曰貉子曰貆素

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劉氏瑾曰後漢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蓋其厲志之勤必須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粒食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

故鬱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illegible]此也然觀其志之所存如此而詩人又以爲與能不素餐者則必嘗有是事矣○嚴氏粲曰伐檀則供勞役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見河水之淸漣而玩而樂之不戚戚於貧賤也○曹氏居貞曰伐檀而寘之河之干此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也然天下之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謂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在位食祿無功而又不思也彼君子亦斥伐檀之人在有功乃肯受祿○吕氏祖謙曰坎坎伐檀寘之河干怨怒遊佚而不忍死窮而不悶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言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本當狩獵今何爲而禽獸不見大數河上之君子豈不素餐乎而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分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淸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集傳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毛氏萇曰輻檀輻也○季氏本曰輻在車輪中輳轂者老子所謂三十輻共一轂也亦伐檀爲之直波文之直也毛氏萇曰直直波也○蘇氏轍曰水平則流直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穎達曰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對若爲億則之數則大多獸三歲曰特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禾秉即把也謂刈禾之把數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淸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音孫兮

集傳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毛氏萇曰檀可以爲輪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云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illegible]一正曰淪小波囷圓倉也鶉鳥屬熟食曰飧○孔氏穎達曰以相連用說文淪理也[illegible]云饔飧熟食也

纂註 劉氏瑾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斯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隱不見用而不苟食也○黃氏佐曰此詩三章意思相近要自屬其志○易曰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口體之養曰自求者汝觀於己考其善不善也忠之養在其中矣伐檀君子以之

附錄 范氏處義曰詩人本以是詩刺食祿在位者皆貪鄙之人無功而得祿而君子乃不得進仕失其所矣非謂君子自爲伐檀之事也○黃氏櫄曰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例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粒獸禽之富其文意易明不必以艱深而求之也

【附錄】朱子注此詩謂伐檀之人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因歎其爲不素餐之君子蓋全篇一人之辭也。此說而以古序爲未得詩指。以此然考孟子之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也。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朱子注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故錄鄭呂二說以存古義之大略云。

伐檀三章章九句。

【集說】朱氏道行曰讀十畝知士不貪位讀伐檀知士不苟食有先王遺風。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古亂反 女音汝 莫我肯顧 叶果五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 音洛下同 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集傳】比也。碩大也。孔氏穎達曰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好在田中食粟豆舍人樊光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鼫鼠五技能[illegible]不能窮人[illegible]不能穴不能覆身能走不能先人[illegible]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illegible]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illegible]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illegible]此[illegible]鼠非鼫鼠也[illegible]鼠之字[illegible]其方俗宜謂此鼠[illegible]之[illegible]不作鼫鼠之字其義[illegible]亦言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黃氏佐曰貫訓習謂久而熟之也。顧念。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附錄】輔氏廣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嚴氏粲曰言魏國用此重斂之人已三歲矣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遡歸樂土者喜樂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叶訖力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集傳】比也。德歸恩也。嚴氏粲曰不我肯德猶言不肯恩我也。直猶宜也。黃氏佐曰直訓宜者久抑於此得伸其志於彼與之相宜也。

【集說】錢氏舜欽曰元元者亦賴長我者之顧復哀之轉徙之他蓋不一處也。焉秦越人之視也。民宰不[illegible]下之[illegible]安得其所[illegible]民上之直也。居下者安生樂業[illegible]謂此可以安生樂業[illegible]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集傳】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附錄】[illegible]氏[illegible]曰民之所以去之甚而欲去之而猶[illegible]其情於詩[illegible]以其所未絕者也。誰之永號謂我將上[illegible]而[illegible]

樂郊當誰得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嚴氏粲曰魏人爲爾重斂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長號乎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謝氏枋得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其貪甚矣

【總論】輔氏廣曰首章冀得其所次章冀適其宜末章則冀其得免於永號而已讀碩鼠之詩固當知民之情不可以久暴而又當知民之情亦無敢有過求也○季氏本曰民苦虐政不得已而欲舍去當其時賢者不能不避地況於凡民乎其情亦可閔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集說】嚴氏粲曰碩鼠指聚斂之臣即續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章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國史題其事於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爲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從之奉行由君或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可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集說】輔氏廣曰儉嗇務者其流長善迫者其意鋭魏以地狹而褊急如此其何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魏遂滅於晉獻公之十七年止五六十年間耳詩人之意固蚤之矣○嚴氏粲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朱氏公遷曰陟岵思親恭子也伐檀食力卑行者也碩鼠有懷有憂亂之心十畝之間有去亂之志則皆見幾者也魏雖小國而有賢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六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唐一之十

【集傳】唐，國名。本帝堯舊都。鄭氏康成曰：今曰大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孔氏穎達曰：大行恒山皆在河北，故為冀州。晉之東境逾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既修大原，至于岳陽。鄭注云：岳陽，大岳之南。大岳在河東，名霍大山。河東、大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孔氏穎達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南有晉水。王氏應麟曰：水經：汾水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晉水出縣西懸甕山。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嚴氏粲曰：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八世至穆侯，自曲沃徙絳；十世至昭侯，自絳徙翼；昭侯封桓叔於曲沃，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班氏固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張氏栻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與校大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今平陽府聞喜縣。絳，今平陽府翼城縣。絳州，今平陽府絳州，隸山西。

【集說】鄭氏康成曰：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蘇氏轍曰：晉詩而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其習猶有堯之所及也。○范氏處義曰：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見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一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劉氏瑾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章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也。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慕 今我不樂，音洛，下同 日月其除。直慮反 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 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集傳】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氏璣曰：蟋蟀，一名蛬，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是也。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穎達曰：七月之篇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時當九月，歲未為暮，而言歲聿其莫者，以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除，去也。大

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朱氏公遷曰。顧其後也。○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集說】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怠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輔氏廣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姚氏舜牧曰。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各有其居。就其職而思其居則必各止其所。毋然逸豫以荒其職矣。○張氏彩曰。此詩大意謂窮苦之餘非可久之道。如此歲暮休藏之時。當不可爲樂。惟無至於大康而忘其當修之務備。則樂亦何妨於樂哉。觀彼瞿瞿之良士。何嘗不樂。但不至於荒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 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集傳】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歐陽氏修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爲周慮也。○蘇氏轍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動而敏於事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朱氏公遷曰。動即勤動之義。

【集說】輔氏廣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常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叶他刀反、叶佗侯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集傳】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穎達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董氏鼎曰。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季氏本曰。休休。以其爲念亦樂意也。

【集說】黃氏佐曰。既思職內之事。又思職外之事。內外若無遺患矣。然憂患之來。又行出於非常。以爲遠而又在近。所謂備其所慢。禍常生於所忽。則亦不可不思慮也。如此則思患預防。無所不至矣。焉有不安者乎。

[illegible]學[illegible]詩必曰蟋蟀在堂[illegible]後曰今[illegible][illegible]不過於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於樂[illegible]職[illegible]其外則[illegible]虞也曰好樂無荒[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克勤[illegible]儉所[illegible]瞿瞿無度[illegible]陶唐[illegible]而其發於詩者[illegible]古民之[illegible]同符其[illegible]遺風之遠也[illegible]此詩言愈繁而意[illegible]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illegible]不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過[illegible]備之耳。末切於憂也言憂[illegible]心[illegible]慮[illegible]在多[illegible]多懼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總論 張子[illegible]以七地[illegible]民貧[illegible]其俗本來儉[illegible]而[illegible]乃有[illegible]風[illegible]詩人而[illegible]也[illegible]皆[illegible]以[illegible]剝民[illegible]曰[illegible]克而至於[illegible]合[illegible]大[illegible]風化[illegible]結於唐人之心以其民[illegible]貧實勤儉之習[illegible]愛和樂之思[illegible]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

山有樞烏侯反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集傳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illegible]

呂氏祖謙曰[illegible]榆[illegible]之類[illegible]其針刺如[illegible]如[illegible]榆[illegible]滑[illegible]呂氏祖謙曰榆有[illegible]皆[illegible]似皮[illegible]理[illegible]白[illegible]之[illegible]白[illegible]孔氏穎達曰曳者[illegible]作[illegible]必[illegible]事[illegible]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為[illegible]王[illegible]曳婁[illegible]馳[illegible]走[illegible]孔氏穎達曰走馬謂之[illegible]衣裳[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馳策馬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illegible]子[illegible]詩所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有與如山有樞隰有榆[illegible]只是[illegible]子有車馬子有衣[illegible]則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為他人之[illegible]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illegible]之[illegible]愈深[illegible]愈蹙矣。

山有栲[illegible]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集傳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孔氏穎達曰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illegible]語曰樗栲漆相似如一[illegible]氏璣曰杻[illegible]枝葉茂好二月中[illegible]疏[illegible]如楝[illegible]細[illegible]今官園種之[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義曰他人是[illegible]謂[illegible]而有之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上云他人是愉為他人[illegible]樂以為樂此云他人是保為他人[illegible]己之安以為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集傳]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輯錄] 輔氏廣曰蟋蟀但言不可不及時以自樂而遂相戒以為不已過於樂乎則是初未必敢為樂也故國人又作山有樞之詩以答其意而寬其憂然其所謂樂者皆止或今於溺情極欲流而不反者哉觀於唐風之所謂樂或不及而失於燮然愈於過而流於奢者多矣○謝氏枋得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急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謝氏諫曰蟋蟀以為不可過於樂而豫防事變憂患之不測其憂固已深矣然其勤儉自守思慮謀防其意猶可制而此詩所思又若朝不謀夕者故曰憂愈深而意愈蹙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漢地理志云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吕氏廣曰以此詩爲答前篇之意而寬其憂則句句有著落有意味此義蓋自先生發之然亦因天保爲報上之詩故斟酌假樂諸篇皆得其旨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集傳]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音準〕也 孔氏穎達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見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如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夫中衣亦用素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 陸氏德明曰昭公左傳及史記作昭侯○嚴氏粲曰琥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 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 孔氏穎達曰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其民從而樂之○蘇氏轍曰昭公始封桓叔於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

[附錄] 嚴氏粲曰水喻昭公石喻桓叔又設為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為中衣以丹朱為緣以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以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喜乎指叛者設言其人其謀謂潘父有相與為叛以田沃者矣此微詞以發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為之備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叶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集傳】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毛氏萇曰：繡，黼也。○孔氏穎達曰：傳言繡黼者，謂於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集傳】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毛氏萇曰：粼粼，清澈也。○許氏謙曰：水生屋石閒粼粼也）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蘇氏轍曰：命，桓叔之政命也。）○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眾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不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己動以洩其情也。○輔氏廣曰：民為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illegible]也。

【附錄】嚴氏粲曰：昭公諸詩，皆以沃強為憂，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逆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

【總論】劉氏敞曰：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百姓歸沃。沃以彊強，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叛之實也。○李氏樗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眾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是言得眾心也。張栻水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之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范氏處義曰：素衣朱繡在邑而服僭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為，必有以要民譽而收眾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揚之水詩者，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封沃，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

【案】嚴氏粲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此詩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真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自取敗也。○鄒氏敬曰：此託為國人從沃之辭，刺昭公之失民也。民心貳而後敵人乘之，叛鄰也，國人先

美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爲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爲萬世畏民者戒遠矣

【附錄】集傳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閔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民爲之隱而欲其事之成也蓋見時晉衰沃盛民知昭公之不振而樂從桓叔與歐陽修蘇轍之說同惟嚴粲詩緝以爲昭公時晉人之心尚未渙散其樂從沃者沃之黨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其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作也其說亦可以近理故姑存之以備一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集傳】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陸氏德明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李氏樗曰言其彊盛而無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陳氏鵬飛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嚴氏粲曰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其碩大盛彊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觀故復歎其條遠而長之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爲昭公故指桓叔爲彼也

○朱氏公遷曰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蓋用蕃盛之意爲興也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遠條而實益蕃此則比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集傳】興而比也兩手曰匊（李氏樗曰陸璣疏謂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言升後言匊互相備而已○李氏公凱曰匊言其繁衍盛多而不可以升計）篤厚也（嚴氏粲曰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也）

【集說】嚴氏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危而不言知椒言在此而意在彼也○鄒氏元錫曰椒聊蕃衍也曲沃日晉微矣碩大無朋見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見厚施得衆也復詠椒聊遠條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憂深思遠之心哉

椒聊二章章六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范氏處義曰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桓叔于曲沃乃惠公之二十四年晉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於曲沃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矣詩人見其兆而[illegible]爲此詩也厥後五世卒以曲沃代晉其政多歷年所而昭公以下五君皆不知所以爲國而後已此可以爲永鑒也○輔氏廣曰[illegible]椒聊二詩適當時民

情齊舊君而樂有扶也如此則其俗之淳朴矣蘩
人何取焉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民之去就繫上
之人如何耳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
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
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集傳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蘇氏轍曰薪之為物束之則合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其合也三星心也羅氏中行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胡氏一桂曰毛以三星為參星今本子從鄭氏蓋以見其失嫁娶之時也○劉氏瑾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必此詩為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晴日躔也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馬氏俊曰儀禮鄭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王

氏安石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曹氏粹中曰詩人每以析薪喻婚姻如伐柯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解反逅胡豆反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集傳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集說 唐氏汝諤曰張南軒疑昏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遂時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故云○袁氏彩曰昏姻恒久之事而曰邂逅者指初會之時為言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集傳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張氏彩曰粲者華美之意蓋以女之服飾為言此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李氏樗曰國語韋注曰女三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朱氏公遷曰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蓋衆星隨天而轉以漸之漸深為序

[illegible]范氏處義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貲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呂氏祖謙曰，[illegible]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讀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輔氏廣曰，昏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喜，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於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許氏謙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昏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詩上四句皆詩人述夫婦之[illegible]上二句皆詩人道其夫婦之喜。

綢繆三章章六句

[illegible]李氏樗曰，此詩與衛有狐、鄭野有蔓草、東門之楊，皆言昏姻不得其時，然陳[illegible]言男女之[illegible]時故[illegible]不[illegible]禮義不明，此所以有[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則不然，蓋[illegible]失之時在於[illegible]不得[illegible]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毗至反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七利反

[illegible]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illegible]踽踽，無所親之貌。[illegible]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illegible]○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illegible]鄧氏元錫曰，天生物使一本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一本故也。○朱氏道行曰，以獨生之杕猶葉茂，起獨行之人，終無與此反興也。無兄弟者顧影踽踽而望比佽於他人，他人非同父，知其不如，而庶幾於萬一之我比我佽，無聊賴之詞也。○錢氏天錫曰，不如我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求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illegible]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曹氏粹中曰，說文云，睘，目驚視也。行多懼，故睘睘也。

[illegible]嚴氏粲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韻耳。○朱氏公遷曰，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爲次序也。

[illegible]呂氏本曰，此詩之意，欲人厚於兄弟而篤親親之恩。言杕杜雖特生，亦有湑湑菁菁之葉以庇本根，

人苟獨行而無兄弟，則無庇矣。見人不可無兄弟也。非兄弟則為行路之人，行路之人相遇，何嘗相親比乎。此即常棣所謂雖有良朋，況也永歎之意。○顧氏起元曰：各上五句自傷其孤特，下四句求助於人也。踽踽、睘睘，就情義上說，凡只是孤特。豈無他人二句，原其所以為孤特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集說】輔氏廣曰：讀是詩者，見人生世間不可獨居無與，而他人又不如同氣之為親也。蓋有常棣之遺意，庶幾於大序所謂厚人倫者。○姚氏舜牧曰：杕杜凡三見。一見於此，傷已之無兄弟也；再見於後，傷已之寡弱不足恃也；三見於小雅，傷征夫在外而未歸也。總是孤特無倚之意。

羔裘豹袪，起居、起據二反 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占 慕二反

【集傳】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穎達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端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也。居居，未詳。

【集說】毛氏萇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氏康成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朱子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胡氏紹曾曰：詩美其人，則指其服飾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刺其人，則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夫一服而見好見惡，服無美惡，蓋其人乎。其人可尋而知之。

○羔裘豹褎，徐救反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集傳】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集說】毛氏萇曰：究究猶居居也。○鄭氏康成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附錄】孔氏穎達曰：在位之臣當助君憂民。經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釋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范氏處義曰：昔之卿臣尸位素餐，不聞以民事為念。於十首，故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困。作是詩者，冀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為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集說】輔氏廣曰：先生但以居居究究四字不可曉，故以為不敢強解。此正得闕疑之意。然曰羔裘豹袪，則是指其卿大夫也明矣。豈無他人，維子之故，則其欲去而不忍去之意亦可見矣。近世諸儒皆據爾雅有居居究究惡也之訓，故多從毛鄭之說。然先生嘗謂爾雅乃是纂集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者，則居居究究之訓亦未可據也。

【案】朱子以居居究究之文止見爾雅，未敢據以解經，故云此詩不知所謂。然羔裘豹袪，不得不指為卿大夫之

服也詳繹居居究究云者必非頌美之詞況爾雅之爲訓與於中古在毛鄭之前與其遷就附於不解毋寧從傳疏以求通似亦可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况甫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候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傳】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陸氏璣曰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集止也苞叢生也毛氏萇曰苞稹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稹栩柞櫟也其子爲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陸氏璣曰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盬不攻緻音稚也孔氏穎達曰盬爲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蠱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何氏楷曰序謂君子下從征役今案篇中有蓺稷黍等語似與君子不類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集說】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或是勤王之事或是敵王之愾皆不可知使民久從征役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必使斯民發生遂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季氏本曰鴇本水鳥性不樹止以下無可棲之地而集于苞栩之上如易之所謂鴻漸于木或得其桷以比民之性本欲安居而久勞征役急於求息也○朱氏道行曰子少則怙父母既壯則父母怙子所謂相依爲命也怙父母正子之所乃今不得故呼悠悠蒼天而歎之○徐氏鳳彩曰言王事者必康國之民役於王室者也遂從征繕故以羽聲肅肅爲比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集傳】比也極已也

【附錄】范氏祖禹曰[illegible]其[illegible]者言勞役之無已也嚴氏粲曰從役久則不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集傳】比也行列也陸氏佃曰說文曰𠂔音杏相次也蓋鴇性羣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故从𠂔詩曰鴇行以此故也稻卽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黃氏一正曰稻一名稌水田皃種冬收高四五尺葉細而長有赤白紫芒數種米粒霜白粱粟類也有數色王氏逵曰本草注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蟲於白粱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illegible]曰復其常則遂安居之樂矣

【纂論】孔氏穎達曰三章皆上二句言從征役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范氏處義曰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朱氏公遷曰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言時之樂何時而可復○徐氏鳳彩曰黍稷稻粱非成熟於一時者而今皆不得蓺見從役非一日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集說】陳氏鵬飛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言之○劉氏瑾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曰王事而且以靡盬爲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奉上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黃氏佐曰朱傳既曰征役則以征伐之役言如伯兮之詩曰久從征役則是以征伐言也若夫陟岵其屬曰從役君子于役曰久役皆未嘗有征字則上之說爲是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集傳】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孔氏穎達曰諸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爲服七章故請七章之衣○呂氏祖謙曰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繡以爲繡○許氏謙曰車旂衣服謂繁纓之就屬車之乘旗之旂服之章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嚴氏粲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鱓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與僖同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集說】毛氏萇曰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鄭氏康成曰云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輔氏廣曰安謂不隉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識知義理之所在也○請命於天王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

【附錄】孔氏穎達曰天子命諸侯必以賜其衣就入子之使請天子之命故以子之衣也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天子命服則安且吉兮○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嚴氏粲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子之賜我者爲安且吉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爲安吉然曰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集傳】賦也。天子之卿六命。孔氏穎達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孔氏穎達曰：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得受六命之服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程子曰：燠煖亦謂安耳。○徐氏鳳彩曰：燠服久則煖也。

【纂疏】孔氏穎達曰：侯伯入為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六章也。晉之先也，不得有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請命耳，非實有也。○輔氏廣曰：敢求侯伯七命之服，既又自貶而欲比於天子之卿，則其無忌憚可知矣。

【附錄】呂氏祖謙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及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黃氏佐曰：武公滅宗國而自立，不動天理矣。書曰：惠迪吉，順理之謂也。請命之意，但以歎壓人，免凶禍耳。豈曰無衣，蹴厄要君之意顯然矣。

【附錄】嚴氏粲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要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也。他日三家分晉，王又錫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集說】楊氏守陳曰：無衣序謂美晉武公，朱夫子辨說平當矣以辨說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至傳則直以為武公之所自作者耳。愚謂武公篡賊也，若果其所自作，則亂賊之言，聖人未必錄之，蓋詩人陰刺，如辨之後說云耳。蔡傳說正大嚴厲，足以誅千古之賊黨，而正萬世之人心，俾經垂訓之功莫大於此。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程子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呂氏祖謙曰：劉氏云：此之謂變風。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至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其序乃以是為美，吾恐其獎亂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愚謂可謂卓越千古儒矣。及著集傳，則定為武公所自作，謂其賂僖王之辭，以正其篡弒之罪，則尤春秋討賊之意也。而嚴粲則以違之意，以為自桓叔至武公，沃晉相攻，迨逾六十七載，晉人終不服，今只將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此正與朱子辨小序後一說所謂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者合也。然則以為美者，特曲沃大夫黨惡之情詩

人代述其請命之辭。○正所以彰其拒君之罪。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集傳 比也。左，東也。（嚴氏粲曰：以南為正，則左爲東。）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人之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集說 洪氏守正曰：以杕杜比寡弱者，詩人好賢之謙詞。其實晉非寡弱之邦也。賢者之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曷飲食之，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錢氏天錫曰：噬肯適我，此心惟恐賢人棄他，驚疑顧慮，正是中心篤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歉然，不拘拘於勢力寡弱上論也。曷飲食之，是幾望之語，非絶無之詞。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集傳 比也。周，曲也。（孔氏穎達曰：以言道周，周繞之，故為曲也。）

附錄 朱氏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生於僻左迂迴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故兩章皆合兩句為比。道我且不肯，況肯來以遊遨乎。以意之淺深為次序。○鄒氏泉曰：此詩二章，上四句言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心實切於好賢。以杕然無枝之杜，生於僻左迂迴之地，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寡弱無所以資人，無藉以富人，勢不足賴，則不足以行其道，故賢者不至。中心好之，正表己好賢之誠，不能自已，無自飲食之，所謂恐不足以致之也。不見此人勢不足以致賢，而其心誠於好賢如此，猶有可致之勢，顧從野有遺賢，亦獨何哉。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集說 徐氏常吉曰：此所謂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者也，讀之者可以想見其切至之情。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集傳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朱氏公遷曰：此以人不如物起興。○徐氏光啓曰：誰與獨處，傳列二說，而退則兩轉。詩有一句二解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睽寇婚媾。）

集說 程子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與婦人依君子。誰與獨處，誰與乎，獨處而已。○陸氏佃曰：言葛生而蒙楚，蘞生而蔓於野，各與所適，獨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黨罵所以一心乎

君子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集傳】興也域塋音營域也息止也

【集說】錢氏天錫曰變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疑有永畢之志矣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集傳】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嚴氏粲曰枕華衾新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旦用仲宣詩言獨夜中思者苦夜長而難旦以長夜漫漫何時旦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集傳】賦也夏日永冬夜永毛氏萇曰言長也○鄭氏康成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集說】程子曰晝夜之永時思念之情尤切故期於死而同穴乃不相離也○蘇氏轍曰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於其居而已○唐氏汝諤曰夏非獨思於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永冬非獨思於夜但思隨冬夜而俱長總晝夜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

○冬之夜上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歸于其室

【集傳】賦也室壙也

【附錄】李氏樗曰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于其室

【集說】輔氏廣曰此見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抵此詩皆了儉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illegible]

葛生五章章四句

【集說】張氏栻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於郎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集傳】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穎達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李氏樗曰亦名雷首山○劉氏瑾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盾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illegible]為山名集傳亦以為指[illegible]首陽乃山名矣[illegible]

又[illegible]陽之稱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朱子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苓興焉○朱氏公遷曰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難信反覆相求則興體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苓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喻讒言有似而非○彭氏執中曰人之爲言不可遽信則因言合理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將以伺隙而乘所惡必究其有無之實可爲言者但無所得因自止矣○季氏本曰人之爲言彼方不可以[illegible]而不舍之[illegible]然舍之而或不以爲然則人之爲言豈有得行者哉正以其必可信而略無可疑故人得以行其言耳不爲必然之辭而曰苟者不敢自決其無指時之實而欲人之少加察也婉而不迫亦可見其心氣之和平矣○張氏彬曰讒人所以[illegible]于[illegible]者皆投於[illegible]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言容之[illegible]後故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集傳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集傳　比也。從聽也。

集說　輔氏廣曰凡有言者不審而遽信之則讒人得以行其計而忠良受害矣不信之者又不審而一切拒絕之則忠言亦不得入是以一概拒絕而人之不聽之也故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察而無所措其私則讒言不得入矣○朱氏善曰采苓於首陽者必果然是乎也而猶曰無遽以爲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爲然則欲其審之是則雖讒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爲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虛以爲實其爲害大矣人君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遁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集說　呂氏祖謙曰采苓采苦采葑非曰采於首陽者與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聽讒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自徐觀其是非惟讒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自首陽爲幽僻孔氏引孟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難求之太過然賢天下之名言也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憂深思遠唐風之厚杕杜葛生亦知其以刺征役有怨遺之頌聽讒有刺征役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沉慾大熾則閔風中所無有也

秦一之十一

【集傳】秦國名（鄭氏康成曰秦者隴西谷名○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孔氏穎達曰禹貢鳥鼠同穴之山也秦今俱在隴西隴西有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是鳥鼠共爲一山以爲名）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朱子語類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不同）其後中潏（音決）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

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渭之間（劉氏瑾曰地理志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於渭）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鄭氏康成曰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以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孔氏穎達曰本紀云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孔氏穎達曰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內西都地大故爲八百里也本紀又曰襄公生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案終南山有岐之東爲大夫之戒寔公也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雍於容反○孔氏穎達曰本紀秦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秦谷寧公徙平陽寧德公乃徙雍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皇輿表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隸陝西）

【案】孔氏穎達曰邶鄘紀莒之等以其國小政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秦土地廣

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邶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左傳季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曹氏粹中曰秦與天水隴西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故秦詩多言戰鬬田獵之事○沈氏萬鈳曰李氏曰鄭風都是淫風而秦風乃勁下由風聲氣習使然其形諸聲音也亦獨大於諸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集傳】賦也鄰鄰眾車之聲（孔氏穎達曰有車有副貳明非一故以鄰鄰爲眾車之聲）

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孔氏穎達曰車駟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王氏安石曰白顛若名馬騂騮盜驪亦兔的盧之類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孔氏穎達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令使也范氏祖禹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張氏栻曰寺人之令若今之通謁者也令者役使之稱未見君子者得以令寺人則其謁之無難可知矣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蘇氏轍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集說 輔氏廣曰古人相見之際必爲之擯相以詔其禮介紹以通其命是豈聖人固爲多事以美觀聽哉蓋皆理之當然者今觀車鄰之詩以秦君有寺人而誇美之則人之情亦可見矣○黃氏佐曰此章是創有中國之儀何也身爲大夫大夫雖不徒行然車馬則未備也今則車馬備矣昔也位爲百乘百乘雖有家臣然寺人則未有也今則使令足矣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結反叶地一反

集傳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毛氏萇曰陂者曰阪○曹氏粹中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謂阪在其西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黃氏佐曰並坐者同坐非並肩而坐也失今不樂范氏祖禹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則逝者其耋矣李氏樗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劉氏辰翁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爲興也朱子稱命蓋則矣宗多得興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蘇氏轍曰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與人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呂氏祖謙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歎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輔氏廣曰未見秦君而觀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爲苟今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禮儀初備而人情喜樂故其如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集傳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集說 范氏葛何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今鼓瑟鼓簧非其舊聲創見可知

總論 顧氏起元曰鄰鄰是車之多白顛是馬之美寺人對車馬看此皆昔無而今有者阪有漆二章各上四句與其作樂以爲樂下欺其肯及時以爲樂也國家方興人心踴躍以樂其上而樂其有車馬寺人意亦在其中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輯說】嚴氏粲曰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監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沈氏守正曰未見而傳御之森嚴既見而略其名分與國中雅製之和概慨然想其反將以就功名也安危邑邑行數十百年之息也讀車鄰者之規模定矣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 公之媚子（眉貴反）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集傳】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陸氏佃曰說文曰馬深黑色驖馬赤黑色驖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壯如鐵也 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觖與觼同古穴反）故惟六轡在手也○孔氏穎達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嚴氏粲曰在手言把握其要能制馬之遲速唯手之是聽也 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朱氏道行曰媚子指左右便嬖從公于狩即前者寺人之令意 此亦前篇之意也。

【輯說】呂氏大臨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爾○曹氏粹中曰冬田曰狩田之大者也始命而能狩後之也○黃氏佐曰此章將狩之時言車馬之盛從令之多○許氏顧彩曰駟驖孔阜齊色又許力以牧馬開國其後猶大蕃息歟

○奉時辰牡 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 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

【集傳】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曹氏粹中曰祭祀之牲不用牝皆以牡 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孔氏穎達曰獻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 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孔氏穎達曰奉是時牡謂虞人也驅人驅禽之獸以待射耳 碩肥大也 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 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 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朱子曰逐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何氏楷曰御者從左以逐之使從左以射之○公羊傳曰一殺第一二殺第二三殺第三 自左膘射之達於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 拔矢括也○孔氏穎達曰矢末爲括 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輯說】嚴氏粲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禽○許氏謙曰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舍拔則無不獲焉以見御之良也詠其詞意則車馬侍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黃氏佐曰此章則正狩時言射狩之善

○遊于北園 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

【集傳】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又如字）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音區）逆之車（音去又音區）置鸞於馬銜之兩旁，（孔氏穎達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輶車即驅逆之車也。○陸氏佃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蓋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嚴氏粲曰：衡中節則馬動則鸞鳴，與車軾之和相應。此言御不失節也。）獫（音險）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集說】黃氏佐曰：此章狩畢之時也。言旁觀之節稱理之周焉，然非於納輶，但見其閑習而已；車無事於逐禽，但見其有聲而已。當斯時也，以是車也，休田犬之足力焉。○徐氏常吉曰：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見從容暇豫之意。○王氏志長曰：末章舊說以為追論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不若今說之順。

【案】輔氏廣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孔碩，虞人奉翼大獸以待公之射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而亦處之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詠美之也。○沈氏守正曰：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耳。

駟驖三章，章四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駟驖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子以來，世為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為諸侯，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張氏栻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於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劉氏瑾曰：朱子雖以此序稍平，不復辨說，然又謂秦詩時世多不可考，今據詩中言公，乃臣子稱其君之詞，疑此詩亦作於襄公受命為侯之後也。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遊環脅驅（叶俱區反），陰（又居錄反）靷鋈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勅亮反）轂（叶又），駕我騏馵（音其之樹反又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集傳】賦也。小戎，兵車也。（范氏處義曰：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乘車人又有大車之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乘車為大，則兵車為小，此小戎之說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孔氏穎達曰：兵車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朱氏道行曰：兵車以馳突攻擊為事，取其便利，故收從淺。）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

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陳氏鵬飛曰。輈中梁也。其前爲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過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爲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楘。○劉氏瑾曰。梁輈即所謂軏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陸氏德明曰。靷本又作靳。○嚴氏粲曰。左傳定九年。齊人王猛謂東郭書曰。吾從子如驂之靳。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

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曹氏粹中曰。兩服馬駕於衡之下。旁有兩驂馬。首於服馬之頸。置驂之外出也。故以環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或出則引靷者牽之。懼驂之內入亂服馬也。故以脅驅繫衡與軫。在服馬脅以止驂之入。驂入則此皮從而約之也。陰揜軓音範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朱氏公遷曰。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掩其前。側用二板揜其旁。在板之內。與軓相映也。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之上也。蘇氏轍曰。靷驂之所引也。○范氏處義曰。以皁帶內各繫於驂馬之頸而兩之。故謂之靷。鋈續。陰板之上有續

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嚴氏粲曰。靷端作環相接謂之續。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朱氏道行曰。驂馬不當衡。更無用力處。故別設二靷。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孔氏穎達曰。哀二年左傳。郵無恤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靷皆絕。是服靷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范氏處義曰。以虎皮爲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茵。暢轂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朱子曰。轂所以貫車輪者。○朱氏道行曰。暢轂者。兵車驅馳險

阻。轂短則易脫。故長比大車倍之。騏。騏文也。孔氏穎達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念想君子伐戎而居之也。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輔氏廣曰。此詩

所謂板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辨以爲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爲說也。

【集說】嚴氏粲曰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顧氏起元曰小戎至暢轂是興。駕我騏馵是駕小戎句言車軫之制五楘句言車轅之制游環句言御驂馬內外之制脅驅句言使驂馬引車之制文茵句言車上所用之制○徐氏獻彩曰約而計之攻木之工三收也輈也轂也攻革之工四游環也脅驅也陰靷也文茵也攻金之工一鋈是也一車而工聚如此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騮(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集傳】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孔氏穎達曰盾以木爲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衞必載二者備破毀也(黃氏震曰盾換而車盾二盾不足爲衞必以二盾比而合之)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孔氏穎達曰以馬之有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也○蘇氏轍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邑西鄙之邑也(曹氏粹中曰溫其在邑言在彼無患苦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集說】黃氏佐曰此章巴帶器械說○范氏王孫曰馬力有上駟中駟下駟之殊而馬性又有宜中宜左宜右之別秦不徒以天閑之駿甲天下實以駕馭之略雄天下是中是驂者曰是宜爲中是宜爲驂也

○俴駟孔羣。(叶渠云反)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勅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集傳】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氏穎達曰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羣和也(孔氏穎達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斂以和爲羣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穎達曰厹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鐏同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鐓)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毛氏萇曰蒙討羽也○鄭氏康成曰蒙厖也討雜也○孔氏穎達曰以蒙爲討

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云五盾干櫓之屬樴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也伐皆盾之別名也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胷帶也孔氏穎達曰兵車馬備用力多故用金為膺飾取其堅牢

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柲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陳氏祥道曰柲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命之曰柲所以備損傷也柲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緄以緊之故亦謂之緄如此則納之韔中足以定往來之體而無反之病矣○徐氏鳳彩曰閉為弓檠用竹制不爾殺厭以彩弓用縢則久殺變也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朱氏公遷曰言秩秩有序也其德之安重也氏

粹中曰德音謂德不失條理蓋有常者也○朱氏公遷曰聲譽之著自內及外自近及遠所謂秩秩之德音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既閔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戴氏瑞登曰厹矛鋈錞利擊刺也此上敵人蒙伐有苑備矢石也此主自衛

附錄 范氏處義曰韔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嚴氏粲曰傳以膺為馬帶疏釋之為鏤胷之帶即鉤膺也然此首句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鏤膺為鉤膺也補傳說長

總論 輔氏廣曰一章首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此則婦人念其君子大夫為行役之女也蓋君子

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發思情也無所怨怒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嚴氏粲曰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令說不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真秦風也哉○劉氏瑾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姚氏舜牧曰三稱言念君子以致其私情而必昇敘其軍容之盛是婦人亦知公義之為重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序 孔氏穎達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也襄公能備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戎方熾強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則忘其軍旅之苦反矜夸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朱子曰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兵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主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得能得此者豈惟怨者恐稍忘而報乃以復讎之征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報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詐賊之意歟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集傳】賦也。蒹似萑(音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音廉)。陸氏曰：今人以爲簾箔。葭，蘆也。(陸氏佃曰：孔氏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爲葦。)因以得名。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蔡氏卞曰：露之凝在夏至秋，則成霜，霜釋而爲露，結而爲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集說】朱氏善曰：白露爲霜，言其時之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遡之以時之暮，限之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逆流而上以來之，然則既遠而不可卽；將欲順流而下以求之，然則雖近而不可至。味其辭，有敬慕之意而無褻慢之情，則必指賢人之肥遯者。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集傳】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李氏本曰：未晞者，露重而不易乾也。)湄，水草之交也。(孔氏穎達曰：謂水草交際之處，水之岸也。)躋，升也，言難至也。(鄭氏康成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小渚曰坻。(孔氏穎達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集傳】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值)而出其右也。(鄭氏康成曰：右者，言其迂迴也。○孔氏穎達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小渚曰沚。

【集說】朱氏公遷曰：秦俗尊賢好德之風，又與男女淫奔。豈朋友相念而作歟？○黃氏佐曰：天下豈有求不可至之理者，詩人大槩如此，謂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之人思其人而不得，或託之道則，或託之一方，此之謂也。如簡兮三章，本思盛世之賢，下乃託曰西方。○唐氏順之曰：秦時風俗爲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市人婦子閒而不知愧，乃有遺世獨立，濯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歟？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集說】胡氏一桂曰：此詩毛氏謂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爲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東萊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義，指周禮也。東萊所以未能用周禮，或疑其非耳，故詩人諷

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此皆序說愈巧而愈鑿如此

【辯】序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以爲其說近於鑿然集傳所謂彼人者仍不知其何所指也今反覆讀之曰伊人曰從之曰宛有恍若有高人逸士隱於水濱淵深伏隩可望不可即者則以是篇作懷人思賢詠觀可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illegible]反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集傳】興也終南山名○毛氏萇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孔氏穎達曰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嚴氏粲曰長安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者周西都賦云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大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在今京兆府南今陝西西安府即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曹氏粹中曰條梅皆良材言終南所有富而且美也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穎達曰諸侯在國服裘不服狐白狐裘爲朝廷之服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馮氏復京曰古人之裘最重狐白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者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illegible]臨[illegible]服之[illegible]也渥漬[illegible]也[illegible]

其有榮意而顏色赤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劉氏辰翁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集說】程子曰終南山高厚大以興君位[illegible]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illegible]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蘇氏轍曰終南[illegible]以自衣被而成其榮君子則有服章以自飾[illegible]其將也哉嚴[illegible]之詞也○朱子曰[illegible]公雖未得[illegible]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illegible]名之則成矣○嚴氏粲曰中王以岐西之地賜秦入岐內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終南則可以表岐內岐內山高木爲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服顯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集傳】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萇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穎達曰基謂山基也釋邱云畢堂牆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七亦反繡也毛氏萇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孔氏穎達曰黻皆作紱[illegible]黻不言衣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朱子曰亦戒勸之辭

【集說】程子曰紀稷所當乎寬紀與禮法當與德度所以必有紀堂君必有禮德故宜其服稱其位當修其德保其位故以此為不忘也○曹氏粹中曰襄公雖撫秦國形勢之壯當盡臣節服其命服以時而來聘享於王庭久而不失其職瀛玉鏘鏘然德音有常而無懈乃得長享有秦國壽考不忘矣此戒勸之意

【附錄】范氏處義曰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服想如當月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佐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則亦賜也○輔氏廣曰秦人見其君名佑衣服之盛亦一時美之以至祝禱其壽且久也此亦可見秦俗之頌常有不容已者其或怨刺之作則必有人不得已者矣

終南二章章六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美之者美以功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修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李氏樗曰襄公能却西戎之難故王所使得有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恐其亦驕意滿怠於修德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户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叶鐵因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陳氏正曰詩作於已殉之後子車氏孔氏穎達曰左傳作子輿奄息名孔氏穎達曰彼謂殲殲公子車氏子奄息也字與名同曰傳以奄息為名仲行亦為名箋云仲行字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之常也然則鍼虎亦名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特傑出之稱王氏安石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音茂也○秦穆公卒嚴氏粲曰疏曰穆公任好德公子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孔氏穎達曰殺人以葬璟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文公六年劉氏瑾曰見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集說】曹氏粹中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為人之所愛也○嚴氏粲曰黃鳥飛而往來止于棘木得其所也今良人從死非其所也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户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興也防當也呂氏祖謙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朱氏道行曰防捍衛意

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集說 徐氏常吉曰唯其才可以當百夫故願百其身以贖之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反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集傳 賦也禦猶當也 王氏安石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附錄 蘇氏轍曰臣之[illegible]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此乃鳥之不若也然三良之從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黄鳥之詩交譏之也○朱子曰以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附錄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案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附錄 黄氏佐曰秦獻公元年始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穆公以至康公其國俗既以殉爲義國亦不以法禁也責穆公不當其非理無遺命以從其俗則可責穆公有遺命迫其從死則不可也惜孫太山止責康公而不及其他此爲得其情至朱子之論而是非始定○嚴氏粲曰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於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illegible]不得不從已耳[illegible]有死之日而[illegible]公也

鴥伊橘反彼晨風[illegible]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陸氏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孫氏愐曰：扊扅，戶扯，所以止扉，或作剡移。○劉氏瑾曰：昔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興。○黃氏佐曰：言我既不忘君子，君子宜亦以我之心為心可也。今從事於外，如之何而莫我肯顧。以日月計之，不日不月，而忘我之多，豈一日一月乎哉。以朝夕計之，靡朝靡夕，而忘我之多，豈一朝一夕乎哉。○忘我實多，與不我遐棄相反。○錢氏天錫曰：只不歸便是忘，曰多者，以時之久言也。

【附錄】毛氏萇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鄭氏康成曰：先君謂穆公。○孔氏穎達曰：穆公能招賢，故賢者疾往而歸之。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憂心欽欽然，恨恐不見。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憂責之。○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好賢，待之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與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陸氏璣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穎達曰：釋畜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然則此駮，獸名駮而已。言六者，王肅云：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言。

【集說】朱氏公遷曰：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駮。夫婦雖合而有所暌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暌也，故以為興。○姚氏舜牧曰：山隰有上下，猶夫婦之倡隨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山之櫟，隰之駮，皆其所宜有也。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程子曰：言當念下之有賢才也。櫟，山之所有也，而有茂盛而苞者，眾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隰有六駮亦然，六見其盛多也，義亦苞眾之類。如下之有賢，則當求而用之，故於未見則憂而靡樂。如何反忘我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集傳】興也。棣，唐棣也。呂氏祖謙曰：解見何彼襛矣。檖，赤羅也。郭氏璞曰：今楊檖也。

○陸氏佃曰。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羅。雖皆文木。然赤羅爲上。 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總論】程子曰。欽欽。靡樂。如醉。淺深之次。漸言其至也。○鄒氏泉曰。首章以物之有所止。興已之有所憂。二三章亦以山與隰之所有。興未見君子而有憂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集說】趙氏一元曰。雍州無鄭衛淫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生樂戰。業其室家而賤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視汝墳殷靁之風遠矣。

【附錄】范氏處義曰。此詩乃穆公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棄其賢臣也。○呂氏祖謙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總論】晨風詩。毛鄭以後諸儒皆從序說。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與權輿篇同類而觀之。朱子則改爲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引扊扅歌以證西秦風俗。蓋康公棄賢。固無從考其實事。而思婦獨居。與賢士失所。亦情之相似而理之可通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集傳】賦也。袍。襺也。襺音繭。孔氏穎達曰。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純著新綿。名爲襺。雖用舊絮。名爲袍。[illegible]戈長六尺六寸。陳氏祥道曰。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illegible]可以鉤。

矛長二丈。孔氏穎達曰。謂酋矛也。夷矛則三尋。[illegible]四尺矣。記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陳氏鵬飛曰。仇。怨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毛氏萇曰。興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孔氏穎達曰。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illegible]與百姓同欲。後章放此。

【集說】曹氏粹中曰。王始出興師。則民已各修其戈矛。[illegible]不戒而孚。不令而服也。○朱氏公遷曰。既有偕作而與爾共之者。非謂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讎。欲與爾共報其仇。而思結死以爲君上。此豈不顧身者之所爲也。○沈氏守正曰。秦人勇公戰。怯私鬬。即[illegible]居相裴其好勇輕生。尚功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豈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勤王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汝無衣。我與汝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興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孔氏穎達曰。案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于興師。謂於王法興師。今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illegible]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

【集傳】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陸氏德明曰：澤，說文作襗，云袴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康成曰：車戟常也。○劉氏熙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芒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集傳】賦也。行往也。

【集說】陳氏祥道曰：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甲亦曰介，曰函，曰鎧。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周官司兵掌五兵，鄭氏謂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車，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陳氏鵬飛曰：作有奮發振作意，行有踊躍樂從意。

【附錄】許氏謙曰：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為比閭族黨州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酇鄙縣遂，使之相保相受，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為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涵養之久，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孚協心，一旦同在戰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為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猶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同袍者，相睍之意也。其曰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護之以武，卒而不知以禮，故教序之風化為國俗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朱氏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與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衆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集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附錄】陳氏鵬飛曰：襄公據西戎救王室之難，臣此列為諸侯，故其民不忘，猶知王室之尊，然後

知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本於人心者未泯詩文侯之命者歟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謝氏枋得曰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

【附錄】孔氏穎達曰康公以文七年立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者下三句是也○范氏處義曰襄公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上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

【集說】序無衣刺用兵也不指某公鄭箋則指康公朱子初解以襄公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是以此詩爲刺也集傳以爲秦人平居相謂之辭則似美而非刺然引蘇轍之言曰秦本周地其民猶思周之盛時則作東遷以後詩觀矣然東遷後康公有令狐河曲及滅庸之舉未聞有爲王興師之事則序之以爲刺或亦然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繩證反黃

【集傳】賦也舅氏毛氏萇曰母之昆弟曰舅○孔氏穎達曰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孔氏穎達曰康公穆公子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孔氏穎達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王氏應麟曰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漢咸陽也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里路車諸侯之車也嚴氏粲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道行曰路車象路七就乃象路者金路不敢用其次乃象路也子則是同姓不得而有乘黃四馬皆黃也

【集說】嚴氏粲曰送舅氏渭水之北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黃而已無與舅稍以爲意有餘也如采菽小雅無予之路車乘黃之也舅稍與勤極於舅而思母之意勿於不言之中矣○黃氏佐曰贈之只是行者必以贈之意不須說舅歸爲諸侯其可無路車乘黃之贈乎如此則贈之之意似見不誠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齎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眛反

【集傳】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沈氏守正曰詩本送舅而序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穎達曰瓊者玉之美名瑰是美石之名也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

【集說】孔氏穎達曰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嚴氏粲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惻愴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紓我心之思也

【附錄】輔氏廣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則如是也○薛氏應旂曰上章是送之有所自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渭陽二章章四句

【集傳】案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劉氏瑾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集說】范氏祖禹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為孝矣○朱氏道行曰讀渭陽使見晉伯中原皆西秦羽翼雖曰甥情實本父命傳記穆公為重耳慮與以紀綱之僕三千人皆所以鄭重其行者以定晉者也春秋於秦晉交戰每主晉咎秦多抑揚焉即錄詩渭陽之意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集傳】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馮氏復京曰案夏屋毛無明訓鄭則以為大具以食我王肅以為屋室之屋而朱子從之承繼也權輿始也胡氏一桂曰陳氏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杜氏預曰供給也億安也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附錄】蘇氏轍曰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乎於康公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輔氏廣曰以為不能繼其始而已無甚之辭也讀是詩者則知可以繼之義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集傳】賦也。簋，瓦器。孔氏穎達曰：考工記云：旊人爲簋。則簋是瓦器也。易損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容斗二升。王氏逵曰：賸（孔疏作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孔氏穎達曰：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膳稻於粱西，注云：膳猶進也，進稻粱者以簠。然則稻粱當在簠。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

【集說】輔氏廣曰：夏屋渠渠，然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遇賢者其退速。權有固者，然後可久也。○謝氏枋得曰：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諸賢者亦爲可恥矣。○范氏處義曰：此詩始終言飲食，蓋人君禮貌其臣，[illegible]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也。○朱氏公遷曰：秦君非有好賢之誠心者，故其無恒如此。○姚氏舜牧曰：凡人君之禮賢與賢者之所自處，不獨在居食之間，然非此不足以見其意也。此而凌替禮意，從可知矣。此賢者之所爲去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集傳】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巨廉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輔氏廣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飽歡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嚴氏粲曰：以伐木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案】是詩朱子初說仍依序指康公而言，呂祖謙作讀詩記嘗引之矣。及著集傳，則泛言其君，而不辨序說爲非。是至章末引楚元王事爲證，則猶是序意也。故前儒從古義者，恭錄之。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集說】張子曰：秦鄰戎狄，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併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強悍急之風，與三代溫柔敦厚，抑何遠哉。○錢氏天錫曰：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殿周書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爲秦也。即

其删之久矣然齊桓晉文以霸列國皆已不振唯秦獨駸駸乎始大故於雅頌之後次以秦風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秦始僻遠實與吳楚僭王等乃采其詩雜傳而秦風卒不删以此知康節之言爲信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七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八

陳一之十二

【集傳】陳國名大皥伏羲氏之墟孔氏穎達曰大皥之號伏羲又號庖犧故連言之庖犧即伏羲字異音義同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孔氏穎達曰外方見上風東不及孟諸孔氏穎達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讀字變耳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父閼音遏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孔氏穎達曰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薊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孔氏穎達曰楚語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皇輿表陳州今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集說】鄭氏康成曰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

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轍曰陳之變風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約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皆以堯之遺風爲偷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朱氏公遷曰陳檜曹皆小國故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於陳靈陳有靈公之詩亦宜居變風之終但檜曹比陳爲近小且有思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列於其前也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反斗反 宛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反 叶武放反）兮。

【集傳】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一之曰。宛丘。因以爲其地之名。○王氏應麟曰。鄭譜云。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纂說】呂氏祖謙曰。湯雖訓蕩。與經所爲淫蕩者。辭氣緩急稍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輔氏廣曰。遊蕩以爲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見於禮。故詩人譏之。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

【集傳】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陸氏佃曰。鷺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鉏也。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穎達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植爲持。鷺羽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

【纂說】范氏祖禹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徐氏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值其鷺羽。則常舞而無度矣。此所謂恒舞也。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叶徒有反）。

【集傳】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穎達曰。易離卦九三云。鼓缶而歌。則樂器亦有缶。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則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綆缶。備水器。則缶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翿。翳也。

【纂說】輔氏廣曰。後兩章但再述其事。以見其遊蕩之無時耳。寒暑而不休。則無時而止矣。○樂固人之所喜也。然必一張一弛。時出而用之。然後可以和悅其心志。舒散其氣血。倘作樂無時。則適足以陷溺其心爾。

宛丘三章。章四句。

【纂說】鄒氏泉曰。此詩見習俗之敝。而詩人刺之。亦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集說】序宛丘刺幽公也毛萇解之曰子指大夫經但以為大夫之事由君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之鄭康成則曰子者斥幽公也是經序相符也孔穎達申其說曰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故易傳也朱子曰子指游蕩之人也蓋小序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惡謚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解經可謂慎矣然曰聖人所聽從也則仍似留有位者言也若閔恭紹氏鼓舞於宛丘何係輕重而國人作詩以刺之又設夫子錄是詩以冠陳風之首重為後世戒邪蓋上行則下效序與傳箋推其原則有所指朱子以為無其據則不從然其相因之理一也又集傳云大姬好祭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其說始於漢儒此則又指陳風淫蕩之由非謂宛丘之詩也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嚴氏粲曰枌解見唐山有樞栩解見唐鴇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嚴氏粲曰言不績其麻知子仲之子為指女子也婆娑舞貌孔氏穎達曰釋訓曰婆娑舞也何氏楷曰或婆娑於枌之下或婆娑於栩之下明其非一時非一處也○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集說】嚴氏粲曰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郊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徐氏常吉曰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有枌栩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氏以大夫之女聚舞已非所宜況男女相與而慕悅乎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叶漢婆反

【集傳】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於南方之原歐陽氏修曰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李氏樗曰毛鄭以原為陳大夫而以原為氏不甚明白歐陽以為南方原野則其說為簡易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

【集說】范氏祖禹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焉明之地而荒樂之○黃氏櫄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蠶至於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今陳之風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馮氏復京曰案市朝之市在國中者乃是商賈貿易之地揆之地勢不宜聚會歌舞於其間也上文云南方之原其地必開曠而可樂意者如道人道路之市然古者八家同井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為井竈廬舍即就廬舍以交易市井之名殆出於此而後世因謂鄉之市亦為市井則此詩所謂市者或在野外田間未可知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集傳】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鄭氏康成曰：鬷，總也。○孔氏穎達曰：謂男女總集而合行也。適，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又名荊葵，紫色。蘇氏轍曰：荍，小草而多華。○陸氏璣曰：荊葵比戎葵葉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一名錦葵，人抵似蕪菁花。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集說】蘇氏轍曰：男女以相從為淫，又相告而往，會於其會也，相贈以藥而相遺以椒，相與淫佚而無知恥也。○朱氏道行曰：于逝之適，有以遊蕩而遊，而男女成群，如雲如荼也。如荍之贊男悅女也，握椒之贊女悅男也。至是直與溱洧秉蕳之淫句藥之贈同風，無復先王家教之遺矣。

【附錄】輔氏廣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淫蕩無度，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集說】王氏安石曰：東門之枌，淫荒之驗也。

【集傳】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許氏謙曰：考工記門阿注，棟也。疏，屋脊。考工記注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又案屋之基亦曰堂。周禮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天子之堂九尺，皆指堂基而言，則堂字作基說為長。說文：宇，屋邊，即屋四垂。此惟橫木為之。孔氏穎達曰：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橫義同，門惟橫木為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孔氏穎達曰：邶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嚴氏粲曰：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當為泉水之流貌。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集說】許氏謙曰：衡門之詩，隱士所作。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級。門之制，衡門固隱士之常爾。○顧氏起元曰：衡門以所居而安言，泌水以所玩而樂言。泌水非真可飽，玩泌水可樂，自忘其飢爾。

【附錄】歐陽氏修曰：詩人以僖公可以勉進於善，而偏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為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閟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為政。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集傳】賦也。姜，齊姓。

[illegible]〇呂氏祖謙曰食魚取妻雖不足[illegible]借以務賢者之意自當廣也

〇里反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獎里反

集傳 賦也。子，宋姓。

集說 陸氏佃曰俚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源宜鯉伊以清淺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〇朱氏公遷曰食色性之欲尚而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姜宋之子則凡所以自奉者皆不求全而責備矣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斯人之賢歟

附錄 歐陽氏修曰既言雖小亦可有為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為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者姜姓之女皆可取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為而二章[illegible]大國[illegible]而後也

案 輔氏廣曰此詩以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其實理明甚易而實是夫逐物徇外乃人之常情今人只其辭意支離恬淡非樂內者有所不能也〇熊氏剛夫曰人須是世味淡則能隱亦須世味淡則能樂衡門可棲遲居不求安也泌可樂飢食不求飽也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引以食魚取妻言之〇許氏謙曰衡門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〇劉氏瑾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于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案 蘇氏轍曰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持之則終亦不為而已矣〇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為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集說 王氏柏曰陳風十篇止有衡門一詩為善其餘多男女會遇之作亞於鄭風矣〇黃氏佐曰隱居者自為此詩與考槃不同考槃是他人美之者也故此詩無贊美之詞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僖公慤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詩誘使自強於行道令與國政理也〇范氏處義曰是詩與甫田皆規其君之失而計救之非若責公志大心勞所謂[illegible]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與聖人教人之意同也

案 以[illegible]詩列於十五國風其旨多矣曰美曰刺曰勸曰懟曰思曰閔曰傷曰疾曰怨曰責曰止曰懼曰戒曰哀曰[illegible]主直賦其事者因事以為文而曰誘者獨見於陳風之衡門一篇蓋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也其有忠愛之意歟夫既以為誘則三章俱作比看朱子改以為隱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則三章俱作賦看於義似較直捷矣然古說亦可通節存其意俾後之窮經者有以博考焉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集傳 興也。池，城池也。鄭氏康成曰孔安國云停水曰池〇孔氏穎達曰以池繫門言之則

此池近在門外，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漚，漬也。以水漬之。孔氏穎達曰：考工記𢃃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謂以涚水漸漬之。晤，猶解也。黃氏佐曰：蓋我與歌之，彼自解之之意。○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纂說 孔氏穎達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左傳引逸詩云：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蘇氏曰：周姬姓，陳國之女以封，故詩人稱言淑姬。○唐氏汝諤曰：以池可治麻，人可以快心，爲興。○沈氏曰：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水至清潔而不耗竭，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人人可往，無嫌疑也。漚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與言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作衣服，興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穎達曰：以君淫荒，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張氏次仲曰：淑女非妖麗之稱，晤歌亦無戲狼褻慢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入善。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集傳 興也。紵，麻屬。○陸氏璣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范氏祖禹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集傳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反，宜爲索也。○范氏祖禹曰：菅以爲屨。○濮氏一之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苫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集說 許氏天贈曰：晤歌，與之合曲而歌也；晤語，與之相答述也；晤言，與之相言論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存疑 何氏楷曰：以詩中淑姬一字，故生其說，正如雞鳴之詩由賢女而生說也，殊不知彼美淑姬云者，乃男悅女之辭，彼自以爲美，自以爲淑耳，非真有賢淑之德也。

附錄 鄭氏伯熊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美，其聽言故足以浸潰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辨說 東門之池，古序以爲刺時，衍其說者以爲疾時之淫，然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或爲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淫詩例之。然玩其詞氣，却無褻狎戲浪之意，漢儒之說，殆以是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集傳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詩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顏氏起元曰此女負約而男作詩也興意其枝楊則其葉盛反興約昏為期而夕不至也明星煌煌言所期不見但仰見明星之煌煌而已

【附錄】毛氏萇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氏康成曰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興時晚也失仲春之月嫁取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孔氏穎達曰禮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舉以刺時也○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 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集傳】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總論】黃氏一正曰言東門之楊葉盛可蔽而又昏以為期良可相會今乃失約而至於明顯之時則不遂所欲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道民可不謹哉

【附錄】嚴氏粲曰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昏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謝氏枋得曰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衰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禮義者也

【案】集傳此篇改序說為男女期會而負約不至之詩然考朱子初解曰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為期而明星煌煌矣蓋從序說也今姑存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反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集傳】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是斯為析義也○嚴氏粲曰斯莊子云斯而析之 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邢氏昺曰毛傳云昔久也郭云誰發語辭○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集說】輔氏廣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則非一日之積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唐氏汝諤曰惡木生於幽僻終所析惡行發於隱微終為人所知此興意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興者喻陳佗由不睹賢師良傅之訓道至陷於篡弒之罪○蘇氏轍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知而不之去者誰為此乎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集傳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濮氏一之曰：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以鴞，本草云其實一耳。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附錄 ○□氏□□曰：言梅本嘉木，鴞本惡鳥，今墓門有梅，其地則鴞亦萃止矣。夫也失其秉性而不良，則豈不有歌以訊之者乎○姚氏舜牧曰：凡人之不良者，初不畏人之知，亦不顧人之訊，至於顛倒，然後致思，則已無及矣。此有識者必辨之於早，不待狼狽而後爲無及之思也○唐氏汝諤曰：辨馳有程，則惡聲者皆聚其中；幽獨有思，則惡惡者得發其隱，故又以爲興。

集說 程子曰：前章以棘言佗之不容，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

總論 薛氏志學曰：上章言猶惡不悛，而追咎其始，深絕之也；下章言悔過無及，而永思其終，微救之也。總是愛人無已之意。

墓門二章章六句

集說 唐氏汝諤曰：此為刺惡之詩。

附錄 嚴氏粲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責陳之賢者備見始末，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也。○范氏處義曰：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佗當桓公疾病，殺太子而以己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序詩者不以爲君，直言陳佗，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段同也。

案 朱子初解以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又解末章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及哉。亦追咎之辭也。與諸儒舊說相同。及著集傳，以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序遂以此詩與之，不知其信然否也。蓋亦未成之詞。但序曰刺佗，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州吁、鄭有叔段略同。采風者皆不得無譏，況陳事既無他者可考，而此詩集有古序可據，則諸儒之從序說，似不必致疑於千載之下矣。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集傳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周禮稻人以防止水。邛，丘。孔氏穎達曰：土之高者曰丘。故邛為丘○何氏楷曰：防、邛二說皆陳地名。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愚案：防是也，朱子之解得之。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

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孔氏穎達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曰苕草彼陵苕之華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邱與彼異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居望反也濮氏一之曰侜為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之意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集說】朱氏公遷曰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侜之者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也○黃氏一正曰鵲善擇地安則為巢苕宜荒地不殺則旨今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則各得其所矣而予之所美者顧為侜張而不得其所乎○鄭氏泉曰言為不根之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興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歐陽氏修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難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子曰侜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惑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者也

○中唐有甓蒲歷反　邛有旨鷊五歷反　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集傳】興也廟中路謂之唐毛氏萇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穎達曰以唐是門

內之塗故知中是中庭孫炎云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甋音零甋音滴也李氏樗曰瓴甋音鹿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小草雜色如綬董氏逌曰鷊舊作鷁○劉氏瑾曰案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惕惕猶忉忉也

【集說】黃氏一正曰言中唐有甓人卑踐之故能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我忠故能成其文今予之所美者而人顧侜張之使我心惕惕乎

【附錄】歐陽氏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眾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讒義與且錫同

【總論】朱氏公遷曰憂虐之意反覆道之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遊蕩歌舞陳之俗也其流為淫邪者宜矣故陳風之末大抵皆淫亂之詩此詩與鄭風揚之水相似

【附錄】孔氏穎達曰經二章皆上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已憂讒之事○嚴氏粲曰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也

【序】防有鵲巢序曰憂讒賊也鄭氏康成曰所美謂宣公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妒之誣善以害人皆作詩者憂患之意朱子曰予美指所與私者而定此詩為男女有私憂或間之之詞然不指

其所謂子美者爲男乎。爲女乎。夫風詩之託興甚泛。脩兮之彼美。爲盛玉葛生之子美。爲君子。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作君親朋友觀。卽不泥爲宣公。而程子之說。爲可思矣。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巳小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集傳】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陸氏德明曰。佼又作姣。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好謂之姣。○李氏樗曰。孟子曰。子都之姣。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顧氏起元曰。言思之幽遠不可窮。糾結不可解也。悄憂也。鄭氏康成曰。思而不見則憂。○王氏安石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纂疏】蘇氏轍曰。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朱氏公遷曰。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月出於夜。正私心所發之時。○沈氏守正曰。勞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謂佼人思已者。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集傳】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王氏安石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集傳】興也。燎明也。董氏逌曰。燎則其光與月如。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王氏安石曰。慘言不舒而幽慘。

【輯錄】輔氏廣曰。窈糾懮受夭紹。雖辭之意。然有淺深。至於糾緊則甚矣。○朱氏公遷曰。凡人心平則舒。有憂則糾緊。

【纂疏】呂氏祖謙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朱氏善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深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德。則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纂疏】沈氏守正曰。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爲男女相悅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集傳】賦也。株林夏氏邑也。王氏應麟曰。郡國志陳縣注記。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夏南徵舒字也。孔氏穎達曰。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靈公嚴氏粲曰。靈公陳國共公朔子。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

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集說】范氏處義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預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張氏彩曰靈當時靈公諱言夏氏而託株林以爲諱故詩云然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集傳】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集說】輔氏廣曰首章猶爲之隱也至末章則不容隱矣但惜其駒馬之被污而已詩人雖爲公隱而公則自不以爲恥也驅馳乘馬而朝食于株則其無恥甚矣○嚴氏粲曰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原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沈氏守正曰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

【總論】姚氏舜牧曰胡爲株林二句是問其行非適株林二句是質其實駕我乘馬二句是道其往之無他乘我乘駒二句是道其見之欲亟○許氏天贈曰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由斥其所從之人末章言從夏姬之頻也然不指其人而但言其所至之地此詩之厚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附錄】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爲楚莊王所誅宣公十年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集說】朱氏公遷曰蒞徵舒必亡弒逆者必誅集傳著其人要而所以示懲戒者亦明矣○朱氏善曰衛之亂至於鶉有奔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集傳】興也陂澤障也孔氏穎達曰謂澤畔障水之岸蒲水草可爲席者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蒲老似莞音官而褊有脊滑柔而溫○嚴氏粲曰莞精蒲麤荷芙蕖也爾雅

荷芙蕖其莖茄音加其葉蕸音遐其本蔤音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氏巡曰分別蓮莖花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男與女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常如之何乎既不能見故寤寐之中更無所為念此美女涕泗滂沱淫風如此○蘇氏轍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朱氏公遷曰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為興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反

集傳 興也蕑蘭也孔氏穎達曰以溱洧秉蕑為執蘭則知此蕑亦為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李氏樗曰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悁悁猶悒悒也

附錄 嚴氏粲曰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集傳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荷指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指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蕑者蕑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聲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范氏處義曰詩人以蒲配荷配蕑配菡萏所謂男女相說也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其人髮之美又思其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悁悁憂感或輾轉寤寐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曰其情而不及於亂亦欲其止乎禮義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澤陂株林之應也○輔氏廣曰男女相說至於憂思感傷如月出澤陂其末流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業女有女之事今也寤寐無為盡廢其事業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張氏彩曰有關雎之風則變為桃李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集傳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

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反)故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集說】蘇氏轍曰。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原詩之所爲作者。本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爾。

檜一之十三

【附錄】檜國名。陸氏德明曰。檜本又作鄶。○王氏應麟曰。左傳國語作鄶。地理志作會。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也。黎實祝融。以下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孔氏穎達曰。禹貢豫州云。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滎波一名也。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鄭氏康成曰。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穎達曰。黎弟吳回復爲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范氏處義曰。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皇輿表。鄭州今開封府鄭州。隸河南。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集說】鄭氏康成曰。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孔氏穎達曰。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于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自檜以下無譏焉。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呂氏祖謙曰。檜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

其爲夷厲之世也。○嚴氏粲曰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案】朱子集傳其於鄭也曰桓公友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說與鄭康成合及敘檜世系則曰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又與鄭譜異考國語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史伯之對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韋昭注曰賈侍中云寄地猶寄止也事在幽王八年至十一年而桓公死幽王之難是桓公時特有滅檜之謀耳周室既東武公繼桓公爲平王司徒遂得虢檜之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於武公時矣桓公滅檜之說雖本於小序當以國語爲信至於蘇子由論國風次第曰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衛之詩作於既滅其詩所爲作者衛晉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其譜檜曰世次微蔑故其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朱子於魏風首引蘇氏曰魏詩疑皆爲晉而作猶邶鄘之於衛也則固然矣及檜風首引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考蘇氏並無此說想屬朱子誤注或其門人錯簡耶經義不便前後相貿故特爲正之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遥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集傳】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嚴氏粲曰狐裘有白有青有黃此詩不指何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

氏以爲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其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集說】毛氏萇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心勞○孔氏穎達曰逍遙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惟好逍遙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范氏祖禹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張氏栻曰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集傳】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李氏公凱曰在公堂聽朝也我心憂之至於感傷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集傳】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禮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

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嚴氏粲曰：凡人憂勞戚悴，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危而樂其亡，我心傷悼之也。

【附錄】蘇氏轍曰：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為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為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去檜，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逆其君也。○輔氏廣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能於大矣。檜君方其行而不覺，而時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所以如此，豈絕皆不哀哉。○嚴氏粲曰：詩言衣裘之所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為之意，并以繫其衣服為大[illegible]

去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好修絜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諫之而不從，故去之，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黃氏櫄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傷，即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意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集傳】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毛氏萇曰：素冠，練冠也。○孔氏穎達曰：鄭以練冠者練布為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為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故易傳以素冠為既祥之冠，王肅亦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孫毓以為說為長。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蘇氏轍曰：君子之居喪，豈必若無所容哉，此所謂棘人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反）則除之。○劉氏瑾曰：喪禮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臞瘠也。勞心者，憂不得見。○李氏樗曰：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慱慱而憂也。○輔氏廣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集傳】賦也。素冠則素衣矣。孔氏穎達曰：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為裳，故因冠而言衣，衣是大名，故取[illegible]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縞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李氏樗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傷悲也如有其入則我且與之同歸也○李氏本曰傷悲者有感於心而興忍也蓋此作詩之人必亦能終三年之喪者但以獨行無助爲衆所悯故發思如此以其可與共學故欲與同歸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集傳】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孔氏穎達曰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勿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黃氏一正曰如一謂其志同也）

【附錄】黃氏佐曰如一是覩彼率繩求不爽其尺寸由彼法則期不差於毫釐彼能奮不與俗則我亦不嫌於矯俗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冀望之深而言轉切非見素冠則如彼見素衣則如此也

【附錄】輔氏廣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處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爲之哉○姚氏舜牧曰有三年之喪則有既祥之素冠素衣素韠當時無有爲此者故賢者思一見之若是其慕之深○天理民彝在人心皆有一種惻然相觸處故見棘人之欒欒我心自慱慱其憂勞也見素衣而傷悲見素韠而蘊結亦此意

素冠三章章三句

【附錄】案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音爰）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輔氏廣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與禮記不同先生并取家語之說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爲情性之正矣○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所謂與三年以爲極也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爲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

當政而及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范氏祖禹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當子之世可知也。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集傳】賦也。萇楚。銚弋(音遙)。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璣曰。萇楚。長而弱。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呂氏祖謙曰。夭如草惟夭之夭。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集說】沈氏守正曰。有生之樂。人孰無之。反羨草木之無知。則不聊生甚矣。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痛極之詞也。○唐氏汝諤曰。人生有知。有知適自苦耳。然有知旣不樂。而無知又不能。此徒傾羨萇楚而興嗟也。○朱氏道行曰。萇楚宜下濕。故曰隰有。其枝猗儺。始出柔嫩。又少好而光澤。子之得全於天者。惟無知也。子方苦已之有。而安能不樂子之無哉。楷民苦政煩賦重而作。與王風兔爰尚寐無吪同意。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古胡/古牙二反)

【集傳】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集說】許氏天贈曰。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則無賦役之累。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集傳】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附錄】輔氏廣曰。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是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季氏本曰。此詩小序以爲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說者遂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木有牽曳之時。作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役爲所牽。其意亦巧矣。但此詩三章以枝華實爲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集說】鄒氏忠胤曰。詩發乎情。如其情以爲情者。常也。亦有反其情以爲情者。檜風之萇楚是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爲有生最靈。誰則甘冥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卽有情慾。謂以未有室家爲苦。不聞以無之爲快也。今檜之民。至於不樂有知。不樂有家。不樂有室。致羨乎萇楚之猗儺。豈復近於人情乎。此所爲反其情以爲情也。蓋世治則室家相保。由上所養。世亂則室家相棄。由上所殘。是詩不知作於何時。殆亡國之音乎。

匪風發(方月反叶方)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旦悅反)兮。

集傳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姚氏舜牧曰：風發車偈，皆出於陡然不測者。）周道，適周之路也。（嚴氏粲曰：周道與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同。）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集說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歐陽氏修曰：我顧瞻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蓋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董氏逌曰：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

附錄 毛氏萇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鄭氏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也。○呂氏祖謙曰：前漢王吉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傷之也。

○匪風飄（符遙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集傳 賦也。回風曰飄。（孔氏穎達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嘌，漂搖不安之貌。（毛氏萇曰：嘌嘌，無節度也。○孔氏穎達曰：上章言疾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疾故無節。）弔，亦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叶徐鹽反）。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集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陸氏德明曰：說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穎達曰：釋器云：䰝謂之鬵。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然則鬵是甑。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西歸，歸於周也。（西歸：鄭氏康成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穎達曰：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在於檜西，故言西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集說 程子曰：烹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誰能亨魚以從人，人所喜而助之；誰能歸從周之道，以將懷而興之。懷，相繫結也。好音，和聲，喜樂相從也。○呂氏祖謙曰：亨魚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相呼爲興也。○姚氏舜牧曰：今日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此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時彼思於西周者如此。

附錄 毛氏萇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子曰：溉之釜鬵，欲治民不煩也，溉其釜鬵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民亦務寬。

總論 輔氏廣曰：王政不綱，諸侯擅恣，僕御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能睠睠周道，爲之憂傷，聞有歸周之人則爲之歎慕思，若不能自已，如此類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夫當時之變矣。○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悠然其興復見人心之德在人而人不能忘如此。○朱氏善曰：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

其臣則周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覲聘問與其臣民之貢來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益雄日而不有也而今也征伐會盟之數悉小國僕僕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爲之怛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人思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懷之以好音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總論】孔氏穎達曰作匪風詩者言思周道也以其國既小政教又亂禍亦及之人憂其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呂氏祖謙曰周道則自周道之詩備作於曹檜何也王政自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强弱之頹其傾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被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

【附錄】朱子之辭詩序說二詩但爲適周之路此解其字義也至詩之本旨則思文武之道不弟爲道路而言兩義可合觀耳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集說】錢氏天錫曰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庶於奔命不克修其社稷民間尤哀思頻促故其思治爲獨深人就檜風僅四篇而其義若迭遞之君寄冠裳純素之子哀楚歎不聊生之民時事如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繁變風之終檜實序詩者蓋有深意

曹一之十四

【集傳】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定陶在曹之西南則曹在陶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雷夏菏音歌澤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又云導菏澤漢書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或在二澤之間今之曹州即其地也呈與表曹州即今曹縣屬兗州府曹州轄山東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

【集說】鄭氏康成曰昔堯嘗游成陽死而葬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孔氏穎達曰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曹在濟南濟東舉曹而言是濟西是曹地在濟北也○曹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作詩之時鄰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略餘國也○范氏處義曰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有詩皆言任小人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集傳】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詰蜣音羌身狹而長有角朱氏公遷曰諸本脫有字黃黑色朝生暮死陸氏璣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

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集說】輔氏廣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爲比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嚴氏粲曰奢則國必弊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楚楚取一端耳○朱氏公遷曰於我歸處則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集傳】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集說】郝氏敬曰蜉蝣雖有翼而不能久如人修飾采采之衣服而不知禍之將至我心憂慮何所歸息乎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爇反

【集傳】比也掘閱未詳孔氏穎達曰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呂氏祖謙曰說文掘作堀說舍息也

【總論】輔氏廣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而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謝氏枋得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處深其思遠若禍至之無日不自知其禍之痛則也○金氏履祥曰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久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修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爲歸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有一毫自治之心則君子之所欲進之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集說】陸氏德明曰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公作也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未詳其正也○范氏處義曰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刺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政治序詩者以其逍遙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強於政治蜉蝣之譏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強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彼候人兮何可反何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集傳】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音殊也孔氏穎達曰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此說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戈殳俱是短兵祋字從殳故知祋爲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孔氏穎達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嚴氏粲曰芾當作韍古

字通也。韍韠之韍從韋，韍黻之黻從黹，本稅亦通。○上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芾韠俱是蔽膝之象。一命緼（音溫）芾黝（音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

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孔氏穎達曰：韍之言蔽也。緼，赤黄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許氏謙曰：曹賢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嚴氏粲曰：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

集說 輔氏廣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黄氏佐曰：興意取候人宜於所役，小人不宜於所服，相反爲興。○顧氏起元曰：三百赤芾，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二章遂承此而興不稱其服、不遂其媾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其公疏遠君子，賢者之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又親近小人，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范氏處義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適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之爲國，觀此可知矣。

辨 侯人首章，毛傳主賦，蓋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而不賢者服赤芾乃三百人，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朱傳主興，蓋言候人而何戈與祋，固宜。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也。至末章季女斯飢，始見遠君子之意。在毛傳、朱傳，其解詩之大義相同，而首章有賦與興之各別。然賦則直陳，興則婉喻耳，與作詩者之旨皆無害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集傳 興也。鵜，洿（音烏，又火故反）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穎達曰：郭璞曰：鵜，鶘鴺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陸璣疏云：鵜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梁，水中魚梁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歐陽氏修曰：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集傳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爲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集說 張子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朱氏道行曰：媾訓寵，知遇非常，捫心負愧，故曰不遂。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集傳】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言南山朝隮，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詩人之作，自狀土風，南山，曹南山也。○蘇氏轍曰：小人朋黨相攜，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止，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張氏彩曰：薈蔚，本草木盛多貌。詩人借以狀雲興之貌也。○賢人潛修，如處女然，故古人每取爲喻。婉孌，言其丰儀之可慕也。

【纂註】范氏處義曰：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也。○輔氏廣曰：一章言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矣。彼小人而三百赤芾，何哉？問之也。二章三章則以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味，以興彼小人者不稱其服，寵惜之也。末章方言小人之盛，而賢者不得其所。此蓋當時君子之詞也。所謂賢者，其指僖負羈歟。使曹文公以是爲曹之羣而代之，則其賢而久廢亦可知矣。○姚氏舜牧曰：候人特一職之微，然皆各供其事，任其勞。彼赤芾者，優游於朝著之間，不稱不遂，但比周爲黨，薈蔚如南山之朝隮，何怪婉孌自守者之不得其食哉。蓋深根而痛刺之詞。

候人四章，章四句。

【集說】許氏謙曰：曹叔振鐸至共公十五世而有候人詩，其言與左氏傳合。餘三詩莫知其世。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集傳】興也。鳲鳩，秸(音戛)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郭氏璞曰：江東呼穫穀。○陸氏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嚴氏粲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張氏栻曰：結云者，質而不他也。○金氏履祥曰：如結，言心不放。)○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輔氏廣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爲說，不惟解得此詩之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內外無二理，見其外可以觀其內也。)

【纂說】劉氏向曰：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蘇氏轍曰：鳲鳩之哺

其子。乎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爲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爲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朱氏公遷曰。鳲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飼之者。均平如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容儀。未嘗達於此而不謹。於彼亦均平如一也。所以然者。以其心身一耳。其心專一。則儆惕常存。而施諸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而又以不愧屋漏爲德之實。蓋與此詩同一意也。○姚氏舜牧曰。鳲鳩心一而無二。其飼子也均。君子之心。固結而不解。故其爲儀也一。心如結兮。是一章大綱領。下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皆本於此。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 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集傳】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穎達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朱氏公遷曰。絲帶則常。騏弁。如緇衣羔裘之類。欲其色之相稱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蘇氏轍曰。騏。或作璂。璂。弁之結飾。以玉爲之。○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集說】蘇氏轍曰。帶伊絲矣。而弁不璂。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爲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復。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璂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朱氏公遷曰。鳩性專一。故不失其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王氏志長曰。以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止謂其儀一也。心之如結。不可見。觀之其儀而已矣。服飾容止。似爲小節。然德器學問。於此可見。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叶惕得反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集傳】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李氏樗曰。此言儀之一。可以爲四國之矜式。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輔氏廣曰。觀大學傳所言。則此詩所指之君子。乃大學以主人也。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黃氏佐曰。儀字不須以爲父子兄弟言。引傳而言者。朱子特取足法而后民法之之意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威儀本有常度。其心又復專一。則能使之各中其度。而無少差。心者其固屬。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下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錢氏天錫曰。正是四國。不重感化。只重我足以正四國也。可在朝。修廢之習。革在野。苟哀之風。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 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集傳】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姚氏舜牧曰正國人即承上正四國說。非二層意。）
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集說】蘇氏轍曰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以其無所不從然以為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榛是以不一以從之而無不及若此得一之道也○朱氏公遷曰國人亦非一人正是國人亦異均以於人之意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從人常情所法也
【案】劉氏瑾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託興之取義者亦以寓其專一之誠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處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

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氏櫟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汪氏應蛟曰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密則無隙可息無隙可乘如結之謂也故徵諸身而容止有常冠服有章其民望而敬之則而象之蓋精神流決者深矣於正四國何有

鳲鳩四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公遷曰曹小國也有賢如此則曹豈止於曹哉但詩詞流漫無默惜格條之意則又

非棄而在野者是故不知其何所指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經云正是四國正是國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一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均一之人舉善以敎時惡。
【案】鳲鳩篇序以為刺詩朱子以為美詩何相逕庭耶蓋序主論世以曹之在位無足以當之故以為刺也朱子以詩中未含刺意且曹之世夾無考故以為美也今合從朱傳為長。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集傳】比而興也。冽寒也。（孔氏穎達曰七月云二之日栗冽字從冰是遇寒之意故為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孔氏穎達曰釋水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陸氏璣曰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守田也○孔氏穎達曰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愾歎息之聲也。（王氏志長曰寤歎者厭亂思治之切。一寤即歎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集說】程子曰泉之潤物猶以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

之茂者乃反害之是民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蘇氏轍曰民之善於居政猶根之得下泉也○李氏樗曰先王盛時民勤農業則引泉以灌禾黍今田野荒蕪無復有良苗者而冽泉在下惟浸於稂而已下泉寒無生意而草皆病焉以比民之無所於政而困以起興也所以愾歎而念周京者良欲其得志於恤民焉○黃氏佐曰比意取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遲而下國困弊興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以我之於周京有相悲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 叶疏鳩反 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集傳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附錄 鄭氏敬曰冽然下流之泉五穀不登浸彼叢生之蒿耳故我愾然寤歎念昔京周之盛焉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 音尸 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叶霜夷反

集傳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許氏謙曰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京師猶京周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纂疏 孔氏穎達曰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

○芃芃 薄紅反 黍苗陰雨膏 古報反 之四國有王郇 音荀 伯勞 力報反 之

集傳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穎達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李氏樗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王氏應麟曰春秋時地曰郇解縣西北有郇城左傳盟于郇說文國在晉地○李氏本曰郇雖文王之子所封而郇伯則其後也故鄭氏謂其爲文王子而集傳則改爲文王之後亦不知其爲何時人矣○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纂疏 孔氏穎達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國所以得治者由有郇國之侯爲伯以恩德勞來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國之不治故思之○上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國賊賢害民則伐之當時諸侯必不敢暴虐也○范氏處義曰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霑足無此疆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

附錄 輔氏廣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傷害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夫王室陵遲則小國困弊天下之勢常相關也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天之生物猶懸絕也四國有

王。郇伯勞之。天子憂諸侯終無已也。今乃不然。是故君子之所憂思也。○許氏謙曰。泉所以潤物也。然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以浸彼稂蕭蓍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下流而所被之政非澤也。猶歎則見其憂思之極。卒章則思先王之政也。○錢氏天錫曰。[illegible]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修方伯之職。而小國信安。況有布土命而亦于思[illegible]於[illegible]。今未竟思古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集說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朱子語類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

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嚴氏粲曰。鄭[illegible]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願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報舊。[illegible]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貸免。文寧能諸乎。下泉愧木瓜矣。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集說 陳氏傅良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之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陳氏埴曰。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繫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治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
交易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九

豳一之十五

【集傳】豳國名。許氏謙曰豳即邠州。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山原隰屬雍州也。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韋氏昭曰棄稷謂夏太康廢稷官不務農。棄子不窋窋竹律反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涖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孔氏穎達曰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以右王室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劉氏瑾曰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其他之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豳也。○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兆府武功縣。皇輿表邠州三水縣今邠州三水縣屬西安府京兆府武功縣今西安府武功縣隸陝西

【附錄】班氏固曰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孔氏穎達曰此乃論豳公爲諸侯之政，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其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之朝廷不得列其名[illegible]閒進退既無所繫，以其上陳豳公之政，爲豳之變風，以次之風後雅前者，以周公德高於諸侯，與王同於上，致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大之小雅之用，言其近堪爲[illegible]公事也，此[illegible]曰豳風，居於風雅之閒，則也是一例[illegible]而稱之，所爲始也。變風雅[illegible]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二周之所以盛由周公也。○張子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爲無窮也。○蘇氏轍曰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不得爲雅也。○楊氏時曰豳風周公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揚公非有國也。而七月陳先公風化，故拜幹之豳。○金氏履祥曰爲公封爲名，公所獻以備燕饗之樂，使成王知立國勤勞之故。七月爲周公所陳，以爲瞽工之誦，使成王知稼穡之艱，故爲公劉列於雅，而豳七月自爲風。○朱氏公遷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十五國者，先後之序，不與正風相屬，與非其類也。又不列於周公后也。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稱豳而爲後世矣。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

吹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褐叶許例反**何以卒歲**或曰發烈褐皆如字而歲讀如雪**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獎里反**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集傳】**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日爲陽○曹氏指中曰公劉亦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劉氏瑾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鄭氏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寒之候也火所在○許氏謙曰晉天文志東方心星大火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劉氏瑾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尾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矣此詩乃追述豳俗乃當夏商之時而言七月流火蓋據周公時所見而言耳○朱氏公遷曰天傾西北故自東而西則曰下而西流**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范氏[illegible]曰七月以八九始爲而寒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朱氏公遷曰授者家長以與家人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毛氏萇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許氏謙曰詩中以日言者雖爲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朱氏倬曰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故七月詩中言至十月而止而一陽生於子即以一之日言之**蓋周之先公，**朱子曰公劉以下太王以前**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蘇氏轍曰此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孔氏穎達曰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也○王氏安石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褐毛布也。歲亦夏正之歲也。**范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又[illegible]何以卒歲之日爲歲之終也**于往也。耜田器也。**易繫辭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嚴氏粲曰耜耒下刺也廣五寸耒耜[illegible]木也○濮氏[illegible]之[illegible]耒耜[illegible]故周頌有略其耜[illegible]以起土[illegible]祭義天子諸侯躬秉耒以[illegible]所**于耜，言往修田器也。**毛氏萇曰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嚴氏粲曰西北溫晚寒當早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遲耳**舉趾，舉足而耕也。**毛氏萇曰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孔氏穎達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之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眞氏德秀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瞽矇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同一意也○許氏

謙曰周禮注疏豳頌謂閒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程子曰歲過中而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歐陽氏修曰田大人見其勤於農業而喜。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李氏樗曰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戶將桑八月載績所以爲授衣之具也惟四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爲田事之成也。○劉氏瑾曰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五章既終其意，而後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食之始，六章至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修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其時我耕者之婦子來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於農事則歡喜也。○張子曰周人慮事而豫七月之詩常於將始節候故頻舉七月爲言○范氏祖禹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善曰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虧故於是而預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此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秋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慮備可知若夫寒而後索衣飢而後求食則其爲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叶上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集傳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孔氏穎達曰即鶬鶊黃鳥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毛氏萇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是也柔桑，穉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孔氏穎達曰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是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啖音淡祁祁，衆多也。嚴氏粲曰祁祁不獨田野之婦爲然而貴家大族亦無不然所以衆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

桑。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王氏安石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顧氏起元曰，治蠶之時，正婚姻之候，故其所感如此。蓋是將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張子曰，此志女於耕桑者重婚嫁，本人情。○曹氏粹中曰，預有離親之感而傷悲，亦忠厚也。○劉氏瑾曰，同歸者，同娶之公子而歸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章凡言公子者，放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之為衣，絲帛為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蠶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先言執筐養蠶，明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蠶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蘩，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范氏祖禹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輔氏廣曰，舊說以女心傷悲為感春陽之氣而然，則失之褻。以殆及公子同歸為欲與公之女同歸，則又失之僻。且於下為公子裳有礙，故先生不取，而以為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不唯見當時風俗之厚，而又於下文皆可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痾疾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為一體，通古今為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他彫反）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集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毛氏萇曰，亂為萑，葭為葦。鄭氏玄曰，豫畜萑葦，可以為曲也。蠶月，治蠶之月。王氏安石曰，蠶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程子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劉氏瑾曰，蠶月雖不可指定某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有建辰之月，蠶盛之時。先儒或疑此詩獨闕三月，蓋以其於蠶月之間矣。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朱子曰，條而取之，則蠶長而桑盛，與未采桑之時異矣。斧，隋（墮妥二音）銎（音穹）。斨，方銎。陸氏德明曰，隋孔形狹而長。銎，說文云斧孔也。○孔氏穎達曰，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孔氏穎達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爾雅釋木，女桑，桋桑。郭璞注，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為女桑樹。○黃氏震曰，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蘇氏轍曰，猗，猶長也。葉盡則條猗猗而長也。○曹氏粹中曰，伐因條而取之，無遠且有法也。鵙，伯勞也。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范氏處義曰，鵙作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朱子曰，鵙以七

小暑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鴂鵙☐☐相近服虔陸佃以爲題鴂即鵙也 績緝也 毛氏萇曰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 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孔氏穎達曰以陽爲明謂朱色光明也○王氏安石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是時五色皆可以染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 呂氏大臨曰七月流火三章皆言☐之也 又當預擬來歲治蠶之用故於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 孔氏穎達曰月令季春具曲植籧筐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 至來歲治蠶之月則采桑以供蠶食而大小畢取見蠶盛而人力至也 蠶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 嚴氏粲曰不敢言爲己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 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慘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 朱氏公遷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被者可見 以上二章專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劉氏瑾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既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於春月之蠶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蠶桑之功既畢而來歲蠶桑之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思來歲之所☐☐其慮之遠而備之悉者如此

☐☐ 孔氏穎達曰蠶績絲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染色作裘是爲衣之終故後言之計蠶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者主於其貴者故特說之○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貍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亦如此○朱氏善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藏蓄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采柔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若麻以爲布則周徧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皆成然後染之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

○四月秀葽 於遙反 五月鳴蜩 徒彫反 八月其穫 戶郭反 十月隕 于敏反 蘀 音託 一之日于貉 戶各反 取彼狐貍 力之反 爲公子裘 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 子管反 武功言私其豵 子公反 獻豜 古牽反 于公

☐☐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 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爲苦葽也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爲遠志 蜩蟬也 孔氏穎達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耳 穫禾之早者可穫

也。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貉，謂往取狐貍也。蘇氏轍曰、十一月爲獸既成、其皮可取、於是擇其狐貍、以與公子爲裘。同，竭作以狩也。程子曰、其同、謂會聚其事也。○朱氏公遷曰、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注云、唯田獵與逐捕寇盜、則正卒羨卒盡行。纘，習而繼之也。孔氏穎達曰、纘繼續武事、來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豵，一歲豕。豣，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月，則大寒之候將至。王氏安石曰、陽生則言日、陰生則言月。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段氏昌武曰、秀葽言月、即陽月之盡見、陰陽無截然斷之理也。雖蠶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眞氏德秀曰、上言織績於秋、求蠶於春、男蠶績之勞以爲衣者、無所不至、猶恐其不足也。于貉爲裘、又有以相之。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於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集說】鄭氏康成曰、秀葽也、鳴蜩也、穫禾也、隕蘀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葽始、于貉者時寒宜助女功。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孔氏穎達曰、孟冬天子始裘、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大司馬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因習兵而田獵也。彼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說冬獵者、以取皮爲裘、冬月大閱則備故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自四月純陽說起、以至十二月大寒之候、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裘、而助布帛之用。因并及竭力以冬狩、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見其民奉上無已之情。其同纘武、雖先公風化之使然、抑以見武事之不可廢、人情自有所不能已者、故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錢氏天錫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於冬而萌於夏、豳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古者狩獵之禮、以備武事、故曰講武功。然豳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爲武功也。狩獵不專爲君、但於勤生中有先公後私之義。豳獵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叶後五反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八字一句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同上嗟我婦子，叶奬五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王氏晨曰、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之。○陸氏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嚴氏粲曰、蟋蟀促織、餘見唐蟋蟀。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孔氏穎達

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 穹窒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孔氏穎達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通風故泥之也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蘇氏轍曰改歲十一月周正也○曹氏粹中曰或曰夏曰歲歲星行一周也周曰年取禾一熟也此時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則言改歲者蓋其俗素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後周人遂以十一月為正蓋本此○劉氏瑾曰歲字之義有以天時一周而言者有以正朔所紀而言者天時一周必始於孟春而終於季冬首章所謂二之日何以卒歲是也正朔所紀則子丑寅之迭建與此十月而謂改歲者是也夫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

通於民俗其來既遠故豳公劉因偏方亦有十月改歲之俗及至周有天下又因以為一代之正朔正如公劉徹田為糧之法其後亦為成周之徹法也○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李氏樗曰始而在野既而在宇在戶皆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既入於牀下則逼人而寒至矣於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於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程子曰嗟我婦子歎其勤勞歲事既終又復穹窒改歲之事歲暮入居室也○曹氏粹中曰既皆溫煖矣然後以其婦子入處於 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illegible] 鄭氏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孔氏穎達曰月令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墐之矣云曰為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為終歲與氣未周是為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從養蠶而至此時三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王氏安石曰陰陽往來不窮而與之出入作息天地萬物所命之理月特人事也○楊氏時曰堯命羲和以昏中之星日以時鳥獸氄毛希革之類為之應七月所陳以倉庚鳴鵙為蠶績之候以秀葽隕蘀其穫為取皮之候以斯螽莎雞為處室之候皆此意也○朱氏善曰歲時物之應紀之人事之當為豳民於衣食之本必先老

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 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 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 十月穫稻叶徒苟反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 七月食瓜叶音孤 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七余反 采荼音徒 薪樗勅書反 食音嗣我農夫

集傳 賦也鬱棣屬薁蘡薁也孔氏穎達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蘡薁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 葵菜名○呂氏祖謙曰爾雅云藿菽承露大葉小葉皆黃色可茹 菽豆也剝擊也陸氏佃曰

收。賁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illegible]稍稍以釀酒也。介，助
赤卯汲收法撼而落之爲上[illegible]
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毛氏曰：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孔氏穎達曰：凍時
釀之，故稱凍醪。人年老者必有豪眉秀出者，故知眉謂
豪眉也。○蘇氏轍曰：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呂
氏祖謙曰：月令仲冬麴糵必時，注云：
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壺，瓠也。劉氏瑾曰：枯者可爲
壺，嫩者可供茹。食瓜斷壺，亦去圃爲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
也。○孔氏穎達曰：苴，麻之有實者也。下章納穀有麻，此言
叔苴者，以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
者，猶納倉以[illegible]。荼，苦菜也。樗，惡木也。孔氏穎達曰：荼以爲菜，樗以爲薪，各從所
供常食也。
宜也。○王氏安石曰：[illegible]爲菜[illegible]葵之滑
用薪以食[illegible]不[illegible]樗薪之也。○自此至

章，皆言農圃衣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
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爲常食。
少長之義，豈[illegible]之節然也。○程子曰：自六月食鬱及薁以
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
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陳氏鵬飛曰：取貔以
爲私，取新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美者養老，以惡者
自食，長幼之義明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可勝用也。○呂
氏大臨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
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齊也。○曹氏粹中曰：
周人貴親而尚齒也。○四章既言八月其穫矣，此章又
言十月穫稻，則五穀之熟，各隨其早晚耳。○朱氏善曰：
[illegible]稻穀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

瓜瓠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食。於以見食
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尊
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
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拜東[illegible]也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 十月納禾稼。[illegible] 黍稷重直容
反 穋，音六，叶六直反 禾麻菽麥。叶訖力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illegible]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
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

之於場也。毛氏[illegible]曰：[illegible]故築場於圃。○[illegible]曰：地無遺利也。禾者，穀連藁
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
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孔氏穎達
曰：[illegible]名非徒黍稷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
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曹氏謙曰：麥非納
於十月，蓋總言
農事畢耳。同，聚也。[illegible]所納之後[illegible]。宮，邑居之宅也。古
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二畝半
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毛氏曰：入爲上。程子曰：
還入邑居也。○王氏安石曰：上入執宮功，城中之
宅[illegible]田有廬，田中之廬也。出而作於田，入而休於室。

皆授之以時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
三日是也梁氏益曰周禮地官均人職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古納於場者
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
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
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王氏應麟曰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
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
休息如此輔氏廣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說而朱子引之以蓋其民事不可緩之說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范氏處義曰天運而
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百穀
也○王氏安石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先言農之終後以起農之始事
故以九月為始○朱氏善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
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少緩也
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
欣鼓舞之意於前而有以見其勸勉戒飭之
意專有始終而見所以為
厚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於容反
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已小反九月肅霜十月

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虛良反叶虛良反曰殺羔羊叶餘章反躋子奚反彼公
堂稱彼兕觥古橫反萬壽無疆叶居良反
集傳 賦也鑿冰謂取冰於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
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左傳曰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杜預注固閉也必取積陰之冰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
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
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
先薦寢廟是也鄭氏康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

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孔氏穎達曰凌人十二月斬冰鄭注以其月納之凌室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蓋豳之寒晚出之又早者以春陽氣出地始燠爾禮應開冰先薦寢廟者由寒氣既納冰依時須早開故也二月開冰者始用之至於夏初出之乃頒賜從下也○陸氏佃曰禮曰春行羔豚又曰膳羔韭○黃氏一正曰司寒之神藏冰時先以黑牡秬黍享之至開冰而又以羔韭
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
天地譬如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
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
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

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
喪浴冰無不及。杜氏預曰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老疾謂致仕在家者是以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
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illegible]霖雨爲人所患苦[illegible]短折爲夭夭死爲札 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
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illegible]霜降也
毛氏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 滌場者農事畢而○呂氏祖謙曰邱氏曰當[illegible]也
埽場地也兩樽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
也。許氏謙曰儀禮鄉飲酒設尊兩壺于房戶間[illegible]注置酒曰尊今傳云兩尊壺恐傳寫之誤○李氏如圭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illegible]於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 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
舉也觥爵也 王氏安石曰於是乎可以飲酒燕樂是謂燕饗之節○張子曰此章
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illegible]之後又相與登堂
揚功殺羊以獻於公[illegible]
[illegible]因初國小君民相親[illegible]艱難君所以得[illegible]爲君之[illegible]而知[illegible]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illegible]是以知民事也
憂 孔氏穎達曰七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
食已具卒章乃言備[illegible]藏冰祭韭饗酒稱觥皆是先公
愛民之風也、輔氏廣曰以介[illegible]壽[illegible]
驩觀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於衣
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於農桑之中以樂
其生至於歲終休暇之時則殺羊爲酒觀君之堂以致
其尊君親上之誠[illegible]以爲是足以報其[illegible]也上以
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由不知其所以然[illegible]所謂皞皞
如也○朱氏善曰[illegible]
將揚其農功也[illegible]
寢廟君民得以致其誠孝於鄉其[illegible]殺羊稱酒而
祝其壽民與有以致其忠愛於君所謂上下相親之甚
矣

總論 孔氏穎達曰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
衣服飲食首章爲其綱要餘章廣而成之絲麻布
帛衣服之常裘褐縷績爲女功之助皮裘[illegible]其助蠶[illegible]
麥飲食之常[illegible]爲男功[illegible]其助蠶[illegible]時
節易迭恐失其時故勸言之故二章三章皆言蠶績之
事耕稼者一年之事其時月之功民必趨雖不假殷勤
首章已言其難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發耕[illegible]之
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
可衣者少黍稷之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
多女功之助少也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
獵習戎[illegible]之禮說[illegible]祭[illegible]著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
廣述先公禮教具備[illegible]政教然後饗燕[illegible]說飲
酒之事得其次也○劉氏瑾曰此詩所記苟非[illegible]邑其
民鄉業其教各有正大[illegible]可見[illegible]收來易集[illegible]程
子曰此詩多陳節物[illegible]歲[illegible]人事當及時[illegible]取
所言或與月令異若[illegible]而不
必始有[illegible]○[illegible]而
思奉承之不敢且以見[illegible]不[illegible]○
輔氏廣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木之害始除[illegible]食[illegible]既泰而
民始可以得食桑[illegible]既[illegible]而民始可以得衣又得居處

[illegible]以[illegible]裳之其衣[illegible]稼之[illegible]衣服備則民皆得其所而尊君親上之心以生養生送死之禮自給食力用節而忠愛之意未嘗或貴相與而艱難之事未作此見民生憂勤之厚故周公述其事而作詩欲使成周之俗如此方是條伕今觀雅頌大田良耜諸詩乃設衆則措四十年而不用則亦既得之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錄 周禮籥章中春[仲]晝擊土鼓歘[音吹]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鄭氏康成曰以[illegible]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吹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氣歘其類也此者以言[illegible]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

[illegible] 孔氏穎達曰此詠上意於豳之俗則所陳者后稷先公公劉太王之事乎不陳后稷之教今鄭言后稷者以先公修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言之○嚴氏粲曰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言謂之下業猶[illegible]之王業也蓋時以農事[illegible]而[illegible]

成宗念先公之初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又叶入聲]無毀我室[又叶上聲]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集傳 比也為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鵂鶹[音休留]惡鳥攫[俱縛反]鳥子而食者也[illegible]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於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朱子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都無可疑之事也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

武庚旣以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問何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爲武庚旣殺我管蔡不可復亂王室畢竟是當初管蔡挾武庚爲亂成王疑之詩人之意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

【集說】程子曰鴟鴞喻[illegible]管蔡[illegible]王室也○黃氏櫄曰鴟鴞破[illegible]之巢而食其子鳥[illegible]其巢哀鳴而告之曰我蓄子之勤[illegible]之勞其所積累鳩聚經綸固當者非一日矣而[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成求[illegible]之謂周公之於[illegible]公劉鞠陶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勤勞王家之成[illegible]內外之治[illegible]也[illegible]其甚於管蔡而復欲[illegible]而毀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集傳】比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陸氏德明曰。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綢繆。纏綿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朱氏公遷曰。有備則無患。此爲治之大法也。朱子引之以見周公爲治如此

【集說】嚴氏粲曰鳥於[illegible]未陰[illegible]而徹桑土綢繆牖戶是猶其國家[illegible]而[illegible]備預者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安危治亂之相承理之常然非知幾者[illegible]微於未形而豫防於將來哉○輔氏廣曰言[illegible]之意王家先事爲備以防禍亂之意[illegible]當時流言以爲周公平日勤勞皆是自爲己謀故周公言此以曉成王也○朱氏得之曰取[illegible]於[illegible]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知其必無[illegible]之切而急患之遠而周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集傳】比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孔氏穎達曰拮据撠挶也[illegible]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孔氏[illegible]蓄。積。租。聚也。王氏安石曰與租賦之租同 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朱子曰詩詞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雜而爲之如鴟鴞拮据捋荼之類皆此類也○輔氏廣曰拮据手口共作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之事也先言手之拮据終言口之卒瘏亦言之法以比己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集說】蘇氏轍曰[illegible]以手[illegible]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illegible]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也[illegible]而將或毀之誠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消反），風雨所漂（匹遥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集傳】比也。譙譙，殺（色界反）也。翛翛，敝也。（孔氏穎達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嘵嘵，急也。（邢氏疏曰：音嘵嘵然，亦惜告懇之意。）○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集說】程子曰：予羽殘敝，然後成室，既其成，氣之勞如此，故為風雨漂搖則其危懼，此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劉氏瑾曰：上章及此，周公自述其勤勞如此者，蓋公以貴戚大臣，宗社安危，繫於其身者，非一日矣。成王既惑於流言，則夫自言其勞而不為誇，謂王室為予室而不為僭，哀以嘵嘵之者，出於忠愛之情所不能已也。

【總論】程子曰：管蔡流言及叛，是亂也。成王幼而未知周公之志，公為此詩告以王業艱難，不忍其毀壞之意，以悟王心。此周公出征救亂之心，作詩之志也。○輔氏廣曰：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為周，未可知也。此詩辭哀意切，至為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語教子弟而嘶其情，隱仁之至，義之盡也。○劉氏瑾曰：此詩歸罪於武庚，而於三叔則有惻怛之意，蓋為親者諱也。如書之大誥亦然，此皆見兄弟私情見於立言之際，然而公義則不可掩，故史臣於書既曰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又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皆以公義直書之。

也。○朱氏善曰：鴟鴞之於衆鳥，有攫其子而食之者矣，而鳥不廢其生育之勤也；有毀其巢而破之者矣，而鳥不廢其補葺之勞也。蓋子之殘，而室之毀，不過禍患之不測也；養育之勤，而補葺之勞，皆己分之當為也。豈可以禍患之或至，而遂廢其室家嗣續之常理也哉。若武庚之敗，管蔡則比之於鳥，雖取其子，猶未能毀其室也。而綢繆補葺之勤，則公果可以辭其責耶？於是拮据於是，蓄租於是乎，口交病，卒之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安也，則其作詩以遺王，亦不得而不汲汲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集傳】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孔氏安國曰：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illegible]推也，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氏公遷曰：事本金縢，說從孔氏，故以居東為東征，以鴟鴞為作於致辟管蔡之後也。至蔡氏書傳，乃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為避，而與此說不同。但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管蔡管叔既已受誅矣。今讀鴟鴞，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

家之罹成王之怪已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節直而易明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卽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鄭乃謂二叔旣流言周公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則當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開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與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已能臨二年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顏復其政而攝乎鄭則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附而成之誅周公官屬之於

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曹氏粹中曰周公之志在於幸寧王之圖事成寧考之圖功而已成王惑於流言而疑周公將敗厥功亂孰甚矣故作鴟鴞以救之謂鴟鴞喻管蔡流言之意是矣以爲周公避居於東都則不然蓋管叔與周公皆文王子武王弟也武王崩時成王方十三管叔於兄弟之次最長而周公身自居中專政乃使管蔡外監商民內懷不平反與武庚謀圖周公遂挾之以叛故觀鴞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金縢曰云云是周公至東都已誅管蔡而成王疑尚未解故周公作此詩冀以覺寤王意則鴟鴞詩固作在誅管蔡後也鄭氏以辟爲避謂周公避居東都陳鴟鴞取之因謂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肯遲怒於成王遂誅流言之黨故謂東征在成王旣迎周公之後其言與金縢之序不合且大誥曰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周公卽以王命誅之初無避居

之事也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謀覆反邪我周邦周公任其責況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傾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且成王疑雖未解而太公召公在內與周公同心左右王室且破斧之所以美周公者以其征四國之亂爲大爲美爲休則周公之東爲討罪人無疑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亦將作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蔣氏悌生曰殷亡而周興革命之後

殷民洶洶未靖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行天下之事三叔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此誠家國重事害公不卽遏絕禍萌而避嫌疑退居散地三叔挾殷民之未靖挾武庚以叛設或張皇則天下安危之寄寧忍優游坐視而託之他人乎故辟字作致辟說於一時事理爲長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鄭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朱子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

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固亦無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又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詞艱澀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遽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

謹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書諸儒皆不從之朱子傳詩初從古序及覩蔡傳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於是秦漢以下諸儒居東二年東征往返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說之而行之亦非其所本也總之朱子晚年復蔡之言乃雖其大然卒未嘗追改詩傳或尚未決今亦仍其舊注而不易云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illegible]）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叶謨）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枚（叶謨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嚴氏粲曰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慆慆言久也。陳氏鵬飛曰慆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零落也。濛雨貌。呂氏祖謙曰說文曰濛微雨也。裳衣平居之服也。程子曰治歸裝也。○范氏祖禹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許氏謙曰箸從竹遲據反今俗作筯銜之有繣許氏謙曰繣周禮釋文胡卦胡麥二反徽也結項中以止語也。鄭氏康成曰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徐氏鳳彩曰行以束伍枚以止讙所謂軍旅之事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孔氏穎達曰釋蟲云蚅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朱氏公遷曰上篇言東征二年此言東征三年二說不同蓋謂東征之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三年也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范氏祖禹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憫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蘇氏轍曰東征之[illegible]

昔西人也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李氏本曰大抵征士思家之情在久住之處猶或可忍歸心已動而未至則其情尤切故東歸矣而復言西悲也**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呂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敘其情而閔其勞**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歎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孔氏穎達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實有勞苦以不實比實者取其在桑野在車下其事相類故也○王氏安石曰古用車戰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壘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藏其中

集說 董氏逌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慆慆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濛記其時也○嚴氏粲曰此設爲軍士自道之辭行役最以雨爲苦言雨之濛濛形容得羈旅愁慘之意我自東方言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在途經行桑野因見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凡上之體其情也○姚氏舜牧曰既東歸矣曷爲其西悲也曰此人情也寘室家遠行非人情之所欲一旦釋甲冑而完歸其喜悅當何如哉喜之之極不覺反生其悽愴也○初往東時常慮罹於鋒鏑而今敦然獨宿於車下覩死於瘡痍亦天壤矣此士之所以悲喜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以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在戶**後五反**町**他頂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不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集傳 賦也果臝栝樓也孔氏穎達曰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施延也蔓生延施于宇下也曹氏粹中曰果臝當其生野中今乃延入于宇之內矣伊威鼠婦也嚴氏粲曰爾雅曰伊威委黍一名鼠婦亦曰鼠負因溼化生今俗謂之溼生蟲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陸氏佃曰釋蟲云蠨蛸長踦郭璞曰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爲喜子亦如蜘蛛布網垂絲著人衣當有親客至荊州河內之人謂之喜母町畽舍旁隙地也程子曰畽

舍旁壠○董氏逌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以通人行所謂町畽也**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濮氏一之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蟲下章熠燿其羽相反當知宵行乃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已東征而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程子曰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

蓬荒某處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嚴氏曰自室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叶地一反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回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鸛水鳥似鶴者也陸氏璣曰鸛鶴鳥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垤蟻塚也孔氏穎達曰鸛土為塚以避濕○許氏伯之垤亦或謂之垤易占所謂蟻封其垤天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今謝也蟻封其高大有如塚者所謂蟻塚蓋出於穹窒見七月○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孔氏穎達曰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黃氏一正曰鸛以喙相擊而鳴俯鳴則陰仰鳴則晴若知雨候者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于家鄭氏康成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于室也於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徐氏鳳彩曰聿至忽然而至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行者適歸居者之願也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孔氏穎達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啖常存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輔氏廣曰周公作此詩所以道歸士之情而凡言又述其歸士室家之情非通天下為一己者孰能之○張氏彩曰鸛鳴感雨也婦歎亦感雨也穹窒洒埽以待其夫歸此又思不遂也苦瓜在栗薪士恒有之久征故不見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其新孔嘉叶居宜居何二反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昏姻時也鄭氏康成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鮮明也劉氏瑾曰此章熠燿言宵行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駵白曰駁駵音留孔氏穎達曰謂馬駵處有白處駁亦色也縭婦人之褘音暉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其鴆反結帨也孔氏穎達曰縭緌也緌褘也孫炎曰褘帨巾也案昏禮言結縭則縭當是帨○朱子曰士昏禮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

之風夜無稽而事此親結其縭之事然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

毛氏曰古者昏禮之費皆矣將止於縭帨而止於魚祭而儀然承儀無貫亦非也故曰九十其儀○賦

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曹氏粹中曰新娶者猶甚善其配又況舊有偕老之志久別而復見者乎

〔集說〕輔氏廣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雖以見昏姻之時又以言時物之美好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亦言人情之所同喜也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又見其禮儀之備娶也始歸而以得免死傷為幸歸而不勝感念之切室家之望男女之及時此皆人之至情而周公體悉之而無遺此所謂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

〔附錄〕朱氏公遷曰首章言敘其歸者夫之念其婦也二章言婦歎于室婦之念其夫也行者[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是以序其情而歎焉末章則新者及時舊者相見夫婦之樂可知矣周公之勞歸士亦本之人情而已○朱氏善曰聖人之所以能感人者以其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天下之人亦樂於效力而不患上之不我知也東山之詩述其歸而未至也則凡道途之遠歲月之久風雨之陵犯飢渴之困頓裳衣之以久而垢敝室廬之以久而荒廢室家之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慰勞之及其歸而既至也則觀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和樂適與景會舊有室家者其既歸而相見可樂未有室家者其既歸而新昏尤可樂凡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我則有以發揚之莫苦於歸而在途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憂莫喜於歸而相見之時而上之人能與之同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樂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是之謂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集傳〕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在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集說〕朱子曰周公是王室至親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周公之志非為身謀也為先王謀也非為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輔氏廣曰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見君人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見為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意以慰勞之見用民之方也三詩誠足以為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為之○嚴氏粲

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辭複。宜與杕杜不同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許氏謙曰。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集傳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王氏質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四國。四方之國也。范氏處義曰。說者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而淮夷徐戎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皇。匡也。董氏逌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則知其非矣。將。大也。

○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四國之人將於逆亂耳。○程子曰。商奄始與管蔡爲流言。遂以叛。將益動天下以傾覆王業。忍日以滋。當速誅也。周公所以東征。四國是皇。周公之心。勤勞王家如是。其德亦甚大矣。○蘇氏轍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爲。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爲矣。然而未免於小也。雖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而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朱氏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於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集傳 賦也。錡，鑿屬。吪，化也。李氏樗曰：化其惡而使之為善也。嘉，善也。嚴氏粲曰：言德之甚善也。

集說 黃氏佐曰：大抵二叔一挾武庚以叛，人心未知適從，而為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而渾化於正大光明之中，豈不善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 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集傳 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孔氏穎達曰：遒訓為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休，美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黃氏佐曰：流言一興，四國將信將疑之中，即是民心不固處。周公東征，正所以斂固四國之人心，使之確然有所附於周，而不至於渙散焉耳。

總論 范氏處義曰：周公東征，不免用刑，言其破缺斧斨之類，亦深將之類也，明用刑非為一己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為非大甚善甚美矣。○朱子曰：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下，直是形容得出。古人做事有箇補神鬼家，雖被非為之而後卻如今人說我被害四國不安也得，不害也得，只是了我猶我斧我斨待缺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卻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卻不照這例，自恁地說。○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破斧三章，章六句。

集傳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朱子公遜曰：舜為象計，故得全其友愛之天；周公為文武天下計，不得不盡大公至正之道。集傳以此明聖人處物之義，而見周公無憾於其心也。

集說 輔氏廣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集傳 比也。柯，斧柄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闊頭斧也。柯，其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鄭氏康成曰：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通其言，昏必由媒，以義相接，皆所以養廉恥。○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集說 顧氏起元曰：伐柯之道，惟斧乃能之，以類求其類也。此二句比儀物之無自，媒所以用禮也。此二句比交際之無由，皆是追敘昔日得見之難。○錢氏天錫曰：不言斧與媒，只重不克不得上，則無以事禮無以成

也

【附錄】程子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得言各有其道今欲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蘇氏轍曰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音遘之子籩豆有踐淺

【集傳】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也籩竹豆也邢氏昺曰籩以竹為之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棗栗桃梅菱芡脯脩膴鮑糗餌之屬是也豆木豆也邢氏昺曰豆以木為之其實四升用薦菹醢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醢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之類是也踐行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即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鄭氏康成曰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娶妻而有媒則亦不過即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劉氏瑾曰昏禮婿揖婦入夫婦各一牢而食合卺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詞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嘗言伐柯矣今覯此柯也則法亦具矣今覯之子也籩豆燦然其有踐信乎其必娶而後可識其禮也蓋謂平日欲見公今一見之得揆禮度之美不虛此願見之心故言之者重有深幸耳

【附錄】曾子曰二章言其道伐柯其取則不遠今欲反周公取則於周公可得而觀見也周公者動必以禮者也亦當以禮致之則周公可得而觀見也○曹氏粹中曰誠有斧矣則其所伐短長小大之則當視其所執柯則其所陳籩豆多寡之數當稱其所宜踐東器之意以見其體[illegible]也[illegible]則公之[illegible]當享備禮此乃所謂其則不遠者歟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但言其心之喜而不及於周公之德既則其心之喜歡無已而[illegible]一毫不足之意[illegible]見其所聞則[illegible]得[illegible]之如是哉○許氏[illegible]曰東人之於周公被其風而從其德思慕之極則之固[illegible]有[illegible]也然而貴賤之殊道里之遠亦未易見也故其今[illegible]如此及其因事而東則幸而得見故喜之而如二章之所言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附錄】孔氏穎達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攝政東征四國既定仍在東土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風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猶惜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須得聖人之後周公遷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辨說】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朱子詩說伐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吾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illegible]矣蓋周大夫[illegible]也後以此

詩與曉而我覯之子一句與九罭之詩同二篇又相屬
故推求其意以為東人欲見周公始難而終易而為是
深喜之詞然總作此看則與序所言刺朝廷之不知者
非詩詞之所有者一也故並錄諸儒之說序說者於右
以俟
考證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反衣
繡裳

集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許氏謙曰鱒魚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多獨行見網輒逃魴已見上劉氏瑾曰見汝墳皆魚之美者也毛氏萇曰鱒魴大魚也○孔氏穎達曰驗今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漏故言大耳非大於餘魚也傳以為大者欲取大小為喻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蜼壘柚晴三音謂稚攜卬鼻而長尾皆繢音潰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於裳蔡氏沈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梁氏益曰十二章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袞衣九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音袞然故謂之袞也朱氏公遷曰周禮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出封章與侯伯同及出封則加一等而服袞孟子言周公封於魯則公以三公而受出封之命矣此所以有九章之袞衣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集說 朱氏公遷曰九罭之魚有鱒又有魴之子之服有袞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姚氏舜牧曰惟九罭而後得鱒魴是甚不易見也今我覯之子而得覯袞衣繡裳之儀範此生亦何幸哉○朱氏善曰以非常之魚不易得興非常之人不易覯

附錄 陸氏佃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曰序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皆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程子曰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集傳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朱子曰二章飛歸叶是句腹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集說 黃氏一正曰鴻順時而動周公隨時而安故以鴻為興也○張氏彩曰鴻飛雖有時遵渚而其集

居之所言見則自有所也豈以公歸而無所乎人不遊於女信處乎言暫寄於此也

程子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蓋謂又未以師保重禮待逆也○陳氏鵬飛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李氏本曰鴻北向則歸而不復矣言周公既歸則留王室而不復來東也○姚氏舜牧曰鴻之遵陸小公飛不此興公小宿之意

毛氏萇曰陸非鴻所宜止猶處也○謝氏枋得曰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而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姚氏舜牧曰是以有袞衣兮其欣仰亦何至無以我公歸兮其眷戀亦何深信非盛德不足以至此

唐氏汝諤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公而公不以朝廷爲念則公之歸自有不遑恤乎人情者但天下有喜而東人則可悲故願於信處信宿之外得少留焉聊以爲幸也

歐陽氏修曰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袞衣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此章所反周公誠切之意見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朱氏善曰惟其信處信宿於此也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此固東土之幸也然相位不可以久虛君德不可以無輔人心天意不可以久曠則必有迎公以歸者而使我心悲矣蓋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奉事於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

○沈氏守正曰此詩作於將歸之時首章敘所見之言下三章切慮留之情

呂氏祖謙曰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呂氏之說則詩人之意可見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於汝但[illegible]公歸者

不復來於汝但當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於此是以此間有破袞衣之人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說到底鶻突某嘗謂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祇是諸儒聖人之心○輔氏廣曰伐柯喜其得見之辭九罭願其久留之辭東人之愛公可見其有加而無已也使天下之人愛慕之如此則何爲而不成宜乎制禮作樂而卒成周家太平之治也

附錄 程子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時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范氏處義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所以公之暫不當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鄒氏敬曰一首言所以迎公之禮二章三章

揣公必歸而託爲辯東人之語四章迎公西歸而託爲東人留公之詞是時公居東已二年矣信處信宿諷王亟速迎公也王雖不諒公公終未忍忘王往迎則必反耳東人盡公歸而朝廷不恤公去序所以刺其不知也

案 伐柯九罭二篇序說以爲皆周大夫美周公而責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朱子定爲東人愛慕公之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願速迎公歸以相王室東人則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爲美周公其義一也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舃几几

集傳 興也跋躐也(李氏巡曰前行曰躐)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也(李氏巡曰跲卻頓曰疐○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跲躓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孔氏穎達曰美以上言公孫皆是周公故以此公爲周公)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舃冕服之舃也(鄭氏康成曰舃有三等赤舃爲上冕服之舃則諸侯與王同)几几安重貌(許氏安石曰几人所憑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朱子曰此與是反說亦有此意思略似程伯淳但程子說詳如狼性貪之類)蓋其道

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劉氏瑾曰所謂四國蓋指管蔡商奄與破斧詩所言四國又不同也)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輔氏廣曰公孫碩膚之說自程子開端至先生方盡其義)

附錄 程子曰周公居危疑之地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食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以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網前跋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

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只是形容周公一節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蘇氏轍曰：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觀周公，如狼然前憂其躐，却而後憂其給尾也。然周公居之，貌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也。○黃氏祉曰：周公讓大美而非之居，謙退然以自晦，是故事君則忠矣，而莫乎於二叔，豈二叔所能為哉？乃公自讓其美，皆留以備則識矣，而未信於內國，豈四國所能致哉？乃公自處其美，為謗斯時也，心無少怍於中，而氣體從容，自不少拘於外，當度何失乎？○觀書一則曰在予小子，非沖子，二則曰在予小子，若游大川，可以見公孫碩膚之大概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集傳 興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預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卒章則直言其德之不可瑕疵也。○朱氏道行曰：德音，就公之為人類者言。不瑕，即武王題名不失之謂。

總論 朱氏善曰：物之累於形者，其進退跋疐無所往而不病。聖人之則於德者，其進退從容無所往而不自若，臨大難而不懼，處人變而不惑，斷大事而不疑，指其人德盛者固不足以語凡非常人所能及也。○錢氏天錫曰：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今名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聞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集傳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之所以為二，其心平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楊氏時曰：狼跋之詩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遭變故，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所終無愆，是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之事，德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張子曰：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幽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附錄】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

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七月之篇矣又曰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祭蜡（音乍）則龡豳頌以息老物（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氏康成曰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則考之於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

成功者爲頌（劉氏瑾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於籥章注云豳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豳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音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於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

具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

【集說】輔氏廣曰[illegible]之說鄭氏固繆今當從讀者之說亦先生之意與王氏之說相近若人而良耜諸篇以音節不同之居雅頌之中則[illegible]領之[illegible]風有風之[illegible]故[illegible]雅亦[illegible]豳[illegible]一詩而[illegible]也

古今未多少注書人皆不似朱子肯在五經四書上切己用心朱子一生多大心力只完全得四書詩易三部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

小雅二 大雅說附

【集傳】雅者正也。張子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程子曰雅者正言其事。○雅者陳其正理。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何氏楷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矣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劉氏瑾曰釐與禧同祭而受福也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程氏大昌曰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劉氏瑾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羣臣故其辭氣歡欣和說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問變雅朱子曰亦是變用他腔調耳。○輔氏廣曰至於其變則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相合故以附焉而已其次序時世則有不

可考者矣。劉氏瑾曰其有可考者則已各見本篇

【集說】鄭氏康成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后稷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續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孔氏穎達曰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樂體亦因政而異作者各有所擬述大政爲大雅之體述小政爲小雅之體體以政興名由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異體然後分而別之去聖久遠無所傳授難以[illegible]其大校不可以言盡也○正經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雅兼惡不純亦兼采之者爲善則顯之令自強不息爲[illegible]使懲惡而不爲亦足以勸戒是以[illegible]之大[illegible]錄之[illegible]○小雅大雅體[illegible]善惡爲刺之形[illegible]所正之形容有大小所以爲[illegible]其[illegible]判大雅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朗[illegible]人[illegible]蹈之而後得[illegible]而怨[illegible]小[illegible]四[illegible]大雅[illegible]自大[illegible]各少也大[illegible]有[illegible]而小雅惟四自小體者少也[illegible]變雅也下大之體時[illegible]有[illegible]故采者[illegible]本自大小異[illegible]以意中分也○蘇氏轍曰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爲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覩見周道之衰而不睹

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衰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蘇氏轍曰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大形也道德雖小不可以形盡也故雖錫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鱉皆利飲酒射奕獻取其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illegible]及者大矣○朱子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illegible]勞樂歌之辭周公之所定也南陔以下[illegible]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illegible]以寫其[illegible]誠和樂而被之音聲[illegible]是詩[illegible]以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大雅氣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illegible]切至到如鹿鳴之詩見得賓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禮之正四牡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illegible]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illegible]每懷靡及其後便須咨詢咨謀看此[illegible]不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鹿鳴之什二之一

[附]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illegible]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illegible]之名[illegible]詩必可以同卷[illegible]分其積篇每十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illegible]之篇皆統焉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叶戶郎反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郭氏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嚴氏粲曰釋草萍有二種[illegible]大者蘋此水生之萍也解見采蘋一云[illegible]陸生之苹也即鹿所食[illegible]如餘物上人也[illegible]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illegible]所用之樂也○李氏如圭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李氏[illegible]口琴瑟攜此歌聲升歌也吹笙合堂下之樂也儀禮有歌有笙古書作簧笙中之簧也張氏揖曰笙以匏爲之[illegible]必歌吹間作[illegible]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illegible]嚴氏粲曰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illegible]鄭氏康成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孔氏穎達曰飲食必酬侑之者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周行大道也○朱氏公遷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日用之間坦然可以由之者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注云言禮成樂備乃可以[illegible]以古[illegible]於旅也[illegible]

王禮樂之道是飲酒之禮至旅酬之禮而悉先王之道也如圭曰饗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此燕饗賓客之詩也李氏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曾氏□□曰興□發於野其情通故其聲和賓在於燕其偶湘故其言盡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曾氏粹中曰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與此好我之好同此篇因燕樂之際求賢以自助也○詩八篇以燕之之辭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劉氏瑾曰陳澔云記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處也蓋其所望於燕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

【集說】王氏寧曰飲食以饗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道矣○孔氏穎達曰燕禮於寢之內□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設酒殽羣臣皆在君爲之主羣臣總爲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惟迎之爲異其燕皆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容四方之賓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是也○程子曰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聚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相樂如此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言其相樂

又以幣帛將其誠意故云承筐是將承以篚之筐以將之既有誠樂之厚意則人心感悅而相好故人勸而得盡其懽心○謝氏枋得曰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鹿鳴之具樂將帶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無背相示以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則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挑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我□反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牛刀反

【附錄】興也蒿菣也去刃反即青蒿也孫氏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氏璞曰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李氏公凱曰宣揚德音甚昭著也○鄒氏泉曰德音指不已鍵德之著爲令聞者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王氏炎曰君子有官君子大夫以下羣臣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集說】劉氏彝曰燕禮有獻酬之義有尊卑之等有長少之序有內外之分有[illegible]人倫之道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心故聞者見者靡不率而化之不亦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傚者不亦君子乎○程子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聞望昭明示民以身之之意使儀法之○范氏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夫燕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集傳]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范氏處義曰湛露燕諸侯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則燕以不醉忘不亦於久也 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輔氏廣曰心契而忠告可幾也

[附錄] 毛氏萇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心呂氏詳中曰君臣相

勉以善，故久而不荒。○輔氏廣曰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其所以和樂之意永久無斁有旨酒以燕樂其心則又不止於養口體爲觀聽之美而已其所以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而無窮矣

[總論] 嚴氏粲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誨以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言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輔氏廣曰首章言始作樂將幣帛以侑賓而所以娛賓之意在乎望嘉賓之示我以大道二章言旅酬之禮既行又欲其遨遊以盡懽然其所望於嘉賓者有不在言語之間而處儀動作可則可法其德可以厚人倫敦風俗儀軌百姓也嘉賓有是德而設厚禮以饗之則燕非徒設矣三章言和樂且湛有過樂之義然嘉賓所以可娛樂者由其德可爲師法也則雖過於樂而不至於淫矣故古人之燕饗極其歡欣和悅之情而賓德之意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集傳] 案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禮記學記宵雅肄三注宵之言小也肄習也 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爲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等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劉氏瑾曰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客後乃推而用之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賓士之禮又用於大學之教則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

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范氏處義曰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

予下有懷不盡勞使之然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鹿鳴詩者燕群臣嘉賓也言人君之於群臣嘉賓既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佩荷恩德皆得盡其忠誠之心以事上焉上隆下報君臣盡誠所以為政之美也○鄒氏元錫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易稱尚賢九經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燕樂之是周之盛德也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集傳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程子曰倭遲猶逶迤也)盬不堅固也(董氏逌曰說文盬海鹽煮池為鹽雖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敘其情而閔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孔氏穎達曰使臣以王家之事皆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歸我心念思又甘而傷悲也○朱氏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故也不然則可以遑樂矣)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孔氏穎達曰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恩□情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輯說 輔氏廣曰其私恩雖不能不懷歸而其公義則又念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如此而悲傷則得其正矣○呂氏柟曰私恩公義之說可以並行不悖之義求之蓋君子以忠為孝也傷悲之意其在斯乎○黃氏佐曰懷歸雖切亦惟待職盡而後可以得遑但今日之事王事也臣勞王之事不可以不堅是以情思義制但內顧而傷悲耳

○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音洛)馬(叶滿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程子曰：駱乃強而耐遠。遑，暇。啓，跪。處，居也。○項氏安世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則起身，居則坐也。○嚴氏粲曰：跪者雙膝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

【集說】輔氏廣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也。此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李氏本曰：此中言在途不得休息，而無暇念父母之意。

○翩翩者鵻，翩音篇 鵻音隹，本亦作隹，朱惟反 載飛載下，叶後五反 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父叶扶雨反

【集傳】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夫方扶反，不方浮反，又如字 爾雅

作鵻鳩，音錐 今鵓鳩也。毛氏萇曰：鵻，壹宿之鳥。○陸氏佃曰：壹宿者，壹宿於所宿之木。鵻性慈孝，盡謹 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將，養也。○翩翩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徐氏常吉曰：以物之得所，而興人子之失所養 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朱氏公遷曰：憂其憂則說，待其勞苦而自傷則怨矣。

【集說】蘇氏轍曰：鵻，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爲司徒。是以孝子不獲終養而稱焉。鵻之飛

也，謂小下而集于栩下，若使者之久行，不遑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音起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母叶滿彼反

【集傳】興也。杞，枸檵也。枸音苟，檵音計 ○郭氏璞曰：今枸杞也。○嚴氏粲曰：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兩章乃言所以懷歸之故。先言公義，而私恩乃所歸重也。○黃氏佐曰：上二章言其思親而不得，此則與其親之養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助救反，駸侵寢二音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深審二音

【集傳】賦也。駸駸，驟貌。呂氏祖謙曰：說文曰：駸駸，馬疾也。驟，馬行疾也。 諗，告也。孔氏穎達曰：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 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也。非使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孔氏穎達曰：臣有勞苦思歸，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豈不思歸作歌乎？是探情以勞之。 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孔氏穎達曰：以勞之辭，故唯言將母。

【集說】范氏祖禹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孝本於事親，所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能事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敬其君者也。○謝氏枋得曰：聖人以孝治天下，開自以孝子求忠臣

者安得不愉其誠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附錄】朱子曰使臣將命以賦政於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際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嘗言者於其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朱氏善曰忠於君者必其能養於親也然致其勞於外則必關其養於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人臣者將欲數其力於私養歟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於王事歟則于職之不共又何以爲辭哉此王者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而益不懈於用力矣○呂氏柟曰以王事之靡盬也心傷悲而身不遑啓處且於父母不暇以將抑何爲耶其功可知矣然非上知其心雖不倦於行而作北山也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況於臣乎此先王緣人情而治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集傳】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輔氏廣曰或已國使臣之歸或諸侯使臣之來皆可用也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春秋魯襄公四年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敢不重拜○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對曰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儀禮鄉飲酒禮注四牡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疑亦未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耶

【存說】楊氏名時曰四牡之義備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蘇氏轍曰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蓋此三詩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辭爲先後歟

皇皇者華芳無反與夫叶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集傳】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毛氏萇曰征夫行人也○鄭氏康成曰衆行夫懷思也○孔氏穎達曰使與上介衆介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爲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

序亦可見矣。輔氏廣曰：以爲咨詢者，即穆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爲敬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謂婉而不迫也。

集說 毛氏萇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皇華之光明於野，猶臣之流布光華於天下也。使人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蘇氏轍曰：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卑，雖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行，悵悵及事之發，不忘咨訪，不以遠近險易易其心，亦如華之無不煌煌也。○朱氏善曰：每懷者，每事而思之之謂。之靡及，則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然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爲臣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出使之在所當問訊謀之在所當求諏度之在所當諮諏之在所當謀詢度之際，而欲其無一之不宜；下情之壅，而欲其無一之不達焉。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爲其君者又惟恐無以爲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

○我馬維駒，恭于、恭侯二反 六轡如濡。如朱、如由二反 載馳載驅，虧于、虧由二反 周爰咨諏。子須、子侯二反

集傳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黄氏佐曰：此章至末章，皆一意。

集說 歐陽氏修曰：二章以下，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咨詢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樗曰：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列問之。周官撢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輔氏廣曰：程子所謂咨訪使臣之大務者，蓋人君正以其耳目不得親與四遠之民相接，故遣使臣於外以宣己意，而通下情，則爲之使者，又豈可不務廣詢博訪，以副其君之意哉？

○我馬維騏，音其 六轡如絲。叶新齎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集傳 賦也。如絲，調忍也。音刃 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此。朱氏公遷曰：猶言和柔也。歐陽氏修曰：諏謀度詢，但叶韻爾，詩家此類甚多。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集傳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劉氏瑾曰：沃若有鮮澤之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我馬維駰，音因 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集傳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呂氏祖謙曰：詳解見駉。均，調也。詢，猶度也。

集說 劉氏彝曰：駱駰駁騂，皆駟之良選，所以責使臣行也。○黄氏佐曰：首章興其物，使役而常懷不及

之心下訪其服使役以補其不及之職首章述其心後四章述其事蓋惟其有是心而後有是事惟其事之勤則其心之勤咨可知矣

附錄 毛氏萇曰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氏康成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事○孔氏穎達曰左傳云臣獲五善是也魯語只有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范氏處義曰載馳載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徧咨訪其義志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韻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以告上故貴於參其實也○呂氏祖謙曰諏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又乃言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脩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集傳 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以燕禮知）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

（注采者節本不止其與其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以自光明也）

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輔氏廣曰范氏說推餘之大抵[illegible]己不能咨諏善者則君亦安能聽用己言哉

附錄 嚴氏粲曰請使以禮樂歸又勞之皆羣臣也朱氏公遷曰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古之使臣有道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待禮反）

集傳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宋氏鄭曰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李氏樗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詩曰維常之華爾雅所謂棣也二者異本也鄂鄂然外見之貌毛氏萇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不相[illegible]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孔氏穎達曰[illegible]韡韡[illegible]故云光明○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輔氏廣曰詩記所載諸家常棣之說皆兼比體惟集傳之說乃是興體只是以豈不韡韡興莫如兄弟一句耳

[辨說]孔氏穎達曰常棣之木衆花俱發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明乎○嚴氏粲曰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閒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具斯周公之心乎○朱氏道行曰凡今之人大概泛說非屬毛離裏於我猶腹者情分不甚關切焉得如己之兄弟此其理易見也下七章反覆發明總以見其不如耳

[附錄]鄭氏康成曰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方于反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王氏安石曰華鄂之相情不相離也若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情而不可離如此○于氏曰不作柎亦可加于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方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呂氏祖謙曰說文鄂作萼○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集傳]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裒聚於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鬬鬩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范氏處義曰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而今乃陳蓋閔之也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於理亦可信○朱子曰文武之際周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周公之心也

[輯說]何氏楷曰此詩就常情而言上章所謂莫如兄弟者於此驗之最為親切○莊子所云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脊[井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叶他涓反]

[集傳]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董氏逌曰爾雅作鶺鴒○陸氏璣曰大如鷃雀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曹氏粹中曰物類相感志曰俗呼雪姑鳴則天當大雪]況發語詞或曰當作怳[李氏樗曰況與怳同]永長也[歎亦但長歎而已]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孔氏穎達曰脊令水鳥今乃在於高原之上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嚴氏粲曰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

為脊令首尾相應是也。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遜。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集說 王氏安石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兄弟則急難寇禦何為而不豫。以莫不有君而為之臣。莫不有父而為之子。莫不有師而為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為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讐之所當致力也。惟於人推而致之朋友。則有所不顯。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與。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侮。亡甫反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集傳 賦也。鬩。鬭狠也。朱氏道行曰。牆與外相對。同室之鬩在門以內。故曰牆禦。禁也。烝。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鬩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王氏安石曰。鬩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恃故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氏預曰。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孔氏穎達曰。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之詩以親之耳。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鬩。亦不忘外侮。猶共禦之。○輔氏廣曰。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兄弟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鬩牆之事言之。然兄弟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得。公意若於安寧之時觀之。則人或以為朋友與兄弟等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叶奴經反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經反

集傳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謂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輔氏廣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生親相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集傳】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王氏安石曰兄弟無故則飫具矣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集說】程子曰此章勸其相親睦也思我陳籩豆飲食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謝氏枋得曰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親情稔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略也此章言陳飲飽而至於饜飫亦可樂矣何如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之間不惟和樂其情親愛厚無異於孺子慕父母之特哉。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集傳】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鄭氏康成曰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黃氏櫄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而宮其合也無間矣 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嚴氏粲曰湛樂之久也

【集說】蘇氏轍曰妻子以好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大倫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朱子語類問六章之意就宴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皆易復處逸樂易爲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發反覆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此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乎二章正是爲人欲而存天理發見處地頭。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集傳】賦也。帑子。陸氏德明曰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也 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而不然

【附錄】輔氏廣曰兄弟之具翕是乃所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爲然而使之反求諸心以見其眞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教人者也。○黃氏佐曰此章承上

二實而言設人驗其信然所以致丁寧之意也若兄以患難之時天理眞情發見不待究圖自知兄弟之當厚講安寧之時人欲易滋蔽於不知必待究圖而後信其重也

[附錄] 朱氏善曰自三章至五章皆舉朋友以明兄弟之當親自六章至八章復舉妻子以明兄弟之當厚蓋親兄弟而厚於朋友者不知親疏之殺者也薄於兄弟而厚於妻子者不知尊卑之等者也故必厚於兄弟而後朋友之好愈篤尤必厚於兄弟而後妻孥之樂可久苟兄弟鬩鬩于內則不惟朋友不得以盡其情而妻孥且不得以久其樂矣○汪氏應蛟曰常棣言兄弟曲盡人情也死生憂樂靡不相通豈良朋能論厚薄哉夫天性懿親始何嘗不篤殺其後鮮克終即有妻子矣樂且故詩之卒章曰宜室家樂妻孥意至深遠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集傳]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集說] 孔氏穎達曰常棣燕兄弟也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閔傷管叔蔡叔失兄弟相承順之道故言兄弟不可不親以敦天下之俗焉此序其由管蔡而作詩意直言兄弟至親須加燕飫以示王者之法不論管蔡之事也○程子曰此詩何少而意多章少則各陳一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集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劉氏敞曰嚶嚶聲相應也）（郭氏璞曰丁丁嚶嚶兩鳥鳴）○李氏樗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亦如鹿鳴之詩既謂之群臣又謂之嘉賓不必分別言

之學故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呂氏祖謙曰[illegible]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而興得者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 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輔氏廣曰[illegible]干氏寶曰神且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集說】程子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況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illegible]鳥鳴嚶[illegible]變文以物情與朋友之好友篤謂[illegible]人之朋友相從也況鳥知如是豈人而不求其朋友之信久不渝可質於神明○蘇氏轍曰事之最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既遷於高而嚶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與神亦將聽之以和平矣○李氏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又在上之人率之於上則民皆翕然效德歸於淳厚之俗天子求友以[illegible]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illegible]之風終於和也以[illegible]則[illegible]而永無[illegible]於平也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所宜反）酒有藇（象呂反）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叶扶雨反）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果五反）於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后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其九反）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叶其九反）

【集傳】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余遮反）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陸氏德明曰謂以筐曰釃以草曰湑）或以草（孔氏穎達曰用[illegible]草者用茅也）泲（子禮反）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氏康成曰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縮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郭氏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孔氏穎達曰粲然鮮明其陳饋飲食之）

饋八簋器之盛也（毛氏萇曰天子八簋○孔氏穎達曰天子之八簋[illegible]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稱曰簋八則是[illegible]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劉氏）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孔氏穎達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所界反）也咎過也（[illegible]）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集說】□氏□□曰寧適不來以我勿顧各□□以盡其□故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而自厚而不責於人也○李氏樗曰上章言伐木丁丁為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皆文也既言伐木之以稍求友於□於此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宴樂朋□古人忠厚之情有見於此故寧使召之而不□來又言我不暇念也○黃氏佐曰以伐木興不用其力與篤友無不用其情也

○伐木于阪〈叶孚□反〉釃酒有衍〈叶以淺反〉籩豆有踐〈叶似淺反〉兄弟無遠〈叶于員反〉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思呂反〉我無酒酤〈音戶〉我坎坎鼓〈叶去□反〉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集傳】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嚴氏粲曰□見伐木〉兄弟朋友之同儕者〈曹氏粹中曰以兄弟為同姓之親推而廣之以及其異姓皆得稱焉〉無遠者在也〈胡氏紹曾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言無遠立言之法〉先尊而後兄弟蓋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嚴氏粲曰以餱乾食也公劉乃裹餱糧下制乾□以□糒脂之〉愆過也〈曹氏粹中曰以飲食必有訟以為豆嘉□下文言□〉湑亦釃也酤買也〈嚴氏粲曰此湑知不待釃也以言酤我我酤之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謝氏枋得曰縱使無酒猶當酤之下文言湑我我湑之也○謝氏枋得曰坎坎鼓我我鼓之也蹲蹲舞我我舞之也〉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

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朱氏鳳彩曰飲酒於暇既不拘好會無饗之意亦不廢禮餚考攷之期也〉

【集說】蘇氏轍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譏故君子於其朋友故為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也不以有無為辭也奏之以鼓進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輔氏廣曰此章盡極道和樂而不變之意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乎飲食而不以相分之故蓋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見乾餱之愆尤恐過此於總而猶不敢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鄒氏泉曰以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與燕飲必於所親之人

【訂詮】朱氏善曰伐木以燕朋友而篇中有諸父諸舅兄弟之辭何也曰人之所貴乎朋友者以聯逆也以進德也然之而為天子賤之而為庶人尊之而為父兄卑之而為子弟親之而為同姓疏之而為異姓其分雖不同而其可友則如一也故以賤交貴而不為諂以貴交賤而不為屈以卑就尊而不為僭以尊就卑而不為恥內取之同姓而不為私外取之異姓而不為疏之道之所存德之所在即吾友之所存也而何貴賤親疏之間哉○何氏楷曰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食禮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禮三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牲無算也其燕無算爵也此詩言有肥牲肥羜是用大牲則同於饗言陳饋八簋是有飯有殽則同於食言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是無算爵言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算樂則同於燕是三者而備之蓋燕禮之盛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附錄]劉氏曰此詩每章首概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范氏處義曰是詩原六章考文亦當作三章
[集說]許氏德修曰此與之詩以臣爲作伐木之詩以臣爲友以子之求賢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凡伐木之詩上見於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下見有君臣相臨之分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直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集傳]賦也保安也（曹氏粹中曰保則不危定則不傾）爾指君也（歐陽氏修曰詩人稱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訓○王氏質曰人傳天賦如皇矣帝謂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程子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胡氏紹曾曰除字詩中皆訓爲去除舊易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附錄]王氏安石曰單厚者厚之盡不福者謂其所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主以爲者也○曹氏粹中曰人臣之福祿出於君人君之福祿出於天○輔氏廣曰此章言天之安定我君亦甚堅固也使我君無不福其單厚其於福祿無不見其除舊而生新也使我君多見其悠久之益以莫不庶便見其盛大之意終篇不過是此二意也○朱氏公遷曰每章方消來者復受福之在已無少欠闕也○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甚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至不庶正以申言單厚多益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集傳]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范氏處義曰說文以爲滅始翦齊之義爲戩亦取除舊爲義）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朱氏公遷曰爾既受於天天又錫於爾書一受一錫反覆申重所謂交相與也）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集說]歐陽氏修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既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蘇氏轍曰將使之安有福祿故謂其心智決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民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天使我君無不盡言云爲動作舉不謫宜而亦既受天之百祿矣而天之所以申命其悠久之福者方且維日不足也罄無不宜受天百祿者已然之事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者方來之事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集傳〕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氏曰：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爲陸，大陸謂土之高大而曰阜，最大名爲陵。○劉氏曰：山以其生物也，阜以其高厚也，陵以其隆也。體高而有上之意也。皆高大之意。鄭氏曰：此言其崇高增大也。川之方至，劉氏曰：川，穿也，穿地而流也。以喻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集說〕呂氏大臨曰：上章言受天之祿，降爾遐福，其莫不庶也。既庶矣則欲積累至於崇高，故曰以莫不興，如山阜岡陵，言其興也。既興矣欲增益而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如川方至，言其增也。○孫氏鳳彩曰：以上三章皆言

天之福君，欲君祈天永命也。

○吉蠲古玄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劉氏瑾曰：諏日，謂諏日於神，若君臣諸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旬內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禮，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卜其日之吉凶，以擇士。○蔣氏悌生曰：既諏士，然後卜日，卜吉而後有祭期。鄭氏曰：擇士，謂大射於射宮以擇其祭之士也。○蔣氏悌生曰：蠲，周官蜡氏注曰：蠲如吉卜。惟饎亦是字作饎音。蠲，言齊戒滌濯之潔。劉氏瑾曰：齊戒，謂前期十日齊，三日戒之類。滌濯，口滌禮有器，謂溉濯祭器，埽除宗廟之類。饎，酒食也。

食也。鄭氏曰：饎，猶今云館饌，皆一名而兼通。邢氏昺曰：言饎之一字，通酒食兩名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氏穎達曰：言食物新出可以為祭，故禴以上則禴嘗烝，春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也。周公以上則禴夏祭之名，以春祭當之，更名春曰祠。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公叔祖類，古公亶父。○司馬氏遷曰：亶父以前，高圉亞圉公叔祖類。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太公組紺諸盩。凡四名。先王，大王以下也。孔氏穎達曰：以周之所追太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為先公。○尚古無追王之禮，武王周公以上業牽及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於組紺以上則耳，配以先公之禮。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孔氏穎達曰：少牢禮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之等，是傳神意。嘏，主人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劉氏瑾曰：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前五篇亦作於武王以後明矣。

〔集說〕嚴氏粲曰：陰陽以辨，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之祭，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朱氏公遷曰：此言祖宗降福之故，必述嘏詞以祝之者，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將祭而先盡其誠，則致祭而必受其福矣。○鄭氏泉曰：此章先言祭者，特本致福之由耳，非若他詩盡事神之禮而始執神之福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力反民之質矣，

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傳]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 鄭氏曰神[illegible]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 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 王氏安石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 羣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 其猶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illegible]氏祖禹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illegible]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羣黎百姓皆爲爾德[illegible]○彭氏執中曰上有多福之君則下[illegible]福之[illegible]然後民德[illegible]歸厚[illegible]百姓[illegible]而言之正修己

安人安百姓之意也○劉氏瑾曰此承上章祭祀而言神之降福推而至於民之質實百姓之爲德莫非君之福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篇之本領歟○朱氏公遷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也上章專言其福久此章專言其盛大福至於此無以加矣

○如月之恒(胡登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傳]賦也恒弦陸氏德明曰[illegible]也月上弦而就盈[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 如日始出而就明 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問承是繼承相接續之義如何朱子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將謝時新葉已生 呂氏大臨曰上言神享之矣民服之矣福祿無以加矣又欲常享其福有進而無退有成而無虧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之意無不謂此承是言其又言其盛悠久相繼無窮之意 輔氏廣曰此竟[illegible]之福[illegible]大人心自以爲足則[illegible]矣故天保之臣祝其君以福禄之有盡而意無盡也

[集說][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illegible]首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況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illegible]成而均享[illegible]大悠久之福也歟○李氏本曰人君能以德及民宜享多福故其臣美之[illegible]其德之有常也雖稱頌之而歸於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朱氏謀瑋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爲之詞必稱天保之天定之[illegible]公先[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之義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illegible]作天保詩者言下報上也謂臣下[illegible]其上[illegible]以報其上○劉氏瑾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非同一時所燕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惟同歌此詩蓋凡臣子之祝[illegible]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illegible]之而各以此詩答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紋反)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

靡室靡家叶古胡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此章作與莫故叶與歸叶家又與居叶

【集傳】興也。薇菜名。薇解見草蟲作生出地也。劉氏瑾曰作謂芽初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嚴氏粲曰跪……○此遣戍役之詩孔氏穎達曰……遣守衛之役人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黃氏佐曰今年春也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黃氏佐曰明年冬也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音仲春至春莫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許氏謙曰防秋宋遣戍之名

【集說】程子曰采薇采薇以薇為遣戍役之候也曰歸曰歸以諭踰歲舍歸時在歲暮也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

玁狁之故也。○嚴氏粲曰念歸之切當在歲晚雖託軍士自言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玁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自道若其心之自諭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列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集傳】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孔氏穎達曰聘問俱是謂問定者之義散則通對則別○言戍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集說】輔氏廣曰凡人在道路飢渴固有所不免甚至……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戍者勤苦之情大槩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啟居之勞三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室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嚴氏昌武曰天下之艱苦非所期而遽遇焉則情思至於難堪倘預知其必然而一旦當之則安矣是詩作於遣戍之初而預道其室家之艱阻飢渴之窮困追涂經歷之險阻如此正所以安其心使不至臨懷而驚畏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李氏公凱曰始言戲始生於[illegible]而柔終而剛以見天時之[illegible]

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程子曰疑於無陽故謂陽[illegible]於[illegible]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之氣自常存而不相離者[illegible]而無絕息○問十月何以爲陽月[illegible]而地[illegible]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illegible]一日二十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無休息處孔。

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輔氏廣曰歲亦陽止亦謂來歲之十月於歸期在近也此章言其既至戍所則當勉於王事無苟安息寇敵之來當竭力致死而無復有回顧之意愛心孔疚切於仁也我行不來安於義也情與理並行而不相悖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芳無胡瓜二反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反 音居二反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傳 興也。爾華盛貌。董氏逌曰爾雅注說文皆作薾。薾然盛貌 常常棣也。嚴氏粲曰解見常棣 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孔氏穎達曰以其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蟜救[illegible]王路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 業業壯也。捷勝也。

○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

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朱氏公遷曰此章預言其智勇以待敵如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王氏安石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段氏昌武曰聖人不欲以一戰求盡也戰而取取而三焉在彼亦以敵在此亦非倖矣以三者以[illegible]敵休上之節約而言之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芳非反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彌氏反 叶蒲北反 豈不日戒。叶訖力反 玁狁孔棘。

傳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鄭氏康成曰腓當作芘○孔氏穎達曰謂依倚也 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董氏逌曰案字書腓脛腨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李氏樗曰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梢之名以象骨爲之是弓之末弭也○嚴氏粲曰左傳云左執鞭弭曲禮云右手執簫鄭弭頭也以彎弓以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齒也 魚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居言反 矢服也。陸氏[illegible]

魚獸之皮雖乾燥以爲弓韔服經年遇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　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劉彝曰君子則依之以爲備禦，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亦預言在戍所之時而致謹以防寇者如此

輯說　陳氏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實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粮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鄒氏泉曰爲彼一句言駕車之馬甚強也君子二句言所乘之車利用也四牡句言行列整治也象弭句言器械精好也豈不日戒承車馬行伍器械如此豈可恃此而不日相警戒乎玁狁孔棘即警戒之辭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集傳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甚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馬而已矣。○朱氏公遷曰首章風諭以不得已之意末章備寓以不忍人之心起有所勸相感也

輯說　曹氏粹中曰往時在作楊柳依依之時今日來歸乃雨雪霏霏之候矣○輔氏廣曰路之長遠飢渴是亦勞苦之甚而傷悲之極也上之人既已述其情如此則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恤之心無有窮極也日於其言及此則亦不能不動其心矣上之人不我知矣清氏之切而其言首章述事之由次章極道勞苦憂傷之情四章五章則勸以義　○朱氏公遷曰前三章雖兼私情公義而重在義四章專言公義六章專言私情以閔其勞所以歸其勤恤

以是之道自然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集說　范氏處義曰采薇序雖指言文王之時大抵天保以上采薇以下文武之世皆歌此樂章宜爲文武之詩○謝氏枋得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集傳 賦也。牧，郊外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孔氏穎達曰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附錄 鄭氏康成曰：王命召己，己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往。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illegible]

[illegible]○程子曰：出車于牧，[illegible]王命之征役事之急，不敢[illegible]○[illegible]自天子所二句，蓋語其人以見王命之重[illegible]命我城彼朔方，意不屬此，是在郊外時事[illegible]方時事。此是表其出有所自，彼欲[illegible]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音高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似醉反。

集傳 賦也。郊，在牧內。[劉氏瑾曰：都城外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也。] 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陸氏化熙曰：出車在郊，視前所見[illegible]]

[illegible]設，陳也。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illegible]鳥隼龜蛇，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illegible]以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illegible]則士無失伍離次之患。[illegible]旆旆，飛揚之貌。[illegible]

[illegible]悄悄，憂貌。況，茲也。或云當作怳。○言出車在郊，建設旐旄，[illegible]彼旟旐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illegible]與之一心，此誠[illegible]行軍法也。

集說 程子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其事也。○嚴氏粲曰：設為將帥之辭，言出車郊地，入載於車，或設旐於竿，或建旄於車，車上載干干上設旄，干首有旄，旄[illegible]言之耳。彼旟與旐皆旆旆然

飛揚軍容甚張也然憂心悄悄僕夫亦況瘁
之憔悴述其前時之憂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集傳】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程子曰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方朔方孔氏穎達曰北方皆言朔方堯典云宅朔方爾雅云朔北方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今靈夏等州之地[illegible]彭彭衆盛貌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illegible]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illegible]之戒懼[illegible]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illegible]○范氏祖禹曰往城于方所以守備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劉氏瑾曰此上三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輯說】蔣氏悌生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國人之辭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南仲之辭也由國人觀之則軍[illegible]不可當自南仲論之則禦戎之長策不可易滅殲而勝之不若不戰而屈人兵之爲愈勝而戍之孰若無不戰而使患自息之爲長此明良之定策默成之要術出自王言而入乎南仲之耳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歟○姚氏舜牧曰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見王所云出車建旐以急難者蓋乎此命乎故南仲始出令軍中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玁狁于襄焉其出也有名其作也有勇而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之謂王者之兵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集傳】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落而釋爲泥[illegible]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也孔氏穎達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illegible]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遂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

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南仲既襄玁狁，則思歸矣，纔得伐西戎之命，不敢或遑，故曰畏此簡書。○嚴氏粲曰：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當黍稷方華，六月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而在道，雪釋為塗泥，春初時也。初謂止伐玁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之命，遂故遷延，春初猶在道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他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集傳】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然後心可降耳。朱氏公遷曰：此與召南草蟲同，但彼婦人自述之詞，此則述婦人之情而代賦其事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

【集說】程子曰：觀此詩，忘似當時西戎其不加而服。○輔氏廣曰：前章既言其歸途之艱，故此章又述其室家之情。雖家室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可知也。○李氏本曰：草蟲鳴，鄭氏以為晚秋之時，蓋在六月出車之後，雨雪載塗之前，朔方城畢而西戎然慝之時也。此時南仲家人感於時物之變，方思其歸，而忽有西戎之伐，尚不得歸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集傳】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姚氏舜牧曰：于襄者，掃除而無敵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敵，以為始，以為終。劉氏瑾曰：此則述其歸日之樂，情以勞之也。

【集說】嚴氏粲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敘景物之暄妍，藹將率之功伐，皆喜而道之也。蓋以生聚婦人之事，述其所見以為室家之言也。獨言玁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不言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小不戰而言之也。

【附錄】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終，大要在歸功將帥。○輔氏廣曰：行師之道，始出則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前二章則嚴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

出車六章，章八句。

【集說】嚴氏粲曰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深體之心也出車杕杜皆閔歸之候而追述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有杕【大計反】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集傳】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嚴氏粲曰陽解見采薇】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鄭氏康成曰役戍役也】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嚴氏粲曰杜解見唐杕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毛氏萇曰繼嗣我日積日爲月而至於陽】至於十月可以歸而猶不還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范氏處義曰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惟居者之憂爲甚】或曰興也【毛氏萇曰興也秋杜猶得其時蕃滋征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下章放此○劉氏瑾曰指室家而言也】

【纂說】曹氏粹中曰始遣之也以楊柳依依之時而出行期以雨雪霏霏之時而來歸今既十月期已至矣故其室家思念之久而至於哀傷也○輔氏廣曰述其室家之情不過言其思之切而必曰王事靡盬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劉氏瑾曰次年十月乃戍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室家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集傳】賦也萋萋盛貌春將莫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集說】毛氏萇曰室家踰時則思○輔氏廣曰王事靡盬者公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兼行而不相悖也○劉氏瑾曰戍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章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鄒氏泉曰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還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叶古轉反】征夫不遠【叶于圓反】

【集傳】賦也檀木堅宜爲車【毛氏萇曰檀車役車也○孔氏穎達曰伐檀曰伐輻伐輪是檀木可爲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王之戎車】幝幝敝貌【音敝】痯痯罷貌【音皮】○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曹氏粹中曰以朔方而觀岐周爲南故陟北山以望之】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呂氏祖謙曰鄭氏曰我君子也父母君子之父母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壯而罷矣【孔氏穎達曰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得乘四馬也】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集說】嚴氏粲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故望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按情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朱力反。而多爲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叶渠紀反止，征夫邇止。

【集傳】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如何哉。毛氏萇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必以期望之。○王氏炎曰：而多爲恤，既渴然疚病然死傷然，是何期逝不至也。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何氏楷曰：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合言於繇。直又反。○羅氏中行曰：蓍龜之辭也。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集說】輔氏廣曰：征夫不遠，終望之辭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念切者，人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疚。適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鄒氏泉曰：近謀乃心，或驗於私臆，遠度諸物，猶出於思像，故以卜筮終之也。

【總論】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戍役，終始如言室家思望，備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嚴氏粲曰：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劉氏瑾曰：前三章皆述其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擬與四牡、采薇、出車同體於公私情義以慰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集傳】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集說】蘇氏轍曰：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爲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甘苦，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爲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李氏樗曰：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預述其還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杕杜之詩，道勞率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返始終之情以惻之則一也。

南陔。

【集傳】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輔氏廣曰：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附錄】李氏樗曰：陔，隴也。○呂氏向曰：南方萬物方此以成，故取之為名。○王氏應麟曰：羣經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合。○案春官樂師鄭司農註：今時行禮於大射，罷出以鼓陔為節。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集傳】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華黍。

【集傳】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李氏如圭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惟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此篇亦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劉氏瑾曰：魯鼓薛鼓之節具尚見禮記投壺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圓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亦皆有聲而無詞也。）

【集說】董氏逌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寓於聲者音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者，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李氏樗曰：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鄭漁仲因詩名以首二字，或篇中取二字或一字以為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比，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如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二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

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東晳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也○黃氏震曰古者亡即無存亡之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爲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

附錄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毛氏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illegible]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張子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illegible]者良由[illegible]○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illegible]鹿鳴之三三篇既可與人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叶[illegible]），鱨（音常）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集傳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薄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毛氏萇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孔氏穎達曰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故謂寡婦之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陸氏佃曰今黃鱨魚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陸氏[illegible]曰鯊一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爲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朱子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且旨自爲協韻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何氏[illegible]曰古人燕饗物致備者無非以寫其誠敬而[illegible]亦樂其役物之意也）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毛氏萇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子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學[illegible]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徒法已其矣豈所恃以爲治者哉）

集說 嚴氏粲曰[illegible]仁人之取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illegible]獻者豬無有求而不得君子[illegible]以燕樂之既旨且多[illegible]不主言魚備之以爲起[illegible]有嘉君子之酒既已旨又曰多以[illegible]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集傳 興也。鱧，鮦也。（鮦[illegible]同音）（嚴氏粲曰毛氏以鱧爲鮦本又[illegible]一名鯇[illegible]黑鱧魚也）又曰鯇（音[illegible]）也。（嚴氏粲曰舍人云鱧名鯇陸璣云鯇似鱧狹而厚是舍人[illegible]陸璣皆以鱧爲今之鯇魚）

【集說】李氏本曰。多。旨。即上章之意。取協韻。故覆言耳。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集傳】興也。鰋。鮎念平聲也。孔氏穎達曰。釋魚有鰋鮎。郭璞曰。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孫炎以為鰋鮎一魚。郭璞以鰋鮎各為一魚。有。猶多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萬物盛多。詩人特取魚何也。蓋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致。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魚皆為豐年之兆。今魚之盛于罶者有鱨鯊有魴鱧有鰋鯉。則他物之盛可知矣。有酒以供禮。故為酒醴所以祭祀。○張氏一之曰。興言魚何足以待賓。而乃備如是之多。旨嘉不足以盡賢。而乃賓客如是之衆。雖衆也。主人不患其供給也。美而且多。多而且有。則取之不竭矣。言酒則殽饌亦在其中。言物則所該者廣。旨與嘉謂書中之魚。蓋謂曲糵之筍。果可以得如是衆多之魚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叶居何反

【集傳】賦也。

【集說】李氏本曰。物。謂水陸之產。嘉。即旨也。本前章多旨而言。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叶舉里反

【集傳】賦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李氏本曰。偕則多也。言六畢之物皆備也。

○物其有矣。叶羽已反 維其時矣。叶上紙反

【集傳】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集說】程子曰。盛而及時也。○王氏安石曰。若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大臨曰。物當其時而不忘。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呂氏祖謙曰。物雖盛而不備。有必當其時。然後盡其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因天時而然。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集說】李氏本曰。前二章皆言有酒。乃為酒之通名也。後一章皆言物。則其所謂旨。所謂多者。皆以殽言矣。雖用字不同。其實嘉與時皆所以言旨也。偕與備皆所以言多也。不過即旨多二義。反覆歎詠。以見主人禮意之殷。物且如此。賢者豈不樂就哉。○黃氏佐曰。或曰。毋酒篇[illegible]可用是而狐裘見斯。聖人取之魚麗之詩。乃過於侈乎。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之於賓。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觀之。儉豈其所先哉。燕之於寢。則稱之曰宴。饗之於廟。則射為獻酬。有以食之。樂以樂之。實以將之。猶汲汲然若有所不及也。故魚麗則言物以優賓。狐裘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下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要以論理論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集傳】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朱氏公遷曰。前樂。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

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失甚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作魚麗詩者文武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朱子曰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首主人意以樂賓如今賓飲致辭之類亦有間敍賓客辭者漢書載多歌辭主人歌客舞歸亦此意

由庚

【集傳】此亦笙詩說見魚麗

【附錄】李氏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萬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竹卓二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洛各二反

【集傳】興也南謂江漢之閒嘉魚鯉質鱒鯽肌朱氏公遷曰諸本作鱒鯽肌以下同氏與曰吳師道美曰案詩記引山陰陸氏曰鯉質鱒鯽肌肉甚美傳是本此而本有誤脫今與國刊本朱鑑所傳舊鯉質鱒鯽爲是鯽字誤疑出於沔南之丙穴

李氏樗曰嘉魚鄭氏意以爲善魚是魚之美者案左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在漢中丙陽穴嘉乃是魚名也烝然發語聲也罩籗助角反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罩也郭璞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籗重言罩罩非一之詞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劉氏瑾曰詩言燕樂衎敘說燕而又燕故知爲道達主人樂賓之意

【集說】陳氏櫟曰魚之在水其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朱氏公遷曰以魚起興與魚麗同所薦之物不止於魚特借此爲起詩爲然魚必取以供燕饗所必舉以樂賓容則又以用少之義爲興也○姚氏舜牧曰詩人詠有以有魚興何自然其意只以嘉魚興嘉賓也觀下章甘瓠興句亦得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旱反

【集傳】興也汕樔也劉氏瑾曰爾雅汕樔之樔竹罩或側交反也以薄汕魚也鄭氏康成曰今之撩罟也衎樂也唐氏汝諤曰衎即樂之甚也易曰飲食衎衎

〔詳說〕陸氏佃曰君子求賢[illegible]之如罩下[illegible]如汕[illegible]南子曰罩者抑之汕者樂之爲之辭易得魚[illegible]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集傳】興也。○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詳說〕朱氏公遷曰[illegible]人東[illegible]而纍[illegible]猶樂[illegible]綢繆纏綿亦若是也。此以相得之意爲興。

〔詳說〕蘇氏轍曰瓜生於地然[illegible]木也未嘗不纍之而[illegible]物之相從物之[illegible]賢者而不願從人者[illegible]不之求耳。○陸氏佃曰言樛木下垂故甘瓠得以纍之則以貴下賤之[illegible]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illegible]明此甘瓠[illegible]其材也。○黃氏佐曰纍和興君子甘[illegible]則興[illegible]綏之自[illegible]燕賓而言纏綿殷勤以安其心也。

○翩翩者鵻之[illegible]反烝然來叶六直反之二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益反或如字思

【集傳】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輔氏廣曰詩中興[illegible]固有此兩樣但此二章相比故於[illegible]思語辭也。又旣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詳說〕孔氏穎達曰思皆爲辭。爾與之燕言觀之甚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辭又思則燕而又思之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爲之思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詳說〕黃氏[illegible]曰以其類自至不待更如嘉魚之初勤勞以求之也[illegible]烝然[illegible]烝然[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求思惟其始求之艱故其後能[illegible]來者[illegible]孔氏[illegible]翩翩雖[illegible]專一今[illegible]翩然而來則其情[illegible]可以久矣。與嘉賓燕而又燕獻酬交錯久而不厭其賓也。

〔詳說〕范氏處義曰嘉賓賢者也。[illegible]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鵻鳥之壹者。三物[illegible]皆以喻賢者[illegible]一章[illegible]曰[illegible]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illegible]汕恐其泆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尊與[illegible]乃瓠之[illegible]四章[illegible]來思乃[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綏[illegible]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有加無已如此。○姚氏[illegible]綏[illegible]通用樂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illegible]亦[illegible]見[illegible]○燕獻會也。藉此燕以相獻會也。衎樂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見燕之綢繆所謂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見燕之重複所謂逆我服矣飲此湑矣者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集傳】說見魚麗。

〔詳說〕孔氏穎達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嚴氏粲曰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饗之樂歌故曰樂與賢[illegible]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爲樂之也。

崇丘。

【集傳】說見魚麗
【附錄】李氏樗曰言萬物生長於高邱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集傳】興也臺夫音符須卽莎草也陸氏璣曰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陸氏璣曰今兖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范氏處義曰南北指爲地之南北也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劉氏瑾曰或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福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必有與國俱尊者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辭則此詩以萬壽祝賓脩何傷乎

【集說】朱氏公遷曰山有臺又有萊君子有德又有福其所有者皆不一也○美者卽其所有而美之祝者期之於後來君子之福無窮則邦家之基亦永永無窮矣○鄒氏泉曰基者如興道致治建功樹業以內則柱石乎王朝而邦畿鞏固以外則藩維乎四國而侯服與安是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集傳】興也

【集說】程子曰桑楊充用之物皆山生財以濟用興君子爲邦家之光榮○輔氏廣曰首章邦家之基美其可以爲邦家之基本所謂治出乎君子賢者爲國之楨幹也次章言邦家之光美其可以爲邦家之顯榮所謂賢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旣足以爲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無期限而無疆界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集傳】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集說】程子曰杞李可食之物興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劉氏瑾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朱氏公遷曰民之父母謂愛利及民民所親依者也旣爲邦家之基又爲邦家之光又爲民之父母則得美與其父而且顯其常有弗替也故以德音不已祝之

○南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直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集傳】興也栲山樗嚴氏粲曰栲可爲車杻檍也嚴氏粲曰杻可爲弓弩幹樗解見唐山有樞遐何通眉壽秀眉也朱氏公遷曰秀眉眉有秀毛也長眉

秀出於其眉爲壽徵

集說 李氏樗曰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朱氏公遷曰享眉壽而德音又加茂盛則年彌高德彌劭矣○一章二章則有是德而願其有是福也此章則有是福而尤願其有是德也

○南山有枸 俱甫反 北山有楰 音庾 樂只君子遐不黃耉 音苟叶果五反 樂只君子保艾 五蓋反 爾後 叶下五反

集傳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 曹氏居貞曰宮室之良材 黃老人髮復黃也耉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附錄 劉氏瑾曰此章又專祝其壽也○黃氏佐曰黃耉自其徵諸人者言保艾自其著諸後者言○朱氏道行曰爾後指君子後人培養厚則流澤長淑氣鍾則賢子孫出惟有此後乃可撫我子孫黎民邦家之基永固而無期無疆之祝不虛矣

集說 輔氏廣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耉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耉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計而又期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沈氏守正曰首二章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而期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曰不已則是亦可知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耉又其必然之壽也曰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曰保艾有引翼之道焉福亦德也雖頌之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以惠迪咸名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集傳 說見魚麗

集說 鄭氏元物曰南山有臺本與賢樂後因爲燕饗之樂所頌禱亦各以其情而遷焉○朱氏道行曰作詩者以其〇曰魚麗言品物之豐美故曰優寬嘉賓以樂賓之文德故曰樂賓南山頌德祝壽而德與天下之遂篤也故曰尊賓三詩合看義之其備燕禮之道盡矣

由儀

集傳 說見魚麗

附錄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毛氏萇曰此三篇亦有其義而亡其辭○鄭氏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爲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蓼 音六 彼蕭斯零露湑兮 思呂反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叶想羽反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 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嚴氏粲曰蕭總名荻者蒿之香者也湑湑然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

也。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郝氏敬曰。和韓姞燕譽之譽）亦通。○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劉氏瑾曰。左傳晉郤至曰。燕以示慈惠。書謂升殽於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愛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湑然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輸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

集說 豐氏曰。自舒寫處。今謂君接之以禮。則下情得伸。而笑語可保也。○宋氏公遷曰。露零於蕭。猶天子之心寫於諸侯。皆天道之下濟者。而語又相應。故爲興。○朱氏善曰。心之輸寫。樂之散於中也。燕且笑語。和樂之見於外也。譽則善聞之著於人。處則樂意之在乎已。又兼內外而言之。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集傳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爲龍爲光。（唐氏汝諤曰。爲龍猶言寵之意。爲光猶言輝之意。）喜其德之詞也。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朱氏公遷曰。褒美謂爲龍爲光。言祝頌自壽考不忘言。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天子以得見諸侯爲寵光。則諸侯之德之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言彼其德常如此不爽。則當享壽考而永不忘矣。○朱氏公遷曰。我以爲寵。我以爲光。則中心之喜可見。與我心爲今相應。德無差失。則長久安寧。爲龍爲光。可保其終。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待禮反）宜兄宜弟。令德壽豈。（開改反叶去禮反）

集傳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嚴氏粲曰。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甚設也。）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羣公子。（劉氏瑾曰。左傳宣公二年。初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秦鍼懼選。（朱氏公遷曰。秦鍼景公弟也。得罪於景公。其母曰。弗去懼選。注曰。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見左傳昭公元年。）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相與厚爲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將既壽而且樂矣。○嚴氏一之曰。其燕而情和樂易。則知其宜兄弟而德可久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敕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集傳 興也。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孔氏穎達曰。鞗皮爲之。故云鞗革。○何氏楷曰。以絲曰轡。以革曰鞗。鞗即轡之

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陸氏佃曰：青鳳爲鸞，鸞雖曰和，後也作和鸞以爲之[illegible]在[illegible]則此傳鑣字恐當作衡字。○孔氏守正曰：朱子云在鑣曰鸞，從毛氏也。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則萬福之所聚也。○輔氏[illegible]○[illegible]鄭氏泉曰：[illegible]以飾馭服沖沖以[illegible]

意，而忠敬之度形矣。和鸞以飾車馬，雝雝以和，有協應之意，而和敬之德形矣。皆見其謹侯度處。

〔總論〕輔氏廣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而言之，天子與諸侯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敕之也。○許氏謙曰：見君子而心寫，笑語固備其謙接之語，至曰爲龍爲光，則又其卑遜之極者也。上之人禮容揖遜乃如此，而爲下者所以承順悅服，又當何如耶。○鄭氏泉曰：此詩見至治之世，諸侯之朝有常期，而天子之禮遇有常典，又拳拳惓惓之勸戒，此周道之所以爲盛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集說〕李氏樗曰：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指第四章。則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爲寵是也。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傳〕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輔氏廣曰：厭厭一字，其安久足三義，安故久，久故足。夜飲，私燕也。韓氏嬰曰：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illegible]○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明夜飲者[illegible]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燕禮[illegible]○歐陽氏修曰：燕當以[illegible]人爲人燭於門外[illegible]

[illegible]燭之禮，是古雖以夜飲，有宵則設燭之禮。○此[illegible]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言湛亦天子燕諸侯之詩。○鄭氏康成曰：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黃氏[illegible]曰：詩言酒始於旅酬，辭行終於無算，故曰厭厭，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湛湛之露，潤沾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曹氏粹中曰：不醉無歸，則其醉乃出於天子眷顧勤厚之意。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集傳]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呂氏祖謙曰鄭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

蓋路寢之屬也。賈氏公彥曰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嚴氏粲曰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注云寢路寢也考，成也。輔氏廣曰載考謂成其禮既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矣○劉氏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上言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則親者禮成而恩洽也○朱氏公遷曰露在豐草則下諸侯在宗室則恩益厚故以為興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集傳] 興也。顯，明。允，信也。謝氏枋得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illegible]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輔氏廣曰莫不令德言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也

[集說] 嚴氏粲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能故以興其言之將其所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劉允君子其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蔣氏悌生曰二章言天澤濃而人君有成禮三章言天澤溥而諸侯各成德以承露者之豐草與夜飲成禮以甚露及杞棘興諸侯成德而人之意若曰以豐草杞棘之賤而湛露皆有所及況我所燕之諸侯皆有令德可不加禮以饗之乎一天無心以成化而雨露之澤不擇物而用被聖人有心於制禮而燕饗之設必擇人而後行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

儀。

[集傳] 興也。離離，垂也。韓氏嬰曰離離長貌○程子曰離離猶纍纍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輔氏廣曰莫不令儀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儀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桐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詩人比興多於章別引他物若下泉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陸氏佃曰杞棘剛木故詩以況令德桐椅柔木故詩以況令儀○黃氏櫄曰莫不令德者實蘊於不出見所以德者異矣莫不令儀其與威儀鏘鏘優優者異矣上之所以離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親者愈嚴其[illegible]臣有容與此所以為燕[illegible]也

[附錄] 范氏祖禹曰上下亦以不惡忌禮不嫌於厚禮意未嘗[illegible]時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謂[illegible]

說一時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輔氏曰顯允則信也豈弟樂易也明信者固宜其有德矣樂易者則恐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令為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畧矣然莫不令儀此其所以為成禮也○李氏樗曰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於外者正也[illegible]而不親則上之待下者猶未盡也德雖令而儀有畧者則臣之待上者猶不足也○朱氏公遷曰前一章見其愛之至情後一章有戒飭之微意○姚氏舜牧曰露必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則其饗也露必為於豐草飲必設於宗室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樂下而錫之燕饗之隆禮也詩敘燕飲於前而推本於君子之德[illegible]

湛露四章章四句

附錄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杜氏預曰：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孔氏穎達曰：天子當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氏公彥曰：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禮記：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亦可謂不繼以淫矣。莊二十二年左傳：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集說 朱子語類：蘇氏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涵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鄒氏元錫曰：蓼蕭之辭篤而莊，湛露之辭親而洽，愛敬至矣。愛敬篤於辟公，其究及於宇內，其斯之謂歟。○郝氏敬曰：前篇來朝，此篇賜燕，朝則禮嚴，燕則情洽。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一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尺昭反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叶虛王反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叶虛良反

集傳 賦也。彤弓，朱弓也。孔氏穎達曰：彤，赤，故言朱弓。為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色以赤為尊，周之所尚，故賜弓赤。弨，弛貌。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嚴氏粲曰：賜弓不張。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孔氏穎達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劉氏彝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於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許氏謙曰：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什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以給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

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劉氏瑾曰如唐德宗於李懷光昭宗於王行瑜是也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玩平聲而不忍予者。許氏謙曰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說]劉氏玄曰湛露[illegible]以示慈惠形弓[illegible]以[illegible]惠以節[illegible]則費[illegible]飲[illegible]其厚而已[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亦[illegible]不誠則[illegible]觀之也亦[illegible]不以[illegible]恩也然[illegible]速者非[illegible]而已○嚴氏[illegible]非常[illegible]大禦也[illegible]盛禮也設

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黃氏佐曰言彤弓則彤矢旅弓矢可知舉其重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為善之利也○首二句乃追言前日弓矢之所藏以起今日錫之之意以見其事如此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叶子利反 我有嘉賓。中心喜之。叶去聲 鐘鼓既設。一朝右之。音又叶于記反

[集傳]賦也。載。抗之也。劉氏瑾曰[illegible]彤弓於弓檠抗[illegible]弓檠使正言其藏之謹也 喜。樂也。右。勸也。尊也。宋氏公遷曰燕飲之際勸以助懽○王氏安石曰尊而右之○謝氏枋得曰古人以右為尊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古刀反叶古號反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呼報反 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市由反叶大到反

[集傳]賦也。櫜。韜。陸氏德明曰櫜弓衣也○徐氏鳳曰韜之於弓櫜使其色常新也 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王氏安石曰主既獻賓既酢則禮足矣於是有醻焉則所以為厚也 勸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導飲故以為勸

[說]曹氏粹中曰其藏之也必櫜之以韜韣之物[illegible]其載之也必載之於高燥之處其載之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寶惜之也○[illegible]不足而[illegible]右之[illegible]不足而右之醻之實也

[說][illegible]氏大臨曰[illegible]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醻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輔氏廣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櫜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貺。醻厚於右。右厚於饗○曹氏居貞曰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于賞功之大權當知是矣。

彤弓三章。章六句。

[集傳]春秋傳朱氏公遷曰文公四年 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音慨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朱氏公遷曰[illegible]北伐

劉向之[illegible]孫[illegible]
本[illegible]如此

[集說] 黃氏櫄曰周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功平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策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況盛時乎○胡氏一桂曰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彤弓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爲王靈耳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集傳] 興也 陳氏櫄曰此篇朱子舊以爲比今改爲興而下文兼有比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悉正之 菁菁盛貌莪蘿蒿也 陳氏璣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也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

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或曰比也 輔氏廣曰今於或曰下少比也二字當以菁菁者改定○朱氏公遷曰今從輔氏說增之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有心雖至而敬心不至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胡氏紹曾曰既見者以爲下之見上朱子以爲上之見下○徐氏鳳彩曰菁菁者莪而在中阿之盛興君子而既見者非守人之樂乎樂且有儀謂發於外則有獻酬幣帛之文也

[附錄] 毛氏萇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鄭氏康成曰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孔氏穎達曰言菁菁然茂盛者蘿蒿也此蘿蒿所以得茂盛者由生在阿中得阿之長育故茂盛以興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由升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且又有禮儀以接也○嚴氏粲曰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學習善教之作成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集傳] 興也 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心則喜則又獨言其樂之之意也○徐氏鳳彩曰莪生濮國沮洳之地尤其性所近也我心則喜愛根於中則有禮賢色笑之洽也

附錄 李氏公[illegible]曰喜其使我爲成德達材之歸也。何氏楷曰因育材之有地喜己材之得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集傳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穎達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illegible]非總五貝爲一朋也錫我百朋者見[illegible]之而[illegible]如得[illegible]貨之多也

集說 鄒氏泉曰常情好貨錫百朋猶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賜我百朋得祿多言得意也○王氏安石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材成矣樂其成材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祖禹曰錫我百朋言祿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集傳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驟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illegible]輔氏廣曰此又追言其未見之時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朱氏公遷曰此據今而言之

集說 黃氏震曰載沉載浮者言舟汎汎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戴氏云汎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illegible]謝氏枋得曰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我心則休者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illegible] 嚴氏粲曰楊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沉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首章喜其有禮儀近乎外[illegible]故次章以我心則喜言見其由中達外[illegible]則甚深其所欲四章言[illegible]見其真誠之心非偽也○鄒氏泉曰[illegible]見而喜[illegible]其悅賢之[illegible]然見於歌詠矣

附錄 范氏[illegible]曰中阿中沚中陵皆[illegible]養[illegible]不[illegible]得遂其性也自朋[illegible]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illegible]習教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觀菁之[illegible]篇何足道哉而人君之未親學也則不能不以爲憂及人君之既親學則安得不樂安得不喜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楊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不復有私憂過計也○朱子曰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詳不可得而考夫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illegible]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illegible]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矣[illegible]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經[illegible]四章皆[illegible]育材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法度以成天下之治法度雖具矣而非得人材則不能以自行故由鹿鳴至於彤

弓。其法度見於政事者，如此其悉，非得人材也公
有繼而不怠，則無以垂裕於後。此正小雅所以終
之以此篇也。○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篇，皆因
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
行禮於學校燕
飲而歌之與。

案 菁菁者莪詩，朱子初稿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為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為燕飲賓客之詩。
然燕飲經亦無其文也。以文王世子[illegible]之辟廱而詩歎
之曰於樂辟廱，[illegible]之辟廱而詩詠之曰無思
不服。成王繼治，修明學校選士之法，備詳王制，育材之
盛，無以加矣。觀此詩，未[illegible]其事，不能定其為何王，而
作然要是周公相成王，明所制之樂歌也。序主於育材，
自毛、鄭以下，至唐宋諸儒無異說，朱子亦嘗於他文引
用序義，則集疏所[illegible]
釋者，其論可並存也。

六月棲棲。音西 戎車既飭。音勅 四牡騤騤。求龜反 載是
常服。叶蒲北反 玁狁孔熾。尺志反 我是用急。叶音棘 王于出
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集傳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嚴氏粲曰：一之日，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飭，整也。王氏安石曰：既飭者，言其早正素治以待之也。騤騤，強貌。王氏安石曰：騤騤者，馬之強而

有飾也。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昧韋梁氏益曰：韎，赤色。韋，熟皮。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嚴氏粲曰：[illegible]韎韋。左傳謂之均服，此謂之常服，其義一也。○嚴氏粲曰：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玁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輔氏廣曰：匡，有救正之意。王國，王畿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嚴氏粲曰：[illegible]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嚴氏粲曰：[illegible]受命北征，此詩作於[illegible]功之後，[illegible]其受命之始也。

司馬法：王氏樵曰：[illegible]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朱氏公遷曰：[illegible]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鄭氏康成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服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點檢，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朱氏善曰：玁狁之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六月過之不在於君，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比物四驪，(毗志反) 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獎里反)

【集傳】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孔氏穎達曰：比物者，比同力之物。) 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王氏逵曰：見夏官校人。) 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劉氏瑾曰：進退疾徐，不失其則。) 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王氏逵曰：吉行，吉行事也，如郊廟巡狩封禪之類。) 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孔氏穎達曰：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 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毛氏萇曰：古先教戰，然後用師。) 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劉氏瑾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 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附錄】王氏安石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比四驪驂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六月既成我服者，既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輔氏廣曰：馬之有餘，教之有素，其軍實之強可知矣。六月成服，行止有度，則軍制之嚴又可知矣。以佐天子，則不止於上下之敵而已。○鄒氏泉曰：上六句言行師之善，下則表其出師之意也。此章與上章本是一時事，互見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魚容反)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 武之服，(叶蒲北反) 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集傳】賦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曹氏粹中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碩，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范氏祖禹曰：凡兵之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蘇氏轍曰：嚴翼，言將帥之德也。)

【附錄】輔氏廣曰：此言馬之盛，足以薄伐玁狁而成膚功矣。薄伐則窮追遠討也，膚功則其功之大也。大抵兵凶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實。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則上下以定大功矣。有此馬為之用，則足以卻玁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其亦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 整居焦穫。(音護) 侵鎬(胡老反) 及方，至

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
以先啓行(叶户郎反)
【賦】賦也茹度(鄭氏康成曰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整齊也(孔氏穎達曰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焦穫(毛氏萇曰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鎬方皆地
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平氏[illegible]曰爾雅十藪周有焦穫[illegible]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今西[illegible]三原縣漢池陽[illegible])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
矣(嚴氏[illegible]劉向[illegible]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劉氏瑾曰南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玁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
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呂氏祖謙曰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白旆繼旐者也(曹氏粹中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施之)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
戎車也軍之前鋒也(毛氏萇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啓開行道
也猶言發程也(王氏安石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illegible]氏

[illegible]選鋒曰北○呂氏祖謙曰韓嬰章句曰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
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劉氏[illegible]曰左傳[illegible]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
【論】曹氏粹中曰以此茹之勢取深入而爲寇可以必勝於是始戰則所謂先計而後戰者也○朱氏善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皆[illegible]至於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後時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可謂熾矣於是建旗旐選鋒銳以攘之元戎十乘則爲馬四[illegible]甲士[illegible]二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玁狁之難已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illegible][illegible]雖衆且[illegible]又烏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
既佶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
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賦】賦也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
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謝氏
枋得曰戎車既安必曰如輊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鬭也四牡既佶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

玁狁 大原。地名。王氏應麟曰：[illegible]修大原，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皇輿表：今大原府[illegible]陽曲縣隸山西。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呂氏祖謙曰：前漢書嚴尤曰：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䖟之螫，毆之而已。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王氏安石曰：能伐[illegible]而[illegible]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陳氏鵬飛曰：[illegible]可以為萬邦[illegible]一玁狁[illegible]所[illegible]

集說 輔氏廣曰：[illegible]

資德成而用適其宜，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劉氏瑾曰：上言吉甫其武之服，此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裕而然，民許可見其文。○朱氏公遷曰：上章歷數玁狁之罪，則珍殲之不為過也。況車馬整飭如此，誅鋤剪滅，乃其餘事，而[illegible]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 飲於鴆反御諸友。叶羽已反 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羽已反

集傳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毛氏萇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輔氏廣曰：此吉甫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朱氏公遷曰：受福不在燕喜之外，[illegible]樂即所以為福也。蓋以其歸自鎬，錢氏文子曰：玁狁浸[illegible]之地，[illegible]嚴氏粲曰：吉甫來[illegible]之鎬，其地遙遠，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illegible]是燕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illegible]友[illegible]也。[illegible]

嚴氏粲曰：孝友者，德之本。[illegible]吉甫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前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與張仲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曰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

附錄 呂氏大臨曰：上三章言治戎有備，四章言玁狁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說從而禦之，五章[illegible]武之意消矣。○北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illegible]則紛兵[illegible]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盡。○謝氏枋得曰：[illegible]一章曰戎車既飭，四[illegible]章曰比物四驪，閑之[illegible]則[illegible]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顒，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illegible]可以車馬為重。○鄒氏泉曰：此詩之詞，利於車戰，故此[illegible]以車馬為重。[illegible]雖是稱美吉甫之功，要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首一章原于命北伐之由也，中[illegible]章敘將帥所以成功也，末[illegible]言旋師之樂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附錄】鄭氏康成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孔氏穎達曰此經六章皆是北伐之事毛意上四章說王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說二章專言[illegible]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吉甫王不自行子基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伐耳孫氏[illegible]以此篇王不自行鄭以為長○朱子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衰微至於夷厲而小雅盡廢矣宣王中興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詩人作詩以記其所由然興以發其端而小雅[illegible]記於經者於是變矣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滿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音茀弗魚服。鉤膺鞗音革。叶蒲北反叶訖力反

【集傳】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許氏謙曰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藚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穎達曰釋地文菑者災也畬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曹氏粹中曰菑曰新田未成熟也曰畬始成熟矣故易曰不菑畬爲其不勞力而可以享成功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爲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劉氏瑾曰兵車戰鬬之車。駕馬所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甲士步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許氏謙曰其車三千以見蠻荊不[illegible]衆[illegible]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illegible]孔氏以爲[illegible]是[illegible]人但[illegible]所以扞敵者又練習也

○鄭氏康成曰如五步六步之節六伐七伐之法無不閑習是也率。總率之也。鄭氏康成曰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呂氏大臨曰涖止則布其行陣率止則行而用之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方文竹簟。以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也。樊與鞶同纓音嬰鞗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朱氏公遷曰新田在彼菑畝在此[illegible]何楷[illegible]又遂言其車馬之美

以見軍容之盛也

〔集說〕蘇氏轍曰。將采芑者。于何取之。其必于新田菑畝。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車而後用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習鼓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以美其車馬之飾而[illegible]。[illegible]不甚費力。不得大段戰鬪。故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集傳〕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軝長轂也。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錯。文也。毛氏萇曰。錯衡。文衡也。○孔氏穎達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瑲瑲。聲也。彭氏執中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慎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劉氏彝曰。方叔出軍。則王命加等。朱芾。黃朱之芾也。孔氏穎達曰。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芾。據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皇。猶煌煌也。瑲。玉

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韓氏嬰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曹氏粹中曰。禮。三命赤芾葱珩。孔氏穎達曰。珩。佩上之橫梁。以爲飾。三命以上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止三命也。

〔集說〕[illegible]

彭氏執中曰。此與上章[illegible]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集傳〕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陸氏佃曰。[illegible] 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鐲似小鐘。鐃似鈴。[illegible] 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

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 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闐闐亦鼓聲也 [illegible]伐鼓闐闐然 或曰盛貌 董氏逌曰闐闐衆行聲也 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集說 程子曰此章言將之老壯之衆且勇進退得宜含有節○曹氏粹中曰王師雖無敵而進退[illegible]止故推方叔之命也○輔氏廣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以將嚴而衆有法故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亦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 尺允反 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叶尺由反 戎車嘽嘽 吐丹反 嘽嘽焞焞 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叶音隈

集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也王氏安石曰[illegible]或言蠻或言荊楚春秋之初曰荊而已後乃曰楚 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曹氏粹中曰凡謀則貴老決則貴壯言老而能決也○劉氏瑾曰方叔以元老而帥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 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王氏質曰方叔亦是與於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言尹爲師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爲帥所玁狁蠻荊之功結之於此詩也

集說 程子曰此章言成功因言其致伐之由方叔克壯其猶故征而執獲皆衆車之盛如雷霆方叔之明信自伐玁狁時聞於四方故荊蠻畏威來服○鄭氏泉曰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嘗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遠彌來服有不專主乎戰鬪之功矣○姚氏舜牧曰宗成先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猶然止於執訊獲醜而已斯老成之將也

總論 王氏安石曰前三章詳序其治兵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宿將董大衆[illegible]人自服不俟戰而後屈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勝行在道時也三章戰而後勝時也四章則成功之後而[illegible]勝之故也○朱氏善曰南征之詩[illegible]其車之多可見其民之衆以民之衆可見其國之盛而其勞來於蕭析之餘還定於轉徙之後[illegible]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征北伐二詩皆是班師時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以討而[illegible]

也以爲而服也○朱氏公遷曰玁狁既犯義者也蠢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吉甫無以討玁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詩辭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功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集傳賦也攻堅〈程子曰既攻謂堅治〉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孔氏穎達曰考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往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

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集說嚴氏粲曰宣王中興爲東都之會詩人故於復見威儀之盛車既堅緻馬既齊力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言初發車徒而往事猶未有所爲之事也○朱氏善曰車以馬同說言其龐實之盛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車攻修治於閑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將行之日則可以觀言而相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符有反〉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集傳賦也田車田獵之車〈錢氏曰田車即周禮巾車之木路也〉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孔氏穎達曰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

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劉氏瑾曰宣王封母弟友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其子武公從平王東遷始徙其國於東都畿內圃田爲鄭地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集說嚴氏粲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帶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乃其常自內然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

備而從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姚氏舜牧曰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之子于苗〈叶音毛〉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集傳賦也之子有司也〈孔氏穎達曰之子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苗狩獵之通名也〈張子曰夏苗猶狩也亦然○黃氏一正曰大司馬夏教芟舍以苗田義取其害苗者故獵亦通名苗〉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孔氏穎達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

故知卌數者有寡。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呂氏曰敖山名則謝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古者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騎蓄伺以設伏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輯說] 輔氏廣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備也既選之後矣則建設其旗旄焉見其序且整也有選徒以徒而惠日博獸于敖[illegible]之勇有[illegible]大[illegible]小[illegible]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集傳]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侯朝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會同於天子則亦皆[illegible]道也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毛氏萇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孔氏穎達曰金舄者即禮之赤舄也加金爲飾故云達屨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孔氏穎達曰天宗伯文注云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繹陳列聯屬之貌也。王氏安石曰繹者言其聯屬連而不絕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附錄] 劉氏瑾曰小雅會朝蓋服其命服以見王也○會同之同非一故絡繹不絕也○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聯屬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矣。○徐氏鳳彩曰天子將行狩獵則同諸侯舉故田獵未行朝會之[illegible]

○決拾既佽音次與弓矢既調叶徒同反與同叶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集傳]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嚴氏粲曰決即儀禮所謂極也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朱氏公遷曰故弦謂之遂[illegible]箭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佽比也。鄭氏康成曰謂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謝氏枋得曰弓强必[illegible]箭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稱乎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illegible]此矢之調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孔氏穎達曰射夫即諸侯也其大夫亦在我射之中則此可以兼焉同協也。柴說文作𢊿謂積禽也。梁氏益曰凡薪蒿之積皆曰柴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曹氏粹中曰有餘力者又助我舉積禽言不爭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輯說] 輔氏廣曰此章專言夫射田獵以射爲主也射夫之[illegible]又見其[illegible]辭自足以辦事而諸侯但助之而已諸侯皆射也助我舉柴不惟見其獲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叶徒臥反舍矢如破音捨叶普過二反

[集傳]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劉氏瑾曰五御之目三曰

過君表。五日逐禽左。御田車驅馳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朱氏公遷曰：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

【集說】毛氏萇曰：言習於射御法也。○鄭氏康成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安石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交反）不盈。

【集傳】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孔氏穎達曰：唯聞蕭蕭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讙譁者。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劉氏瑾曰：周亞夫傳，吳楚[illegible]深壁而守，夜軍中驚亂[illegible]復定。不驚，言比（毗志反）卒事不諠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音翦）毛不獻，孔氏穎達曰：面傷謂當面而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穎達曰：惡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膘（音標。○許氏[illegible]曰：膘，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於右腢（音愚。○陸氏德明曰：謂肩前兩髃骨），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孔氏穎達曰：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孔氏穎達曰：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方爾反，又薄禮反），達於右䯚（[illegible]了反，又胡[illegible]反。○[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為下殺，以充君庖。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焉。朱氏公遷曰[illegible]中殺下殺[illegible]。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孔氏[illegible]以人獸[illegible]。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illegible]氏泉曰[illegible]下殺惟得十數，故不盈。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鄭氏康成曰：反其言而美之。○孔氏穎達曰：徒行者與御馬者，豈不警戒乎？言以相警戒也；君之大庖所獲之禽，豈不充滿乎？言充滿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集說】輔氏廣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其閒暇無紛擾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大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朱氏公遷曰：行事從容，取節整肅，處己儉約，待人周徧，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集傳】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謹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輔氏廣曰：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呂氏祖謙曰：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此章總敘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集說】嚴氏粲曰：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驚畫如此，乃深喜之之言，功業極盡其道極也。○朱氏善曰：存於中而有與衆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允于靜治於往行之極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附錄】李氏樗曰：車攻之詩，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李氏公凱曰：言宣王既能自治，以全創業之國勢，尤當自奮以合守成之人心，故於車馬之大則修之，器械之微則備之，而往東都之地，復朝會之儀，統一人心，以爲維持王業之計。因講田獵之事而選車馬之美，恐多寡以蓋致治保邦之道焉。

車攻八章，章四句。

【集傳】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劉氏瑾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之事，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有成，各相訓叫，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之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爲四章章八句也。

【集說】朱子語類：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因畢乎[illegible]之田矣。

吉日維戊（叶莫吼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叶符有反）。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叶齒九反）。

【集傳】賦也。戊，剛日也。黃氏一正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如郊社宗廟冠昏，外事如巡狩朝聘盟會出兵，凡出郊皆是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孔氏穎達曰：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鄭亦引孝經說以房爲龍馬是也。○嚴氏粲曰：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伯事於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孔氏穎達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爲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劉氏瑾曰：田之前二日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將用馬之力，必禱於[illegible]。車攻而馬壯，則升陵阜而[illegible]

矣○姚氏舜牧曰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集傳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程子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華流入鄜音孚坊至同州入河也李氏皇輿表鄜州今延安府鄜州坊州今延安府鄜州中部縣同州今西安府同州韓城縣按此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此漆沮之地故孔氏小疏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彼則狩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黃氏佐曰天子之田或奉宗廟或進賓客或充君庖非禽獸之多不可此漆沮所以宜田獵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表驕反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奬里反

集傳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嚴氏粲曰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趨則儦儦行則俟俟嚴氏粲曰儦儦而疾走俟俟若相待獸三曰羣二曰友蘇氏轍曰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朱氏公遷曰或射或御各共其事也

集說 劉氏瑾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姚氏舜牧曰左右從王者之左右也凡王者有從必親執路鼓以御衆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illegible]何以慰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叶子洽户頰二反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集傳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穎達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也大兕言殪言殪則發可知○朱氏公遷曰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嚴氏粲曰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饗燕為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許氏謙曰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成而滓浮醴猶體也此齊孰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

故名。○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蘇氏轍曰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日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而均常以之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劉氏瑾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於賓客以酌醴[illegible]大庖不盈之意也○朱氏公遷曰車攻終於頌禽[illegible]日終於酌醴[illegible]者[illegible]獵皆以[illegible]

【附錄】范氏處義曰詩人之於人茍多舉一事終始言之[illegible]曰以差我馬則必能教事於國事矣因田而得禽以見其御可知也田者所以事也既謹日而祭馬[illegible]獵也猶爲燕而以御賓客則必能與之食天祿矣。

虞人既聚獸必於天子之所左右皆取禽共天子之[illegible]則他日必能用命矣○朱氏公遷曰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狩獵四章獲禽而獲禽可以供用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輔氏廣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謂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謹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莫醴之厚無一不至也

【集說】蔣氏悌生曰車攻吉日雖皆田獵之詩車攻會諸侯於東都其禮大吉日專田獵不出西都畿內其事視車攻差小故二詩之辭其氣象大小詳略亦自不同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上與反（劬其俱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矜[illegible]）

【集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鴈（[illegible]鴻鴈俱是[illegible]大而鴈小）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王氏安石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敘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朱氏公遷曰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故以起興）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章放此

【集說】蘇氏轍曰民人離散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illegible]其羽聲肅肅然[illegible]也○輔氏廣曰之[illegible]

于征劬勞于野也。民之流離者自相謂曰：是子之行，病苦於草野之中。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 之子于垣，音袁 百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集傳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孔氏穎達曰：五板為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己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轍曰：流民反其土，而[illegible]其墻垣而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雖劬勞不能已，其終皆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集傳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illegible] 鴈之鳴哀，故以為比，亦見詩人取義之精。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集說 輔氏廣曰：自其始之流離，以及得所止而築室以居，其病苦亦甚矣。非明知者，肯能體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以驕矣。○黃氏洪憲曰：說志人止見我[illegible]人之意[illegible]哲人測悉民隱，故謂我劬勞；彼愚人者，忘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

附錄 鄭氏泉曰：一章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述言今日[illegible]集之[illegible]，末章言由勞以逸，是以作詩以達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感慨之情也。前二章以鴻鴈引起之于，故為興；末章[illegible]為[illegible]而不言之于，故為比。○沈氏守正曰：詩作於安定之日，痛定思痛，其志則哀，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二見云。

鴻鴈三章章六句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此詩諸家皆本序說，指之子為使臣。然三章劬勞之義，一章指使臣，二章指民，一章或指使臣，或指民，皆未的當。朱子集傳以之子為流民自相謂，而劬勞皆就民說，但或謂不見勞來安集之意。愚謂[illegible]有取於鴻鴈，[illegible]實由勞至[illegible]，爰及矜人，哀此鰥寡，[illegible]誰及也。[illegible]鳴之於上之人矣。二章有取於鴻鴈澤中之集，而曰其究安宅，以流民所止，非其本上使之[illegible]安久安之？[illegible]離實使之，亦出於上之人矣。三章有取於鴻鴈之哀嗷，以離散之餘，雖有定居而生理未復，故不能不哀嗷，是訴然[illegible]訴之於誰，亦是訴於上之人耳。○徐氏光啟曰：此詩之作，所謂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集傳】賦也。其，語辭。央，中也。（胡氏一桂曰：說文云：央，中也，極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宛在水中央，央亦中也。）庭燎，大燭也。（孔氏穎達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諸侯將朝，則司烜（首設）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孔氏穎達曰：庭燎之百，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許氏謙曰：鑣見秦駟驖。）

○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集說】李氏樗曰：庭燎之光，謂始然而有光也。將將，眾集遠聞之聲。夜當未央時，則來朝者未至君門，其鸞聲大而遠聞也。○姚氏舜牧曰：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詠，蓋像君心之不安，若夜方半而即懷視朝之思爾。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乂，又如字）。庭燎晣晣（之世反，與艾叶）。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集傳】賦也。艾，盡也。晣晣，小明也。（嚴氏粲曰：晣晣然，其光漸小。）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許亮反）。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集傳】賦也。鄉晨，近曉也。（胡氏曰：以是從未央而至未盡，而至鄉明也。）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也。（何氏楷曰：煇與暈同。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鄭註日月之光氣為暈，火之光氣為煇。）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蘇氏轍曰：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

【集說】杜氏佑曰：朝旂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嚴也。而以夜向晨言觀其旂，為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輔氏廣曰：問夜之早晚，何如？下二章只是一意，直至辨色視朝之時而止，詩只是一時事，不必有今昨之不同也。

【集說】許氏謙曰：此詠王者勤於視朝之詩，而先有人之正設官以述上之意也。蓋王勤於政，故百執而競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自晉也。入朝者莫皆先時而至，而卑服咸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從容未嘗古王之勤，而勤勞之意自見於言外。○唐氏汝諤曰：三章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愈警惕。夫說所聞所見，不過懸度其時，而據此心之汲汲皇皇，則巖然信以為然者，若專為料想億度之詞，即非爾精之旨。

庭燎三章，章五句。

【集說】劉氏瑾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

朝晏息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說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集傳】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嚴氏粲曰雖求赴海而其勢必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朱氏公遷曰知所向也。）飛隼猶或有所止，（嚴氏粲曰目中所見采也。朱氏公遷曰知所止也。）○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附錄】嚴氏粲曰兄弟指所親，邦人指眾人，諸友指所厚。曰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疏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謝氏枋得曰一身之禍亂不足備，父母之禍亂深不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鄒氏泉曰莫肯念亂者，不思恐懼修省之道，若安危利菑皆然也。父母人之最切者，故獨舉此以示人不可不憂耳。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叶井亦反）載起載行。（叶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集傳】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胡氏紹曾曰蹟者行步之跡，故不蹟為不循道。）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附錄】輔氏廣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蹟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水方盛而未從，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集傳】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徐氏常吉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讒言。）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附錄】韓氏嬰曰讒言緣隙而起。○輔氏廣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彼人無所忌憚，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自修之事也。○許氏謙曰未可遽憂而非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知所本矣。○朱氏公遷曰

自持以敬則小人不敢忻其能止讒必矣讒言之人覬
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謂讒與背息卒反消已謂敬
當自
持

集傳 朱氏公遷曰一章言人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己獨
而忌 憂人之告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
亂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集說 陳氏櫟曰始念亂而友及父母終畏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音問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
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沿反其下維蘀音託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集傳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
鳴高亮聞八九里陸氏璣曰鶴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皐澤中
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嚴氏粲曰九皐九折之澤○濮氏一之曰深曲曰皐
見楚詞注喻深遠也蘀落也許氏謙曰蘀見豳七月錯礪石也嚴氏粲曰揚子
不礱不錯焉攸用錯礪治玉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

納誨之辭也韓氏廣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
於文詞不以正諫者正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
而託物以諫也蓋鶴鳴于九皐而聲聞于野言誠之
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朱氏
公遷曰誠中形外非可緣飾爲
也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
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
善也朱氏公遷曰君子或有不仁不可溺於
安知小人或有一長不可偏於惡也由是四者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輔氏廣曰夫必能盡
私欲之[illegible]故可以明善而誠
身此[illegible]用文以正小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與此意同○朱氏善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之萌
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揜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
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
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
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
矜敖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
其私欲之心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
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爲陳
善納誨之
辭也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
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

之石可以攻玉

[集傳]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陸氏德明曰：說文云穀從木，非從禾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攻，錯也。嚴氏粲曰：錯，謂錯治之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邵子曰：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許氏謙曰：邵子論玉石又一意也，略與前說不同。

[附錄] 朱氏公遷曰：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泛言之則可以為錯，親切言之則可以攻玉，然後論之意以漸而深。○呂氏祖謙曰：二章之言相類而意別，于野以四方言也，于天以上下言也。在淵在渚，言事雖散於廣漠而可道，則不下帶而存，不可以為遠而忘之也。在渚在淵，言事雖在於目前而理則至深窈，莫測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維蘀以榮悴言，猶利害安危之謂也，則思患防危之意，其可忽乎。維穀以美惡言，猶賢佞是非之謂也，則防奸遠佞之意，其可少乎。前章為錯，猶泛以利器言之。後章乃言攻玉，夫人之德成如玉矣。

鶴鳴二章，章九句。

[集說] 朱子曰：鶴鳴詩只含著意思，全不發露。○鄒氏元錫曰：此鶴鳴也，辭不指義，託寓遠諷，可興可觀，古納誨之善誘如是乎。○徐氏常吉曰：鶴鳴一詩，可以見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存疑]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二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集傳 賦也。祈父(孔氏穎達曰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李氏沈以圻父爲逐違命者)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周禮司右徒八十人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氏康成曰司右謂有勇力之士充王車右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孔氏穎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己身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恤。憂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集說 朱子語類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illegible]遂所謂五家爲比比即伍也五比爲閭閭即兩也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五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凡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使自齊晚以來觀之鄉遂之民以衞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鄭氏康成曰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衞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孔氏穎達曰爪牙之士所職有常不應遷易由宿王使人不稱故陳之以剌王○有勇力而不當轉於憂誰守衞者耳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衞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然則爲上閑守乃是虎賁之屬周禮司右虎賁連宮虎賁之徒既爲宿衞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衞矣○小司徒職曰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鄉也○衆子曰禁衞大子之爪牙而使之護戍是詩所謂轉予于恤也○許氏謙曰或曰一說於爪牙二字爲切而得詩意。

案 成周兵制藉鄉遂之衆以作六軍而邱甸之民亦出車乘甲士步卒然其爲數少故統言之則六軍之士出自六鄉也至虎賁司右衞勇士屬焉以左右王亦成所謂征行之事例不取王之爪牙之士也宋[illegible]以爲予者六軍自謂則當征行若又屬何人[illegible]遂之民以衞王畿[illegible]征討止用邱甸之民此出朱子獨見考之周禮[illegible]文可詩[illegible]謂司馬[illegible]王有四方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命於諸侯小宰其[illegible]虎賁氏以牙璋發兵不[illegible]也據是說以解是詩則二指六軍之士容或可通然朱子征討止用邱甸民之說亦不符也合而觀之當以箋疏之解爲長矣故自漢唐北宋諸儒以及朱子以後呂嚴粲許謙輩皆從之即朱子亦附其說以俟後世論定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鉏里反〉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集傳】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集說】嚴氏粲曰：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集傳】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朱氏善曰：勾踐，越王名〉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朱氏公遷曰：見國語吳語〉魏公子無忌〈朱氏善曰：號信陵君〉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朱氏公遷曰：見史記本傳〉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集說】劉氏瑾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

【案】黃氏佐曰：此亦重久役。上謂祈父信乎不聰明，胡予轉我於憂恤之地，而乃使母之尸饔乎？使其聰焉，則必有以體恤我，而不至久役之如是矣。

【附錄】輔氏廣曰：上兩章言自我，其上之衞，末章言不聰，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我其矣

之患也。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鄒氏泉曰：禁衞之兵，本以滿衞王室也，使之遠戍，則轉之憂恤之地矣。末章亦只是此意，但以不聰尸饔觀之，則見得本爲大子爪牙，亦謂之獨子，故以不知法言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集傳】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杜氏預以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氏昭以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案】鄭氏康成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官非其人則職廢。○朱氏善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衞王宮而已。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肖；使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舉而三失具焉，其敗也宜哉。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集傳]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言白者，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穎達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illegible] 嚴氏粲曰：[illegible] 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呂氏大臨曰：[illegible] 留之。○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劉氏瑾曰：前漢書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附錄]蘇氏轍曰：賢者有不得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遊適，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鄭氏泉曰：一朝不可以言永，但於欲去之時，留得一朝，亦若永矣。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 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集傳]賦也。藿，猶苗也。何氏楷曰：藿本作藿，說文云菽之少也，或以為豆葉。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蘇氏轍曰：客，亦非執事者也。○呂氏大臨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不得去[illegible]

[附錄]謝氏枋得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志。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沒也。○黃氏佐曰：藿非苗也，注曰猶苗者，同為己之物也。嘉客非逍遙也，注曰猶逍遙者，同為我留之意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彼義反，又音奔。[illegible] 爾公爾侯，叶[illegible] 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叶汪胡反 勉爾遁思。叶新齎反

[集傳]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謝氏枋得曰：[illegible] 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illegible] 門皆有輝華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朱子[illegible] 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陸氏佃明曰：遁字又作遯。○嚴氏粲曰：易遯卦，潔身退隱之謂也。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許氏謙曰：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之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illegible]不足，[illegible]王氏[illegible]曰：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和，得遂也。劉氏瑾曰：上四句見其留之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附錄]輔氏廣曰：此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illegible]之詞。賢者之所以欲去，不過欲優游自[illegible]

一旦背負然而堅則當以爾爲公爲侯而逸樂無
有期畏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
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集傳】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
空谷束生芻以秣之。嚴氏粲曰：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而其人之德
美如玉也。輔氏廣曰：君子之德必如玉焉，無一毫之瑕疵。蓋已邈乎其不可親
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
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集說】嚴氏粲曰：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己，末章言賢
者晦遯巖谷，不可復望其來，但止望其寄聲耳。極
稱其美而爲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
之不能用也。○朱氏公遷曰：是詩至此方言其德，夫以
人之去亂如此，非明智勇
決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

【附錄】蔣氏悌生曰：賢者之用世，豈不欲得君以行其道
哉。惹必義有不可留者，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而在朝同心同德之君，惜其才而願其留，故其繫如此，
非不知其志決而不可留也，乃欲縶其馬以永朝夕，非
不知其潔已而轉常貴也，乃欲其貴來而爵以公侯，及
其已去而不可留，其綢繆之情、眷戀之意不能已已，所
留之賢者今不可考，其才德
聞望抑亦當時之俊乂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集說】毛氏萇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
駒而去者。○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
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
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
心一生，如號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
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
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朱子語類
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陟角反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傳】比也。穀，木名。嚴氏粲曰：穀見鶴鳴。穀，善也。鄭氏泉曰：善即處患難相卹相鄰之道也。
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
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朱氏公遷曰：以黃鳥之啄粟比
人之害己。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
此而將歸矣。

【集說】范氏處義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
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曹氏粹中曰：
易曰：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迫窮禍患害，惟天屬之親
乃肯相收。○輔氏廣曰：始言不以善道相與，則其望之
猶厚
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集傳] 比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穀是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嚴氏粲曰言以横逆加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甫反）

[集傳] 比也。

[集說] 馮氏復京曰諸訓衆則諸父諸兄當合三族而言。○鄭氏泉曰不可與處猶暌孤衆暴寡之意

[附錄] 范氏處義曰適異國之民而所至之邦人不能與之相背不能與之相知不能與之相安於是思歸故國復依族人與諸兄諸父也。國風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之謂也。○輔氏廣曰首言復我邦族而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歟

黃鳥三章章七句

[集傳] 東萊呂氏以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案詩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集說] 范氏處義以黃鳥我行其野三詩之序[illegible]明言[illegible]

說者以爲適異國而失其所者我行其野言昏姻而不之故言就爾居故說者以爲從異國之昏姻而不見卹者詩辭亦可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必制反 方味反 勑魯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集傳] 賦也。樗惡木也。李氏樗曰樗不材之木莊子曰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小枝卷曲不中規矩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集說] 嚴氏粲曰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養是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我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集傳] 賦也。蓫牛蘈（音頹）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璣曰似蘆菔而莖赤可淪爲茹滑而美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我行於野，見采蓫者雖亦惡菜，猶可以療飢。我以昏姻之故，謂可就爾止宿矣。爾既不能畜我，故言欲日反，是蓫之不如也。○嚴氏粲曰：首章言居，次章言宿，則暫寓矣。人情於其相待之薄者，則望之也愈輕；於其相待之厚者，則望之之意日進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論語作誠 不以富，亦祗音支以異。叶逸織反

集傳 賦也。葍，惡菜也。陸氏璣曰：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飢。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集說 王氏安石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鄒氏泉曰：趨富厭貧，風之薄也，其失大；喜新棄舊，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然傳所謂責人忠厚者，則以其實以貧賤之故而棄之耳。

附錄 輔氏廣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戚而不見收卹，則怨；怨形於色，辭苟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蓋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怨者，於此可見矣。○朱氏公遷曰：依惡木，采惡菜，困窮如此，而昏姻不見收卹，薄已甚矣，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哀；三章責人以恕，而其意微。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集傳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王氏逵曰：族婣言其孝弟，時婣各歸其任恤者。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何氏士信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為弟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集說 嚴氏粲曰：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 幽幽南山。叶所旃反 如竹苞叶補苟反矣，

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集傳】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許氏謙曰南山見秦終南)苞叢生而固也(陸氏佃曰竹性叢生而行鞭深故曰苞)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案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朱氏公遷曰張子借其言以教人朱子引之非以此釋經也特廣說詩之法耳或曰猶當作尤朱氏公遷曰尤怨也咎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臨水面山形勢之美如竹之苞謂根本之固也如松之茂謂枝葉之盛也宜其聚國族於斯兄弟知[illegible]無相[illegible]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胡五反)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集傳】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或曰謂姜嫄后稷也(孔氏穎達曰鄭以為宣王既於國門之左立先妣姜嫄先祖后稷以下之廟然後乃宮內築燕寢之室)西南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輔氏廣曰東西南北[illegible])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illegible]】[illegible]

發舒也嚴氏粲曰美宣王中興之業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若竟土未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集傳】賦也約束板也(鄭氏康成曰約謂縮板也○孔氏穎達曰縮板以載縮約皆謂以繩縮束之令之縮栽也)閣閣上下相承也(孔氏穎達曰繩均也板直則牆端正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孔氏穎達曰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則牆牢固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

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濮氏一之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墻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附錄 曹氏粹中曰君子雍容於其間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黄氏佐曰尊大不可謂居室尊大蓋天子本自尊大在於此室之中爲尊所以統衆卑爲大所以統羣小遂乎廉地之相遠廓然堂陛之森嚴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嚴氏粲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康成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鄒氏泉曰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整飭自堂之四角言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呂氏大臨曰以翬如月雉似人以而以翬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矢鳥翬皆形言之如跂不言人者義取於跂言跂竦人可知也如矢喻四隅廉正也斯革斯飛言檐阿之勢似鳥飛也翬言其檐飛翼其勢各取喻也○輔氏廣曰其言有序而又善於形容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黄氏一正曰庭謂在宮寢之前者覺高大而直也。朱氏公遷曰寢小而高故以高大而直訓覺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朱氏善曰快快之意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音要之間也。王氏安石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許氏謙曰室內西南隅也奧窔東北隅也戶開於東南而明在戶之內而隅在之北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集說 董氏逌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放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其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鄒氏泉曰只就一室言之向明之處軒豁而噲噲奧窔之間深廣而噦噦蓋一室而有向陽向背之殊故其明暗不同如此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反乃安斯寢叶于錦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叶彼宜反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叶唐何反

賦也。莞蒲席也。嚴氏德明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作也

○孔氏穎達曰郭璞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江東謂之苻蘺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莞爲粗席也竹葦曰簟。馮氏復京曰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即此簟也次席在下即筵也竹簟在上即重席也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呼談反多力能拔樹。許氏慎曰皆披以豕山居冬蟄○陸氏璣曰羆有黃羆有赤羆人於熊○呂氏祖謙曰倚南子公能羆之顚以撲搏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集說 輔氏廣曰以先寢安寢承上莞簟而言也其寢既安然後有夢可占。○嚴氏粲曰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繁衍故頌入此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蓋設爲之辭非眞以有是祥也

大人音泰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集傳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占卜師卜人龜人菙氏占人筮人占夢皆其官屬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周禮春官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朱氏公遷曰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因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獻者獻羣臣之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送於四方而棄之以明逐惡吉而去故也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何氏楷曰史掌書以詔王巫掌以鬼神之事告王卜筮者以吉凶告王瞽以歌詩諷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故王中心能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朱氏公遷曰自前巫以後史以下語出禮運

○嚴氏粲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猛獸爲男之祥虺蛇陰類爲女之祥昔人謂古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爲禱辭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旣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音皇華彭反叶胡光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集傳 賦也。半圭曰璋。嚴氏粲曰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爲瑞璋瓚以祼宗廟此生男弄璋當此是璋玉也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班氏固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孔氏穎達曰純朱明其深也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嚴氏粲曰：皆表異其為男子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集說 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未然事，蓋因夢兆而預卜其將然也。○室家者，國與天下之通稱，如邦家、洛矣所謂保其家室，胡安國亦以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是也。衆子為諸侯，以君稱；嫡長為天子，以王稱。言生子衆多，他日者皆將服朱芾，以保有其室家，而或為一國之君，或為天下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 載弄之

瓦，叶魚位反 無非無儀，叶音義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之以罹。叶音歷 及

集傳 賦也。裼，褓也。陸氏德明曰：裼，韓詩作禘。孔氏穎達曰：裼，褓被也。○瓦，紡塼也。儀，善。孔氏穎達曰：儀善，釋詁文也。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鄭氏泉曰：非謂卑賤，乃天質地卑之義。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嚴氏粲曰：皆表異其為女子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王氏逢曰：家人六二傳曰：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本義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嚴氏粲曰：五飯，五穀之飯。冪音覓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朱氏公遷曰：出列女傳。此之謂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於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鄭氏泉曰：無非無儀則女德以修，酒食是議則婦道以備，其何詒父母之憂乎。

總論 呂氏祖謙曰：一章總言其室之由，勢而願其親也。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定，與其營築之狀，至於風

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翔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集傳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以儀禮下管新宮，朱氏公遷曰：下管與升歌對，蓋堂下之樂也。出燕禮與大射儀。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朱氏公遷曰：昭公二十五年。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輔氏廣曰：若以儀禮[illegible]新宮當之則

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附錄] 李氏樗曰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蓋築其宮廟一則以爲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爲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所謂殖殖矣棟爲翬飛不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特以禦風雨而去鳥鼠不失之侈矣則非徒從美觀瞻以承先王亦爲而已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如純反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反

[傳]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 董氏逌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爲犉則黑背爲牰音黑耳爲犚音尉亦各以其數也 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音癡而動其耳溼溼然 陸氏德明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濈濈和也 董氏逌曰說文濈爲和則濈而比者也 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爲則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鄒氏泉曰上以羣色之盛見其多下以動息之適見其多誰謂見前此凋耗之意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河可反 蓑素多反 何笠音立 或負其餱音侯 三十維物叶微律反 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傳] 賦也訛動也 陸氏德明曰訛韓詩作譌 何揭也 許氏謙曰揭音竭擔也 蓑笠所以備雨 孔氏穎達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亦可禦雨故[illegible]所以禦暑雨也 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 何氏楷曰物謂毛物與比物四驪之物同 孔氏穎達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言牛羊無驚擾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集說] 黃氏佐曰或降于阿三句自物之性而言何蓑何笠二句自人之順其性而言○用無不足如大可以祀郊社小可以祀羣神內可以充君庖外可以享賓客皆是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 以雌以雄叶于陵反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集傳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朱氏公遷曰：堅，猶曰壯盛。騫，虧也。崩，羣疾也。朱氏公遷曰：羊有疾，輒相傳，故曰羣疾。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許氏謙曰：牢，防獸閑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之累反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陳氏鵬飛曰：牧事畢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爾羊來思，皆與人君子于役之詩曰羊牛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宜於堅強，騫不虧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朱氏善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余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 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集傳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眾也。或曰：眾，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劉氏瑾曰：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旐。司常曰：州里建旟。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眾。

集說 王氏安石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呂氏祖謙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朱氏公遷曰：眾維魚，旐維旟，皆以少變多之象也。夢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牛羊眾多，已為可喜，民以富庶，又大可願而至可喜，故廣其意以慰之。

附錄 黃氏櫄曰：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盛，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腯成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詩頌之義，所以詳及於牛羊之眾多，牧人之安逸，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集說 黃氏佐曰：禮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問國家何取於牧事哉？蓋當百物消耗之餘，而能致此富盛，中興氣象，此亦其一端也。序以為宣王考牧而作，其信然歟。

節音截，下同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 憂心如惔，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 何用不監。古銜反

集傳 興也。節，高峻貌。何氏楷曰：節，通作嶻，徐鍇云：山之陬隅高處曰嶻。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毛氏萇大

師周之三公也○孔氏穎達曰尚書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劉氏瑾曰隱公三年。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何氏休曰世卿者父死子繼也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李氏樗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王氏安石曰如惔者在內熱之謂也○李氏樗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

不察哉。

集說輔氏廣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嚴以見望愈重則責亦深而不可以自處而禍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既沒猶且不敢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欲民畏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居危亡以爲人之者繼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分家父則又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才甸反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集傳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孔氏穎達曰山既高峻而又滿之使其長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孔氏穎達曰言有實其猗是猗爲山之所倚之處故以爲倚言山傍而倚其山也山傍雖有畎谷耳能實而滿草木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輔氏廣曰此說皆不免牽強先生以爲未詳或說似可通故意不相似然鄭氏之說似可通故發之曰山之實均如一則本木之平於上者無不猗猗其茂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薦荐通瘥病也弘大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

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鄭氏康成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王氏安石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集說嚴氏粲曰禮言冢宰均邦國書言冢宰均四海大師之職任均平公其職也此詩原幽王之亂由於師尹究師尹之罪在於不平而已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已君子如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也○蔣氏悌生曰南山之高大則有草木之實猗猗然而茂盛而赫赫之師尹居於高位乃不能正其政上則得罪於天而喪亂薦至下則得罪於民而怨讟方興亂之形若此其著孰不恐懼而尹氏曾無懲創之意者

嗟之聲。司謂食天祿居高位也。當然者以閔之。終則指其禍之必然者以告之。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均是何物。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以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亦是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王氏安石曰：京室以大族為氐，則氐以存亡為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而秉國之均（黃氏佐曰：居權衡之任也），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呂氏祖謙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甚言之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言尹氏作大師之官，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愆。言任至重。○輔氏廣曰：此又承上二章，而明言尹氏維周之本，則其所繫者重矣；秉國之平，則其用心不可偏矣。所宜公平其心，以維持四方，而不偏；毗輔天子，而以正使民，皆曉然知其所以示我者，而無所迷惑，則是其宜也。今乃不平其心，一切反是，則必不見愍恤於上天矣。其可久竊其位而不去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鉏里反，下同），勿罔君子（叶奬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集傳］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也（王氏安石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鄭氏康成曰：厚任用之）。○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集說］呂氏祖謙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氏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朱氏公遷曰：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況可欺其君乎。任用小人，皆不平之心為之，而所當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苦穴反，叶苦桂反）。君

子如夷。惡（烏路反）怒是違。

［集傳］賦也。傭。均。鞠。窮。訩。亂。戾。罪。屆。至。（朱氏公遷曰。惠字對傭字。屆字對夷字。訓義雖不同。皆主均平之意也。）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傭。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鞠凶大戾。不過如二章所言天怒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而已矣。故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易。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一理。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朱氏善曰。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吉。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能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集傳］賦也。酒病曰酲。（嚴氏粲曰。猶言中心如醉。）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胡氏一桂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輔氏廣曰。不自為政者。亂之始也。使百姓受其勞弊者。亂之終也。）

［集說］嚴氏粲曰。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而乃不自為政。信任姻亞。委小用事。終勞苦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集傳］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謝氏漢曰。騁。馳也。）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章言亂既靡定則四方莫不皆然。雖有四牡且項領肥健而視四方蹙蹙無有可馳騁之地亦寓言君子有可用之才而無所施設也○徐氏光啓曰詩人非果欲去國也但言天下皆亂以見致之者之[illegible]

○方茂爾惡相息亮反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

【集傳】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競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鬬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醻或好或惡皆是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輔氏廣曰此章則言其一時風俗人情乖戾不顧義理喜怒任意倏忽變遷不可保任如此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集傳】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集說】鄭氏康成曰何尹爲政不平使我王不得安寧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呂氏祖謙曰此章篇將終矣復歎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孔氏穎達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則稱字究窮訩亂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爲此誦何氏楷曰周禮注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作誦謂作此可誦之辭也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穎達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此家父盡忠竭誠不懼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

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集說】嚴氏粲曰：窮究禍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同。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邦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惡乎。○朱氏善曰：家父作詩，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是不忍棄君之心，不敢謂其必不能而絕望焉，厚之至也。

【總論】許氏謙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忠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秉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集說】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何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劉氏瑾曰：刺尹氏為政不平，而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案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正（音政）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集傳】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呂氏大臨曰：癙憂與下鼠思同文，雖小異，義亦同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劉氏瑾曰：痒病而憂存於心，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范氏祖禹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曹氏粹中曰：四月，陰之盛也，正月建巳之月，不宜有霜，陽微而為陰所勝，則霜為之降。）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甚大。（呂氏祖謙曰：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集說】蘇氏轍曰：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為此臣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為憂也，獨我憂之而已。○輔氏廣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故以為念我獨兮，憂心京京，而又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之甚者，以我多小心畏懼，是以癙憂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下同），莠（余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集傳]賦也。瘉，病。自，從。莠，醜也。（王氏安石曰：莠，惡也。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己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集說]輔氏廣曰：言，心聲也。言出於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小人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則其爲害豈有既。似人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好，而已以爲醜，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李氏樗曰：好言莠言，謂有時言人之善，有時言人之惡，變亂無常也。以此爲變，則與小人不合，而爲所忌矣。故反見侵侮之者，謂加以讒言也。此蓋言己道當然，言之爲害而不能避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集傳]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幷，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毛氏萇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李氏樗曰：左傳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烏鳥微物，猶有所擇，自歎己之不如烏也。）

[集說]朱氏善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幷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于誰之屋，未見其所止之處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承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工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集傳]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劉氏瑾曰：大者爲薪，細者爲蒸，甚分明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徐氏常吉曰：靡人弗勝，言不善之人不能勝天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集說]朱氏公遷曰：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illegible]

以爲興也。○朱氏善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然而趨於變，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集傳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歐陽氏修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辨。）○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朱氏公遷曰：前責[illegible]人矣，至此乃以縱譏責其上。）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許氏謙曰：衛侯，愼公頹。）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發明 輔氏廣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夢兆之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以問，但皆自以爲聖，已且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虛氏汝諤曰：召彼故老四句，只形容朝廷之上唯唯諾諾之風如此，同聲附和，莫敢矯上之非，不過聽其問答而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呼鬼反）蜴。（星歷反）

集傳 賦也。局，（陸氏德明曰：局本又作跼。）曲也。（孔氏穎達曰：曲身也。）蹐，累足也。（許氏謙曰：小步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也。（爾雅釋魚：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郭璞注：轉相解，四名也。）虺（許氏謙曰：虺見斯干。）蜴，皆毒螫（音釋）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謝氏枋得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輔氏廣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自安者也。）

發明 嚴氏粲曰：人謂天爲高，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觸也；人謂地爲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

行險徼幸也天地必無所陷諭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人孰不疑其言之過哉當明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亦可不虞故曰可哀今之人何故爲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傳 興也阪田崎嶇墝〔音敲〕埆〔音確〕之處也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扤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扤我如

恐其不我克何哉 朱氏公遷曰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 輔氏廣成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如此

其無常如此

傳 蘇氏轍曰君子仕於亂世而能不失之如小草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之所不能傷者故尤之以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耳及其已得則相執仇仇相偶而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輔氏廣曰無所歸咎故歸之天亦窮極而呼天之意也求之甚艱者勉強以徇名也棄之甚

易者其氣象識趣皆與凡不相類則自然不能用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制反〕矣燎〔力召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傳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烕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

足以滅之蓋傷之也 李氏樗曰火焚於原寧能滅之今也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之所滅 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孔氏穎達曰詩人見微知著也 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烕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傳 歐陽氏修曰上七章言幽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也推其禍亂之本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

爾輔。叶扶雨反 載如字輸爾載。才再反 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集傳】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穎達曰：輔是可解脫之物。○張氏耒曰：輔之為物，有功於車，而非車也。輸，墮也。許規反 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呂氏祖謙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集傳】比也。員，益也。張氏彩曰：員者，周防完輔所以益輻矣。輔缺則傾倒之意。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遠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胡氏一桂曰：此尚欲救其危亡，教之用賢也。言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

【集說】范氏祖禹曰：治天下者任道遠，故以將車為喻。○黃氏佐曰：上喻棄賢之患，此喻用賢之益。曰無棄爾輔者，喻上用賢者以輔國家也。曰屢顧爾僕者，喻于凡未危而常求賢也。曰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者，喻其雖作危難亦可免也。是能求賢於未危，則可免患於既危，賢可不求乎哉。

○魚在于沼，之紹反，叶音灼 亦匪克樂。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懆，七各反 念國之為虐。

【集傳】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章刺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莫知所逃，已為之憂而心中慘慘然。言王政暴虐，賢人困厄，己所以憂也。○嚴氏粲曰：以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戚者，甚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無韻，未詳 洽比其鄰，毗志反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集傳]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李氏樗曰：與其親戚周旋也 慇慇，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疢痛也。鄭氏康成曰：此賢者孤特自傷也 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李氏樗曰：朋黨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附錄] 蘇氏轍曰：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孑然無朋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言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以朋黨而我獨憂心至於疢痛，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叶都木反 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集傳]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夭，禍。何氏楷曰：此書肜日篇云非天夭民，與此天夭同義 椓，害。哿，可。獨，單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矣。呂氏祖謙曰：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尤苦者，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附錄] 許氏衡曰：喪亂之世，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厄，攻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衰，貧者愈不堪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大概刺小人用事，詭僞相扇，變亂是非，已不得志而憂世之必亂也。一章總言其大略。二章歎己之遭亂。三章言國必爲人所滅。四章詭僞之甚，一時足以勝天。五章言如山之高卑易見，猶詭言尚欲亂之，而上下成俗，不知其非。六章憂身之無所容。七章言用人不常。八章言政事暴惡。九章言不可無君子之輔。十章承上輔佐而言當謹慎之意。十一章言禍亂之極無所逃。十二章言小人得志而連其親舊。十三章亦言小人得位而良民受禍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集說] 嚴氏粲曰：正月，憂亂之作也。○鄒氏泉曰：此詩人見亂之甚，知其至於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淫虐，不於周宗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哲之困，又皆有感慨之思焉，可謂以天下之憂爲憂者矣。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朱子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是右轉了。曰然。○吳氏澄曰古來曆家蓋非不知此。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人居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朱子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月只是受日光。月只是一個光日光有時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朱子曰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朱氏公遷曰以數言之則其常以理言之則非常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

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王氏安石曰：陰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

[附錄]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徐氏常吉曰：天象民情，若不相干。天象變於上而承思下民之可哀，此詩人之隱憂。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集傳]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孔氏穎達曰：昭七年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朱氏善曰：不用其行，天之反其常也；不用其良，人之反其常也。天之所以反其常，正以人之不用善而有以致之也。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掩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王氏逢曰：隱公三、桓公二、莊公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附錄] 嚴氏粲曰：日月告以凶災，而不由其道，謂月掩日也。四方無政，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爲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天之所譴不可支也。○唐氏順之曰：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當失災敗亡，不用其良爲召災之本。

○爗爗于輒反 震電，不寧不令。叶力呈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崒，徂恤反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七感反

[集傳]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也。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塡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孔氏穎達曰：此所陳皆怪異之甚。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朱氏公遷曰：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譴告之時，正人君恐懼修省之

曰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顯望其君之意

【集說】孔氏光曰：天之道不言，則咎徵著，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忽慢，則內怨。於是著災異之應以警懼之，用意也。○鄭氏樵曰：災異如此，詩人責之心，曾不覺悟，詩人不能已而曰以今之人，微而婉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集傳】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棸、蹶、楀皆氏也。孔氏穎達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其番棸蹶楀皆言人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則為之端首，兼擅群職，故但曰卿士云。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劉氏瑾曰：周禮大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公羊所謂宰士，朱氏公遷曰：隱公九年，天王使宰咺來歸仲子之賵，公羊氏以宰咺為宰士也。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朱氏公遷曰：定公四年。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劉氏瑾曰：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鄭氏康成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劉氏瑾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孔氏穎達曰：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王氏應麟曰：集傳從鄭箋，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劉氏瑾曰：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諫王之事，注以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若得失者，春秋是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王氏安石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陳氏推曰：言其寵方固也。○此章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集說】李氏本曰：七人之中，卿士最為要職，其係司徒家宰、膳夫、內史、趣馬、師氏六人之中，雖官有崇卑，而皆權寵相連，其序則必以寵任為先後耳。皇父為卿士，根據而不動搖也。此言災變之大，不惟無以弭之而又召之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集傳】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嚴氏粲曰：陳氏曰：不問其非時作

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〇言皇父不自以爲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呂氏作曰動以徙謂作邑于向而遷民使居之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孔氏穎達曰下田可以種稻無稻則爲汙高田可以種禾無禾則生草故下田則汙高田則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李氏公凱曰皇父之文過如此

案彭氏執中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令造厥民而告之三代以下守此道故詩人以胡爲我作不即我謀〇鄒氏泉曰此言古皇父遷帑將以我民而猶假大義以責民也末句是皇父責民以徙之辭

〇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慭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王氏安石曰皇父居患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孔氏穎達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案今懷慶府孟縣是三有事三卿也曹氏粹成曰禮畿內侯二卿〇孔氏穎達曰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慭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陸氏德明曰慭爾雅云願也強也且也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鄭氏康成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〇華氏谷曰以貿賈民也〇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案王氏安石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惟貨其害也〇蘇氏轍曰皇父以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皆恣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者〇朱氏公遷曰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累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也

〇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賦賦也嚻嚻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陸氏德明曰噂說文作僔沓本又作譖職主競力也〇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

皆為讒口之人耳。

[集說]嚴氏粲曰七章言已被讒也○顏氏起元曰詩[illegible]句[illegible]之役無罪遭讒即下民之孽特借詠依悅人之[illegible]則相搏而諸怨以交構讒人之衆如此用之所以興孽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 四方有羨。徐面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集傳]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傚我友之自逸哉。胡氏一桂曰王氏曰時蓋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有是言○蘇氏轍曰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君子不以一身之致勤為貿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矣○徐氏光啓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人皆非其於我者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是此意皆當言哀苦之情者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王氏曰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附錄]曹氏粹中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屬厲王之詩毛公作傳時移其篇第在此而歐陽修蘇轍陳鵬飛皆以其說為非莫據甚明當從本序○李氏樗曰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為幽王之詩無疑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息浪反饑音機饉其覲反 斬伐四國。叶于逼反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普烏反

[集傳]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李氏巡曰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 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陸氏德明曰本有作旻天者非也 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輔氏廣曰言天之幽遠不可測識故降此暴虐而曾不思慮圖謀也 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

矣舍之可也蘇氏轍曰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輔氏廣曰此皆心有所疑無所歸咎而訴天之辭也

集說 朱氏善曰自其廣大而言謂之昊天自其仁覆閔下而言謂之旻天天之廣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德也天之仁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於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叶弋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弋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集傳 賦也宗族姓也蘇氏轍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鄭氏鍔曰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陳氏櫟曰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亦皆指為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王氏安石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劉氏瑾曰天變上章所言是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陳氏埴曰亦言乃因

前十月篇而言耳○劉氏瑾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謂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集說 范氏祖禹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事王之禮也○朱氏善曰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今日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並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之宗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天變人離亡之兆可見庶幾可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人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下同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集傳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李氏本曰即指三事大夫之在位者○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道設教以助承君下不事上是不畏天道○王氏安石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黃氏佐曰人與己一心也不敬身不相畏也天與人一理也不相畏不

異矣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下同 飢成不遂。叶徐醉反 曾在登反 我䙝思列反 御，憯憯七感反 日瘁。徂醉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息悴反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集傳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劉氏瑾曰：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䙝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䙝御之箴」。劉氏瑾曰：楚語倚相述衛武以儆也。 蓋如漢侍中之官也。嚴氏粲曰：入侍天子，故曰侍御。 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䙝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集說 嚴氏粲曰：凡百君子莫肯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外患之熾也；饑饉之災已成，內變之迫也。又朱氏善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如愛身也，憂國如憂家也，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集傳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緊承上節，若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此亦無怪其然也。聞忠言則病其不能言而俾其躬瘁，聞佞言則喜其能言而俾處其休，是出言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則應言無不盡，不應若是之退避耳。於曲體其情中，深寓切責之意。

○維曰于仕，鉏里反 孔棘且殆。叶養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獎里反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集傳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

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嚴氏粲曰言進退皆有咎也

[集說] 輔氏廣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絶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爲哉遷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息嗣反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集傳] 賦也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劉氏瑾曰此承上文而言也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託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李氏本曰此爲正大夫之離居者言

[附錄] 曾氏粹中曰君子立於衰世之中孤立而無與畏禍之深欲其來而助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又盡言已忘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于王都彼既不從則又引又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已之忠矣然則此暬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集說] 黃氏佐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未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近乎不近人情者而不言時勢之難有辭矣皆責之至此則以爲吾非不知汝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責去之則君將誰與我因若是按乎○范氏守正曰通詩責辭散而詞有哀歎辭不止責之至末章始窮其情而有憐之之意蓋其責之者深不責以義絶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冀以返之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集傳]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絶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案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附錄 劉氏瑾曰二章首言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大夫離居莫知我勩言幽王遷于王都以亡本有室家與之東遷之然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爲王憂于東都故見於詩辭如此而又依之命亦曰仰我御事朋友畫壽俊在厥服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illegible]何用不監等語錄此三詩稱[illegible]後謂之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此[illegible]公貢爲中王之四十九年也

節南山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 何日斯沮。在呂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叶于封反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集傳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姚氏舜牧曰謀猶二字[illegible]謀[illegible]之施爲曰[illegible] 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劉氏瑾曰此章稱天之意猶可見君臣隱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朱氏善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 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姚氏舜牧曰亦孔之邛病在國也節下章所謂淪胥以敗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君子者與錯綜陰陽動作聽命者一噫是與○人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公聽並觀擇善而從之無敗不用其私從小人者謀止其身而不及國謀專於利而不顧義回邪僻不知何時而止也謀之臧者[illegible]於君子而不見從謀之不臧者出於小人乃反見用謀[illegible]此深甚病[illegible]

○潝許及反潝訿音紫訿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都黎反叶之履反

集傳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劉氏向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曹氏粹中曰潝潝然相和者黨同而無公是訿訿然相毁者伐異而無公非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輯 解氏曰小人爲謀相和相詆是雖常態然其所以爲訿者有二說焉一則幸其不成而欲以自解一則恐其或成而彼有所利是其爲慮亦已深矣然其昏迷之極是非莫辨則亦終歸於敗亂而已故我但視其謀猶則知闒之胡能有定也○朱氏善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集傳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鄭氏康成曰猶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蘇氏轍曰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故其功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嚴氏粲曰謂事若不成則咎將所歸故皆推兩端相持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鄭氏康成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孔氏穎達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輯說 曹氏粹中曰謀之貴多斷之貴獨凡謀於衆惟斷乃成今謀夫孔多而事不就者以其愚而無斷也○朱氏善曰卜筮將以求之神而神則厭而不吾告謀將以謀之人而人則以而不吾決蓋惟堂上之人方可以辨堂下之曲直今發言盈庭則是雜於堂下衆人之中果孰能任其責而決之乎譬之猶圖遠者必自近就孰爲路而後可以言至若不行遠而坐以謀之則言之雖善亦何從有所得哉○姚氏舜牧曰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凡謀未有不先定其志者志不先定而謀之鬼神厭而不我告矣謀之盈庭而莫執其咎矣謀之由來在此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叶陟盈反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集傳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劉氏瑾曰詩中猶字通用故

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猶猷 秩秩大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經常邇近也○言哀哉

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 孔氏穎達曰古人之法是 先王成法已行者也大道之常 謂如洪範大法古今所通者也 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

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

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蘇氏轍曰築室者問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所聽異 是以不能遂成也 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附錄 [illegible]

猶之人對舉言者甚言其猶之不歸於法則耳○何氏

楷曰聽在上爭在下言上之人固惟邇言是聽而下之

人見上之聽邇言也亦隨有起而以邇言爭適口

者蓋始合終離自相犄角小人情態往往如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 方九反叶補美反 民雖靡膴 火吳反

或哲或謀 叶莫徒反 或肅或艾 音又 如彼泉流無淪胥

以敗 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

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

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

焉 朱氏公遷曰聖哲謀肅艾之德五者備此則人各有其一端耳 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

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 嚴氏

粲曰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 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

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劉氏瑾曰洪範九疇貌其□爲亦事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

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

德睿而作聖其大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體用先後

爲序此則便文以叶韻耳

附錄 蘇氏轍曰政淫則民德雜所定雖世亂民碎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與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不備流而流之則從焉者從之而行苟不究其源而

補前之雖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輔氏廣

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故

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

雖不多而有哲謀肅乂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

能用則雖有是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

淪陷於敗哉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

於此極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皮冰反 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 湯何反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叶一均反 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李氏巡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 如馮几

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

恐陷也。蘇氏轍曰：臨淵恐墜，履冰恐陷。言為國者當知是。○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附錄】輔氏廣曰：荀卿子、樂王鮒皆以此章為畏小人而發，是古之傳經者已有此說矣。而其解不取者，蓋此詩專為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初不為小人而發也。且小人之禍固不可不防，然畏懼然亦何至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哉？易曰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此乃待小人之正法也。今於禍患之來亦豈如此畏競所能免哉。○朱氏公遷曰：推其惑之而不知，不知不免之為患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致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鄒氏元錫曰：小旻刺謀失也。夫古之謀者經大猷，聖者宜之，哲者謀者，肅者乂者斷之，而將之以戒懼，故全也。今謀不及遠，聽邇言矣，爭言矣，合而潝潝，不合而訿訿，斷於謀必回遹矣。如是而聖謀以謗之，是坐謀也，匪行邁謀也，如是而盈庭以謀之，是道謀也，非安謀也，即有肅謀即有哲又且聖如然身然淪於汗睥，豈有拔乎？此謀之大敵也。凡有謀皆以其決謀見戒，馮河之心將之，是為敗之詩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

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集說】李氏本曰：上無道，獻嘉謀不得信用，故在位大夫之不得行其志者憂而作此詩也。此亦在位者直言以譏切時事，與正月同。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集傳】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陸氏佃曰：似鵓鳩而小，項有繡文。）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朱氏公遷曰：不寐有懷，可以見努力追及之言，此以為相戒之端。輔氏廣曰：兄弟意則二句興後四句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皆及於父母者也。

【集說】宋氏曰：□□可以戾天也，而猶有時乎戾人之資本可以為善也，而豈能不念昔之先人鳩之翰飛戾天，勉而為高，況我之有懷二人，勉而為學也，□而不善，庶可以免於禍矣。此

自鞠戒之意也[illegible]佐曰明發謂欲旦而未卽旦欲寐而不能寐此正夜氣方清之際好惡未遠之時也有懷父母則所以相戒以求無辱之意自不能已矣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笔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集傳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曹氏[illegible]以[illegible]則雖醉而不亂[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不彼昏[illegible]以[illegible]知日克矣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劉氏蒙曰彼昏而不[illegible]醉而[illegible]忘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富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爲說

集說 輔氏廣曰酗酒者必昏亂唯齊敬通明之人則雖醉而猶溫恭自持以勝彼昏不知且與通明者相反也昏亂於酒則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illegible]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illegible]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後精矣朱氏公遷曰此篇以敬威儀爲主溫克能敬者也昏而不知不能敬者也一善一惡所以爲勸戒

○中原有菽叔音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冥音蛉音零有子蜾音裸蠃力果反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集傳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許氏謙曰菽見[illegible]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illegible]類我類我[illegible]則肖之矣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illegible]之者使之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illegible]氏公遷曰似[illegible]朱氏公遷曰[illegible]所以終采菽之興似所以終負螟蛉之興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

集說 [illegible]朱氏善曰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illegible]螟蛉有子而蜾蠃負之斯蜾蠃亦似矣吾兄弟豈可不思所以善其身思所以教其子[illegible]善其身所以繼善說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物之在外[illegible]可[illegible]而有之[illegible]本[illegible]心之所有[illegible]物之不似[illegible]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本似者[illegible]於保身教子[illegible]言威以子[illegible]身者[illegible]之枝子[illegible]身之枝[illegible]威儀以善[illegible]身所以繼先人也式穀以教吾子所以繼[illegible]身亦所以繼先人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集傳】興也。題。視也。鄭氏康成曰題之為言視睇也 脊令。胡氏一桂曰脊令見常棣 飛則鳴。行則搖。載則也。而汝亦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集說】朱氏公遷曰漢東方朔傳云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怠譬如脊令飛且鳴矣愚謂飛而且鳴用力為甚努力進善亦作是計所以勉強勤勞之意為興○努力以求無忝其說亦以義疏後而已此申首章及二章之意○朱氏□曰脊令之且飛且鳴其勢之不能以已也我兄弟之日邁月征亦其情之不能以已也夙興夜寐各務努力以求無忝於先人可也天之命聖人之不已君子之自強皆此意也而此詩及之其亦有得於聖賢之學也歟

○交交桑扈。音戶 率場啄粟。哀我填都田反 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集傳】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陸氏佃曰桑扈有一種青質者有肉食好盜脂膏者十翅與飯者有文章所謂竊脂是也○呂氏祖謙曰雖肉食不食粟 填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鄭氏進曰字書云犴一作豻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 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鄭氏康成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集說】王氏安石曰方是時也填寡不能自道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輔氏廣曰填寡自謂也王既不恤鰥寡則如我之病寡宜岸宜獄矣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貧窶如是而猶不忘所以自善之道然後為君子也○徐氏常吉曰謹儆教子特人事之常今鰥寡猶宜岸獄則非意之遭無妄之災初不論其致之之由也故從而稽之於神曰自何能穀然卒取法於溫恭小心而已其他巧為趨避之術亦非其志慮所及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集傳】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音墜 也。董氏鼎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恂懼 如臨于谷。恐隕也。鄭氏康成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集說】呂氏柟中曰集木則憂其墮臨谷則憂其隕履冰則憂其陷夫溫則不暴以忤物恭則不慢以侮人

惴惴小心則能下人而事之戰戰兢兢則又常戒懼而
不忽然其免禍猶如此則其危可知矣○輔氏廣曰溫
溫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溫
言今處亂世溫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
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
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

總論 許氏謙曰此詩遇亂而戒兄弟修德以免禍修德
當法其親免禍則謹其德前四章修德之事後二
章免禍之意○姚氏舜牧曰兩無正責群臣之懈居散
之各敬爾身此戒人子之式穀敬之各敬爾儀敬之一
字為人子持
身之大本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集說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

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
定讀者詳之

弁（蒲干反）彼鸒（音預）斯歸（叶先齎反）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集傳 興也。弁飛拊翼貌（何氏楷曰弁通作拚拚拊手之舞鸒鳥之將飛而拊翼似之）鸒
雅烏也（毛氏萇曰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鵯（音匹又音卑）
烏斯語詞也（孔氏穎達曰猶彼柳斯彼蕭斯菀彼柳斯）提提群飛安閒

之貌鸒當作爰也○韓氏嬰曰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
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
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
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毛氏
萇曰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輔氏廣曰心
怨者怨咎己之不得其親慕者思慕其親不能忘也
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趙氏
岐曰親親而悲怨之詞也

集說 朱氏善曰子以父為天父之不吾愛即天之不吾
與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而

不見愛於父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叶徒苟反）鞫（九六反）為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丑覲反）如疾首

集傳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朱氏公遷曰鞫窮也謂廢塞而不用）惄思擣舂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擣手椎也一曰築也）不脫衣冠而寐
曰假寐（孔氏穎達曰古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是也）疢猶疾也○踧踧
周道則將鞫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

憒眊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歎憂之之深足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孔氏穎達曰疾首謂頭痛也則又憂之甚矣

【集說】朱氏公遷曰下易之路一或寒之則生疾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意○何氏楷曰上章怨己之不得於親而思慕此則憂親之終棄乎己而自傷也

○維桑與梓叶獎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集傳】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劉氏瑾曰古者一夫受五畝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牆下植木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蓋託以起興耳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鄭氏康成曰此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孔氏穎達曰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為歲星之神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

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集說】輔氏廣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物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尚然況於父母乎父母不我愛又不可以怨而不可得於是歸之於天以不知天生我之時辰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而以微不可得而知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于鬼反淠淠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集傳】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眾也孔氏穎達曰柳由茂故上有鳴蟬其聲嘒嘒然淵由深故傍萑葦其眾淠淠然○胡氏一桂曰蜩萑葦俱見七月屆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物類相各則有可止息之處我不見容則如人所不用之舟而無可止息之處此以人不如物而起興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

其雊古豆反叶千西反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
寧莫之知
【傳】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群也。孔氏穎達曰獸走故以遲
相從。○蘇氏曰鹿愛其類發於天性欲食皆鳴相召不忘也 雊雉鳴也。孔氏穎達曰高宗彤日雉升鼎耳而雊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雉鳴而句其頸故字從隹句 壞傷病也。陸氏德明曰說文作瘣瘣雅云瘣木苻婁郭云尰瘣瘣無枝條也 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
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音配匹。今我獨見棄逐如
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集傳】蘇氏轍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獨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留莫之顧何也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
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音殞之
【傳】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毛氏萇曰墐路冢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道墐相望見也
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
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
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
也
【附】王氏安石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執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脫此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遠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
究之伐木掎寄彼反叶居何反矣析薪杝勑氏反叶湯何反矣舍
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傳】賦而興也。醻報也。鄭氏康成曰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孔氏穎達曰醻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
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
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
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
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
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
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
【附】輔氏廣曰六章七章始微有及其親之意然皆以君子稱之。亦不測言其忍心信讒耽我之不如投

[illegible]新而之[illegible]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集傳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陳氏鵬飛曰言者讒之所由發也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胡氏一桂曰：梁笱，見邶谷風。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集說 陳氏鵬飛曰：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于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何君子之向背如何耳。○范氏處義曰：被讒見逐，猶慮其敗我家事，故以逝梁發笱為喻。是我身自不能省，聞何暇為後人計也。所謂可以怨者如此。

附錄 許氏謙曰：總言怨慕之意。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最終之以涕隕也。○朱氏善曰：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其於首章其下不過白此而指之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集傳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集說】朱子語類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爲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爲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不惠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爲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子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叶音悴）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叶果五反）

【集傳】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

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何氏楷曰天之於人若父母然親之之辭也）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

【附錄】曹氏粹中曰昊天人之父母所當以情實告者爲德今人無罪辜也而亂降如此之大故呼天而訴之而怪其悠悠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集傳】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呂氏本曰涵容如水之涵物）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朱氏公遷曰一怒以下遏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集說】孔氏穎達曰人之行讒當有所因君能明察是非則偽辭不入讒言無由進也○輔氏廣曰讒譖之始萌王惟一怒之止之足以絕之○嚴氏粲曰言亂生於讒讒生於疑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丁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叶徒坎反）匪其止共（音恭）

維王之邛。其恭反

【集傳】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鄭氏康成曰：有疑不協也。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康成曰：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李氏樗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詛，鄭伯與其臣下盟，皆出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孔氏穎達曰：盜者必小人，讒者亦小人，故以盜名之。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堅反在力，讒[illegible]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蘇氏轍曰：止，職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為讒以病王也。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集說】輔氏廣曰：大既不能用其喜怒以已亂，則疑信不決，故君臣或用盟誓以自固，而讒人益得以行其意，則亂是用長矣。指讒為盜，疾之之辭也。巧為言以入於王心，使王不覺，而以暴虐加人，則是誠可謂盜矣。至於嗜其言而甚甘焉，則亂之益進，未有窮已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此必指其實事以曉王耳。夫讒諂之人，必須自力於其職，以市信於王，然後其說始得以蠱惑王心，而使不自覺。故言此以曉之曰：斯人也，非真能共

其職業也，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集傳】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鄒氏泉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而聖人為能品節之，不為經綸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躍躍，跳疾貌。毚，狡兔也。[illegible]言躍躍毚兔，數往來逃匿，以其有時[illegible]犬得之。○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使見其所是極大，如此章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嚴氏粲曰：忖度讒人之心，如下篇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輔氏廣曰：讒者方且跳梁恣睢，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已也。一旦遇智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乎毚兔之躍躍，而忽遇犬焉，則無所逃矣。

【集說】朱氏善曰：寢廟之奕奕者，惟君子為能作之，以其[illegible]之定也。大猷之秩秩者，惟聖人為能莫之，以其德之盛也。以興他人之有心，亦惟我為能度之，以其[illegible]之明也。狡兔之走疾矣，而遇犬則其跡無所逃。讒人之

言巧矣而遇明哲則其情無所遁亦何益之有哉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集傳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眞氏德秀曰。險巧之言悅可人聽。如仕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爲矣。

集說 朱氏善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僞。此君子之所謂碩言也。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此小人之所謂巧言也。自君子觀之。不勝其可恥。而小人之處此則顏厚而不以爲愧也。亦何嘗其能擴充羞惡之心而爲不可勝用之義哉。黄氏佐曰。上章言讒人之心不難度。此章言讒人之言不難辨。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 叶居㷉反）何

集傳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

曹氏粹中曰。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朱子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之地也。

拳力。階梯也。骭（音幹）瘍（音羊）爲微。腫足爲尰。

孔氏穎達曰。郭璞云。骭脚脛。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

猶謀。將大也。○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鬭。專爲亂之階梯。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辨除。特王不悟耳。○鄒氏泉曰。讒人本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實其無識也。特以王心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於讒也。

附錄 許氏謙曰。大人既按讒於篇末。嘗有怨懟詆斥之語。參考其欲讒上之奮而五章且以斷讒人之速。不自責其身而惟發天下之惡。不惡怨其人而發其羞恥之心。詩人之忠厚如此。○吳氏師道曰。此詩前二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

巧言六章章八句

集傳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集說 范氏處義曰昔之詩者譬[illegible]爲鮮十蓋不仁者乃能巧言[illegible]近仁也○鄒氏泉曰此詩見大夫[illegible]亂之情而忠告之義忠懇之誠見於言表如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集傳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爲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爲往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集說 呂氏大臨曰託過門不入之說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齒邊氏必矣○范氏處義曰彼何人斯蹤爲跡詭之詩然不斥暴公指其從暴公者可亦諂諛之義人心固險如山川難於知矣況於小人尤爲艱險不可測也過我門而不入必其中自有可愧者使暴公不譖我則必入而見我今獨從暴公而不我見則其蹤跡可疑也○輔氏廣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也而不復已其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疑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遁然亦無忿懟之辭也可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果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集傳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己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爲可乎。蘇氏轍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己而猶爲不知之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爲我之禍乃今逝我之梁而不入唁我乎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豈嘗如今云○鄒氏一元曰不責其譖己而責其入唁可謂善於立言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集傳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李氏如圭曰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霤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爲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逝我陳則不止逝我梁我已聞其聲則又近矣而不使我見其身蓋其陰有窺伺蹤跡

淵祕也於是歎曰爾為此詩固以為可欺而不懼也獨不畏于天乎○輔氏廣曰古之賢人往往至此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是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集傳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輔氏廣曰言其儇利便捷耳此則譏人之態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其往來而往去知為疾也非在道急速故下章言其安行○姚氏舜牧曰又譖其人心情靡定蹤跡無常不南不北而又不實來唁我祇以攪我之心此深致而痛恨之詞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集傳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劉氏瑾曰豫六三爻本義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許氏謙曰左太沖魏都賦魏國先生盱衡而語注盱張目也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詐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illegible]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集說 嚴氏粲曰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見我謂爾無暇乎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舍息而不可謂有暇也我謂爾行之亟乎又聞暇而脂其車不可謂無暇也今屢出而不來見我其可疑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以豉反叶以支反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集傳 賦也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王氏安石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集說 段氏昌武曰爾還而入我心自為之平易則蘇公之怨良易解也其心之忠厚可知矣○朱氏善曰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望之切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說之深也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悅之深我之所以待彼者其故舊之情自若也而彼之所以待我者乃獨異於平時何也反覆委曲言之而譖者之情無所遁矣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齋反

集傳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劉氏瑾曰：塤，喧也。聲濁古喑然。○孔氏穎達曰：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劉氏瑾曰：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也。○何氏楷曰：篪本作䶵，亦作竾。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陸氏德明曰：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孔氏穎達曰：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穀梁家以為言詛而俱用，故知此三物豕犬雞也。此不相信，則盟詛之。言詛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朱氏公遷曰：親愛以伯仲言，應和以壎篪言。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集說 輔氏廣曰：譖者之譖人，或責之而自文其過，不還有二說焉，不以為其人實有其罪，則必以為我本無心，但實是不相知耳。以人為實有罪，則二章之所責是也。以為實不相知，則此章之所責是也。○黃氏佐曰：吹壎吹篪者，言相與謀同之時，一德論相為和同而不相違逆也。如貫者，言同為王臣之時，勢相聯屬，亦休戚安危相倚也。○姚氏舜牧曰：前六章，責其譖人，什累蹤跡之可疑。上說以見其情之可惡。此節始以正義責之

則知何待於今日相信，何待於詛盟哉？此云出此三物，責其面知而背詐，得無協恭和衷之君子也。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土典反。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集傳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陸氏德明曰：蜮狀如鼈，三足，一名射工，俗呼之水弩。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亦安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嚴氏粲曰：此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耳。○鄒氏泉曰：究極其反側，使知智可以欺君，而不可以欺君子之心。姦可以欺中人，而不可以逃君子之見。庶知所悔悟，以回其反側之心也。

附錄 郝氏敬曰：詩言微婉，未有刺其人而直斥之者。故屢言彼何人斯，為窮詰之詞，從行二人，究其推諉之之蹤，跡深不入，發其怙恨之情，飄風鬼蜮，比其曖昧之私，辭婉而意切矣。○錢氏天錫曰：通詩只以極反側一言為之應。其心孔艱句，孔艱內即含下文。始只个薄欺天罔人蹤跡之詭秘，鬼蜮之情狀，下文特段段委曲以申其意耳。蓋譖人之人，難為面目，所以藏形匿影，若被譖之人於心無愧，明目張膽，無不可復見也。是以屢屢

欲其一來則彼善惡難削之能悉然在目而讒構捭捭之罪不言自顯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集傳]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集說] 王氏志長曰蘇公之為人不詳意其被譖之事有關於君德之邪正社稷之安危者蓋人臣一身之進退甚小而國事之是非所爭甚大也不然此詩不過同列得罪相訴詈之言何足登之雅乎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食荏反

[集傳]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毛氏萇曰文章相錯也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陸氏璣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太甚矣

[集說] 今氏本曰貝不可以為錦但以其皆有錯雜之文有似於錦遂以錦名以比讒言起於疑似亦以見文致之意也大甚言成之而不可解也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丁歷反下同與謀叶謨悲反

[集傳] 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嚴氏粲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朱氏謀㙔曰大其箕口以喻讒者曰以比意求之取象南箕有簸揚其說之意○何氏楷曰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姚氏舜牧曰凡人為謀自所以之之者則其為謀也深矣

[集說] 陳氏鵬飛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大以成之爾○朱氏善曰萋斐以成貝錦喻讒人者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

能因緣似而構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爲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國也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集傳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集說 嚴氏粲曰三章四章述讒人情狀而戒之也讒譖之人當謹慎其言無妄飾虛爲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朱氏善曰譖之初行既以不信而加諸人言之不慎亦以不信而責於汝戒之也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芬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集傳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

嚴氏粲曰女能譖人人亦能譖女其禍將還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集說 輔氏廣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於爲譖者庶乎其知所畏而不敢肆○徐氏常吉曰譖人之事豈可恃以爲常君能聽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君能以爾之言加罪於人亦能以人之言加罪於爾且不以誠相與而徒以詐相傾則聽者之心罔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集傳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集說 輔氏廣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幾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滿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呪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集傳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食土之毛地官載師曰宅不毛皆謂草木也○劉氏瑾曰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於彼使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王氏逵曰制斷也正也○此皆設言以

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集說】陸氏佃曰：豺虎以殺為性，則宜無所不食；有北以栽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曰不食不受，且付昊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袪奇反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集傳】興也。楊園，下地也。朱氏公遷曰：楊近水之木，宜下隰，故楊園為下地。猗，加也。畝丘，高地也。朱氏公遷曰：畝，田之壟也，即如田隴，故曰畝丘。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劉氏瑾曰：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讒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大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集說】黃氏佐曰：不敬而聽之，則萋斐之形未必不為貝錦，侈之文或皆信之；萌未必不為南箕之羅織。聽而口敬者，亂於信從之謂也。○鄒氏泉曰：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義，故以為興。楊園畝丘者，自下而上，故曰加。敬而聽之，欲其因己之言而善保其身，以免於讒也。

【總論】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責之，三章四章誨之，五章六章深惡而痛疾之，七章則言作詩以為君子之戒也。○顧氏起元曰：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於天，末章言讒禍之漸進而致謹於人。○錢氏天錫曰：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訴，皆深惡讒人之詞。篇中一敬字，總提發明畏讒畏譏惴惴小心之旨，亦未敢謂救遂足以免讒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劉氏瑾曰：三輔黃圖云：永巷，宮中之長巷[illegible]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illegible]以名篇[illegible]以寺人[illegible]寺人也。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總論】陳氏櫟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具述讒言之禍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朱氏公遷曰：已上三篇皆刺讒者之詩，故相屬。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叶邛勇反)將懼。維予與女(叶演女反)。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集傳】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毛氏萇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毛氏萇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朱氏公遷曰患難則相保友無患相棄非無恤心之人也)

【集說】李氏樗曰：朋友之相須，如風之與雨。今也當罹患難之時，則[illegible]人同其[illegible]於安樂之時，女反棄予。朋友相須之義，豈如是乎。○呂氏祖謙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豈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甚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集傳】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毛氏萇曰風薄相扶而上輸朋友相須而成○孔氏穎達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然則頹者迴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以升谷風與相遇乃相扶而上)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輔氏廣曰：維予與女，喣濡之私意也。棄予如遺，反覆之薄情也。寘予于懷，維予與女之甚也。棄予如遺，女轉棄予之甚也。夫喣濡之私情，則非天理之公；反覆之薄情，則非天理之厚。夫朋友相與，自有一定之分，誠信相與，愛樂如一，固不必有喣濡之私意，亦豈可有反覆之薄情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於願反)。

【集傳】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朱氏公遷曰：以谷風生物興大德，以草死木萎興小怨，謂興體亦可也。蓋謂之比，則重在忘字與思字；謂之興，則重在大德小怨字。

【集說】劉氏瑾曰：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者也。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輔氏廣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於天者，小怨謂讒慝忿色生於人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是實事，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而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總論】呂氏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鄒氏泉曰：一章二章怨其始合而終睽，三章則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附錄 朱氏公遷曰谷風蓋與伐木爲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

蓼蓼音六者莪五何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集傳 比也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嚴氏粲曰釋草曰莪蘿之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莪蒿之類春始生氣味旣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謂之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附錄 呂氏祖謙曰我蒿不[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illegible]此詩諸儒皆以爲興朱傳正以爲比[illegible]明凱風之子以棘自[illegible]之賤者也蓼莪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比[illegible]之賤爲也凱風以已[illegible]氏[illegible]之劬勞則自責以期親之悔悟也[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念父母生我之劬勞則父母已殁矣重自哀傷而已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集傳 比也蔚牡菣去刃反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嚴氏粲曰馬新蒿也蔚之尤大者瘁病也。

附錄 何氏楷曰羅願云匪莪伊蔚蒿猶有二者非莪伊蔚則無子矣今自蒿萊論皆倚之如父人蔚獨無頌以見父母得我之勤今皆無報則有我之不如無也○瘁通作顇顇顇也劬勞而至於瘁勞苦見於貌也念生我之勞瘁而我不能以子報其哀何如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叶舉里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集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劉氏瑾曰以缾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缾罍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缾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何氏楷曰韓詩云怙賴也恃負也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曹氏粹中曰：寡祜也。○華[illegible]為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所以無怙恃者，謂民言其無德而[illegible]出必告，[illegible]出而無所告，故[illegible]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illegible]

集傳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illegible]育，覆育也。[illegible]顧，旋視也。復，反覆也。[illegible]腹，懷抱也。[illegible]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集說 揚氏雄曰：父母，人之天地與。無天何生，無地何形。○何氏楷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所以成其形者親；得天地之帥以成性，而所以成其性者親。形性合而成人，天親原自合一，以其生生者一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

集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illegible]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曹氏粹中曰：周民皆然，而乃云民莫不穀者，勞苦之民身受其害，自以為夫人而不皆耳。○朱氏公遷曰：山高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獨與之析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弗分勿反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集傳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王氏安石曰：南山之勢律律，崒崒之謂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集說 輔氏廣曰：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我獨何為而不得終養也哉。此兩句最宜玩，蓋求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附錄 鄒氏泉曰：此詩首二章，是喻其不得終養，而因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是言不得終養之恨，[illegible]伊篇二句意；四章是言父母之恩，正以應其劬勞[illegible]一句意；末二章，又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illegible]某氏辟救曰：為人子者常存[illegible]心，則自[illegible]才以辱其親矣；常存[illegible]之念，則自不敢少偷惰以終其身矣。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集傳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illegible]每讀詩至哀[illegible]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蓼莪。此詩詩之感人如此。

輯錄 朱氏[illegible]曰：人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獨[illegible]，鴇羽[illegible]鴇羽者是也，而蓼莪之詩則[illegible]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illegible]來日之可継也。若父母[illegible]顧復之恩[illegible]，之悲亦[illegible]所以作也。

有饛蒙音簋飧，孫音有捄求音棘匕。周道如砥，履之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叶善止反睠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

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序以爲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鄭氏康成曰：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也。○杜氏預曰：譚國在濟南平陵

縣。○孔氏穎達曰：譚大夫雖自爲己怨，而王政大概偏東，非獨譚然，故言東以廣之。言有饛簋飧，則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纂疏 輔氏廣曰：周道大路之道，與下章兩行一意，故[illegible]解以爲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illegible]輸於周，是即指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非而視履之義觀之，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豈本意只是指道路，而其中亦含此意耶。○嚴氏粲曰：君子[illegible]以朝周，小人視此道以往周，是時賦役尚均，履則履之，不啻有懽[illegible]之色；視則視之，未嘗有嗟歎之歎也。今乃睠言顧之，至潸然而出涕者，則周道雖無恙，而時政之弊已不復舊

特 殺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

陸氏德明曰：柚本又作軸。○曹氏粹中曰：[illegible]用梭以行緯[illegible] ○蘇氏轍曰：柚，卷經者。

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言周室賦斂於東者偏重凡東方諸侯無小無大杼柚皆為之空也○輔氏廣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舉其甚者言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周道一也方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集傳 興也洌寒意也側出曰氿泉（劉氏彝曰流狹而長如車軌）穫艾也（孔氏穎達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為刈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輔氏廣曰上兩章既言傷於賦故此章推本其困於役而言之耳）

集說 嚴氏粲曰穫艾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苦浸之於寒冽之泉則漬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賦斂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故契契寤歎哀我東國勞苦之人也○徐氏光啓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用皆可言勞也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集傳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嚴氏粲曰專主為勞苦而曾不被慰來）西人京師人也（孔氏穎達曰東以對西則西人是京師之人）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輔氏廣曰賦役不均言貧富不同勞佚有異也羣小得志言衣服之美百僚是試也）

集說 歐陽氏脩曰言東人困苦如此而周人方事侈靡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朱氏善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則雖以公子之貴而奔走往來其賤者可知也西人之子而粲粲衣服熊羆是裘則貧賤者且轉而富矣復百僚之是試則卑賤者且轉而貴矣特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集傳】賦也。鞙鞙，長貌。陸氏德明曰：鞙，或作琄。璲，瑞也。鄭氏康成曰：璲，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漢，天河也。孔氏穎達曰：揚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此天河雖有光而無明也。○陸氏佃曰：自光不能照物，故有光而無明也。跂，隅貌。陸氏德明曰：跂，說文作歧。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孔氏穎達曰：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故云隅貌。七襄，未詳。傳曰：反也。孔氏穎達曰：謂從旦至暮七辰而復反於夜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孔氏穎達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天，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言終日是晝也，晝不見而言七移者，據其理當然矣。○劉氏瑾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隨天而有餘者，即人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言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集說】輔氏廣曰：彼所以上賦役乎其職也，此為臣者當有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如此禹之底慎財賦，謹之惟止之供，則必不至於易視而輕用之矣。今也東國之財力俱困，而西人易視之如此，則輕用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而愬之於天也。○朱氏善曰：東之人厚其物，不以為泥，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觀其視之也甚，然則貴富勞逸之不均，有若彼其甚也，亦惟愬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有益於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人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版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集傳】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毛氏萇曰：河鼓謂之牽牛。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穎達曰：車內容物之處為箱。以經有牽牛之文，故知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毛氏萇曰：庚，續也。○劉氏彝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劉氏瑾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今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

羅之畢。朱氏公遷曰：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爲兩行，象其口，如畢網也。行

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譏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明，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朱氏公遷曰：此又怨人艱而加惻愴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簸，波我反。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挹，音揖。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許急反。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音訐。

[集傳]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劉氏瑾曰：六七月閒見於南方者，指當昏時見爲言也。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在室東，故稱東壁。井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劉氏瑾曰：此謂南斗，非北斗之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鄭氏迪曰：北斗七星，四星爲魁，三星爲杓。朱子曰：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朱氏公遷曰：箕四星在天漢之中，二爲踵，在下，二爲舌，在上，隨反在上，故曰引其舌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嚴氏粲曰：露觕爲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皆怨詛之辭也。

[附錄] 曹氏粹中曰：此詩緣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所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徐氏常吉曰：譚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於中，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於目，仰觀天象，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閒，何莫而非見困者哉。

大東七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故費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於雅。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集傳]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

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孔氏穎達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是火星中而暑退，暑盛而往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己不自先後也。○朱氏公遷曰：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與，故以起興。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菲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集傳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郭氏璞曰：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呂氏祖謙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集說 鄭氏康成曰：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興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嚴氏粲曰：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集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鄒氏泉曰：民穀而我獨害，自傷之甚耳。○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輔氏廣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爲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卻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爲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集說 歐陽氏修曰：極言民物窮極，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范氏祖禹曰：言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集傳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范氏處義曰：以栗以梅爲嘉卉，古人亦通言草木耳。在位者變爲殘賊，則誰之過哉。輔氏廣曰：廢爲殘賊，先儒皆以爲指民而言，云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焉而先生獨以廢爲變，指在位而言，何也。曰：若以爲民，則爲字與賊字說不行矣。先生之說卻與序說在位貪殘一句相應。

集說 朱氏公遷曰：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人不如物起興也。○姚氏舜牧曰：凡仕人國者，孰不可爲忠良盡瘁之臣哉。然非人之所能與也，其人之自立也。一變而爲殘爲賊，又誰從而使之，其人之自爲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

能穀。

【集傳】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集說】范氏處義曰：自歎如泉水之無清時，亦怨辭也。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集傳】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許氏謙曰：江漢見周南漢廣。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朱氏公遷曰：識有猶言顧念。○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集說】曹氏粹中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汎溢之患，所以紀理南國也。○范氏處義曰：君子遠瘁事國，莫知有我者，謂其勤惰不分，亦怨辭也。○輔氏廣曰：上章則專言其身，此章則并言王之不我有，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江漢之有南國也；王不我有，則是自絕於下矣。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集傳】賦也。○輔氏廣曰：此與本亦興體，但有所託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個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鶉，鵰也。陸氏德明曰：鶉字或作鷻。○陸氏佃曰：鷻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邢氏昺曰：鳶，鴟也，鴟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鱣、鮪，大魚也。胡氏一桂曰：鱣鮪見碩人。○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集說】陳氏鵬飛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范氏處義曰：君子遭禍，不能飛潛，無所避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於希反

【集傳】興也。杞，枸檵也。呂氏祖謙曰：杞解見四牡。桋，亦栘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許氏謙曰：輞，車輪之牙。○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輔氏廣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菜生於山，木生於隰，所生皆得其所，以興今我遭亂，草木之不如也，由此作八章之歌，詩以告哀。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總論】朱氏善曰：此詩或以為行役，或以為憂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咎之辭；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憂亂之證也。專以為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為憂亂，則滔滔江

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憂時之亂，懼其禍之辭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彙說】范氏處義曰：周室在位之人以貪而致殘，則下國之遠以亂而生怨。幽王曾不加恤，欲無禍得乎？四月次於大東之後，蓋大東乃責殘之實，而此詩則遭禍而怨刺也。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三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獎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集傳】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毛氏萇曰：士子，有王事者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鄭氏康成曰：不得休止。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嚴氏粲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予以王事為憂，父母以予之勤勞為憂。

【彙說】輔氏廣曰：此詩，行役之大夫所作，以言上之役使不均也。然首章則自言其年壯力強，故朝夕從事於此，又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勤，故不免遺父母之憂耳，未及乎上之不均也。士子，雖作詩者自言，然行役者非一人，蓋兼舉之矣。○劉氏瑾曰：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集傳】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穎達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言土之廣，臣

之承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毛氏萇曰賢勞也 ○呂氏祖謙曰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不斥王而曰大夫。朱氏公遷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諸人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作者言其有大衆而不使卿以廣大言之[illegible]不均大夫之使[illegible]不[illegible]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爲勞從事獨賢猶下[illegible]嘉我未[illegible]鮮我方將[illegible]也○謝氏枋得曰[illegible]君子小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君亦[illegible]君子常任其[illegible]小人常處其逸君子當任其[illegible]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illegible]怨[illegible]也

○四牡彭彭叶鋪郞反 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 嘉我未老 鮮我方將。鮮息淺反 旅力方剛 經營四方。

【賦】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許氏謙曰膂脊骨也○呂氏[illegible]李氏曰[illegible]以旅[illegible]衆[illegible]曰旅力既[illegible]之[illegible]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illegible]反此[illegible]但指[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也 ○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錢氏天錫曰未老[illegible]力[illegible]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謝氏枋得曰[illegible]猶上章之言

獨賢也。

【附錄】 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句獨賢之意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得無善我之未老而方壯其膂力足以經營四方乎此意尤忠厚而有盡力盡瘁之誠也。

○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 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于行。叶戶郞反

【賦】 賦也。燕燕安息貌。嚴氏粲曰燕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 瘁病。嚴氏粲曰[illegible]因役[illegible]因也 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劉氏瑾曰以下二章凡十句[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逸[illegible]己之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附錄】 劉氏瑾曰以彼爲樂則[illegible]行我而集以我爲[illegible]則居[illegible]居彼爲多○輔氏廣曰此章而下則[illegible]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其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 或慘慘七感反 劬勞。或棲音西 遲 偃仰 或王事鞅於兩反 掌

【賦】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孔氏[illegible]曰[illegible]以鞅[illegible]爲[illegible]之狀故云失容今俗語以[illegible]爲鞅掌其言出於此 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大夫或有深居於內而不知外之叫號者或有慘慘然憂戚而憚其劬勞雖棲遲偃仰自得者或有勞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其役使不均如此

○或湛都南反樂飲酒或慘慘畏咎其九反 或出入風議呂宜反或靡事不爲

【集傳】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孔氏穎達曰謂閑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嚴氏粲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言親信而從容也

【集說】姚氏舜牧曰湛樂飲酒何等逸豫慘慘畏咎猶恐其或及之出入風議何等從容靡事不爲雖日其猶不給所謂不均也

【總論】李氏樗曰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有一毫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無一得其平矣天下安行而說服哉○朱氏善曰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爲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苟比均之爲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彼若是其相遠果能自已於言耶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君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爲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鄭氏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則勝仕者衆而賢者獨勞靡盬遑暇者蓋四牡皇

華之詩亦以其勞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徹惟私故上無稱而下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私惟其私故上無恤其私故下疾而哀其病也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劉氏曰當作疷與疷同都禮反兮

【集傳】興也將扶進也孔氏穎達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扶而將之故爲扶車而進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疧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朱氏公遷曰此皆行役之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相呼爲興

【集說】輔氏廣曰大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憂所思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黃氏一正曰大車必駕牛而後可行若徒自將之則祇取塵汙而已何得於道哉百憂必得道而後可止若徒自思之則祇致身病而已何益於事哉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叶古迥反

【集傳】興也冥冥昏晦也鄭氏康成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輔氏廣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

中耿耿然不能逆而出也

【集說】嚴氏粲曰，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徐氏光啓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顯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分向此一處，芥蒂只見有此事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於勇反，於容二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勇反，直容二反）兮。

【集傳】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鄒氏泉曰，自重者，自累其心，勞勞然而不得伸舒也。

【附錄】姚氏舜牧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凡人一身，百責萃焉，百憂聚焉。行役者身勞王事，將百責委之於家，全在上之人體恤其情，使無內顧之憂耳。上不加恤，奈何使彼無怨心哉。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忘則何事於思，而至於疧且重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集說】黃氏震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案序言悔將小人，本不必從，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下同）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叶音古）。

【集傳】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穎達曰，以知朔日也，案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輔氏廣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集說】輔氏廣曰，共人，卽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兄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閱勞苦矣，然以其所謂罪罟，懼反罹其網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幾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豈不懷歸，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不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蓋爲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

不暇。叶胡故反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集傳】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集說】李氏樗曰、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爲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共人之處、睠睠然懷顧之、豈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謝氏枋得曰、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睠睠懷顧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服反

【集傳】賦也。奧、煖。孔氏穎達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劉氏瑾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 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謝氏枋得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集說】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徐氏常吉曰、言歲忽已莫、而百工皆休、所見皆采蕭穫菽之事、而我猶無可歸之期、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豈敢怨哉。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集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氏枋得曰、即所謂共人也。 恆、常也。靖與靜同。謝氏枋得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靖共。 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集說】輔氏廣曰、戒僚友之處者、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爲常。蓋皆忠告之辭。僚友之義、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嚴氏粲曰、君子仕於亂世、果欲恐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皆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友志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集說】黄氏佐曰人情與北山之士共處各能樹立若與直是與亡則曰好是正直不求人合而於神明所輔而福祿至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其言如此○王氏志長曰君子遭亂先幾明決未肯以退智也或義不可去勢不及去靖共正直盡忠厥職仁也君子不得乎彼則得乎此靖共正直之外安得更有所謂式穀景福者哉

【集說】陳氏傑曰此詩因己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己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懵疾之雖而勉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北山辭極哀怨小明辭頗和平○許氏謙曰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二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賢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集說】歐陽氏修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明了不關詩義

鼓鐘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集傳】賦也將將聲也(孔氏穎達曰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淮水出信陽軍(皇輿表今信陽州隸河南)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皇輿表今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輔氏廣曰懷允不忘亦以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古者

賢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嚴氏粲曰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為流忘反之樂詩人憂而且傷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為反)

【集傳】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古者以樂象德故人君有德則可以與民同樂以其德可以將故也輔氏廣曰悲甚於傷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鐘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敕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集傳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劉氏瑾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韗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鼛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鼛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呂氏祖謙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樂當淮水之湯至淮水之湝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輔氏廣曰伐鼛舉樂事之大者言之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曰傷曰悲曰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而民心之憂愈甚則其去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叶七心反)

集傳 賦也欽欽亦聲也(輔氏廣曰聲有節也)磬樂器以石爲之(呂氏祖謙曰其制在考工記磬氏)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鄭氏康成曰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穎達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可知)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嚴氏粲曰籥解見邶簡兮)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一之曰但時非古之時則其樂祇見其可傷也而予告者可以觀矣)

集說 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節於堂下堂下樂皆受聲於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鼓琴則曰吹笙鼓簧[illegible]受均於磬之證也凡鼓管皆堂下樂也而須言鼓鍾欽欽[illegible]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我磬聲即鼓鍾欽欽以雅以南合奏皆無僭樂器同音而待與磬[illegible]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徐氏常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節夫音也

附錄 毛氏萇曰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孔氏穎達曰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鐘鑮則笙鑮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頌磬故知四縣皆同也以東爲笙磬則西方爲頌磬可知○胡氏紹曾曰[illegible]笙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illegible]頌磬亦有頌鐘頌鑮[illegible]

總論 沈氏守正曰[illegible]鼓鍾伐鼛宜其樂之淑人君子也而先之以憂心且傷[illegible]所以刺也未知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矣獨其作之

者非人何哉

鼓鐘四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附錄】胡氏一桂曰歐陽文忠公之論以謂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說者以爲作樂於淮上然考詩及史記幽王無作樂淮上之事書曰徐夷並興東郊不開成王時淮夷及徐已皆不爲周臣[illegible]宣王時[illegible]伐之亦不言幽王東至淮徐也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illegible]橫說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illegible]傷之今以書所謂湯湯洪水方割說之則湯湯固可言淮水爲害也若下文湝湝三洲又不得謂爲害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集傳以爲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敕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叶逸織反)。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董氏逌曰鄭康成謂趙以采齊當爲楚薺之譌。○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薺疾藜也而茨則以茅葦屋蓋之名然則當康成也字猶齊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蕃盛貌。露積曰庾。孔氏穎達曰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庾不入倉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積十萬曰億。鄭氏康成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鄭氏康成曰尸始入舉奠觶酒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李氏如圭曰[illegible]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孔氏[illegible]祭[illegible]不爲尸則尸祭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得者爲之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儀禮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李氏如圭曰郊特牲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禮少牢饋食禮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朱氏公遷曰古人今古之人也。蓋將使我於此蓺黍稷也。輔氏廣曰自田而言以見其不忘所自。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葉氏向曰此言力農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

[集說]朱氏善曰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故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祀之豐是以我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袪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〇孔氏穎達曰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也〇輔氏廣曰古之祭祀用人甚衆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節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許氏謙曰烝嘗宗廟之祭名嘗者薦新穀也烝進品物也〇朱氏公遷曰言烝嘗則禴祠在其中矣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蘇氏轍曰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奉音捧持而進之也輔氏廣曰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蹌蹌一句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索求神也〇輔氏廣曰王氏云凡祀祼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閒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〇朱氏公遷曰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

也皇大也君也輔氏廣曰君也者如何君之謂所以尊之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巫身則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集說]嚴氏粲曰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福之事〇朱氏公遷曰濟濟蹌蹌以下五句是薦牲之禮爲一節祝祭于祊一句是求神之誠爲一節祀事孔明一句則總結之也〇薦牲之禮如此求神之誠又如此祀事可謂明備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孝孫之所以受福者盛大而悠久也〇何氏楷曰廟事莫重於烝嘗用功成而品物備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亦反叶七略反爲俎孔碩叶常約反或燔音煩或炙之石反叶陟略反君婦莫莫音麥叶木各反爲豆孔庶叶陟略反爲賓爲客叶克各反獻酬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集傳]賦也爨竈也毛氏萇曰爨饔爨廩爨也〇孔氏穎達曰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〇朱氏公遷曰所謂俎將是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孔氏穎達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肵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孔氏穎達曰言從獻者既獻酒卽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王氏安石曰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知也○輔氏廣曰莫莫有沖淡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卽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孔氏穎達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司士羞庶羞于尸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庶多也賓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毛氏萇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劉氏瑾曰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進酌以獻賓賓飲獻畢主人飲酢畢進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朱氏公遷曰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無不得其宜也○黃氏佐曰古者於旅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內格來酢報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內而主婦外而有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朱氏善曰言自始至終皆盡善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悠久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蒲必反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王氏逵曰工於為祝者苾芬香也卜予與同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朱氏公遷曰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之容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音假主人輔氏廣曰徂賚者為尸以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上句致告之義如今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朱傳尖解此二字曰爾飲食芳潔朱氏公遷曰上節酒食牛羊燔炙之類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孔氏穎達曰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來必豐足不乏少也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輔氏廣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各隨

其尊而報之以其類也。孝孫如主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少牢饋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劉氏瑾曰注曰承猶傳也。來女孝孫朱氏公遷曰註云來讀曰釐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朱氏公遷曰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爲證。

集說 嚴氏粲曰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是其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祝之既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詩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人所[illegible]也○朱氏公遷曰中有始終敬無間斷上章執爨者執爨踖踖君婦莫莫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言工祝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則自安備以來敬可知也○極訓爲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修身而得身修之極齊家治國而得家齊國治之極推之於其不皆然所謂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福祿以報[illegible]之芳潔衆善之極以報禮客之莊敬各隨其事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極又可以兼乎福矣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鐘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叶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集傳 賦也。戒，告也。輔氏廣曰禮儀所備言其禮之無不樂也鐘鼓既戒言其節之無不奏也[illegible]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呂氏祖謙曰少牢特牲皆云利成[illegible]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以送尸出入奏肆夏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鍾次擊鼓以奏時夏也○朱氏公遷曰先既戒之至此乃奏之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鄭氏康成曰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illegible]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劉氏瑾曰不遲不[illegible]

意曰緩如神猶在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劉氏瑾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及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庭實于門外而不使[illegible]而不敬儀所以尊賓也主人以阼俎[illegible]薦[illegible]以[illegible]兄弟之庶羞宗人以族人於堂[illegible]婦以燕[illegible]及姑姊妹之俎[illegible]肉兄弟於[illegible]以親親也

集說 [illegible]氏[illegible]此祀[illegible]孫徂於位而[illegible]於是告利成[illegible]謂致尸意於主人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illegible]誠敬之[illegible]神在也廢徹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唐氏順之曰此文神明之終[illegible]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

[illegible]者實或上取或下就蓋[illegible]

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嚴敬[illegible]以昭德象功

罔敢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鐘師掌金奏[illegible]以此見天子

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illegible]

之所謂其義寬也[illegible]天子禮樂[illegible]

特以褒周公之德[illegible]孔子猶病之蓋

若是其嚴也今楚茨[illegible]尸出

入設鐘以奏肆夏此[illegible]以楚茨爲思古盛

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以爲公卿有田祿

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下之事於

公卿奚取焉故正其說於此然觀詩句下集傳引呂祖

謙先王致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本[illegible]以啟後之學

者其[illegible]

擇焉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叶天帝反引之

集傳 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illegible]月令仲春[illegible]接神之處其[illegible]故在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孔氏穎達[illegible]私之[illegible]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illegible]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

綏之也[illegible]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illegible]朱氏公遷曰[illegible]父兄弟也燕私畢而人心和悅如此而皆懽忻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illegible]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集說 [illegible]

此

集傳 許氏謙曰一章言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爲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潔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饗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姚氏舜牧曰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由以將所以公卿必力田以供祭祀之禮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集說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illegible]朱氏公遷曰此本[illegible]序說[illegible]以先王言觀其威儀之盛物品

之。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附錄 朱子詩傳遺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節南推人從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人祇祠頻煞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自稼以農事爲祀。其辭亦皆不協。若於今以爲豳風豳雅豳頌。皆是也。而篇中亦以爲曰君婦以供其粢盛。不潔不敢以祭者之人亦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而此篇亦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也。○輔氏廣曰此以爲蓋皆與內諸侯公卿詩說。先儒公皆以爲天子祭祀之詩。其末章其說詩中慶祝之詞。太僕如萬壽以無疆。然少宋[illegible]曰稱壽萬年者。此正大夫之禮也。呂氏之說德盛正修。亦以爲天子事耳。然公卿固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故集傳取而載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田見反叶徒鄰反 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叶地因反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集傳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孔氏穎達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不爲邱甸之甸者。於鄭也○甸之爲言以治其地使平成。因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又音爲乘故鄭以爲禹治而邱甸之。畇畇。墾辟貌。孔氏穎達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田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劉氏瑾曰疆。謂有夫有畛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徐氏[illegible]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就一大論則在外爲疆。中間畝畝爲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又爲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道[illegible][illegible]。畝。[illegible]也。[illegible]例以[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下曰畝。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隴也。[illegible][illegible]乃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畝[illegible]畝[illegible]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成一年左傳[illegible]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illegible]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朱氏公遷曰周禮百畝爲夫。夫間有遂。九人爲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如此則遂在井之內。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處也。畝以防水。則當卑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下。故欲水自西而東。則爲畝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爲畝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槩東南則西北可推。故傳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則知不可執一論也。○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卽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逌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粲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 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附錄 朱氏善曰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

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爲溝洫爲塗爲畛爲[illegible]。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爲溝爲洫爲澮爲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何氏楷曰。自首章至黍稷彧彧。先從田事說起。爲祭祀張本。與楚茨同意。

○上天同雲。(叶于付反)雨雪雰雰。(敷云反)益之以霢(亡革反)霂。(音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集傳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陸氏佃曰。[illegible]盛也。[illegible]霢霂小雨貌。[illegible]及其上支而已。根不濡也。霢[illegible]人之脈。故[illegible]饒洽之意也。

彭氏執中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雲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集說 陸氏佃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也。雨則欲微而潤[illegible]冬必有[illegible]而其春必有小雨[illegible]故是詩[illegible]然又欲其微矣。然又欲其浸潤之[illegible]既足。○朱氏公遷曰。雨雪以時。穀[illegible]故能生我百穀也。○[illegible]於[illegible]不忘[illegible]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集傳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

何氏楷曰。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八家同井之界。場乃一夫百畝之界。[illegible]劉氏[illegible]以[illegible]月[illegible]橫[illegible]左右翼翼也。彧彧[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茂盛貌。劉氏[illegible]文也。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劉氏瑾曰。詩人本欲[illegible]此章[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歆之擧[illegible]闢[illegible]生自穀而以[illegible]之也。呂氏祖謙曰。[illegible]氏[illegible]尸。謂獻熟食[illegible]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illegible]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illegible]用[illegible]氏瑾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illegible]之禮[illegible]

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劉氏瑾曰。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兩雪饒洽之意也。

集說 朱氏善曰。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皆曾孫之穡也。於以爲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爲食。則粢盛之無不宜。於以畀尸。則可以安侑。於以畀賓。則可以[illegible]獻酬於是[illegible]而[illegible]降[illegible]福[illegible]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 賦也。中田。田中也。[illegible]菜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剝[illegible]瓜爲菹也。祜。福

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許氏謙曰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董氏逌曰每家廬舍二畝半○呂氏祖謙曰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呂氏祖謙曰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場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孔氏穎達曰周禮場人祭祀供其果蓏疑祭必有瓜菹矣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范氏處義曰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爲菹以供祀事蓋祀貴乎備物大

王於玉帛牲牢微至於蘋蘩蘊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爲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故受福亦厚也○朱氏公遷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但菹不止於瓜舉此以爲例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息營反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集傳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嚴氏粲曰猶鬱鬯言鬯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鬱鬯之屬也。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雞彝鳥彝四時之祭皆祼用雞是祀禘用鬱鬯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

赤色周所尚也。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氏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孔氏穎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穎達曰是[illegible]以[illegible]物色是毛以告純而以告殺亦是[illegible]膋以升臭[illegible]以脂[illegible]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爇之[illegible]合[illegible]之氣[illegible]升臭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康成曰灌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音馨薌香同○鄭氏康成曰奠謂薦熟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祖先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求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集說〕范氏處義曰：上章言瓜菹，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輔氏廣曰：此方言祭祀之禮，有酒有牲，則祭禮備。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 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賦也。烝，進也。嚴氏粲曰：烝，畀祖妣之孫。或曰冬祭名。輔氏廣曰：若以為冬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烝，而飲食苾芬，祭事備矣。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甚明也。○朱氏公遷曰：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芬潔，而祭祀明備矣。

〔總論〕張氏耒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榮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效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為主，以壽考萬年結之；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為主，以受天之祜結之；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為主，以萬壽無疆結之。但畀曰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而祀事始成也。○鄒氏泉曰：此詩亦見公卿德盛政修，以恭事神之本，而因力農奉祭，以盡事神之道。其壽考福祿之錫，蓋所謂賢者之祭，必受其福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謀㙔曰：楚茨因祭祀而推原稼穡所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何氏楷曰：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於[illegible]祭祀以前，但以[illegible]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illegible]以後，則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

倬彼甫田，陟角反 歲取十千。叶地因反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音嗣，叶尼因反 自古有年。叶尼因反 今適南畝，叶滿彼反 或耘或耔，音子，叶奬里反 黍稷薿薿，魚起反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音毛，叶鉏里反

〔集傳〕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鄭氏康成曰：井田之法，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

壠盛叶平則根深而能音耐風與旱也𦯀茂盛貌介大猶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李氏曰暱近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

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劉氏瑾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朱氏公遷曰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勞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衆也

【集說】謝氏枋得曰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從[illegible]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朱氏善曰歲取十千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illegible]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音方是也鄭氏康成曰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賈氏公彥曰祊是廟門之外內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孔氏穎達曰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

田畯是也。許氏謙曰：此所謂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此以神言，彼以人言也。

又曰：善也。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奏其齊明，毛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朱氏公遷曰：是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輯錄 王氏安石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歲，則士女多，故也。○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成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 饁于輒反 彼南畝。叶滿彼反 田畯音俊 至喜。攘如羊反 其左右，叶羽已反 嘗其旨否。叶補美反 禾易以豉反 長畝，上同 終善且有。叶羽已反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傳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孔氏曰：曲禮以外事為治兵、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輯錄 宋氏箋曰：曾孫之來，以當耕為祇，言田畯之至，以勸農饁者也，以其婦子饁，故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備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畯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畯見之喜，曾孫見之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曾孫之稼，如茨才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 如坻直基反 如京。叶居良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傳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孔氏曰：茨，以茅覆屋。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劉氏瑾曰：小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所謂梁輈

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附錄]陳氏櫟曰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皆之稅法近皆納其實者納粟禾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今但有實以頓所不有也○輔氏廣曰夫以時發斂補助不足自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喜皆因賴乎上之人所以大料水旱蟲蝗斂發時以致禾稼之豐則豈頼農夫之力邪歸之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深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此謂此皆諸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

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胡氏一桂曰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此重報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而萬壽無疆則其頌禱之辭也

[集說]黃氏佐曰此詩恩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於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為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答也○唐氏順之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來祭三章申言力農之意四章申言本祭之意總之皆見其厚民耳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以冉反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洛反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傳]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何氏楷曰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擇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覃利俶始載事也○朱氏公遷曰直則茂實曲則生不然矣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王氏安石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朱氏公遷曰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今力田以致此黍稷以順之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輔氏廣曰既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孚於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叶餘久反去起呂反其螟音冥叶莫經反螣音特及其蟊音謀叶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傳]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穎達曰孚甲

□□□□民含然也孚謂米外之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禾既有穗即生孚甲實未堅者曰皁。劉氏彝曰穀粒既實而未充滿曰皁稂童粱。陸氏德明曰童粱草也說文作蓈云稂或字也不粟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蓈也莠似苗。孔氏穎達曰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氏穎達曰皆掠蟲之名 [illegible] 螣蟊賊一種蟲也 [illegible] 不同故分別釋之○[illegible] 皆害苗之蟲也。稺幼禾也。孔氏穎達曰 [illegible] 之盛稺者亦食以 [illegible] ○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於計反蓋古之遺法如此。

集說 鄭氏康成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也○張子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熟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除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瀦停水陂不得生此且不論蓋時故災害不作蓋人謀足以勝之螟螣之類其生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衆是使三十家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亦為不難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巨私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力檢反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漢書食貨志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氏彝曰穉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落未束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棄擲之所不逮者○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集說 輔氏廣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螟螣之災則其何可勝者而已故此章又言其中所以與而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之人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而我公田所得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謝氏枋得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望雨而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沾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穧有不穫穉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秉穗狼戾之時也然大化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對仁而上下對我也○陳氏櫟曰此章言公田不守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言知有己而不知[illegible]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見前篇）田畯至喜

來方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同上）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董氏逌曰來方禋祀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王氏安石曰喜其穡事也○朱氏公遷曰此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敬此則農夫相勸以獻君上之心一為耕耨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呂氏祖謙曰南方用騂牲北方用黝牲舉騂黑是孔氏所謂騂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錫上之福也始為竭力以供上之心終則至誠以錫上之福民之愛君者如此則知君之所以愛民為何如哉○吳氏師道曰此章為農夫之詞以饁其夫之上而亦直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妙

附錄 劉氏瑾曰首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二章言除其害也三章復願其雨澤溥及而收成有餘也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祭祀報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集傳 此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附錄 周禮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箋豳詩以[illegible]豳籥分為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為豳風十月穫稻[illegible]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為豳雅稱彼兕觥萬壽

然雅以上為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為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為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為豳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為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既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以二月令篇對其音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豳之頌未可謂數說皆通而不敢必也問七月之楚茨大田甫田然固有豳甫田之文似有合矣然固賦吉吹豳詩斷至于忠文不言有祭祀之樂也大田詩主報耕甫以吉豳詩斷至于忠文為稅天臣工為戒田官噫嘻為戒農豐年載芟良耜為報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於豐年頌以為祈穀朱子既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豳雅豳頌為近古此問題出於內是鄭氏一門其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韻未詳 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妹韐音閤有奭許力反 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 問洛水或云此只說洛邑否之○呂氏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而山水其流向北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 劉氏公曰茅蒐茹藘也亦謂之茜草茜亦作蒨 韐韠也合韋為之 問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朱子曰只是戎服 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 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 劉氏瑾曰韋弁詳見六月常服註○鄭氏泉曰注引周官韋弁爾雅亦引之作猶云者乃證韋為兵服之意作弁看則非 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劉氏瑾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軍凡七萬五千人也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發明 鄭氏泉曰此詩言講武而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起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鞞補頂反琫必孔反珌賓一反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 鞘音笑 琫上飾珌下飾 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 珧音遙 諸侯璗琫而璆珌 璗音湯璆音虯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珧蜃甲又云黃金謂之璗 亦戎服也

發明 朱氏公遷曰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祿盛矣且將長受福祿保有天下而不失也○朱氏道行曰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此章曰家室下章曰家邦四方戶闥不敢自外之詞也君子萬年萬年逝下謂致治久長之祝俱根作六師來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子孫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集傳] 賦也。同，猶聚也。姚氏舜牧曰：言福祿無不會聚也。

[附錄] 朱氏公遷曰：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一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錫鞈有奭之意，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李氏本曰：人心所歸，即是福祿之同。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問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詞，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章之所頌之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曰：家室家邦，亦趣說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古詩作者多是即所見之辭。○朱氏善曰：瞻彼洛矣，見水泱泱，言其形勢之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祿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也。形勢壯盛，得乎地也；福祿厚集，得乎天也；人心翕聚，得乎人也。周人尚文，其辭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聽。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於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六師，則必於此乎閱武，乎因講修戎備於閒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彼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室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集說] 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蓼蕭、湛露皆然。○鄒氏泉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之事，與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爲朝會，而詩之作則稱蒐狩，[illegible]此詩當如此，[illegible]東都之事。本爲朝會而作

[illegible]之意[illegible]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思呂反 我覯之子，我心寫兮。叶想與反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illegible]此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illegible]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爲天子美諸侯之詩，以答瞻彼洛矣也。

[附錄] [illegible]氏公遷曰：以可喜之物，爲見諸侯之興也。見裳華之盛，猶悅然也，心喜況得見此賢諸侯乎？真可知矣。[illegible]○錢氏天錫曰：[illegible]之心，故能傾倒無留，不知其所以感動乎人者何[illegible]。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illegible]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集傳] 興也。芸，黃盛也。[illegible]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集說]蘇氏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輔氏廣曰文章德之發中而見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朱氏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忽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

上章之譽處即此章之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集傳]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附錄]謝氏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色不雜而之子之服則其色舉也比反其意以爲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中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朱氏道行曰六轡沃若就升車攬轡閒節度不爽而言維其有章之一端也

○左叶祖戈反之左之上同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已反之右之上同君子有叶羽已反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集傳]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朱氏公遷曰此有字是有之於外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集說]蘇氏轍曰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時其似之矣○朱氏公遷曰以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其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以見我心寫兮之故○鄭氏泉曰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道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爲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隨所指之妙應之不竭也總是言其設施於外而得以爲之妙如此

[總論]朱氏善曰朱子以爲答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而諸侯燕飲之詩也夫國君之才全德備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有事上之敬則信乎其適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爲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集說]姚氏舜牧曰此詩答瞻洛諸侯因講武而美天子萬年之同天子則亦頌而美諸侯左右之宜一時明良之歌盛矣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侯古反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許氏謙曰竊脂見小宛 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人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轍曰：君子樂胥，禮義以受天福矣。苟其爲之也安，安則如同有之，譬如桑扈之羽，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朱氏公遷曰：上下相親而獲交之，則彼此相類而有文，人臣受福，則以相父之蔽爲興也。○朱氏善曰：桑扈以侯而燕諸侯，時見不違禮也。○張氏彩曰：觀章與能其節，酒思柔，則樂胥亦當指燕飲之時言。樂胥不者足以洽情而不踰禮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集傳 興也。領，頸。屏，蔽也。王氏安石曰：所以爲物之蔽，外以蔽內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禮記：千里之外設方伯，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集說 輔氏廣曰：爲諸侯者，外有文章，內復和樂，固天子之所喜也，則願其承上天之祜而爲蕃邦之屏翰。○呂氏祖謙曰：領者，上轄元首，下統四體，猶屏之蔽內而捍外也。○朱氏道行曰：懷萬邦者，天子也；屏萬邦而捍其外患者，君子之職，以安天子也。

之屏之翰，胡旦反百辟音璧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集傳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也。憲，法也。

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劉氏瑾曰：此詩不尚文，上亦不顯，不時，人明其詩，文不順其辭，以不害不敏，而亦云不數，不承以其辭害意。如之命，生民，劉文王蓋此義。

集說 王氏安石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易則多也。○輔氏廣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斂而不敢自肆，其愼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蓋不戢不難，所以爲憲者也，之意，不戢不難，有戒之

之意

○兕(徐履反)觵(古横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集傳 賦也。兕觵，爵也。觩，角上曲貌。朱子曰：觩，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觓，與此字同。旨，美也。思，語詞也。彼，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集說 韓氏所曰：此章又言其飲燕之時，交際之間，略不敢少有傲慢之意，則其福祿之來，又有不待於求而得之者矣。彼交匪敖，亦有戒意。○何氏楷曰：君子謙守依度，從容而不爲情所通而不肆，雖非有意於斂福，萬福皆來集而聚之。易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正謂此也。

案 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備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集說 陳氏櫟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集傳 興也。鴛鴦，匹鳥也。鄭氏康成曰：匹鳥，言其止則相偶，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崔氏豹曰：鴛鴦雄雌未嘗相離，故謂之匹鳥。畢，小网長柄者也。羅，网也。孔氏穎達曰：畢网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荅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爲興。○唐氏汝諤曰：君子萬年福祿，若與君子而相宜者然，故曰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集傳 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陸氏佃曰：凡鳥，左翮則怒作，右翮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擊，皆先側左翅也。遐，遠也，久也。

集說 朱氏道行曰：鴛鴦在梁則宿而不飛矣，以宿之戢左翼而舒其右以捍外，興君子斂小心而久於位，以無危。此宜福祿根源。○胡氏紹曾曰：鴛鴦之靜也，靜亦何患，若君子之安安而止也。興則假息戢然，以受遐福而又何不宜哉。

○乘(繩證反)馬在廄(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魚肺反）之。

[集傳] 興也。摧，莝。秣，粟也。（許氏謙曰：莝與剉同。說文：莝，斬芻也。秣，食馬穀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集說] 黃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叶徂禾反／徂卧二反）之。君子萬年，福祿綏（叶[illegible]佳反）之。

[集傳] 興也。綏，安也。

[集說] 劉氏起元曰：綏者，綏爲而治，恭己南面也。○朱氏道行曰：綏訓安，不專是安身，舉世泰寧方是君子遐福。

[總論] 輔氏廣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上之詩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也；下之禱上，則但祝其福，禱之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敬之至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佐曰：上下交而德業成，觀有[illegible]君以桑扈燕其臣，臣以鴛鴦答其君，殆與唐虞賡歌之意同也。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湯何反）。蔦（[illegible]）與女蘿，施（以豉反）于松柏（[illegible]）。未見君子，憂心弈弈（叶弋灼反）。既見君子，庶幾說（[illegible]）懌（[illegible]反）。

[集傳]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illegible]）弁，皮弁也。（孔氏穎達曰：弁有爵弁、皮弁，[illegible]。○曹氏粹中曰：[illegible]）嘉、旨，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廬，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劉氏瑾曰：本草一名寓木，凡桑樹、櫸柳、楊楓等樹上皆有之。○沈氏萬鈳曰：此物[illegible]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物也。[illegible]）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陸氏璣曰：今兔絲[illegible]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弈弈，憂心無所薄也。（孔氏穎達曰：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朱氏公遷曰：此於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故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

能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附錄]輔氏廣曰有頍者弁本但言與宴者其弁頍然耳只是賦以又賦一句實維伊何以與起下二句此則興然全詩皆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又為比體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骨肉之親也毋忘之意以為蔦蘿施于松柏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則與體之也切矣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則其與之也深矣○朱氏公遷曰松柏蔦蘿異類同植兄弟親戚以異姓為骨肉義亦近之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也輔氏廣曰以時為善何也曰物得其時則善矣具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實維其時矣之時同

[集說]陳氏推曰天倫之樂既敘天下事無有善於此者故曰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方九反)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叶巨九反)如彼雨(于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爾雅母之昆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穎達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溫氣而摶也○何氏楷曰說文霰稷雪也徐鍇云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按而下也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日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集說]劉氏辰翁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季氏本曰言甥舅者繇兄弟而併及甥舅也無幾相見兄弟甥舅自相謂也蓋欲其盡今日而樂酒也

[案]朱氏善曰相親相親之恩由兄弟以及甥舅亦其親疏之意也首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纏綿依附之意以卒之先集維霰比老至之驗方其纏綿固欲相依以永久也既而自知老之將至惟當樂酒以盡今夕之歡耳蓋君子之於兄弟親戚其相與之情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以無窮之情乘有限之日則其飲食聚會亦宜情之所不能已也○姚氏舜牧曰凡燕飲合彼此之情況兄弟親戚之情尤不可闕者故此詩先問其所與燕

者始敘其所為燕者曰此我之兄弟也甥舅也然後道達其情必先悅懌而有獻樂酒而雖友此其情意悱欸於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頍弁猶未指之志也

間關車之舝兮 胡瞎下介二反 思孌季女逝兮 孌力兗反 逝石列征例二反 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 叶羽已反 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

嚴氏粲曰舝說文云車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其說本此 昏禮親迎者乘車雖奚親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燕飲以相喜樂也

朱氏公遷曰望其德音來括則以賢配賢雖樂而不失其正矣○朱氏善曰思孌季女則以女子而就男家而成室也式燕且喜則既至而燕飲以相喜樂也○季氏本曰言我所以思孌然之少女而賞幣以往迎者特以德音之美而欲其來會耳凡人之德猶友以成既得季女之賢自足以助我成德雖無好友而式燕且喜矣此則以得賢女為慶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 音驕 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叶居文反 式燕且譽好 呼報反 爾無射 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 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矣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黃氏佐曰來教

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季女以其年之季也此章言碩女言其德之碩也○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此言令德則見其實有是德矣故曾燕喜之意而申以無射云○季氏本曰言平林茂木有文采之鷮集而依焉喻已有碩女能及時來歸而以令德教我也如此不唯可以得其燕安且有以成我美譽則碩女之德誠可為含而我之好是德寧有厭斁之心乎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音汝 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上言德音令德此言飲德與女偕美[illegible]其新昏而謙以承之也故又冀其飲食歌舞以答其[illegible]譽之意也。

○陟彼高岡析（星曆反）其柞（才落反）薪（叶音襄）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呂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集傳]興也陟登柞櫟湑盛貌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illegible]所得[illegible]所求故以為[illegible]其令德世不[illegible]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芳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集傳]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附錄]輔氏廣曰表記之言雖非詩之本旨然讀者亦如此[illegible]明能有得於己矣時過而學者可當[illegible]以自警○朱氏公遷曰既鄉道而行矣可中道而廢乎是以不[illegible]必[illegible]於[illegible]然後已此[illegible]必涉獵學者[illegible]

[集說]○[illegible]錢氏天錫曰[illegible]高山景行與令德仰止行止與慰心[illegible]此興季女之賢可為師法與令德來[illegible]教者[illegible]

[illegible]二章[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二[illegible]詞[illegible]四章[illegible]言我[illegible]言之[illegible]其始終而言之[illegible]故且但[illegible]賢女之意故其[illegible]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illegible]心如[illegible]於宴樂之也又數為歎之無

[illegible]相與[illegible]之[illegible]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善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於夫婦[illegible]其[illegible]則此詩雖燕樂新昏之詩亦將禮上下通用之樂也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集傳]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illegible]鄭氏康成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許氏謙曰營營者青蠅之聲也見其飛之營營則知其必變白黑矣[illegible]小人之讒則知其亂是非矣傳上言亂人[illegible]下言變

白黑[illegible]蓋如此。樊藩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樊圃之藩 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輯說】歐陽氏修曰青蠅之為物甚微[illegible]可以亂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聽[illegible]之[illegible]當[illegible]限之於藩籬之外也。○陳氏鵬飛曰[illegible]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illegible]言多由持心銷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illegible]不聽讒言也。○呂氏祖謙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杆之間矣[illegible]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集傳】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輯說】呂氏祖謙曰前漢注曰樊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嚴氏[illegible]讒言無有窮極[illegible]四國之遠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側巾反 讒人罔極構古豆反 我二人。

【集傳】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孔氏穎達曰構者構合兩惑亂。與上[illegible] 已與聽者為二人。[illegible]令二人彼此相嫉交更[illegible]

【輯說】陳氏櫟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本在於亂四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張氏彩曰救葉之繁猶無過於禁[illegible]亦集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讒而讒人無不能[illegible]

也。

【附錄】程子曰青蠅詩言樊言棘言榛[illegible]自[illegible]人[illegible]一人[illegible]為小而[illegible]人[illegible]言不可以直達故[illegible]小而[illegible]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何氏楷曰[illegible]子之於讒也初無易之[illegible]讒故首章但云勿信讒言其二章則已交亂在外之四國至其三章則離間[illegible]我二人者亦不能以相有其始輕之而不忌者如此蠅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illegible]以[illegible]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illegible]以青蠅與讒人對言[illegible]

知[illegible]與此同[illegible]興[illegible]和[illegible]不同者[illegible]風詩亦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集傳】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孔氏穎達曰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illegible] 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

籩實也鄭氏康成曰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棗栗之屬○孔氏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氏穎達曰言衆賓之飲酒又威儀齊一也主人設其殽而衆賓皆與明賓主皆得其宜也設宿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是也鄭氏康成曰鍾鼓於是已既設者非射故縣也○劉氏瑾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鏞於堂下東西北一面將射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其儀亦與乃今之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且射皆用樂於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酒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作燕射燕在路寢自以爲縣之樂謂衎設宿先縣以爲便覽理之耳舉醻

舉所奠之醻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孔氏穎達曰鄉射記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李氏如圭曰白質赤質以白與赤采其地而後畫布侯者而畫而已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劉氏瑾曰凡侯有中有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天子與其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故中一幅即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共爲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方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則正鵠當廣六尺此其

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文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爲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劉氏瑾曰鄉射禮注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劉氏瑾曰侯有上下左右故有上下左右綱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至及其耦也鄭氏康成曰比次其才相近者也射禮選群臣爲三耦李氏如圭曰三耦使大夫士爲之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孔氏穎達曰獻奏皆是上之言以發矢皆是呈奏已功故以獻言之也發發矢也

的質也孔氏穎達曰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所求也禮記射義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音寘也儀禮射司射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不勝者進取觶立卒觶進奠於豐下注豐形蓋似豆而卑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醻爵劉氏瑾曰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酬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醻爵之後也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其劫反發孔氏穎達曰大射禮注云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各心競云我

以此皆爾汝也

[集說]輔氏廣曰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言其坐次之行序也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言其陳列之整潔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言其飲者之齊一也鐘鼓既設言其樂之偕也鐘鼓舉其大者舉醻逸逸言其進止之安徐也舉醻謂旅酬時安徐則有序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言其射之有節也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其善射者之多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其射之命中以辭爵辭養也○徐氏鳳彩曰首章言賓初即席未射而飲如此其恭飭也及將射則設堂上之鐘鼓於堂下以避射位而舉席前之爵以行旅酬是將射而飲又如此其從容也及弓矢張衆耦同各心競云我務中的祈爾以飲此爵不曰罰而曰祈言借以勸飲耳是方射而飲又如此其答和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苦旦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登反）賓載手仇（音拘叶求其二音）室人入又（叶由怡二音）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酬時二音）

[集傳]賦也籥舞文舞也（毛氏萇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孔氏穎達曰百禮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朱子曰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劉氏瑾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卒爵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歟）仇讀曰𩰫（許氏謙曰據文則音拘挹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孔氏穎達曰佐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依禮特牲衆賓長爲加爵○劉氏辰翁曰入又者是從拜的也○嚴氏粲曰賓載手仇賓長加爵以獻尸也室人入又亦加爵以獻尸也仇挹於樽也酌注於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呂氏祖謙曰鄭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體）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音抗）圭（梁氏益曰明堂位崇坫康圭鄭氏注云亭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康爵也爵圭於坫之上也）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著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恭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擇賢閑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盡明非以淫佚爲樂也○王氏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劉氏瑾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豈於深自懲創若人爲懲而絕之也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自酒也飲者常至

家遇也。作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於既醉□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愼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禍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 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叱必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音朔) 范氏曰。反反言重愼也。幡幡失愼也。遷。徙。屢。數也。(劉氏曰。[illegible]) 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愼密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 怭怭。媟嫚也。(音媟嫚) 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女交反)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鄭氏康成曰。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范氏處義曰。言飲酒始終皆不失禮。此章乃極言飲酒未醉之狀。謂今之飲酒。始即席固亦溫溫而恭。有是懿者。奈其未醉則威儀皆[illegible]反。[illegible]其威儀皆幡幡而[illegible]動不[illegible]。僊僊輕舉。醜不可[illegible]之時則抑抑而[illegible]。怭怭而媟嫚。此之謂為酒所困。不得知其秩[illegible]。

僛僛。(起其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素多反)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叶居何反) 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孔氏穎達曰。唱呼也) 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也。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鄭氏康成曰。賓能自飲而去。謂德之名皆美也。[illegible]而親德之譽。揚所謂並受其福也) 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

儀耳。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孔氏穎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遂無算爵之後。下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言醉而復醉也。上言僛僛是舞之形貌。稍能自止。此僛僛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illegible]。○姚氏舜牧曰。[illegible]人之所以自立者。使亂其威儀而喪其德。[illegible]。正相照。凡有令德者。必有令儀。喪失其儀即為伐德。小宛大夫以飲酒日富為戒。而歸之敬儀。此以是謂伐德為戒。而歸之維令儀儀之關於酒德也如是夫。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叶果五反 三爵不識，叶失志反 矧敢多又。叶夷益反

【集傳】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童氏適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燕禮如此。燕禮、鄉射，恐有解音懈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爲司正，燕禮曰射人爲司正。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蘇氏轍曰：羖未有童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旣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輯說】輔氏廣曰：[illegible]是匪言也。[illegible]言也。[illegible]牧口。[illegible]爵不識一句，正與首二章相應。嚴氏粲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言禮射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次章云：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言祭祀而飲，未有過於三爵者。[illegible]燕飲者，舉酬而不知，號呶而無[illegible]儀[illegible]莫此[illegible]甚則號呶交錯之所使也。故立之監史以警戒之，而終之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蓋欲之但如射飲獻酬之合禮，而不可至於大怠也。

【附錄】許氏謙曰：一章言因射而飲，二章言因祭而飲，是言古飲酒之禮也。三章以下，則今飲酒之失也。三章言飲而未醉則威儀中，旣醉而不止則喪其威儀。四章言飲當知止而戒其謹威儀。五章言飲不可至醉[illegible]○姚氏舜牧曰：大抵酒之爲禍，當在於[illegible]四章[illegible]而飲者，其儀度一歸於禮而無亂[illegible]燕飲之賓，筵始乎治，卒乎亂者，再三以深致其戒云。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序說】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韓氏嬰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儀謹敬也。賓旣醉止，不知其爲惡也。劉氏瑾曰：此詩之意，恐醉酒而喪德，猶抑詩所謂顚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言抑抑威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此詩言穆穆[illegible]，愼爾威儀，[illegible]不愆于儀也。此詩言無易由言，[illegible]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喩，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者，傳以爲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案此詩凡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今案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輯說】董氏鼎曰：文[illegible]人何其服酒誥之戒，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酗，武王以酒誥[illegible]

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劉氏瑾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子慶克羞耇，惟饋祀則皆可用酒。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大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流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符云反 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音洛飲酒。

[集傳]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illegible] 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黃氏佐曰：此以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集說] 劉氏彝曰：夏月之時，淺水先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於淵，而在於藻也。有頒其首者，[illegible]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頒大也。○朱氏道行曰：魚藻詠諸侯樂所在以起興，而誦美其與下之仁，豈樂飲酒，猶有前王厭厭之遺風焉。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集傳] 興也。莘，長也。

[集說] 劉氏瑾曰：以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許氏謙曰：豈樂飲酒，飲酒樂豈，詞同易韻，以反覆其詞，然其意亦疑有異。上章以樂而飲酒，樂四方和平，諸侯賓服也；下章飲酒而樂，樂禮儀既備，人情洽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集傳] 興也。那，安。居，處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呂氏柟曰：魚依于蒲，則釣餌不能施，綸竿不能加，可謂益安矣。王而那居，則仰得天命之眷，俯得人心之從，此所以豈樂飲酒也。

[附錄] 輔氏廣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而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此非盛德其孰能之。○姚氏舜牧曰：豈樂飲酒，是始其樂；飲酒樂豈，是終其樂；有那其居，則安然以享此樂之無已。

魚藻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illegible]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illegible]強以穿鑿之辭釋[illegible]初無此意[illegible]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音舉 君子來朝，音潮 何錫予之。

之[音與]路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反]及黼[音甫]

集傳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周禮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以金為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諸末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纓飾七成]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音袞]龍也。黼如斧形，刺[七亦反]之於裳也。[呂氏祖謙曰上公之服九章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諸公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鄭氏康成曰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侯伯鷩[音鱉]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鄭氏康成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子男毳[尺銳反]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孤卿絺[知上聲]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鄭氏康成曰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鄭氏康成曰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

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集說 朱氏善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乃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數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嚴氏起元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袞及黼，袞龍以繡於衣，自公而下，隨其等而降殺；有黼黻以刺於裳，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隆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勻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集傳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朱氏鑑曰爾雅云檻泉正出公羊傳云直出直猶正也正出者涌出也自發源處涌而直出故曰正出]芹，水草，可食。[陸氏佃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楚葵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蘇之美]淠淠，動貌。嘒嘒，聲也。[王氏安石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於觱沸涌出之地，則可采其芹矣；於君子來朝之時，則可以觀其旂矣。既望其交龍之

旂淠淠然飛動又聞其鸞鈴之聲嘒嘒然中節又見其驂駟之來則知諸侯至於此矣○顧氏起元曰此言始來朝之儀以見錫予之由也○何氏楷曰以檻泉自下上出興君子自下國而朝於王朝檻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亦有儀從可觀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集傳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鄭氏康成曰邪幅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氏穎達曰膝縫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纏束之也○陳氏鵬飛曰帶束幅爲昭其度也幅辟從而行亦令之度故并數之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音齋遫二音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之所以自按而交於人者交則天下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朱氏善曰禮以齊遫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之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之所予即福祿之所申也○鄭氏[illegible]曰此章言是入覲之事見紓以生言其入覲之敬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姚氏舜牧曰人臣之生交嚴而已敬則謹嚴然肅莫敢一事之少緩紓則怠緩而不恭本有不敢諸於天子者此言彼交匪紓福祿申之信知上交須敬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叶蒲工反樂只君子殿多甸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集傳 興也柞見車舝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殿有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illegible]不亂乃[illegible]如此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集說 劉氏彝曰柞之所以有枝以禦其株枝之所以蕃其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旁達之所致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以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爲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又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姚氏舜牧曰殿者鎮撫之之詞蓋即其來朝覲於者信其能鎮定天子邦家而爲萬福之所同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集傳】興也。紼，繂也。纚，維也。孔氏穎達曰：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所以維持舟者。
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
輔氏廣曰：古天子能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膍，厚也。戾，至也。○汎汎楊舟，則
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膍之，
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汎汎楊舟，紼纚維之者，詩蓋以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黃氏佐曰：此章與至膍之舟之不定者，必纚之又維之，諸侯之可賞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葵之見於交際之匪紓，而度其有忠君愛國之心也。○唐氏汝諤曰：左右之從與優游之度，皆是作詩者用意處，見不獨君子賢，而其從亦賢；不獨在朝時敬，而在道時已敬。

【附錄】輔氏廣曰：此詩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為不足也。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齊遫，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亦相從而至。五章則中言之，而又歎其至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怠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集說】王氏志長曰：采菽詩車馬袞黼，禄申亦既優渥矣，至於末章復以天子葵之一語當予，籌采菽之義而當時侯度之恪，於亦若那幅開若其匪紓之節，千載之下想見九重之遐若即天下

故可以懷諸侯而安天下也。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孚遠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集傳】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穎達曰：弓人以六材[illegible]角筋膠[illegible]冷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疏遠近之意。胥，相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昏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集說】歐陽氏修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詩人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徐氏光啓曰：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遠，言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疏便遠，言當[illegible]他同心之意。

○爾之遠(叶於圓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集傳】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集說】李氏樗曰：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苟遠之，則民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裕[illegible]) 不令兄弟，交相為

瘉（同）

[集傳] 賦也。令。善。綽綽。寬裕貌。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己之人而言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綽綽有裕者。交相愛也。交相爲瘉者。交相惡也。○輔氏廣曰。交相病者。交相爲害也。集傳以爲指讒己之人。□□其病己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集傳]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朱氏公遷曰。亡者亡而後已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務責己。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利而有之也。至於己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發故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集傳] 比也。饇。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朱氏公遷曰。此章凡喻凡三。飾所以給受爵不讓之意。

[集說] 鄒氏□曰。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也。○□氏□曰。□□□所饇。□所取則不傷不量飢飽而食。不□多少而酌。亦不顧其後。言有後患也。○□□□入□□□。□喻小人不知足。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集傳]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毛氏萇曰。猱。猨屬。○邢氏昺曰。善攀援樹枝。

[集說] 劉氏彝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今又以借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塗也。見相若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非其有品爲之孝友是之爲徽猷○呂氏祖謙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秉彝必有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乃見反曰消音銷韓詩劉向作聿下章放此莫肯下遐稼反遺式居婁力住反又力侯反作屢驕

【集傳】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劉氏瑾曰以雪見日氣則自消止如此也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附錄】姚氏舜牧曰讒佞之人貶之則少退引之則日驕必宜貶下遺之焉是莫肯下遺則必陷溺於教情矣

○顔氏起元曰此章言明能消讒而王反長之式居婁驕言王信讒使小人以驕慢自處者不一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集傳】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孔氏穎達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髳髦音義同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集說】顔氏起元曰讒言殘害滅棄禮法我是用憂憂世變之極也

【附錄】歐陽氏修曰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四章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爲也三章四章述言效上之惡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也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

角弓八章章四句

【集說】劉氏瑾曰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爲先而其道則唯在於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戰國策作神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集傳】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朝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集說】輔氏廣曰觀其君如上帝本如所向而然于吾身畏之而不敢近使我朝王則王宅其可安乎於其後必求我而無已將反有所不堪者焉則又不可不慮此其所以不肯來朝也亦不得已哉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戰國策作也）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集傳】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集說】李氏樗曰無自瘵焉言猶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錢氏起元曰邁分有取之於常法之外而物有所難繼因之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望所以無自瘵亦不忍其予邁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集傳】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集說】朱氏公遷曰鳥飛有所止王心無所極以意相反而為興也○唐氏汝諤曰凶矜即上予極予邁之意蓋貪縱無極則難彌責望無已則難塞加禍所不免矣

【案】朱氏公遷曰始則慮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於我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集說】姚氏舜牧曰朝覲會同禮也嘗聞一不朝則貶其爵二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未聞來朝而反極其欲以求之且求之過其分如菀柳之所刺者春秋時天王求車亦此詩之指也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五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六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集傳] 賦也。都，王都也。鄭氏康成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穎達曰：衆都邑者以都邑之人 [illegible] 直政化有道 [illegible] 被其德也 黃黃，狐裘色也。鄭氏康成曰：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附錄]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為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其服與言既相稱，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為法也。○輔氏廣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七活反叶祖悅反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綢音直 叶方月反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集傳] 賦也。臺，夫須也。音扶 [illegible] 南山有臺傳 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陸氏德明曰：綢，密也。○朱氏公遷曰：綢直，言其多而不曲屈也。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集說] 嚴氏粲曰：都人之男子以臺笠為飾，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為髻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illegible] 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illegible] 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僭，故我不見如此之風俗，心思之而發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於粉反 結叶繳質反

[集傳]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illegible] 瑱也 [illegible] 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

孔氏穎達曰：當武王時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有舊姓，昏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劉氏瑾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苑，猶屈也，積也。何氏 [illegible] 風俗 [illegible] 苑，積也 [illegible] 薪 [illegible] 結，故有積義。

[集說] 姚氏舜牧曰：尹吉，附之若姓大家，凡風俗之趨向，人抵都效大家之所為，故詩人特稱之。○徐氏常吉曰：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 彼君子女，卷髮音權 髮

如蠆（敕邁反）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集傳】賦也。厲，垂帶之貌。（孔氏穎達曰：禮大帶垂三尺。○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也。）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音[illegible]）[illegible]蟲也。尾末揵（音虔）然，似髮之曲上者。（陸氏[illegible]）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illegible]】孔氏[illegible]以彼都人士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illegible]服飾有常也。彼君子女乃卷曲其髮，如蠆之[illegible]其容儀有法也。我今不見士女如是儀飾，是故中心思之，欲從之行也。○徐氏光啓曰：言從之邁，與行歸[illegible]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言，以甚其不得見之思耳。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香俱反）矣。

【集傳】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集說】輔氏廣曰：後二章但言其帶與髮者，以見此猶不可得而見，況於言與德乎。○徐氏光啓曰：服飾氣象，因欲其修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惟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無斜律冶容之態，而民生之敦樸於盡樂可知矣。

【案】鄭氏元錫曰：都人士猶言都化也，化自上始，服其[illegible]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德文以君子之辭，行其[illegible]實以君子之德，民望而歸之，非化成俗美，孰能與於此。今不可見，蓋深思之至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考證】孔氏穎達曰：鄭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傚也。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集傳】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王芻也。（邢氏昺曰：菉，蓐也，今呼鴟[illegible]。○黃氏[illegible]曰：楚辭[illegible]菉[illegible]朝[illegible]今故鄭氏說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集說】蘇氏轍曰：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於采也。[illegible]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

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叶都甘反）

【集傳】賦也。藍，染草也。孔氏穎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衣蔽前謂之襜，卽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李氏樗曰，所謂期逝不至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君子久役，婦人獨處，往采藍草，易得之物，而終一朝之久，乃不滿一襜，爲是其憂思而不專於事也。因慨歎曰，昔君子之去也，約五日爲歸期，今六日而猶不見，爲如之何而勿思。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韔（勑亮反）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集傳】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鄭氏曰，君子往狩，我則爲之韔弓；往釣，我則爲之繩繳。於時人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何氏楷曰，此下二章皆預擬之詞。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及鱮（音敘叶音胥）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集傳】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鄒氏泉曰，上兼言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之文在下，接言之，蓋亦舉此以該彼也。

【集說】董氏逌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姚氏舜牧曰，韔弓綸繩，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爲釣者乎。此蓋甚言思之至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爲之役，與之周旋不舍也。

【附錄】沈氏守正曰，通詩總是思念之情。首一章則思中之苦執也。方采藍而忽思髮之曲局，而歸沐之情景可思。五日六日亦是之人約日之期。末二章總是無往而不與之俱，意中事，詩中景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附錄】鄭氏樵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匹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情歟。

芃芃（蒲東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集傳】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召伯能勞之也。蘇氏轍曰，宣王以國申伯於謝，使召伯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也。○何氏楷曰

勞之謂慰其勞苦恤其飢渴扶攜勸勉。如天澤沃然其勞也蓋猶也

【詳說】孔氏穎達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悅澤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其時之人在國則荷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集傳】賦也。任負任者也。孔氏穎達曰謂擔荷之器物人所負荷者輦人輓音晚車也。周禮鄉師註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呂氏祖謙曰。邵氏曰蓋云歸哉謂辭之使說也。○何氏楷曰蓋者未定之辭功既就庶可言歸哉。

【詳說】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嚴氏粲曰二章言營謝之役蓋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告之曰役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姚氏舜牧曰細玩我任我輦二章數我字似召伯之所以勞之者此民之樂爲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集傳】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穎達曰旅爲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衆之人。經列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范氏處義曰召伯天子之卿視君故言師旅也。

【詳說】王氏安石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朱氏道行曰行役者無不告然亦無不逕言還歸今獨曰我行既集便有欣然先後之而不敢以家念參焉召伯之感動神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集傳】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信陽軍與今鄧州今屬南陽府鄧州信陽今屬信陽州隸汝寧府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詳說】鄭氏衆曰人衆行則有威武也。○姚氏舜牧曰征師役衆也。人衆而役夫亦成信以號名鼓舞有不能作其勇烈者故曰召伯成之。○薛氏志學曰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營之謂區畫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功言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集傳】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王氏安石曰原隰既平則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張氏榜曰是侯關國民事爲重故又以土田言之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朱氏公遷曰當時宣王以徵申伯土田爲命故云然

【詳說】呂氏祖謙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

朝服召穆公身爲卿[illegible]得辭[illegible]宜王難[illegible]居
九重[illegible]之[illegible]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
功而王心始[illegible]也[illegible]氏廣曰此章
又[illegible]謝之功[illegible]召伯成之而
天下之心[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召伯之出爲營謝耳然謝功
既成而上則有以安天子報功之心下則有以成夫
郊於威武之勢則其經[illegible]之方保
綏之德非有大過人者能如是乎

[集說] 許氏謙曰上公[illegible]下[illegible]召申伯識有功於天下而
封之故民雖[illegible]樂道其事也其未[illegible]既
喜謝邑之平治[illegible]召伯之成功而歸重於其心之寧忘
己之勞以奉其上惟欲得[illegible]之安耳此見忠貴之情
太平之氣象也○輔氏廣曰日[illegible]召公能勞其役也
二章三章[illegible]行役者感勸勉以謝功既成而後歸也
四章[illegible]歸功於召公末章[illegible]
則人其成功之大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姚氏舜牧曰崧高云
徂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又云申
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則申伯之
功德可見矣此王命召伯營申
伯之宅民爭勸而樂成之也

[集說] 何氏楷曰謝爲荊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
則足以鎮撫而說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崧高
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我有良翰則王心
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
親賢賢之
念已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 乃多反 既見君子其樂 音洛下同
如何

[集傳] 興也隰下溼之處宜桑者也 孔氏穎達曰下溼曰隰[illegible] 隰之近畔宜桑以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
令驗之實然也
○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
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
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劉氏瑾曰所謂比者
蓋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
貌威儀之盛亦與菁莪比意相類

[集說] 呂氏祖謙曰是詩[illegible]以隰桑爲興
皆形容其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 烏酷反叶鬱縛反 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

[集傳] 興也沃光澤貌 劉氏瑾曰沃謂長茂光澤如沃之沃也

[集說] 輔氏廣曰其樂如何欲自己而非言語所能形
容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叶於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
膠 音交

[集傳] 興也幽黑色也 孔氏穎達曰鄭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
柔輭則其色純黑故
三章各言其一也 膠固也

【附錄】輔氏廣曰德音孔膠謂君子之德音足以感人使之甚膠固而不可解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見其可樂之實下章之誠愛亦本於此耳

○心乎愛矣（叶許既反）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集傳】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董氏逌曰中心藏之蘊於心也）將使何日而忘之耶（呂氏祖謙曰鄭氏曰謂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集說】輔氏廣曰上章既言德音孔膠故此要言誠愛之意惟其德音之感人者膠固而不忘故其誠愛之深發之遲存之久而至於如此也○姚氏舜牧曰愛出於根心即從而謂之亦不能盡惟藏之中心有不能終忘者耳中心藏正與心乎愛相應

【總論】黃氏佐曰此詩首三章見愛與其見之之喜末一章是稱道其愛之之誠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集傳】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陸氏璣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陸氏佃曰未經人功故謂之野菅）菅茅屬也而其華白故曰白華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集說】朱子曰讀詩之法且如此章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朱氏公遷曰以宜相得而反相違可怨者也

【附錄】曹氏粹中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為言衣裳無不潔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集傳】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孔氏穎達曰天無雲則無露有雲則無露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露也白雲如花采飯則尤輕而不蔽明矣故其氣融而易散故不露而猶露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猶言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

之露菅茅也。

【集說】嚴氏粲曰：言王之恩澤皆均及之，如白雲之於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集傳】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滮池之不如也。

【附錄】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為水名。○寰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

○樵（徂焦反）彼桑薪，卬（五剛反）烘（火東反）于煁。（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郭氏璞曰：今之三隅竈也。○孔氏穎達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火爐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

為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集說】程子曰：樵彼桑薪，不用而以燃于煁竈，與上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緝曰：之所為如此，所以勞傷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反）視我邁邁。

【集傳】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何氏楷曰：懆，說文云：愁不安也。陸德明云：愁不申也。亦一念之而已，故曰懆懆。邁，說文云：遠行也。王之視我，邁邁然不顧，曰邁而又邈然有遠之之甚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集說】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鼓鐘于宮，而聲聞于外；今我中心念子，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邁邁遠不顧之意。○李氏本曰：宮者，深密之地。言鼓鐘于深宮，必聲聞于外。以比中有實德，則人必知之而有感動也。此蓋反躬自責之辭。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集傳】比也。鶖，禿鶖也。（陸氏佃曰：鶖性貪惡，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九尺，善與人鬪，好啗蛇。）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

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集傳】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劉氏瑾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前後之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矣。

【集說】王氏安石曰以鴛鴦能好其匹雖非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氏枋得曰氓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有扁步典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都禮反叶喬稽反

【集傳】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集說】李氏本曰人履扁石而卑以比寵妾而賤自賤如此豈碩人所宜哉故我以遠疏而病焉非爲我之失愛也正以王自失其所以爲尊上

【總論】程子曰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劉氏瑾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以二事爲喻反覆諷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集說】李氏樗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泛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於鴆反之食音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比也緜蠻鳥聲何氏楷曰以其聲之微細相連不絕如綫而爲名也不可與人解又似微也阿曲阿也孔氏穎達曰叢阿一名曲阿者阿知丘阿是邱之曲中也後車副車也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集說】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阿恤乎己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援乎己也○唐氏汝諤曰止于丘阿非得所止之意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然也道遠勞甚不能前非不欲前實不能前耳故下章畏不能極之懼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集說】鄭氏敬曰：以微賤之分，豈敢憚行，但畏力疲不能趨，冀貴顯者一般援之而已。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集傳】比也。側，傍。極，至也。[illegible]

【附錄】[illegible]

【總論】輔氏廣曰：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有爲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者也。○鄒氏敬曰：詩不敢直懇，而自託於鳥；不敢辭勞，而但告哀於人。黃鳥睍睆，處節趨時，人所喜悅，故以爲比，忠苦而辭樂，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意也。○章氏甫曰：周之盛世，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縣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觀世變矣。

縣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音煩瓠葉，采之亨之。叶鋪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集說】介氏光啓曰：此詩比體，與碩鼠采芑例，其初託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已。

【集傳】賦也。幡幡，瓠葉貌。羅氏願曰：瓠，其葉可爲菜。○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采取之，又亨煮之，以爲飲酒之菹也。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王氏安石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兔斯首，他故反炮之燔之。叶汾乾反音煩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叶虛言反

【集傳】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隻叶陟略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才洛反

【集傳】賦也。炕音抗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叶蒲侯反 君子有酒。酌言酬之。市周反

[集傳] 賦也。酬。導飲也。

[集說] 胡氏一桂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酬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酬。○嚴氏粲曰。一物而三舉之者。以殷有獻酢酬故也。酒三行而殺。惟一兔首。益以見其約矣。

[附錄] 杜氏預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姚氏舜牧曰。瓠葉之采亨。兔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為簡。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之謂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集說] 徐氏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士銜反下同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集傳]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漸漸高石與悠遠之山川。皆叙其所歷險阻。○劉氏瑾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高峻崎拔。非攀援則不可以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山窮者川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重相間。慮不可極。不曰悠遠乎。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集傳]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集說] 黃氏佐曰。[illegible]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湯何反矣。

[集傳] 賦也。蹢。蹄。烝。眾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朱子曰。罼是漉魚底叉網。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illegible]則雨。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illegible] 豕涉水波也。○胡氏[illegible]如此。○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眾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豕涉入水。是在地為漸漸之微。月在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水喻大而役其水滂沱而盛。役人遇之。尤以疲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歐陽氏修曰。謂在險阻之中。惟是憂不遑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集說】輔氏廣曰。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烏在其為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一章。則兵起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總率入險。而無出險之時。三章。則以持戈執戟之勞。有露體塗足之苦。是以智慮廢而畏思專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集傳】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嚴氏粲曰。成曰陵苕。）○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集說】李氏公凱曰。周室將衰。我如苕華之將落。芸然而黃。不能久矣。是以我心憂愁。而自傷所遇之如此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叶桑經反）

【集傳】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附錄】孔氏穎達曰。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青青明。此苕如我如此。則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李氏本曰。言我本不意所遇之世如唯頃在此。

○牂（子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集傳】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鄭氏樵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附錄】朱子曰。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向氏楫曰。言羊以見陸物。言魚以見水物。其去無羊無魚之世遠矣。

【集說】鄒氏泉曰。首二章。言衰世雖久存。而深致其感。末章。言百物皆彫耗。而不聊其生。見其所以不能久存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集說】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户郎反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集傳】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纂說】李氏樗曰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也。○朱氏公遷曰以草之無不黃興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

○何草不玄。叶胡匀反 何人不矜。古頑反韓詩作鰥叶居陵反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集傳】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王氏質曰草自黃而玄與若自離黃。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

【纂說】李氏樗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言以我征夫爲非民。蓋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從於久役也。今既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惜之也。

○匪兕徐履反 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集傳】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纂說】孔氏穎達曰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無異乎。○王氏質曰言不以民待下也。

○有芃薄工反 者狐。叶與車 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 之車。行彼周道。

【集傳】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纂說】李氏公凱曰彼芃然之狐。循於幽草之中。則其宜也。今我何爲亦乘此有棧之車。而行彼周道之上乎。

【附錄】顏氏起元曰此反覆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之重。二章言失其家室之樂。卒章傷其自同於物。四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纂說】輔氏廣曰苦之[illegible]國家之衰微。特物之彫耗。人民不卹其[illegible]。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illegible]亦極矣。周至於此無可爲矣。此變雅之所以降爲國風也。○朱氏公遷曰自[illegible]此其詩多似風體[illegible]有其漸[illegible]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七

大雅。一

【集傳】說見小雅。

【集說】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其平易明白，正大光明。○嚴氏粲曰：小雅傳云正大雅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說者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篇相爲終始。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旱麓有上帝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大任大姒大姜之德，言文王御家有道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歌。靈臺亦出而游觀之樂也。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餘，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黃氏佐曰：左傳吳季札觀周樂，至於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樂記師乙亦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又曰：大雅者，道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蓋與文王之德，章於關雎麟趾之化，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純亦不已，猶於穆之神也。武王傳及成康，儀刑而已。後王厲及宣幽，休道文王之德者，則變大雅之美刺作矣。然歌樂以養成天子之德，則惟正大雅爲常奏之聲，而大師道其德爲說繹解論。樂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所謂道己而陳德也。理義深長，言旨廣大，其類所以異諸小雅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己反

【集傳】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輔氏廣曰：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此非窺說，實理然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朱氏公遷曰：昭

公七年追錫衛襄公策命之詞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謂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伐殷而有天下然亦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諸侯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所仰之閒常如在帝之左右為天所親也○王氏安石曰以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為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illegible]復則其命維新天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惟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蘇氏轍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其陟降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朱子語類問周受命如何見得受於天只是人與天同然觀周自后稷以來積仁累義到此時人心奔赴自有不容已○德顯命勝謂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在上帝之左右寔之閒周旋而無違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集傳】賦也亹亹強勉之貌輔氏廣曰亹亹雖訓強勉然亦有繼續不已之意與四章緝熙二字相似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孔氏穎達曰以樹木本榦喻適枝葉喻庶言文王子孫本榦枝葉適子庶子皆得

百世由文王之德遇使蕃滋故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李氏樗曰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孔氏穎達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皆亦世世也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李氏樗曰天既錫之以造周之命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臣之子孫則文王之德盛矣而天之所以錫文王亦至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亹亹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能敷命遍周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重其功也○王氏安石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黃氏櫄曰文王至誠之德亹亹而不已則發而為令聞亦無有窮已推而及於後世亦無有窮已八百其年十其世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朱氏公遷曰文王之德純一不已不以今昔而有間則天之福其後者亦不以子孫而有間也○朱氏善曰此詩言不顯者二有周不顯自聖人言之也不顯亦世與世之不顯自臣子言之也上章以德言此章以世言惟其德之顯是以其傳世亦顯也下章以德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

反通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 多士文王以寧。

集傳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猶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為國之榦，而文王亦賴以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小注〕[illegible]氏廣曰：猶謀[illegible]則[illegible]謀猷[illegible]其忠誠[illegible]今[illegible]朱子曰：[illegible]人材[illegible]。○孔氏穎達曰：多士是上世顯之人，則諸侯及公卿大夫，此文皆兼之。○朱氏公遷曰：承上章末句，專以人臣之世言。

輔氏廣曰：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神亦以多士寧也。

〔附錄〕歐陽氏修曰：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臣[illegible]其[illegible]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illegible]。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illegible]用之以[illegible]也。○劉氏[illegible]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illegible]能[illegible]生也。而文王之邦，又得多士[illegible]以[illegible]於[illegible]菑畬反，以自養，樂於植材[illegible]。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illegible]。輔氏廣曰：多士之生於周國[illegible]天下之道，未始不以求賢才為先務者，以此。然則天之所以使周之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乃所以為周[illegible]也。○嚴氏粲曰[illegible]。述周之盛[illegible]。○朱氏公遷曰：傳世之顯[illegible]可見謀猷勉敬，足以能為周之楨[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以安也。又哉多士生此王國，可謂盛矣。然非王國克生，何以能致是哉！謂之克生，則所以長育作成者有其道。故羣臣之德傳及子孫，而世之顯也如此。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集傳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小注〕眞氏德秀曰：[illegible]又[illegible]於緝熙敬止，以德言也。敬曰[illegible]清[illegible]之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與[illegible]天有成命曰：於緝熙，單厥心，二者以事言也。嚴氏粲曰：[illegible]文[illegible]服事也，用也。故為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

〔附錄〕毛氏萇曰：盛德不可為衆也。○孔氏穎達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輔氏廣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上昭於天，不已於命，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

得則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輔氏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張氏炳星曰光明者敬之本。體緝而續之。使其常明而不令間所謂不已其敬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祖。

【集傳】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朱氏公遷曰尚禮注公侯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同。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蔡氏曰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臣屬。猶書稱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嚴氏粲曰祼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祼讀古字通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孔氏穎達曰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以將為送。則此祼將亦有為送。但祼是送爵。亦是行之義同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孔氏穎達曰繢人云白與黑謂之黼。祭服不止於黼裳而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雖尊卑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冔殷冠也。孔氏穎達曰冠名殷曰冔夏曰收。故知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蔡氏沈曰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墜以備一王之法也。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附錄】歐陽氏脩曰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殷之眾士以戒周之群臣。以謂殷之眾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王氏安石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惟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祼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嚴氏粲曰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蓋以殷士祼將之事以為戒也。○朱氏善曰膚敏言其才之美。祼將言其職之恭。黼冔言其服之常。以商之子而服商之服猶不改其舊也。然以其膚敏之才而屈於周之廟。則昔日之命非復今日之命矣。蓋著其忠愛之篤。惟其忠愛之篤。是以欲其監戒之深也。

○無念爾祖。聿于筆反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駿音峻。易以豉反）

【集傳】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劉氏瑾曰[illegible]難保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李氏樗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何容心於其間哉。）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illegible]此指殷[illegible]之），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集說】王氏安石曰：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呂氏祖謙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嚴氏粲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故宜以[illegible]鑒也。此[illegible]成王命刑而監殷也。○蔣氏悌生曰：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後王當思文王所以受命者在於修德，而所謂修德者蓋無一時一事之不合乎理，而其所以求多福之後又在己而不在人也。周之後王，可不以殷爲鑒而思天命之不易保乎。[illegible]業興廢之由，天人感應之機，反覆諄切如此。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叶房尤反）

【集傳】賦也。遏，絕。宣，布。昭，明。（朱子曰：無自遏絕於爾躬，如家自毀，國自伐。）義，善也。問，通作聞。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於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illegible]）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illegible]此獨取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信者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集說】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illegible]易，其理則謂之道，[illegible]則謂之神，一而已矣。○呂氏大臨曰：[illegible]人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於儀刑文王則天在是矣，此萬邦所以作孚。○[illegible]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illegible]入，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illegible]聰然可識，[illegible]不敢怠矣。

輔氏廣曰此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以一篇言之自尾亦是言文王與天為一但首章只專說文王末章只欲成王之法文王耳[illegible]文王只如此亹亹然勉勵後王而命[illegible]不已[illegible]文末足以當其形容又以一[illegible]其所以[illegible]此深遠者只是細細此說[illegible]字而已此命間之所以不已也末曰大哉無形[illegible]取法於文王天下自然興起孚信凡所以稱文王者只一簡與字天難取法只法文王便能孚信○劉氏瑾曰天高在上曰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人之主帝而文王之神則陟降乎帝之左右是天人帝所在即文王所在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所以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說】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案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

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集說】張子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唯正己而已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使文王之德業聞於天下後世詩人能詠之○朱子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其形容之妙是以其辭旨深厚學者於此而潛心焉則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輔氏廣曰敘之一章首尾之所以為

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提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無以為進德之階也。○劉氏瑾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illegible]言欽者十有[illegible]，言敬者[illegible]，君臣相儆戒，罔弗在於此也。故[illegible]以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以敬勝怠[illegible]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諄諄懇切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 天難忱斯，市林反 不易以豉反 維王天位殷適，音的 使不挾子燮反 四方。

【集傳】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集說】王氏安石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繼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有如此。○范氏處義曰：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則明明者文王所修之德也，赫赫者文王所受之命也。[illegible]以文[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以[illegible]所[illegible]命，又[illegible]天[illegible]心[illegible]使之不能挾[illegible]所[illegible]命[illegible]周家[illegible]加無已[illegible]叔[illegible]何者，從之[illegible]得[illegible]果[illegible]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illegible]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illegible]有[illegible]德而周受之，其[illegible]就與[illegible]，又承當必可保也，惟天之有命[illegible]不可信，此為[illegible]之所以不易也。

【[illegible]】[illegible]仲舒[illegible]曰：[illegible]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人相通，故亦徵文武[illegible]文之德洽於天，天之命集於文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以見天人之合一。此詩首二句即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為一篇綱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也。天監在下，而命集於文王，上帝臨女，武王順天者天必興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儆戒嚴肅，然所謂危言以悚之，而告誡天之不假易也。

○摯音至 仲氏任，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 于京。叶居良反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 大音泰 任有身，叶尸羊反 生此文王。

【集傳】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毛氏萇曰：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殷商，商之諸侯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大任之後，自[illegible]使從商[illegible]內國也。

姒也。京，周京也。（李氏樗曰：王氏曰：天子所居曰京。此時周未有天下，言京則詩人追稱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音規）汭，嬪于虞也。（蔡氏沈曰：釐，理；降，下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附錄】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劉氏瑾曰：天地之化，生生不息，媾以相承，物理自然。形氣相感，不可以無貴而取之也。王季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為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王氏安石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李氏樗曰：言文王之有明德，由其母之賢而致之。○輔氏廣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大任之德，可謂簡約而該博也。○陳氏櫟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行其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大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鄒氏泉曰：大任王季俱有其德，一維從之見行王季之德，如明勢是；君是也。大任之德，如思齊思媚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傳】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李氏公遐曰：敬以直內，故不回。）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人度量欲其心之大，謹願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記引此詩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言受方國，故知四方之國來附之。○輔氏廣曰：此篇釋敬字最為親切。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讀維一而有一毫若之不回。此德是以心體之則，即是無一毫私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因而為恭，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德且日見其回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劉氏曰：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不相符矣。○陳氏曰：以言文王之德入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恭誠以明事上帝，誠之德與人同旋也。德能懷來多福，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朱氏善曰：聖人之德，敬為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來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求歸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所為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奬禮反）

【傳】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音合）陽夏陽縣（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韓城縣，屬陝西），今流已絕，故去水

而加邑。王氏應麟曰說文作[illegible] 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

邦莘國也。子大姒也。[illegible]

[illegible]

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天

朱氏公遷曰[illegible] 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

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

能爲矣。

附錄 嚴氏粲曰[illegible]大姒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之[illegible]爲生[illegible]洽水之北

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始非偶然天實爲之○朱氏善曰天命必有所厭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既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監觀之久而眷顧之深者固不輕集也天命既集[illegible]文王之配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洽陽渭涘[illegible]實擬之以爲聖人之配也而天命之集於周[illegible]矣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集傳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蘇氏轍曰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以定之

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鄭[illegible]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孔氏穎達曰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illegible]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illegible]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 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illegible]賢女配聖人[illegible]備禮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illegible]其光[illegible]迎于渭[illegible]界也[illegible]洽陽在其境內且文王爲世子[illegible]不嫌於遠迎

也○姚氏舜牧曰詩於大任大姒備叙其所出而於嫁娶親迎之禮一一詳之見聖人重大禮而不苟且以見其合之非偶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 纘子管反女維莘所巾反 長丁丈反子維行叶戶郎反 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集傳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 饒氏魯曰文王生於祖甲之三十一年武王[illegible]後文王二十年[illegible] 右助燮和也 [illegible]

之意。○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集說 輔氏廣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言其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言其終也。天之生聖人者，其用力多矣。既以篤生之，又保右之，右助之，所以命之燮伐大商也。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曰燮伐，有所謂時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李氏樗曰：有大任以為之母，有大姒以為之妃，故有文王之有聖德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大命之不可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慚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

上帝臨女，音汝 無貳爾心。

集傳 賦也。如林，言眾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毛氏萇曰：旅，眾也。如林，矜眾而不為用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梁氏益曰：衛之汲縣，故商郊牧野之邑。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眾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眾心猶恐武王以眾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眾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集說 王氏安石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蘇氏轍曰：牧野，商郊也。紂陳其眾以拒武王，然其眾維武王是為，無不欲武王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也。○呂氏祖謙曰：紂以如林之眾來戰，苟較而計眾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士多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泯然而消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亦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劉氏瑾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臨汝矣，而知眾心之不疑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叶鋪郎反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集傳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駵馬白腹曰騵。孔氏穎達曰：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輔氏廣曰：肆雖縱，亦可見三千惟一心之意。○朱氏善曰：上曰燮伐，尤主德讓；此曰肆伐，尤屬將帥。會朝，會戰之旦也。蘇氏轍曰：書所謂甲子昧爽也。○此章言武王

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滅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晚。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集說 嚴氏粲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言之也；篇末之清明，以治象之明言之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非德之明者能之乎？○劉氏瑾曰：天下[illegible]而尚濁，[illegible]
之，故伯夷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illegible]紂[illegible]清而[illegible]
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水清明[illegible]，[illegible]以待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會朝清明，[illegible]其撥亂反正之[illegible]，[illegible]知其心[illegible]在於清
四海而已。○[illegible]之[illegible]後大休命之前
猶有知陰[illegible]戰之後民情大悅向
者[illegible]○朱氏善曰：此章述牧
野之[illegible]不及乎矛戟之利，則
是興師伐紂也，言其駟騵之彭彭而已，不及乎弓矢
之[illegible]，則是無待於[illegible]也，[illegible]尚父之鷹揚而已，不及乎
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所以然者，殷
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孟子曰：征之爲
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皆此意也。
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
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
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孔氏穎達曰：引牧誓者，
證清明之時，在昧爽之[illegible]，牧誓[illegible]亦引此詩，交相爲證。
昧爽者，言其昧之而初明，[illegible]則[illegible]日則清，故謂朝旦
爲清明。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曹氏粹中
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
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
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嚴氏粲曰：會戰之
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
矣，故以會朝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
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illegible] 鄭清明，毛鄭各有一解，後儒或從毛或從鄭，然
毛傳得之，[illegible]而益明，義極正大，朱子集傳依之固宜。

總論 吳氏師道曰：此詩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言
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又言武王伐商，以及尚
父。明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姑皆有盛德，而又有將帥
之賢，師衆之盛，至於天命之保佑，眾事之畢懷，天之與
聖人又相與爲一，盖無一而不盡
其道，詩人形容之備，莫過於此。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
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
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
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
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
兩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集說 王氏通曰：吾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不配，不
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
之子，必不能全。劉其父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
母而言，有旨哉。○輔氏廣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
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大任大姒；有王季大任，則有
文王；有文王大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
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
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
似，皆非苟然也。○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
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

力之所行與[illegible]者後[illegible]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得，則能繼業業以保守之矣[illegible]

緜緜瓜瓞，田節反 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 古公亶父，音甫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illegible]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沮、漆，二水名，在豳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趙氏順孫曰：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亶父以名言。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賈氏公彥曰：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復，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之，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illegible]開其上取明。家，門內之通名也。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illegible]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孔氏穎達曰：周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孫公劉[illegible]定居於豳[illegible]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illegible]於岐周始盛，故閟宮云居岐之陽，實始翦商[illegible]由來遠矣，得民心，故本周之興，自於漆沮也。○[illegible]遷於豳，至古公十世，公劉[illegible]有宮室[illegible]豳也。此以[illegible]而興[illegible]大王初[illegible]矣，在岐[illegible]○七月云入此室處，[illegible]未有室[illegible]洞穴[illegible]豳[illegible]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illegible]而言耳。○李氏公凱曰：周家歷世不絕，如瓜瓞之生，緜緜然延蔓。自公劉遷豳，在於沮漆之間，傳至先公大王之初，其民尚復穴而處，未嘗有室家之盛，是其勢尚微也。○朱氏公遷曰：厥初生民[illegible]入此字處自豳公時已然，此云爾者，本民之[illegible]祖所自出，緜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illegible]邦谷士之由也。稷封於邰，而不窋竄[illegible]無民漆沮之豳，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illegible]已有宮室，但穴處乃豳地所不能[illegible]之未有家室，何怪哉。詩[illegible]在豳而小，遷岐而大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 率西水滸，呼五反 至于岐下。叶後五反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傳〕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許氏謙曰：地理攷異，郿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illegible]里。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張子曰：[illegible]大王[illegible]王迹，蓋見得民心之始也。方其去邠，民皆攜持而隨之，則未嘗有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文王之先，古公避狄之難，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土地之可居者。言大王既得民心，又有賢妃之助，故能克成王業。○遷都，自是人君之事，而并及姜女，以其為大姜之賢知也。○范氏處義曰：此言大王去邠之時，其從容如此。○嚴氏粲曰：大王雖不得已而遷，及其至岐，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之所[illegible]。○錢氏天錫曰：大王當[illegible]孟子[illegible]取[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相興[illegible]乃女與大[illegible]起[illegible]得其[illegible]也。

○周原膴膴，[illegible]堇荼如飴。[illegible]爰始爰謀，[illegible]爰契我龜。[illegible]曰止曰時，築室于茲。[illegible]

〔傳〕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曰[illegible]江東人[illegible]。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illegible]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孔氏穎達曰：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illegible]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illegible]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illegible]。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illegible]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王氏安石曰：曰止，則命其臣民止於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illegible]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己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筮也。○李氏樗曰：古之建國，必有[illegible]以相土地之宜，土地既[illegible]，後稽之於卜筮。[illegible]公劉遷豳，則[illegible]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此大王[illegible]周原膴膴，堇荼如飴。大抵風氣之美[illegible]見於山川，而精緻之[illegible]則微於小物，如此[illegible]而知，不[illegible]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illegible]迺疆迺理，迺宣迺

畝（莫後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

【集傳】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孔氏穎達曰：以公居作止）以居其左右故土地公乃左右以居其民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

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孔氏穎達曰：緜作周原西北而徂言自西水滸至周之時從水許而已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

【集說】輔氏廣曰：慰止左右，則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當其奠疆理宣畝，則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矣。周爰執事，凡經始之規所當為者無不盡焉。○申氏時行曰：建國之初必先定經界，以正其人然後及庶事以

條目畢舉，圖甫定，凡事未備既有以定民之居，即所以制民之產。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叶音持力反）縮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叶音亦）

【集傳】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孔氏穎達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繩，所以為直。（曹氏粹中曰：審曲面勢直必以繩。）凡營度位處（孔氏穎達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朱子曰：九區以宗子門人君國一區則君之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各營各一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

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朱氏善曰：此司空立室家之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李氏樗曰：如所謂約之閣閣是也。○朱氏善曰：此司徒命徒役之事。）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王氏逵曰：毛傳本曲禮語。）翼翼，嚴正也。（孔氏穎達曰：言能依就準繩精審方正也。）

【集說】劉氏彝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墻必堅也。○曹氏粹中曰：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摸而已，作廟則定於此（?）也。

○捄之陾陾（耳升反）度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屢馮馮（扶冰反）百堵皆興（叶許應反）鼛（音皋）鼓弗勝（音升）

【集傳】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劉氏彝曰：謂築成脫版則削其凸以就平直。）馮馮，墻堅聲。（蘇氏轍曰：既成而削，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為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嚴氏粲曰：鼛鼓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見鼛鼓以鼓役事。○呂氏祖謙曰：春秋傳曰：衆人之衆，衆緩也。役事以勿急為先，以以為好之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以下）

之斯上以義節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弗勝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掘土實之於蘽謂之捄者眾多陾陾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亦疾其聲薨薨然築之者用力登登然為成之以牆堅縱上從上下抨擊削之人屢其築馮然[illegible]作此牆之時百堵皆同時而起其聞鼓命之食[illegible]後不能勝而止之民皆勸事樂功鼓欲出力言大王之得人心也○輔氏廣曰治宮室猶□於版築之事者蓋知牆所以固乎外衛此則其中眾役可知又版築比之其他工役為最勞苦於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苦浪反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皋門（孔氏穎達曰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陸氏德明曰本又作亢韓詩作閌）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孫氏炎曰謂朝門也○孔氏穎達曰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為王門之名也）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曰意天子有應門春秋書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冢土大社也（陳氏祥道曰大社[illegible]以其位則中門之右社向陰故也其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餘則不[illegible]其來則木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為之）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惟施於天子○朱子曰大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而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戎醜大眾也起大事動大眾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氏炎曰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孔氏穎達曰宜祭社之名也）

[發明] 王氏安石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言冢土也○輔氏廣曰戎醜攸行便帶下章伐昆戎之意○[illegible]門陛立而大社從之而大眾攸行周家之發基業勃勃然有不可禦者矣○劉氏瑾曰上四章言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有居民之後先王而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黃氏一正曰外門以嚴觀望故曰有伉內門布列象魏故曰將將社非為戎醜而立凡出軍必先有事於社故特表以為服昆夷之端

○肆不殄（田典反）厥慍（紆問反）亦不隕（韻敏反）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叶徒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叶許貴反）矣

[集傳]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音蕤）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

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棫之間也。駾，突。（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駾，馬疾行貌。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也。）喙，息也。（呂氏大臨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章或以為專指大王，或以為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駾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為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纍屈伸之理[illegible]終於文王耳。○劉氏瑾曰：下[illegible]事則此章之末。周通文下而[illegible]其始也以[illegible]不服一而大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illegible]章之閒，神祖聖孫實相首尾。集傳[illegible]始[illegible]又曰：至於其後，又曰已為文王之時，則其[illegible]亦久矣。若以皇矣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篇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蔣氏悌生曰：大王之遷於岐，避狄人之難，自國勢而觀，可謂削弱之甚，宜其聲譽之頓衰也。惟其不以人之慍怒為輕重，而惟[illegible]之政不廢而加勉，是以政日修治，地益闢[illegible]之見從於我者，今則竄伏

而惰[illegible]其能自強於政治何以得[illegible]○朱氏善曰：昆夷之慍患之自外至者也，內治之修攻之由中出者也。自外至者，雖聖賢之所不能必；由中出者，聖賢必加勉焉。蓋積累之深久，維持之既厚，則於木拔道通，則居不終屈而必於伸，聯不終聯而必於[illegible]，見[illegible]之竄伏，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居衛反）厥生。（叶桑經反）予曰有疏附，（叶上聲）予曰有先（息薦反）後，（胡豆反，叶下五反）予曰有奔奏，（與走通，叶宗五反）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梁氏益曰：陝之平陸吳山有虞城，帝舜之後所謂西虞也。）芮在同之馮翊。（酈氏道元曰：河水自河北城南有芮城，有芮君祠。○梁氏益曰：今陝西芮城西二十里有芮故城。）平陸有閒原焉，則（又）虞芮之所讓也。（曹氏粹中曰：虞芮皆在岐周之東。○鍾氏惺曰：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俗呼讓畔城。）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

人自子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集說]蘇氏轍曰虞芮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聲聞衆附之心翕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以爲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文王之盛德也○輔氏廣曰質虞芮之訟初非勸於興起也而其興起之勢蹶然而動焉此聖人之事也蘇所以豈一己所能獨致哉故周公以爲四臣之助爲多所謂四臣者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止於四人而已也○朱氏善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率是而興起之勢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知此則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才之爲聖化之助亦大矣

[附錄]陳氏櫟曰王迹肇基於大王而王業衞大於文王此追王所以自大王始而此詩推本以言之受命亦自大王之遷岐始也然言文王受命惟至於虞芮質成者蓋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也○朱氏公遷曰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者備矣周公未嘗樂古先聖王以爲言所以戒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大王則曰

王季盖祖宗之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奉孝於成王者止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

緜九章章六句

[集傳]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劉氏瑾曰所謂受命者蓋謂諸侯歸文王於人心似有不得而爲者矣然亦推原之詞其非謂其有改元稱王之事也餘說見上篇

[總說]輔氏廣曰以十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則又追述大王大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歷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艱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黃氏佐曰右三詩乃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所謂文王之三皆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後世因諸侯朝見燕享必歌奏以致儆此大雅所以爲大政也

芃芃薄紅反棫雨逼反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苟反之。

[集傳]興也。芃芃木盛貌。棫樸解見緜。嚴氏粲曰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音窄相附著也。槱積也。孔氏穎達曰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爲薪則當積聚故知槱爲

積也。○嚴氏粲曰：槱以待其乾而用之。濟濟，容貌之美也。朱氏公遷曰：聖人之德容如此，則其根於辟君者可知。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輯說] 輔氏[illegible]曰：[illegible]物生之盛，資用而不窮[illegible]歸而無間，文王德容之盛[illegible]以一德[illegible]，但見左右之人皆趣向之[illegible]方向[illegible]之○[illegible]氏謂鼎曰：薪之[illegible]材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德[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峩五歌反 宜叶牛何反

[輯說] 賦也。半圭曰璋。[illegible]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illegible]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illegible]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輯說] 曹氏[illegible]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輔氏廣曰：此因首章所言而賦以足成其意。俊髦之士[illegible]一意於奉璋助祭之時，峩峩然無不得其[illegible]，尤可見其趣向之意。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叶籍入反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輯說] 賦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王氏安石曰：[illegible]烝，衆。楫，櫂也。[illegible]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六軍[illegible]○[illegible]秋之兵[illegible]

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輯說] 陳氏鵬飛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輔氏廣曰：此章又見不特奉璋助祭之衆必追而及之，則人心之歸向又可見矣。[illegible]周王邁而六師及，何以異此？故以為譬。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叶去九反）遐不作人。

集傳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爾雅箕斗之間漢津也。○孔氏曰：劉炫謂是天漢即天河也。）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朱子曰：遐古作遠……）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蘇氏曰……之謂作。○黃氏曰……）

記江訓胡[illegible]宗其好[illegible]起不作人其曰其作也。○曲氏和中曰：作者，鼓舞振動之之意。[illegible]之末世士氣卑弱，必有鼓舞振動之，然後能自[illegible]而有成哉。

陳氏（鵬飛）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詩言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之謂也。○朱子曰：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言語，自有餘味，須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浹洽，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了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著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illegible]者當以此例觀之。[illegible]歸向於文王者[illegible]之可爲[illegible]久方底於成[illegible]雲漢[illegible]興起人者多矣，人心之[illegible]益流於下者[illegible]王而後興者，凡民也[illegible]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illegible]不知手之舞之足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也。

○追（對廻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集傳 興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孔氏[illegible]）勉勉，猶言不已也。（[illegible]）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illegible]）○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附錄 朱子詩傳遺說：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illegible]亦不已[illegible]曰：然如追琢其章，金玉其相，[illegible]文章[illegible]盛[illegible]之德之純也[illegible]存乎中[illegible]勉其德之[illegible]用心至[illegible]美之極[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illegible]理天下之功如此[illegible]即[illegible]知也。○朱氏公遷曰：此亦以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勉[illegible]所以得天下之故也。五章之首以左右言，次以六

綱上言至作人綱紀可謂于人矣，及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棫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輯釋] 輔氏廣曰：振作謂鼓舞變化，鼓舞之不容怠廢也。綱紀謂統括維持之不容解散也。此天下之人所以無不歸附之也。人心之歸，上章之衆，則民所以無不歸附趣向之也。○以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興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則但見其人心歸附趣向之而已，詩不見有能官人之意。如序說也，序蓋因二章髦士攸宜、四章遐不作人之說，而遂以爲能官人，而歐陽公又因序而足成其說，却反失了詩之正意也。

瞻彼旱麓。麓音鹿 榛楛。楛音戶 濟濟。子禮反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集傳]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嚴氏粲曰：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所詠，皆取其在境內者，何得遠取漢中之旱山乎？闕其所不知可也。曹氏粹中曰：楛可以爲箭。許氏謙曰：楛，公山爲箭。

[集說] 李氏樗曰：山之所生，物之所聚，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故木得麓之氣以茂盛，興君子之所以能受福也。○嚴氏粲曰：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以下祿歸之，謂仁政所以致之，非有心求之也。○朱氏公遷曰：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惟以自然之理爲興，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以興文王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見其德之盛也。

瑟彼玉瓚。才旱反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乎攻反

[集傳]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

孔氏穎達曰：毛以玉瓚爲圭瓚，禮謂之玉瓚者，以玉飾之也。冬官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孔氏穎達曰：秬黍者，一稃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芬香條鬯，故謂之鬯。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下其躬非亦不待乎求之之意○謝氏[illegible]曰玉瓚[illegible]流至潔也必至寶之器而後注之至潔之物○嚴氏粲曰言盛德必得其福[illegible]

○鳶以專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集傳】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illegible]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illegible]

【集說】[illegible]氏良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illegible]附家作人似之○嚴氏粲曰[illegible]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illegible]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作之以[illegible]感發之妙自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者[illegible]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朱氏善曰物之[illegible]於氣質有自然之機人之[illegible]於德者有自然之化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集說】李氏樗曰以清酒則載之於器以赤色之牡則既備言享祀之孝而受此福也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神降之以福○朱氏公遷曰德有以及乎人斯有以感乎神矣故其受福之必然如此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名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集傳】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劉氏瑾曰上章玉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曰茂密[illegible]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illegible]勞慰撫也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使無害也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illegible]也朱氏道行曰上介福謂祭時言此勞謂平日言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而言豈弟君子必為神所慰撫則祭必受福亦其宜也○黃氏佐曰柞棫非美材也然瑟然茂密則亦為民之所燎況豈弟盛德也通於神明格於上下豈不為神所勞乎○章氏潢曰神[illegible]

所勞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大戴禮云德盛者神飲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集傳】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葛藟則自施于條枚德盛則自享乎福祿文王之福豈可以要求而得之哉以見首章于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黃氏佐曰求福不回就求福本於豈弟上見德在是而福亦在是耳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附錄】朱氏公遷曰首末兩章見其自然受福二章至五章見其必然受福○鄒氏忠允曰此詩見文王之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尤有以格神張子所謂至當之詩德自順之爲福詩人之詠歌美歎之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集說】唐氏汝諤曰棫樸言人心之自趨而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也

思齊（側皆反）大（音泰）任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房九反）大（同上）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集傳】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朱子曰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邘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

此得其用於世者則可見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於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於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是文王所以聖也○王氏安石曰齊者莊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者大任也○歐陽氏修曰大姒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思齊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李氏樗曰以人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

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此周之所以興也○王氏安石曰嗣徽音雖大姒之賢非文王有以儀刑之豈能令此婦德之懿乎故下章言其儀刑之德也○許氏謙曰此詩推聖德之由關於前而裕於後內助之賢亦爲其美其所成就者深遠有非人之所能及也夫婦道無成雖無專美之義而其始之也實爲風化之原由大姜而及大任由大任而及大姒而人得見其所以紹前美而昌厥後者自生民以來帝王之興未有若周家之盛者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張子曰王故稱公

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孔氏穎達曰：御，毛讀為迓，訓為迎；鄭讀如字，訓為治。○呂氏曰：此從毛傳，孟子之說與鄭箋同。○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氏栻曰：文王之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不過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心之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序則一也，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同有序焉。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李氏善曰：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而人則不違，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輯說 歐陽氏修曰：毛鄭不曉於隱微明後近者為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輔氏廣曰：其此言文王之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以足前章之意。其序而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嚴氏粲曰：文王以敬事神明之德推之於家，治國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于妻，至于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沈氏守正曰：[illegible]之怨恫，彼而難知，曰罔是怨恫[illegible]仁[illegible]通於上下[illegible]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鮑）

集傳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朱氏善曰：和之至所以為治人之本，敬之至所以為事神之本。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嚴氏粲曰：無射，如射了云學不厭之類。[illegible]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輯說 李氏樗曰：詩人之意以謂文王之德外內顯隱如一也。○朱子曰：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是如此。○呂氏祖謙曰：聖人神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所[illegible]神人乎格，可謂得為士之道矣。欲未[illegible]于格者，當於此求觀之。○嚴氏粲曰：此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也。在宮則[illegible]，在廟則敬，隱所寓而不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illegible]，而亦自保守，悠久無間也。○蔣氏悌生曰：德施於人神之交，可見之地，而各極其美；德存於獨處之地，不可見之時，而常有其誠。德之著乎外者，隨其地；誠之存於中者，純乎天。○德形於接物之時，盡和敬之道；德存於無為之頃，有純一之誠。聖人於內外動靜之間，始終一於敬而已。

集傳於在宮言其和，於在廟言其敬，[illegible]分為兩。平日論此章，則歸於敬，蓋[illegible]和亦從敬中流出[illegible]用之而體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集傳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

因及昆夷玁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慍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呂氏祖謙曰。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瑕缺也。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講說】孔氏穎達曰。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說。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下之諫諍。亦自入於道。言其動靜[illegible]與天合。○輔氏廣曰。大難之來。雖聖人有所不能免。引處之有道。且故以其大難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玷。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文王之德至是不可以復加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集傳】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孔氏穎達曰。有為者。謂所習有業不慮廢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呂氏祖謙曰。典謨作於成身。其稍既將為象。陶巳曰。稽古則以文王為古之人。復何疑哉。譽髦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朱氏公遷曰。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子言。

【發明】[illegible]

【總論】陳氏櫟曰。文王之聖。生之者聖母。助之者賢妃。然文王不能不資助於大姒。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家邦。三四章皆言修身事也。末章則不特成己。而且能成物矣。○許氏謙曰。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矣。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毛傳以為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為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兩章章首皆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箇不字。其義又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傳誤分之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集傳　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大[illegible]之小[illegible]政教[illegible]然）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illegible]公著定關功毛氏傳曰耆致也○朱氏公遷曰致猶取也言其德為上帝之所取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輔氏廣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匡廓之廓）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集說　程子曰：此詩言天臨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維求民所安定，若不安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主天下焉。上帝耆之，謂天命所歸。式廓，猶云規模，[illegible]也。天命所

致則增大其疆[illegible]所謂[illegible]而天子由百里而[illegible]是增而大之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大哉天之主宰天下也，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監觀四方，求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於人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也。○許氏謙曰：言天心惓惓於求民之安所居焉，為民而擇君，其事甚明而可畏。大王之遷岐以興王業，皆天所為而非人所及也。○朱氏善曰：臨下有赫，言其威命之顯也；求民之莫，言其主宰之公也。彼夏商失道，天之絕之也久矣。其求之四方之國，其未得之也，則於是而尋究之，於是而謀度之；其既得之也，於是而眷定之，於是而增大之。然則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徐氏[illegible]曰：大王之時[illegible]周[illegible]遠而[illegible]猶未[illegible]商[illegible]周之先公久矣[illegible]人[illegible]也。

案[illegible]周也又[illegible]代[illegible]有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illegible]朱子於此[illegible]岐[illegible]謂是殷[illegible]四國是四方。鄭[illegible]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至憎其式廓，謂憎其為惡侵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解同。既以為指文王，故二章之天立厥配，謂為大姒。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興周國而生明君，自大伯王季時已然矣。其說亦可通，漢唐宋諸儒率從之。至朱子而謂此維與宅指大王，蓋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章二章皆屬大王，厥配亦屬大姜，明自大王以[illegible]周大[illegible]義尤完備。[illegible]作[illegible]從程子之說，於詩解更為直捷，此傳之勝於傳箋多類此也。

○作之屏之，（必[illegible]反）其菑其翳。（一計反）修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之，（婢亦反）其檉其椐。（丑貞反，叶羌居反，叶紀庶反）攘之剔之，（他歷反）其檿（烏劍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

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集傳 賦也。作拔起也。屛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孔氏穎達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故曰翳。）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陸氏璣曰一名雨師枝葉似松。）椐樻（音匱）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陸氏璣曰即今靈壽是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嚴氏粲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弦。）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歐陽氏修曰此詠大王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附錄 輔氏廣曰上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則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菑翳則[illegible]其死翳而拔去之灌栵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攘剔之[illegible]開闢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嚴氏粲曰大王之遷岐天非徒遷之也將使周家王天下且受命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彭氏執中曰大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為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為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矣蓋帝所以[illegible]乎天者也蓋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大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悉井反）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己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息浪反叶平聲）。奄有四方。

集傳 賦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李氏樗曰孝悌之道[illegible]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

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彭氏執中曰：大伯以天下讓王季，乃能修其德而有以篤其慶，使大伯讓國之美赫然光顯於後世，在王季與之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傳以言周世世修德，須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大伯，謂見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修德，是以本之於大伯也。王肅曰：大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伯沒而不返，而後國歸於王季，而周道大興也。○大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大伯之心，見大伯為知人，達命，使仲之後世共稱詠之，此亦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大伯也。○朱子曰：大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大伯去之而不為狷，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黃氏櫄曰：大伯知王季之後又有文王之聖，必能恭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大王之志也。是大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也。○輔氏廣曰：王季之友大伯，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己而為友也。使大伯未嘗有讓國之事，王季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嚴氏粲曰：天省岐山之地，柞棫拔而松柏茂，則民歸之衆，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蓋大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朱氏善曰：王業之成，雖在於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大伯讓王季之日。大伯讓而無怨，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所由基也。文王則篤於前，武王纘續於後，此王業之所由成也。大伯當是時而不爭，天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然非王季之孝，無以成大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大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致意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丈反克君。王如字，或于況反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比毗至反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叶獎里反。

【集傳】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為慶；刑不濫，故人以為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

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輔氏廣曰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先儒解以爲人心有本然之權度者蓋謂是也又淸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孔氏穎達曰王季君其國耳以其又號爲王故以王言之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旣受上帝之祉而延及于子孫也

集說 劉氏彝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又也○嚴氏粲曰明類是意其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解類而通克長能爲人長克君能爲人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克順能知其民克比能親其民順言不援比則雖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旣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歉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也○朱氏善曰此章專美王季之德故言之特詳至於文王則但言其德之靡悔而已然謂之靡悔則其德之純一無間亦可見矣惟其德之無間是以其福之無窮也○何氏楷曰于此大邦以下理之詞言于季之克長克君如此雖進而與王業於此大邦之地無所難者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羨餞面反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文反侵阮魚宛反以

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于周祜候五反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集說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朱子曰天當下若察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天命之也○嚴氏粲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必言之帝謂者言文王之心天實知之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李氏善曰畔者肆而離之援者親而附之也歆者欲之動乎中羨者心之慕乎外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梁氏益曰密須子爵商侯國世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illegible]平凉府靜寧州涇州今平凉府涇州並隸陝西祖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嚴氏曰共阮皆在涇州今有共池則共也○梁氏益曰周公所發之共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朱氏公遷曰溺曰流曰濟皆與登岸相應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彭氏執中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於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於欲故能造道之極也是以

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
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
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王氏
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此
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文王征伐之始也。
集說 呂氏大臨曰文王以無心待天下雖赫怒用師皆
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皆有心者也。○李氏樗曰此
詩稱文王總是從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上說起後之
知文王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見得文王先有這功夫。後
心無一毫之私故其於伐崇伐密皆是道理合當做如以
初未嘗加人之私意也。○周人誦文王伐崇伐密事皆以

帝謂文王言之若曰此蓋天意云耳。文王既伐密又伐
崇伐密已做得事勢如此只是尚不肯伐紂故曰至德。
○輔氏廣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羨則流於欲故見所以行師
爲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於用兵行師
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私以驕
也哉故此章將言文王之征伐而先言文王一心無此病
也誕先登于岸以步水爲喻也。○嚴氏粲曰言以政不得
人之心在周密小故者阮而爲周者皆小國相安
故天下之心以爲是也○朱氏善曰密之敢距大邦不知
事大之禮侵阮徂共不知恤小之義此天理所當怒而
王法所當誅也

○依其在京 叶居良反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叶徒何反 度 待洛反
其鮮 息淺反 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傳 鮮善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將側。方則也。孔氏
穎達曰……之也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依之兵既
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嚴氏粲曰……自阮疆而……秋
書公至自……謂……也○所陟之岡即爲我岡
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于……所謂程邑也 ○鄭氏康成曰後竟徙都於豐
○孔氏穎達曰大王初遷已

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
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
也○箋據此即爲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非豐者以此
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胡氏一桂曰鮮原
其鮮原以下即上章以篤 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氏
周祜以對于天下之實事也……曰
今咸陽故安陵城周邑也 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嘉
地志安陵隷扶風在岐……安
府咸陽縣
隸陝西。
案 歐陽氏修曰古周師先據勝地……
不敢有其陵水然人既服外患已除乃……
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輔氏廣曰文王之兵使密
乃遂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無敢陳其兵飲其水者辭
直理正威靈氣燄莫有敢當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
也。○嚴氏粲曰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

寧接壤也下所言髙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之地密人恃強以侵踰文王與問罪之師可謂公天下以爲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羨之私耶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雖未爲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之及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劉氏瑾曰文王伐密之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蔣氏悌生曰文王處於周京之中安然無爲而共阮之地來歸自有不可遏之勢程邑作於岐陽之側亦有疆境之限而爲邦歸向同有不自外之心非聖人之德何以致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集傳】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呂氏祖謙曰不長夏以雖難強通爾然以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此明德之實也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呂氏祖謙曰邱氏曰仇方卽崇也兄弟與國也彭氏執中曰以諸侯之國爲兄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孔氏穎達曰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孔氏穎達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縣今西安府鄠縣隸陝西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劉氏瑾曰明德者文王之德所得乎天之本體也不大不長者文王之心不暴其德之形迹也○朱氏公遷曰朱子以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爲一類皆有深潛不露之意猶中庸不顯篤恭之妙也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嚴氏粲曰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天理自然謂之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集說】程子曰聖人之誅戚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哉文王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喜而大業成○蘇氏轍曰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爲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輔氏廣曰文王之明德上則與天爲一下則

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至矣然未嘗緊於崇之閒其所云為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此天所以又命之使伐仇方也夫文王之以崇為仇蓋亦天理之當然也○嚴氏粲曰此章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伐崇張本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僭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用兵者其私己所間者亦苟合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帝謂文王者凡兩上帝教戒之詞此章帝謂文王則設為上帝愛念而稱美之詞也語意不同

○臨衝閑閑叶胡貞反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

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魚乞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

【集傳】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孔氏穎達曰左耳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獲者取其耳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孔氏穎達曰王制言類乎上帝則類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歐陽氏修以事類祭之也在南方就南郊祭之也侯鄭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仲稱蚩尤作面鐵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彊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文引此者以證兵合不戰此言訊馘必當戰矣然後乃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劉氏瑾曰此其二句不降之時矣此其遂伐之日矣此所謂文王之師也朱子曰皆城下之戰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堅固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伐崇而成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莫歸周也一使一伐求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人討有罪肅將天威然後文王之類是也侯密有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成德者則四方皆服南人路推大助崇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程子曰文王之征始於密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下功之成也○李氏樗曰文王之所伐者但崇國耶

而方之國無有侮慢拂戾之者以文王之[illegible]其
致也○輔氏廣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
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
之而不敢拂義之至也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于者之行師雖有先後緩急之序而遠
人之歸服初無彼此遠近之異也○黃氏佐曰雨露帝
謂人君之為[illegible]伐密伐崇張本見文王伐密非有欲心
所以行之者乃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欲張其聲
威所以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
之孰知文王[illegible]不已之心乎○[illegible]氏[illegible]曰無侮謂
王師不畏人者畏服而無敢為無援之舉無拂
謂王師無敵人皆順從而無違有疑貳之心
[illegible] 徐氏常吉曰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與
七者本於天非人力也○錢氏天錫曰大王遷
岐疑於畏狄不知密西與宅天因與以安民之地也王
季受讓疑於不友不知篤慶願此天因授以安民之任
也文王伐崇伐密疑於自私不知以對
天下以順四方此就非求民之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illegible]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嚴氏粲曰首章言天
[illegible]初欲大王之[illegible]帝
述大王遷岐也○劉氏瑾曰兩章稱帝者三稱天
者一可見天之所以命大王者矣蓋其始也[illegible]則
邠人從之其居於岐則四方歸之民之歸往如此
則大王已受天命矣然而未大王之所以得乎天人
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嚴氏粲曰二
章[illegible]大伯王
季相遜之事又曰張本四章則述王季之德以
明德而然也
及文王也○劉氏瑾曰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
之命王季[illegible]王季之所以
[illegible]乎天[illegible]而然也五章六章言天

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劉氏瑾曰五章
至八章言帝者四而[illegible]所以命文王者唯拳拳
於武功[illegible]可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
惟其[illegible]有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
無[illegible]貫盈而天又命武王誅之天豈私
於有周
也哉
[illegible] 范氏處義曰此詩與緜相類緜言大王者詳
[illegible]而[illegible]其終也此詩首
言大[illegible]大伯王季友愛
之[illegible]而詳其終也○
本[illegible]如云至于
大[illegible]如[illegible]之詩[illegible]王有聲之詩都說
文[illegible]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底這又不是
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眾岐
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
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
時或[illegible]陟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
流[illegible]有見都[illegible]有其土地[illegible]大段[illegible]
戎[illegible]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illegible]命之文王不
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云不以聲[illegible]以[illegible]
國[illegible]則而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經始靈臺○[illegible]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紀力反) 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集傳]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服氏虔曰天子曰靈臺[illegible] [illegible]名如此豈不用有天下後以爲天[illegible]子之靈而別名觀[illegible]由設[illegible]殺遂日謂以爲[illegible]義以人具行知也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劉氏瑾曰[illegible]觀祥[illegible]妖祥之氣[illegible]射[illegible]於[illegible]氣節勞佚則於此游觀以其高明也 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張氏栻曰文王則勿亟庶民則子來君臣之相與如此。○陳氏櫟曰不欲其急而過於勞者愛民之仁子來而忘其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朱子曰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加以美名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爲靈臺經理之營表之其位處定於是庶民則競攻而營作之不設期日而已成之民悅其德自勸其事也○李氏樗曰文王始營之心本不欲亟也第以庶民慕文王之德名爲靈臺如子之事父而來築之也鄭侍郎曰庶民子來非強之也在彼者有子來也不日成之非迫之也在我者實勿亟也爲上者惟恐民之勞苦爲下民者乃不憚其勞苦以從上見民之樂從也觀左傳曰[illegible]則[illegible]文[illegible]欲其速成叔孫昭子[illegible]州速成其以勢[illegible]則爲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出於君之意則[illegible]則於君之意則爲勤民出於民之意則爲[illegible]○[illegible]之作[illegible]於靈臺[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人之[illegible]而稱神靈節勞逸[illegible]也。[illegible]非事也。[illegible]民[illegible]以文王[illegible]德澤之在人心[illegible]久積於未[illegible]民之趣事勸功出於自始靈臺之日文王[illegible]民如[illegible]又發於終始勿亟之辭而庶民視以父母之心九自出於通力竭作之外豈惟庶民以文王之心爲心而文王實能以庶民之心爲心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 麀鹿攸伏(叶蒲北反) 麀(音憂)鹿濯濯(直角反) 白鳥翯翯(戶角反) 王在靈沼(叶音灼) 於(音烏)牣(音刃)魚躍(叶弋灼反)

[集傳]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穎達曰春秋築鹿囿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呂氏祖謙曰說文曰囿苑有垣也 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劉氏彝曰鹿易驚也王在靈囿而鹿不驚不通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也 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是詩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言之○呂氏祖謙曰鄭氏曰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下及走獸下及游魚豈能及此○嚴氏粲曰文章而後作臺而遊焉人車馬羽

趣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蹙然有愁由人心之樂不樂也。又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盡一詩意。○朱氏善曰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于而時在靈囿也則見其麀之攸伏言其性之適也見其麀之濯濯言其體之肥也見其鳥之翯翯言其色之潔也此飛走之衆其爲樂之也。而時在靈沼也則但見其魚之牣而其多可知也以見其魚之躍而其適可知也此皆介者衆其爲鱗介也已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盧門反）鼓鐘，於樂（音洛）辟（音璧）廱。

【集傳】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音荀）。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孔氏穎達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植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胡氏一桂曰：段氏曰：栒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崇牙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謂殷飾以羽，是也。蓋栒虡所以架鐘磬，業所以飾栒虡。夏后氏飾以鱗，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加文，而三者具矣。此有業所以設崇牙，崇牙所以樹羽也。賁，大鼓也。賁，亦作鼖。陸氏德明曰：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劉氏瑾曰：中圍者謂鼓腹也。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鼓腹之圍加以三之一，則其圍十六尺，而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

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孔氏穎達曰：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水下而地高，故以水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illegible]南通水[illegible]者以廱爲澤[illegible]古入之[illegible]封爲士[illegible]又蘇氏引[illegible]亦爲樂名[illegible]古人以樂教胄子[illegible]名數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illegible]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說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孔氏穎達曰：上言靈沼，此言作樂之意。由世之[illegible]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illegible]其得倫理也。和之至也。○范氏處義曰：於論者，歎美其得倫理也；於樂者，歎其以樂教胄子於辟廱爲可樂也。[illegible]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爲先，故文王亦論樂於辟廱也。○呂氏祖謙曰：或疑靈臺之詩敘池苑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參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其親游宴之樂御行之處，稍無所外而不與士大夫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上之所常俱也，夫豈二事哉。○劉氏[illegible]曰：古之教[illegible]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illegible]作樂於[illegible]可[illegible]見[illegible]後而自說辟廱作樂之[illegible]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

瞍（音叟）奏公。

【集傳】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陸氏佃曰：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其皮堅厚，取以冒鼓，故曰鼉鼓。鼉鼓非特有取於皮，亦其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續博物志曰：鼉長一丈，其聲如鼓。）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奏其事也。

【集說】嚴氏粲曰：中言鼓鐘辟廱之樂，而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歇之辭也。

【附錄】饒氏魯曰：文王本無意於靈臺靈沼，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嚴氏粲曰：文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有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陳氏櫟曰：靈臺一詩，皆言樂之致寓焉。靈臺也，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illegible]樂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因民樂其樂，蓋以此爲。○朱氏善曰：靈臺所觀，[illegible]教育，必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福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始將與賢者共之也。○鄒氏敬曰：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世世積德，千有餘年，而文王勤勞日昃不暇食，至於始有園囿臺沼鐘鼓，而後民歡樂之，則其[illegible]得民者[illegible]也。詩人作是詩，以見文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民樂。文王所以釋如傷之憂也。雖民心歸周，非自今始，而文王求寧，今始觀成也。○王氏志長曰：庶民子來，民之太和；麀鹿攸伏，於牣魚躍，物之太和也；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君臣之太和也；所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鄭氏以爲辟廱，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廱，皆無明文。靈臺一篇有靈囿、靈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廱、大射、養孤之處。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京，居良反）

【集傳】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文王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集說]陳氏鵬飛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朱子語類問在天言其既沒而其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淸明純粹之氣。故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若說文王眞箇在上帝之左右。眞箇有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朱氏善曰。一代興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其始。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周之王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大有爲。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何乎。是以武王纘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纘三后。謂纘王業之所成而言乎。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輔氏廣曰。先言先緒之所從來者已久。因言三后之精神。王與天命。適見所傳之緒於今爲烈。難於其爲配者。武王則能繼緒而有天下也。

[附錄]毛氏萇曰。武。繼也。○鄭氏康成曰。下猶後也。○孔氏穎達曰。居下世。卽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大王王季文王[illegible]者也。王季爲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盛也。不言數文王者。此言哲王。卽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王氏安石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於上。武王以武功繼終於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呂氏祖謙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

[案]集傳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但詩言世有哲王。三后在天。所謂三后者。不得不追大王王季文王也。文王既列於三后之中。則下武作文武於詩義爲複矣。卽朱子亦闕疑而未定也。故先儒都從毛鄭之訓。以詮解似亦可通。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孚尤反

[集傳]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蘇氏轍曰。作。起也。起[illegible]而求其[illegible]世之德以[illegible]孔氏[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者[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世[illegible]以繼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氏安[illegible]曰[illegible]大王[illegible]王業[illegible]王家文王

[附錄]大雅未集於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成王之業。○陳氏鵬飛曰。三后之孚[illegible]文武[illegible]以配[illegible]人然後成王者之信。○嚴氏粲曰[illegible]德故能[illegible]配[illegible]京者。以其善繼述也。所謂善述[illegible]世[illegible]德[illegible]人命有[illegible]入下而傳無窮[illegible]成王[illegible]者之[illegible]信也。子者之事業[illegible]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illegible]也。陳氏櫟曰。配[illegible]世德[illegible]天而[illegible]京者[illegible]命原於天而配[illegible]在[illegible]配[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京之[illegible]能配[illegible]后矣。○朱氏善曰[illegible]配命[illegible]以[illegible]配之[illegible]是以下[illegible]而制[illegible]之德[illegible]與命[illegible]先[illegible]以[illegible]而合[illegible]乎[illegible]配[illegible]雖有以配[illegible]於下而[illegible]之德[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以爲[illegible]合有以配合乎天而[illegible]之心[illegible]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人[illegible]然則[illegible]以他求而成亦在乎求[illegible]德配天命而[illegible]心之形者而天命卽實[illegible]配命

乎天命見乎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鄒氏泉曰世德就德之見於事者言如大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德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即世德所在也○[illegible]比志長曰武王以作求配命之德繼三后而起則天下翕然信之若子之信父母其[illegible]也[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相失者遵曰允王維后[illegible]公允師皆言成王之孚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傳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曹氏粹中曰[illegible]孝思[illegible]○[illegible]氏光[illegible]曰[illegible]則[illegible]以[illegible]孝[illegible]則以[illegible]以[illegible]通[illegible]則以[illegible]孝有[illegible]以家[illegible]

孝而能而忘之則其孝者何足法哉。

集說 陳氏鵬飛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illegible]而不知德之可法者。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illegible]武王業天下成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illegible]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劉氏[illegible]孝可爲天下[illegible]此所以[illegible]也刑于四海[illegible]天子之孝是也○[illegible]氏[illegible]人心之同然者也武王躬行於[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化天下亦[illegible]人心之所同然者而[illegible]能爲法於天下而民[illegible]其[illegible]繼述之義又孰有明著於此者乎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北反

集傳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傒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未公遷曰此則天下信之之驗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下武六章首章[illegible]一句[illegible]章不然[illegible]承上二章[illegible]章而言武王[illegible]成王者之信使天下以其孝思爲法故天下之人皆戴武王而所以應之維是順德然後再[illegible]上章一句永言孝思說起而又言明乎其嗣先王之事也大嗣先王之事即是世德作求世德作求昭哉嗣服人皆是孝孝即是順德上以孝感下以順德先非一朝久暫行復輟者之所能致也○嚴氏粲曰孝爲德之[illegible]故又言武王不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李氏公遷曰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嗣服也嗣服對求德言[illegible]德[illegible]志嗣服是以[illegible]順德孝民之順德也[illegible]以孝思感乎上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數於此見之○徐氏光啓曰武王再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此其心[illegible]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化國爲能嗣揚光大而已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候古反

集傳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當通用也。

朱子曰昭茲漢碑作昭哉洪氏隸釋茲哉叶韻

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迹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輯錄 輔氏廣曰言武王既明乎其繼先王之業則來世亦必能繼先王之迹矣如此則於萬斯年世[illegible]王永受天祿而不替又不止此大王王季文王上而已○朱氏公遷曰此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繩後世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朱氏善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illegible]而已然武王之信[illegible]天下之達孝法武王之當[illegible]天命之永[illegible]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作求[illegible]下文之入[illegible]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集傳 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史記商君傳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劉氏瑾曰平見周顯王時此借引之故朱子初說此下有只其事則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輔氏廣曰豈不有助乎者言天下諸侯來朝也哉○朱氏[illegible]曰受天之祜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雖千萬年相與佐助也

附錄 黃氏櫄曰孝之至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懽心此所以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也○陳氏櫟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歸王者之至也○何氏楷曰受天之祜語辭上[illegible]

主後日子孫言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

[illegible] 輔氏[illegible]首章言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佑[illegible]中二章言武王能[illegible]之孝又有常永不已[illegible]成王者[illegible]為天下之法以收天下之愛戴如[illegible]末兩章又言武王之成法大驗如此則其後世子孫[illegible]將[illegible]繼其先人之緒而久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魏氏[illegible]曰此詩美武王纘[illegible]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永世德永孝思[illegible]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為之本也○魏氏天錫[illegible]今而無久[illegible]貫乎[illegible]而無[illegible]武王為永德在于孫為繩武作人[illegible]繼述者萬年為[illegible]孝之分量可如是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存疑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

附錄 黃氏櫄曰中庸言武王纘[illegible]人[illegible]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言[illegible]下[illegible]其配[illegible]后之德[illegible]其孝思中庸[illegible]善繼志述事而此[illegible]亦曰成[illegible]之孚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叶 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呂氏大臨曰：烝，君也，衆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言推本之，言文王之有聲也。朱氏公遷曰：聲，聞也，與赫赫厥聲同。昔所以得衆為君也。上大哉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真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君哉。

【附錄】曹氏粹中曰：文王[illegible]以其務在[illegible]民而[illegible]輔氏[illegible]曰：文王之所以大有[illegible]者本[illegible]伐，而其所以伐者不過是求天下之安寧而[illegible]觀其功成於成也，此所以克君也哉。○黄氏[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事，故先推其心於安民，殷成卽謂安民之成功。○饒氏天錫曰：大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於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之判也。今文王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驕淺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集傳】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國[illegible]程邑不足以容，乃作豐以居之。豐卽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附錄】鄭氏康成曰：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孔氏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范氏處義曰：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後遂徙都豐。蓋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此文王之盡君道也。○朱氏善曰：夫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徐氏常吉曰：受命者，詢爾仇方是也；武功者，是伐是肆是也。伐崇以除殘，天意也；作豐以容民，亦天意也。本若天道，豈不克君。

築城伊淢，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禮記作猶。遹追來孝。[illegible]反。王后烝哉。

【集傳】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蘇氏轍曰：自其為諸侯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輔氏廣曰：王，自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附錄】孔氏穎達曰：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興築豐邑之城，猶如一成之溝淢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雖與相匹，言大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纔得伐崇，卽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而成此都邑，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誠得人君之道哉。○嚴氏粲曰：文王之作豐邑

稱上公之制已所宜爲不務侈大也○陳氏傳曰上章
言作豐受命於天此章言作豐追孝於前以見作豐乃
天與前人之心也○劉氏瑾曰孝者善繼志善述事者
也故文王之孝在於伐崇作豐武王之孝在於成王之
業文王所未爲者卽文王所以事父者也故曰父作之
子述之○朱氏公遷曰肇上述勤王家先王志在安民
久矣文王遷豐所以繼其志而盡其孝也○朱氏善曰
遹追來孝文王之孝也永言孝思武王之孝也文王之
孝有以追先人之志武王之孝有以
成文王之功此周之王業所以終也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

集傳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

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
翰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文王遷行天下之王政其勢益
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以天下
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爲之幹者正其政教
呂氏大臨曰濯如[illegible]白而不昧文王之[illegible]
匹於天下知所歸往人下皆有以爲賴○豐氏[illegible]
垣非翰不立猶四方以豐爲根本而豐以文王爲根本
○王氏曰休[illegible]維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
勢也○朱氏公遷曰四方攸同者所歸也王后維翰有
所附也至此而公之大[illegible]其二矣○鄒氏泉曰能築
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定人心前以承先王之
志後以開創業之基此
其功之所以著明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叶[illegible]）皇王烝哉

集傳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孔氏
穎達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illegible]入于河是
灃水入渭東注于河○嚴氏粲曰灃水自南而北流入
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illegible]來
注於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績功也。皇王有天下
之號指武王也。蘇氏轍曰皇大也武王之
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辟君也。○言
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
爲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illegible]氏本曰豐水係於王
[illegible]之成爲下章遷鎬張本

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
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常[illegible]八[illegible]鎬皆
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
以時驗而知之○嚴氏粲曰詩人爲周[illegible]在豐鎬
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故思禹之功而見周之成功也
○嚴氏粲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
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爲天下之君故益以武王之
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朱氏善曰豐水東注言其水
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
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武
王因人心之合而益有以盡君道之隆則不愧無愧
於文王而且遂無愧於神禹矣○唐氏汝諤曰上注曰
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直曰來同則盡乎人矣維翰只
有所倚賴之意而維辟則實以之爲君[illegible]此[illegible]合[illegible]

不從之也○兩言四方攸同而俱就服於一同於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於武王即豐下不能容矣○二以終文之事二以起武之遷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

皇王烝哉

【賦】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呂氏曰後漢地理志云鎬在京兆長安縣西南有鎬池○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劉氏彝曰武王以諸侯之朝覲四方之來王者豐邑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朱子曰秦始皇營朝宮渭南史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故作之想遷鎬之意亦是如此 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集說】劉氏濟曰都鎬而先建學為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輔氏廣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生謂以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取之者是也○嚴氏粲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已服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者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朱氏善曰四方攸同是已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攸同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心服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可見矣○唐氏汝諤曰人知武王之得天下自於武而不知武王之服天下由於文德故首以辟廱為言○何氏楷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後四方之文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行南國行於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皆言敘之詞亦言之序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之(叶諸盈反)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賦也考稽○董氏鼎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為主 宅居正決也 正於龜而龜以吉其吉光以告○嚴氏粲曰以吉凶取定之也 成之作邑居也張子曰此舉諡者追述其事之言也○劉氏瑾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為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諡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為追述武王之事以論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集說】呂氏大臨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曹氏粹中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則正龜然筮人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說者謂更為遷都邑也則武王之遷當亦用筮而獨言龜者蓋凡國之大事先筮

而後卜筮有吉凶然後斷之於志維龜正之則筮可知矣○輔氏廣曰此章言武王之居鎬稽決於龜而成其居邑亦非私意之所爲與[illegible]章言文王[illegible]棘其欲之意同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 鉏里反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叶奬里反 武王烝哉

【集傳】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 鄭氏康成曰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孔氏穎達曰言[illegible]傳之後人成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 王氏安石曰雖詒之以謀或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日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輔氏廣曰此章兩節雖不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爲武王之事則同此章系之說雖皆輕快然首句若倘豐水有芑一句似興體

【附錄】朱氏公遷曰聿追來孝文王繼志述事也詒孫謀翼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以承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人之業此遷豐遷鎬之本意也○朱氏善曰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其善後亦無窮也於孫謀曰詒則所以遺之者厚矣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至矣○徐氏常吉曰當武王時一統大定而伊滅之制臨不能容使武王不遷則繼世之臣有不得辭其責者故身任其責以靖人民民安而子孫亦安無勞締造坐享盛成其規模之宏遠蓋爲萬世之子孫謀即爲萬世之天下謀也謂之克君信矣

【總論】鄒氏泉曰此詩上四章言文王遷豐之事下四章言武王遷鎬之事首章言遷豐之由次三章詳其事五章言遷鎬之由末三章詳其事○姚氏舜牧曰文王之心追孝武王之心詒謀總之只是適求厥寧○郝氏敬曰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繼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翼詒孫以終文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烝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集說】朱子詩傳遺說徐寓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否曰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云云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拗將來○呂氏祖謙曰此詩本言[illegible]言及武王伐功何邪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illegible]武成之前所能[illegible]

王之什與生民諸詩自是朝廷郊廟所用[illegible]考矣

人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父亦可以一體求也○輔氏廣曰每章皆言孫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爲然後於君天下爲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劉氏瑾曰允文文王而自允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廱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集傳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今案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歆叶母鄙反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弋逼反時維后稷

集傳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孔氏穎達曰鄭以姜嫄爲高辛之世妃謂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爲何世也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孔氏穎達曰月令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也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作郊禖則讀高爲郊鄭於此箋亦云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孔氏穎達曰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室爲產乳蕃滋故于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禖之神○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大用大牢者以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顧氏達龍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孔氏穎達曰天子親往敬其事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所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音獨授以弓矢于郊禖

之前也。孔氏穎達曰禋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酌酒飲之于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劉氏瑾曰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郭氏璞曰拇迹大指處○朱子曰敏字當爲協句叶上韻耳

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邑姜方娠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

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朱氏公遷曰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蝹亦謂室夫出亦之旁舍子必於側室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鄭氏康成曰時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蘇氏轍曰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禖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其禮歟

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王氏安石曰將所謂民之初也則本由大王之興[illegible]此則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illegible]公[illegible]姜嫄出祀郊禖履帝[illegible]蘇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illegible]迹而非鄭然案史記亦云[illegible]欲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illegible]後世所謂神[illegible]詞多僞妄然皆可因後世之僞妄而[illegible]疑實有[illegible]以爲無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爲非○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大二[illegible]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履巨迹之事有此理且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輔氏廣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 不坼敕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 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 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張子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皆發語辭耳 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鄭氏樵曰彌滿也 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何氏楷曰副本作疈說文云判也 赫

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其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無災害，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則有人生之，又易，是以禋祀所安也。○蘇氏轍曰：[illegible]元子也。[illegible]其生也如達之易，姜嫄甚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棄之。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

【賦也】賦也。隘，狹。腓，芘。字，愛。胡氏一桂曰：熊氏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肌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之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孔氏穎達曰：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水凍，故得寒冰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集說】[illegible]

○誕實匍音蒲蒲北反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

【賦也】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孔氏穎達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以為大豆。旆旆，枝旟揚起也。錢氏文子曰：如旟之旆也。役，列也。孔氏穎達曰：禾則有行列。穟穟，苗美好之貌也。王氏安石曰：成秀也。○錢氏文子曰：穟[illegible]不多之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劉氏瑾曰

[illegible]於常人所傳。○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集說〕[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然有所識[illegible]也。[illegible]人曰自食，謂六七歲時能自食之時也。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輔氏廣曰：此言后稷之於種殖，蓋天性自然生知，非從習稷所以終身專之意也。○曹氏居貞曰：聖人一種殖之間而亦種各遂其性，則所無不知矣。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集傳〕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張子曰：[illegible]）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此漬其種也。種，甲坼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

今衆民未見致力於田者，或有一[illegible]，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illegible]草發之名，因其盛而治之，故[illegible]即爲治也。[illegible]氏楷曰：黃茂，色也。洪範曰：上爰稼穡，故五穀色多黃。[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其中是爲房。[illegible]而欲[illegible]甲者，草木之仁也。[illegible]氏[illegible]以其坼而出之矣。

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穎，禾末也。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不秕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illegible]）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孔氏穎達曰：邰，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劉氏瑾曰：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集說〕輔氏廣曰：自浚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且稷大賢也，爲農師則專於農事，以至於受封有國，而未嘗及於他務，蓋古人之精於事也如此。○嚴氏粲曰：此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蓋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耕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illegible]如此。○朱氏善曰：實方實苞，曰其漬種時言之也。實種實褎，言其始苗時言之也。實發實秀，言其始穎時言之也。實堅實好，曰其始實時言之也。實穎實栗，言其[illegible]而收成時言之也。此稷之播種，所以大有功於斯民，而有邰之封，所以言無窮之報也。○姚氏舜牧曰：夫天之所以生萬民者，稼穡乃天地生之，能成而不能使其民之生且成，必因天之時，因地之利，一本於人而曲成之。使稼穡之利昭然大播於人下，則有相之道也。易以[illegible]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何氏楷曰：此章是后

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音丕芳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恆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補反。恆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集傳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陸氏德明曰。亦作虋。芑，白粱粟也。恆，徧也。謂徧種之也。孔氏穎達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恆爲徧。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劉氏瑾曰。后稷爲國而始主祭，則宗廟饗神之祀皆始此矣。

集說 黃氏櫄曰。后稷以前，未嘗無農也。其耕種收穫，非特后稷也。其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此后稷之所以特見於后稷也。○朱氏善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穈芑言者，何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秬秠可以供鬯酒，穈芑可以供粢盛，故降之於民，使得以備祀之。神之所以成其稼穡，而任負以歸於是爲肇祀以降神，爲粢盛以享神，此自其始封時言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音由又音遙。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集傳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陸氏德明曰。抒，舀出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孔氏穎達曰。謂抒米以出臼也。劉氏瑾曰。蹂以脫其穀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陸氏德明曰。叟字又作溲。浮本亦作烰。爾雅說文竝作烰。謀，卜日擇士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宰及執事卜日，謂祭前期十日卜祭日之吉凶。又宗廟將祭必先

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齋戒具脩也。劉氏瑾曰。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齋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埽除糞洒也。○朱氏公遷曰。謀惟卽天保所爲吉蠲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孔氏穎達曰。軷祭不用牲。軷，祭行道之神也。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氏康成曰。行在廟門之外，西方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軷上。○孔氏穎達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當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祀道之神，其壇隨路所向，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李氏樗曰。鄭氏所謂七祀行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祭在廟門之外，然必有遠行而始軷祭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

也孔氏穎達曰烈則今之炙肉也○曹氏粹中曰宗廟與祓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曹氏居貞曰朱子雖只指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春籲以及謀惟亦莫非祭祀時事特春籲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集說】輔氏廣曰言祭祀之[illegible]則於春簸蹂之事者不忘本也載謀載惟而[illegible]備其禮也其所以祭祀者以與來歲繼往歲者始終農事也○曹氏居貞曰祭祀以農事之始[illegible]而[illegible]今歲豐年而祭所以報也亦所以祈也[illegible]或問繼往歲之豐登可繼來歲之豐[illegible]人與天[illegible]后稷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稷肇祀之[illegible]禮皆[illegible]以[illegible]飾之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乙反于今叶上與歆叶

【集傳】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音泰羹也孔氏穎達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illegible]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其質故以瓦器盛之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謝氏枋得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苾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鬯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此氣耳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

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千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集說】[illegible]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illegible]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illegible]○嚴氏粲曰大王后稷以養民后稷能致民稼穡以[illegible]以功封[illegible]而祀[illegible]為周家祭祀之始天心存之久矣蓋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於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者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朱氏公遷曰周人敬天之心傳自后稷今以后稷所以敬天者祀稷而配天則志意相合精神相感神妙之機有不容言者矣后稷肇祀之敬於上章可見盡志盡物皆敬也郊以稷配天豈言帝而不言稷者統於尊也帝亨則稷亦亨之矣○朱氏善曰上章言后稷之祀此章遂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夫莫高於天莫尊於帝若不可得而感格也而香之始升上帝已安而饗之豈為其芳臭之薦得其時而已哉蓋自后稷之肇祀也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羝之致其謹燔載烈之致其嚴固未嘗有一毫之罪悔由后稷而公劉公劉之心無以異於后稷也由公劉而大王大王之心無以異於公劉也由大王而文武文王武王之心又無以[illegible]於大王也今至於後[illegible]之時而

此心之敬畏。猶前日也。則上帝之歆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生民詩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衆之以配天。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與其異之。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案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集說] 段氏昌武曰。配天樂歌。已見於頌。祀主於嚴。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養。與七月之辭相類。○吳氏澂曰。頌有思文后稷矣。生民乃祭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爲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劉氏瑾曰。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集傳]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鄭氏康成曰。句屈生也。芒而直曰萌。)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坼也。體。成形也。(孔氏穎達曰。以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以方言之。)泥泥。柔澤貌。(陸氏德明曰。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戚戚。親也。(呂氏祖謙曰。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非詩之深意。當能識之。)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鄭氏康成曰。兄弟與族人燕。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粹中曰。几者尊者所憑以爲安。)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附錄] 孔氏穎達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皆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蘇氏轍曰。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

外則尊事黃耇凡以與逆其世所非有所學之也此所謂忠厚也○范氏處義曰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兄弟相親出於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如此葦也○輔氏廣曰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愛有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何氏楷曰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本而後燕樂不為虛文

○肆筵設席叶祥龠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卽略反或燔或炙叶之石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其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集傳 賦也設席重席也孔氏穎達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後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坐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劉氏彝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曾闕其侍從也○朱氏道行曰老者加几作有所憑則道飲食飲嗌嚈左右之者不得少間故御曰緝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曹氏粹中曰案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異姓為賓者以同姓無相賓客之道也膳宰為主人者以君尊不親獻酒也如是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行之禮推諸侯以見下者當亦然耳斝爵也夏曰醆

側限反殷曰斝孔氏穎達曰謂之斝者謂其稼也○曹氏粹中曰斝商爵也蓋商爵者見周之親親尚矣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穎達曰釋樂謂古歌者皆以絃歌之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

發明 李氏樗曰肆筵設席肆陳也又且設加之以重席非特授几又且有緝御而侍之設席者鄭周官司几筵所謂設莞筵加繅席次席是也設御即周禮所謂更僕是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先爵奠斝則所以飲之者無不至也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則所以食之者無不至也飲食之具既至而又思所以樂之凡此皆見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黃氏佐曰侍御以養陽也飲以養其陽食以養其陰歌樂以和其心燕禮之盛如此所以示之意也

○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吉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侯反叶古候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集傳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穎達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之後冬官弓人為弓皆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孫氏炎曰金鏃斷羽使前重也鈞參音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氏穎達曰輕重鈞

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 舍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音全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禮記投壺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注以勝為賢尚技藝也○儀禮鄉射禮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注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為雋也 句彀謂引滿也 孔氏穎達曰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既彀彀與句音義同 射禮搢音晉三挾音浹一个既挾四鍭則徧釋矣 孔氏穎達曰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執矢不親挾也 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 不侮敬也令弟子辭 朱氏公遷曰所謂無憮音呼無敖音傲致其辭命也 無偕音佩立無踰言者也 劉氏瑾曰投壺記弟子辭云無憮無敖無偕立無踰言憮慢也偕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 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呂氏祖謙曰鄭康成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燕射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不繼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

[集說] 呂氏祖謙曰四鍭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

不侮 [illegible] 解無算爵獻酬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醉之後亦豈不可乎○輔氏廣曰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為德所謂射不主皮也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

[案] 一禮燕必有射故此章或主養老行射或主燕射而呂祖謙以王肅燕射之說為長朱子疑此為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因下章有曾孫維主句又改既醉為答行葦之篇然醉言祭則此篇不得不言祭耳但祭畢之燕射以為樂亦備之之禮無文可考故朱子亦作疑辭而未定也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 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 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 以祈黃耇叶果五反或如字 黃耇台背湯來反叶必墨反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 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 毛氏萇曰曾孫成王也○鄭氏康成曰王與族人燕則以膳夫為獻主○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尊之曰曾孫是為成王也○孔氏穎達曰儀禮器制度注云 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也 孔氏穎達曰斗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長勺也 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 于氏逢曰款刻也識記也 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

無疆。王氏注曰頭見呂大臨考古圖皆此類也。台，鮐湯來反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穎達曰：舍人以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集說】輔氏廣曰：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黃耇，曰台背，曰壽考，則可見其為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者也。相引導則不躓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劭也。

【附錄】于氏安仁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呂氏祖謙曰：以酌大斗而所與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言黃耇相導者名成上，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集說】此詩漢唐宋諸儒皆衍序說，以為周家忠厚，親睦九族，養老乞言，遂於末章疏其義，因言成王以禮存前尊，引之以禮，令旁贊翼之。如此尊養老人，故得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朱子則專作老人自相引翼而得福者。二說皆可通。至序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則陋儒講師附益之辭，殊失詩義，朱子闢之，尚不刊矣。

【總論】朱氏善曰：侍御之盛，言其人之不乏也；獻酬之盛，言其禮之無闕也；飲食之盛，言其物之豐也；歌樂之盛，言其聲之和也。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二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言之固有序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集傳】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集說】輔氏廣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德，恩惠也。○陳氏鵬飛曰：燕饗之豐，恩澤充足，故言飽德。○朱子曰：德，王之德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李氏樗曰：自古人臣之答其君者，惟冀其受福之多也。天保報上之詩也，而其所以報之者，不過欲其受遐福。故此王之羣臣，其所以答其君者，亦曰萬年也。○黃氏櫄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酒可醉也，德如之何而可飽哉？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乃所以為飽也。成王之待羣臣，既醉之以酒，又飽之以德，則其所以待羣臣之禮至矣。是以羣臣所之皆愛君之辭也。○輔氏廣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眾之矣。但言德者，盛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行葦末句云以介景福者，從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特頌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集傳 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王氏安石曰：昭明，明德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大又光大，謂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曹氏粹中曰：天既錫以壽考，又助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黃氏櫄曰：成王之德既昭明矣，天如之何而勿之益，蓋所謂介爾昭明者，所謂錫王勇知之意也。[illegible]其[illegible]介自昭明，欲其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朱氏公遷曰：光渾盛大之福之來也。○朱氏鼎曰：上章言介爾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 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集傳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朱氏公遷曰：虛則明之極盛而無以復加矣。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鄭氏康成曰：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

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櫄曰：尸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爲奉牲以告之辭，嘏以爲此非祝辭嘏辭也，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illegible]而

[illegible] 復始，令終而有俶也。惟受福如是，故公尸以[illegible]告之。[illegible]朱氏虛曰：昭明有融者，[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旣[illegible]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高朗則見其德[illegible]物之表；言融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illegible]令終則又欲其高明之極於常久而能令終命也。然[illegible]其始則當[illegible]其終，今[illegible]有終，況有其始，此[illegible]以嘉告之也。然[illegible]公[illegible]嘉[illegible]則[illegible]以下皆[illegible]也。[illegible]朱氏公遷曰：昭明與[illegible]福[illegible]，高朗又與令終相[illegible]耳。大抵受福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所屬，是以[illegible]聲[illegible]頌名美，洽化[illegible]洽[illegible]其命光明俊[illegible]。朱氏[illegible]昭[illegible]其福之光大令終[illegible]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學多[illegible]若以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案 既醉之詩，成王嗣位，坐致太平，誠敬以事宗廟，備禮文以燕父兄，故頌其德而祝之曰「介爾景福」，又進而曰「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其旨遠矣。自漢以來，儒者於昭明之義，都主德以言福，元明以來始[illegible]專主福而不言德者，此傳自講師之見，而非定於朱子。況「威儀孔時」，是言成王之孝德也；「孝子不匱」，是言成王之孝德所孚也。說謂詩人之意，不原諸若德，而徒貞其錫嘏之辭也哉。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集傳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

楚茨箋[illegible]助祭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得之之籩所以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胡氏鵬飛曰傳所謂[illegible]而無穢惡之節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孔氏穎達曰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輔氏廣曰攝字有檢佐[illegible]之意 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輯說 [illegible]

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檢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大於此二者人能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 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 孝子不匱。求位反 永錫爾類。

集傳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劉氏瑾曰特牲饋食禮[illegible]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前所奠觶飲之[illegible]嗣子卒[illegible]其觶 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曹氏粹中曰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illegible]其行也[illegible]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朱氏公遷曰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威儀孔時主祭者之威儀也。又有孝子以舉奠。呂氏大臨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風考德澤之意深矣。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輯說 李氏樗曰祭義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惟不匱故爲大孝也[illegible]之人能其孝道知此故天錫之以善也。○黃氏櫄曰不匱云者是禮者之所謂大孝也孝之爲道始焉盡之於心行之於身施之於家終焉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又安有所窮極也故曰孝子不匱惟其孝之不匱也所以轉相教化而永錫爾類也。○彭氏執中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因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至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鄒氏泉曰上章言不特君子之敬而朋友之攝佐者又敬是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也此章言不特君子之孝而嗣子之舉奠者又孝是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俊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

集傳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輯說 輔氏廣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猶有外[illegible]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illegible]氏瑾曰此述尸告以錫善之道由其儀物之盛矣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故

卿之以嘏蓋亦各以其類爲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朱氏公遷曰下章被祿景命卽祚也從以孫子之賢卽胤也永錫祚胤則以世繼世而無窮矣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集傳] 賦也。僕附也。○王氏安石曰[illegible]爲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此[illegible]其句未而轉也故云其胤維何[illegible]天祿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

○劉氏瑾曰嘏言錫爵而兼與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illegible]心必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意[illegible]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祚者必得其胤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錢氏天錫曰萬年景命已屬子孫而子孫之有承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奬里反)

[集傳] 賦也。釐予也。(音與)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音院)使爲之妃(音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附錄] 蘇氏轍曰天之所以屬之者予之以女子而有士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輔氏廣曰以賢女爲妃又隨之而生賢子孫焉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太王大姜以來之興則可見矣。

[集說] 陳氏櫟曰介爾昭明君子之賢明也從以孫子後嗣之賢明也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予以女士而生賢子孫[illegible]

旣醉八章章四句。

[集說] 李氏樗曰先儒以此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某觀之非特五福也方且垂於子孫綿綿延延以續而不絕豈特五福而已哉○朱子詩傳遺說潘時舉說旣醉詩以爲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是此意曰此兩事[illegible]對曰錄行葦及旣醉二詩見古之人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淸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傳】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陸氏璣曰：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鷗也。陸氏佃曰：鷖，鳧屬。鳧好沒，鷖好浮，故鷖一名漚。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爾雅釋天：祭名。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郭氏璞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鄭氏曰：詩頌繹序云繹賓尸。言尋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此詩。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嚴氏粲曰：水鳥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來燕而安寧也。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集說】輔氏廣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獻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徐氏常吉曰：案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爲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徐氏鳳彩曰：公尸於廟中，必有踧然不安者。今繹爲尸之勞，而尊爲賓之適，爲安其體而來寧也。惟酒與殽，即前灌將燔炙之餘。來成，祖考以福祿成就之，即於燕飲間卜之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比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己賓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王之則公尸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禾反

【傳】興也。爲，猶助也。

【附錄】毛氏萇曰：沙，水旁也。○孔氏穎達曰：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是水傍。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鄭氏泉曰：宜者，稱是燕也。或云宜者，愜其心也，有愜所欲之意。爲，訓助天休之至，有扶持翼相之意。

【附錄】毛氏萇曰：宜，宜其事也。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厚待孝子也。○孔氏穎達曰：鳧鷖在於水傍之沙，而

得其所。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傳】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

【集說】輔氏廣曰：[illegible]而[illegible]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此得其所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公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歆，福祿來下而與之。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集傳】潨，水會也。（許氏愼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劉氏瑾曰：二宗字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集說】黃氏佐曰：宗以尊稱，主人所賓而居尊位也。既燕[illegible]祭而在廟矣，所謂以爵以侑是也。燕飲指繹而在宗，言所謂酒清殽馨是也。何也？敬之如神明，福祿崇高大矣。今也待以殊遇，有隆無替，其視前日之福，寧不積之而益高以大乎。

【附錄】孔氏穎達曰：鳧鷖在於水之會，得其常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使福祿而來重與王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爲尊也。上篇云言尊敬孝子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勻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集傳】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毛氏萇曰：亹，山絕水也。○孔氏穎達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集說】黃氏佐曰：熏熏訓和說，蓋燕主通情，非若向者衆神之嚴肅也。○孫氏鑛曰：無有後艱，可見古人兢兢戒愼意。

【附錄】毛氏萇曰：無有後艱，言不敢多取也。○孔氏穎達曰：鳧鷖在山絕水之處，得其常處；公尸之來止於燕也，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燔炙之肴，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心，不敢多，斯愼戒。文不言福祿以見之。

【集說】[illegible]氏公[illegible]曰：水成來爲來下依降來[illegible]即今日之凡[illegible]祭如此，行是即所謂福也。無有[illegible]自今以往[illegible]水與[illegible]而福常在[illegible]矣。[illegible]宗諸儒皆定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illegible]尸，但[illegible]以爲燕宗廟之尸。鄭則以首章之在[illegible]下廟之尸，二章之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之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四章之在潨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之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歐陽修[illegible]鳧鷖在[illegible]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謂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斯論甚當，是以朱子亦不從鄭而從毛。第毛鄭違大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言，朱子謂歌工指主人也。然詩在大雅，則亦言王者矣。毛鄭又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詩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蓋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其祭之誠敬而獲福無疆，神既於公尸者，且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故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

鳧鷖五章，章六句。

【集說】范氏處義曰：既醉、鳧鷖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鷖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與樂，善頌善禱，所以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虞，朝廷晏然

不[illegible]也。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illegible]）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illegible]）之自天申之

集傳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illegible]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illegible]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朱氏善曰此自[illegible]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安民官人皆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朱子曰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保右之。又申之也。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于天。雖只是歎詠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輔氏廣曰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民人皆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已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嚴氏粲曰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于天也。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集傳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姚氏舜牧曰穆穆皇皇皆敬德之著於容貌者）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李氏樗曰本上文令德宜民而言）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朱氏道行曰君子宜民人[illegible]）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集說 朱子曰[illegible]句是願其子孫之眾多。下兩句是願其[illegible]

矣。不愆不忘[illegible]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理不忘乎心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嚴氏粲曰干祿言自求多福。蓋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王也。宜子孫之蕃衍於千億傳之無窮也。○謝氏枋得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集傳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賢。（[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與率由舊章相對）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illegible]氏[illegible]綱[illegible]）

[illegible]

曰言常為君王以領天下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劉氏瑾曰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非適庶而在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為天子者蓋主為王言之也戒曰

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鄭氏康成曰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

集說 輔氏廣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辭氣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斷聲氣秩秩然有常而不亂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私惡矣事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不偏黨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嚴氏粲曰威儀謹密德音有常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抑抑謀與惟循用群臣之賢者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為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率由群匹言之也○朱氏公遷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受得人即是得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得人天人之相因如此○鄒氏泉曰威儀者德之符也抑抑則動容周旋之中禮聲音者德之著也秩秩則內外始終之無間密於修己公於用人則其德盛矣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此所以能受無疆之福也修己而密則有以為出治之本用賢而公則有以得輔治之人此所以政教肅舉而天下皆在其統括之內也○何氏楷曰群臣之才品高下不同各循其匹而衡量之絕不以一己之私意參預其間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謂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正自如此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叶鉏里反媚眉備反于天子叶獎里反不解叶作賁反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

集傳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呂氏祖謙曰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同休是安及群臣與國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盈虛陶庵歉之意也王氏逢曰昔舜作歌敕戒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即嘉之之意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即規之之意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集說 朱子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而此章言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曹氏居貞曰上章既稱其願君之意矣此章乃又於稱願之中而寓規警焉蓋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樂安是豈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朱氏公遷曰百辟在外之諸侯也卿士在內之群臣也不解于位即之綱之紀而不厭也於政治之大體總之無所遺於其節目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歸於己矣故臣下樂之以安而君之願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附錄】劉氏瑾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一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一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二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也○朱氏公遷曰此詩祝其君以顯德致福之本所謂福祿者不惟得天命於一時尤欲其子孫之繼而保治於無窮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集說】輔氏廣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詞耳先生以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辭如此四篇其受釐之辭也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尸嘏之作但為受釐陳戒之辭於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於篇終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音侯糧音良于槖他各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户郎反

【集傳】賦也篤厚也公劉陸氏德明曰王肅云公號劉名也○季氏本曰公者侯國尊君之通稱劉名猶以前無諡禮亦如古公之稱亶父也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黃氏迪曰場疆皆田之界畔然詩云迺場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為之大界然則場是小界今之小田胯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嚴氏粲曰餱乾食也糗米食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illegible]輯和戚斧揚鉞也[illegible]方始也○舊說召康公名奭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illegible]厚之至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illegible]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集說】蘇氏轍曰后稷始封於邰傳於不窋而失其官奔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設召公稱之以教成王○曹氏粹中曰于橐于囊則積聚矣干戈戚揚則兵治矣足食足兵於是乃可以遷○張氏栻曰公劉遭國已興自然俱無不足之患也○呂氏祖謙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邰有疆場積倉為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見首章總敘其不見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竄於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襲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國於豳據國都雖遷何之疆場積倉固在其封內也○黃氏櫄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富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二字足以見公劉厚民之心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 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反) 陟則在巘。(魚蹇反叶魚軒反)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叶之遙反) 維玉及瑤。(音遙) 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

[集傳]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陸氏德明曰：巘，本又作甗。○孔氏穎達曰：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爲名。) 舟，帶也。鞞，刀鞘也。(音笑) 琫，刀上飾也。(何氏楷曰：鞞又下於本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則琫乎在上而非其名，乃刀鞘受飾之處，名之爲琫耳。) 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朱子曰：容臭，如今香囊是也。○劉氏瑾曰：臭者，香物，若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 ○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朱氏公遷曰：貴而能勤，所以爲厚。)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四章方言居邑之成，不如未成邑之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豳，劉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輔氏廣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而且多也；既順迺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歎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親其勞如此故也。○錢氏天錫曰：邑居未定，民情已安，民安而後居可定也。陟降，正見上下山原之勢。凡夫形勢之高下，俱要審察，以觀其風氣之萃聚，然後可以定都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 京師之野。(叶上與反)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集傳]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彭氏執中曰：公劉營邑於豳，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 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孔氏穎達曰：地官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賓客寄舍其中也。)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嚴氏粲曰：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爲得水也。杜佑言百泉縣屬安定郡，在府爲百泉縣，屬平涼郡，當是其地，因百泉而得名耳。) 而望廣原，(何氏楷曰：原，溥原即豳地，以上地質博而平，以其地形廣平，則曰原，狀其大則曰溥，亦有此名也。)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

于是爲之居室。于是廬其賓旅。于是言其所言。于是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

【集說】鄭氏康成曰：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閒，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是安民館客施教令也。○蘇氏轍曰：公劉之營京邑也，自下自上觀之，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輔氏廣曰：既仰觀流水之會以觀，則見其廣原之所在；又登在南之岡以望，而復見其高京之所在。於是即其衆居之野而爲居室焉。既宜地利，又順民心也。○鄒氏泉曰：廣原在百泉之側，瞻溥原而必近百泉者，蓋厚生惟泉，必周流而後可以備資之也。高京在南岡之正，觀于京而必陟南岡者，蓋京惟高，必登其凡高者而後可以遠視之。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乃面之正也；上觀者，觀其橫峙之形，向背之宜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 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 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 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 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爲韻

【集傳】賦也。依，安也。孔氏穎達曰：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宗之事。公劉之居 [illegible] 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 [illegible] 禮法濟濟 [illegible]
此京依而築宮室 [illegible]

一之貌。蹌蹌濟濟，舉舒揚之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李氏□曰：以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illegible] ○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illegible] 曰：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自其長國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君；自其主族人而言，則公劉爲之宗。東萊呂氏曰：既饗

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哀公四年左傳注：楚復詐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

【集說】鄭氏康成曰：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也，既爲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來者所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設几，羣臣既來就席，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其羣牧，執豕以爲殽，其飲 [illegible] 之用匏，言其新爲邦國，儉而禮合也。又說公劉 [illegible] 之爲君，與之爲大宗也。言公劉之 [illegible] 以饗宮，此明用家 [illegible] 國新殺禮，公劉新至 [illegible] 也，故 [illegible] 之有禮無饗

燕飲賓之事且鄉之[illegible]說凡而不備何有[illegible]凡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illegible]為之大宗矛盾說為長○朱子語類問君之宗之[illegible]策以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若立宗恐未必[illegible]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凡[illegible]此[illegible]古其一時[illegible]未說及立宗事也○朱氏公遷曰宗字之義朱傳皆說名是一意但此方為燕飲言之耳朱

[illegible]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叶上）其夕陽，豳居允荒。

集傳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穎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孔氏穎達曰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背寒向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何氏楷曰使種植各適土之宜如黍宜高燥[illegible]）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何氏楷曰使灌溉者盡水之利如水泉[illegible]畝[illegible]南畝東[illegible]之類）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illegible]）言其軍[illegible]以[illegible]所從之民定其

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illegible]在梁山之西其）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東[illegible]在於山乃復自西而[illegible]以[illegible]封域。

集說 [illegible]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其陰陽[illegible]公劉所[illegible]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利民富國[illegible]上公[illegible]公[illegible]豳民[illegible]以[illegible]三單之數[illegible]其隰[illegible]謂之徹[illegible]之[illegible]使出稅以為[illegible]信寬大也[illegible]之所處也度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是一人以[illegible]可[illegible]起役[illegible]家[illegible]單而[illegible]謂[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無[illegible]稅[illegible]徹乃周之[illegible]法公劉[illegible]諸侯而言[illegible]以其[illegible]名[illegible]亦是[illegible]公劉之時已[illegible]多相因[illegible]六鄉足[illegible]大了六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illegible]三軍而周制[illegible]兵[illegible]之制以治兵為徹田什一[illegible]以[illegible]無[illegible]然立國之初以周[illegible]人[illegible]相[illegible]三單也[illegible]道[illegible]已[illegible]皆從[illegible]以[illegible]月[illegible]法[illegible]存[illegible]

[illegible]三單[illegible]備[illegible]方說在[illegible]家[illegible]宋儒[illegible]非[illegible]之徵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 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叶丁亂反 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叶古禾反 止旅迺密，芮鞫之即。芮，如銳反。鞫，居六反

集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孔氏穎達曰：傳有公館私館，所以止舍其中也。水以流為順，橫渡則截其流，故為亂。 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周禮見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 汭有函地。 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孔氏穎達曰：取其礪石鍛鐵，所以鍛礪斧斤，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說其營功也。○王氏應麟曰：史記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 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孔氏穎達曰：夾者在其兩旁，遡者門嚮之。丁[?]曰：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 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老者興未艾之象，為周之王業，發兆於此矣。○朱氏善曰：于豳斯館，為客舍以居也；涉渭為亂，為舟以濟也；取厲為斤斧之用，不可以無鐵也；取鍛為宮室之器，不可以無鐵也。止基言其居室之初定也；迺理言其田疇之初治也；爰衆者人之多，即止基之驗也；有者財之足，即迺理之效也；夾澗遡澗，止居益密，復即芮鞫而居之，要其終之盛而言也。

案 王氏安石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者，公劉之志也。○陳氏際泰曰：大王之遷也以迫逐，公劉之遷非以迫逐也，擇而取之也，富庶之後而帶都，故其後遂大。○古者之建國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甘，察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大宅小城也，取厲鍛也，為攻者二，取材有五，諸侯去之，公劉始遷之時即治及此，有備也夫。

公劉六章，章十句。

集傳 孔氏穎達曰：此與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以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安民，故又作泂酌，欲王之修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陳氏鵬飛曰：公劉之詩相類七月之詩。七月言先公之風化，而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 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集傳 興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穎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

於彼。而注之於此。孔氏穎達曰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挹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尚可以餴饎。蘇氏轍曰言物無不可用也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上聲教之。弟如字又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公遷曰此引表記證豈弟之義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朱氏公遷曰此引大學證釋父母之義

[附錄] 輔氏廣曰每章上二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皆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朱氏公遷曰此以小物之功用興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人以文王之盛德至極無加乃得稱為豈弟召公以此期之成王則其成君之意遠矣○呂氏柟曰行潦餴饎污潔不同也然挹彼注茲污者亦可潔用之君子與民上下殊分也然豈弟以近之則為民之父母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集傳] 興也。濯滌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洗也則濯滌俱是洗滌之名

[集說] 張子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何氏楷曰罍者酒器可以濯罍言其可以[illegible]用之也君子以豈弟為德於天下之人教之則無類並之則無方宜其為民之所歸心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

[集傳] 興也。溉亦滌也。孔氏穎達曰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也塈息也。

[集說] 輔氏廣曰攸歸言為民所歸往攸塈言為民所安息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illegible]氏[illegible]彩曰可以濯溉則無物不潔又不止[illegible]一[illegible]而已以物潔濯而可用與君子和易而民安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先民之休戚在下而其機乃係於上詞雖褒美而意則責以勉戒之召公之告君如此欲終成王祇勤於德以役[illegible]為[illegible]民而六服群辟罔不承德[illegible]際有得於召公之謂者。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叶於何反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叶居何反以矢其音。

[集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粹中曰豈弟君子樂易而有禮可以亞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稱之矣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是賦體[illegible]也飄風自南[illegible]

其音言其事也○朱氏善曰太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盛可保其常不衰乎此其所可慮也大惟慮之於極盛之時此有虞所以有賡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矢音也○王氏進曰地勢美而天氣和則君心悅而臣言入矣蓋見成王當此之際其智大開與天地同流所以召公獻其詠歌而以規戒之言進之也

附錄 毛氏萇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鄭氏康成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安石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當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呂氏祖謙曰此章具賦比興蓋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案 卷阿首章毛以爲興鄭王以爲比朱子以爲賦呂以爲三說相須其義始備然詩言豈弟君子毛鄭俱作賢人看故比興可通朱子作成王看則比興無所取故疑召公從王游於卷阿之上而爲賦也毛鄭之於此章詩義似紆曲不若朱傳爲直捷矣

○伴奐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才由反矣

集傳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鄭氏泉曰伴奐有精神舒展之意優游有從容自適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朱氏公遷曰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集說 輔氏廣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閒暇而來游於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爲其易可畏也觀成王閒暇優游於此則其無易可知矣俾爾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以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皆善始善終也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溺於不諫不諂矣之後○朱氏善曰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以保之於無窮周之先公皆能享壽考福祿之盛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自有其道矣此所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也○姚氏舜牧曰天保三俾爾是天所賦畀此三俾爾是人所注望皆忠臣望君之辭

附錄 王氏安石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董氏逌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呂氏祖謙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修成就至於無窮盡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者故其願成王達本先公不忘舊也說文所以云之也

案 俾爾彌爾性毛鄭以爲終女之性命朱子從之作壽考之義宋元諸儒以性之義廣大可以命該之故從德性上分解者居多其理亦通

○爾土宇昄章（符版反）亦孔之厚（叶狠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庾二反）矣。

集傳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

附錄 梁氏益曰：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鄭氏注：版，今戶籍也。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注云：如今司空輿地圖也。

○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下之主矣。

集說 張氏耒曰：治天下者雖無事於恢大，常而治得於內，則土宇廣於外，諸人謂者[illegible]則洛以其地得之矣，非績伐攻取而得之也。○朱氏善曰：王者之都，雖止乎千里之遠，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昄者，大也，言其無不包也；章者，明也，言其無不治也；厚者，如地勢之重厚，言其無不承載也。郊焉而祭天，社焉而祭地，所以為天地之主也；望焉而祭山川，所以為山川之主也；廟焉而祭人鬼，所以為人鬼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集傳 賦也。茀、嘏，皆福也。（曹氏粹中曰：草多謂之蕟，茀祿言得福之繁茂也。）常，常享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上二章至此章，皆歎美其祿之盛，雖未及於求賢，然下所以[illegible]開之，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姚氏舜牧曰：周自文武受命以至今，而太平無事，極一時之盛，故稱受命長而茀祿康、純嘏，即上文之受命茀祿也。爾常者，常膺此無窮之歷服，常享此太平之茀祿也。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集傳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謝氏枋得曰：不求其才之木而止曰孝德，何也？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唐虞以上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皆德也。○朱氏公遷曰：然以孝言篤實，以德言朱子以馮翼孝德為四臣，呂氏即以孝德之人為可馮翼者。）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翼翼之翼。呂氏所謂慈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與德日[illegible]，則四方以為法則矣。○李氏本曰：則可以為人君而無令久大[illegible]翼以賢臣之道於用者[illegible]臣之本於心者

言人君能致賢臣以爲引翼則惟以修自將而無爲民化故曰四方爲則○鄒氏泉曰享福之道必由於有德而有德之助必在於得賢馮翼孝德已用之賢非無是人而作詩之意則主未用者言馮者忠諒可託心膂翼者才猷可任股肱孝者順德善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於己則具正物之學以之引導而不昧於所適以之輔翼而不危於所行則其德日修矣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集傳] 賦也○顒魚容反卬五剛反 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蘇氏轍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乃足上章之意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爲綱領也○朱氏公遷曰綱者衆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也○鄧氏起元曰爲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君道意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叶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集傳]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孔氏穎達曰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安寧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蔡氏沈曰是時周方隆盛鳳凰作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集說] 呂氏祖謙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劉氏瑾曰以鳳凰見以時類君子之出處○朱氏公遷曰鸞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士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輸其媚愛于天子矣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集傳]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謝氏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下愛其民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之忠愛不行己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能推其忠愛以及人

入，蓋本於此。○姚氏舜牧曰：吉人吉士，總是馮翼孝德之人。在朝曰士，在外曰人耳。○王氏志長曰：亦集爰止，自野而升朝也，始進也。亦傅于天，由庶僚而躋師保也。媚于庶人，所以為媚于天子。舍安民而外，寧復有所謂照帝載者乎。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集傳 比也。陳氏鵬飛曰：比賢者必集於有道之朝。○朱氏善曰：鳳凰者，賢才之喻；高岡者，朝廷之喻；梧桐者，賢君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徐氏鳳彩曰：以梧桐生之盛，而後鳳凰鳴之和，興下章聖君有待賢之禮，而後賢才有效用之忠。山之東曰朝陽。[illegible]曰：朝先見日也。○孔氏穎達曰：[illegible]日早見日，漸被溫仁之氣。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陸氏佃曰：櫬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集說 劉氏彝曰：萬物之理，類之所感，有不召而自應。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非類之自應，不期然而然耶。因此說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朱氏公遷曰：高岡[illegible]聖代之地，朝陽為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illegible]效命之時也。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illegible]，然則臣得展其[illegible]，雝雝喈喈然其相與之盛，當如此。今而[illegible]於王朝矣，而[illegible]則有以[illegible]於成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集傳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眾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illegible]

集說 呂氏祖謙曰：[illegible]以形容之。今日之車馬，既多既閑，[illegible]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illegible]成王勉于此也。○輔氏廣曰：車馬眾多而閑習，則足以為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然所以[illegible]於下[illegible]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聲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後言矢詩不多，即其實而言之也。○王氏日休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

附錄 范氏處義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又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蓋憸利之人常近於諂，吉善之士常近於廉。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脈，為國家之福也。○朱子曰：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個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彌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歡喜，然後從其言，必竭力之矣。○[illegible]時氏[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中凡稱[illegible]人君之辭，考[illegible]者必歸於得人之盛。[illegible]君子[illegible]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illegible]百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八 生民之什

福而必曰幸由爵，四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頌之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附錄】嚴氏粲曰：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治政之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惟卷阿寬轉反覆，使人再三歎詠而後悟者，其深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民亦勞止，汔許乞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居毀反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集傳】賦也。汔，幾也。音祈。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嚴氏粲曰：詭詐也，懷詐面從。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朱氏公遷曰：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柔，安也。能，順習也。○蔡氏沈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邇，近之也。○序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如此。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朱氏善曰：非詭隨無以媚上，而爲寇虐之本；非寇虐無以威下，而遂詭隨之志。詭隨者柔惡之所爲，寇虐者剛惡之所發，故

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沈氏守正曰：無縱，謂明以燭之，斷以絕之也。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附錄】輔氏廣曰：同列之君子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自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悅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嚴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矣，可小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以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嚴氏粲曰：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爲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安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小人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私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惡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治道略外而詳內，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彭氏執中曰：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集傳]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朱氏公遷曰讙譁即巧言利口之徒。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朱氏善曰勉之以修職業之詞。休，美也。唐氏汝諤曰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二休字異義。

[集說] 輔氏廣曰以爲民逑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讙譁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人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爲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嚴氏粲曰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王聽也。爾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爲吾君之美，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鄒氏泉曰逑聚也，聚其渙散之心而一之也。○王以安民爲休，遠小人以安民，則民聚而中國忠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沈氏守正曰當時非無有除奸之成勞，口無來爾勞者，亦其真故往來譖訴以誘進之也。○何氏楷曰獨言中國者，上章標天下之大勢發論，此章則專主修內治而言。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叶吐得反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集傳]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集說] 輔氏廣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謂，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嚴氏粲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謝氏枋得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僞老成達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黃氏佐曰人臣之道所以爲國慮者，莫大於息民之勞，然其[illegible]之也，由於用悖德之小人，而今之安之也，必在於親有德之君子耳。○沈氏守正曰嘗以所以禁奸之本告之曰拔集姦針愈何我君子曰親則小人勢不可蹤，故必敬威儀近有德，而後彼之窺覘消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 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集傳] 賦也。愒，孫氏鑛曰當憩也。息。泄，去。孔氏穎達曰其憂虐泄而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嚴氏粲曰詭隨之人[illegible]公名亂，是爲醜厲也。又戒其同列之用事者，言其雖小子而所用事其大，皆可樂傳，訣而縱詭隨，于此詩反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illegible]氏起元曰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任大，一此包中民休戚言，所爲甚廣大，則自小人以及民矣，不容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

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竝作簡音簡○吳氏棫曰諫諍也毛詩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荀子左氏傳皆當隆傳皆作簡古簡讀如蹇反甫繙切）

【集傳】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孔氏穎達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正反。反於正也。（王氏安石曰正敗者敗而已。未嘗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彭氏執中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輔氏廣曰既是

王欲寶愛之人必其親任者也。故作詩者託為王意以戒止之。）

【集說】嚴氏粲曰。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始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朱氏公遷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皆所以為同列謀也。

【總論】朱子語類。時舉說每章上四句是刺厲王。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時舉因謂第一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羣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至第二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先生頷之。○彭氏執中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集說】沈氏萬鈳曰卷阿主於用賢。民勞主於紬不肖。治亂殊異。所以撥亂致治則同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集傳】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

（孔氏穎達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鄭氏康成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孔氏穎達曰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劉氏一桂曰名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直致其諫而始責同僚以使之聞之意豈非有以臨諫之故不欲直斥其君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非以是為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嚴氏粲曰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

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以猶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輯錄]輔氏廣曰正者常道也循其常則民安天既盡反其常則民亦變行而不[illegible]者言詞也猶者謀慮也然則皆理會道也不[illegible]則但爲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illegible]則所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illegible]不然爲謀不至不遠既[illegible]目前[illegible]是用大[illegible]故曰不貴於實[illegible]言猶[illegible]不遠者[illegible]有道變用是而[illegible]於其知[illegible]而[illegible]也○朱氏公遷曰既以出話爲猶[illegible]言而又以猶之[illegible]爲謀出於心而後言出於口[illegible]有相[illegible]而[illegible]也○顧氏起元曰大以安民爲心[illegible]其常[illegible]天變必有人以致之正常[illegible]天出而人事乃如此故[illegible]以[illegible]此二句見

○天之方難（叶泥消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徂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集傳]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朱氏公遷曰我誑毀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輯說]輔氏廣曰天方艱難則人皆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爲樂天方蹶動則人皆收斂也今乃弛緩而

不以爲意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其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下四句又教以先謹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悅則民自定辭和與悅則合乎理而異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癉者其有瘳乎○嚴氏粲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定相和協謂辭之出話爲猶從執一己之見者未必行[illegible]長之應而惟察友之[illegible]和同[illegible]庶幾合[illegible]可以措民於安耳○錢氏天錫曰難蹶俱以天運言板[illegible]之天存亡決於頃刻當此易[illegible]之際[illegible]難人[illegible]動[illegible]將轉運於他人故曰蹶凡言無然皆[illegible]然得[illegible]衆之詞輯和謂無乖戾悅懌[illegible]洽民莫便可[illegible]回天變曰輯曰懌不過一反其不然者而即收其效非難事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叶謨悲反）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叶如謠反）

[集傳]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孔氏穎達曰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輯說]蘇氏轍曰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正之而其言易入○輔氏廣曰第一第二句[illegible]其[illegible]有愚義

也三四句言其不信於我也五六句言其將也七八句欲其聽也○朱氏善曰我之於爾其職分雖不同而其爲王臣則一故就爾而謀之將以輸其忠也而爾乃囂囂而自得我所言乃今日之急務汝其可以爲笑乎古人所以詢及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人之賤而忽之也況於寮友之言其可忽而不聽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虐也)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 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 不可救藥

集傳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孔氏穎達曰灌灌誠款實而告之)蹻蹻驕貌(李氏樗曰說文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見驕之意)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何氏楷曰當可憂之時而反以之爲謔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是也)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人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己也五六句序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宋氏公遷曰上章誨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皆以著其告戒之誠也○朱氏善曰匪我言耄自老夫灌灌者言之也爾用憂謔自小子蹻蹻者言之也夫憂不可謔也以憂爲謔則禍之之多將如火之燎於原而不可得而撲滅矣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 無爲夸毗(夸苦花反)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屎(許伊反) 則莫我敢葵 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 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集傳 賦也懠怒也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孔氏穎達曰祭祀之尸以象神故祭而不言此言善人載尸是不言之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責又言上天方怒而戒小人不可行之諛言以毗人則人或以爲真能而信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也於使善人一切不得有所爲也夫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昏惑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莫之恤則亦何能惠其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以諷刺者激於君矣○朱氏公遷曰鮮輯辭懌則民合而安今大亂喪亂則民愁苦而呻吟矣蔑資之以見治亂之所以然在於上也○季氏

本則善人不爲用而民情離怨其有以遠納與之矣蔑度者矣故民喪亂無以存生而卒無恩惠及於衆庶此所以不可救藥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集傳 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迪之意言天之牖民故其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何氏楷曰左傳言天牖其衷用字同此○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孔氏穎達曰半圭爲璋合璋成圭取求攜持而無所費劉氏瑾曰言木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益之也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

集說 陳氏櫟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既昏亦不難開之易而謹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辟耶○朱氏善曰天之開民如壎篪之相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言必同也如取物之必得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其易如此上之化下其道獨不然乎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遭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集傳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也師衆也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集說 李氏樗曰王所恃以爲藩籬屏翰衛其國家者在此數者將以德懷之則無有不爭矣詩人以懷德維寧閒於中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輔氏廣曰自价人維藩至大邦維屏是自內說及外大宗維翰宗子維城又自疏說及親自价人至大宗皆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者然維以德懷之則王得其所恃以爲安而同姓宗子亦且爲我之城矣王若不務德以爲本則城壞城壞而藩垣屏蔽亦皆傾圮而禍亂至矣○彭氏執中曰王者之治親親爲大雖用人以爲藩垣屏而貴同姓以爲翰者所貴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爲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能如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物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徐氏常吉曰德在垣之外翰大德之人足以任遠也垣在藩之內翰羣黎之衆足以固本也屏以爲蔽翰強大之邦分長方岳翰以爲幹翰勳舊之族聯合人心使君懷德則多助自至故曰維寧王

宗維同姓是以故曰維城。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集傳】賦也。渝，變也。（朱子曰：如迅雷風烈必變之類。）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卜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戲豫者，怠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畏天者也。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不難矣。○朱氏善曰：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同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君子之學，所以必戒懼慎獨之為貴也。○沈氏守正曰：八章欲以回天之怒。曰明曰旦，狀天威也。以時稱然，而然日暮之時乎。○何氏楷曰：戒非空空畏懼而已，必思所以安民而固天者，其所懷當在此乎。

【集說】朱氏公遷曰：一章至七章，皆咎於天，敬戒而切責之。八章有望於天，欲其易亂以為治。七章歸本於忠，欲其得天心以輸治。八章則告以天所當敬之道，我之反乎治也。

板八章，章八句。

【集說】嚴氏粲曰：公氏以此詩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王。味詩意，誠然。○沈氏守正曰：是詩以責同列，以足用人諫終，篇皆以是用人為始，各一端。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八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並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叶四亦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或如字

【傳】賦也。蕩蕩，廣大貌。朱氏公遷曰：此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不稱美之詞也。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辟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熊氏朋來曰：劉康公，名季子，康謚也。[illegible]王同母弟，所謂王季子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朱子曰：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朱子曰：此大本之中也，只是恰好處。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王氏安石曰：受天地之中[illegible]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則鮮克有終，鮮終則命靡諶矣。

【附錄】孔氏穎達曰：此下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爲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言文王，以起發其意也。○[illegible]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言靡不爲善然之辭，鮮有爲少有之稱，文不同者，容有君子不改其操，故言鮮以見之。○嚴氏粲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illegible]。疾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棄自暴，非天使之然。王氏曰：不爲惡者，天賦予以忠良。○許氏謙曰：凡言人之多辟，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耳，以起後章之意。○朱氏公遷曰：此章正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句。天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illegible]之性，小文武成[illegible]之性也，而何不[illegible]之？及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illegible]若彼其仁也，而[illegible]若彼其暴，[illegible]何也？蓋文王[illegible]之性也，[illegible]之身也，[illegible]困知勉行者也。[illegible]自棄自暴者也。[illegible]救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辟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辟，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爲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音汝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蒲侯反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 天降慆德，他刀反 女興是力。

【傳】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曾氏[illegible]中[illegible] 彊禦，暴虐之臣也。[illegible]

枋得曰。還謂衆兇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何氏楷曰。彊禦是妒賢疾能者。下章言彊禦多懟是也。掊克聚斂之臣也。何氏楷曰。掊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言寇攘式內是也。服事也。毛氏萇曰。服政事也。滔慢。王氏安石曰。彊禦掊克是謂滔德。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呂氏祖謙曰。言任之之堅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滔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集說】范氏處義曰。賢者憂虐不能自已。以文王為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歎商以為鑒。厲王聞之。翻然悔過。蓋用意深矣。彊禦掊克之人。而在朝廷之位。服朝廷之寄。是天降滔淫之德。為國之患。于柔何起而力任之乎。○首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稍後世指秦為喻也。○輔氏廣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歎紂之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由斥其惡。故其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同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斂之[illegible]則用此兩等人貫相須也。非暴虐則無以為聚斂之[illegible]則無以[illegible]暴虐之惡也。滔德謂慢天[illegible]之人[illegible]聚斂之臣也。所以致為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illegible]惟貪也。故用皆掊克之人。[illegible]也。故[illegible]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 靡屆靡究。

【集傳】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鄭氏一桂曰如所謂禦人以口給 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集說】輔氏廣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竊之及也。故讒謀譎詐。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己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任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賁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嚴氏粲曰。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illegible]

爾德不明，以無陪（叶蒲回反）無卿。

集傳：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孔氏穎達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范氏處義曰：背曰背，側曰側，小臣也；曰陪曰卿，大臣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貪暴，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為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衆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其德，則又以上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朱氏善曰：炰烋者，怒氣之盛也；斂怨以為德者，不以德為德，而以怨為德也。人君不明其德，則[illegible]豈弟之人遠，而暴虐聚斂之人進也。無背無側者，莫為之後也；無陪無卿者，莫為之輔也。非實無也，雖有之而不稱其職，不任其事，則亦若無人焉爾。○李氏樗曰：德者何？本心之明是也。心明則自然所用必君子，而前後左右皆得人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叶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集傳：賦也。湎，飲酒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聖人用酒，所以祭祀養賢，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湎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蘇氏轍曰：人之沈湎，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范氏處義曰：曰不義從式，所謂縱淫佚于非義也；曰既愆爾止，所謂用壯喪威儀也；曰靡明靡晦，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昏暮矣。所謂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者，皆失之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集傳：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人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朱氏公遷曰：小大指政事言。）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也。（孔氏穎達曰：奰者，怒而作氣之貌。）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易：高宗伐鬼方。○毛氏萇曰：鬼方，遠方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集說：輔氏廣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如蜩之鳴，如羹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illegible]不知變，[illegible]由行於[illegible]不已，其不亦甚矣。[illegible]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

用舊(叶巨已反)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叶去聲)

[集傳]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謝氏枋得曰、典、先王之訓典。刑、法度。)○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輔氏廣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不也。言自不能用舊。謂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老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爲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幷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謝氏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誥康叔也。黎老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圖舊者、舊俊作厥服、宣王所以興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紀竭反叶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許曷反叶暇憩二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必列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集傳] 賦也。顚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絶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絶、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顚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絶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歐陽氏修曰、非獨周之鑒殷、殷之鑒夏、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意欲厲王以紂爲鑒、改修德教、故也。○揖人亦有言者、以古賢之言乃驗是、苦其不信。故引古以爲證也。○范氏處義曰、人主者、國天下之本根。今所爲如上章所陳、是先絶其根也。召公愛君之心、猶惓惓未已、故於卒章謂不獨商如此、夏之亡亦如此也。使商能以夏爲鑒、則尚不亡矣。言商又言夏、冀厲王之必信也。○朱氏公遷曰、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陳氏推曰、此總括上數章、直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也。

[總論] 潘氏時舉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如疾威而多邪辟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託文王告紂之辭、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侯作侯祝、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天不湎爾以酒、皆是發首章之意。○薛氏應旂曰、是詩以任小人……其失皆原於任小人、其用人不可不慎也。○唐

氏汝諧曰疾威自說上帝至其嗟歎殷紂亦自託之文王夫蕩本賦體也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蕩八章章八句

【序說】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嚴氏粲曰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之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故以感悼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彭氏執中曰蕩之詩所刺其[illegible]大臣愛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集傳】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穎達曰隅者角也康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 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朱氏公遷曰道行於身如色溫貌恭之類心平者言其用心均平無偏不然凡形於身者皆敬意也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孔氏穎達曰以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 哲知庶眾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眾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為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附錄】孔氏穎達曰[illegible]之威儀能謙下者必德之盛者也人[illegible]然不知修德則形於威儀者必不能[illegible]愚[illegible]人之愚由其疾之使然也知所[illegible]人之愚則以不知修飾不自[illegible]以知[illegible]德哉見[illegible]呂氏祖謙曰[illegible]益至切至[illegible]威儀內外之符也哲[illegible]則時習俗都無[illegible]不愚之歎也○嚴氏粲曰[illegible]與中庸[illegible]威儀之[illegible]大貌云乎哉容貌顏色皆[illegible]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朱氏[illegible]曰愚人之所以益愚者以其有[illegible]賦之偏而又無[illegible]力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於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則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於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於形著之後其為反常也大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叶音巡)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集傳】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 鄭氏泉曰覺訓直大如人之生也有汨於物欲則曲

矣。如心體之虛大。蔽於私意則小矣。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猶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王氏逵曰。性。生也。董仲舒以性者生之質也。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謝氏枋得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爲天下之法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爲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爲己任。可謂自彊者也。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爲君天下者之事也。若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謂道而服從其君上相與其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要在敬慎威儀以爲民法則。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何氏楷曰。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慮不止於一時。而慮百世之得失。所謂大其謀也。既人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日教。發其所慮。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治道之大端既備矣。終之以威儀者。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輔氏廣曰。無競維人。此詩解皆以爲所用得人。而先生獨以爲能盡人道者。蓋此詩本爲自警而作。況首二章所以章作威儀。又以下二句觀之。亦是盡人道之事。不應說及所用得人也。無競維人。則無所往而不得人耳。○所謀者大。則其命令之出也。必審而不易。則命令夕改者不能訏謨者也。所圖者遠。則告戒於下者必以時而不忽。號令不時者。不能遠猶者也。○朱氏善曰。謨之訏。猶之遠。皆綱領上說。所以立一代之規模者也。命之定。告之辰。自號令上說。所以爲一時之政事者也。此戒其加於人者。不可不審諸己也。敬慎者。戒懼之存乎中。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能敬能慎。則容止必可觀。進退必可度。而斯民無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此勉其修於己者。必有以示於人也。

○其在于今。叶音經 興迷亂于政。叶音征 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于酒。叶子小反 女音汝 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市沼反 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集傳 賦也。今。武公自謂己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鄭氏康成曰。興猶尊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爲煩礙。朱子曰。如幕中之辨。人反以女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女爲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張氏所穿曰。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之義。刑。法也。何氏楷曰。謂成法之昭垂者。

集說 輔氏廣曰。此言當時習俗之不善。而恐己或墮於其間。所謂自警者也。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必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孰人雖湛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黃氏佐曰。此章方就武公身上說。曰亂政。則與訏謨相反。而君人失其道。曰覆德。則與敬慎威儀相反。而修己失其道。女雖

惟湛樂之是從。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如此。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芒反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集傳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孔氏穎達曰。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也。故云表也。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朱氏公遷曰。先致儆戒之詞。後致教告之詞。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輯說 輔氏廣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爲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以畏服也。○朱氏善曰。夙興夜寐。修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表。家者。國之則。身修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修。弓矢戎兵。所以禦患也。尤不可以不戒。有備者。雖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爲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氏泉曰。君之舉動。民人之視傚所關。兵之修廢。遠人之向背所係。故特言之。有不泄邇不忘遠意。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丁簟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叶吾禾反

集傳 賦也。質成也。定也。輔氏廣曰。質訓成與定。定惟成而後定人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輔氏廣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良據反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朱氏公遷曰。質人民。謹侯度。戒不虞。卽上章之無所不備也。治人之事則備矣。而治己之事。尤不可慢。故又專爲教告之詞。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黃氏櫄曰。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誡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輯說 輔氏廣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三句。治己之事也。身正而後國治。此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話言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愼也。○段氏昌武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乎斯言之玷。○陳氏櫟曰。上以出話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

而於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也。○黃氏佐曰：患出不虞，雖聖賢亦所不能免也，亦自治以備禦之耳。無不柔嘉，承上言語威儀說。發號施令固有不臧，使詞氣雍容而不煩不易，此與前出話之柔嘉矣。出入起居固有不欽，使氣象從容而中規中矩，此敬爾威儀而柔嘉矣。

無易以豉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不用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矣。與舌叶。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集傳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嚴氏粲曰：由言者，自由之言也。朱氏公遷曰：朋友，羣臣也。庶民小子，謂庶民。段氏昌武曰：此小子止與後章不同。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意而戒其言不可輕出，而章末又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無易由言，戒其不可輕易也。無曰苟矣者，戒其不可苟發也。言不可逝矣，其言愈切，而其戒愈至也。常詠此一句，則知所以謹於言語矣。○徐氏常吉曰：入言於朝，有以贊百辟卿士之心；出言於閫，有以懷庶民小子之望。則非少為子孫之明徵，傳之為萬民之定保。謹言之效何如。○徐氏光啓曰：子孫繩繩，法其善言而不忘也。萬民靡不承，遵其善言而不違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叶起巾反相息亮反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叶居候反神之格思，叶訖力反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集傳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李氏如圭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覯，見也。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

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集說 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工夫。○輔氏曰與人相接不聞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戒懼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戒謹其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方可以如此說蓋思慮當物而不當須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不可度況可厭射之乎怵不敢有所厭射則此心始無間斷。○嚴氏粲曰不顯不射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朱子所謂一無適也謝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也。○謝氏枋得曰莊子云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爲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許氏謙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修之於外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天獨處之於靜也。○劉氏瑾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聖賢之徒實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朱氏公遷曰此章又言持敬之功當如此然其於顯明之地用功而幽隱之地有間則不免乎爲人之學也故繼言之。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 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獎里反

集傳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何氏楷曰童以角爲言猶易言童牛詩言童羖也。 虹潰也。王氏逢曰字書虹與訌同。 潰亂也。○既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集說 歐陽氏修曰爲德不爲則謂人心樂於效上所爲是效投桃報李謂上若修德以化人則下當爲善以應之也。○張子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王氏安石曰童而角實虹小子非其理也。○朱氏善曰言爲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斯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荏而甚反染而琰反柔木。言緡之絲。叶新夷反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戶郎反 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七尋反 民各有心。

集傳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絃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柔忍之木荏染然則被之弦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爲德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輔氏廣曰武公二以溫柔爲言無不柔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爲進德之基蓋人纔溫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也消消盡都消却方是大賢所以學者先須去其客氣能溫柔則可以進學○呂氏德秀曰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德爲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體此章言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爲在○鄭氏泉曰上數章皆言德之當修然聽言又修德之要機故此章以下皆欲其聽言以修德也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

○於乎(音烏呼)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同上)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音暮)

集傳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喩之者詳且切矣○嚴氏粲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注云但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咡見攜手提耳皆長者教兩小子之常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集說 輔氏廣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嚴氏粲曰學問之道患在自滿則不復有進此見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曹氏汝弼曰上言指人惟不自滿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者非由於知識之未開只以滿假之爲累也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當作懆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叶入聲)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莫首)

集傳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言其不能聽受人言者以自警其意尤切矣使誦詩之人自我也武公豈有是哉惟假是而自以爲有是此聖賢兢業之心也○劉氏瑾曰以我生靡樂記爲誦詩者自警之語謂我生無日不恐得罪於人之日不見有所逸樂也惟憂之深故誨之切聽我藐藐不以我之諄諄爲意反以我言太多爲將欲煩苦之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叶虎委反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叶于逼反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 回遹其德。于橘反 俾民大棘。

集傳 賦也。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不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附錄 歐陽氏修曰。言我所告爾者，皆據舊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將喪我國，不敢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禍善福淫不差，以言爲惡必及禍也。○黃氏佐曰。告爾舊止，謂我所告於爾者，皆舊章也。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患，謹言慎儀而隱顯交修者是也。○姚氏舜牧曰。吾之取譬不須遠，但看天之禍福不忒，自有凜然不可怠者。所當聽人之訓告，存敬畏，謹威儀，毋自蹈於昏愚也。

總論 許氏謙曰。武公晚年自爲箴戒之詞，惓惓於威儀言語，而其工夫能及於聖賢者，乃受教聽言之功。十章之言，是成德之所自乎。其次第先後，味詩可見。○汪氏應蛟曰。抑戒聖學也。近而威儀言語，遠而號令政刑，細而灑與洒埽，大而車馬戎兵，顯而賓友臣庶，微而暗室屋漏，通乎若師保在前，天威在上。而老者如此敬義之功，於是爲至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附錄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梁氏益曰師長大夫也。士衆士也。 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劉氏瑾曰周禮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 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梁氏益曰周禮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居寢有褻御之箴。傳秀 臨事有瞽史之道。朱氏公遷曰瞽樂師史大史。 宴居有師工之誦。何氏德秀曰師工樂官。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卽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王氏應麟曰。隋經籍志有韓詩翼要十卷，侯苞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梁氏益曰。包一作苞。

案 朱子謂毛鄭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不然。詩既刺人又自警之理。以史記考之，武公作詩在厲王之後，當平王之時。說者謂是追刺。尤不是。若以爲武公自警之詩，則其詞意味甚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其間亦事既蓋可以爲據。又如謹爾侯度，只是侯國之度，以其歡國則是諸侯自謂無疑。若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己，則所以自警之詞，皆是威戒作文之

謂自指耳。○輔氏廣曰。衞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詳詠武公之事。又知人心之危。一或懈怠。則非心邪念將乘間抵隙而入之矣。其所以戰兢自持者。蓋不可一息有所間斷也。一詩之中。由[illegible]力行者。當自知之。○胡氏一桂曰。抑[illegible]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illegible]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以武公[illegible]○劉氏瑾曰。周之諸侯皆爲武公[illegible]雅皆有詩。風有淇澳。無可疑也。竟菀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外爲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制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韻內多放此。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怳同塡舊說古塵字兮。倬彼昊天。叶鐵因反寧不我矜。

[集傳]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怳音況同。悲悶之意也。塡未詳。舊說與塵陳同。蓋言久也。孔氏穎達曰。孫炎曰。不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塡字同。故塡得爲久。或疑與瘨音顚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胡氏一桂曰。塡。滿也。積也。倉兄塡兮。言悲悶積滿於中之意。傳明貌○舊說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孔氏穎達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謝氏枋得曰。捋采。以手捋之。采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斤以伐遠揚。枝葉盡去之矣。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悶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劉氏瑾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亦皆然。

[集說]歐陽氏修曰。桑無衆不能庇人。猶王無德不能庇民。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也。○范氏處義曰。詩人見桑之柔者。菀然茂盛。其庇下者均。一旦捋采既盡。則下之託其庇者病矣。周德之衰。厲王無以庇其民。所以不絕心之憂。於呼天而訴之。謂昊天非不倬然而明。豈能不矜我乎。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國步斯頻。叶毗賓反

[集傳]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

者之怨辭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名集於兵役也○輔氏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朱氏善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爲美在變雅則爲怨者亦猶鐘鼓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能與民同樂也疾首蹙頞而相告者以其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也○何氏楷曰征役頻興侯國有調遣之煩故財力殫盡非謂無國不伐而使之皆泯滅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 靡所止疑。魚乞反叶如字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 誰生厲階。叶居奚反 至今爲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集傳】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朱氏公遷曰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阼階東疑立鄉飲酒亦有此文又士昏禮婦疑立於席之西注疑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朱子曰云往耶而果何所往也競爭厲惡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集說】輔氏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非有所指言也蓋言凡爲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爲此厲階而使至今爲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朱氏善曰無爭者君子之所以已亂好爭者小人之所以生亂亂階之既成則其禍之所及者遠矣此所以無所適而可也○何氏楷曰言執政之君子實爲國家之所繫維其所以執持其心者當以無所爭競爲主用務和平之福乃謂爲興兵搆怨之謀以階之厲使從役之民飄泊靡定至今如梗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都但反叶暖五反 自西徂東。叶音丁 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 孔棘我圉。

【集傳】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陸氏德明曰僤本亦作亶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毛氏萇曰圉垂也○孫氏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或曰禦也。○鄭氏康成曰禦寇之事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自傷我之生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於邊垂言已之勞苦也○徐氏常吉曰居邊陲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寓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亦人情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

○爲謀爲毖。叶音必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

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集傳 賦也。毖慎況滋也。歐陽氏修曰。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亦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附錄 王氏安石曰。爲謀爲毖。反更亂況斯削。則以不與君子爲謀。而乃專與小人爲毖故也。故誨爾序爵。○張氏耒曰。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夫爵未嘗無序也。序之者。使賢者貴。不肖者卑而已。召旻曰。彼疏斯粺。不能序爵故也。○曹氏粹中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孤卿大夫士。爵也。其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命。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錢氏天錫曰。說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以一己之私心與也。照下文宜猶考愼之意。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 亦孔之僾。音愛 民有肅心。荓普耕反 云不逮。好呼報反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集傳 賦也。遡、鄉。僾、唈。鳥合反 ○郭氏璞曰。嗚唈、短氣。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孔氏穎達曰。風唈人氣。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言亂政之拂人情。所向不遂如此。惟不得已而歸耕治稼穡。庶可用力於民事。以代祿食耳。申言稼穡可寶。代食爲好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代食又不可望矣。○朱氏善曰。君子之出處。世治而

行其道。則祿食爲無愧。世亂而守其志。則稼穡爲無憾。夫以稼穡而視祿食。其勞逸固有間矣。而惟君子之心視之如一。稼穡之所以爲寶者。可資之以養吾生也。代食之所以爲好者。可因之以全吾志也。○姚氏舜牧曰。民有肅心。是欲進而與國家爲謀爲毖者。荓云不逮者。衆皆謂時之不可。而止之不行也。所以甘稼穡以食其力耳。

○天降喪息浪反 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 哀恫音通 中國。具贅之芮反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集傳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

繁旐然與此旟同。何氏楷曰旟旟旐旟屬之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李氏樗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子代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羅氏中行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劉氏瑾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

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集說】胡氏一桂曰王者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稼穡所以病其民也稼穡之有關於國也如此○朱氏善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罷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集傳】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

○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朱氏公遷曰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謹 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李氏本曰即前序爵之意也 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

【集說】輔氏廣曰順理之君民尊歸之以其能用賢也蓋能秉持其心而不爲私意所蔽廣詢博訪必盡衆人之見重加考擇而詳慎以用之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賢則民皆昏惑狂亂各競以圖進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所巾反 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 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集傳】興也。甡甡衆多竝行之貌。曹氏粹中曰鹿性善羣行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 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何氏楷曰以鹿之相從起興朋友之相譖乃反與也 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曹氏粹中曰欲進則恐爭名而謗興欲退又懼身遠而讒進

【集說】呂氏祖謙曰此言君昏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輔氏廣曰朋友使相譖毀則不復相

與以善也。已無明君則人倫攸斁，故朋友道絕，此所以進退皆窮也。○朱氏公遷曰：上章舉錯失宜，而民無以定其志。此章覆習為害，而亦欲亦各具才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集傳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集說 輔氏廣曰：聖人明齊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錢氏天錫曰：聖人只借以形愚人。瞻言百里，惟瞻之，故言之，指未形之禍福，不以地言。愚人，指當時用事之小人。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集傳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上不知也。○輔氏廣曰：上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只指當時卿大夫言也。夫善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進用之。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棄而決絕之分也。維此良人，則弗求弗迪；維彼忍心，則是顧是復。好惡悖理，而用舍乖僻如此，民之所以貪亂悖亂，安為荼毒之行也。

○大風有隧，音遂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集傳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集說 范氏處義曰：大風之行，隧由空谷而起，猶良民之善，必皆有所從來。王能用善良之人，則民作而應之，皆為善行；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於外也。○輔氏廣曰：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集傳 興也。敗類，猶言圮音庀族也。○言大風之行有隧，而貪人則敗其族類也。言大風則暴烈不和，傷人害物

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音冒)也。○輔氏廣曰。以上一句。興下一句。大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四句。一串說。厲王說(音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傳說] 朱氏公遷曰。無可與語。故自誦其言耳。誦言猶云獨語也。任小人而不聽[illegible]君子而不見信用。

是以使我憂之甚耳。○朱氏善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暴。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蓋爲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力。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之忠起。而後弭謗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所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黃郭反)既之陰女。(音蔭)反予來赫。(叶黑各反)

[集傳]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下氏達曰。飛蟲飛鳥。弋繳射中也。)言己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女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己也。張子曰。既往竊告於女。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劉氏瑾曰。釋文陰以音如字。赫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依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朱氏公遷曰。欲使之改惡爲善。轉禍爲福耳。

[傳說] 孔氏穎達曰。此言朋友。謂是王之貪人。貪人非詩人所親。而謂之朋友者。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芮伯之言。豈無一二或中者乎。○朱氏公遷曰。所謂朋友者。即諂己之朋友也。此特以其同僚共事。且本卿小人之徒也。苟爲同類之君子。則豈反予來赫乎。○黃氏佐曰。小人爲惡而不知悛。禍將及之。君子救之者。所以救其罪之也。故曰陰女。是指前日而言。非謂今日即以此詩而達其怒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集傳]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彼鄭說爲得之。善背。工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

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道民以惡貽民以禍其非小人之爲也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詳說】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罵君子是其色厲內荏（音稔）直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問）飾以爲此非我言也（胡氏一桂曰匪予是不認過之詞）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集說】朱氏善曰職競用力指暴虐之臣言之也職盜爲寇指聚斂之臣言之也上有聚斂之臣則民亦起而爲盜寇矣涼曰不可者外爲正直之言覆背善詈者陰爲險詐之行然亦孰得而掩之哉此我之所以既作爾歌也○唐氏汝諤曰其於小人則外離而內合於君子則陽與而陰排以爲淪之於而濟其爲寇之虐民亦何由定哉雖曰匪予小人姑以自解而吾已形容其情暴揚其惡亦不可得而解矣

【總論】范氏處義曰是詩首言世亂民無所底至不能安處隨斯從之中言厲王不能考擇賢材以致貪人敗類在位之人與天下之民皆化之故其終責望在位者尤詳○呂氏祖謙曰此詩本屬王之亂亦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王氏炎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庇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任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遠慮惡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集說】朱氏公遷曰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甚痛之詞故言之長也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忿怨則有不容不辨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息浪反）亂饑饉薦（在甸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吐丁反）

【集傳】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也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曹氏粹中曰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史遷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爲漢梓慎曰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望雲漢而占之也）薦荐通（孔氏穎達曰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爲荐）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孔氏穎達曰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十一曰索

鬼祀。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修之。圭璧，禮神之玉也。孔氏穎達曰：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爲其總稱。羅氏中行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集說] 猶何也。○詩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呂氏祖謙曰周氏好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公羊傳撥亂世反諸正。○何氏休曰：撥猶治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孔氏穎達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憂旱，此爲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也。○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恤於王也。故仍叔作此詩

以美之。鄭氏康成曰：仍叔，周大夫。○孔氏穎達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范氏處義曰：仍叔，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集說] 段氏昌武曰：宣王所以徧走群望如此勤者，豈不知人事自有定數，惟盡其誠心，庶幾感格。[illegible]氏如此，雖有災旱之氣，必潛消於冥冥之中，況憂民之勞者，民亦憂其憂，上下交相體恤，而民心亦必安之而無戾矣。○朱氏善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爲救荒之本也。靡神不舉，靡愛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既卒，其祀徧舉，而於牲無所吝也，而何爲其莫我聽乎。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 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集傳] 賦也。蘊，蓄；隆，盛也。曹氏粹中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熱氣也。爾雅釋訓：爞爞，熏也。○郭氏璞曰：旱熱熏炙人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黃氏佐曰：郊宮以天地宗廟對，上下是從郊祀中又以天地相對說。奠其幣，瘞其物。孔氏穎達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皆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黃氏佐曰：奠是方祭時，瘞是祭畢時。宗，尊也。劉氏瑾曰：前曰靡神不舉，此曰靡神不宗，則秩而祭之。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而不能勝

也。臨，享也。曹氏粹中曰：上帝，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鄭氏泉曰：寧丁我躬，是自省自怨之詞，猶曰前此未嘗旱，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耶。意者亦有以致之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附錄] 王氏安石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地神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禱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輔氏廣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地也。靡神不宗，總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靡神不舉，此言宗，極其尊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後尊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舉尊親以該之也，收其大要也。故言后稷不克，臨享，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illegible]何以之當。

我之身乎不敢知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叶徂雷反）

集傳 賦也。推，去也。（孔氏穎達曰：推是遠去之辭，故爲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孟子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李氏樗曰：民無孑遺，則我無所依，是節天不我遺也。）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集說 蘇氏轍曰：遇旱而懼，如雷霆震於其上。天將不復使我有此遺餘，而不相畏哉。○曹氏粹中曰：昊天上帝不足以當人之而處憂，以先祖之靈爽尚存其宗社。○朱氏公遷曰：憂於民，又憂於己，又憂先祖之祭祀，則其恐懼不得不然矣。○李氏本曰：先祖之業以得民而成，無民則先祖之祭亦將落矣，安可不畏。○何氏楷曰：胡不相畏，則人交君子言之也，君臣何可不相與畏懼乎。○許氏謙曰：兢兢，恐懼修省也，救災弭患之本在此。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集傳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陳氏祥道曰：雩者，吁嗟以求雨之祭。）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毛氏萇曰：先正，百辟卿士也。○孔氏穎達曰：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又異姓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月令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孔氏穎達曰：於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輔氏廣曰：上章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此章言大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劉氏瑾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叶符匀反）我心憚暑，（[illegible]）憂心如熏。羣公先

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集傳]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孔氏穎達曰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惔焚之也鄭氏康成曰草木燋枯如見焚燎然憚勞也畏也熏灼也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附錄]朱氏善曰羣公先正上章言其不助則不肯用其力也此章言其不我聞則不肯聽其言也昊天上帝尊也故其畏之也深雖欲逃遯而不敢○呂氏本曰措身無所而欲逃遯無可奈何之辭也謂昊天上帝亦哀閔下民者何爲使我遯逃無所乎蓋即云我無所之意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集傳]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曹氏粹中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天宗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曹氏粹中曰社祭五土之禮主司稼穡者也方者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姚氏舜牧曰前郊宮上下是旱時祈禱之祭此祈年方社是平日祈報之祭)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附錄]王氏安石曰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盡以予矣○蘇氏轍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罪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免罪雖畏不敢也○謝氏枋得曰古之聖人有一日不爲民憂稼之心方能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播先祈穀於上帝春祈社稷已顧有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胡氏紹曾曰胡寧瘨我非謂無罪之詞蓋自閔其格天無術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叶居里反)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獎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集傳]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嚴氏粲曰人君以臣爲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之故云散無友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輔氏廣曰朱子於小雅十月之交傳云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此以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各以職之所主而分言之)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孔氏穎達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內年穀不登也年之穀不成熟也)則趣馬不秣(孔氏穎達曰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朱氏公遷曰掌王之兵故可弛也)馳道不除(孔氏穎達曰曲禮注云馳道正道…)

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沐子曰。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爲馳道。祭事不縣。孔氏穎達曰。穀梁傳以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禱祠之祭不用樂也。膳夫徹膳。孔氏穎達曰。徹膳者人君日食太宰今減損之也。左右布而不修。孔氏穎達曰。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王氏達曰。歲凶以下本毛傳語。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孔氏穎達曰。無不能不止者。其無敢有不能而止者也。上下同也。里憂也。發會廢救獲聚有分無多分寡。呂氏祖謙曰。釋文曰。里本作悝。爾雅作悝。釋詁曰。悝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劉氏瑾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傳訓賴。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爲聊賴。然則里理俚並通用。

【輯說】輔氏廣曰。歲凶故上下離散。無有綱紀。止言百官者。百官猶如此。則爲民又可知矣。君吏民三者相須。有一病焉則皆受其病。此理之必然也。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蓋人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黃氏佐曰。上數章見君能憂民之憂。此見臣能憂君之憂也。人不周。請各竭精誠以回天意而救百姓。無不能止。無有以天意不可回。百姓不可救而遂止不爲也。○徐氏常吉曰。此章蓋又訴諸臣之勞以冀天之答也。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于僞反)我。以戾庶正(叶音征)。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集傳】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嚴氏粲曰。旱久而繁星備見。旱暵之精也。陽氣散布而九州炳於上。其理然也。○姚氏舜牧曰。有嘒其星。憂旱章旣稱彼其漢。昭回于天。何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蘇氏轍曰。未有不宁而庶官定者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雨。

【輯說】孔氏穎達曰。上聞羣臣同協。此又勸以終之。○朱子曰。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祗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廢其誠。一故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朱氏善曰。始言有嘒其星。數其光之不可必。終之曰。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雖昭假能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細繹盡其責於己。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以定衆志也。○民本曰。爾成謂成功也。因旱之不止。而不廢勉以求天之必應。則羣爾成矣。苟其成而自怠。則有爲我之私。是以取戾也。惟天惠之以雨。乃可安寧。此勉群臣救災之不怠也。非其有愛民之誠而能之乎。

張氏彝曰：不誠意於人事，而盡之於鬼神，不勉其於吾身而推之於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無不治矣。此所為側身修行之主也。呂氏謙曰：宣王遇災憂懼，始祈於外神，次祈於宗廟，徧而無驗，則自修事神之誠，或未至誠既盡，則又益人事以聽天命也。其恐懼修省之意，仁愛惻怛之誠，反覆滲漉於言辭之間，宣王之所以賢可見矣。○李氏曰：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illegible]以事天而天臨之，處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宜降之福，[illegible]之以成中興之業，皆自雲漢一念之刻而基之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集說 李氏樗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曰[illegible]而[illegible]，達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哉。○呂氏祖謙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然是心安得有是功哉。○沈氏守正曰：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盡人事以[illegible]神，[illegible]此所制也。是時無備，臨變而[illegible]，是求本而修末也。蓋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illegible]，有不可得為者矣。

崧息中反高維嶽，駿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

集傳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李氏樗曰：山高大者自名崧，本不指中嶽，今之中嶽名嵩高，或取此文以名耳。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恆是也。孔氏穎達曰：爾雅多云五嶽，此傳惟言四嶽者，以堯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嶽而已，不主中嶽，故堯典每云咨四嶽而不言五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氏穎達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許氏謙曰：呂氏祖謙曰：甫申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然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也。申，申伯也。許氏謙曰：申為方伯，故謂之申伯。以其[illegible]皆姜姓之國也。孔氏穎達曰：堯之時，姜氏為四嶽，掌四嶽之祭，則有甫申齊許，皆姜氏之苗裔也。翰，幹也。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孔氏穎達曰：大申伯而及甫侯，欲由卜世俱出四嶽，故詩言之。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朱氏公遷曰：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輔氏廣曰：維嶽降神，乃詩人推原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求其有無也。

集說 李氏樗曰：崧高之山，其大極於天，在於土地之中則[illegible]，叶甫侯在宣王之時則生甫申二人，皆為周[illegible]

寀之翰。四國旣賴之爲蕃衛。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魏氏了翁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周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淸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脈宗德澤之發。○朱氏公遷曰。嶽山靈氣深厚。故鍾爲賢哲。從此出。功相此業。裕齊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功爲非偶然也。推賢者以配古人。其敬申如此。○朱氏善曰。四嶽之裔。唐虞有功於神人大矣。故德久而不替。其在於周。旣有甫侯於前。復有申伯於後。要皆足以爲周之楨幹。四國其有不賴之而得其人乎。之德者乎。四方之人。其有不賴之而得[illegible]者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叶達各反 登是南邦。叶卜工反 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强勉之貌。朱子曰。亹亹。文王者異矣。○姚氏舜牧曰。亹亹。勤勉之意。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安成劉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此。故曰邑。謝地。今南陽宛縣有申伯城。劉氏曰。此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其地與謝城相近。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孔氏曰。以南國是式。使爲州牧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孔氏穎達曰。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城郭。然則營治城邑。召伯所主其職。○劉氏瑾曰。如或說。則此章所謂召伯定申伯之宅。宣王命召公爲申伯定宅。而常守之者。康公

之職也。

[illegible]許氏之奇曰。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之偉。故爲[illegible]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爲南國之屏蔽。○朱氏善曰。申伯以中國之[illegible]侯。入爲王朝之卿士。旣佐王有功。[illegible]使之出其國。[illegible]封之於謝以爲南國之[illegible]。則申伯之[illegible]邑也。特命召虎以成申伯之功。[illegible]于謝。使申伯之宅。定於是。而申伯得以成[illegible]。南邦之人。而世守之也。○彭氏[illegible]曰。申伯之功。[illegible]其營謝邑。於謝。式於南邦。此加[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朱氏公遷曰。此言申伯封謝之由。天子褒爵之意。[illegible]之道。致悠久之[illegible]。[illegible]無加於此矣。○許氏[illegible]以定以常言。登以宮室言。宅指宗廟城郭宮室之類。其功兼爵[illegible]蕃宣之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工反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因反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孔氏曰。[illegible]以下云。[illegible]以爲城。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不重。[illegible]不足以鎭南鄭。[illegible]以附[illegible]。[illegible]民調密。而以之作邑也。劉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以民爲式。因起發其功。使之就[illegible]庸民功。[illegible]封於謝。以作其民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遷。使就國也。漢明帝以[illegible]。[illegible]氏廣曰。申伯爲王舅大夫。[illegible]以必有[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出封於謝。

不貳錫與之柱詩教王遣司馬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
命其家臣之賢使還之。
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集說 朱氏善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
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土田徹而國制
定。私人還而家道成。則王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何
氏楷曰。用徹法以正其土田。則經界之修明。稅賦之畫
一。皆在其中矣。此即黍苗篇所云原隰旣平泉流旣清之事。
○陳氏奐曰。實。故實稱江漢言徹我疆土。而此言徹申伯
上田。蓋自厲王貪暴而徹法壞。至是宣王中興之美。此
亦可見其一也。○王氏志長曰。宣王於申伯。慶以土地
俾式南國。何賴焉矣。不於徹田上用。仍命召伯。蓋建
國徹田。司空之事。此見周法之嚴。於畔官難次如此。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其城。寢廟既
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逋各反）四牡蹻蹻。（渠略反）鉤
膺濯濯。

集傳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說往營謝邑。旣而告王。言召伯旣
作其城。又作寢廟。王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又賜
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
○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
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曹氏粹中曰。
申伯之功。宜以建國召伯營之。得其時制。故序美之也。
○輔氏廣曰。有俶其城者。言城則始作。寢廟則先居
宅而成之矣。召公旣定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
而使之就國也。○姚氏舜牧曰。申伯之功。與世執其功
不同。此營謝之功也。黍苗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正謂

此也。四牡鉤膺。即下之路車乘馬也。非
以送其行。下王錫。及行而又送之。曰王遣

○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
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音記。案說文從辵從丌。今從斤誤）
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

集傳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
寸也。以爲汝之執瑞。○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實
滿也。私之諸侯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呂氏祖
謙曰。錫以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
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事而稱之也。近。
辭也。○鄭氏康成曰。聲如彼記之子之
記。○徐氏光啓曰。[illegible]

集說 嚴氏粲曰。呂曰。古之封建。營其城邑寢廟。必其
所封諸侯自爲之。天子有所不與。申伯以親且賢
王欲寵貴而尊顯之。皆使召伯先爲營之。然後以禮遣
之。所以建國親侯。著周禮所不載也。○嚴氏粲曰。王章
申遣錫遣之事也。上言申伯之國。則之以路車。即上文
鉤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牡蹻蹻也。申伯
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後君之賜。而申伯言之也。王
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
以大圭。爲汝所執之瑞。所以修君賜而美大言之也。○朱
氏公遷曰。爾圖是式。德足以爲矜式也。南土是保。才足
以爲屏蔽也。申伯之承寵任如此。○徐氏常吉曰。南土
是保。欲其保障一方。爲南國巨鎭。非但自保其國而已。
卽首章維
翰之意

○申伯信邁。王餞（音踐）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反其粻。音張 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故餞于郿也。孔氏穎達曰以自鎬適申途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郿申伯既受命王後還歸於鎬而後適申也 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音朔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呂氏祖謙曰邁行也信邁猶云果行誠歸猶云誠歸于謝也 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孔氏穎達曰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具其糧 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許氏謙曰地官遺人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瑯倉人主粟入之藏以其餘共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纂疏 曹氏粹中曰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之受封則册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郿也汪氏克寬曰召名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於此可見矣呂氏祖謙曰見詩載封申伯如還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輔氏廣曰此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爲之定其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餱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矣○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田此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餱糧而供一時之用耳。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集傳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孔氏穎達曰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 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纂疏 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輔氏廣曰不顯申伯之德顯也視則爲王之元舅賢則爲文武之法則始言番番終則并文言之○嚴氏粲曰七章述申伯之往謝此方詳言其事也○鄒氏泉曰周人謂京師之人而言成周人自相謂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所得人根本之所由以固故詩人女今有良翰此正忠維周之諄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如又反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集傳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孔氏穎達曰吉甫以尹

爲氏其先官爲尹官而因氏焉誦工師所誦之詞也孔氏穎達曰詩亦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碩大風聲王氏安石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曲不泥於別而能感動人之善心也○朱氏公遷曰述於言爲詩歌於工爲誦其聲足以感人則爲風肆好也

集說輔氏廣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則剛德之善也其德則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綏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侯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嚴氏粲曰所言王官侯職諸侯大義皆天下安危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風之好也○謝氏枋得曰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於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之柔矣

總論許氏謙曰史記謂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舊國非宣王始封之也謝於中國之後宣王改封申伯於此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之言可見矣申之舊國莫可攷知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探此爲邦見其功也南國是式式是南邦與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四國見其賢也○姚氏舜牧曰王纘之命王錫王遣王餞見天子眷注殷勤之意又數稱申伯見詩人丁寧鄭重之詞總之則申伯之德足以承天子寵命之隆故在錫之者非濫與承之者非濫受其作詩以送之者非溢美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集說朱子語類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曰此也見不得封諸侯因是大事看來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胡氏一桂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並美申伯之德上命人申伯大小可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集傳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孔氏穎達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杜預云僖二十五年左傳賜晉文公陽樊之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何氏楷曰即書所謂恒性也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美德也[illegible]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朱氏公遷曰明德在下而感格于天也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嚴氏粲曰詩欲表山甫故謂山甫天賦生之若所稟獨厚於人者。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集說〕王氏質曰民之秉彝好德蓋其常矣然天有特爲時而生者則與常稟不同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真氏德秀曰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嚴氏粲曰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猶鍾氣之粹又曰有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有關總一代治亂之大者指宣王也言

由先世積德之久故天眷宣王爲生賢佐也○陳氏櫟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則自性之秩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則是以秉此彝惟其性秉此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矣此言賦受精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叶音若賦

〔賦〕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擧仲山甫之德。

〔集說〕朱子詩傳遺說問東萊呂氏說後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獨以柔嘉維則蔽之於崩稱中亦只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用不得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今仲山甫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若以仲山甫柔

嘉維則必要以此爲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詩言令儀令色何也曰詩人所謂令色者非是做作恁地上文云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段氏昌武曰黃氏曰天子是若而必曰明命蓋順君而不至於違君矣○嚴氏粲曰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輸播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與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曰順者臣道也坤道也非若世俗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蔣氏悌生曰德性之美純乎天故體之所具無不善知行之學擴諸己則用之所施無不宜大臣有美質而加學問之功宜其得君以行其道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

集傳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朱氏公遷曰：出大戴記保傅篇。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問：仲山甫以冢宰兼大保，何以知之？曰：其言式是百辟，則是爲冢宰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爲大保可知。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孔氏穎達曰：宰夫掌諸臣之復，注云：復之言報也，反報於王也。謂朝廷奏事，是謂奏事爲復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輔氏廣曰：今茲築城於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嚴氏粲曰：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集說 黃氏櫄曰：言王命山甫，曰纘戎祖考，而繼之曰王躬是保，蓋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於其君；又繼之曰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其忠於君者以及於民。想其在朝廷，則有以銜君之心；在邦國，則足以得民之心。吁，賢哉！○朱氏公遷曰：式百辟，保王躬，必盛德而後行；出納王命而賦其政，則非剸煩治劇之才不能當此任也。朝廷衆職專命於山甫，則其才全德備可見矣。○蔣氏悌生曰：仲山甫之出使，爲城齊而行者首與其賦政於外，特一言之；至於式百辟，保王躬，爲王喉舌，屢言而不一言焉，可見大臣之職以朝夕匡弼爲本，而出使於外，特一時之用耳。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反）以事一人。

集傳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徐氏常吉曰：明臧否者，謂於諸侯治國之政，知其善而益獎勸之，知其不善而益戒飭之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饒氏魯曰：明者大無不照，哲者微無不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興足容之謂乎。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集說 李氏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則內以保其身也；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則外以致其君也。○朱子語類：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後世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今之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吁以如此，原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叫殺身成仁底，亦只得如此。古人只是平說。中庸便理不明是明，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止，不使不可謂之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知不當理，自是保身之道。○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

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輔氏廣曰王命尊嚴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有顯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御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己者或循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其爲全德也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忍與反）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古頑反）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傳]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穎達曰不侮不畏[illegible]

又言其實以克之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集說] 廖氏剛曰仁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則無不愛也豈以其柔而茹之義則無不理也豈以其剛而吐之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仲山甫與有焉○劉氏瑾曰周子以柔善爲慈爲順柔惡爲懦弱剛惡爲強梁剛善爲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柔惡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剛惡故其不爲軟美保身不致枉道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朱氏善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德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也

○人亦有言德輶（由久反）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床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傳]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黄氏櫄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仲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至於王職有闕矣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不有而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嚴氏粲曰[illegible]朱氏善曰[illegible]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illegible]

[集說] [illegible]

其德可見矣。衆德所以申二章之意，補闕所
以申三章四章之意，德業俱盛，此章備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 每懷
靡及。叶極業反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 八鸞鏘鏘。七羊反 王命仲
山甫，城彼東方。

【集傳】賦也。祖，行祭也。曹氏粹中曰：顔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歐陽氏修曰：齊世家，太公封營邱，至五世胡公當夷王之時，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與此傳不合，豈從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集説】曹氏粹中曰：東從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忠也。○輔氏廣曰：每懷靡及，風四章之夙夜匪解也。言每懷靡及，故説車馬之健與疾。言王以禮遣之，則説四牡之盛，鸞聲之和，以見騶從車馬之光華。末章之騤騤喈喈，則又言其既行之儀也。○何氏楷曰：懷如不及事之懷。山甫之急公也。然以下章永懷之語觀之，山甫身違闕廷，而心懸啓沃，其所為皇皇如靡及者，亦欲事舉而早還朝耳。○徐氏鳳彩曰：起大事，動大衆，既非旬月之功，又恐調度之失，是以有靡及之懷也。

○四牡騤騤，求龜反 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仲山甫徂齊，
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 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集傳】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曹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集説】曹氏粹中曰：仲山甫奉王命，總衆以出，當有節度，故雖行疾，亦有威儀也。○蓋山甫久勞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故永懷。○輔氏廣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閒，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朱氏公遷曰：車馬既啓行矣，無他告焉，式遄其歸而已。遄其歸，則庶有以寬其靡及之心也。此二章言山甫如齊而已，所以作詩之故。○張氏所望曰：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然山甫一身所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之上者。當時城齊之役，未詳其事，或者當內大臣董治之，亦未可曉。然一旦遠行，不得朝夕納誨，館賜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懷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作誦以慰山甫，亦以諷王也。大漢臣尚有辭淮陽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遄歸之語，其旨深矣。○唐氏汝諤曰：一

則以山甫之德望而出城齊其事要不足煩二則以王躬是保而使之久出其心猶不自安故作詩以慰其心焉。

總論 陳氏櫟曰篇內諸章多與首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令儀令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秉彝以明則所以[illegible]而不能舉也山甫[illegible]維仲山甫舉之[illegible]獨能舉此德[illegible]贊茶雖衆職業[illegible]言仲山甫之[illegible]甫可謂知德而[illegible]原人心之本則當[illegible]之下仲山甫又敢贊歟[illegible]尹吉甫[illegible]

烝民八章章八句

集說 陳氏鵬飛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規樂則人君之美莫大於此〔?〕林氏之奇曰宣王既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宣王能[illegible]以[illegible]其為謀甚遠也○朱子曰吾烝民詩[illegible]及大雅[illegible]說詩多好處也是文成所以學校教者以許多人所以傳得道理言語如烝民詩大抵細膩○輔氏廣曰詩稱山甫才德[illegible]為王保明補袞之臣不可一日去王所而城齊之役何足以煩之亦異於采芑六月之命使也詩言袞職有闕式遄其歸寓諷規之意云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叶下救反）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叶去九反）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集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曹氏粹中曰禹貢[illegible]梁山在雍州○李氏樗曰其後為晉所[illegible]梁山皆晉地[illegible]晉國所得祭則是韓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也）今在同州韓城縣。（[illegible]）甸，治也。（嚴氏粲曰禹之治水不但導梁山亦[illegible]禹之所甸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受命也。（范氏處義曰世[illegible]受命衣士服何[illegible]不敢自專也）纘，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侯也。虔，敬。易，改。榦，正也。（鄭氏康成曰作楨榦而正之）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梁氏益曰[illegible]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庭者不趨走於庭故詩其罪○徐氏鳳彩曰榦不庭方者[illegible]伯賛王外落此又職掌中之尤大者）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集說 朱子曰[illegible]韓侯故先序其國[illegible]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illegible]

考以臣進于王親命之詞也○輔氏廣曰[illegible]朕
處此爾之微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
命矣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則韓侯自
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也
以末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illegible]氏[illegible]生
曰[illegible]也利出於前聖之功既加錫命而使之[illegible]纘之
道侯爵出於時王之制又加申戒而使之勤方伯之職
蓋王者分封建爵正欲其世守封疆以藩屏王室故不
惟使嗣君以纘宗之心為心纘承舊緒而無忝於往昔
尤欲諸侯以入子之心為心勤修乃職而無負於君也
○朱氏善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
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鄒氏泉曰幹訓正不尊
言征伐亦示以大分為以彝倫之意蓋韓之在國所以
為遠人計耳正彼不庭之國以風遠人之歸則韓侯宜
威以佐汝辟者在是而
職業以修世業以纘矣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戶郎反）玄
衮赤舄鉤膺鏤錫（膺音[illegible] 錫音陽）鞹（苦郭反）鞃（苦弘反）淺幭（莫歷反）
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集傳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朱氏公遷曰于王也孔氏穎達曰已於[illegible]以[illegible]瑞王也[illegible]正曰介大也及其先祖為州牧所受[illegible]所執[illegible]者入覲執之修玉帽[illegible]之制也）淑善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成曰[illegible]之善）
旂色者 交龍曰旂綏（音緌）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
也

竿之首為表章者也（孔氏穎達曰天官夏采云[illegible]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
或無鳥羽緌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
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illegible]之表章
故云）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孔氏穎達曰
[illegible]當盧者當馬
之額也在眉眼之上案巾車[illegible]金路鉤樊纓[illegible]
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又而得有鏤錫
者蓋特[illegible]賜之）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朱氏公遷曰[illegible]較首見衡
其輿）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孔氏穎達
注[illegible]曰以去毛
之皮施於軾之中[illegible]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字
一作幦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孔氏穎達曰幭禮記作幦周
禮作[illegible]字異而義同玉藻言羔幦鹿幦春官巾車言犬
幦豻幦皆以有毛之皮為幦少儀御者之法云拖諸幦
明在軾上故知幦軾也）鞗革轡首也（曹氏粹中曰以鞗皮為轡[illegible]
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
厄以金為環紒搤之也（孔氏穎達曰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
[illegible]金厄者[illegible]
厄[illegible]然也）

附錄 鄭氏康成曰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以時覲於
宣王故多錫以寵之○曹氏粹中曰[illegible]觀[illegible]其
圭而後之乃以車服旂以服[illegible]○[illegible]氏[illegible]曰[illegible]言其
人而納其車馬[illegible]之[illegible]韓侯入覲既知有君親上而
無廢禮故王之錫韓侯其儀物亦為其厚[illegible]王氏[illegible]以
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illegible]○朱氏公遷曰
韓為侯爵不當服衮但[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禮巾車注謂
王子母弟[illegible]封有[illegible]為侯伯而[illegible]服[illegible]如上公以九為

餞也然又爲之止於其身後世子孫則各服其服是則不可曉者豈周禮至此已變其替而然歟○姚氏舜牧曰王既親命必有錫也詩人將敘錫予之隆故追敘韓侯始來之儀度及入覲合信之禮言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甫音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白交反鱉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集傳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道於其所往去則如始行以屠地名或曰即杜也朱氏[illegible]曰杜者杜伯之國也漢之杜陵在長安縣有杜伯冢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孔氏穎達曰蔌者菜茹之總名對肉殽故云菜殽謂爲菹也筍竹萌也蒲蒲蒻音弱也孔氏穎達曰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箈菹且多貌侯氏諸侯來朝者之稱呂氏祖謙曰覲禮宗朝之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侯也胥相也或曰語辭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亦皆與其贈送之然禁其多也○孔氏穎達曰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而亦作祖祭者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也祖與[illegible]不是一處餞止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求行不出於是也若後反國爲王臣所送送者[illegible]其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illegible]氏炎曰此[illegible]而送也○謝氏枋得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差等也○章氏潢曰乘馬路車是於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殊典也

○韓侯取七住反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甫音之子叶奬里反韓侯迎魚敬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叶渠移反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

集傳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何氏楷曰於蹶父所居行親迎之禮蹶父爲周卿士嚴其采邑必在王城外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著丘公之世有黎比公莒不爲君謚故世皆以地號公○嚴氏粲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分王之類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孔氏穎達曰知蹶父卿士者以其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韓姞則是姞姓也曹氏粹中曰說文曰黃帝之後百鯈姞姓后稷妃家也然則蹶父其氏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媵之人故知卿士也○鄭氏康成曰媵者必姪娣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也○羅氏中行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

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 祁祁徐靚也〔劉氏瑾曰衛一曰其衍勸靚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詩人言人之貴必敘其內外親族如碩人之詩是也○呂氏祖謙曰古者任邁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志不然後能展布自盡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韓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輔氏廣曰此章言韓侯親迎既畢而遂就于歸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之則蹶父亦為天下之賢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言韓姞家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與御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姞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楊氏愼曰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所謂韓侯顧之也蓋正其始男先於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視男下於女者禮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姚氏舜牧曰方敘韓侯受命天子錫命之事何更端於取妻一節何也凡臣子日用之所事何莫而非君父之所賜而況乎婚娶之禮之大行於承君錫命之後且所娶者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恩寵貴有出於尋常萬萬者此所以詩人并序之以見榮分寵光之一至於此也○徐氏鳳彩曰迎以百兩從以諸娣皆邦君之禮也韓侯始受命為諸侯故其取妻成其為夫人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反〕韓姞〔其一反〕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鱮甫甫〔音序〕麀鹿噳噳〔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苗茅二音〕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諸二反〕

【集傳】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孔氏穎達曰婦人稱姓今以姞配夫之國謂之韓姞〕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郭氏璞曰竊淺也慶喜也燕安譽樂也喜其有此善居也〔朱氏道行曰由物阜以徵民富其居之令可愛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無因得知他國可否是為王使也其將嫁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illegible]男利女[illegible]女長幼賢遷當貴敵取[illegible]女家親相[illegible]然後[illegible]女家亦擇男也○曹氏粹中曰此[illegible]人[illegible]其所嫁之國各取其所[illegible]美其父母之識也○輔氏廣曰言蹶父[illegible]卿士[illegible]侯國所歷[illegible]知[illegible]也北地[illegible]獨韓[illegible]人水[illegible]衆多[illegible]韓[illegible]知矣上章[illegible]韓侯[illegible]歸韓國[illegible]男女相[illegible]○謝氏[illegible]韓侯之[illegible]也詩人之意[illegible]知其所自[illegible]韓國也○許氏謙曰詩人言[illegible]然蓋日用之所須者[illegible]之正之一端也○唐氏[illegible]姞歸韓之樂亦以見韓封域之[illegible]也

○溥彼韓城，燕（因肩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莫伯反）。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集傳】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眾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孔氏穎達曰：以公田借民力而耕，是借為稅之義也。）貔，猛獸名。（孔氏穎達曰：釋獸云：貔，白狐。陸璣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赤豹，毛赤而文黑。羆，人於熊，黃白文。貔，則豹之類，亦小獸皮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召公指康公。朱氏公遷曰：此本命以其眾為築此城。）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以言先祖受命，故本之始封之君。言初為韓君者，受此侯伯之命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發人來，豈不大勞擾？害人要勞民如此等事，如人不然，史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都是去別處發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都曉不得。○呂氏祖謙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皆合諸侯為之，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孔氏穎達曰：是其時百蠻之國，因其先祖侯伯之舊，命為侯伯，以成其事。宣王以是時復其侯伯之職，使為其州內之長，故知乃為州伯也。）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孔氏穎達曰：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朱氏公遷曰：此則指宣王言。蓋向者先王以百蠻不可無長，因封韓侯之祖為之長。今宣王又錫以追貊，而使韓侯悉長之，則國益以大矣。）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朱氏善曰：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修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附錄】毛氏萇曰：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奄，撫也。實，是也。高其城，深其壑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鄭氏康成曰：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韓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而修是溝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輔氏廣曰：此章又言王之愛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修其職貢於王也。○劉氏瑾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皆為國遠方慮，詳矣。

【總論】朱氏公遷曰：一章，來朝而受天子之命；二章，覲朝而得天子之賜；三章，既於而歸；四章、五章，親迎以歸；六章，則因前人之封建，增今日之土宇，而使修國中之職貢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集說]程子曰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命諸侯文武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如是也至於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衆矣申伯爲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也○黃氏震曰宣王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鄒氏忠胤曰韓爲要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爲一方屏蔽韓侯來朝循用纘世襲命之禮因命之纘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毗亦降而殿而敢下之柄可槩見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候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集傳]賦也。浮浮水盛貌。鄭氏康成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滔滔順流貌。蘇氏轍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穎達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魯僖伐淮夷處在淮北淮之內北皆有夷也 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蘇氏轍曰言用命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宣王下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也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其曰出戎車建旟又不自安不舒行者爲來伐討淮夷也振至戰地故又言來○輔氏廣曰首章言師衆之行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故次章便言其成功○嚴氏粲曰指申之往不貪利疾趨於遲緩故言非敢安處非敢遊息當時南征北伐四方略定惟淮夷未平故召公從容臨之而有餘也○鄒氏泉曰上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整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敘之以成章耳

○江漢湯湯。書羊反 武夫洸洸。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丁反 時靡有爭。叶甾經反 王心載寧。

[集傳]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彭氏執中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爲美也 ○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言來在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經營四方之叛國也言告成于王是伐之克勝使傳遽告王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公未還且王國庶定是未克于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曹氏粹中曰宣王勝志恢復始則北伐玁狁矣則南征蠻荊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虎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成於王也○李氏樗曰王國既定則於是無有戰爭之心而宣王之心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之心在於安天下其職于戰出於不得已亦可以見

名伯能奉王之心而能盡其職位也○輔氏廣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此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嚴氏粲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許氏謙曰此詩三言四方皆指淮夷左右而言非天下之四方也○朱氏公遷曰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寧故征伐淮夷所以綏靖四方也既告成功則王國可定而王心可寧矣言其急於告成也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集傳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鄭氏敬曰來極猶之歸極則壤視中國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陳氏鵬飛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之也○朱子曰此言江漢之滸者繫上章起下事也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許氏懋曰江漢平則侵地復故闢斷之然爲其所侵則疆界亂矣故使之徹以治之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集說 嚴氏粲曰三章述平賦也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先其貢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功於江漢之滸王命因此地以開闢四方而施徹法於疆土武事便定而自行疆理賦稅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疚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宜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朱氏善曰封建井田皆先王之良法也故江漢既平宣王卽命闢四方之侵地而以復封建之舊也徹四方之疆土將以復井田之舊也復封建之舊所以息四方之爭而固小國之利也復井田之舊所以嚴四國之界而固小民之利也於是疆之理之盡南海而止則雖濱海之國無不復乎舊封也濱海之民無不安於什一也此所以爲中興之盛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集傳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鄭氏康成曰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輔氏廣曰[illegible]開之敏[illegible]則我當錫

汝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上一章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來宣，當指此一事。來旬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也。○李氏樗曰：人君之命臣，多言祖考之事，以戒之。宣王命韓侯，既告之纘戎祖考，今命召公，亦以祖考詔之，蓋欲世其家也。○劉氏瑾曰：此章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朱氏公遷曰：康公宣布政教在江漢之間，今召虎征淮南，纘乃祖之業耳。故勉之使觀事如家，與既膺此孝之道，以勸勉之，復明報施之道，以歆動之。○朱氏善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維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幹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衆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不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同敘汝功，則我別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素，期之以後日之報，當有貢得侍世臣之體也歟。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初亮反)一卣(音由，無韻，未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禰因反)。

【集傳】賦也。釐，賜也。卣，尊也。(爾雅釋器：卣，中尊也。○孫氏炎曰：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自盛之。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嚴氏粲曰：下云於岐周告先王之廟，知文人爲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召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毛氏萇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孔氏穎達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得賜之。)以廣其封邑。(孔氏穎達曰：名本岐山之賜，采地之名，目爲畿內之國，書傳無名移出封之文，則所錫之土因大於故耳，未成爲大國也。)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集說】孔氏穎達曰：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以虎祖康公奔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德祖之業，所以尊顯之也。還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明虎之功與康公同也。岐是周之所起，有先王之別廟在焉，故就之也。○謝氏枋得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命臣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朱氏公遷曰：前以康公之佐文武者勉其功，此以文武之命康公者行其賞，以上三章皆述策命之詞，此又以祝頌之語結之也。○朱氏道行曰：山川土田，受之先王，傳之後世，豈得輒假，故必告之文人，俾從召祖受命周廟，示不敢私，以重其典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荅。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荅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胡氏一桂曰，曰作召公考者，蓋不自有其功，歸美於乃祖康公之意耳。○朱氏謀㙔曰，古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是之謂考。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劉氏瑾曰，卜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古器物銘云，郉音井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音恭伯尊敦音對。郉其眉壽萬年無疆。朱氏公遷曰，郉，周大夫名。龔伯，其父也。尊，酒器。敦，盛黍稷器也。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朱氏善曰，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敷於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總論 曹氏粹中曰，宣王以康公之事命召虎，虎即以康公之事成也。使宣王永有令聞，而文德洽於遐[illegible]，所謂以康公之事成之者也。○李氏樗曰，宣王之命召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為事矣。召公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以黷武為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illegible]之君，不相遠哉。○嚴氏粲曰，六章申叙上之意，而納君於德也。宣王方以武功褒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己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黃氏佐曰，首一句，詩人但作此意以起其事。下五句，則述其勒銘之詞，蓋於勒銘之後，并勒此數句，以致其報國祝頌之詞耳。

總論 黃氏櫄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之時所作也。初則整師而行，其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段氏昌武曰，林氏賢良[illegible]曰，古者戢兵不出，所以[illegible]內。今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謂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姜裒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戮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總論 陳氏鵬飛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揚州在淮南。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大[illegible]率[illegible]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由徐土非[illegible]聯接之地矣。○嚴氏粲曰，淮夷[illegible]西北，[illegible]去江漢遠，故淮夷雖服，從化則後，作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illegible]淮夷[illegible]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illegible]人[illegible]以叛[illegible]一命吉甫北方旋定，[illegible]命[illegible]命召公平淮

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所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叶越逼反

集傳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孔氏穎達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陳氏鵬飛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孔氏穎達曰王肅述毛以為王不親行毛基謂鄭為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也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輔氏廣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師嚴器備當恭敬臨之又當戒懼而處之旋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也。○輔氏廣曰既敬所戒為事而惕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從此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謝氏枋得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胡氏一桂曰既敬則不敢輕棄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朱氏善曰赫赫以其聲勢之盛明明以其紀律之嚴是時天子親征故親命皇父以整六師以修戎器事以儆戒為主敬則無一念之或怠戒則無一事之敢忽即南仲所謂憂心悄悄也與祖南仲既以敬戒而服玁狁於前矣爾其可不以敬戒而惠此南國於後乎。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反

集傳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孔氏穎達曰程國之伯字休父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濮氏一之曰程畿內邑在豐。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鄭氏康成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穎達曰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鄭氏康成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

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胡氏鵬飛曰淮夷卽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上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集說 曹氏粹中曰此詩所敍先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用兵之法當然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得不然後三農得以就緖○輔氏廣曰天子旣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緖者官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此以遞爲上久則毒民而傷財○黃氏佐曰江漢是揚州之夷故順江漢而下此當是徐淮北之夷故順淮浦而下○張氏栻曰上旣敬旣戒自下不懈弛此不留不處見不病民皆行師之要也○徐氏常吉曰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使進退有方也省此徐土察其爲亂者而伐之也○徐氏恩彩曰甫定淮南而旋事經理方省淮北而輪命恩民無失業則不亂不足平矣

○赫赫業業叶宜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粹中曰雖以天子之威雷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集說 王氏安石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此章但言徐方則如前上章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此以見先聲也次則言征淮以征徐未嘗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嚴氏粲曰古兵師之行赫赫然威嚴業業然大動也是威嚴之天子也今乃舒徐而安行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進兵不急人自畏威徐方之人皆絡繹騷動奮揚威武以震動驚懼於徐方如雷之聲如霆之迅擊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而驚懼矣必震驚之者使懼而服也○朱氏善曰用兵之法攻心爲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卽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虓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陸氏佃曰古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

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朱氏公遷曰出論德篇。

截截然不可犯之貌。朱氏公遷曰，截然以兵勢言，謂王師所在其威可畏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言或有不服者，君臣各奮其怒，厚集其陳而執之。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勢也。臨戎不可以不怒，不怒則無以作氣也。○黃氏佐曰，上章言在道，是先聲；此章言至徐，是後實。先加以聲，後致其實，行師之法也。

○王旅嘽嘽叶他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鈎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反。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薛氏應旂曰，言是六師之衆，如江漢之瀰漫，一望無際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穎達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輔氏廣曰，不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徐氏鳳彩曰，謀祕而不可知，鋒銳而不可勝。濯大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既克定淮浦之國，又進而伐徐。言王之師旅，繼經淮夷，其師之盛，暇而有餘力，以此嚴威武力，將大往而征此徐國，言其盛不可當，往必克敵也。○朱氏公遷曰，師徒衆盛而律又嚴，所以奮揚威武而大伐之也。此用兵之時也。○淮南易伐，淮北難王，故彼以召虎將兵來洣來鋪而遂克之，此必天子親征，又大用其師如此，然後能取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集傳】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也。孔氏穎達曰，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回違也。嚴氏粲曰，不回謂既服而不復叛也。還歸，班師而歸也。梁氏益曰，禹班師振旅，讀班還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王之謀慮信而誠實，用兵有常，伐得其罪，故兵不陣而徐方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天子，徐方來與能同服於下者，其天子之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平，又徐方又來在王庭，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止，故詠而美之。○劉氏敬曰，凡兵出則戒於詐，故曰王猶允塞，乃能來也。○武成則戒於驕，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曹氏粹中曰，宣王以誠實之猶，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服而來歸，而無一心。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

輔氏廣曰言出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旣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朱氏善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敬戒以見軍律之嚴允塞以見王道之大服而來來而同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於是班師振旅而歸其卽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因以戒其武功之不可黷也○黃氏佐曰王猶允平日所以施於中外者皆是詩人恐王全以爲兵威之功故曰由於王道之大而不獨以兵威蓋欲王勉於王道而不徒於武功故曰以爲戒亦猶前篇矢其文德之意

〔綱領〕許氏謙曰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爲副主章言入于自將四章言戰伐五章言軍勢之盛卒章歸美於王○錢氏天錫曰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故曰王命曰王武曰王旅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於兵威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常武六章章八句

〔集說〕孔氏穎達曰經無常武之字美其有常德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李氏樗曰常者有常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征伐無非愛民也○朱氏公遷曰中興之功非威武不能致宣王所以中興者此詩可見矣殷武之頌高宗亦然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舊說古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集傳〕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許氏謙曰周禮酒人注內門則用奄以守之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爲之網罟鄭氏康成曰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集說〕輔氏廣曰瞻卬昊天則天不我惠顧也固已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阢隉不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爲之蟊賊者無有乎夷居止之期刑罪而爲之網罟者無有乎夷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未已也○李氏本曰君心定則國定國定則民受福而昊天爲能惠矣○何氏楷曰蟊賊比當時用事者如師尹皇父虢石父輩是也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音由二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徒活反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由二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

〔集傳〕賦也反覆○劉氏瑾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剝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收拘謚

赦也。謝氏枋得曰，宜赦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之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集說】廖氏剛曰，先王分人以土田民人，所以崇德報功也。必其有顯罪然後可以奪而有之。今則土田人所宜有也，無故而反有之。民人，入所能治也，無故而覆奪之。此宜無罪而反收之，則人人懼不免之虞，將無所措手足矣。彼宜有罪而脫說之，則惡者無所懼，滋充熾而禍亂滋矣。○輔氏廣曰，上四句承上章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何氏楷曰，土田人民，乃諸侯卿大夫之所有，無罪有罪則兼括士民而言。彼淫刑以逞，惟賄是求。其待諸侯卿大夫已如此矣，又何有於士民乎。宜其刑有之頗僻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

【集傳】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孔氏穎達曰，以舌動而為言，故謂多言為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舌為言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梯也。

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王氏安石曰，幽王如上所判則荒昏教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姦。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歐陽氏修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集說】王氏曰，此推言蟊賊罪罟所由起，自婦人寺人也。○輔氏廣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鴟，非不能言也，而適為亂階。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以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誨害大人，則戕敗於己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戒，其意切矣。○宋氏善曰，哲人成城，言其智謀之可以立國也。哲婦傾城，則其智辯徒足以亡人之國而已。然言之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又非特婦人而已也，雖奄寺亦然。蓋有嬖妾以蠱惑於內，必有奄寺以煽亂於外，其可以與之參乎。○徐氏光啓曰，小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徹對以成奸，飾巧以亂真，為禍而已，何教誨之

有此詩人微婉之詞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他得反)譖(子念反)，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集傳】賦也。鞫，窮。(胡氏一桂曰：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胡氏一桂曰：背，如反道背德之背。)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孔氏穎達曰：佞人似智，亂德皆自以為善。)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集說】鄭氏康成曰：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輔氏廣曰：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illegible]婦人而有知

婦者之為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忮害而變詐，遂懟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胡氏一桂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違亡得乎。○朱氏公遷曰：君子喻利則害於義，婦人謀政則害於治。

○天何以刺(七賜反，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集傳】賦也。刺，責。介，大。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毛氏萇曰：富，福也。○朱氏公遷曰：用，以也。天何為而以禍亂責王乎，神何為而不以盛大之業富王乎，若問詞也。)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晉語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注：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蔑其威儀，如側身修行，無敢戲豫是也。○王氏質曰：天何以大咎而責王，神何以不富

而厚王則天神之意可知矣秋不問而惟我相忌怨之辭也藐則不弔不畏天者也威儀則不善不愧人者也有賢人相助猶或庶幾又云亡則必殄瘁矣亦怨之辭也○謝氏枋得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死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朱氏公遷曰上二章言婦寺不可聽任此章極言聽任婦人之言以垂結蠱賊蟊疾之意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集傳 賦也罔罟優多幾近也鄭氏康成曰言禁罔罟羅以羈人身近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李氏本曰罔即上章所謂罪罟也罔優則投之者多罔幾則入之者近人之云亡蓋以此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同上

集傳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孔氏穎達曰謂能固其王位也○言泉之瀵南問反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朱氏公遷曰此爲事物有所從來之意蓋以源泉之深興憂心之久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爲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集說 范氏處義曰昊天雖藐藐高遠然未嘗不仁愛人君無有不能鞏固我國之理王誠率德改行尚可用以救後來也傷其大壞尚欲救也此詩人所以爲忠厚藐○呂氏祖謙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救特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外求哉○王氏質曰泉久則愈深心久則愈憂此時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然當此豈非天乎傷之辭也苟能不忝於祖尚可救其後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又愛之辭也○何氏楷曰鞏固之道惟在法祖而已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此文武之道王當做而行之進豎蠹殺善類則自忝於皇祖也救者維挽之謂對往日言爲後幽王果能懲創補救當自今日始矣

案 姚氏舜牧曰幽王之大壞在維婦寺之聽若設罔罟以作天下而君子遠遁國事終不可爲者故首六章罔不收後云天之降罔○錢氏天錫曰詩中斷斷言婦寺當以褒姒爲主蓋女謂褒故寺人親婦寺則正人疎此定勢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說 廖氏剛曰蕩之詩言傷周室大壞瞻卬召旻言刺幽王大壞者蕩十言天下無綱紀文章故稱周室而傷之瞻卬召旻主言蠱賊其民故主幽王而刺之○黃氏佐曰宗雅語二十篇止九年王室始驕此詩蓋九年以後所作也亂已至此猶欲遷善改過以圖福是則詩人之忠厚也○鄒氏元錫曰瞻卬曰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召旻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雖終而汲汲乎天人治亂之際是救之之道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集傳 賦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何氏楷曰拒守在外故爲邊垂（左）○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謂天曰旻本望其閔下今乃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卒皆流移內而國中外而四境卒皆荒蕪空虛豈非疾用其威虐乎所謂閔下者安在哉○輔氏廣曰言天之威怒甚爲急疾故其所降之喪亂其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劉氏瑾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爲無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禍卒章則言潰潰之禍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事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集傳 賦也訌潰也（孔氏穎達曰以訌字從言是爭訟相陷故致潰敗○胡氏一桂曰下人之害在內故曰內訌）蟊賊之害稱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孔氏穎達曰王所親任之）蘇氏轍曰昏椓小人不恭之人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小人無供其職事者）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靖與僻靖之同意夷與亂對不夷同意○廖氏剛曰治民者必得明哲之師慈惠之長與夫肅乂正直之心然後民以安而國乎今皆反此則非特不足以靖夷我邦也小大內外昏而不明椓而肆虐靡共而慢侮潰潰而放亂回遹而邪曲是能相争以爲亂而已幽王何恃而不大壞耶○輔氏廣曰此章言致亂之由蟊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椓之人靡共其職業但相與爲潰亂邪僻之行而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

○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上見繇）不寧我位孔貶

集傳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毛氏萇曰皋皋頑不知道也○爾雅以人以不知道不治之訿訿務爲謗毀也（蘇氏轍曰訿訿多毀訾而不治）玷缺也填久也○言

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

【輯纂】輔氏廣曰。此又言王之舉錯顚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然亦卑梟訛訛者。善於毁人以自蓋故也。亡亂人之國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得立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其舉枉錯直。亦指言致亂之由也。○何氏楷曰。兢兢業業。形容處職供職之心。卽本章召公之流。所謂不尚刑罰者也。我代爲兢業者自我也。而所居之職位也。勞於總事而不遑安寧如我者。及不能安其位而遭貶黜。其顚倒錯亂如此。十月之交篇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正謂此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注作遂)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

【集說】賦也。潰遂也。孔氏穎達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故以潰爲遂。○嚴氏粲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云是用不潰于成。又草不潰茂。潰遂也。潰當同遂。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決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爲潰。殺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亂。皆一理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王無恩於民。致使下民如彼歲之大旱。其草不得由遂而茂盛也。○王氏安石曰。民窮而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苴也。○慶氏輔曰。民惟邦本。今國邦窮。令民困窮。析流散。既無生理。則邦其有不潰者乎。春秋傳曰。國亂曰潰。此序所謂大壞也。○朱氏善曰。歲之旱則草之生於谷中者且不能以遂長。況其棲於木上者。亦得而不枯槁乎。國之亂則民傻於財用者且不能以自給。況其窮而無告者。安得而不流亡乎。是以我相此邦。無不潰亂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蒲賣反)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兄音况。下同。叶韻未詳)

【集傳】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音辣)粺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舂而成粺。則九斗矣。)替廢也。兄況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楊氏[illegible]曰。昔時之富。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言君子之失志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輔氏廣曰。愴怳謂憂亂而惟情緒之惡。)

【附錄】蘇氏轍曰。疏糲也。粺精也。君子與小人。精粗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累此亂也。○李氏本曰。糲疏粺精。各有其分。言疏而精。猶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集傳】賦也。(輔氏廣曰有問此章集傳作賦似疑是比雖未知如何先生曰作比爲是)頻厓也。
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
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
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
於愴怳曰益弘大而憂之(王氏志長曰上章職兄斯引言其憂之長此章職兄斯弘言其憂之大)
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
【纂疏】范氏處義曰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
由其涯之隙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源之他泄
也今池竭而不言自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
知弊端之所由失其救弊之道終於竭而已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
日蹙(子六反)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
尚有舊。(叶巨已反)
【集傳】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
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
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
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
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朱氏公遷)

召公宣布德化。其流行之
速自然。非以力強取之也。
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大
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孔氏穎達曰言日辟日蹙其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間便有百里之效)
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
哉。(曹氏粹中以當是時亦宜王中興之用不遠其耆舊老無尚有者乎)言有之而不用
耳。
【纂疏】范氏處義曰此章傷幽王土地人民日以削小。故
有辟國蹙國之言先王受命。召公能使敎明於南
國化行於江漢是日辟國百里也。幽王用非其人交侵
背叛是日蹙國百里也悲傷之極。思有以救之。在用舊
德之人耳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者乎何爲不用也
○輔氏廣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
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舊德可用之人
天下豈盡無哉特以不能用而隱伏不見耳。○陳氏櫟
曰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
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夭戎禍
哉。

【總論】蘇氏天錫曰此詩刺王用小人故饑饉侵削
無不因之以致耳篇末有惓惓望治之意。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
以別小旻也。
【纂疏】孔氏穎達曰首章
文不次作者錯綜
卒章雖有召旻之字而其
以名篇也○陳氏傳良曰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九

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係以豳，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劉氏瑾曰：此詩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係凡詩之終，僉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

頌四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許氏慎曰：頌，貌也。故序以此言之。孔氏穎達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鄭氏康成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孔氏穎達曰：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勲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頌之作，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惟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雝、武、酌、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相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望祭河嶽之事，是山川之祭也。惟五祀之祭頌無其歌，其頌為四始之平，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圜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逮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范氏處義曰：王襄曰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國語亦以時邁思文爲周文公之頌則頌作於周公無疑也蓋太平然後頌聲作周公之前不可謂太平不應有頌明堂位謂周公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然則周頌三十一篇其皆出於周公之手歟○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爲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閒多闕文疑義焉

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劉氏瑾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

孔氏穎達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名爲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大第也國語曰有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大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陳氏傳良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閒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劉氏瑾曰雅頌無諸國別只以十篇爲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爲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爲四之四商頌五篇爲四之五通爲五卷

【集說】鄭氏康成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劉氏勰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樂也○孔氏穎達曰言頌聲者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徐氏積曰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予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并有所褒貶也○蘇氏轍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與斁同於人斯。周頌多不叶韻未詳其說

【集傳】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賈氏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洪氏[illegible]曰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道尚清故文王之廟曰清廟 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鄭氏康成曰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有來助祭○嚴氏粲曰稱助祀之人曰顯相者謂其有顯著之德美稱之也 濟濟，衆也。多士

與祭執事之人也。黃氏佐曰助祭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是助行祼者非獨一人與祭者宗祝有司之類中庸曰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此使是助祭與祭之別。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孔氏穎達曰疾奔走言勸事也○朱氏公遷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曾氏特中曰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則是成王就新邑祀文武周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李氏樗曰周公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

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鄭氏康成曰對配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孔氏穎達曰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朱子曰對越在天便是顯應駿奔走在廟便是承處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徐氏鳳彩曰無斁於人即廟中以繫天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王氏安石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蘇氏轍曰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雝其敬雝其和者賓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祭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也○范氏處義曰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則詩人嘗以肅雝形容文王之德矣今助祭之諸侯皆能肅雝是知體文王之德者○呂氏祖謙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于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胡氏一桂曰此詩只第一句說文王之廟餘皆就祀文王者身上說雖未嘗明頌文王之德自有穆然見於辭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今助祭之公侯執事之人所對越者已不見其有顯然之神所奔走者亦不見其有可承之實而人心之敬慕嚴事者無厭射乃如此

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許氏謙曰秉文之德總承上二句能敬和明顯之諸侯及濟濟之多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對越在天內敬也駿奔走在廟外恭也其心足以對在天之神明方可以盡駿奔走之職。

附錄 廖氏剛曰傳曰孝子之至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成洛邑而朝諸侯於是率以事文王所謂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其斯以為天子之孝矣○潘氏時舉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錢氏天錫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則當時可知已。

清廟一章八句

[集傳]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蔡氏沈曰歲祭者歲舉之祭）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李氏樗曰書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成洛邑在於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朱氏公遷曰歌者在堂上故曰升歌）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穎達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練朱絃，（朱氏公遷曰練之使柔而朱其色也）練則聲濁。（孔氏穎達曰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孔氏穎達曰熊氏曰瑟兩頭有孔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通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朱氏公遷曰音節舒徐以象其德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孔氏穎達曰壹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熟絃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壹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顏氏師古曰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朱氏公遷曰此亦壹倡之意也）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

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劉氏瑾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者豈以堂上特歌而名之也歟）

[附錄] 劉氏瑾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雖祭統於尊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集傳]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教命即是天道故命猶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不已，言無窮也。（毛氏萇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康成曰天之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子曰此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也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純，不雜也。（張子曰純則舉大本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瞿氏景淳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孔氏穎達曰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於乎不顯，（王氏安石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

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朱氏公遷曰無二無雜全體也無間斷先後不息也惟其全體所以不息

【集說】眞氏德秀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以其誠也聖人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嚴氏粲曰天命天理也於乎美哉是天之運行不已也造化之機或息則其賦物者窮矣於乎甚顯者是文王之德純一也純則無二無雜矣○朱氏公遷曰穆與顯對言之耳其實天道之流行賦予者非不顯著文王之德仁義禮智之蘊未嘗不深且遠也但詩意正欲法乎文王故以不顯歸之純德見其明著而可法猶大雅文王末章之意耳○薛氏瑄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假（春秋傳作何）以溢（春秋傳作恤）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集傳】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朱子曰何遐通轉而為假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黃氏一正曰謂身體文王之道無少惰也）曾孫後王也（鄭氏康成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篤厚也（孔氏穎達曰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鄭氏康成曰欲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於己則大順我文王之所為於孫子則勉其益篤厚而不忘則可以收文王之遺澤矣由成王以下皆文王之曾孫也○嚴氏粲曰文王之德我當有以收之使不失墜惟在大順文王之德而已其者自期之辭大惠則無斯須毫釐之違戾也我既以駿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為文王之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寖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集說】黃氏佐曰上節言文王之德配天道於無窮贊其德之盛也下節言文王之德被子孫於無窮冀其道之傳也○鄒氏泉曰此詩總見文德合天之盛而後王之自勉於己致望於後者蓋於法祖之中而得法天之道矣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集說】呂氏祖謙曰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倣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集傳】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

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朱氏公遷曰清而明之則討論宣布而文王之典益以著矣清明之功時時繼續之是則所謂緝熙也故自始祀張子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顧氏夢麟曰謂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之時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曹氏粹中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祥也然此詩疑有闕文焉。

集說 蘇氏轍曰由文王之法迄於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嚴氏粲曰此詩言清緝熙者備舉文王之德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則以貽後人王業雖未成而禋祀之禮已肇始於此遂至於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徐氏常吉曰文

王之心在法即康岐之政是也始祀至今創業守成謹誠而顯效是用文王之典安天下也非禎而何○顧氏起元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見本於精神心術文王之德原是緝熙敬止故必繼續光明其典方不至過佚成謂治功成也

總論 鄒氏泉曰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言聖典之致治正見其所以當法也

附錄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氏康成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孔氏穎達曰維清詩者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伐觀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此詩之作在周公成王之時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此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為象但序者於此云奏象舞於武之篇不可復言奏象故指其樂名言奏大武耳其實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文王之樂象箾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象箾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注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張子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劉氏敞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廖氏剛曰清廟文王之德也維清文王之事也故記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曹氏粹中曰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云文王樂也又見舞韶箾者杜預云舜樂也是象有箾韶亦有箾說者謂以竿擊人曰箾然則執箾以舞猶干舞也執籥以舞即籥舞也文王雖大業未究而本其功德之所起

可得而形容也故作樂以象之謂之象舞○祭統明堂位文王世子所謂下管象者象即象舞也○何氏楷曰象箾而歌維清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殆近之若舞籥則歌二南鼓鐘之詩所謂以籥以南是也武舞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舞則左執籥右秉翟故知象箾之舞原係武舞康成之解非無據而云然也

案 維清序奏象舞也朱子謂詩中無象舞之意故逕指為祭文王之詩然頌之為辭簡嚴取於形容功德或無事鋪敘制樂之由如清廟之詩亦未及營洛邑而朝諸侯以祭也至先儒以象為文王之舞者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曰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蓋自古矣故錄諸儒之從序說者於右

維清。一章，五句。

集說 黃氏櫄曰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禋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者推本之論也

烈文辟(音璧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集傳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孔氏穎達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嚴氏粲曰辟君也說命云樹后王君公君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朱氏公遷曰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其在此時歟)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祭畢則飲福受胙故於其獻助祭諸侯而歌此言我之所以獲此福者實維諸侯助祭而得之○朱氏公遷曰此歸德於諸侯之辭○顧氏夢麟曰宗廟之祭主之者王助之者辟公今烈文之辟公誠敬以格神而降我以福實辟公錫茲祉福之大也

附錄 歐陽氏修曰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之據序言成于新卽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爲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爲是○范氏處義曰助祭諸侯卽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時也○嚴氏粲曰成王卽政之初周興未久也其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以定天下者故言汝有功德之辟公錫我以此福矣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此豈從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矣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集傳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朱氏公遷曰取之有制則不封用之有節則不靡)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王氏安石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榮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敘緒也繼父祖之緒也○唐氏汝諤曰皇之只世繼侯封國勢日益昌大不作加地進律說)

集說 輔氏廣曰先言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者蓋諸侯必無自封殖侈汰害於其國故王得以尊崇之而後念功之不忘而使爾子孫得以繼序而益大之不然則有害於國而自絕於天天子不得而私庇之也○蔣氏悌生曰今我既蒙其功而使我之子孫世世保守而勿失矣我其可不使辟公之子孫亦世世保守而益大其業乎必也克儉於家謹爾侯度與屬民以自奉宜節用而愛人夫然後爲天子所尊崇而繼序益大其業也始也歸美於諸侯而思我之子孫保守於不窮終也致成於諸侯而欲諸侯之子孫亦保守於永久成周之天子諸侯交相親愛之情至矣○朱氏善曰無封靡所以致其戒也崇之念之所以厚其報也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陳氏際泰曰念其助祭之勞遂欲其世世子孫與周相始終而益昌大特戒其封靡蓋潙馭之權亦陰隱寓焉

【附錄】嚴氏粲曰言相與平定之者爾諸侯之力也其相與扶持之者尤有望於爾諸侯也爾於爾之國無封殖無侈靡當維王室之是尊也爾屏翰之大功其繼序之者益思增益而皇大之世世相承無替前功也○何氏楷曰徐云我念爾辟公夾輔先王用武功平定天下以有今日自今以後凡汝之子孫繼汝為諸侯者其亦能張皇威武以消四方覬覦不軌之心而壯王室之勢不徒保守其爵土而已是則我之所深致望者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集傳】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文王武王也）○孔氏穎達曰此戒飭而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集說】朱氏善曰莫強於人能盡人道則四方其訓之矣莫顯於德能顯明其德則百辟其刑之矣道者天下所共由德者人心所同得故施諸當世而人心無不服傳諸後世而人心不能忘先王既以此道德而感人心則後人當以此道德而事先王使助祭之諸侯而皆惟先王之是法則人道無不盡德行無不顯而內之民莫不是訓而是從矣其子孫豈不能與王者之子孫相保守於無窮乎上言子孫保之繼序皇之故此言道德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唐氏汝諤曰前王所以不忘祇為道德能維繫人心也當春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諸使其惕然有感動處

【附錄】鄭氏康成曰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王氏安石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范氏處義曰能用人則彊四方無不從其命能務德則百辟無不法其行此之謂永保勿失之道○歐陽氏修曰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

【[illegible]】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勅戒之辭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illegible]】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劉氏瑾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第二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二句相叶亦隔句叶韻也

【[illegible]】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穎達解之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集傳以為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不專屬成王祭言諸侯助祭錫茲祉福又以念茲戎功為助祭錫福之大功其歸美諸侯者至矣先儒以為福祉錫自文王武王戎功為孟津諸侯與前王共定天下之大功夫辟公助祭誠敬以格神而降福似只可美顯相之肅雝而祭主受所必歸之祖考在天之佑所以先儒以為文王武王之錫而諸侯助成之其義為更完矣至助祭錫福諸侯不可為無功然當洛邑初成之年與祭之諸侯大抵皆與前王定天下者也則戎功為念其開國底定之舊意似宏博耳故附羣儒之說以俟考焉至末章即於廟中歎美前王以感發諸侯疏義與集傳本一說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絶句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集傳】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輔氏廣曰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朱氏公遷曰詩意首尾主岐山言之故知爲祀大王之詩也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廖氏剛曰大王有胥宇築室之勤左右經理之功故曰荒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王氏志長曰文王康之孟子所謂治岐之政備之矣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徐氏鳳彩曰，王業艱難根本之地，不可忘也。

【集說】輔氏廣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故曰天作。大王始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則子孫固宜世世保之而不失也。○段氏昌武曰，劉氏曰，其於作之同自乎天，其終保之亦繫乎人。○朱氏公遷曰，天作岐山，可爲興王之地，大王承天而創業，文王繼世而成功，治險爲夷如此，其難可不世世保守之乎。

【總論】黃氏櫄曰，遷岐之役，詩人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以爲岐可興周，而天因使大王之都岐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大王遷岐，從之者如歸市，文王徽柔懿恭，以保民不遑暇食，以和民，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成王以爲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纘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孫保之，歸其功於前人，勉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

【附錄】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穎達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時祭所及，惟親廟與大祖，成王時祭，當自大王以下，上及后稷人而已。古先公者，唯后后稷，經之所陳，唯有先王之事，而序幷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祀而作此歌，近舉其迹所起，其辭不及后稷，序以祭則兼祭后稷，故幷言及之。○賈氏公彥曰，天作詩是祫之祭，祀在后稷廟中。○蘇氏轍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李氏樗曰，天保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乃四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天保之詩，先言公而後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先言王者，蓋王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郝氏敬曰，朱子但謂祀大王，不兼文王，以其開遺王季也。然詩幷頌二王，安得獨爲祀大王乎。既祀大王文王，又安得遺后稷與王季乎。序說是也。

【案】天作之詩，序以爲祀先王先公，孔穎達曰，謂四時之祭也。詩之所陳，只有大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幷及之。朱子只以爲祭大王詩，而不及文王者，意以幷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與祭其閒，非所安也。揆之於理，固爲甚正，然詩中有大王與文王，則亦難斷其爲不祭文王矣。凡舍時祫之外，惟有大祫，以此詩擬之，亦非其倫。今觀經文，詞歸重大王文王者，始以大王遷岐，爲王業之基，文王治岐，爲王業之盛，光前裕後，二君

爲夫旣以天作名篇播諸聲樂美有專屬無取偏擧祖烈耳詩意或然也況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而且稽泰漢以上簡篇殘缺無文可證則序說猶爲近古故姑存之

天作一章七句

【集說】嚴氏粲曰成功告神之頌當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慰祖宗之心也○朱氏傳曰天作祭大王之詩又兼言文王大武祭武王而益言文王蓋祭父而幷及其子者所以表其有後也祭子而及其父者所以表其有自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集傳】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問昊天有成命詩成王不敢康詩傳皆斷以爲成王誦某問下武言成王之孚如何朱子曰這箇且只得做武王說○劉氏瑾曰朱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辨先儒之誤而謂非王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之誤而以爲謚名固各有當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何氏楷曰寬說文云寬也密當依新書作謐說文云靜語也一曰無聲也禮仲尼燕居篇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今案密通爲謐乃無聲之義於歎辭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張氏彩曰成王之緝熙與文祖亦當有間成王之緝熙乃是常自提醒書所謂祇勤于德夙夜不怠顧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者是已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矣○嚴氏一之曰朱文公不取公將世論以序序之非而獨表章國語說斷其無可疑今觀共命定命之語意與洛誥合其爲頌成王審矣何必委曲謂文武成此王業乎

【附錄】輔氏廣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安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聯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者無間斷也能夙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虧缺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朱氏善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續光明之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曰所以能安靖天下而保與所受之命者是成王之賜也

【案】許氏廣彩曰成命謂不易之命也周家天命所歸歷千有餘年而不易故曰成命文武受命與天下更始成王基命與天下休息所以終文武之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集傳】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如何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

【附錄】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鄭氏康成曰。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成此王功。不敢自安。早夜始順天命。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孔氏穎達曰。詩郊祀天地之樂歌也。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寵命。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之事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為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此二祭而作。故具言之。○此詩作在成王之初。不得稱成之謚。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韋昭云。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是時人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杜氏佑曰。周制。禋祀畢獻之後。天子舞六代之樂。若獻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也。古制。天子親在舞位。○蘇氏轍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案】昊天有成命詩。自古序以至漢唐諸儒。皆以為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為王。常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諸儒乃追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亦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為祭成王之詩。蓋休經為解。辭無紆曲。當為正說矣。然後儒尊之者固衆。而習議以申序說者亦不少。其意謂周公制禮作樂。頌之用於郊廟為大。孔子刪詩推明得所。既以頌為周公所作。不應有康昭以後之詩。若康昭之詩。式於我將時邁及思文大武之前。以詩得所且禮祀大典。文公何得無詩。一疑也。國語叔向引詩。朱子作成工誦解。亦可。然國語載穆叔聘晉。樂及鹿鳴而後拜。晉侯使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故不敢拜。呂叔玉云。樊遏執競也。朱子取呂說。載於集傳。若從國語叔向之言。以昊天享為康王之誥。則國語穆叔之對。執競為天子饗元侯所用。又不可為昭王以後詩矣。二疑也。然世自宋識朱子虛公之心。周頌首集傳。以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則即鄭箋據周禮以詮詩之說也。又云。亦或有成王以後之詩。夫據經文以解詩。而猶曰或曰疑者。朱子何嘗蔑視古昔哉。宋黃震曰。古注晦菴凡二說。在學者詳之是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由之。

【集傳】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更難。若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佑。到伊嘏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佑助之右。○劉氏瑾曰。古人以右為尊。如云位在其右。尤出其右。故右有尊義。○朱氏公遷曰。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之樂歌。○廖氏剛曰明堂王者之堂也方其朝覲則以會諸侯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而立是也方其祭祀則以享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王者方以人道交感物之帝則雖即人所居而享之可也況祖考之親者乎○范氏處義曰明堂之制始於黃帝之合宮有虞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以為聽政之所耳祀文王於此則周公為之也 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張子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劉氏瑾曰天比文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天之饗而以其字言之○王氏志長曰禦彭山李氏云明禮羊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文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共柴饗者獻牛以共祀理或然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謂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饗五帝於明堂也○明堂之祀凡監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但迎氣於郊已有祭祀其盛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則迎氣之還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羊維牛祭之大禮是大饗也○呂氏祖謙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古雅反 文王既右饗叶虛良反之

集傳 儀式刑皆法也嚴氏粲曰累言之者訓法之不已也嘏錫福也孔氏穎達曰特牲少牢皆載祀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輔氏廣曰亦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意○劉氏瑾曰文王比天而為親以親望之故知文王之必饗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集說 朱氏公遷曰儀式刑者取法於文王不一而足也曰靖四方者安靖四方之志無日而或忘也此不特以右饗期之而且先以錫福望之矣是則親之甚也故用既字對上文其字以見事天事親之別○朱氏善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敢必於天而實可必於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於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饗我乎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集傳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饗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鄭氏康成曰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朱子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附錄 李氏樗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畏天之威則儀式刑文王者益不敢安靖四方者益久此其所以能保天與文王降饗之意也○姚氏舜牧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心也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則存文王之心矣存文王之心則可常保上帝之饗

之心。此是頌者之本旨。

【附錄】范氏處義曰：既以文王配，故其所告之辭惟文王之是賴，已則加畏敬焉，既以推尊文王，亦以自勉。非周公不能為此詩也。

我將。一章十句。

【集傳】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郝氏敬曰：郊天報始，享帝報成。郊祀后稷，始於祖之義；明堂配文王，成於父之義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與圓同）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曹氏粹中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埽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

為器，非類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嚴氏粲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寫曲盡矣。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存疑】朱子語類問：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后稷先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之耶？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德之祖配之。○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何氏楷曰：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一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於一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

者帝出震而齊乎物嚮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即
位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
而祀於明堂
此義但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傳〕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蔡氏沈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然同謂○劉氏瑾曰胡氏曰望祭設於巡守之方其山川以鮮之而植其於中周禮所謂分祀以[illegible]所謂四望茅蕝以表位是也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孔氏穎達曰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周公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劉氏瑾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亦因而皆用之歟

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集說〕嚴氏粲曰有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以周繼夏商也○劉氏瑾曰胡氏[illegible]曰[illegible]八曰子之者親而愛之○劉氏瑾曰所謂不敢必者亦以其子言之蓋初為疑辭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決辭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天子封建諸侯以為邦國令之為王者守土天子以時行行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柴望之事也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不制一國各從其令[illegible]而王者無帷端拱深居高[illegible]日[illegible]見[illegible]不違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隱或有[illegible]以[illegible]命[illegible]不

其間而使遠邇細民受杜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廖氏剛曰謂之邁者言其行之遠而不違也時則春而東夏而南秋而西冬而北不流以已弛其不數以擾民上以順天之道下以從人之欲而為周行[illegible]大道也夫能體斯道以有為於天下得[illegible]宗天所[illegible]以其足以繼天故也○呂氏祖謙曰人莫[illegible]王[illegible]也天之[illegible]王天下者也時巡其邦二人節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天其子之可知矣○劉氏瑾曰此句總[illegible]守之中以發[illegible]也○朱氏公遷曰巡守之禮所以[illegible]神人而[illegible]天[illegible]之職也是以有望於天之子我以時[illegible]事天之[illegible]不敢必者畏天之至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傳〕右尊序次 黃氏一正曰右者尊於諸侯之上序者次於帝王之統明其實為天所子也○陳氏際泰曰周當天命初受於唐虞夏商之統五帝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其尊之也蓋以序焉 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使我薄言震之 嚴氏粲曰薄言震之言不專尚威嚴也○徐氏[illegible] 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 曹氏粹中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illegible]自[illegible]故巡守所至[illegible]皆祭之 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咸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為天下君矣 李氏樗曰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

[集疏]孔氏穎達曰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是謂不但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也武王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巡守之行得有動威之意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允王維后總上事而歎之云信哉武王之德宜爲君也○廖氏剛曰王者所爲與天合德威攷所加靖故不震動讋息效順而同歸者無巡守之時有所謂則地然周君流君討之則是以言也河之瀆喬於地嶽之峻極於大其神爲難懷柔而言及之則山川莫不寧可知是信能成天使之倫序之意也○嚴氏粲曰初得天下而人神受職此非人之所能爲也天實右序之也○劉氏瑾曰此一節言巡守而然告百神之事也○何氏楷曰蔡汝楠云諸侯所懷也而曰懷柔懷柔者仁義之盡也百神所欽也而曰懷柔和敬所生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集傳]戢聚。櫜韜。孔氏穎達曰櫜弓衣一名韜故納弓於衣謂韜弓。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李氏樗曰孟子曰巡守之事入其疆而處讓行制言不順不敬有黜地削爵之罰有功德於民者有加地進律之賞凡此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所謂式序在位也○袁氏燮曰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李氏樗曰武王以天下以武德以施中國則可以保天下也○李氏本曰收武事而修文德保天命之本也故曰允王保之

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附錄]吳氏康成曰王巡守而天下服是不必用兵又允震疊之效也○廖氏剛曰天則右序而則懷柔君則明昭而則式序夫然則安所用於兵哉數不折人以與之共保億萬斯年而已○輔氏廣曰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劉氏瑾曰此一節則言巡守朝會黜陟之事也○鄒氏泉曰式序在位是以政而肅天下君道也載戢四句是以教而化天下師道也賞罰者天子之大權教化者天下之大務而能兼舉之則上天作之君師之意以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而昊天之子我爲有常矣

[總論]朱氏善曰實右序有周所以見天眷之隆也故使之治人而人無不治使之事神而神無不懷益有以見其盛治道之可信明昭有周所以見王道之人也惟王道之大故慶讓黜陟而刑賞行偃武修文而好尚定益有以見其保天命之可信

時邁一章十五句。

[集注]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

公所作也。陳氏鵬飛曰武王既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殷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鄭氏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鎛及鐘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嚴氏粲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

〔集說〕廖氏剛曰皆巡守之詩或言時邁或言般者邁遠行也蓋予所謂遊也般樂也蓋予所謂豫也一遊一豫此周之先王所以為諸侯也時邁而告至之詩也故言柴望以皇天后土為主般而祭之詩也故言四岳河海以名山大川為主亦互相備也○黃氏櫄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經營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者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故後世讀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昭加家君臨百工又命於周以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念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集傳〕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何氏楷曰執競以德言丹書曰敬勝怠義勝欲執守此心如執持而不失者然。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何氏楷曰無競維烈以興王之功業言烈本火猛之義功之光且盛者亦以烈名之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集說〕李氏樗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位乎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暫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其曰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輔氏廣曰武王能持自強之心而不息故天下莫能強於功烈之盛也蓋內外之特也○黃氏佐曰成之不顯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夙夜基命宥密夙夜敬止等是康之不顯如眇眇予末小子其從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等皆是人皆曰守成之主德不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有不顯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附錄〕毛氏萇曰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康成曰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孔氏穎達曰釋詁文曰康安

故云成大功而安之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而考之蘇氏轍曰武王持其強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也以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下之所君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

集傳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錢氏天錫曰武王克商而有明洞明於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必到故曰斤斤

集說 朱氏公遷曰此則指其不顯之實也纖明以照四方如此於先王何恨乎功德足祀配則祭祀所以配矣 ○ 姚氏舜牧曰德只是剛強明武王持此自強之心成大功烈天下莫與爲競成康繼世而亦持此心使不爲物欲所蔽而可以昭照四方故既稱不顯成康而又稱其斤斤其明

附錄 蘇氏轍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功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

鍾鼓喤喤（華彭反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

集傳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 孔氏穎達曰喤喤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聲相和共相集也 樂合集也 穰穰多也 孔氏穎達曰釋訓云穰穰福也某氏引此詩明穰穰是福豐之貌也 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鍾鼓之樂其聲和樂喤喤然奏磬筦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集傳 簡簡大也 李氏巡曰簡簡降福之大也 反反謹重也 孔氏穎達曰傳以反反爲難者謂順理而習自重難也 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 孔氏穎達曰祭末旅酬下及群臣故有醉飽之義作既醉所以大酬酒與德是也此則祭之末節人多倦而怠禮或失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 ○ 李氏樗曰既醉既飽言祭終而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而來也 ○ 朱氏公遷曰神格於而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受福之本故以受福之路又無窮也

附錄 鄭氏泉曰全詩上二節是頌二后功德之盛下二節言今日奉祭受福之隆

執競一章十四句

集傳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朱氏公遷曰祭二王觀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

辨說 歐陽氏脩曰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是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就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氏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

爲成安祖考之道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達然觀諸詩亦有窒礙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爲基命也今曰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謂曰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業之所言不是周之成王矣○鄭氏敬曰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以後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是篇所謂遏即詔夏者也體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肴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末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矣即有新聲當可以配九夏者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王大誥言寧王云爾凡詩書言武成康寧多頌武王而王誦王釗率祖考以爲謚耳豈凡言成康者即爲二王乎

〔集說〕朱子初注執競詩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則亦毛是之說也後從歐陽修之說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爲繁遏韋昭以遏爲韶夏而朱子不斥其非仍采其說蓋以傳之自古無以證其必不然故附舊說以資博覽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遍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集傳〕賦也思語詞文言有文德也范氏處義曰古人以文爲德之符如書稱堯曰欽明文思稱舜曰濬哲文明也○鄭氏衆曰思文裁成輔相開物成務立經天緯地之文也汶立

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劉氏瑾曰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爲五穀長注大麥今穬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率循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眞可配天劉氏瑾曰謂之克配如文王之克明德也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段氏昌武曰詩言來牟者一[illegible]麥者九穀成熟之先一歲[illegible]給之又正闕之之大成養民者以此爲首也○嚴氏粲詩曰[illegible]于曰夏至明麥熟穀之如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陳氏鵬飛曰率使民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李氏公凱曰富而後教此所以稱天地不及之功而其能與天一致或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集說〕李氏樗曰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爲洪水之害民苦於墊溺猶未暇爲至后稷敎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不居神農詩人推美之以爲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以嘉種者也○后稷敎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敎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敎在寬則敎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民無常資因無常心故僻邪侈無不爲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廩充而知禁府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敎民以稼穡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敎民稼穡此其所以陳常于時夏也○范氏處義曰周公論后稷之養民特以於[illegible]二物名種於稼穡之後執於保持之稍[illegible]民之[illegible]最急

於此。是以理入重之。曰此出於天命也。○劉氏彝曰民生既植則民行可興故盡中國之地皆得以施其教也養民者稷之功得以教民者亦稷之功其與天生成稷育之德宜可配矣德足以配天則祭以配天誰曰不宜

【附錄】孔氏穎達曰極中也○孔氏穎達曰皆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范氏處義曰后稷之德在於天下者以敎民稼穡爲之本也月堯舜之相授受所謂允執其中者即此也之所陳謂之常道者是也是中也人性之所固有故以爾極所謂常性是也賴后稷教民稼穡使人無艱食然後能以於爾極而常道可行也故執中於上者堯舜也使於民立於中以養其常性者后稷之德也○嚴氏粲曰中者民心所自有特因后稷有以養之而勿喪其民之中即后稷之中故曰莫匪爾極所謂爾極猶所詠商頌若衛所謂汝極天保所謂爾德若盤所謂惟爾之中其是也。

【集說】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與尚書烝民乃粒義同案朱子集傳從之當矣毛傳極訓中孔疏以爲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有立衆民也後儒多有主是說者蓋謂立我烝民立當如字時烝民阻飢敎化不得施無以立人之道后稷播種民人率育而陳常時夏是立我烝民皆后稷之功也義亦可通

【總論】孔氏穎達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制禮推后稷以配天祭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爲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李氏樗曰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欲以尊稷也

思文一章八句

【集傳】國語說見時邁篇。孔氏穎達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祀故言后稷配天所經文有異故爲序不同也○張氏所望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其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詠其德故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

【集傳】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詞。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輔氏廣曰所謂釐爾成者是始受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錢氏天錫曰成法具在而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經營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爲具文也

輯說 輔氏廣曰總敕群臣百官使各敬其農家之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群臣百官或有所不知故使之來咨來度也○徐氏鳳彩曰戒農官而統飭臣工者國之重務在農比下皆有專責也修稼政備稼器因地利順天時皆成法也我周自有邰業其法講求最久王固有以賜爾臣工矣成法雖定而土宜歲時不齊當各如而後行此所謂敬也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持耻反乃錢子淺反又音箋鎛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集傳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輔氏廣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爲農官之副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朱氏謀㙔曰稱新畬者田野之日闢也於皇歎美之辭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鎛田器也釋名云鎛鋤類也鎛迫地去草世本云垂作鎛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鎛當是一器釋名云銍穫禾鐵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銍一鎌一銚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錢氏天錫曰錢以起土用於耕鎛以去草用於耘銍以穫禾用於斂以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王氏安石曰治其準於前則收其功於後不可不勉也○李氏樗曰惟能具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功也

輯說 蔡氏感義曰來牟當夏而熟莫春將熟之時故因言莫春而思來年亦以莫春民閒舊穀已盡新穀未畝所賴來牟以補民閒之闕故尤爲可貴也○輔氏廣曰維莫之春亦又何求戒之使及時而專務農事也如何新畬言所治之新畬今如何也爲此則費工多故舉新以該舊也命甸徒具農器者皆人事也奄觀銍艾者猶大命也

輯說 輔氏廣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有詩以戒敕之者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重其事也○胡氏紹曾曰先王深知生民之仁起於穀粟故農事當首天下之政周官一書三致意焉或以巡稼穡或以飭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稑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恤聽其法式行其秋斂又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賦如興鋤或賞或罰或興或廢及其朝巡慶則始於土地之闢罰則始於田野之荒故當時風之七月臣戒其君頌之臣工臣戒其臣要不外此也

附錄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其[illegible]令及時勸農天

于官敬諸侯不敕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遺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月令說天子耕籍之禮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諸侯耕籍勸農引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閒常見勸農之事故敕之也○李氏樗曰保介者在車之右則之貫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農官以爲言也○朱子曰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以爲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然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其義亦在夏正爲建辰之月在周正爲建寅之月然先儒謂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盡農事不可緩也○馮氏復京曰保介即戎右高誘注云副也朱子增成其義以農官之副然未見所然○郝氏敬曰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爲先故於來朝助祭歸而申飭于京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於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爲頌

[附錄]序義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也朱子初亦從序後改爲戒農官之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之儒者以爲戒農官當列於雅何次於頌今既次於頌則序說不可偏廢矣其論亦近理也若夫詮解經文總屬重農之意箋疏集傳原未兩岐耳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集傳]賦也噫嘻亦歎辭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鄭氏康成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閒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二里少半里也○孔氏穎達曰計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步以百自乘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何氏楷曰三百步爲一里耦二人竝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辭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

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竝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胡氏一桂曰十千維耦若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陳氏淳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陳氏傅曰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洪氏益曰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以爲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蘇氏曰民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勸交相忠愛如此。

[集說] 朱氏善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又復遵其法而申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附錄] 徐氏鼎曰上章言奄觀銍艾而此章單言耕譆始也大田言雨我公田而此言爾私也下也

[序]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鄭氏康成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為此祭於上帝詩人述其事而作歌焉經陳播種耕田

之事是重穀為之祈禱戒民使勸農業故作者因其禱祭而述其農事○毛以為成是汁帝之王謂周公成王也王既已政教光明如此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官令之教民耕田終於三十里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之耕及時得農夫俱作天下太平尚能重民如此為之祈神殷勤戒救故美而歌之○毛以公田在民井之間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私田使之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及公也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為言王肅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也○蘇氏轍曰次天之所以成技王業者既昭至矣我今率是佃田之農夫令之興歲播百穀以其人發爾私竈二十里而後已所不足而民之服其耕者為人皆出於野言人事之所不得盡也是以告之天也○李氏樗曰是詩言之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故以無數所以以為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

能為也若夫百穀所成非人之所能為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嚴氏粲曰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故言率時農夫以張本也言駿發爾私不及公田為民所也

[附錄] 此為春夏祈穀於上帝之詩古序傳之歷代諸儒遵之為說是亦郊中一大禮所在也朱子初說信之而著為傳矣後以為亦戒農官之詩未審何據是以後之解經者有疑焉且於中為國中鄉遂之地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夫六十而戒勸農以及國中之鄉遂猶未及乎畿甸似乞義之推廣於天下為所該者遠矣況言私而不言公以為讓富於民意亦可有也

噫嘻一章八句

[集說] 朱氏公遷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者頌體也抑豈有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集傳]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 孔氏穎達曰以雝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澤名為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安石曰西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朱子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廱 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 孔氏穎達曰客者敵主之言先代之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李氏樗曰二王之後不絕其祀故於周為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王家也天子有事膰焉

有喪拜焉者也。黃氏佐曰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二句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杜注曰天子祭宗廟則歸之膰祀宋來弔喪則拜以謝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鄭氏康成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集說] 曹氏粹中曰鷺之爲物羽毛潔白而容止舒閑其聲則修潔之君子也振者矜持修飾之意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則有潔白之德而能文之以禮者也○朱氏公遷曰親之曰我尊之曰客愛敬兼至以其先代之後也而德容如此則又有可愛敬之實也

在彼無惡，烏路反 在此無斁。叶丁故反 庶幾夙夜，叶羊茹反 以永終譽。

[集傳]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曹氏粹中曰國人安其豈弟也 在此無斁之者。鄭氏康成曰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 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蔡氏沈曰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 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集說] 李氏樗曰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周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懈然後德譽不已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朱氏公遷曰無惡之者言皆愛之也無斁之者言皆敬之也庶幾者望之之詞也既有若此之令名又願其德之常然而長保此令名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二王之後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言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容王之美光榮王室所以特歌頌之○曹氏粹中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廢耳

振鷺一章八句。

[集說] 朱子語類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 亦有高廩。力錦反 萬億及秭。咨履反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集傳] 賦也。稌稻也。鄭氏康成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 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illegible]

宜燥其穀宜黍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辭。數色主反下同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

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黃氏佐曰田祖神農也郊特牲之先嗇是也先農后稷也郊特牲之司嗇是也方社則甫田以社以方是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集說】序豐年秋冬報也。○蘇氏轍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豐年蓋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曹氏居貞曰以洽百禮非特以祭祀而已而[illegible]

賓客皆在其中矣。○朱氏公遷曰天地山川鬼神不一祭祀之禮亦不一隨處而得豐年之用則皆隨事而受豐年之福所以降福甚徧者此非田祖方社之所致也○朱氏善曰收入之多而祭祀之無不備祭禮之備而福祿之無不徧此方社之賜也而亦田祖先農之力也秋而報焉則方祖之謂也冬而報焉則蜡祭百神之謂也以其同謂之報祭故同歌是詩也。

【總論】謝氏枋得曰百禮知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年豐矣。

【附錄】鄭氏康成曰報者謂嘗也烝也。○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穫黍稻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而不言所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斷於父祖以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功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王氏安石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曹氏粹中曰秋冬大享於明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illegible]下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陳氏鵬[illegible]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illegible]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胡氏一桂曰案嚴氏謂此年穀始登而為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劉氏瑾曰序以豐年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歟是為春物良[illegible]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以不於彼[illegible]辭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illegible]其說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嚴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案】豐年序以為秋冬報也箋以秋冬報為嘗烝王安石以[illegible]令屬天地之功故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禮辭道引豐

年詩以證禮明秋報者[illegible]之於明堂也呂祖謙謂以所為郊則亦秋大祭明堂[illegible]知不用豐年之詩以為報歟曹粹中謂秋冬大享及祭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同歌是詩漢儒[illegible]之說大約如是其傳定為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無詳觀此詩言黍稌之多合[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得為此酒醴以祭祀考洽百禮[illegible]無缺而下[illegible]備皆上帝之賜故曰降福孔皆也考祀典秋冬大報自天地以至方祀靡不舉祀由有[illegible]是詩[illegible]為報祭之樂章故序不明所祭為何神也朱子從序說為[illegible]大指相符特未舉其全耳至箋以秋冬為[illegible]祀則以為說孔穎達曲從其說[illegible]亦可通也

豐年一章七句。

【[illegible]】孔氏穎達曰作豐年詩者大有年也大有物豐訓為大故以豐年大有之年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

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公羊以為大豐年是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康成曰：樂官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孔氏穎達曰：春官序於瞽矇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瞭，目明者也。其職云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注云：太師當縣則為之，相謂扶工。是主相贊矣。設瞽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鄭氏康成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穎達曰：合諸樂器於祖廟奏之，合聽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首言合諸樂器奏之事。○又說周之樂器既備，乃奏於合諸異代樂也。○嚴氏粲曰：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朱子曰：頌通言先祖。

兩句總序其事也。

集說 輔氏廣曰：瞽言作樂之人也，庭言作樂之處也。○朱氏善曰：重言有瞽，見其非一人。○姚氏舜牧曰：樂先審音，故先舉其人。

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尺叔反）圉。（魚女反）既備乃奏，（叶音祖）簫管備舉。（以上叶語字）

業、虡、崇牙，見靈臺。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孔氏穎達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為縣。業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縣鼓，謂之崇牙。五采之羽，以為飾也。又畫繒為翣，載以璧，垂於栒之角，周禮所謂夏后氏之龍簨虡、

殷之崇牙，周之璧翣，以見飾之彌多也。○胡氏一桂曰：曹氏曰：蓋橫木為簨，飾以鱗屬；植木為虡，飾以贏屬。又加大板於上，形捷業然，此夏后氏制也。商於龍簨上刻畫為重牙，以縣垂紘，所謂崇牙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所謂植羽也。應，小鞞。田，大鼓也。孔氏穎達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鞞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鼖既是大，田宜為大，故曰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棟，（音引）小鼓也。孔氏穎達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棟。注云棟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棟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棟，是應鞞之屬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鄭氏康成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虡也。○孔氏穎達曰：以周法鼓始在縣，故云縣鼓，解此詩特言縣之意也。名大射禮其樂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器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縣鼓也。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陳氏暘曰：鞉所以兆奏鼓。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音動）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以止樂者也。（朱氏公遷曰：擽音歷，楷也。）○毛氏萇曰：柷，木椌也。圉，楬也。○孔氏穎達曰：柷木椌，圉楬，皆樂記文。樂記有控揭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言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也。

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木名爲籈。○章氏俊卿曰：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以聲之所出，以虛爲本，虛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故敔爲伏虎之形，則實而已。簫，編小竹管爲之。孔氏穎達曰：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管，如篴。朱氏公遷曰：即笛字。併兩而吹之者也。孔氏穎達曰：謂並吹兩管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

集説 朱氏公遷曰：此皆堂下之樂也。鼓以主乎衆音，磬以收乎衆音，柷以起樂，圉以止樂。既皆言之，而又曰備乃奏，又至於簫管之細亦備舉焉，則餘不言者在其中矣。○何氏楷曰：但述樂器之名而已，其或言奏，或言舉，互相備也。

喤喤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集傳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曹氏粹中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斁也。○朱子曰：成，樂之一終也。○蔡氏沈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亦以是爲盛耳。謝氏枋得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將何以崇明王也。

集説 孔氏穎達曰：作之喤喤然和集諸聲，皆諧和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徐氏常吉曰：肅雝二字，詩傳未詳其義。樂記引此詩而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乃知肅即皦如義，雝即純如義也。

附錄 朱氏公遷曰：作樂有其人，樂作備其器，故聲音極其和，而神人無不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集説 王氏志長曰：樂聲歌始備，薦之於祖，以告成功，并祭祀之時所奏，故篇中詳序樂工之位。樂器之設，既備乃奏，至厥成而終焉。蓋凡樂初成，必爲之祖考，而後詣之樂宮，登之郊廟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叶于軌反，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猗與，歎辭。潛，槮素感反也。孔氏穎達曰：釋器云：槮謂之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涔、潛，古今字。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王氏安石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范氏處義曰：魚喜潛，故取者必求之深。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鄭氏康成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孔氏穎達曰：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冬月既寒

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陸氏佃曰鮪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何氏楷曰夏小正則以二月祭鮪戴德傳云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此其樂歌也。

集說 李氏樗曰漆沮之水有魚之多如此則以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獨魚之多耶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助之多福也○范氏處義曰鱣鮪之大者鱨之長鰋形似偃鯉之形儵舉其類之多皆可用以薦享者亦形容萬物為多之意也以是備物以享祀則神助我以大福所以報也○徐氏常吉曰享祀是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沈氏守正曰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原廟為新之意

總論 彭氏執中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為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方氏苞曰王者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選薦人道也

潛一章六句

集說 黃氏櫄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

有來雝雝，(雝與公叶篇內同) 至止肅肅。相(息亮反) 維辟(音璧) 公，天子穆穆。

集傳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孔氏穎達曰雝雝和貌肅肅敬貌皆見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對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 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邢氏昺曰曲禮云天子穆穆爾雅釋詁云穆穆美也是天子之容貌穆穆然美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輔氏廣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有怠緩不敬事之意○劉氏瑾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 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集說 劉氏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王氏肅曰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主○孔氏穎達曰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各得其宜。

於(音烏) 薦廣牡，相(同上) 予肆祀。(叶養里反) 假(古雅反) 哉皇考，(叶音口) 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集傳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王氏安石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 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朱氏公遷曰對辟公言則曰天子對皇考言則曰孝子語意各有所主故不同○ 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

之心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又指言助祭之事。天子薦進大牡之牲，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懽心，由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也。○蘇氏轍曰：其助者皆諸侯，其薦者天子也。助於其薦大牡也，皆助其饌。言得天下之懽心也。

【案】宗廟之祭，牛者為尊，故薦大牡者歸於天子以對雝考，而贊助之者諸侯。顯載於周禮，詳於禮器及祭義甚備。鄭康成、孔穎達諸皆據之以詮詩，而集傳作助祭之諸侯薦之，未審所本。所以後儒多從箋疏，蓋其義為長云。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

【集傳】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呂氏柟曰：宣以其行言，無事之不當；哲以其智言，無理之不明。人之道，知而行之耳。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黃氏佐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此天以安民為心也。故人安則天安矣。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李氏樗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之，曰文王昌；若稱惟爾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集說】曹氏粹中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輔氏廣曰：言文王之德安於人而格於天，所以能昌盛於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該者甚眾，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畀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綏我眉壽，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音又 烈考，叶音口 亦右文母。叶滿彼反

【集傳】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撵音拜以享右祭祀。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何氏楷曰：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非文王無足以當之。烈考既為文王，則詩中言孝子者乃武王自稱。是則皇考烈考俱為一人矣。○徐氏鳳彩曰：皇考德至矣，而崇其功，故曰烈；文母尊等矣，而配其德，故曰文。○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集說】李氏本曰：綏眉壽、介繁祉，此正昌後之實也。此承上章言所以能饗親之意。○黃氏佐曰：綏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就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有已然意。蓋武王末受命也。謂之右者，祀以天子后妃之禮之云也。

【總論】鄭氏泉曰：此詩見文王啓佑之仁，武王對揚之孝。○徐氏常吉曰：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故言諸侯

詳。蓋得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乃天子之孝也。

序。雝禘大祖也。○鄭氏康成曰。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孔氏穎達曰。周公成王禘文王之事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引言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厥恭一也。○王氏安石曰。皇考。武王也。烈考謂文王也。○呂氏祖謙曰。禘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雖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所爲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亦本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案序。雝禘大祖也。箋疏以為成王禘祭文王之詩。大祖即文王也。詩內烈考。毛萇謂武王。皇考。鄭康成謂文王。王安石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俱於禘無異辭也。呂祖謙以周之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故作此樂歌以告大祖。是與后稷時有所告之即。於禘祭旁達而無窒礙矣。至朱子以禘所自出則繼饗與后稷之意。以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恐屬序誤。故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指一人。其義更為得解。而武王之祭文王。劉向嘗言之矣。若後之儒者更合呂祖謙之說而斷之。則於經可通

也夫

雝一章十六句。

附錄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鄭氏康成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雝。○陳氏暘曰。大祭祀。告利成之後。徹必歌雝。古之祭祀有樂以迎來。必有樂以徹食。論語亦曰以雍徹。未了以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夫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然則此詩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載見賢遍反下同辟音璧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於良反。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

集傳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輔氏廣曰。德禮刑政皆是也。交龍曰旂。陽。明也。毛氏萇曰。言有文章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爾雅釋天。有鈴曰旂。○鄭氏樸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孔氏穎達曰。和亦鈴也。○何氏楷曰。和亦鈴也。而云和鈴者。車中之鈴有二。在軾者名和。或在衡或在鑣者皆名鑾。言和鈴。所以別於鑾鈴也。干寶云。和鑾皆以金為鈴。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央央有鶬。皆聲和也。黃氏一正曰。鞗革有鶬。鶬音鏘。搖小金環也。○何氏楷曰。鶬亦作鏘。說文通作瑲。玉聲也。鞗革有瑲者。金厄所飾。亦如玉之鳴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於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集說】蔣氏悌生曰：言諸侯朝覲而稟王法，備其車服之美，助祭而獻先王，斯可盡繼述之心。今其來觀者，皆曰：我將見於王而稟受法度也。觀其龍旂，則陽陽然而光耀；聽其和鈴，則央央然而和鳴；而鞗革之垂，又有鶬鶬而相應。豈惟其車服之美若是哉？蓋由其能稟法度，故人見其儀文之美，自有光輝耳。○鄒氏泉曰：此就其來祭之先言之。獻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凡典禮法度皆是。但中間因革損益，或有不同，故來朝時稟而行之，以為循守之規耳。蓋其車服有重王事、昭君賜之意。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

【集傳】昭考，武王也。廟制：大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朱子曰：大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南向。羣廟之列，左為昭而右為穆也。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昭穆之分，是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劉氏瑾曰：后稷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集說】蔣氏悌生曰：載見而諸侯事君之禮備矣，率見而孝子事親之心至矣。○朱氏善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徐氏光啓曰：能左右之曰以。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為一人之孝享也。○何氏楷曰：孝者，孝思，所以盡志也；享者，獻享，所以盡物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侯五反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果五反

【集傳】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綏以多福，即介眉壽而保多祜者是已。緝熙于純嘏，則明融高朗，又以漸進，而氣象尤為極盛矣。意謂祭祀而得長有其福，是皆諸侯所錫之福，使我因此福而馴致乎大福也。

【案】朱氏公遷曰：古祀事之行，非徒以合人心之正，所以一人心之敬也。是則一代之典章寓焉。諸侯因朝覲而求遵守之規式者，因從祭而示忠敬之意，此詩意也。

【附錄】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氏萇曰：載，始也。○鄭氏康成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孔氏穎達曰：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

歐陽氏經皆為見廟而言故舉見廟以總之序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耳武王立廟久矣諸侯往前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成王於此親為祭主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四時之祭禘祭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于於武王故也○百辟助祭得神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光明于大嘏也大了受福曰大嘏綏以多福是神安辟公非謂安孝子也禮運大嘏是天予之福之事也不可謂諸侯○朱子曰諸侯始來見王衆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所言之福以各福綏諸侯使之錫嘏于純嘏蓋均福於諸侯之顯○亦以德以文德之間而文多福

【案】戒見之時序謂始見乎武王之廟也其因執有始義始訓為始朱子以載亦作語辭故以見廟為恐未必外然後需終未敢以毛訓為不然而多從之者何然思以成王新即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篤孝享一以顯著定之大烈彌光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諸武王一廟而作此歌耳文末言箋疏以為天子諸侯均受多福今集傳以為多福續於成王義亦稍別然頌之朱子初解原從序說而序辨於毛諸亦無虛辭故並存之

載見一章十四句

【集說】何氏楷曰大戴下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東觀此及清廟雍詩可見○胡氏紹曾曰諸侯之來不[illegible]朝而詩之作則為助祭如事畢之後廟名之禮成於中此例甚多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illegible]）有萋有且（[illegible]）敦（[illegible]）琢其旅

【傳】賦也客微子也（曹氏粹中曰封於微而爵為子微蓋商圻內國名）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孔氏穎達曰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殷大之也○范氏處義曰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故謂之有客也）亦語辭也（蘇氏轍曰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蔡氏卞曰修其禮物以備一代之法也○何氏楷曰明堂位殷人白馬黑首此亦修先王之禮物中之一也）萋且未詳（[illegible]曰敬慎貌孔氏穎達曰萋且在白馬之下則是設其威儀敬慎之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穎達曰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此微子明知其所往故選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予來見祖廟之詩○孔氏穎達曰微子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與上有瞽振鷺或一時事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集說】[illegible]曰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自能嚴其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既如此又敦琢其行從旅選擇從者如殷琢玉然是選[illegible]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illegible]）以縶其馬

同

集傳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黃氏佐曰有客宿宿二句只於安信宿之意言授之縶蓋欲其行之不果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集傳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 徐氏常吉曰說言以見愛之至非所已去而復追之也 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 詩氏應旂曰左右是借此二字以形容留之無方如百爾所思之意 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曹氏粹中曰威等威也 夷易也大也 王氏安石曰有淫威則所享盛福知故降福孔夷也 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以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其易有德故易福

總論 孔氏穎達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朱氏公遷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況實足以見周家之厚

有客一章十二句

集說 李氏樗曰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縶追之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何氏楷曰詩雖頌客而告於廟故皆為頌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集傳 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 孔氏穎達曰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李氏樗曰周禮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 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 鄭氏康成曰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孔氏穎達曰謂遏止其時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 以致定其功也 呂氏祖謙曰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彊也所以能致此禁而得為彊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而受之以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嚴氏粲曰文王有聖德以開其後人之基緒然殷虐未除武王伐紂以止殺

然後致定其功所以繼于武王之功則非武王之武能以成文王之文也○朱氏善曰於勝殷見其義於遏劉見其仁此人功之所由定而大業之所由成也○姚氏舜牧曰一戎衣而天下定自此民免於水火之虐故知武王之用殺乃所以止殺而世稱其烈與文王等有由也

【附錄】李氏樗曰樂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而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作於止戈又大武之詩有於[illegible]設其類一也

武一章七句。

【集傳】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穎達曰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何氏楷曰笛以節舞唐賈氏謂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是也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鄭氏注以禮記明堂位朱干赤盾也玉戚玉[illegible]舞師分制也[illegible]而定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緣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張子曰大武武王沒制上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集說】鄭氏康成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孔氏穎達曰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經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何氏楷曰樂記子曰夫樂者

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云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 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 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去候反 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集傳】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曹氏粹中曰洛誥云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蓋成王常以幼沖自處故每稱之造成也。孔氏穎達曰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嬛與煢同。何氏楷曰石經作煢無所依怙之意。李氏樗曰嬛字與衰此煢獨之義同嬛者孤獨而已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何氏楷曰漢書作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朱氏公遷曰大化之本則以孝道言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李氏樗曰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季氏本曰歎其能以繼述為心雖文王已沒而不忘故曰永世克孝也

【集說】輔氏廣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心常若未成

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黃氏佐曰成王朝廟之時有紹述先王之心故其言如此小子對先王而言也遭家不造者蓋周室方新而天下之向慕猶淺商祚爰革而人心之感慨未展觀書大誥多方可見矣方言遭家不造嬛嬛在疚而遂歎及武王之孝蓋知有今日之可哀則知有皇考之可法其成家繼業之心切矣

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集傳〕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後漢書李固曰堯殂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劉氏瑾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言三公登降堂正猶此言皇祖陟降庭其言只為語已辭此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朱子曰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也○余嘗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楚辭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集說〕陳氏櫟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能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佐曰夙夜之敬即陟降之思也此正是欲法皇考之孝處○姚氏舜牧曰緝熙敬止原是文王之家傳武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曰夙夜敬止其淵源亦深矣哉

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集傳〕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毛氏萇曰序緒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李氏樗曰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思繼祖考為孝○朱氏公遷曰敬則無間斷故能思之不忘○黃氏佐曰自己有之曰業自相傳言之則曰序繼序即是就文武之業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武王所以永世克孝者以其盡孝思之誠也成王敬以承之繼文武之序而思之亦欲如武王之念文王也敬以夙夜而思不忘亦欲如武王之永世克孝也○朱氏善曰孝敬一理也自繼述而言謂之孝自存主而言謂之敬敬其身即所以孝於親孝於親未有不敬其身者也此所以能崇大化之本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劉氏瑾曰此篇及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詞意相表裏如云遭家不造率時昭考未堪家多難乃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又疑其後為嗣王朝廟通用之樂歌也

黃氏櫄曰當武王之後王業已成天命已固

［集說］而詩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雖底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大誥亦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於音烏乎音呼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集傳］賦也。訪，問。許氏愼曰汎謀曰訪○徐氏鍇曰謂廣問於人也落，始。曹氏粹中曰凡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爲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許氏謙曰庭燎傳艾盡也則此朕未有艾謂未能長久昭考之道也判，分。孔氏穎達曰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始判是判爲分之義也渙，散。孔氏穎達曰渙然是散之意故爲散也保，安。明，顯也。王氏安石曰保其身則無危亡之憂明其身則無昏衆之患○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唐氏汝諧曰訪乃在政之始非即位之始也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何氏楷曰紹庭二句與陟降庭止意同庶幾賴皇考之休。孔氏穎達曰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附錄］鄭氏康成曰成王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始即政之事也○李氏樗曰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高遠也○輔氏廣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於予悠哉朕未有艾又歎武王之道甚高而予在我有所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矣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言將使我勉強以就之猶恐其力量不足而思不能繼或至於判渙不能收合其從於我之一身也於是又歎以爲予乃幼沖小子未能任國

家之多難此第指武庚之事而言則亦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庶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胡氏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下則益蕩蕩若或見之也○陳氏櫟曰武王之道甚悠遠而難繼而武王之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之上下陟降於家庭者是即武王念文王而見其陟降於庭者也如此者豈不由於前詩之夙夜敬止繼序思不忘哉維其能敬以思繼武王念文王之心所以能紹武王於家庭也

［集說］李氏樗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故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

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賴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學有本末先後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集傳】說同上篇

【集說】蘇氏轍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劉氏瑾曰夫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可以見武王之達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其孝可謂不匱矣○姚氏舜牧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文之所以為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武之所以為武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成王之所以為成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叶新夷反命不易以豉反哉叶獎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叶津之反

【集傳】賦也顯明也何氏楷曰顏師古云言天甚明察也案大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維顯之謂也思語辭也士事也何氏楷曰案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為人品之稱者則謂其人足任事故亦以士名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杜氏預曰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孔氏穎達曰言天之臨下善惡必察承天命甚為難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劉氏元錫曰陟降厥士無大小衆寡無精粗不體也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匡氏衡曰言天之日監在者之處也不可以不敬也

【集說】李氏樗曰天之道其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大天命難諶如此為人君者無以人之高高在上去人甚遠而不知敬也俯仰之間所為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天之去人甚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苟如日監在茲之說則敬之之道豈可須臾離哉○許氏謙曰陟降厥士天無事而不在也日監在茲天無時而不在也君子所以無不敬也○徐氏鳳彩曰惟天於穆緝熙明敬命之矣尤難定無一事而天之陟降不及焉即是日監也

維予小子叶獎里反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符弗反又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集傳】將進也佛弼通鄭氏康成曰輔也○嚴氏粲曰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仔肩任也嚴氏粲曰仔肩為負荷之意故為任○此乃自為荅之之言鄭氏康成曰羣臣戒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

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何氏楷曰。德行謂德見於行者。先王已然之成跡。皆明德所流露。故曰德行也。則庶乎其可及附。

集說 輔氏廣曰。不聽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乜之事。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責於人。責於己者盡。責於人者庶。則大學明明德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凡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只是本明便昏了。〇朱氏公遷曰。聽與不聽。係於學不聽。則蔽於物而不能敬。必日新又新。緝熙不已。然後可以漸去其蔽。而馴至於光明。光明即是聰。而聰則無不敬也。但工夫至此最為難明。非羣臣輔助而示以顯德行。則光明不可至。蓋以爾昭昭。使我昭昭。乃可期於有成也。〇唐氏汝諤曰。何確齋曰。小我顯德行。猶云開陳善道。凡日用間何者為天理。而為我所當用力者。皆明白示我。以為進修之助也。

總論 朱氏善曰。敬者戒懼謹獨之事。所以誠身也。明者學問講習之事。所以明善也。羣臣以敬而進戒。欲成王之誠之也。成王以明而自勉。謂必先有以明之。而後可以誠之也。既有以致其明之之功。復有以致其誠之之力。則聖賢之事業可以馴致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集說 陳氏櫟曰。成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吾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愚其未能敬而

內為學於己。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學求進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為敬天孰大於是。〇唐氏汝諤曰。成王作事。步步確實。上章之卒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如此。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施隻反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乃旦反予又集于蓼。音了

集傳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慎。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許氏謙曰。飛蟲螫人者。〇陸氏佃曰。以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郭氏璞曰。桃雀也。俗呼為巧婦。〇陸氏佃曰。說苑曰。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性巧。故俗呼巧婦。其喙尖利如錐。取茅秀為巢。巢至精密。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故又一名韈雀。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王氏安石曰。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毖也。蓼。辛苦之物也。陸氏佃曰。蓼。赤朱菜。一名薔。〇此亦訪落之意。范氏處義曰。毖之於小。猶謀之於始也。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呂氏祖謙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

而又集於辛苦之地。徐氏鳳彩曰：蓋管蔡之後，事變方殷，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集說】蘇氏轍曰：成王始信二叔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也。○范氏處義曰：懲者，懲其既往；毖者，毖其將來。成王懲始信二叔之流言而疑周公，幾喪王室，故毖其後來之患，雖小而不敢忽也。○朱子曰：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爲桃蟲，及其拚飛，則爲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也。○輔氏廣曰：悔之極，反之至，變之深，慮之遠，求助之意，雖不言而可見矣。○許氏謙曰：莫予拚蜂，自求辛螫，在我有間，物得以乘之。肇允桃蟲，拚飛維鳥，事機不謹，變必至於大。○何氏楷曰：蜂以比二叔，桃蟲以比武庚。

【纂論】張氏耒曰：成王懲周公之事，將毖後患，使後之知人不復如前日之惑，而首之以求助，何也？蓋昔之不知周公之聖，出於無助故也。何以知其然耶？夫成王在廷之臣，聖莫如周公，而賢莫如召公。周公之爲師，召公固不說之矣。召公且不說，則在廷之臣，豈復有能辨而言之者也。此成王所以懲前日之事，出於左右無有助之者，則其懲後患而首之以求助，不亦宜乎。○鄒氏泉曰：此詩乃管蔡既誅，周公已歸之後而作。維鳥以上，詳其當患之事；以下，示其求助之意。拚蜂是輕任之禍，允桃蟲是輕信之過。此詩見成王虛心求助之意，至親之隱諱之情。

小毖一章八句

【集傳】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爲禍大。○朱氏公遷曰：閔予小子之思念文武，訪落之專法武王，敬之勉於學習以敬天，小毖懲其往事以謹患，皆有皇皇不及之意焉，蓋一時詩也。○沈氏萬鈳曰：訪落謹始也，所以處常；小毖謹後也，所以處變。

載芟載柞。側百反，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集傳】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孔氏穎達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曹氏粹中曰：除草木，是初墾闢而爲田者也。澤澤，解散也。郭氏璞曰：言土解也。○李氏樗曰：唯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

【集說】鄭氏康成曰：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嚴氏粲曰：草言新墾之田，其用力尤難，故也。○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

【集傳】耘，去苗間草也。劉氏瑾曰：朱子初解嘗從鄭箋，以耘爲除根株，蓋除草木之根株也。今此傳改爲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爲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一也。隰，爲田之處也。嚴氏粲曰：下溼曰隰。畛，田畔也。孔氏穎達曰：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耕者千耦，言趨時也。○孔氏穎達曰：千耦謂爲耦者千，是二千人爲耦也。耦與十千維

耦異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徧也○王氏安石曰千言其多也耦言竝耕也或徂隰或徂畛無曠土也○劉氏瑾曰第二節言治田也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丁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叶與以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集傳] 主家長也孔氏穎達曰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主家長也伯長子也班氏固曰子最長道近父也亞仲叔也孔氏穎達曰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孔氏穎達曰旅訓衆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孔氏穎達曰彊有餘力謂其人彊壯治遂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人所謂以彊予音與任吼與吼同者也孔氏穎達曰遂人注云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彊有餘力能左右之曰以朱氏公遷曰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太宰所謂閒民閒音閑轉移執事者鄭氏衆曰閒民謂無事業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嚴氏粲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嗿衆飲食聲也何氏楷曰說文云嗿聲也毛傳云衆貌蓋衆多之聲也媚順許氏慎曰媚悅也依愛何氏楷曰依說文云倚也倚之意故云依愛也士夫也何氏楷曰士者男子之稱婦人亦稱夫為士易老婦得其士夫是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曹氏粹中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嚴氏粲曰大耕婦饁雖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略利曹氏粹中曰以利則入土也深○何氏楷曰略當依字書通作䂮說文云刀劍刃也言有銳利如刀劍之耜也俶始載事也曹氏粹中曰前以其耕澤澤初反土也今以俶載南畝則將種矣○劉氏瑾曰第三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

[集說] 李氏本曰古者伯亞旅皆以皆出而治田而婦則饁餉男則共食夫婦相視同勤農事皆利其耜而有事於南畝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集傳] 函含孔氏穎達曰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生也孔氏穎達曰活者生活故為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鄭氏康成曰實種子也見種皆成好含生氣

[集說] 曹氏粹中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劉氏瑾曰第四節言苗生也○朱氏公遷曰此播種以至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叶佗悅反有厭其傑

[集傳] 驛驛苗生貌輔氏廣曰驛驛接續貌言其苗之生意接續達出土也毛氏萇曰達射也○孔氏穎達曰苗生達則射而出厭受氣足也范氏處義曰厭以饜足為義傑先長者也何氏楷曰才過人者謂之傑故以苗先長者為傑言其異於衆苗也

[集說] 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生之盛也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

【集傳】緜緜詳密也。○王氏肅曰：芸者甚衆，緜緜然不絶也。○郝氏璞曰：芸不息也。○徐氏光啓曰：莊子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麃耘也。孔氏穎達曰：穮而報余詳密正與滅裂相反，是耘之別名。○徐氏鍇曰：禾已長大，復鉏其間草也。○邢氏昺曰：說文云穮耨鉏田也，字林曰穮耕不間也，是言芸耨精也。穮麃音義同。

【集說】王氏安石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爲善，恐傷苗也。○嚴氏粲曰：芟耘麃皆除草也。芟與柞，故言是新開爲田，先除其上上之草木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既苗而言麃，是除苗間之草也。○劉氏瑾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集傳】濟濟人衆貌。何氏楷曰：濟之爲言齊也，蓋謂人衆而齊力也。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何氏楷曰：積說文云聚也。據公劉篇以積與倉對言，李子以爲露積是也。積言在野，積言在場。萬億及秭言在庾，自有次第。

【集說】胡氏一桂曰：酒三酒，醴五齊，祭祀則酒正供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劉氏瑾曰：第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也。

有飶蒲卽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集傳】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雖及胡耇。周書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李氏樗曰：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杜元凱曰：胡耇元老之稱。則知胡耇乃老人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說文云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有椒言其酒也。大享以養聖賢，故爲邦家之光；酌大斗以祈黃耇，故致胡考之寧。○劉氏瑾曰：第八節又言以待賓養老也。○李氏本曰：此與上言以酒醴供祭祀燕飲，皆賴農夫所穫之多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振古如茲無韻未詳

【集傳】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集說】陳氏鵬飛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所謂也。○劉氏瑾曰：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徐氏常吉曰：匪且以地言，匪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總論】蔣氏悌生曰：此詩鋪敘農事，極有次序。載芟載柞，至徂隰徂畛，言其初至田畔，除去草木，侯主侯伯，至俶載南畝，言其人心齊，器用利，故田畝墾治，播厥百穀。至萬億及秭，言耕耘及時，得所以有收成之利。爲酒爲醴至胡考之寧，言惟其收成之多，是以祭祀燕饗之禮無不足。末三句又總言稼穡豐穰，古今內外如一。

而無間也自始至終其序有條而不紊。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集說】沈氏守正曰：小序曰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朱子俱以為報，詩亦不相遠。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賓養老諸事，皆預言之，冀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貺耳。

【附錄】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康成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穎達曰：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社稷使穫年豐。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以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所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泰社社稷。○蘇氏轍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案】此詩序以為因籍田而祈社稷，孔穎達解之曰：王者籍田以勸農，又所祈社稷，序本其所由，以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社，似已。朱子疑詩無祈田之意，故云未詳所用，然猶謂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是以為報而非祈也。案豐年之詩曰：降福孔皆，故序主秋冬報，而朱子亦主於報，其意相符矣。然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以不可言報。況噫嘻詩序以為祈穀，只言農夫盡力於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穫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也，則非報之祭章明矣。若以類諸豳之七月、雅之大田，則當次於風雅，今次於頌，則為王者之樂章明矣。況集傳原無定指，而序在毛萇以前，與詩並出於漢，則且從古說為是。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委反)。

【集傳】賦也。畟畟，嚴利也。○孔氏穎達曰：畟畟是刃利之狀，故以為利之意。舍人曰：耜入地之貌。

【集說】劉氏瑾曰：第一節言始耕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集傳】說見前篇。

【集說】鄭氏康成曰：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劉氏瑾曰：第二節言苗生也。○朱氏公遷曰：此播種之事。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

【集傳】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錢氏文子曰：瞻，猶省也。)筐、筥，饟具也。

許氏謙曰：周人謂餉曰饟。○顧氏夢麟曰：前篇餉耕在播種之前，此餉耘在播種之後。○何氏楷曰

或載筐或載筥見耕者之多故饁者衆也。

集說 李氏樗曰此言婦子行饁之饟與所盛之物也。○彭氏執中曰其饟伊黍無珍味也。○劉氏瑾曰第三節言餉田也。

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

集傳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萇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孔氏穎達曰趙是用鎛之刺地也。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薅去也。許氏慎曰薅拔田草也。荼陸草。孔氏穎達曰荼雖其非苦菜也。釋草云荼委葉。舍人曰荼一名委葉。蓼水草。孫氏炎曰虞蓼澤蓼之所生故為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穎達曰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集說 彭氏執中曰此見其無華飾無怠力所以記耕民之狀也。○劉氏瑾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

集傳 毒草朽則土熱而苗盛。陸氏德明曰朽爛也。

集說 陸氏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生而地美蓋非特共時之宜亦以糞其田疇故荼蓼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此之謂也。○劉氏瑾曰第五節言苗盛也。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

集傳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嚴氏粲曰堅實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朱氏維城曰百室百夫之室十夫有溝百夫有洫此稱百室舉一洫之田而言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孔氏穎達曰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酇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族人輩作相助。朱氏公遷曰共作者同輩也。故同時入穀也。曹氏粹中曰使之同時納穀所以示親睦均有無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閒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劉氏瑾曰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集傳 盈滿。寧安也。何氏楷曰七月之詩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正此詩所謂寧止者。

集說 李氏樗曰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安寧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劉氏瑾曰第七節言其豐稔也。

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無韻未詳

集傳 黃牛黑脣曰犉。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牲毛之[illegible]比郊

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illegible]
用黝至於報功祀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屠也社稷
太牢獨云牛者牛三
牲爲大故特言之。
捄曲貌。○毛氏萇曰社稷之牛角尺○何氏楷曰捄道作觓本作觓
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蘇氏轍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所戡不
替其先也。

集說 劉氏瑾曰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神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鄭氏永曰此節總七節意正擧報賽之典以答神之休也○言祀祭田祖方社之屬蓋牲從其方色此用黃牛黑牲之類擧一以例其餘也以似二句言先祖於農事之成常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擧亦以似古之人而續古於不墜庶其答神之貺而永賴神之休耳。

集說 李氏樗曰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慰其勤勞息者亦知以自儆則天下之人孰不趨功而其心不害情於二者之務也。

附錄 孔氏穎達曰良耜詩者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爲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嚴氏粲曰此詩爲報社稷必東凝功之本末故當秋時而追述春耕預言冬積也。

辨正 詩曰殺時犉牡則天子用太牢之禮也其爲報社稷可無疑矣曰續古之人則亦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則一報一祈理亦當然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集傳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絲衣其紑，音孚 載弁俅俅。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鼐乃代反 鼒音兹 兕觥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不敖，吳音話 敖音傲 胡考之休。

集傳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呂氏祖謙曰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士祭於王之服。孔氏穎達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且其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冠禮有爵弁服緇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也其服之以助君祭也○曾氏焯中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故 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穎達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劉氏瑾曰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鼐大鼎。鼒音兹小鼎也。爾雅釋器鼎圓弇上謂之鼒○孫氏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 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許氏慎曰吳大言也○此亦祭而飲酒之

說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孔氏穎達曰特牲先夕陳鼎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鼎冪告絜牲先視濯籩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次第正同禮之次者謂待牲之禮為此次故集之以說天子之禮也○嚴氏粲曰告者告于主人主人就王者言○呂氏祖謙曰特牲是正祭主人先即位於堂下所謂堂者乃廟堂非門外西夾之堂也此所謂堂乃在廟門外之塾與日祭異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鄒氏泉曰不吳是言之謹猶人語卒獲也不敖是儀之謹猶禮儀卒度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九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申省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自羊徂牛是從此往彼為先後之次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鼎則先大後小與此羊異者取義為韻故變其文也○祭初行唯謂士耳言佐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能不讙譁不傲慢則於祭前敬明矣恭敬明神必祈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為未然之事故言徵也○賈氏公彥曰凡觥其觵罰爵未飲酒恐有過失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觵然陳設而已

附錄 序絲衣繹賓尸也○鄭氏康成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穎達曰絲衣詩者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天子諸侯禮大其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故特言其文也○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故使上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朱子語類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

辨 宗廟正祭之明日又祭曰繹繹禮在廟門而曰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堂徂基則基是門塾之基蓋謂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為繹祭明矣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告備於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正祭而為繹祭又明矣禮記為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外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是祊之與繹一時之事祊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而統名曰繹疏引頌絲衣篇證繹祭在堂事尸士之者視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此又繹祭之明證矣朱子抑序說以為誤而以為小祭而飲酒之詩然不言指其為何祭但士而祭祭而飲酒何與於天下而列之於頌耶蓋詩意以關宗廟也且集傳仍用鄭箋語類中亦有解繹與賓尸一條則序說宜從並存

絲衣一章九句

集傳 此詩或紑俅牛觩柔俅並叶基韻或基鼐並叶紑韻

[協韻] 韻八 本宗廟之詩

於音烏 鑠式灼反 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 王之造。叶徂候反 載用有嗣，叶音祠 實維爾公允師。

[集傳]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孔氏穎達曰：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韜以待之。是其遵人之道也。○歐陽氏修曰：遵養時晦者，養以日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輕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錢氏天錫曰：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觀塗炭之心。于是昌明顯於戎衣一著，此之謂主張造化也。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講說] 朱氏公遷曰：武王之師盛矣，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是以武功之成如此。我既受此武功矣，一在用武而繼其事，則將如之何哉？亦曰法以其時，如武王耳。○朱氏善曰：方其遵養時晦，聖人非忘天下也；及其是用大介，聖人非利天下也。聖人無忘天下之心，亦無利天下之心，此所以爲聖人之武也。○季氏本曰：遵養時晦，時當晦而遵之，非有心於得天下也。○鄒氏泉曰：時晦之時，天命人心未始不歸周，特紂

惡未稔，非不有意於[illegible]，待紂悔悟之心也。先儒云：武王十二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是也。

[總論] 朱氏公遷曰：此篇重在時。宋武頌止殺，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違天拂時，不足以成功。可謂知所當頌矣。

酌一章八句

[集傳] 酌，即勺也。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氏康成曰：[illegible]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朱氏公遷曰：舞勺者，謂爲之舞，則歌勺詩以爲曲。○嚴氏粲曰：漢禮樂志言周公作勺。其字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孔氏穎達曰：舞勺者，十三之時學此舞，節之文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梁氏益曰：禮記祭統武宿夜，疏曰：武王伐紂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講說] 嚴氏粲曰：此酌頌言武王初則遵養，繼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左氏傳以武爲武之三章，以桓爲武之六章。朱氏謂桓賚二篇皆大武篇中之一章，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明矣。

綏萬邦，婁力主反 豐年。天命匪解，佳賣反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 昭于天皇。

以閒之

集傳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梁氏益曰老子道德經儉武篇 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鄭氏康成曰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孔氏穎達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王氏安石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而曰屢豐年則其爲武也異乎人之武矣。 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李氏樗曰保有厥士與能服之士虎賁之士同。○何氏楷曰左傳云備左右之曰以士以四方者猶言使之宰制運量乎四方也。 以定其家。孔氏穎達曰能安定其家謂成就先王之業遂爲天下之主。 其德上昭于天也。張氏所業曰於昭于天加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 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孔氏穎達曰閒代釋詁文。○范氏處義曰王氏謂閒爲代蓋本之書多方曰有邦閒之說者謂使有國聖人代之也。 此亦頌武王之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成王謂我今日所以能撫綏萬邦屢獲豐年足以見上天之命我有周可謂無斁矣何以得此哉蓋由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保有熊羆虎賁之士使二十人惟一心故能用四方諸侯之力以定我周家之王業也於是遂欸美武王能有以昭格于天可謂能盡皇王之道代商而有天下也○輔氏廣曰綏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者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命之無厭乃武王之無怠也後天而奉天時也天命武王不閒毫髮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此武王之武所以成就也。是以其德上昭於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桓詩者講武類禡之樂歌也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代殷爲王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習衆初出在國治民也類則於內祭天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爲事之次也○李氏樗曰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者實有講武之意蓋不在用武則足以講武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范氏處義曰武王有其事而無其詩以頌聲未作故也成王制禮作樂於是作此詩以歌其事亦以告於武王序詩者謂之武志篇發明武王講武類禡之時其志已欲保厥士而用四方定厥家而昭于天後果如其志可謂善得詩人之旨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音烏繹思。

集傳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王之功，朱氏公遷曰：諸本王字作武字，誤。蓋首句是頌文王之功，其下五句則言今日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孔氏穎達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惟初定天下可有此事。守文之世不應得然。昭二十八年左傳以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尚書武成篇說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是武王大封之事。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孔氏穎達曰：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也。其子孫受而有之。孔氏穎達曰：謂受其位為天子也。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孔氏穎達曰：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又以為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季氏本曰：時周之命，如此，則武王本非以力爭天下，而欲後人求之於文王之德也，故再言於繹思以歎美之。

集說 鄭氏康成曰：文王之勞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汝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敕勸之。○王氏安石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為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李氏樗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蓋由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所自有，乃文王之意也。○輔氏廣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為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思繹者耳，非己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何氏楷曰：時周之命，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言是我周新命，即上文敷繹求定之命。曰時周之命者，自為提撕，不可忘也。命非殷之舊政，爾諸侯當時時以此命自為提撕，不可忘也。既又歎而敕之，勉於時繹勿懈，為武王安民之心，與文王之既勤，後先同揆矣。

賚一章六句

集傳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劉氏瑾曰：此頌為武樂第二章，故詩中皆謂武王封賞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

集說 孔氏穎達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人也。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則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集傳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毛氏萇曰：高山，四嶽也。○何氏楷曰：高山即下文所云

喬嶽。嶞則其狹而長者。何氏楷曰爾雅云巒山曰嶞說文云山之嶞嶞者案公羊傳謂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望祀之所以及於嶞山也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戴氏溪曰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爲主○呂氏柟曰言允則疆土皆周有也言翕則天地亦可知其位矣裒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何氏楷曰陟其高山燔柴以祭天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禮器云因名山升中於天嶞山二句望秩以祀山川也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錢氏天錫曰裒時之對若虞典所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是也聚而朝之方嶽諸侯各朝於方嶽并盡朝於一方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天子巡守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於山川則知嶞山喬岳允猶翕河皆謂秩祭之事○黃氏櫄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鄒氏泉曰上三句本言祭告事然於此而祭告百神即於此而朝會諸侯蓋不言朝會而朝會之意已在故下敷天二句遂承上而推言其朝會之意也

般。音盤一章七句。

[illegible] 般義未詳。鄭氏康成曰般樂也○孔氏穎達曰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爲天下所美樂○蘇氏轍曰般遊也○曹氏粹中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殳殳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岳所謂盤旋也

[illegible] 孔氏穎達曰般詩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范氏處義曰周頌言時周之命者再其一賚也其一般也意謂周之受命明則賴善人之助幽則賴百神之助故申言之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集傳 魯少皞之墟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一百里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孔氏穎達曰史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就封留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域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今襲慶東

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皇輿表襲慶府今兖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兖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穎達曰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今魯得郊天天子禮同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氏安石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與其亦似用以燕

樂此頌之變也○嚴氏粲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亡頌聲之息于風雅之變矣甚桓十僖惠之衰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其人亦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稱之頌時之辭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孔氏穎達曰名雖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粹中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著於篇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具文存之而實則不予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襃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

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集說】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有德洽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者，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頌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若曰：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禱，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爲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是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列而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儕商周，是猶秦穆之誓，得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傅說。

駉駉（古熒反）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傳】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張大。）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驪馬白跨曰驈。（孔氏穎達曰：驪，黑色也。郭氏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孔氏穎達曰：黃而雜白者名爲皇。）純黑曰驪。（孔氏穎達曰：月令孟冬云駕鐵驪，取其時之色，指言六□□，□氏□□，攻□□騂，故知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孔氏穎達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彭彭，盛貌。（□氏□曰：有力有容也。）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朱氏公遷曰：此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劉氏瑾曰：以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惟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爲不可徧舉，故舉其

一曰思馬斯臧，若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特牧馬一節，凡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其有無疆哉之司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特馴良可御若此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驪驪以色，特以驗其彊耳。上思字說君國子民言，下思字說為政修其言。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佳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符丕反。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illegible] 黃白雜毛曰駓。孔氏[illegible] 赤黃曰騂。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牡用騂，是騂為純赤。言赤黃者 [illegible] 青黑曰騏。孔氏 [illegible] 伾伾，有力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故云伾伾有力。○[illegible] 曰斯臧良馬也，斯才戎馬也，臧者 [illegible] 才者 [illegible] 於戎者尚才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叶弋灼反。思無斁叶弋灼反，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illegible] 白馬黑鬣曰駱。孔氏穎達曰 [illegible] 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illegible] 斁，厭也。作，奮起也。何氏楷曰：作，即 [illegible]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illegible] 豪骭曰驔，豪在骭而白也。孔氏穎達曰 [illegible]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illegible] 祛祛，彊健也。徂，行也。何氏楷曰：以駕給使之車，則驚畏驚畏馬之人 [illegible] 病故其行乃有後。

可以策遂而行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謂詩者便是思無邪也若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illegible]思宗正是貼無邪字

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王氏安石曰思無邪一出於正○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為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既詳釋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此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端擇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梁氏益曰左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為義斷取其一章也

[集註]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僖公[illegible]以給官中之役賓其肥壯故曰祛祛彊健也

[附錄] 呂氏大臨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所以臧才作祖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壯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駉者謂馬之盛不止是也其品目多矣言馬之盛而繼之以思則僖公必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盛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祖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所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求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否耶全章辭曰思無邪則其心之正取於民者而制其[illegible]皆所當得[illegible]以致之者也○朱氏公遷曰間有君之寵數馬以美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鄒氏元錫曰[illegible]本也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斁則久無邪則貞○鄒氏泉[illegible]冬章上思字況[illegible]曰立心言下思字則思及於馬凡[illegible]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食之而[illegible]之而曲盡其材皆是也

駉四章章八句

[illegible] 朱氏謀㙔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illegible]中也○沈氏[illegible]曰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illegible]其衰亂之相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illegible]不[illegible]其興復之相許乎是故為之駉非揚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有駜蒲必反有駜駜彼乘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

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

【集傳】興也。駜，馬肥強貌。○許氏恒曰：馬飽也。○郝氏敬曰：有駜者非一馬也。明明，辨治也。○歐陽氏修曰：明明修其職也。○朱氏公遷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須與飲而先之以夙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其餘暇為樂耳。振振，群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陸氏佃曰：鷺之集每在水面，數尺則必低徊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咽與淵同。○陸氏德明曰：咽本又作淵。鼓聲之深長也。毛氏萇曰：咽咽，鼓節也。○孔氏穎達曰：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或曰鷺亦興也。

毛氏萇曰：鷺以興潔白之士。○鄭氏康成曰：潔白之士群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氏修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鄭氏康成曰：至於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劉氏瑾曰：此為燕飲之詩，唯末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集說】[illegible]氏[illegible]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乘其駜然壯健之馬來朝，恐是[illegible]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輔氏廣曰：駜彼乘黃，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集傳】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集說】毛氏萇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穎達曰：臣僚朝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季氏本曰：在公飲酒，相尊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止而不過之意。○何氏楷曰：以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之謂燕樂。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叶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詒孫子（叶獎里反）。于胥樂兮。

【集傳】興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孫氏炎曰：色青黑之間。載，則也。有，有年也。○孔氏穎達曰：春秋書有年。穀，善也。或曰祿也。○何氏楷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歲豐有之年，豎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詒，遺也。皆何氏曰詒遺作貽，說文云：貽，遺也。頌禱之辭也。○朱氏公遷曰：頌禱則知之，詞盡有唐風蟋蟀好樂無荒之意。

【集說】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可以遺子孫也。○曹氏粹中曰：君民如此，治有升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

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苋氏處義曰始言在公明明明則明足以盡其職守

【輯錄】言飲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宴樂耳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末若卒章人臣稱願歲歲有年君子之穀詒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君夙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綏務或有餘暇然後燕以樂耳

有駜三章章九句

【附錄】鄒氏元錫曰有駜行小雅燕意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毛氏萇曰天子辟雝諸侯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鄭氏康成曰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氏穎達曰北無水者下天子耳芹水菜也[illegible]戾至也毛氏萇曰戾來也茷茷飛揚也錢氏文子曰茷茷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噦噦和也毛氏萇曰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車服得宜行禮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其物茷茷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氏瑾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采芹於泮宮也二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辭

【集說】李氏樗曰芹藻茆以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何氏人儀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謝氏枋得曰冠帶縉紳之人闔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嚴氏粲曰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享之辭如所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何氏楷曰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芹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毛氏萇曰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和顏色也毛氏萇曰色溫潤也

【集說】李氏樗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和顏悅色此其所以為樂育人材歟以一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歡則泮水之宮

風化之盛也知矣○黃氏櫄曰芹藻微物也而與之有
飲酌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爲叫已
觀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
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
色載笑而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
見矣○輔氏廣曰其音昭昭集傳以此一句屬鄭氏謂
僖公之德音者是也蓋下兩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
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下氏以爲和顏所謂而衆而也
者亦見也○劉氏瑾曰亡
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陸氏璣曰茆與荇菜相似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孔氏穎達曰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衆人民○王氏安石曰順從此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曰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羣醜曰羣衆使已含淮夷在其中○朱氏善曰三章教學而蓋賢者樂告以善道而治益修遠人自服也○季氏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教教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侯五反）

集傳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集說 李氏樗曰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有能修其明德外有能修其威儀足以綏其德而化之也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從之福祿乃自求之也○范氏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存于內以服淮夷采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有德不足以服人也○輔氏廣曰謂之允者君德之行文武者君德之備也○胡氏安國曰敬德欲存養者終有備也故從而化之則亦中禮而文武兼備以昭假于烈祖則孝無不孝者也自求伊祜則求福於自求多福之意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璧反）淑問如皋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

集傳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孔氏穎達曰馘者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孔氏穎達曰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也）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鄭氏康成曰定兵謀也）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鄭氏康成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孔氏穎達曰以生獲者訊以斷耳者馘）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是功而疑此詩之義然未嘗有考其事乃頌而祝其有是功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李氏樗曰：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范氏處義曰：此後內皇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修學校爲先。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況有二臣以征伐，又有善折獄如皋陶者，則信之服淮夷爲可信矣。○嚴氏粲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爲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劉氏瑾曰：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鄭氏泉曰：有宗有廟，使之興作修，亦作也。如與宮修廟，亦曰奚所作乎，見作泮如何使服淮夷。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出兵有文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於斯也。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集傳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陸氏德明曰：狄，遠也。○王氏安石曰：擴而大之。○蘇氏轍曰：狄，古逖通。東南，謂淮夷也。孔氏穎達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皇皇，盛也。爾雅：烝烝，作也。○鄭氏曰：物盛興作之貌。○曹氏粹中曰：其前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吳，不讙譁也。嚴氏粲曰：不揚，不輕淺。嚴氏粲曰：不揚，不嚴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康成曰：訩，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李氏樗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晉封成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集說 蘇氏轍曰：言其羣臣無忿猾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然者之於求，而必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李氏樗曰：人心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所以廣也。心廣故往征伐，則相和然有成武，能遠淮夷於東南，不得處劉我邊陲。○劉氏瑾曰：頌公之皆有才德以立功也。○朱氏善曰：御淮夷之爲盤中，行俗翕受封之時，而淮夷之所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爲患，由其君必乎於叔世，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於其後，可以無愧於前聞伯禽哉。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斜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

集傳 賦也。觩，弓健貌。鄭氏康成曰：言持弦急也。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孔氏穎達曰：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是五十矢爲束也。或曰百矢者，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以此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搜，矢疾聲也。孔氏穎達曰：搜爲矢行之聲。○王氏安石曰：搜言矢疾。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孔淑不逆言。蓋能審固其謀猶，鄭氏康成曰：堅固軍謀，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易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爲苟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爲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劉氏瑾曰願公之兵徒精妙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朱氏公遷曰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期亦祝願之意也

○翩彼飛鴞(叶驕反) 集于泮林 食我桑黮(叶尸荏反) 懷我好音(叶於九反) 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敕金反) 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

【集傳】興也鴞惡聲之鳥也(嚴氏粲曰解見陳墓門)黮桑實也(許甚反桑甚之黑也)憬覺悟也琛寶也(陸氏德明曰舍人云美寶曰琛)元龜尺二寸(司馬氏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穎達曰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之大者故尺二寸也)賂遺也(鄭氏康成曰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毛氏萇曰南謂荊揚也○鄭氏康成曰荊揚之州貢金三品)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集說】尹氏焞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黮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氏粹中曰傳曰桑黮甘香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鴞鴞來食之歸以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來服者乎○[illegible]氏[illegible]曰集于泮林喻淮夷蒙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遂願其既服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龜爲前列故先及之○嚴氏粲曰淮夷世爲魯患來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獻也○劉氏瑾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總論】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詞也○鄭氏泉曰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因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著亦觀成之意○黄氏一正曰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人君涖之以講學行禮行禮有燕故此燕飲作詩以頌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集說】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惟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 實實枚枚 赫赫姜嫄(音元) 其德不回(叶音隱) 上帝是依(叶音隱) 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叶陳回反)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叶筆力反) 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叶六直反) 稙(徵力反)穉菽麥(叶訖力反) 奄有下國(叶于逼反) 俾民稼穡 有稷

有黍有稻有秬許求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象呂反

【集傳】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呂氏大臨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魯之羣廟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孔氏穎達曰枚枚依細密之意故不譬密密詩及其廟天子之廟飾皆不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鄭氏康成曰實實言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孔氏穎達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大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孔氏穎達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說見生民篇

李氏樗曰無菑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坼不副也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孔氏穎達曰重穋稙穉熟早晚之異稱非穀名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穎達曰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纘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范氏處義曰論語曰禹稷躬稼謂相因以成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姜嫄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纘禹之事也○劉氏瑾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之統由出於后稷也○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邰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邰而教民稼穡則見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纘大禹之功此當專言后稷○季氏本曰此先言作廟之盡善以見僖公崇重周公之意也又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自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古反王曰叔父叶扶雨反建爾元子叶奬里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叶扶雨反

【集傳】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曾氏鞏曰大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實肇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將始翦商者治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心也○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屆極也猶言窮極也黃氏佐曰屆與極謂窮極之過字相同觀前後之例或卽大命之遏躬也○徐氏光啓曰紂惡苟有綿毫未稔天命苟有綿毫未絕武王必無綿毫變節之意惟致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康成曰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以無有二心也無復虞度也天視護汝何小步似敦治之也范氏

處義曰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嚴氏粲曰謂治而正之○季氏本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之咸同也○范氏處義曰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如一心所謂咸者如此○郝氏敬曰上帝臨視天心順也三千同心人心應也

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季氏本曰見其以一心而成功蓋爲周公有大功發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鄭氏康成曰謂封以方七百里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范氏處義曰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郃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邱民而可爲天子大王自豳遷岐有仁人之稱從之者如歸市則周之得民自岐始也○許氏謙曰實始翦商謂周之所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傅說爲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書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止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宜得詩人之旨矣○朱氏公遷曰言大王文武纘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里反龍旂承祀叶養里反六轡耳耳

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虛何二反是饗是宜叶牛奇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集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鄭氏康成曰小城曰附庸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陳氏祥道曰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因大國以姓名通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顏叟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數必不止於百里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劉氏瑾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僖公以庶兄繼立在位三十三年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鄭氏康成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穎達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忒過差也范氏處義曰此言僖公祀於廟之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牲用騂牡。毛氏萇曰，騂，赤。犧，純也。○董氏仲舒曰，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皇祖謂羣公。劉氏瑾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此指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黃氏佐曰，格神獲福，皆是未然事，國人稱願之如此耳。

集說 鄭氏康成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魯，加賜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李氏樗曰，春秋書郊者矣，大抵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輔氏廣曰，此章言封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願其祖享之，以膺受多福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魯公受封，子孫得以郊而僖公又專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鄒氏泉曰，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以郊祭獲福也，周公一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修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韋氏調鼎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户郎反 白牡騂剛，犧尊將將。

將。叶七羊反 毛炰叶蒲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 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 賦也。嘗，秋祭名。鄭氏康成曰，載，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鄭氏衆曰，所以楅持牛也。○孔氏穎達曰，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朱氏公遷曰，預敬其事曰夙戒。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孔氏穎達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說文云，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犅。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孔氏穎達曰，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腹之上畫爲牛形。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也。○馮氏復京曰，宋蔡絛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合世所藏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牛形，開背受酒，則阮諶之言殆臆度耳。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許氏謙曰，似廉反，湯中爚肉。去其毛而炰

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孔氏穎達曰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欽入韓煑肉汁不和鄭氏康成曰無鹽菜盛之以登爾雅瓦豆謂之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鄭氏康成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下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孔氏穎達曰以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注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馬亦以祀之實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嚴氏粲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震騰驚動也曹氏粹中曰不虧如月常盈不虧如山常固不崩如地常靜不虧如水常休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嚴氏粲曰頌有壽考之二卿爲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皆同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鄭氏康成曰此皆慶孝孫之辭也曹氏粹中曰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自牲至舞皆言禮之備也既言僖公盡其敬以致假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劉氏瑾曰此章言孝孫敬宗廟而祝嘏以獲福壽也姚氏舜牧曰秋而載嘗節事指閟宮之祭言熾而昌指其業所統不替而臧指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以下又申言其臧而昌壽而臧處

○公車千乘繩證反叶神陵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蒲麻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吾蓋反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集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傳疏孔氏穎達曰左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是左人持弓也右持矛孔氏穎達曰戰于鄢陵左傳稱樂鍼爲右使人告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右人持矛也中人御孔氏穎達曰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劉氏瑾曰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氏[illegible]曰集傳據司馬法而言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僅於百里而已哉朱英所以飾矛孔氏穎達曰清人云二矛重英故云朱英矛飾也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綠縢所以約弓

也。孔氏穎達曰：小戎云竹閉緄縢，傳曰緄繩縢約，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縢亦為約之以繩。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毛氏萇曰：重弓，重於鬯中也。○李氏樗曰：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孔氏穎達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illegible]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illegible]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朱氏公遷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朱氏公遷曰：三軍總甲士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貝冑，貝飾冑也。孔氏穎達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冑謂兜鍪，以貝為飾。朱綅，所以綴也。朱氏公遷曰：綅，綫也，以朱綫綴貝而飾冑也。增增，眾也。李氏樗曰：則增增然而多。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王氏應麟曰：春秋莊十年書荊，僖元年始書楚。舒，其與國也。

鄭氏康成曰：舒，舒鳩、舒鄝（音了，本又作蓼）、舒庸之屬。○王氏應麟曰：[illegible]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illegible]皆偃姓。孔氏曰：又有龍舒，舒[illegible]故[illegible]在[illegible]為軍[illegible]龍江縣西。懲，艾。孔氏穎達曰：懲艾皆創艾之義。○范氏處義曰：我當之[illegible]我伐戎而彼畏之，為懲。承，禦也。范氏處義曰：莫我敢承，莫我敢當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鄭氏康成曰：此[illegible]四年經[illegible]僖公[illegible]用兵[illegible]罪也。○孔氏[illegible]書公會齊侯[illegible]伐楚[illegible]則[illegible]舒[illegible]水[illegible]傳[illegible]必[illegible]公[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何也[illegible]僖公從齊伐楚[illegible]盟[illegible]僖公雖不得[illegible]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孔氏穎達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國之[illegible]；壽而富，壽而艾，則言僖公之[illegible]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轍曰：願其壽而[illegible]曾孫中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illegible]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朱氏公遷曰：以上三章作朋例之，可見王氏說之蓋[illegible]。【附錄】孔氏穎達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甲器械故。○蘇氏轍曰：此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illegible]考而託之以為安也。[illegible]而燃以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作朋之詞，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illegible]獲福之[illegible]公以武功，祝公以福[illegible]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集傳]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司馬氏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詹與瞻同。何氏楷曰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龜蒙二山名。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粹中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氏楷曰蒙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荒奄也。大東極東也。孔氏穎達曰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卽云至于海邦故以東爲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李氏樗曰如萊牟之類是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頌其有功如此○劉氏瑾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爲祝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衆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爲魯侯之功也○季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大之之意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大王文王之得人心也○張氏彩曰荒者經略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集傳] 賦也。鳧繹二山名。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卽嶧陽也○王氏應麟曰鄒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李氏本曰謂魯侯之德也。服○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王氏應麟曰傅氏曰上已言荊舒此南夷只南蠻也蠻貊亦東方諸種。

[集說] 劉氏瑾曰以泰山曰所詹宗冏龜蒙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朱氏公遷曰能守土宇爲什致治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心悅誠服之也此尤詩人之所願也○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或見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爲封境憂故伯禽至不暇一年之喪相與帥師以闢東郊之類後之子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叶鉏里反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傳]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鄭氏康成曰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曹氏粹中曰據地里志卽今薛縣而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嘗爲魯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曰諸侯有[illegible]之采邑於京師

爲祊焉而祊亦謂之鄭祊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則魯之有許見於經傳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妻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爲莊公之妾娶於文公四年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劉氏瑾曰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也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 蘇氏轍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使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輔氏廣曰八章既禱其福又欲其興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內則祉福多而壽益固矣○劉氏瑾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富壽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即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何氏楷曰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 是斷是度。待洛反 是尋是尺。叶尺約反 松桷有舄。叶七約反 路寢孔碩。叶常約反 新廟奕奕。叶弋灼反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叶同上 萬民是若。

集傳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八尺曰尋。舄大貌。王氏書曰言無刻飾文章見松桷彊大至牢固 路寢正寢也。孔氏穎達曰釋詁云碩大也○黃氏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鄭氏康成曰修舊曰新○劉氏瑾曰即前所謂閟宮也 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穎達曰奚斯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朱氏公遷曰教者指令也護者監視也屬功則付以事課章程則考其功也 曼長也。鄭氏康成曰修也廣也 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鄭氏康成曰國人謂之順也

集說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告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爲椽桷者精碩然而大則其爲棟爲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作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蓋甚工致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劉氏瑾曰此章復詳言僖廟之事以爲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李氏本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亟勞民力也春秋之中凡用民於所不當爲必書而獨不書作閟宮謂此爲當作不以爲勞民耳

總論 黃氏櫄曰此詩膺戎狄懲荊舒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孔子取之何也人子之責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亦

人情之所願欲也人情之所願欲未有得而不取之○嚴氏粲曰閟宮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之辭〻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原祖流故雖頌魯首上及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自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欲并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脫一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集傳]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集說] 胡氏一桂曰竊謂閟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閟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辭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陳氏櫟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閟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閔公廟者尤非也○朱氏公遷曰出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馴服淮夷言致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閟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章氏俊卿曰駉詩言牧馬之事有駜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裂之事猶為可襲也至於閟宮則盛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僭以諸侯而乃僭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商頌四之五

[集傳]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鄭氏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孔氏穎達曰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稱其上地為大國是契亦封之故歸之殷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 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孔氏穎達曰殷本紀云契

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 其後三宗迭興 許氏謙曰太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為太宗至太戊伊陟為相殷道復興是為中宗武丁舉傅說為相殷道復興是為高宗所謂三宗也 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 鄭氏康成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為商後○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 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音孟豬之野 孔氏穎達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

云菏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
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
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
據此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
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宋州禹貢豫州之域高辛氏
之子閼伯所居商邱今州治是也契孫相土亦都
於此春秋爲宋國都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爲
齊楚魏所滅○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illegible]陽單縣宿
遷縣南
入睢
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孔氏穎達曰微子爲
商之後得行其先王之禮樂明時商頌皆
在宋矣於後不具明見政衰而失之七世至戴公
時孔氏穎達曰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啓卒弟仲衍
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湣公共
立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
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覵立卒子哀公

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
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
考甫陸氏德明曰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
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宋湣公生弗父何弗父
何生孔父孔
父生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鄭氏康成
曰周大師
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穎達
曰以前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
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
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皇輿表應天府今
歸德府隸河南亳
州入鳳陽府
亳州隸江南

集說鄭氏康成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大師
孔子錄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
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
也○孔氏穎達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
夏之篇章既以滅亡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
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
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二代之成法其法莫大
於是聖人之微意也○歐陽氏修曰案周本紀稱
武王伐紂以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
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
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爲後爲商頌之存
豈異是乎○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
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爲之說曰宋王
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

詩蓋所以贈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
世凌遲力征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
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
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
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邾鄘魏之亡
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
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
也而皆不得有詩相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
見備雖美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
而不止蓋非有意然而無足疑者○朱子語類問
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
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
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何以質不應商頌
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質然文勢自別
周頌雖簡文自古商頌自是奇偉非宋人所能
作○王氏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睎尹吉甫史記宋

世家襄公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爲宋大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集傳 賦也猗歎辭（孔氏穎達曰美而歎之也）那多（王氏安石曰美商之[illegible]歎其多之也〇曹氏粹中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置陳也（歐陽氏修曰置當如置器之置）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孔氏穎達曰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鄭氏[illegible]湯猶搖動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陳氏澔曰迎牲牲於門外也）即此是也（劉氏瑾曰先啓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〇朱氏公遷曰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於外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

集說 毛氏萇曰鞉鼓樂之所成也〇孔氏穎達曰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王制曰天子賜[illegible]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曰[illegible]所以節樂是[illegible]成亦由鞉也〇陳氏[illegible]曰[illegible]陽合[illegible]而[illegible]無[illegible]故[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必先作樂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其[illegible]而來[illegible]〇朱氏公遷[illegible]以鼓[illegible]鼓者[illegible]先[illegible]之始而置之既而奏之[illegible]之序也〇[illegible]此簡見將祭之時也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illegible]如[illegible]人以蕭祭脂

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〇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爲鞉鼓鞉以先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illegible]則奏鼓管之時亦先奏鞉可知矣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穆穆厥聲**

集傳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歐陽氏修曰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作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孔氏穎達曰謂祖考所以安我者使我思其孝思而成其祀事〇鄒氏[illegible]曰成猶如在也）謂神明來格也（孔氏穎達曰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〇嚴氏粲曰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遂其所思而成之也〇輔氏廣曰[illegible]心安是以思成而綏我也）禮記曰（孔氏穎達曰[illegible]禮記祭義文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孔氏穎達曰所思五事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illegible]）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illegible]齊之親也〇何氏[illegible]若見其所爲[illegible]容氏曰思之

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如此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穎達曰入室初入廟室僾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穎達曰孝子為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怵息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也○朱氏公遷曰祭義之文止此此之謂思成朱氏公遷曰以上鄭氏說蘇氏以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張氏所望以鄭注本文攷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親考也始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心於是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淵淵深遠也王氏安石曰淵淵深也所以言其聞之遠嘒嘒清亮也毛氏萇曰嘒嘒然和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毛氏萇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孔氏穎達曰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隳毀也○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鄭氏忠自曰磬聲非如鐘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管和平穆穆美也孔氏穎達曰穆穆然美者其樂音樂○黃氏佐曰樂以悅神故用於神易稱穆穆者以儀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之必苾芬以備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而自誇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上下之聲故異

言之○陳氏暘曰言鞉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嘒嘒何也蓋鞉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鞉鼓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奪倫之意也○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簫韶為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鞉鼓管籥則柷敔笙鏞之類舉矣○李氏樗曰樂器之備奏如此必[illegible]湯孫[illegible]使樂聲和也○朱氏公遷曰八音之[illegible]如此湯孫之作樂[illegible]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illegible]樂可謂甚美矣○何氏楷曰[illegible]下入音諸器[illegible]公入[illegible]大[illegible]曰也○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illegible]以[illegible]告於天地之間[illegible]名神[illegible]有湯孫之思[illegible]者氣之精者也鬼神[illegible]不至心有精氣而假樂以合之神無不格矣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集傳 庸鏞通毛氏萇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illegible]氏一[illegible]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故言萬舞有奕王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蓋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王祼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亦祼二獻也尸入為[illegible]後王酌[illegible]所謂朝[illegible]三獻也后酌[illegible]四獻也[illegible]獻尸五獻也后酌[illegible]六獻也[illegible]尸[illegible]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illegible]以酳尸所謂[illegible]之獻也后

更酌饋獻之後，循以亞酌，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侯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朱氏公遷曰：群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三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證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呂氏惜曰：惟注作悅。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與虞書之論樂，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之意同。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未及在位之人也。○朱氏善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爲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八句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于於鏞鼓之斁斁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有以[illegible]古嘉客者得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集傳]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朱氏公遷曰：以行謂作。不可忘也。閔馬父魯大夫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嚴氏粲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剏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朱氏公遷曰：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焉之敬雖之恭晁之欽念，推之而其得意遠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居則朝夕溫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敬，於執事之間愈恪而敬也，以敬奉祀德之美也。輔氏廣曰：非我能然，乃以先民之所爲耳。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古所爲，孫能師古者也。○季氏本曰：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此遂言其敬之所自。溫恭朝夕，蔽之常於執事則先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鄭氏康成曰：顧，念之也。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神之歆其祭，以其祭者之所將也。以湯孫之賢，神相感有之也，必然矣。

[附錄] 陳暘氏曰：[illegible]人亦[illegible]以祀其先，因成湯之其樂舞，於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illegible]之能將其事也。呂氏祖謙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奏樂期格于湯也。鞉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下言敬也，可謂禮樂之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成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觀之也。○朱氏謀㙔曰：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寫樂，惟鞉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其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韶即大濩之聲耳。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說]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韋氏昭曰：名頌，頌之美者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以那爲首，其輯之亂，韋氏昭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云云。朱氏公遷曰：自古在昔以下四

句卽此詩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寫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衎樂先祖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沈氏萬鈳曰祭義於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時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是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叶候五反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 賦也。烈祖湯也。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 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劉氏瑾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已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雝詩既稱天子則因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皇考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鄭氏康成曰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鋪于[illegible]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於赫矣 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呂氏祖謙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皆本文也所謂申錫無疆也

輔氏廣曰凡子孫所以承祀於祖先者皆祖先之福有以錫於子孫故耳○朱氏善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故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卽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酤。叶候五反 賚我思成。叶音常 亦有和羹。叶音郎 既戒既平。叶音旁 鬷中庸作奏今從之 假音格 無言。叶音昂 時靡有爭。叶音章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集傳 酤酒也。何氏楷曰清者清潔之義酤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正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 賚與也。王氏[illegible]曰[illegible]也○王氏安石曰與徂賚孝孫同 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鄭氏康成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荀氏悅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粹中曰[illegible]也 戒夙戒也。平猶和也。朱氏公遷曰[illegible]言味調均也 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訂 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illegible]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illegible]大夫[illegible]食[illegible]羹定[illegible]也 定卽戒平之謂也。[illegible]始也○[illegible] 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鬷耳。吳氏師道曰中庸[illegible]奏[illegible]進也進而感於神[illegible]人自化之也[illegible]

那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格於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輔氏廣曰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〇朱氏公遷曰肅敬則靜齊一則定統而言之皆敬也〇黃氏佐曰鬷假無言句自主祭言時靡有爭句則指一時助祭者下之諸侯皆是〇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譁譁之謂靡爭非止燉不交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對越一念不起所謂心無爲以守至正也暫起一念便是爭矣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祭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謙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〇

李氏樗曰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既戒言羹之旣平言酸鹹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鬷假無言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蓋宗廟之中尚敬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爲盡善矣〇范氏處義曰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始用清酤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吾於此享思而成其祀事獨上篇言奏鼓所綏我思成也〇嚴氏粲說既載清酤言禋祀而後成禮成則夙成其事乎則此語得既安羹既和執事者又然無聲謂其享廢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靜爭也祖考於是使我享黃耇之介無疆也〇朱氏善曰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〇張氏彩曰嘗鬷假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即易所謂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也人乎如此神格可知矣

約軝祈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叶虛良反降福無疆

集傳 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見載見篇鄭氏康成曰約軝轂飾也置在軾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黑以往其思鶬然然和〇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瑲瑲蓋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鶬鶬載見曰鞗革有鶬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〇唐氏汝諤曰以心曰假以物曰享〇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鍾氏惺曰諸侯

來助祭益見受命之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爲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使得以祭也呂氏祖謙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〇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於人則降福無疆矣

集說 蘇氏轍曰古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其祖考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〇輔氏廣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豐國之慶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〇李氏樗曰王者祭祀四海之內諸侯來助然後可祭之大清廟之詩言肅雝顯相雝之詩言相維辟公至止肅肅皆

以諸侯來爲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穰之福也○朱氏道行曰綏黃耇之祝未盡降福之大故又舉助祭諸侯爲國會同者推廣之降福無疆就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與首章申錫無疆就前日之福及於今者微不同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說見前篇

【叢說】張氏彩曰湯爲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總論】鄒氏泉曰此詩首節本先帖以見得以奉祭之由中二節備道其奉祭獲福之事皆先祖之所及也末節叢先之實也

【附錄】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穎達曰祀中宗之樂歌也中宗之有天下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承此業故今祀之○歐陽氏修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范氏處義曰謂中宗爲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秩秩有序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

【辨說】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贈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豈商詩散亡其初本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且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爲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皆湯歟湯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中爲祖戊以內爲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不同

其爲中宗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爲祀成湯之樂於毛鄭嘗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爲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以備經解之一義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叢說】李氏樗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幷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中宗之時則無鼗鼓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集傳】賦也玄鳥鳦烏箭反又烏轄反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遷於是殷商兼稱○黃氏一正曰之殷士者後世所稱而追名於湯也芒芒大貌孔氏穎達曰左傳稱芒芒禹跡畫爲九州是芒芒爲

大貌也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朱氏公遷曰詁言帝天卽帝互文耳又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粹中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為武湯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歐陽氏修曰正域彼四方謂湯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劉氏瑾曰凡詩所本商人生於玄鳥備其生氏推本湯之人生於帝既此詩追述契之生以及於湯有天下猶閟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朱子語類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輔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嚴氏粲曰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芒芒然廣大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

附錄 毛氏萇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為人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穎達曰毛氏不信讖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至鳥降之日有祀郊禖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猶身之有自天來然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鳦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卜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毛氏之說學者多為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好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氏而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而始於有娀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亦必也將備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豈用此鳦卵哉毛傳以鳦降為祀郊禖之候及鄭之美而後有吞踐之妄之說出於讖緯而鄭之說又出於言遷也甚矣遲之以不祥語聖人也

按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修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欲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就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禖而致是以毛長以為郊禖之時適鳦以春分而至逢光其時間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之以為娀簡取吞鳦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以此據事以言詩也然子以古有是說不能定其為必無蓋讖詩以言詩闕疑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帝明上之生者大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獎履反

【集傳】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鮮于氏侁曰出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黄氏光昇曰。厥后謂其方之諸侯與書舜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禹乃會羣后。武成曰王若曰羣后義。九有九州也。嚴氏粲曰。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武丁高宗也。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歐陽氏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范氏處義曰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

【纂疏】輔氏廣曰此詩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此蓋言商之先后皆有其德故其受天之命安而不危以至於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李氏公凱曰湯乃隨其所在之方。封建諸侯遂有九有而為王畿是而後凡為商之先君者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孫與子也。

【附錄】王氏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商言也○嚴氏粲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徐氏常吉曰先后指湯孫子。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糦尺志反是承。

【集傳】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鄭氏康成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曰諸侯當以服數來朝不得十乘並至者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嚴氏粲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大糦、黍稷也。孔氏穎達曰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糦字從米故知是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纂疏】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備也服奉黍稷此即其所賴之福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嗣王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盛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

【附錄】孔氏穎達曰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李氏樗曰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殷武之詩曰。奮伐荊楚易曰高宗伐鬼方。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稱王子○胡氏一桂曰。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集傳】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曾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李氏樗曰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朱氏公遷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黃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

【附錄】王氏曰門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四海來假，音格下同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 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集傳】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鄭氏康成曰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也 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景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康成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春秋傳作荷

【辨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祁祁然衆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嚴氏粲曰四海覲諸侯滙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首於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人心歸極者衆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不替於今耳

【附錄】黃氏一正曰武丁時都近河言諸侯來假大集於河也

【辨說】朱氏公遷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附錄】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胡氏一桂曰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事也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至危殆也

【辨說】此章毛鄭以為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改為祀宗廟之詩則是以意斷之爾既是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備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己之盛德為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為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表著之撥之詩義亦可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句絕。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illegible]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傳 賦也。濬，深。哲，知。李氏樗曰：哲，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蔽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范氏處義曰：猶布帛之有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王氏應麟曰：徐氏曰：幅，自其直方言之；曰員，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曹氏以猶云廣輪。有娀，契之母家也。司馬氏貞曰：有娀當在蒲州。○朱子曰：舊說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不與絕遠，此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孔氏穎達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劉氏瑾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同。○孔氏穎達曰：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呂氏祖謙曰：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規畫既定，然後用工。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粹中曰：契雖未能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

附錄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於何時見乎？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是時契已佐禹治水，敷數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與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集傳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穎達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國語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叫為王，非追號為王也。○朱氏公遷曰：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壬、主癸，未嘗稱曰王，不應舍上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轍曰：授之以國，故無不能達。率，循。履，

禮黃氏佐曰率履正是五典角彼所之意遞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
越王氏安石曰率履不越者循禮而無所踰也遂視其民徐氏常吉曰視與民不恍之視同則
既發以應之矣王氏志長曰契能教故在寬而奏效捷也以身相土契之孫也
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二傳而相土人本氏鼎曰相在所[illegible]相土一截整
齊也孔氏[illegible]其職不敢內侵外畔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
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當中衰也與

【集說】鄭氏康成曰[illegible]舜之末年乃封契於商爲小國[illegible]其後[illegible]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編[illegible]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嚴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輔氏廣曰契爲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爲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亂乃武德之驗也此章又說契及相土之事○朱氏[illegible]曰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無以[illegible]亂以爲治也非有武德而何違者德乎於人而有不從之罪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爲教之不也遂視既發自民之[illegible]者言之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言正以和[illegible]於前相土以烈烈[illegible]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而征伐之權故諸侯[illegible]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遲也何氏楷曰契始封[illegible]遷於商伯之孫以主人火厥後湯以亳與[illegible]地即在商邱東[illegible]而基業者契而開[illegible]之者相[illegible]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昭假(格音)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
命會也毛氏萇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穎達曰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范氏處義曰
天之命[illegible]因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降猶
生也朱子曰如維嶽降神之降遲遲久也徐氏光啓曰遲遲[illegible]之意祗敬式
法也王氏安石曰以[illegible]之式[illegible]與成湯之[illegible]下九[illegible]式字有表正萬邦之意九圍九州也孔氏穎達曰以九圍爲九州者蓋[illegible]九分[illegible]爲九州若規圍然故謂之九
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illegible]相[illegible]公[illegible]之明德即以契

濬哲曰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
之也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王氏質曰聖敬隨日而升
日升息則○徐氏鳳彩曰人心敬則日躋也以至昭假於天鮮于氏侁曰假成格也久而不息惟上
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鄒氏[illegible]式九圍爲君師也
【附錄】孔氏穎達曰[illegible]論商與所由此下皆成湯○朱子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illegible]
於好[illegible]合[illegible]時[illegible]不[illegible]德又[illegible]日躋[illegible]
聖稱其德者不[illegible]又[illegible]以禮制
制心又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於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illegible]而意愈
切矣○嚴氏粲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鍾[illegible]之然
至湯而後與人[illegible]天命至此而集天

人之極相符合也敬爲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郎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無所覩俙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爲法於天下使爲王也○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宜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起爲天子之故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賀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集傳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

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曹氏粹中曰下篇云玠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搢大圭執鎮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孔氏穎達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旒旗之垂者也孔氏穎達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旗旌之數皆云九旒七旒由旗旒旒旗云縿旒九是旗旒垂者名爲旒也○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嚴氏粲曰公羊傳以綴旒爲比如旗之縿音衫爲旒所綴著也

所垂爲旒衆旒所著爲縿○嚴氏粲曰縿者旗之正幅也旒者綴也○朱氏公遷曰此言縿旒猶言阿所謂丹方爲綱易所謂拘係之乃從維之皆以喻其固結而不散也何荷何氏楷曰何說文云儋也猶言承任也言承任天之嘉美於我故爲衆諸侯所歸鄉也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輔氏廣曰湯能爲天子受小國大國所執之玉則爲諸侯所附屬如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何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而行更無偏倚故其爲政不強不緩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乃人心之所聚也○朱氏善曰爲下國綴旒者言四方之於湯猶旒之必附於

綴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爲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是總子孔反

集傳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嚴氏粲曰爲邦惟正之供○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嚴氏粲曰……所以大……詩作駿

驪。梁氏益曰：隋書以驪爲詩，魏代已謂馬也。輔氏廣曰：當從董說

亡。今舉其說，蓋雖見於傳注者耳。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

桂曰：駿驪是於其有力兼能負事致遠之意，下同皆於

我乎負。龍，寵也。鄭氏康成曰：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孔

載也。氏穎達曰：何天之寵，與上何天之休，其

文相值。休爲美，寵則此何爲榮名也。

○李氏樗曰：寵爲寵光之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

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李氏樗曰：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

心。此自能所以

總衆而歸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代曰治，繼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恐懼，即周頌所謂無貳

無虞之意。歸大事，圖不可不謹。然所武不役者自能不

震動不戁竦。○朱氏善曰：爲下國駿厖，譬之於馬焉。

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

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本上章

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

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漢書作遏，何葛反，叶阿竭反）苞有三櫱，（五葛反，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 武王，湯也。曹氏粹中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王氏質曰：前詩先言武湯，次

曰武王，大抵湯以武爲盛，

其審者相承爲常稱，非謚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顏氏

師古曰：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爲

先也。○呂氏祖謙曰：有虔秉鉞，以天討也。曷，遏通，或

曰：曷，誰何也。苞，本也。櫱，旁生萌櫱也。歐陽氏修曰：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

櫱。言一本生三櫱也。本則夏桀，櫱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己音紀，一音杞）孔氏穎

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

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

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與桀

同日亡，故據以注，桀以乙卯亡。○言湯既受命，載旆

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鄭氏泉曰：遂，肆其惡也。達

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段氏昌武曰：截者，整齊之謂也。初伐韋，次

伐顧，次伐昆吾，次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歐陽氏修曰：湯

已。以天下所用此九有之師，

以伐三櫱并其本而去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毅不懼，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興師出伐，志在誅有罪也。

○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夏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從以

爲治亂者必先其黨，蔽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爲，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奬里反）降予卿士。（鉏里反）

實維阿衡，（叶戶郎反）實左右商王。（左音佐，右音又）

[賦也] 葉，世；震，懼；業，危也。孔氏穎達曰：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劉氏敞

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仲虺云肇我邦

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

非幸者此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朱氏公遷曰。此字指成湯時言之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范氏處義曰。此詩。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爲商之中葉也。允也天子。指湯也。何氏楷曰。贊湯有聖德信乎其爲真主。降言天賜之也。朱氏公遷曰。即資弼之義。卿士。則伊尹也。孔氏穎達曰。君奭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爲保衡。阿衡爲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鄭氏康成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郝氏敬曰。古字阿倚通。

【集說】孔氏穎達曰。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蘇氏轍曰。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振動之憂與。信矣天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興。○輔氏廣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爲天子。當乎天心。降予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爲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朱氏善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爲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予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附錄】陳氏櫟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以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馮氏復京曰。陸淳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illegible]陸氏說。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附錄】序。長發。大禘也。○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孔氏穎達曰。上論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廟。是爲禘也。○劉氏敞曰。禘於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王氏安石曰。長發序以爲大禘之詩。雖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陳氏祥道曰。[illegible]時[illegible]祫祭不

蘋蘩覇爲其跡遠不敢褻押。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禘爲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爲然今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馬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其是合祭祖宗而以君命之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爲言諦也。一則如宋神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詩傳一爲審禘之昭穆張純謂禘諟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昭穆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此詩未讀擧及禘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廟故爲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楊氏公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許今宗禘首即以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嚳而言。未嘗不及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擧嚳之名而後謂之及嚳耶。

【案】虞長發大禘也。鄭康成曰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大禘亦名祭天古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以郊祭之制未協。故王肅以爲宗廟之祭也。朱子則以之祭亦名禘之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其因而言禘以爲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故朱子以此爲大禘祭之詩。然以經無明文可考。未定厥義。今錄諸儒之說並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集傳】賦也。撻疾貌。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徐氏嚴彩曰德鮮者宜綏威震者宜疾撻衰之後非可以然重發者也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荊楚人叛之。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嚴氏粲曰解頤新語云鼠稱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僖公元年始有楚號蓋疑商時未有荊楚乃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荊及衡陽爲荊州乃在南即荊楚也荊岐既旅荊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孰謂周始有荊楚哉。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朱氏公遷曰叛則散以兵以聚之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黃氏佐曰商旅謂敵人心之渙散收荊楚之叛衆而致其來卽所謂是致是刑也。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爲荊楚。蓋荊楚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論諸屈

原九敢可見也

[附錄]鄭氏康成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截然齊一○李氏樗曰荊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荊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輔氏廣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於用武也奮伐荊楚知所怨也深入其阻不憚勞也裒荊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湯孫之緒以爲高宗之功緒也○朱氏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興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既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部嗜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孔氏穎達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曹氏粹中曰漢隴西郡有氐道縣羌郎西羌音反羌之屬也 享、獻也。朱氏善曰謂獻其方物也 世見曰王。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七狄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荊楚在國南鄉 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朱氏道行曰氐羌其荊不一故曰莫 不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附錄]孔氏穎達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輔氏廣曰既以克之則慰安之戒敕之使之征其常禮而不敢爲異也○朱氏公遷曰此舉遠者以見近者之當然也○徐氏鳳彩曰上章以威克此章以[illegible]告之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賦]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鄭氏敬曰責讓也 ○言天命諸侯、曹氏粹中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以云然 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鄭氏康成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正所謂述職也 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項氏安世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適舂且稼穡而不敢解也○鍾氏惺曰以禍適爲言商道先罰後賞也 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

[附錄]李氏樗曰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今亦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於天子者勿使禍適之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矣事上之人當之

於諸侯訓以農事祇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爲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入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季氏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所以免禍過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

○天命降監卜銜濫叶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集傳】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孔氏穎達曰左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朱氏公遷曰天之視聽在民則聰明明畏皆自我民矣非可畏乎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集說】輔氏廣曰言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遑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朱氏公遷曰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畏民以盡畏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荊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遑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若郎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集傳】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嚴氏粲曰言政教取正於此也○沈氏萬鈳以極中之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朱氏公遷曰整敕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爲天下之本猶及于國也而天下非治者邑使風俗翼翼然禮義恭敬故四方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爲風俗也其聲昭明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子孫以保其基業○朱氏公遷曰殷道中衰國勢都縣四方皆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邑尊嚴復爲民極而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德澤於民久人心人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之功所以不可及也○何氏楷曰身壽考則經營必周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爲烈而子孫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集傳】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鄭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丸丸直也錢氏文子曰丸丸圓直貌遷徙

徐氏常吉曰斷是斷之於景山之上遷是遷之於造作之所方正也。謝氏枋得曰以繩墨取方正虔亦截也。李氏本曰如虔劉之虔梴長貌。孔氏穎達曰桷以長爲善故梴爲長貌旅衆也。孔氏穎達曰言爲桷與衆楹故訓旅爲衆閑閑然而大也。薛氏漢曰閑大也寢廟中之寢也。何氏楷曰閟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武丁之德立其廟爲高宗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何謂

【集說】輔氏廣曰松柏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閟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閟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德隆其昭穆親盡迭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崇其主曰宗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郝氏敬曰此與魯頌所詠廟與寢更新此始作也

【總論】許氏謙曰商頌中興之功必以伐荊楚爲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有是盛德夷猾其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朱氏公遷曰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遠戎狄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劉氏瑾曰篇內第三章爲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集說】蘇氏轍曰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荊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爲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也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識襄公之志門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劉氏瑾曰閟宮爲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戎狄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鄒氏敬曰荊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爲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總論】輔氏廣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嫄稷契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朱子曰商頌之詞深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詩序上

朱子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或以爲子夏，朱子曰：工肅、沈重亦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爲國史，程子以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見也。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孔氏穎達曰：毛傳不訓序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爲傳。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經籍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孔氏穎達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及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朱子曰：古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揚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又以尚

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眞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集說　程子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子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小序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

集傳 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

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

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

風之始也。

集說 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穎達曰。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於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李氏樗曰。詩之雅頌。惟用於宗廟朝廷郊祀燕饗。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二南。夫婦之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

附錄 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王氏安石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之也。詩之有風。亦若是也。始於風之而動。終於教之而化。

集說 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彙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附錄 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為大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孔氏穎達曰。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

始基之矣猶木也應處云本方推類之成功亦謂二南爲王化基始序意出於彼文也

【集說】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集說】朱子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於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歐陽氏修曰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贊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主堂令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呂氏祖謙曰齊韓毛師說既異義亦不同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王氏應麟曰詩之說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附錄】王氏肅曰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孔氏穎達曰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爲序例也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辨說】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卽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爲言況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爲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卽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常爲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爲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附錄】范氏處義曰王業之本在知稼穡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序詩者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此推本而言之也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爲異惟大姒能不忘其本故能貴而爲后妃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之衣則不廢尊敬師傅則不驕以此而歸問安於父母則天下之咸化皆知爲婦之道當然也○朱氏公遷曰此詩作於將告歸寧之時其務勤儉於此時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孔氏穎達曰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至於憂勤卽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序見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終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李氏樗曰閨內之事后妃主之閨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衆妾以助內治關雎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序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有進賢之志則無險詖私謁之心矣

【辨說】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傅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

【辨說】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辨說】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蔣氏悌生曰：小序若螽斯三字當在則子孫衆多之下。

【集說】朱氏公遷曰：若曰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庶乎其可耳。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辨說】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附錄】李氏樗曰：王氏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愚竊以為不然。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此乃是不妒忌之所致，非緣政事之治也。后妃能躬行於上，則周南之國皆聞風而化，不待政令而人樂從之矣。○蔣氏悌生曰：文王之化，正家之道莫備於后妃，妃之德莫盛於不妒忌，小序之言亦未為失。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嚴氏粲曰：詩人因見兔罝之人於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罝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便知其為關雎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與言詩也。能敬即是好德。

【辨說】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衆多者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范氏處義曰：德廣所寓而見，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之化始於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泛被不足以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

【辨說】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嘗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

此類兩失之矣。呂氏祖謙曰：蘇氏以序爲非一人之詞，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祖禹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此皆家人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李氏樗曰：劉氏以應爲從，非爲瑞應，蓋以關雎之化行，至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以此見化行之效也。衰世者，指紂之世。風化既衰矣，而公子皆能信厚，而無驕奢淫泆之行，則他可知也。

【辨說】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康成曰：起家而居有之，謂嫁於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配國君。

【辨說】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

而詩人美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集說】嚴氏粲曰：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氏康成曰：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范氏處義曰：采蘩以供祭祀，與后妃采荇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安石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敵而不絕者無幾，以自防故也。

【辨說】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附錄】王氏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王氏安石曰：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所謂能循法度。

【集說】呂氏祖謙曰：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其由一道，因其所處之位稱而有級舒焉。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集說】范氏處義曰凡二南之詩非必皆作於一時後之錄詩者隨所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舉其可以爲後世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之敎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召伯也○嚴氏粲曰武王分周召爲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敎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敎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旨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敎至是始興彊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呂氏大臨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嚴氏粲曰猶言好賢如緇衣國君齊家而及國其本由於關雎故曰化文王之政

【辨說】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耳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范氏處義曰二章中言振振君子歸哉歸哉謂君子既能奮然自力勇於從役當竭力以俟卒事不可徒歸也相勸之辭詳復如此非知義者不能也

【辨說】案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集說】李氏樗曰鄭氏以召南之大夫召伯之屬孔氏云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所謂召南之大夫非必召伯之臣也自陝而西而南方之國皆召南之大夫也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范氏處義曰男女昏姻失時固有多端或以時之凶荒無以爲禮或以俗之強暴不容擇配或以役之無節不遑寧處今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既無三者之患可以及時而昏姻矣故詩一章皆幸其可以講禮又惟恐其失時也

【辨說】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辨說】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

也。

【辨說】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集說】范氏處義曰。野有死麕之惡無禮。亦與行露之意同。蓋始猶習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旣被文王之化。則雖在商之末世。强暴之人。已知無禮之可惡。以見難化者有悛心矣。則此詩作於當時可知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辨說】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其陋。然此但讀爲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爲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爲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音葉翟音狄勒面繢音繪總。服則褕音遙翟。孔氏穎達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重翟者。重用翟羽以爲車蔽也。厭翟者。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繢。畫文也。總以繒爲之。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也。○朱氏公遷曰。鄭氏曰。素質而五色成章曰翬。靑質而五色成章曰褕。蓋衣之上畫此二者以爲文也。然則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幄也歟。朱氏公遷曰。翟車又次厭翟。不重不厭。但以翟羽飾車而已。貝面者。以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織文也。幄。帷裳也。飾也。小名帷容。厭翟有容有蓋。翟車則有容而無蓋。

【集說】嚴氏粲曰。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於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旣正。朝廷旣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辨說】此序得詩之大指。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名南之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

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其爲虞官明矣獨以虞爲獸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朱氏公遷曰鵲巢與關雎對騶虞與麟趾對則舊說爲優

【集說】孔氏穎達曰○毛謂成者以此篇處末故總之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無類又蒙其澤仁心能如騶虞則王化之道成矣所謂周南名南王化之基也○嚴氏粲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大數言之謂所及者廣其實商王猶在未能純被也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辨說】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爲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爲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爲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

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

此詩予(音與)之。若將以衍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綦其與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之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朱子曰溫柔敦厚詩人之教也。使篇篇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集說】蔣氏悌生曰。此篇小序。朱傳極貶之。然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之義。求之經文。亦未爲害義。亦安敢必其非頃公之時所作。亦安敢必其非男子之詩。亦安敢必其非不遇於君子。誠未敢輕議也。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道集注仍用序說。朱子四書亡夫。尤爲精密。當從集注爲定。○郝氏敬曰。忠臣不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情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自鳴。怨而不怒。不遇而不忍去。序所以目爲仁人也。

【案】朱子詩集傳序作於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四書集注序作於淳熙十六年己酉二月。是詩集傳先成四書集注後定矣。乃於孟子所引柏舟詩。仍從序說爲仁人不遇。可見朱子原無成見。惟理是援而已。嘗觀呂氏讀詩記中。朱子初說。大抵從序義者居多。此呂祖謙所見者也。是時朱子嘗以序說爲不足信。質之祖謙。而祖謙未以爲然。及後集傳成。而祖謙已不及見故朱子集中每以爲憾。意者是而詩傳已兩易矣。迨晚年而四書集注成。其於柏舟之義。又已三易矣。由此推之。凡集傳與序相左而原存疑義者。後人仍可合儒先之論以參觀。庶無負乎朱子翼經之苦心斯爲得耳。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集說】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爲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畧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集說】遠送于南一句。可爲送戴嬀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集說】此詩序以爲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

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辨說] 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附錄] 蔣氏悌生曰朱子以日月終風二篇爲非州吁之時而作今觀詩文所謂無良所謂虐所謂謔浪笑敖等語又豈宜施於莊公者若反序說而欲更置此二篇於燕燕之前孰若只從序說而亦無害於義乎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范氏處義曰衛州吁弒君篡立爲伐鄭之役意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抑不知犯大惡衆叛親離安能得志故邀與陳宋有成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已怨之此詩終篇皆豫爲喪亡之言信乎人心未易服也序詩者以用兵爲暴亂宜哉衆仲謂兵猶火弗戢將自焚其言果信然此怨詩也暴如州吁猶怨而不叛所以爲忠厚也歟

[辨說] 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爲說恐或然也然傳記衆仲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案州吁篡弒之賊此序但譏其勇而無禮固爲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李氏樗曰此蓋七子能反躬自責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使母得留於家而不復嫁此詩之所爲作也夫善養志者人子之職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此正人子當爲者也

[辨說] 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

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詳說 序所謂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爲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疑此詩亦婦人作，非國人之所爲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卒章有不知德行之說。以此知是詩所謂君子，蓋指大夫，非微賤之役夫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歐陽氏修曰：濟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身陷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知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疏父子之別。

詳說 未有以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孔氏穎達曰：此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竝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己，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

詳說 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氏康成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孔氏穎達曰：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以旄丘之序，故知爲狄人所逐，以詩有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也。

詳說 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詳說 序見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爲責衛伯之詞，誤矣。

○陳氏曰：說者以此爲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集說 劉氏瑾曰：以此詩爲作於宣公之時，固無可考，但以爲黎臣勸歸之辭，則此時黎之宗社疑未滅也。以其從黎侯歸，下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戕，晉人數赤狄之罪，以黎侯而還。以此意之，式微、旄丘之詩，疑未有以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也，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范氏處義曰：衛國之賢，有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者，詩人惜之。其曰皆可以承事王者，則非下士人，當見其用相招爲此，故謙其才之可以有所不爲也。

【辨說】此序畧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氏康成曰以自見者見己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劉氏瑾曰朱子以此序稍得故不注然集傳以此詩為仕者自作則序意與詩亦微不合

【存說】嚴氏粲曰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蓋皆賢勞縱賤之事非謀行言聽也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鄭氏康成曰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孔氏穎達曰言衛國君臣竝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

【辨說】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辨說】此序全然不似詩意劉氏辰翁曰只是男女相道之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辨說】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辨說】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孔氏穎達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鶉之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詩人主意異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辨說】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

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孔氏穎達曰：桑中詩者，刺男女淫亂而相奔也。以衛都淫亂，國中男女相奔，及世族伯爵，妻妾俱是。刺奔之事，故序總云刺奔。既上下淫亂，有同亡國，故序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辨說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

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我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

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辨說】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辨說】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爲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

康成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洩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公爲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孔氏穎達曰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己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載馳之詩而見己志也

【辨說】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辨說】此序疑得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卒章傳曰重較卿士之車則入相爲卿士也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箋武公當幽王之時已爲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則平王之初未命爲公亦爲卿士矣此云入相于周其時或幽或平未可知也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鄭氏康成曰窮猶終也○孔氏穎達曰刺其不能繼其先君武公之業修德任賢乃使賢者退而終處於澗阿○朱子曰此詩本怨而言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辨說】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爲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亦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據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集說】歐陽氏修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如鄭之說是則莊公退而怨刺乃不知命之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當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名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錄詩必不取也○李氏樗曰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卒章言永矢弗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又不敢忘於君也孟子去齊其言曰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大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遽忘愛君之誠心乎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辨說】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集說】孔氏穎達曰嬖妾謂州吁之母也所謂心所嬖愛使偏違惑故夫人雖賢不被荅也○范氏處

義曰詩之所陳初不及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之事。序詩者推本言之謂莊姜所以不見荅者由此耳莊姜之賢卽燕燕日月終風之詩可以想見是詩亦不及其賢也○嚴氏粲曰首序題以閔莊姜者也傳可證說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莊姜可乎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蔣氏悌生曰序謂刺時美反正者亦曰困而自悔喪心復萌耳○郝氏敬曰風人美刺總婉而刺尤鮮有直指一端者若之若民間謳歌較臣子忠諫之情自別如必爲序某人某事善而後爲美某人某事惡而後爲刺亦不達於風人之志矣此篇本刺無一語譏誚但代棄婦自言而風旨穆然故曰美反正刺淫泆也

附錄 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祖禹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荅退不待歸則如之何以禮自止而已賢女雖安於命亦不免以離憂而不困也○嚴氏粲曰婦人以大歸爲出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見其思歸之

切如此見其怨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也。

附錄 未見不見荅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氏康成曰惠公以幼童卽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於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孔氏穎達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傳言初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伋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卽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令卽位之年卽娶齊女至桓十二年其卒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兄壽則宣公卽位二十四年矣然則惠公也故云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其身幼也孔氏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遂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爲政以禮

附錄 此詩不可考當闕。

補說 輔氏廣曰觀詩辭所謂不我知不我甲之言則亦必須是譏刺其在上之人童孺無知才能不足以知我長我而徒佩觿佩韘而垂帶悸悸然也且未必是刺其君耳○胡氏紹曾曰杜預言惠公卽位時年十五六宋十九以下皆得稱童序或然矣但似與詩辭未理亦安耳

○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

而不反焉毛氏萇曰：伯，州伯也。○孔氏穎達曰：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此言過時者，謂三月一時，穀梁傳伐不踰時，故何草不黃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是也。此序婦人所思之由，經陳所思之辭，皆由行役過時之所致。序言為王前驅，雖辭出於經，總序四章，非指一句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經也。時當衛宣公之時，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公羊傳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諸侯從王雖于其時人少，微弱不能仗衛從也，而宣公自使從之，深其若予過時不反，責宣公之由始，主責之宣公，而云刺則皆也。○此時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

【附錄】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呂氏祖謙曰：為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集說】男女失時之何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而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姻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集說】孔氏穎達曰：凶荒多昏，序意言古者有此禮，故刺衛不為之，而使男女失時，非謂以此詩為陳古也。故經皆陳喪其妃耦，不得匹行，思為夫婦之辭。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附錄】說見本篇。

附錄 呂氏柟曰詩蓋謂投我以木瓜桃李尚當報之以瓊琚瑤玖況桓公之德封我于楚邱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命我無國而有國且其乘馬稱服六畜門材魚軒重錦皆非常之賜也然則當何以報之也厥後晉韓起聘于衛因北宮文子之賦淇奧而遂荅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而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豈特男女相贈之辭哉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鄭氏康成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孔氏穎達曰作黍離詩者言閔宗周也周之大夫行從征役至於宗周鎬京過歷故時宗廟宮室其地民皆墾耕盡爲禾黍以先王宮室忽爲平田於是大夫閔傷周室之顚墜覆敗彷徨省視不忍速去而作黍離之詩以閔之也言過故宗廟則是有所適因過舊墟非故詣宗周也周室顚覆正謂幽王之亂王室覆滅致使東遷洛邑喪其舊都雖作在平王之時而志恨幽王之敗但主傷宮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爲平王詩耳又宗周喪滅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彷徨不忍去序其作詩之意未必即在宗周而作也○周語云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鎬京謂之西周也即知王城謂之東周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東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周本紀云平王東徙洛邑避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謂化之所及纔行境內政教不加於諸侯與諸侯齊其列位故其詩與諸侯同爲國風焉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孔氏穎達曰大夫思其危難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君子行役無期度二章上六句是也思其危難下二句是也○范氏處義曰此詩作於大夫所謂君子者非婦人指其夫蓋大夫見時之賢者不免行役故以君子稱之下篇君子陽陽亦此意或謂詩不見思其危難之事竊意行役之人所憂者死亡耳飢渴則致疾病疾病則致死亡所謂危難即疾病死亡也卒章苟無飢渴蓋思其危難所由致而風諭之使無飢渴以免患也

附錄 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范氏處義曰東周之賢者相招爲祿仕雖抱關擊柝亦可爲也何至如伶之仕於伶官竊意詩人止所見而言未必盡然或謂伶官人所賤無復責望若其他皆有常職未必

能全身遠害，此亦一說也。○輔氏廣曰：此序得之。蓋古之樂官實掌教事，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可見。故賢者多隱於樂工，如簡兮詩之類。至春秋時，如魯大師摯諸人，猶知踰河蹈海以去亂。不賢者能如是乎？使賢者隱於樂工，而以全身遠害為樂，則時可知矣。

【集說】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鄭氏康成曰：怨平王恩澤不行於民，而久令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范氏處義曰：凶年饑歲，世所不免，為夫婦者，正當同患難，遽至相棄，由其夫婦之義日以衰薄而致然也。詩人以為風俗衰薄，其來有自，未可遽望其善，特閔之而已。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黃氏櫄曰：桓王一失其信，而至於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人君之於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之果可去也，與其去於此者，不若去於彼。苟信不立，雖有粟，安得而食？雖有城池，將誰與守？此君子之所以閔周之亡也。

【集說】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鄭氏康成曰：九族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穎達曰：古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棄其九族者，不復以族食族燕之禮序而親睦之，故王之族人作此詩以刺王也。此序其棄王之由，經皆陳族人怨王之辭。○嚴氏粲曰：陳氏曰：周公大封同姓，故王國賴九族親周道也。棄其九族，則周道衰矣。

【集說】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鄭氏康成曰：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大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范氏處義曰：鄭氏以一日不見之語，謂人臣因出使而懼讒，不為無理。蓋古之忠臣，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得入，其事多矣。鄭氏之說，不可廢也。

【集說】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孔氏穎達曰經二章皆陳古者大夫善於聽訟之事也陵遲猶陂陁言禮義廢壞之意也男女淫奔謂男淫而女奔之也○范氏處義曰據詩所陳當禮義陵遲之時男女淫奔由無所忌憚而然詩人因言古之大夫能聽男女之訟與行露美召伯之意略同然行露言不能此詩言不敢其息訟雖同而所以息者有異曰不能者德明惟明也曰不敢者德威惟畏也明與威皆出於德其可美均也

辨說 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詞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放逐者本在位有功今去而思之鄭以爲去治賤事所在有功故思之意雖小異二章俱是思賢之事○嚴氏粲曰二留名氏不須深考無傳以國人思之知其賢矣

辨說 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竝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穎達曰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美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

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其國善善之功焉序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此與淇奧皆美武公有德能仕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鄭公之刺繫公者甫之美申伯何獨之和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詩者之意有異故所繫不同○范氏處義曰鄭武公父子所以能入則世爲卿士由其先君桓公有勳於周而然哉周之國人以爲善於其職宜有此位故作緇衣之詩以美之序詩者發明其意以武公之德所以能有其國者由善善之功也孔子所謂好賢如緇衣蓋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說者未喻善善之說而不得遂疑詩序以明有國善善之功之說爲非詩意亦考之未精與

辨說 此未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嚴氏粲曰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爲譏失教此詩後序以爲小不忍皆責之也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爲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後序爲非其謂詩人將莊公之心在於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數後序本爲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莊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律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溫柔敦厚

之亂

【辨說】事見春秋傳。輔氏廣曰見隱公元年。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亦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嚴氏粲曰一叔于田著美叔段之材武但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此詩以段出田而京邑之衆相與說以從之耳後序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集說】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亦民閒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李氏樗曰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爲義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曰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而就歆爲不義爲不義則衆之所棄也安能得衆哉楊龜山亦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於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悅而歸之哉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言叔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禍之所由生也。

【辨說】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辨說】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孔氏穎達曰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之在朝之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嚴氏粲曰以謂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蓋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皆臣事也只當刺在朝之臣則彼所以譏此也。

【辨說】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

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范氏處義曰：鄭莊公失道，君子舍之而去，蓋出於不得已。詩人思念君子，而望其留爲國。詩忠厚之意見之終篇，誠爲懇切也。○黃氏櫄曰：此詩是君子去國而國人欲留之之意。執其袪、執其手，而惟恐去之之速也。古者人君之用人，皆必察於國人之好惡。今國人皆欲留之，而莊公不能用矣，國人之望矣。

辨說 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孔氏穎達曰：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說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之。○歐陽氏修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辨說 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范氏處義曰：鄭忽辭昏之言未爲失也，君子固許其善自爲謀。卒之所以自謀者無聞焉，故詩人閔其當立無助，咎其辭昏，蓋專爲無助而發，謂其既終不能自謀，不若初無辭昏，猶有大國之助耳。此詩人之本意也。○有功於齊，卽左氏傳桓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其事也。忽辭昏者再，詩請妻者文姜也。此詩序言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是再請妻者明矣。

辨說 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卽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

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徇說詩者之謬，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孔氏穎達曰：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人之事。○黃氏櫄曰：詩人之意，蓋以爲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今昭公不見子都、子充，而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美者非所當美，而反以小人爲君子也。

辨說 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辭。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爲刺忽，殊無情理。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黃氏櫄曰：君倡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事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則其國必危。魯之政出於三家，晉之政出於六卿，齊之政出於田常，則有篡弒之禍。今昭公微弱而爲祭仲所專，此詩人所以悲其將亡而爲之嗟歎。

辨說 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氏康成曰：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孔氏穎達曰：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歸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逐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辨說 昭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

誣之實罪，而歸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爲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附錄] 范氏處義曰：狡童指祭仲。詩所以刺忽者，謂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惟權臣之爲聽，所以擅命而不可制也。祭仲得專，廢立非權臣而何？說者以狡童爲指忽，非詩人之本意。山有扶蘇既指所美非美者爲狡童，不當又指其君爲狡童也。詩人謂忽不自爲政，祭仲既得以專之矣。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言，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餐也；彼祭仲之狡，雖不與我食，我則不忍忘君，以忽之故，憂之而不能息也。大槩謂祭仲狂狡自專，不復取謀於我，不復以禮待我，而我之憂國愛君，自不能忘。爾彼祭仲者，賤之也；于忽者，親之也。詩人親之如此，而謂指君爲狡童可乎？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孔氏穎達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賤，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九月，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忽入而突出也。箋言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從亡，突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以與忽爭國，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先突謀從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歐陽氏修曰：褰裳之詩，與大國未定其誰也。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涉溱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何褰其裳行以涉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爲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恤爾。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

[辨說] 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范氏處義曰：丰鄭詩也。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陳其辭也。○嚴氏粲曰：是詩首以陽倡陰不和，男行女不隨也，卒章其始也，男子求昏，女乃不往，後既失身，始知追悔，此特一偏之說也。蓋是詩本於昏姻之道缺，故有倡而不和，行而不隨之辭矣。禮之不行，道之所以缺也。男子求昏，既親迎其祖，豈得非罪女子哉？

[辨說] 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范氏處義曰：是詩所刺，以男女俱不由禮而相從，故謂之亂。然國人以奔爲恥，作詩刺之，而以人甚遠不我即爲言，亦以見先王之澤在人心者未泯，故雖刺其亂，不忍指其實，此聖人之所取也。

[辨說] 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經010 7

焉。嚴氏粲曰：鄭公子之亂，非事反覆，士之保於利害，權勢遷徙，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附錄 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黃氏櫄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古者學校修則學者於此藏焉修焉，今鄭人學校不修，而學者失業，故此一詩皆是學者朋儕分散，思念相責之意。夫僖公修泮宮而魯人頌之，鄭之學校不修，其刺也宜矣。

附錄 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范氏處義曰：爲此詩者，其鄭國之賢與？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之善，以左右前後皆非薛居州也。忽無忠臣良士，獨有爲此詩之賢，不能有益於忽，故曰閔無臣也。

附錄 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穎達曰：公子五爭，謂國亂，兵革不

得休息，下民窮困，男女相棄。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其公子五爭，序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公子五爭者，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惟數後爲五爭也。○范氏處義曰：公子五爭，首尾二十年，兵革不息，所以致亂，男女相棄，室家不保，此其所以謂之閔亂也。

附錄 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孔氏穎達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遇時也。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役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是下民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

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昏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可蓋謂首二句是也愚不謝而盡下四句是也

[辨說]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王氏安石曰蓋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辨說]鄭俗淫亂乃其風聲氣習流傳已久不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孔氏穎達曰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篇三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興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相成之事也○黃氏櫄曰哀公政事不修本於衽席之失助故作是詩以思賢妃此詩皆是夙夜警戒之意宣王晏起姜后待罪遂勤政事以成中興觀此則夙夜警戒乃賢妃貞女所當然也

[辨說]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孔氏穎達曰君上以好田獵爲賢好則下民皆慕之以成風俗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人大相荅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范氏處義曰化於上者謂之風習於下者謂之俗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爲俗喜曉馳騁之間遇相遇反相誇詡以習於田獵爲賢以閑於馳逐爲好形於辭氣之間可以想見由哀公好田獵故也記曰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故曰刺荒也

[辨說]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孔氏穎達曰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陸氏德明曰刺衰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孔氏穎達

曰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嚴氏粲曰哀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集說】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孔氏穎達曰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召呼不以其時故刺之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

【集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爲晝夜之節也 劉氏瑾曰孔氏曰挈壺氏以木爲漏浮箭爲晝夜共爲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太史立成法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以一年有二十四氣一氣之間分爲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 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

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孔氏穎達曰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

【集說】此序據春秋經傳爲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孔氏穎達曰有禮義而後功亦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從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既立所從言之異耳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卽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范氏處義曰禮義非以求大功也而有禮義者大功可馴致修德非以求諸侯也而有德者諸侯將自歸安有志大心勞之患今襄公無禮義而不修德是無其本矣無其本而切切然望大功之立諸侯之從無是道也

【集說】未見其爲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范氏處義曰是詩本刺襄公從獸無厭不欲直指其過故陳古之田獵與民同樂百姓聞而說之欲襄公愧而改耳

【辨說】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孔氏穎達曰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郝氏敬曰此詩作於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也莊公於文姜其子也桓公則其夫也矣為妻綱如笱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弟克夫不能制妻則同敝笱耳故敝笱刺夫猗嗟刺子序說各有攸當也

【辨說】桓當作莊 劉氏瑾曰桓公十八年不聽申繻之諫必欲與文姜同如齊則姜氏此一行非由桓公不能制而然也及公薨于齊而姜氏返魯莊公嗣位而姜氏孫于齊未久復返于魯自後姜氏之會齊侯者相望於春秋之策則防閑之說屬之桓公乎屬之莊公乎故曰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孔氏穎達曰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范氏處義曰春秋魯莊公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春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此皆莊公之時齊襄公特莊公為己之甥往來魯無顧忌春秋既書而深貶之詩人作載驅為襄公之罪狀明矣

【辨說】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孔氏穎達曰禮婦人夫死從子子當防母無遂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為人子之道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為襄公之詩也○嚴氏粲曰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敝笱又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皆歸咎於他人蓋不忍斥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郝氏敬曰此詩刺魯莊公較敝笱辭婉所以為母及子也妻淫而責夫其言易道母亂而責子其語難顯詩所以善於言也人以為齊侯之子者春秋之義也當世人疑莊公非桓公子也不然特書所生年月日以折群議哉詩云展我甥兮明其非我子也亦微詞之識

【辨說】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曹氏粹中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名作在獻公并存以後則其俗漸已荒儉凡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李氏樗曰奢則不計財之有無而用之儉者有所不當為而為之也儉則計厚薄先之儉有所當為而不為也奢儉雖殊而過中一也此所以刺之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穎達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本篇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若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案】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祖禹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言術行之於上而民人不以為美此詩所以刺時也

【案】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救待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康成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徵發○范氏處義曰魏地迫小而數役削故為大國之役不敢不受命獨其民之父母兄弟離散為可念耳此陟岵所為作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穎達曰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狹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案】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孔氏穎達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

【案】此詩與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穎達曰蠶食桑漸漸

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斯以稅使民困也○范氏處義曰鼠食桑無時而蠶盡而後已斂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畏四顧不寧貪畏者莫切於此

附錄 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集說 黃氏櫄曰國人而目其君以碩鼠可乎意者代檀刺在位貪鄙則碩鼠亦未必非刺在位要之在位者如此而民乎吟無告訴則其君可知孔子刪詩而以碩鼠附於魏風之末所以爲後世戒哉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孔氏穎達曰作蟋蟀詩者由僖公太儉偪下不中禮度故刺之以其大儉故欲其自娛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既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爲唐之意大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范氏祖禹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憂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楊氏時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娛樂也而亦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之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附錄 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孔氏穎達曰有財不能用者二

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者二章云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已身其事小宜責昭公先事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即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序獨言鐘鼓者盛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謀取其國家首二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即和叔謀伐晉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以謀一國即四鄰之一故以四鄰言之○呂氏大臨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變也有朝廷不能以洒埽非不好潔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督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范氏處義曰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也道者政之本也本之不修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鐘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亡將至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呂氏祖謙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為他人所有豈不若及今為樂之為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為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悲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張氏栻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乎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埽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酒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自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取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辨說 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氏康成曰封沃者封叔父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孔氏穎達曰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分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之以刺昭公也○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嚴氏粲曰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已無是處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早為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于京之事類也莊公之失在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則鄰國窺之而不能制內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為微弱也

辨說 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黃氏櫄曰武公獲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於桓叔之世已逆知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於其微田氏厚施以得民心晏子謂景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若之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曰善哉吾不能之矣此謂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也昭公之所以爲曲沃之所獲亦類是與

辨說 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孔氏穎達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王肅云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皆昏姻之正時晉國昏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鄭以三星爲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辨說 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

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鄭氏康成曰他人謂異姓也言昭公遠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雖豈無異姓之臣乎顧恩不如同姓親親也○呂氏祖謙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依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當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辨說 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嚴氏粲曰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辨說 詩中未見此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孔氏穎達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從○此言大亂五世則昭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朱子曰昭公七年潘父弒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是爲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立是爲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

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爲哀侯九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於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辨說】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幷晉國故爲之請命○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

【辨說】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貨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辨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穎達曰兼其宗族者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也武公初兼宗族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范氏處義曰武公兼幷宗國屢相殘賊宗族離散相侵若可謂寡特矣使然自以爲能不知求賢者爲輔其是誠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辨說】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氏康成曰喪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孔氏穎達曰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孔氏穎達曰以獻公好聽用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事○范氏處義曰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爲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辨說 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陸氏德明曰始大絶句或連下句非 孔氏穎達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且大其將興乎

辨說 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劉氏瑾曰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鄭氏康成曰始命命爲諸侯也○孔氏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處○黃氏櫄曰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爲美以襄公救周有功而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園囿而人亦樂與之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鄭氏康成曰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閔其君子恩義之至也 作者敍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辨說 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鄭氏康成曰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陳氏[illegible]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適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illegible]治哉苟不以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呂氏祖謙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者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秦本事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不之求其道耳

辨說 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

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修曰周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襄公亦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李氏樗曰案秦本紀自西戎侵奪岐豐之地周遂東遷雖使秦取岐豐之地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於是伐戎取其地此詩序所言襄公能取周地是說與史記相戾鄭氏因此序謂秦處周之舊土歐陽以此破之至於始爲諸侯其言與史記合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黃氏道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乃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

辯說 此序最爲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黃氏櫄曰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喪師於殽其後悔過自誓而求其所謂一介臣者以保我子孫黎民則其所以求賢臣以保後世者切矣今康公忘穆公之業而至於棄其舊臣始之一字作序者所以深責之也○許氏惇生曰晨風序未敢疑其非

辯說 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蘇氏轍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李氏樗曰說者以謂王于興師秦爲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以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鄭氏以謂王法興師王肅以謂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荊公以謂阻王命以厲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數說皆非也此是思古之詩指古之王者而言也○黃氏櫄曰秦爲諸侯之國而曰王于興師者何也蓋此言秦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詩人思古之王者能與民同安逸故能與民同憂患若平居不能恤民而臨難責其死節其將孰從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故周公東山之役至於二年之久而民忘其死句踐伐吳國人皆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蓋其能與民同其好惡則民之視君猶吾身也視國猶吾家也秦人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其怨之也宜矣○郝氏敬曰其君平居不能惠民假王命復仇以日從事於干戈所以刺之○王氏志長曰案本紀康公二年秦與晉戰于武城報令狐之役也六年復與晉戰于河曲報晉之取少梁也皆晉人先加兵焉而無衣刺康公不貸者以其修私怨耳襄公憤犬戎殺幽王將兵救周力戰有功復以兵送平王徙雒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命襄公逐戎居之故襄公先後與戎爲難其後伐戎至岐而卒所謂王于興師與子同仇者非歟無衣詠古以刺今宜也

辯說 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附錄 金氏履祥曰秦紀曰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幷有之爲西垂大

夫莊公居其故西犬邱秦國風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行氏指曰序云刺用兵也朱子以爲序意與詩情不協良是然謂是秦俗強悍樂於戰鬪之詩傳說皆云秦襄公以王命征伐周人壯之賦此較爲近之然襄公之世周西之地已爲秦有宜不復如有王而此詩尚稱詩以王于興師爲言則周人詩也考史記稱宣王以兵七千與秦莊公使伐西戎正與王于興師之言合故仁山金氏編次此詩爲之莊公不爲無見也西戎反王室又僩然殺天子之命吏此必討之讐也時七千之士從征在行者自相告語曰我平日所以與子衣袍必共無分爾我者豈誠爲爾與我無衣之故哉正以我出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出則爲伍兩軍師之衆今既奉王命征戎正出力敵愾之日也卒之

破戎復所侵地所藉於同仇之會不可誣已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范氏處義曰康公卽位猶能作是詩旣而遂修舊怨有令狐之役所謂念母之良心實在哉序詩者本前日康公見舅念母之意而詩言之非後日之意也秦自殽之敗遂絕昏姻之好爲仇讐之國使康公終能念舅甥怨而修前好則秦晉之兵可息矣

【辨說】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卽位而作其詩蓋亦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大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范氏處義曰人君之游豫猶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賴因爲遊也其次能與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欣然有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遊蕩無度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部從之衆此國人之情也

【辨說】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氏穎達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放蕩故先言棄業也此質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本由井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耳

【辨說】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孔氏穎達曰僖公者共公子○歐陽氏修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忿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進之○范氏處義曰陳小國也僖公誠能自守耳當

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道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爲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

【辨說】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爲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爲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轍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范氏處義曰凡詩言刺時者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宣公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蓋疾近於惡如衛宣公之類直可惡矣無復可下救陳君之淫昏小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惟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之資質猶可與爲善也

【辨說】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孔氏穎達曰毛以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衆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禮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

【辨說】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

義惡加於萬民焉 孔氏穎達曰定本直云民無萬字○呂氏祖謙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梏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惡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變遷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辨說】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范氏處義曰。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爲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經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爲有何足信哉是詩皆據理之語也

【辨說】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孔氏穎達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惟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王氏安石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辨說】此不得爲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范氏處義曰陳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爲迫切奈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辨說】陳風獨此篇爲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嚴氏粲曰此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詩人作詩譏刺其如此

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爲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欲其戒謹恐懼也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呂氏大臨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條柔弱至於長則引蔓於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呂氏祖謙曰夭如歟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詩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遲而激

【辨說】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黃氏櫄曰風則發兮非風也而發車則偈兮非車也而偈蓋言其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皆觀此時之此乃知周之先王其所以得民之心者至矣方周家之盛而諸侯之政亂當是時疑天下之不知有周矣而人猶思周道於周室將亡之時惓惓念慕之意不能自已嗚乎微周之所以得民者當

於此詩觀之。

【辨說】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一之十四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蘇氏轍曰曹君危亡之不恤而楚楚然潔其衣服如蜉蝣也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陳氏鵬飛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

【辨說】言昭公未有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辨說】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附錄】鄭氏樵曰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孫氏處義曰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君實為之是篇皆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可以是為人臣之祝也

【辨說】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孫氏處義曰思治人之思治可知也共公專務侈下不行其所苦當盛世大夫在上必有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周時無所寄託得以自恣故詩人歎之而思治也

【辨說】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既其而東伐恐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思此乃能勤行風化已今王業必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上序已志鄭以為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都非居攝年其文後別也

附錄 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者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於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嚴氏粲曰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詩不知者以爲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用春秋書法也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著公之出入也

辨說 此序以金縢爲文最爲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李氏樗曰管蔡挾三監叛周公帥師東征周在豐鎬其地在西管蔡與商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三年而得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三年矣遂勞其歸士故作此詩

附錄 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氏康成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孔氏穎達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國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程子曰當七月陳王業鴟鴞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望

辨說 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孔氏穎達曰鄭以爲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禮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爲禮令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公饗燕也○范氏處義曰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新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爭是誰之過歟○呂氏祖謙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王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

貴而二公所當發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辨說]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范氏處義曰詩序推本其初而言豳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汲始終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詩序下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孔氏穎達曰古者羣臣嘉賓者皆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自云燕羣臣則此詩為燕羣臣而作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經之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張子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范氏祖禹曰羣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范氏處義曰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譴意厚矣人臣事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賓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勞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朱子曰於朝曰君臣而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

[辨說]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鄭氏康成曰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

若以歌樂之○孔氏穎達曰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說矣總述勞意於經無所當也

【辨說】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疏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氏康成曰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孔氏穎達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陳氏鵬飛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懽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呂氏祖謙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也

【辨說】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孔氏穎達曰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而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恐其天下見其如此亦疏兄弟故作此詩以燕兄弟取其相親也此常棣是取兄弟相親之詩今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是之故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召穆公重歌之耳故鄭荅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篇也非造之也

【辨說】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亦

其明驗但春秋傳爲富辰之言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穎達曰故舊即昔之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惟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言父舅及兄弟兄父舅亦有故舊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納之於治內之篇故爲此次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去聲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康成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孔氏穎達曰言君能下其臣下燕樂遣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其國之政故臣亦宜歸美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咏六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爲答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故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故答上篇也

【附錄】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朱子曰：三[illegible]皆歌天保[illegible]上下詩之燕之說草略，得詩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却說得尤分明。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鄭氏康成曰：文王為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戍，守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屬為將，率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杕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孔氏穎達曰：此與出車，五言玁狁，惟一云西戎，玁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玁狁，故戒敕戍役，以玁狁為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者，陳其功勞；勤者，陳其勞苦。還謂自役而反，歸據鄉家之辭。出車序云勞還，杕杜序云勞還率，杕杜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程子曰：文王遣戍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敘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戍役。○蘇氏轍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為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朱子曰：文王既受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令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辨說】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毛氏萇曰：王，殷王也。[illegible]之屬。○鄭氏康成曰：西伯以天子之命出征伐。○孔氏穎達曰：謂文王所遣伐玁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行，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辭也。○王氏安石曰：天子，紂也。○蘇氏轍曰：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稱也。文王命南仲城朔方，為將以往，玁狁之患，於是而除，以報天子。○董氏逌曰：文王為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王既命之專征也。○李氏樗曰：王命南仲，毛氏曰殷王也，蘇氏曰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乃為文王，不得為紂。此說甚善。此乃文王命南仲者，以有天子之命城彼朔方，此正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是也。○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南仲大祖之說，遂為南仲不知何時人而稱之者，謂如仍叔、家父皆周之世大夫也。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為皇父之大祖，非謂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耶？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中之為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朱子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

【辨說】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案】此詩曰天子，曰王命，毛、鄭皆謂殷王，至蘇轍以天子謂紂，王謂文王，後人之追稱也。朱子初說，以上章采薇謂文王專征，奉天子命而伐玁狁，此章勞還率，亦謂奉商王命而命南仲。且於鹿鳴至魚麗從序說，以為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所刪定也。此章辨說又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考文王為西伯時[illegible]

伐犬戎之事。武王成王康王。皆無伐玁狁西戎之文。至宣王時。采芑詩有方叔南征荊蠻兼言方叔曾有征伐玁狁之功。故蠻荊畏之。然是方叔而非南仲也。況文武之世。無勞之樂歌。旣是周公所定。而武王成王康王又無其事。則所謂天子與王命者。將屬之於何王乎。似不若仍從古序與初說之爲安也。

○杕杜勞還役也。范氏處義曰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

辯說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孔氏穎達曰天保以上六篇燕樂之事。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辯說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辯說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辯說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陸氏德明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孔氏穎達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次後別著此語之也○孔子歸魯編其詩惟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子夏得爲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得存也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別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首此二篇之序無時可屬故連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關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推改什篇之首遂通盡小雅云爾是以亡者不在數中○蘇氏轍曰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序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范氏處義曰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歌故與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亦有其義又有六月之序可據當置而不論○呂氏柟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卽其義可以悟其意部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求諸亡之補亡詩則過矣○郝氏敬曰聖人刪可於刪禮也笙歌相間有有禮義在何得有聲無辭之實名而之雅中聲在於心形所於器樂由心生聲由辭出自然後有歌聲無辭不成

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奚獨南陔白華五六篇爾。又謂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辭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籥吹七月不倂笙吹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于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樂無辭之樂○謂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愚謂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聲腔譜所以調辭也士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聲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口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辨說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強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陸氏德明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幷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名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竝爲正也○孔氏穎達曰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辨說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鄭氏康成曰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既得賢者置之於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國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歐陽氏修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呂氏祖謙曰賢才之盛多如此興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爲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嚴氏粲曰賢者爲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辨說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辨說 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辨說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孔氏穎達曰鄭言其事之用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也古開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堂中吹之更遞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以對鹿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illegible]

武王詩也。亦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此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鄭於諸言辭義皆亡者。對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幷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爲作序與經俱亡。以此知孔子錄而不得。子夏不爲之序也。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才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漸。當孔子之時道衰樂廢。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聖人雖無所不知。不得以意錄之也。○鄭氏樵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汾水曰管與笙類也。先皆有聲而已。故新宮亦亡。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辭謂之賦則有辭矣。

辨說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鄭氏康成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孔氏穎達曰。謂時王者恩澤被及四海之國。使四海無侵伐之憂。得風雨之節。書傳稱越裳氏之譯曰。吾受命吾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而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目。於經所陳是四海若蒙其澤。而序渥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王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廣之。○蘇氏轍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燕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末也。使其笑語而無間。○

呂氏祖謙曰。大之待諸侯燕樂而豈弟也。豈弟
自同姓諸侯封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

辨說 序不知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歐陽氏修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三章於異姓。卒章爲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爲衍說。以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氏康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范氏處義曰。先王知天下

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凌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矣。○蘇氏轍曰。大飲賓曰饗。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序之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康成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孔氏穎達曰。經言喜樂者。謂被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得官爵而喜。又序言喜樂之者。他人見之如是而喜樂之。非獨被育者也。作者述天下之情而作歌耳。○嚴氏粲曰。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材之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材於學校而燕飲作樂。故此詩爲是樂育材也。以習心之樂感人心

之樂。義理之說同也。詩背逆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鄭氏據成目，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孔氏穎達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欲見臣又起義明與上詩別其武侯亡同以公成王則變文識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

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穎達曰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國不守，四夷來侵，中夏微弱矣。上政衰壞，中焉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興之而復興，故備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美宣王也。○張子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因亦有漸。○李氏樗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厲王之世，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祖宗之業也。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文武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序，因而備言也。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誤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孔氏穎達曰謂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荊之國，上言伐此云

征伐辭耳。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言征者已伐而正其罪。故或并言征伐，其義一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附錄】李氏樗曰：左氏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朱子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賦，日修車馬，備器械，以會諸侯，修攘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孔氏穎達曰：宣王能慎於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羣下。王之田獵能如是，則羣下無不自盡誠心以奉事其君上焉。故美之也。○李氏樗曰：此皆據此詩中而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慎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嚴氏粲曰：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

【辨說】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毛氏萇曰：之子，侯伯卿士也。○鄭氏康成曰：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存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范氏處義曰：序言萬民離散，不安其居，鴻鴈隨陽往來，其有定處。正萬民離散之喻也。宣王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壞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豈人君自為之哉？必有使者將明命，宣德意而行之，故萬民雖眾，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然則鴻鴈之詩，為使臣而作明矣。

【辨說】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氏康成曰：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陸氏德明曰：箴，諫誨之辭。○孔氏穎達曰：宣王既在變詩，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為衰失之漸，而首則六月采芑，末則斯干無羊，並不言美者，欲以示法，見宣王中興，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且見宣王賢君，其詩可以次正。故終始不言美，其閒則各從其實也。○鄭知一言之內兼有箴美者，以其編更無箴刺之文，夜如何其，是問夜之辭。天子備官任使，而親問時節，非王者之法，故知此即箴。○董氏逌曰：傳曰：百官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

○沔水，規宣王也。鄭氏康成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恩也。以恩親正君曰規。○孔氏穎達曰：規是匡諫之名，春秋傳曰：近臣盡規。言宣王政教多善，小有不備，令欲規之使備也。經云

諸侯不朝天子，互相侵伐，又譖言將起，欲王治諸侯察諸侯，皆規王使爲善也。○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者，以恩親正君，曰規。數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

○鶴鳴誨宣王也。毛氏萇曰：興也。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穀，惡木也。攻錯也。○鄭氏康成曰：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呂氏祖謙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焉。

○祈父刺宣王也。孔氏穎達曰：皆勇力之士，責祈父之辭。牢此以刺王也。○范氏處義曰：宣王即位，二相輔之，有文武成康之遺風。至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說者謂至是始衰，是詩爲刺宣王首篇，乃爪牙之士怨司馬軍政之不修，致我於憂恤。夫以宿衛之士而從征役，使不得養其父母，豈非仁政之闕歟？二相即周公、召公，謂之共和者是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氏康成曰：刺其不能留賢也。○嚴氏粲曰：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已爲宣王惜之，蓋見幾也。

○黃鳥刺宣王也。毛氏萇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歐陽氏修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爲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如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錄其功過者，所以爲勸戒也，俾後世知人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氏康成曰：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補】范氏處義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是詩卒章有舊姻新特之說，乃昔日之婚姻，人情易以棄諸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康成曰：考，成也。○孔氏穎達曰：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宣王既德行民富，天下和親，乃築廟寢，成而與羣臣安燕而樂之，此之謂成室也。人之所居曰室，宮寢稱室，是其正也。但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鄭以爲亦修宗廟，室是總稱，言室足以兼之。○呂氏祖謙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人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康成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范氏處義曰：牧事雖爲政之小，然犧牲於是乎出，亦國家之先務。宣王當板蕩之後，室牧之政皆廢，宣王能以次修舉，考室於先，既知所以爲似續之計，考牧於後，又知所以爲爾

姓之異二詩誠中興之不可闕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氏穎達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以爲平王時作此則作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

【集說】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范氏處義曰正月之下即十月之交皆記幽王之失道天心仁愛之故此其亂故出災異以譴告冀其恐懼而修省也○嚴氏粲曰項氏曰正月將亂之時君子憂之猶無可既亂之後君子夫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康成曰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集說】范氏處義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以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氏作傳遠其篇因改之耳其說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備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共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曰當以詩之文與毛氏合參幽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安知其前無番爲司徒而四詩非厲王明矣案詩考之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曆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二也雨無正言周宗

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之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盈廷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樹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九人則前有宣王文武作儀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誤耶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孔氏穎達曰經無此雨無正之字作者爲之立名敘又說名篇及所刺之意雨從上而下於地猶政令從王而下於民爲王之政教衆多如雨然事皆苛虐不恤民而非所以爲政教之道故作此詩以刺之既成而名之曰雨無正也經七章皆刺王之辭鄭以爲刺厲王爲異

【集說】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鄭氏康成曰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亦當爲刺厲王○孔氏穎達曰經言旻天天無小義今謂之小旻明有所對也故言所刺者比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則此篇之事爲小故曰小旻也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壞滅君臣散離皆是事之大者此篇唯刺謀事邪辟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所以得相比者此四篇文體相類是一人之作故得自相比校爲之立名也毛氏雖無其說亦以其篇之名或當然之○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小旻小宛小弁小明所以別小雅今大雅止有召旻大明二篇蓋簡編爛脫之餘則小之字錄詩者爲之或者雜出且以鳩鷹爲小猶之可也謂旻天上天爲小豈理也哉是詩刺幽王惑於邪謀不能

獨斷亦與上篇不言爲政之意同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孔氏穎達曰宛是小貌刺幽王政教狹小宛然○歐陽氏修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强奮起習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文王也

附錄 此詩不爲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詞爾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附錄 此詩明白爲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爲宜臼耳序又以爲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厲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嚴氏粲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於讒矣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孔氏穎達曰成十一年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蘇在東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伯爵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皆[illegible]名暴公爲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illegible]王肅云二人俱爲王卿相隨而行下云[illegible]云俱爲王臣

蘇公亦爲卿士矣

附錄 鄭氏曰暴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案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應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繆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董氏逌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李氏樗曰蘇氏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爲二人此說不然據此詩所言巷伯序詩者皆以寺人當之非一人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呂氏大臨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何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則莫非小人之交○李氏樗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欽之如伐木之詩是也風俗旣衰則日趨於偷薄之域而朋

友之道絕矣文武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幽王既不能遵文武友賢不棄之道則其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之也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李氏樗曰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人苦於征役孝子不得以終身養親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歐氏以為滯泥之甚矣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來歸之所作也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孔氏穎達曰譚大夫者以別於王朝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必別之者以此主陳譚國之偏苦勞役西之人優逸是有彼此之辭故須辨之明為譚而作故也若泛論世事則不須分別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彼牧伯大夫不言其國是也○范氏處義曰譚在周之東幽王時譚國困於賦役公私殫竭故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其詩自糾人有涉以下皆指周室而言蓋小國之視京師猶下十之視晉漢故也

辨說 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孔氏穎達曰經云廢為殘賊是在位貪殘也我日構禍是下國構禍也民莫不穀是怨辭也亂離瘼矣是亂事也○嚴氏粲曰此詩憂世之亂韓詩止以為歎征役未盡詩意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王氏安石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范氏處義曰大東言賦之不均此詩專言役之不均以見幽王之時賦役皆不均矣賦不均則以傷財而告病役不均則不得養其父母尤為可刺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蘇氏轍曰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將猶扶進也○孔氏穎達曰時大夫將進小人使有職位不堪其任愆負及己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警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若然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況大夫非聖[illegible]經之[illegible]人[illegible]篇云君人者[illegible]小人以不慎取友友者所友也[illegible]火就燥[illegible]從也如此之甚也以友不[illegible]是德之基也詩[illegible]小人處也○嚴氏粲[illegible]將小人於君子如人推[illegible]故君子[illegible]悔之也

辨說 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illegible]作日悔仕於亂世謂役則偏[illegible]之辭其實皆悔亂也○范氏

怨同列蓋賢者雖不得志不忘體國所共所以爲忠厚歟

○鼓鐘刺幽王也。孔氏穎達曰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爲作先王正樂於淮水之上雖其意不同俱是失所也刺幽王明矣鄭於中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爲先王之樂者以卒章所陳是先王正樂之事舉得正以責王明是王作之失所耳非有他樂也

【御案】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爲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孔氏穎達曰當時君子思古之明王而作此詩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斂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今不然故刺之○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穀說序有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略而不陳所由大田言矜寡不能自存又略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曾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税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昀原隰曾孫田之而序云不能修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爲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爲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閒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而此思古皆思成王也

【御案】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絶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附錄】蔣氏悌生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辭語典重禮儀鯊備恐只是先王之事詩中言皇尸君婦使君壽考萬壽萬年等語王者言之則可施之公卿恐僭甫田卒章言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亦只是下祝上之辭農夫恐不宜施此語鼓鐘送尸乃奏肆夏此亦天子之禮樂春秋時列國有行此禮乃東周以後諸侯僭用非正也朱傳斷然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蓋以甫田歲取十千爲一成之地爲田九萬畝歲取萬畝之入即九一之法大田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亦九一之法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乃公卿采邑之地天子畿內六鄉六遂用貢法卜夫有溝與此制不同故朱傳之說如此今案舊說皆以爲先王之詩朱傳引呂氏說言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依舊說與序說無異宜更詳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孔氏穎達曰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故思古之內首思成王耳而成王又有所奉故經言禹甸首章言我疆我理是疆理天下也維禹甸之是禹功也以下言雲雨生穀乃稅以祭祀鬼神降福皆由疆理使然故序者略之

也○劉氏彝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旣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惟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則畎畝不修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於洫洫下之洫不距於澮道下之澮不距於川路下之川不距於海是所謂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於海路自荒服而達於畿之謂也

辨說 曾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鄭氏康成曰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李氏樗曰此詩以爲傷今而思古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幽王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觀之則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呂氏祖謙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辨說 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孔氏穎達曰經惟言寡婦序幷言矜者以無妻爲矜無夫爲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出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稱其文可以兼之矣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辨說 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孔氏穎達曰經三章皆言爵命賞善之事旣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范氏處義曰洛邑東都也詩言君子至止說者以君子爲諸侯非也自周公成洛邑仰朝諸侯於彼以天下之中便於朝會遂爲周家故事宣王中興亦復會諸侯於東都幽王居西

周諸侯皆不欲朝豈復能修先王故事臨幸東都講朝會之禮故詩人思古明王至此東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而今不得而見也故以君子至止爲言蓋指王者也下言六師卽天子六軍又言萬年亦爲天子之祝皆不可以美諸侯也序言爵命賞罰蓋天子會諸侯之不可無者不必於詩求之

辨說 此序以命服爲賞善六師爲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氏穎達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復賢則居

父位矣。○陳氏鵬飛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朱子曰：此詩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使襲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功，故其成就若此。雖更幽厲之衰而不忘也。

【辨說】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鄭氏康成曰：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孔氏穎達曰：以其時君臣上下升降舉動皆無先王禮法威儀之文，故陳當有禮文以刺之。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三章言其君爲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之事，故總言之。○范氏處義曰：自楚茨而下，多思古之詩。此序雖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

【辨說】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毛氏萇曰：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鄭氏康成曰：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孔氏穎達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夭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今不能然，故刺之。交於萬物有道，卽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

於萬物而緩於己，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范氏處義曰：舉鴛鴦一物而言，則不殺胎、不覆巢、不麛不卵之類從可知矣。舉乘馬一物而言，則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可知矣。明王之仁愛如此，詩人祝其萬年在位，享福之宜，其無不宜也。

【辨說】此序穿鑿尤爲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諸公，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也。

【辨說】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襃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上言大夫，下言周人，見大夫所作，述衆人之意故也。此經五章皆以襃姒嫉妒，思得賢女代之，言思孌季女，是襃姒嫉妒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修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王氏安石曰：樂

賢女如此，則厭惡褒姒甚矣。○范氏處義曰：是詩以褒姒之嫉妒，故思得賢女爲君子之配耳。序詩者極言其事，雖是詩所不及者，亦他詩所詠。如師尹而下七子與姻婭，皆無道並進之實也；如暴公譖蘇公，寺人傷於讒，與夫巧言、青蠅之作，皆讒巧敗國之實也；如大東困役傷財，如四月貪殘致禍，如北山役使不均，如楚茨饑饉流亡，與夫矜寡不能自存之類，皆德澤不加於民之實。則序者之言，初非溢惡，而其禍皆始於褒姒之嫉妒。則二南無嫉妒，致天下被其化而王道成，亦非溢美矣。

【辨說】以上十篇竝已見楚茨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李氏樗曰：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凡曰賢者無罪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以幽王政教荒亂而惰慢，乃媟慢親近小人，與之飲酒無有節度，致天下諸侯君臣上下亦效而行之，沈湎淫液不止，遂成風俗。衛武公既入而爲王之卿士，見其如此，而作是詩以刺之也。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歐陽氏修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范氏處義曰：序雖不言思古，而詩前二章言飲酒終始皆不失禮，非治古之世不能也。後三章言飲酒卒於亂，蓋以刺時也。作詩之體固不一，而是詩備言酒之所以成禮與所以生禍者，尤爲著明，足以爲萬世之戒。武公之賢，即此可見。

【辨說】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李賢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孔氏穎達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也。○范氏處義曰：凡思古之詩，終篇皆陳古事，猶魚藻序言思古之武王，而其詩止言萬物失其性，王將不能自樂之意。先儒泥思古武王之說，遂以是詩二章爲武王之事，殊不知凡言思古，皆序詩者發明作詩之意，其間有詩所不及者甚多。竊意序詩者謂周之鎬京，武王始都之，是時萬物皆遂其性，故武王居之則爲可樂。今幽王雖居鎬京，而萬物失其性，豈能獨樂哉。故於詩人言所不及者，以思古武王一言，發明詩人言外之意，而非武王之事也。

【辨說】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氏康成曰：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孔氏穎達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劉氏彝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辨說 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范氏處義曰序言不親九族而詩指言兄弟蓋作詩者其兄弟乎夫天屬友愛所宜厚者而至於相怨則九族可知矣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李氏樗曰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鄭氏康成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穎達曰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序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

辨說 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孔氏穎達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爲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也下二章恨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李氏樗曰鄭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蘇氏亦曰言思怨而已其如不知義也此皆錯會此詩者之意夫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也惟其時多征役久勞於外此其所以怨曠也

辨說 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以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鄭氏康成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蘇氏轍曰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范氏處義曰詩所言皆宣王命召伯營謝邑之事豈南國之人在幽王時勞苦故思召伯而爲此詩乎序言不能膏潤天下亦推廣而言之謂當時之卿皆能如召伯營謝以使民則天下皆被其澤矣○呂氏祖謙曰幽王近不能禦犬戎之禍詩人所以思古也

辨說 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鄭氏康成曰隰中之桑枝葉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忠在野之君子而

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附錄】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辨說】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集說】程子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首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康成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事以刺之。○蘇氏轍曰。黃鳥止于丘。飛行飲食無不在外。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于公卿。出使於外。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辨說】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氏康成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孔氏穎達曰。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醢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醢之薄。下二句言行禮之事。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李氏樗曰。君子有酒。鄭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此不必泥於庶人以為說。但是古之君子不以微薄而廢禮。雖瓠葉兔首猶用以為禮。况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為禮。非有他義也。

【辨說】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康成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孔氏穎達曰。下國諸侯之言。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

【附說】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李氏樗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之興，則屢豐年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焉。幽王之時，師旅並起，曾無休息，民旣怨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亦其理然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鄭氏康成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孔氏穎達曰：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

二年矣，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九年猶名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祝虞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犬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驗伐犬夷與伐耆、伐邘，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元命苞云：西伯旣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是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伐崇在六年，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以爲六年始王也。六年稱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寵，記大傳注云：文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雖六年爲晚，而時未可稱，故爲早也。時未可稱而必稱之者，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非爲早，欲以一人心固天下，是早稱之意也。然則伐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然則類者祭天之名，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文王於伐崇之後，尋卽稱王，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故類禡也。文王雖稱王，改正朔，行其統，內六州而已。

【附說】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嚴氏粲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

詞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旣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待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歐陽氏修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佑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蘇氏轍曰。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旣以柴望告天。自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氏酢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又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德。故辭所況及。

【集說】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范氏處義曰。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此詩舖敘去豳遷岐。建國立社。與待夷狄懷諸侯之事。皆大王始之。文王終之。九章次第可考也。非出周公之手。他人豈能知周家創立之始。若是其纖悉哉。○彭氏執中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大王之得民始。一詩之意。大要在得民言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歐陽氏修曰詩人言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喻文王養育賢才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二章三章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四章言官人之成效也卒章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李氏樗曰荀子曰文王以官人爲能左傳曰官人國之急也文王之世既有疏附奔奏之臣又有先後禦侮之人文王之所以官使人才者有其道故也

【附說】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孔氏穎達曰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

【附說】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呂氏祖謙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鄭氏康成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穎達曰經首章言大任德行純備故能生此文王是其所以聖也二章以下言文王德當神明施化家國下民變惡爲善小大皆有所成是其聖之事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

德莫若文王 孔氏穎達曰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與君積世行善不獨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鄭氏康成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孔氏穎達曰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其[illegible]之化以及鳥獸昆蟲作詩以歌其事也[illegible]作序[illegible]始附文王歸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爲民所從事久矣而於作靈臺之時始言民附者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

【附說】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附說】呂氏祖謙曰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范氏處義曰武王善繼善述中庸固言之而此有繼文繼伐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

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也。

[辨說]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穎達曰上四章言文王令聞之辭成名之德作豐邑以息崇心同四方而可法其所爲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若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下世傳其謀以安後世所爲不止於功伐紂繼以繼伐言之皆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黃氏櫄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繼伐也下武言繼文文王有聲言繼伐惟其能繼文王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功故曰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述大王王季之業已有其聲矣武王從而大之

此文王有聲之所由作歟。

[辨說]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氏穎達曰序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隆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言文武

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開基也○嚴氏粲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鄭氏康成曰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敬史受之○孔氏穎達曰言周家積世能爲忠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黃髮之老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爲政以成其周之王家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卽以周家以成之也故是上近則遠而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上四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言因長是也尊事黃耇五章至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衆草則不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意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故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此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學之惇非官名也○范氏處義曰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成兄弟之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以介景福皆尊事黃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敘族人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

别其閑與燕同姓之官作如諸父者成王於序實之
後爲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爲甚順無不可
者或别行養老乞言之禮亦可歌
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也

【案】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耉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耉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呂氏祖謙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以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鄭氏康成曰成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孔氏穎達曰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非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修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致太平之驗經八章首章止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故乃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羣神福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準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略之○以經言祭事故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

【案】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爲孟子斷章所誤爾呂氏祖謙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鄭氏康成曰君子斥成王也言守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也○孔氏穎達曰經五章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

【案】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孔氏穎達曰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此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范氏處義曰此詩繼既醉鳧鷖之後人有士君子之行能則神祇祖考安樂爲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左氏中庸皆以爲嘉樂蓋可證

也

辨說 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范氏處義曰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如周公進變陳七月之詩召公進公劉之詩及成王將涖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蓋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止陳豳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艱難且其詩爲遷變而作於成王猶未卽政不當自雅而變故繫之豳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涖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家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辨說 召康公名奭成王卽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孔氏穎達曰作者謂遠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之是不可以無德故戒成王使修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潢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二句言與民爲父母是有道德也○李氏樗曰書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所以親於人者惟其有德故也其所以親有德饗有道者以其所行道德者親

之斯民可見矣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則是道德之盛也

辨說 序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黃氏櫄曰成王涖政之初而召康公諄諄先入之戒者三曰厚民曰畏天而以求賢用吉士終焉蓋曰愛民所以畏天而畏天所以得上帝三事而一理也推此二者雖堯舜之治不能加矣末於此而召公諄諄戒之以求賢用吉士而周公作立政之書亦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二公之戒皆入下治亂之本然曰求賢曰用吉士初非有異也作序者因詩人有吉人吉士之辭而分之以若求爲異說則此詩旣曰吉士又曰吉人亦有異義也豈其然乎

辨說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爲不切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旣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遽爲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范氏處義曰召穆公卽召虎也康公之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卷阿之詩以戒其王頗見聽虔敬不忘戒宜爲孫穆公有乃祖風然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穆公曰民不堪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旣不能聽其後叛攻太子靜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公乃以其子代之旣脫太子遂與

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此非宣王江漢之功召公之
賢其始終大畧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心
中國如無縱詭隨所以適宣王之德如玉之
無瑕所自以宗廟莫大於此愛君憂國之言不以
厲王之不仁用而少
解非賢者能之乎。

○板凡伯刺厲王也。范氏處義曰凡伯周同姓之世卿也爲王朝卿士時猶稱伯爵若有過則諫乃其分義所當然故其辭况切人主祇當同列不爲過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孔氏穎達曰以厲王無人君之道行其惡政反亂先王之政使天下蕩蕩然法度廢滅無復有綱紀文章是由周之王室大壞敗也故穆公作是蕩詩以傷之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削深於刺也瞻卬召旻皆云刺幽王大壞此不言刺厲王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此經八章皆是大壞之實○范氏處義曰是詩意其作於厲王監謗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爲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歎商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也。

【案說】蘇氏以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案說】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徵驗明白如

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孔氏穎達曰。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

王朝。常爲卿士。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是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

辨說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范氏處義曰。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爲。首以百姓爲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自謂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

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爲君。然則宣王因旱而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

辨說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孔氏穎達曰。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封立謂之建。賞勞謂之親。建謂立其國。親謂親其身也。褒賞者。賜賚之名也。○黃氏櫄曰。建國封侯。褒德賞功。帝王之常典。何詩人以是爲宣王美也。自文武成康之紀綱文章。蕩壞於厲王之手。蓼蕭湛露彤弓。寢息而不用。封建褒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取而用之。蓋申伯有德。宣王建之。褒申伯。亦所以美宣王也。

辨說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孔氏穎達曰。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任使。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范氏處義曰。內外之臣。非見知於人主。則功何由而成。名何由而遂。此所以美宣王歟。

辨說 同上。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康成曰。梁

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孔氏穎達曰美其能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不言韓侯者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予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教之以辭首章是也

辨說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孔氏穎達曰於時淮夷不服是衰亂之事而命將平定是興撥之事也此實平定淮夷耳而言興衰撥亂者見宣王之所興撥非獨淮夷而已故言興撥以廣之○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辨說 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孔氏穎達曰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修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藏救命服王威武此事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爲戒則如箋之所言執常德之中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爲戒王使之有常也

辨說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美其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段氏昌武曰詩中摘字名篇則名未必有意特立篇名則名必有意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鄭氏康成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孔氏穎達曰凡國伯爵稱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伯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爲一人矣○曹氏粹中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也

辨說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范氏處義曰謂天曰旻以取其有閔下之意說者以疑詩序言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以爲衍辭然自是詩卒章實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又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正詩意也命以召旻恐亦以此彼小雅有小旻乃爲大雅而設耳

【辨說】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孔氏穎達曰周公攝王之政營邑於洛既成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文王焉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歌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祀也[illegible]王之廟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故序備言其事此經所陳皆是祀文王之事其言成洛邑朝諸侯自明祀之時節於經無所當也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歐陽氏修曰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能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為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也

【辨說】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孔氏穎達曰經言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文王之事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有伐此樂象於用兵時刺伐之事而為之舞故謂之象舞也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為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何氏楷曰蔡邕獨斷云奏象武之所歌也案樂有歌有舞歌以為詩舞以為容聲容備謂之奏容所以象也故謂之象

【辨說】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孔氏穎達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為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經之所陳皆戒辭也朝享之禮以告嗣位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追享者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禱祈而即政所當用朝享者謂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為之即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即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也

【辨說】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鄭氏康成曰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孔氏穎達曰諸盩至不窋於時雖為毀廟惟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時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歐陽氏修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為國爾荒奄也謂奄有之爾彼謂岐山為岐山者是也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戒子孫保之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穎達曰祭之於南郊祭之於北郊雖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案禮祭凡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文恆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與彼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則以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范氏處義曰先儒以成王不敢康噫嘻成王為成王誦是以此詩與噫嘻為成王以後之詩也以不顯成康為成王康王是以執競為康王以後之詩也義亦可通然周頌諸詩作於成王之時有序為可據而國語又以時邁思文二詩為周文公之頌則成王即政之後周公制禮作樂庶事大備不應無郊祀天地所設止帝與祀武王之詩也

辨說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辯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歐陽氏修曰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為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業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毛亦以上也而毛鄭皆以為武[illegible]時作耳以為成王[illegible]不質[illegible]而於[illegible]易[illegible]如毛鄭之說皆不通而曲文理亦不完而豈與學者何苦從其迂曲而難通者哉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厖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鮪

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和)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邪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爲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

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邪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邪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

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杜氏佑曰漢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宗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邪基者非必造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

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穎達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后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指說天之命周辭不及后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爲辭此之類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鄭氏康成曰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行也○孔氏穎達曰王

者代天理民今既爲天遂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方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聚土曰封除地曰墠變墠言禪神之也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太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矣而漢云封禪者虞舜巡守所爲之事也史記封禪書云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於周唯言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是武必不封禪其巡守則武王爲之矣

○執競祀武王也 孔氏穎達曰執競詩者祀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詩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述其功而爲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辨說】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爲之說邪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附錄】胡氏紹曾曰周家宗武王武有世室則有專祭若并祭成康皆百世不遷之廟凡有功德者皆祔其主以配之之說與范氏又曰祀武王而進成康以見子孫之善繼也今觀文勢彼成康特詳豈昭王以後合祭成康如康承文武與總無確據且先儒之說至共王時武有世室如劉歆則孝王立武世室朱子從劉說是昭王以下歷穆共懿孝四王始宗武矣恐未必然此注以爲祭三王當兩詳者也

○思文后稷配天也 李氏樗曰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是此詩亦周公作與時邁之詩同也然頌之所作非是思文與時邁乃是周公所作而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范氏處義曰此后稷配天之樂章國語第言時邁思文二詩爲周公之作若以孔子之言參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出於周公則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皆

一時之事周公既作思文則二詩作於周公何疑之有○王氏應麟曰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牟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一須毛鄭之說而二家所據乃臆度愚案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䅘薛君曰䅘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爲非○毛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麥俱來廣雅始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考當從古注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呂氏祖謙曰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所以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厚可見矣

辨說 序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范氏處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詩春夏皆歌之也說者謂龍見而雩當在孟夏疑月令錯置於仲夏非也左傳桓啓蟄而郊龍見而雩謂龍見之後乃可雩非龍見于孟夏雩于仲夏於理可通不必疑也

辨說 序誤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范氏處義曰說者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言上帝省文耳猶當致之祀典上帝則有祈而無報尊之而不敢褻也祀稷則有祈而有報矣豐年之詩或以為秋嘗冬烝則用於宗廟或以為季秋大饗則用於明堂或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則用於羣祀既無所證必居一於此矣惟序不言上帝未敢必以為省文要之為報祭之樂章也

辨說 序誤 朱氏公遷曰集傳初本作穀始登而薦於宗廟之樂歌改本作報賽田事之樂歌用小序之說也不知何以又有序誤二字可疑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范氏處義曰成王至是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以為皆祖之德也故於樂之始作歌是詩合乎祖而告之合者祫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用之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周之禘大祖則見於雝故有瞽之合乎祖為祫明矣鄭氏謂禘大於時小於祫王肅馬融謂祫小於禘以雝攷之有瞽止言祖而雝言大祖則禘大於祫可知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孔氏穎達曰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視行其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而嘗之廟則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

○雝禘大祖也 鄭氏康成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孔氏穎達曰謂周公成王大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禘者大祭釋天文禘祭之最大故又辨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祭法禘嚳而郊稷謂祭天圜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圜丘與郊亦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雝唯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羣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為祫就廟為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從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禘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稀禘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

各五年，并祫名，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事，禘言有事，是祫大於禘也

〔案〕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以宗祀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范氏處義曰，周以后稷為大祖，祭法曰周人禘嚳，此曰禘大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嚳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就其配而言之。○劉氏瑾曰，七廟，大祖后稷，次祖文王，二祭，禘其廟之所自出，及吉禘也。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穎達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范氏處義曰，始見於武王廟，與率以祀文王同時之事，其義一也，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則助文王之樂章也，清廟則文王廟之樂章，載見則武王廟之樂章。

〔案〕序以載詞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孔氏穎達曰，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無〕得而知之也。○何氏楷曰，白虎通引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案朝周實為助祭，振鷺之言，雖有先後之〔異〕，皆助祭事也，或謂微子始封，必受命於周之祖廟，於是乎朝周，謬矣。

○武，奏大武也。孔氏穎達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瞽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朱氏公遷曰，天作頌大王而下及文王，武頌武王而上及文王，蓋大王之功，非文王無以底於成，武王之功，非文王無以肇其始，此可見文王功德為最盛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孔氏穎達曰，此朝廟早晚，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文勢相類，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詩人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

將始自攻。則是成王十三年，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羣臣共謀，敬之則羣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爲此歌也。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鄭氏康成曰：謀者，謀政事。○蘇氏轍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之詩。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黃氏櫄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亦進其敬之之戒，以答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答羣臣之辭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李氏樗曰：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慎幾微之事，亦欲羣臣助己，而以知禍亂之幾也。○范氏處義曰：閔予小子以下四篇，序皆以嗣王稱之，一體之詩，蓋既朝於廟，則謀於廟。既謀之，則羣臣乃進戒。既戒之，則君乃求助。其次序如此。

[辯說] 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范氏處義曰：月令，天子躬耕帝籍在孟春，擇元日命民社，在仲春。此詩之序，言籍田而祈社稷，皆歌此詩。如春夏祈穀，同歌噫嘻之類歟。或曰：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自爲立社曰王社，意以爲仲春命民社乃泰社也，王社之社，或行於籍田之時，未可知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范氏處義曰：凡秋祀皆報也，故秋祀社稷，所以報豐年之

賜也。

[辯說] 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穎達曰：絲衣，時者繹賓尸之樂歌也。子夏作序，惟此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爲高子者。不知何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是也。靈星之祀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惟有此耳。

[辯說] 序誤，高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鄭氏康成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孔氏穎達曰：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德，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序其名篇之意，於禮樂所當也。○洛誥云：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辯說] 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陸氏德明曰：桓，武志也，本或以此句爲注

○孔氏穎達曰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爲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言爲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徵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則禡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貊字古今之異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音與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范氏處義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見於武成將帥之士使爲諸侯見於樂記則大封於廟之實也然以頌聲未作故其詩闕焉至成王制作遂歌其事於武王之廟序詩者發明詩人以賚名篇之意謂賚所以錫予善人乃於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合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孔氏穎達曰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河是四瀆之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衆川所歸祭之可知○曹氏粹中曰言四岳而不及嵩高嵩高在王畿之內故也

辨說 此二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鄭氏康成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穎達曰儉者約以養身爲費寡少故能蓄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由其務農故牧於坰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言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然終說牧馬之事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

辨說 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鄭氏康成曰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孔氏穎達曰躋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范氏處義曰序言君臣之有道詩止諭人臣不及其君何也曰爲君之道在用人接下而已臣有才如有駜有儀如振鷺亦足爲有道之臣君能用人而有駜之臣得以盡力君能接下而振鷺之臣相與燕樂豈不爲君之有道乎

辨正 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蘇氏轍曰此詩言既作泮宮遂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辯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修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

辨說 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氏康成曰宇居也○孔氏穎達曰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爲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爲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鄭氏敬曰序云復周公之宇者詩之志也詩遠引后稷開周大王遷岐成王建魯以及僖公伐楚復常許奄有海邦淮夷蠻貊志在土宇也故取詩辭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爲目

辨說 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嚴氏粲曰閟宮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題之非事實也

附錄 毛氏萇曰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新廟閟公廟也○鄭氏康成曰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爲將美僖公上述遠祖欲說姜嫄又先言其廟○知姜嫄之廟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姜嫄所郊禖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爲禖宮○僖公繼閟公爲君故以新廟爲閟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閟公爲之立廟○鄭以詩人之作擬事興辭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於理爲順矣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釋詁云毖神閟與毖字與音同故閟爲神也○閟公薨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檐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言閟宮卒言新廟明是修彼閟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爲所新者姜嫄之廟也○嚴氏粲曰新廟或以爲閟公廟或以爲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爲新作之或以爲修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修舊之說得之○朱氏公遷曰此或謂姜嫄廟或謂閟公廟又或以謂僖公廟但曰姜嫄廟則不當及大王以下曰閟公廟則不當及周公皇祖以上曰僖公廟則詩止爲公祝頌之僖公未薨也朱子初說以爲魯之羣廟似矣而周公皇祖以上又有帝與稷則又可疑故但以謂僖公所修之廟也然因祭羣公而推本所自來則謂之羣廟然矣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蔣氏悌生曰：樂之作，自黃帝時已有之。夔之樂神人以和，祭祀有樂，虞夏時皆然。但頌之名始於商耳。

辯說 序以國語為文。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穎達曰：毛以為諸侯所以來顧我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為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湯孫之將，正謂此時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辯說 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康成曰：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孔氏穎達曰：鄭以高宗上能興湯之

功，下能垂法後世，故繹遠本玄鳥生契，帝命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總之。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祫，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辯說 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據，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

辯說 疑見本篇。

附錄 鄭氏康成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孔氏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范氏處義曰：禘之名義取[illegible]其祖之所自出，又為四時之祭名。證之所以為大，則四時之祭為小也。

○殷武，祀高宗也。范氏處義曰：玄鳥既祀高宗矣，而此詩又祀高宗，何也？意商頌作於高宗之子若孫，故祀高宗為不一。玄鳥則美高宗之中興，以有祖德故也。此詩則直述高宗中興之盛也。○嚴氏粲曰：廟寢既成，以安高宗之神，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劉氏瑾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於帝乙之世乎。